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钟馗全传·韩湘子全传



主要人物表

钟离权	又称汉钟离，传说中道教八仙之一。
吕洞宾	又称吕洞宾，道教神仙名，传说中八仙之一。
韩愈	字退之，又称韩文公，唐朝文学家，曾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侍郎。书中为玉帝左卷帘大将军冲和子的化身。
韩会	韩愈的哥哥，韩湘子的父亲。
郑氏	韩会之妻，韩愈的嫂嫂，韩湘子的母亲。
韩湘子	韩会与郑氏之子，韩愈的侄子，后出家成仙，为道教八仙之一。
张千	韩家家仆。窦氏 韩愈之妻。
林圭	又称林学士，林尚书，韩湘子的岳父，芦英之父，曾任吏部尚书。
芦英	韩湘子之妻，林学士的女儿。李万 韩家家仆。
玉帝	玉皇大帝，道教最高神仙。韩清 韩愈的义子。
蓝采和	道教神仙名，传说中八仙之一。

篇目目录

钟馗全传	(1)
韩湘子全传	(123)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1995 年

内容提要

本书是以民间传说人物钟馗和韩湘子的故事为题材的两部小说的合集。

《钟馗全传》含《斩鬼传》、《平鬼传》两种。钟馗因相貌丑陋，应试不中，碰死金殿，冤魂蒙玉帝之命委查冥司，遍历九大地狱，会见十殿阎王，诛戮山魁，收捉骗幅等。后又被阎君封为“平鬼大元帅”，赴万人县平除阴间众鬼，大获全胜后班师归地府，被玉帝册封为神。小说继承发展了传统的讽刺艺术，对众鬼形象的塑造更独具匠心。

《韩湘子全传》叙韩湘子名登紫府并度韩愈飞升事。作品以韩愈生平穿插其间，说韩愈前生为玉皇大帝驾前的卷帘将军，因与云阳子争蟠桃，失手将玻璃盏打碎，贬谪人间。钟离权、吕洞宾奉玉帝旨，送湘江白鹤投愈兄韩会为子，名为韩湘。后在钟、吕二仙的点化下，韩湘历经磨难去终南山炼大丹；丹成，朝玉帝；玉帝命湘度韩愈，前后十二度，终使韩愈飞升，极尽幻变之能事。

钟馗全传

斩鬼传

第一回 金銮殿求荣得祸 酆都府舍鬼谈人

世事浇漓 奈若何，千般变态出心窝；止知阴府皆魂魄，不想人间鬼魅多！闲题笔，
漫磋跎，焉能个个不生魔？若教改尽妖邪状，常把青锋石上磨。

这首词单道人之初生，同秉三才；共赋五行，何尝有甚分别处？及至受生之后，习于世俗，囿于气质，遂至所事各异。好逞才的，流于轻薄。好老实的，流于迂腐。更有慳吝的，半文不舍。捣大的，满口胡诌。奇形怪状，电气妖氛，种种各别。人既有些鬼形，遂人口都起鬼号，把一个光天化日，竟半似阴曹地府，你道可叹不可叹？在下如今想了个销魔的方法，与众位燥一燥脾，醒一醒眼。话说唐朝中南山有一秀才，姓钟名馥字正南。生的豹头环眼，铁面虬须，甚是丑恶怕人。谁知他外貌不足，内才有余，笔动时篇篇锦绣，墨走处字字珠玑。且是生来正直，不惧邪祟。其时正是唐德宗登基，年当大比，这钟馥别了亲友，前去应试。一路上免不得饥餐渴饮，夜宿晓行，一日到了长安，果然好一个建都之地！只见：

华山朝拱，渭水环流。宫殿巍巍，高耸云霄之外，楼台叠叠，排连山水之间。做官的锦袍朱履，果然显赫惊人；读书的缓带轻裘，真个威仪出众。挨肩擦背，大都名利之徒；费力劳心，多半商农之辈。黄口小儿，争来平地打筋斗，白发老者，闲坐阳坡胡捣喇。

这钟馥观之不尽，玩之有余。到了店门口，那店小二吃了一惊，说道：“我这里来来往往，不知见够多少人，怎么这位相公生的这等丑恶！”钟馥笑道：“你看俺貌虽恶，心却善也。快安排一间洁净房儿，待俺将息，以便进场。”这店小二将钟馥安下，收拾晚饭，钟馥吃了。只见长班赵鼎元禀道：“明日买卷，该银二两。”钟馥道：“怎么就该这些？”赵长班道：“每年旧例：卷子要一两二钱，写卷面要一钱，投卷要五钱，结元要二钱，共该二两之数。”钟馥于是打开行李，称的二两雪花白银，付与赵鼎元。赵鼎元接了银子道：“明日投文，后日准备进场，相公不可有误！”钟馥点头应诺。一宿晚景提过。次日起来，礼部里投了文书。走到十字街上，只见一伙人，围着一个相面的先生，在那里谈相。这钟馥挨入人丛，看那先生怎生模样？

眸如朗月，口若悬河，眸如朗月，观眉处忠奸立辨。口若悬河，谈论时神鬼皆惊。

戴一顶折角头巾，依稀好似郭林宗；穿一双跟足朱履，仿佛浑如张果老。皂壳扇指东画西，黄丝绦拖前束后。曩在两河观将相，今来此地辨英雄。

这先生原来是袁天罡的玄孙，袁有传是也。因时当大比，故来此处谈相。钟馥等的众人相毕，先生稍暇，方走进前说道：“俺也要烦先生一相！”那先生抬头一看，只见钟馥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暗自沉吟道：“俺相这半日，都是些庸庸碌碌，并无超群出众之才。这人来的十分古怪！”于是定睛细看，

浇漓（lí，音离）——指社会风气浮薄。

囿（yòu，音又）——局限。

慳（qiān，音千）吝——小气，吝啬。

珠玑（jī，音鸡）——比喻优美的文章或词句。

曩（nāng，音囊）——以往，从前。

看了一会，问道：“足下尊姓大名？”“俺姓钟，名馼，特来领教。”那先生道：“足下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更加两额朝拱兰台，自有大贵之相。只有印堂间现了黑气，旬日内必有大祸，望足下谨慎才是！”钟馼道：“君子间凶不问吉，大丈夫在世，只要行的端正，至于生死祸福，听天而已。何足畏哉！”于是举手谢了袁先生，佯长去了。到次日鱼贯而入。原来唐朝取士，与汉朝不同，汉朝取士以孝廉，唐朝取士以诗赋。钟馼接得题目，却是《瀛洲待宴》应制五首，《鹦鹉》一篇。钟馼提起笔来，不假思索，一挥而就，果然是敲金戛玉，文不加点。钟馼又从头看了一遍，自觉得意，于是交卷出场。你道当日主闹的是谁？原来正主考是吏部左侍郎韩愈，副主考是学士陆贽。两人齐心合力，要替朝廷拔取真才。怎奈阅来阅去，不是庸腐可厌，就是放达不羁。更有那平仄不识、韵脚不调的。还有信口胡诌，一字不通的。其中有一二可观者，亦不过平平而已。两人笑的眼肿口歪，不禁攒眉叹息，说道：“如此之才，怎生是好？”忽然阅到钟馼之卷，喜的双手拍案，连声道：“奇才！奇才！李太白、杜子美而后，一人而已！清新俊逸，体裁大雅，盛唐风度，于是再见矣。”二人阅了又阅，赞了又赞，取为贡士之首。专候德宗皇帝殿试传胪，以为圣朝得人之庆。到了那日，五鼓设朝时候，果然是皇家气象，百分齐整。

九间金殿，金殿上排列着朗铎明瓜！两道朝房，朝房内端坐着青章紫绶。御乐齐鸣，卷帘处，香烟缭绕，隐隐见凤目龙姿。金鞭三响，排班时，纱帽缤纷，个个皆鹤班鹤立。站殿将军，圆睁着两只怪眼；把门白象，齐漏着一对粗牙。正是：

九天阊阖 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钟馼等俯伏金阶，不敢仰视。只听得鸿胪寺正卿高声宣唱第一名，第一甲，钟馼。引见官将钟馼引上金銮殿。德宗皇帝扬龙眉，开凤眼，将钟馼一看，心中甚是不悦，道：“我朝取士，全在身言书判，此人丑恶异常，如何作得状元？”韩愈见龙颜不悦，俯伏奏道：“臣等职司文衡，止得阅卷，不得阅人，此人诗赋，句句琳琅，篇篇锦绣，陛下不可因人而弃其才！且人之优劣，全不在貌。晏婴三尺而能相齐，周昌口吃而能辅汉。必以貌取人，我朝张易之、张昌宗非其明鉴耶？孔圣人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愿陛下熟思之！”德宗道：“卿言正是，但我太宗皇帝时，十八学士登瀛洲，至今传为美谈。若以此人为状元，恐四海愚民，皆笑朕不识人才也。”话犹未了，只见班部中闪出宰相卢杞，幞头相筒，玉带蟒袍，俯伏奏道：“陛下之言诚是，状元必须内外兼全，三百名中，岂少其人？何不另选一个，而烦圣心之踌躇也。”钟馼闻言大怒，跳起身来道：“人言卢杞奸邪，今日看来果然也。”于是舞笏便打。此时闹动了金銮殿，混乱朝仪。德宗皇帝龙颜大怒，喝令金瓜武士，将钟馼拿下。钟馼气的暴跳如雷，竟将站殿将军腰间的宝剑拔出，自刎而死。德宗惊得目瞪口呆，众官唬的面如土色。只见陆贽怒气填胸，向前奏道：“宰相不能怜才，而反害才，他说钟馼丑恶，做不得状元，他如今现称‘蓝面鬼’，岂可做的宰相？奸邪误国，罪不容诛，望陛下察之！”德宗此时，如嚼橄榄，

贽（zhì，音志）。

传胪（lú，音卢）——皇帝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典礼。

鹤（yu n，音冤）班鹤立——朝官们天鹅那样伸颈而立。

阊阖（ch nghé，音昌合）——传说中的天门。

冕旒（liú，音留）——天子的礼帽和礼帽前后的玉串。这里用作皇帝的代称。

方才回过味来。说道：“寡人一时不明，卿言是也。”遂将卢杞发配岭外，以正妒嫉之罪。封钟馗为驱魔大神，遍行天下，以斩妖邪，仍以状元官职殓葬。众官方才喜悦，皆呼万岁。德宗退朝，不在话下。且说钟馗受了封号，空中谢恩毕，提着宝剑，插着笏板，悠悠荡荡，向南而走。走够多时，远远望见一座城池，好生险恶。但见：

阴风惨惨，黑雾漫漫。阴风中仿佛闻号哭之声，黑雾内依稀见魑魅之像。披枷戴锁，
尽道何日脱阴山？锯解就桩，不知甚时离苦海？目连母斜倚狱口盼孩儿，贾充妻呆坐奈何
等汉子。牛头、马面，簇拥曹瞒才过去；丧门、吊客，勾牵王莽又重来。正是：

人间不见奸邪辈，地府垒堆受罪人。

钟馗正在观看之际，只见一个判官，领着两个小鬼，飞也似走来。高声问道：“汝是那方魂魄，来俺酆都城何干？速速讲明，好放汝过去。”钟馗看判官时，却与自己一般模样。也戴着一顶软翅纱帽，也穿着一领内红圆领，也束着一条犀角大带，也踏着一双歪头皂靴，也长着一部落腮胡须，也睁着两只灯盏圆眼。左手拿着善恶簿，右手拿着生死笔，只是不曾带宝剑。钟馗暗自思想道：“奇哉！难道此人，也是象俺这等负屈而死的么？”遂向判官道：“俺家姓钟，名馗，本中唐朝状元，只因唐天子以貌取人，不论文字，又被卢杞逢君，要将俺革退。俺气愤而死，唐天子封俺驱魔大神，遍行天下，以斩妖邪。俺想妖惟汝酆都最多，今既到此，烦你通报阎君，指点与俺，以便驱除，庶不负唐天子封俺之意。”判官听了此言，遂拱立道旁说道：“不知尊神到此，不但有失迎迓，适才方且冲撞，望乞恕罪！尊神欲见阎君，待小判急急通报便了。”于是别了钟馗，飞跑到森罗殿上，禀道：“小判官把守酆都城，有一人自称唐朝状元，姓钟，名馗，唐王嫌他貌丑，自刎而死。唐王封他为驱魔大神，他今特来酆都斩鬼，要见大王。”阎君早已知其始末，便道：“有请。”那判官于是迎请钟馗。钟馗进了大门，只见两边站立的都是些狰狞恶鬼。到了殿前，又见柱子上挂着一副对联，做的极好！

莫胡为！幻梦空花，看看眼前实不实，徒劳机巧？休大胆！烱铜热铁，抹抹心头怕
不怕，仔细思量！

阎君下坐相迎，钟馗倒身下拜，阎君双手扶起，让钟馗坐定。问道：“尊神至此，有何见教？”钟馗道：“俺奉唐天子之命，遍斩妖邪，俺想妖邪此处必多伏，乞指示一二！”阎君道：“此处妖邪固多，却都是些服毒鬼、上吊鬼、淹死鬼、饿死鬼之类。鬼魅虽多，经理的神灵却也不少。孤家自理之余，还有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卞城王、平康王、转轮王、又有左三曹，右三曹，七十二司，并无一个游魂，敢与作祟。尊神要斩妖邪，倒是阳间最多，何不去斩？”钟馗听了大笑道：“阳间乃光天化日，又有王法约制，岂容此辈存站耶？”阎君道：“尊神止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凡人鬼之分，只在方寸间。方寸正的，鬼可为神，方寸不正的，人即为鬼。君不见古来忠臣孝子，何尝不以鬼为神乎！若夫曹瞒等辈，阴险叵测，岂得谓之为神人耶？”钟馗豁然大悟道：“是！是！是！但不知此等鬼，作何名目？”阎君愀然道：“此等鬼最难受治，欲行之以法制。彼无犯罪之名；欲彰之以报应，又无得罪之状也。曾差鬼卒稽查，大都是习染成性之罪孽，叫判官将此等鬼簿，献与大神过目！”判官呈上，钟馗展开一看，只见上面记得：谄鬼、假鬼、奸鬼、捣大鬼、冒失鬼、挖渣鬼、仔细鬼、讨吃鬼、地哩鬼、叫街鬼、偷尸鬼、含殍鬼、倒塌鬼、涎脸鬼、滴料鬼、发贱鬼、急急鬼、耍碗鬼、低达鬼、遭瘟鬼、轻薄鬼、浇虚鬼、绵缠鬼、黑眼鬼、齜齜鬼、温斯鬼、

不通鬼、诓骗鬼、急赖鬼、心病鬼、醉死鬼、抠掏鬼、伶俐鬼、急突鬼、丢谎鬼、乜斜鬼、撩桥鬼、色中饿鬼、临了是个楞睁大王。钟馗看毕，惊讶道：“不料世间有这些鬼魅，不知今在何处？”阎君道：“无有定踪，大底繁华之地，捣大鬼、挖渣鬼多些。地方鄙俗所在，龌龊、仔细这二种鬼多。其余散居四方，总无定踪，尊神但随便驱除也可。且驱除之法，亦不可概施！得诛者诛之，得抚者抚之，总要量其情之轻重，酌其罪之大小，只在尊神斟酌而施行。”钟馗道：“虽然如此，但阴间的鬼魅有十殿阎君经理，又有左右六曹协办。阳间鬼魅，单委小神一个，恐独力难支，将如之何？”阎君道：“孤家这里有两个英雄，一个叫做含冤，一个叫做负屈，各具文武之才，此二人可以随便驱使，再拨阴兵三百名，着他二人统领，以助尊神之威如何？”钟馗道：“如此最好，多谢美意！”阎君速传含、负二人上殿听旨。二人俯伏殿前。钟馗举目观看，只见那含冤：

头戴儒巾，论脑油足有半斤；身穿儒服，说尘垢少杀三升。满腹文章，怎奈饥时难煮；填胸浩气，只好苦处长吁！白眼亲友，反说酸子骨离，难心妻妾，倒言夫主情乖。正是：

失意猫儿难学虎，败翎鸚鵡不如鸡。

钟馗看了含冤，再看负屈，却又不同：

举止刚强，形容古怪。狼腰虎体，两臂力有千斤。海阔天空，一心私无半点。身能扛鼎，怎奈无鼎可扛！志气冲天，其如有天难冲！烂弓折箭，怎好向人前卖弄。三略六韬，只落得纸上空谈。正是：

雄心欲把山河奠，薄命难逃推毂人！

阎君对钟馗道：“尊神看此二人何如？”钟馗道：“文谋武略，料来不差。得此二人足矣！但小神无驥可乘，亦觉褻体。”阎君踌躇一会道：“这也不难，俺阴中有个白泽，他前生原是吴国伯駮，只因他奸邪害了伍子胥，故将他贬入阴山中变为白泽。数百年以来，自怨自艾，颇有改邪归正之心，此物堪与尊神骑坐，成功之日，亦可以升天矣。”遂叫鬼卒将白泽牵来，阎君吩咐道：“伯駮，汝今既为人兽，颇有悔心，可与驱魔大神骑坐，建立功业，忏悔前罪罪恶！”只见白泽摇头摆尾，有欣然欲往之状。钟馗于是起身拜谢阎君，谢毕飞身上白泽，提着宝剑，插着笏板。含、负二人，亦骑了骏马，率领三百阴兵，浩浩荡荡往阳世而去。过了枉死城，只见奈何桥上站着一个小鬼，拦住去路，大喝道：“何处魔神，敢从俺奈何桥经过？”钟馗怒道：“唐天子封俺为神，阎君助俺兵将，你是何人，敢大胆拦路？”那小鬼听了说道：“原来是位尊神，往那里去也？”钟馗道：“唐无子命俺遍行天下，以斩妖邪，俺敢就遍行天下去也。”小鬼道：“尊神既要遍行天下，俺情愿相随。”钟馗道：“汝有何能，要来随我？”那小鬼道：“禀上尊神，俺这鬼形是适才变的，俺的原形是那田间鼯鼠。曾与鸚鵡赌赛，他欲巢遍上林，俺欲饮干奈何。不料他所巢只占一枝，俺所饮不过满腹。俺自饮此水之后，身边生了两翅，化为蝙蝠，凡有鬼的所在，惟俺能知。尊神欲斩妖邪，俺情愿做个向导。”钟馗听了大喜道：“俺正少个向导，你试现了原身，往

推毂（g，音谷）——比喻助人举事。

褻体——轻慢了自己为神之躯。

白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

鼯（p，音痞）。

前飞去。”果然好一个碗大的蝙蝠！钟馗喜出望外，跟定蝙蝠，踊跃而去。
只一去，有分教；

魍魅攒眉，鹤唳风声皆是将。

魑魍破胆，山川草木总成兵。

不知此去到阳间如何斩鬼？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诉根由两神共愤 逞豪强三鬼齐谗

词曰：

漫说子云才无具，帮扶志已灰，弹铗 田文 何处去？哀哀说道，伤心泪满腮。冷眼怕睁开，双目难看似插柴。幸有宽皮装了去，捣大欺人为喜来？

话说钟馗，跟着蝙蝠，领着阴兵，浩浩荡荡，早已到了阳间。其时正是三春时候，大家都化作人形，一路上看不尽桃红柳绿，碧水青山。远远望见丝杨湾里，显出一座古寺，那蝙蝠早已飞上檐去。钟馗说道：“俺们且到那寺中息歇一会，再走何如？”含、负二人，齐声应诺。渐渐走至寺前，只见寺门上悬着一个匾额，是“希奇寺”三个大字，里边修盖的其实好看。

琉璃瓦光如白玉，朱漆柱润若丹砂。白玉台基，打磨的光光滑滑；绿油斗拱，妆画的整整齐齐。头门下斜歪着两个金刚，咬着牙，睁着眼，威仪凛凛。二门里端坐着四尊天王，托着塔，拿着伞，怀抱琵琶，拿着剑，像貌堂堂。左一带南海观音，率领着十八罗汉；右一带地藏尊者，陪坐着十殿阎君。三尊古像，蓬台上垂眉落眼；两位伽蓝，香案后拱手瞻依。更有那弥勒佛，张着口，呵呵大笑。还有那立韦驮，捧着杵，默默无言。老和尚故意欺人常打坐，小沙弥无心念佛害相思。

钟馗等走入寺中，知客迎着问道：“尊官是何处贵人，来游敝寺？”钟馗道：“俺过路到此，因见上刹庄严，故来瞻仰。”知客遂引着钟馗拜了佛祖，参了菩萨，又引至后殿谒了弥勒古佛，随喜了一会，才请入方丈待茶。茶毕，知客道：“老爷到此，本该恭候，只因新来的火头，懒惰异常，斋馔不能速办，是以犹豫不决。”钟馗道：“俺们从不吃素，你只替俺买些肉来，打些酒来。”知客见如此说，忙去买了几块熟肉，打了几角好酒，送至方丈。这钟馗挽起袍袖，用剑将肉割的粉碎，撩起长须，露出一张大口，如狼吞虎噬一般，一面吃肉，一面饮酒。含、负二人，也陪他吃了些，霎时风卷残云，杯盘狼籍。钟馗歇了一歇，方向含、负二神说道：“前者阎君处走的慌速，不曾细问二位根由，此间闲暇，二位何不细讲一番，咱家也得个明白。”只见那含冤叹口气道：“教主得知，俺本是一个寒儒，上无父母，下无兄弟，伶仃孤苦，终日只以吟诗作赋为本。不想此诗与彼丝不同，吟下盈千累万，却作不得衣裳，遮不得寒冷。此赋与彼富相悬，作下满案盈厢，却立不得产业，当不得家伙。每日咽喉似海，活计全无，看看穷得到底。待要寻亲戚，那亲戚不惟不怜我，而反笑我。待要靠朋友，那朋友不说难求他，并难见他。因此撇了桑梓，四海遨游。怎奈他乡与故土一般，那风流的嫌俺迂疏，那糟腐的又嫌俺狂荡。后来游至都门，颇为知章贺老先生赏识。那年正当天比，蒙贺老先生取为探花及第。不想宰相杨国忠要拿他儿子做状元，贺先生见文字不通，不肯取他。杨国忠上了一本，说贺老先生朋比为奸，阅卷不公。朝廷就把贺先生罢职，就将俺革退。俺想半生流落，才得知遇，又成画饼，命薄如纸，活他何益？因此气愤不过，一头撞死。阎君怜俺无辜，正欲仰奏天庭，恰直主人索辅。俺今辅佐主人，亦可谓得见天日矣。”说罢嚎陶痛哭。钟馗道：“苦哉，苦哉！遭际的与俺无异，俺今日权拜你为行军司马，待功成之后，奏知上帝，再讨封爵何如？”含冤拜。只见负屈久已在那里落泪。钟馗道：“看此光景，想你的来历，也胜屈情。”那负屈揩了揩泪说道：“俺

铗(jiá,音颊)——剑把。

田文——即孟尝君。

本是将门之子，自幼爱学弓马，颇有百步穿杨之能。怎奈时蹇，屡举不第，后来投了舒翰，那年吐番作乱，舒翰令安禄山征讨，使俺后军。安禄山失了机，陷入贼阵，是俺奋不顾身，将他救出。舒翰要斩他。他求了杨娘娘的面情，向明皇说道：主将败阵，皆偏将不听命之过。遂奉旨将俺斩了。俺这段奇冤，无处申诉。今日得遇主公，或可惜此以泄胸中之愤也！”钟馗道：“可怜，可怜！俺拜含冤为行军司马，就拜你为开路先锋。”负屈倒身下拜。谢毕坐下。二神又问钟馗始末，钟馗从头至尾，一一说了，二神不胜叹惜。正是：

愁人莫向愁人说，说起愁来愁杀人。

钟馗就在这寺中宿了一晚。次日起正欲整动阴兵，向前走路。只见个小沙弥慌慌张张，拿着一个红帖子往后殿直跑。钟馗叫住道：“是甚么帖子？拿来我看！”那小沙弥将帖子呈上，写的是“年家侍教生，独我尊顿首拜”。钟馗问道：“此人是来拜谁？”小沙弥道：“我问他来，他说要拜后殿弥勒古佛。”钟馗笑道：“岂有此理！弥勒古佛，岂是人传帖拜的么？”小沙弥道：“老爷不信，你看他如今就要进来。老爷不信，问他端的，便知其详。”钟馗闪在一旁等候，只见果有一人进来，看他怎生模样？

两道扬眉，一双瞪眼：两道扬眉，几生头顶心边；一双瞪眼，竟在眉棱骨上。谈笑时面上有天，交接处眼底无物。手舞足蹈，恍然六合之内，任彼峥嵘；满心快意，俨然四海之外，容他不下。戴一顶虱头冠，居然是尊其瞻视。穿一件虻蚤皮，正算的设其衣裳。

两个小童，高呼大喝，一匹瘦马，慢走缓行。正是：

猫儿得意欢如虎，蜥蜴装腔胜似龙。

原来此人好捣大，今日来要捣骗这些和尚，不料遇着钟馗。钟馗看他举动，又看他装束，不觉勃然大怒。提起宝剑，劈面就砍，道：“我把你这个一字不通，谄断肠子的奴才，竟敢大胆欺人！”那人闪在一旁，呵呵大笑道：“你是那里来的野人，敢与俺作对？你可说俺如何不通，怎么欺人？若说的是了便罢，稍有不是，决不与你干休。”钟馗道：“且不论你衣冠僭分，举止轻狂，这尊弥勒古佛，是何等尊重。你就敢写个年家侍教生的帖子拜他，是你通文达理，谦恭自处的勾当么？”那人道：“你且不要佯憨，若说起俺的根由，只怕有俺坐处，莫你站处。这弥勒古佛，俺当初与他同山修道，一洞诵经。后来他作了西方尊者，俺占了南瞻部洲。上管天，下管地，其尊无二，掌天立地大将军。所以三官大帝，见了俺尚称晚生，十殿阎君，见了俺自称卑职。至于二十八宿，九曜星官，以及四海五岳龙王等众，益发不敢正眼视俺。俺与他这个侍教生帖子，因他是个和尚，不好下看。且又下一个教字，这算做谦而又谦，何为不通？何为欺人？”

钟馗听他说了这许多荒唐言语，就定不住他是何等样人，又恐怕果有些本领，才这等扬眉瞪眼，踌躇了一会说道：“俺也不管你这些来历，只是你无有兵将，俺若杀了你，显的俺欺你孤身。你且去领些兵来，和你交锋。”那人呵呵大笑道：“也罢，也罢，俺且让你再来，捉也不迟。”说毕竟脚不踏地，从半空中去了。钟馗对含、负二神道：“看这去有些神通，也不敢定？”含冤道：“不然，其间有许多可疑处。”负屈道：“公何可疑？”含冤道：“他拜弥勒古佛，是尊泥像，绝无动容周旋，如何拜的？此其可疑者一也。”

时蹇(jiǎn, 音剪)——时运不顺。蹇, 艰难。

虻(gè, 音各)——即蚤。

他是掌天立地大将军，以人爵论，《缙绅》上并无此等官爵，《幽怪录》上，亦无此等神号。此其可疑者二也。他又说三官称晚生，阎君称卑职，其位可谓尊之极矣。就该有仪卫侍从，护法诸神，怎么只一匹瘦马，两个小童而已？此其可疑者三也。有此三疑，又无实迹可凭。”钟馗道：“司马所疑极是，俺如今待要寻的他去，把他斩了，又恐他果有些来历，俺便干犯天条。待要不斩，又恐他将来做祸，如之奈何？”含冤道：“这也易处。俺如今装作个草泽医人，前去访问，必有人知他根由，访问的实，诛他未迟。”钟馗道：“有理。”含冤就戴了一顶高头方巾，穿一件水合道袍，束一条黄丝绦子，换了两只猪嘴鞋儿，肩上背了药囊，手中拿了虎撑，别了钟馗，信步而去。走够数里远近，只见前面一溪流水，几株垂杨，下边一座小桥，桥上砌着石栏，着实清雅。怎见得？有诗为证：

清水无尘映夕阳，东风拖出柳丝长；

闲来独向桥头上，不数几家彩漆床。

这含冤正走困倦，遂在桥上坐下，消受些轻风飘逸，绿水漾洄的光景。忽有一个白发者者，走上桥来，将含冤相了两相，拱手道：“足下莫非擅歧黄之术么？”含冤道：“公公问俺怎的？”那老者道：“老汉姓通，名风，号仙根，就在此村居住。今年七十一岁，并无子嗣，只有一女。近来不知怎的，只是发寒潮热，晚间自言自语，倒象见鬼的一般。敢屈先生一诊何如？”含冤正要问他消息，遂满口应允，随着通风，一步步走入村来，只见那：

几间茅屋，一带土墙。扇车旁金鸡觅粒，崖头上细狗看门。南瓜葫芦，竟当作铜炉排设，枣牌谷穗，权存作古画遮墙。牛圈里两个铃铛鸣彻夜，树林中几群乌鸦闹斜阳。还有那村姬面黑偏搽粉，老妇头蓬上戴花。

那通风将含冤引到他女儿屋里，含冤也不暇看那女儿容貌，只顾低头假诊脉息。诊了一会，假说道：“令爱果有邪气，眼药无益。俺知道你这里有一位掌天立地大将军么！神通广大，何不请他来除了妖邪，到教俺医人调理？”那通风道：“俺这里并无掌天立地大将军，先生莫非记错？”含冤道：“俺亲眼见过的，怎么就莫有？”通风道：“先生见他甚么模样？怎生打扮？说来俺听！”含冤遂将如何拜佛，如何穿带，一一说了。通风笑道：“原来是此捣大鬼。”含冤道：“怎么是捣大鬼？”通风道：“此人名为捣大鬼，他就是孟子所说那个齐人的后世。他也有一妻一妾，因他妻看破他的行藏，不以良人待他。他就弃了妻，带了妾来到俺这里。初来时，凭着他捣大的伎俩，因此人人尊重，个个仰扳。后来渐渐露出本像，所以俺这村中人如今都不理他。他又到远处地方，改作过往客人，或骗些财物，及诳些酒食。还是你们正气，不曾入他的圈套，何尝是甚么大将军呢？”含冤道：“既是这样的人，他戴的紫金冠，穿的白花袍，一定也是骗的？”通风道：“说起他这穿戴，益发可笑。前者敝村赛社，要扮三关战吕布的故事。戏班中赁些东西，及至赛完，与班中送去，不见了这顶紫金冠。明知是他匿起，他抵死不肯承认，只得社内陪了，他瞒过敝村，便戴在头上捣大。那一件白花袍，昨日他在俺当铺内借的，但不知那匹马，与两个小童，又是何处骗的？只知他在外边捣大，不知他妾今早已饿死在家中。”含冤听了这席话，已明白了捣大鬼的根由。遂对通风道：“老人家，俺对你实说了罢，这捣大鬼往寺中拜弥勒古佛，寺中正有一位钟老爷是奉命斩鬼的。俺就是钟老爷的辅佐。钟老爷见他轻狂，就要斩他，被他一篇大鬼话脱身去了。俺如今还要斩他去。老人家，你既知他的伎俩，烦你授我个破他的法子。”通风道：“破他的法子也有，

若以杀他伐取，他捣大惯了，决不肯服，定邀合他些伙伴来与钟馗老爷作敌。等你们交战之际，老汉去站在高处，大声报与他妾死之信，就问他讨取那件衣服。将他的根子抛出来，他自然气馁，你们擒他便不难了。不是老汉刻薄，实欲与敝村除这一害。”含冤闻言大喜，于是背了药囊，拿了虎撑，别了通风时，又叮嘱道：“临时务必早来！”一头走，一头笑，直笑进稀奇寺来。钟馗问道：“为何这等大笑？想是探听的事情明白了。”含冤笑着说道：“待小将细禀。”将怎的遇通风，怎么看病，怎的说起捣大鬼，怎么匿起紫金冠借的白花袍，一五一十，说了一遍。钟馗与负屈也都忍笑不住。

正在说笑之际，那捣大鬼领着一伙鬼兵踊跃而来，在寺前叫骂。钟馗闻之大怒，出了寺门，排开阵势。左有含冤，右有负屈，并立门旗之下，仗剑喝道：“来者莫非捣大鬼乎？”捣大鬼闻言，吃了一惊，心内踌躇，他怎么也知俺的大号？只得勉强答道：“此不过孤家一个浑名，何劳汝称。汝有本事，敢与孤家大战三百合么？”钟馗并不回答，催开白泽，舞着宝剑，飞也似杀将过来。那捣大鬼使一口遮天晕日刀接住。两个一来一往，战够五十回合，不分胜败。捣大鬼正在酣战之际，忽听得高声叫道：“捣大鬼，你借的俺当铺里白花袍一件，这几日还不送来，却穿在这里厮杀，快些脱来！”捣大鬼闻言，知是通风老人，故意佯装不理，与钟馗又战。这通风又叫道：“捣大鬼，这衣服事小，还报个信息，你家如夫人今早已饿死了，等你骗口棺材装他。”那捣大鬼见通风把他的来历一一说破，便不觉的骨软筋麻，口呆目瞪。早有负屈一骑马斜刺里飞奔去了，捣大鬼措手不及，被负屈活拿住了。众鬼卒一哄而散。通风见拿了捣大鬼，也就欣然去了。钟馗得胜回营，负屈缚过捣大鬼来，钟馗把他的眼睛用剑剜出，竟生吃了，命松了缚，喝道：“俺体上帝好生之心，饶你去罢。”那捣大鬼得了命，瞎摸瞎揣的去了。原来他还有两个好结义兄弟，一个叫做挖渣鬼，一个叫做含砣鬼。自幼与他情投意合，声气相孚。当日挖渣鬼同含砣鬼，正在不老石上坐着，闲谈些捉风捕影的话，忽见捣大鬼摸揣将来，惊问道：“兄长为何如此光景？”捣大鬼听的是他两个声音，说道：“不消提起，你老哥常常捣大，今日捣披了，遇着个甚么鸟钟馗，将俺捉住，把眼睛剜去吃了，你大哥要不会些本事，不是被他杀了。二位贤弟，当与俺报仇！”又叹了一口气说道：“俺面上少了两只眼睛，家下又死了一个妃子，教我家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说到伤心之处，三人不觉齐哭，共流了四行之泪。挖渣鬼道：“咱们结义以来，无论天地鬼神，官员宰相，也都要看俺几分脸面。甚么钟馗敢这样欺心胆大！兄长不必怕他，要的俺弟兄们作甚？要打和他就打，要告就和他告，操羊胡吃柳叶，我不信这羊会上树。”含砣鬼道：“二哥说得是，自古道‘养军千日，用在一时，’大哥与俺们结拜，要我作甚？况且我们有些本事，怕他怎的。如今就领起兵将，围住稀奇寺，杀他个寸草不留，才教他知道咱弟兄们的手段。”这捣大鬼见他二人出力，又壮起胆来。真个又点了兵中之鬼，鬼中之兵，杀奔稀奇寺来。怎见得他三人兵势：

三声纸炮，震地一般，一面破锣，砣气冲天。裹脚旗，围裙旗，迎风飘荡；剃头刀，割脚刀，耀日光辉。挖渣鬼歪戴着紫绒冠，尽他得意；含砣鬼斜端着罗圈镜，自觉威风。中军帐里，莫眼睛夜看兵书；弥勒堂前，有结果定教齐登鬼录。

且说钟馗得胜回营，正与含、负二神，笑说捣大鬼的本事。只见小和尚两脚如飞，跑来报道：“老爷不好了，祸事来到！”钟馗道：“有何祸事？”小和尚道：“捣大鬼又调了两个兄弟，说是甚么挖渣鬼与含砣鬼，领着许多

兵卒，将寺门围的铁桶相似，怎生是好？”钟馗怒道：“俺倒饶他，他反来寻俺。”手提宝剑，便要出去。含冤向前止住道：“主公不消动怒，俺想此鬼虽然剜了眼睛，究竟廉耻未丧，待小神去劝他一番，使他改过从新，亦是消魔一法。”钟馗道：“也罢，你试走一番，他若不改时，俺再斩他。”含冤于是骑马出寺，高叫：“捣大鬼前来答话。”只见一人飞马上前，头戴歪巾，身穿短服，手中拿着一杆白锡枪，来与含冤见阵。你道是谁？乃挖渣鬼也。向含冤道：“俺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为甚么把俺兄长的眼睛剜去吃了？今日和你拼个你死我活。”手举白锡枪就刺。含冤架住道：“俺且和你讲正话，大凡人生在世，全以忠信廉耻为重，圣人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又云：耻之于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你们这伙人，通无仁义廉耻。捣大的捣大，挖渣的挖渣，含砣的含砣，在你们以为得意，在人看见狗屁不值，稍有廉耻，真当羞死，还敢扬眉瞪目，白昼欺人耶？”只见那挖渣鬼全无悔作，反呵呵大笑道：“汝欲学孔明骂王朗也。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见俺老实本分，谁来瞅睬？象俺这样挖渣起来，呵豚的他也肯呵豚，嗅屁的他也肯嗅屁。你们虽养高自重，若见了俺吃的，只怕香的你鼻孔流油；见了俺穿的，只怕想的你心上生疮。俺们是如何的体统，你就敢来大胆欺心。”一席话说的个含冤牙痒难当，只得败下阵来。钟馗道：“为何司马一去便回？”含冤道：“不知怎的，他那里说话，我就牙痒起来，实是难当！”负屈道：“谅此辈非言词可下，交战一番，方见高低。”钟馗道：“先锋之言是也，就劳一往。”这负屈结束整齐，提刀上马，领兵而出。

且说挖渣鬼得意回阵，愈觉威风。含砣鬼道：“等他来时，俺也替大哥出出力。”正在矜夸之际，鬼卒来报，外边有位将军来了。这含砣鬼听说，戴了一顶灯盏高盔，穿了一副扎花铠甲，拿了一把割脚刀，冲出阵来。含屈问道：“来者莫非挖渣鬼？”含砣鬼道：“你真有眼无珠，就不看我穿的甚么东西？拿的甚么兵器？且不论俺武艺高强，人才出众，这顶盔是通身贴金的，这副甲是南京清水扎花的，这双靴是真正股子皮的，这只刀口是折铁点铜砂石细磨的，这匹马是五十两细丝白银买来的，你有甚么本事，就敢与你含砣爷对敌？”含砣鬼话犹未了，负屈只当还有甚么含砣话说出，早已砣的跌下马来。众阴兵急救回去。钟馗道：“先锋为何落马？”负屈道：“奇怪的很，他正夸张之际。不知怎的打我的筋掭得生疼，就不觉跌下马来。”钟馗道：“你们不济，待俺出去。”随即提了宝剑，跨了白泽，到了阵前，高声索战。捣大鬼道：“二位贤弟俱有功劳，俺不免也出去，再和那钟馗杀一阵。”二鬼齐声道：“兄长已被他剜去眼睛，如何交战？”捣大鬼道：“不妨，不妨，这叫做剜了眼睛不算瞎。”二鬼拦不住，只得放他出去。钟馗见是捣大鬼出来，说道：“你已被俺剜了眼睛，怎么还来瞎捣？”捣大鬼道：“孤家只因娘娘崩了，一时心绪不宁，被你们拿住。俺今调了二位贤弟，率领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尚何惧哉！早早回去，是你造化，若说半个不字，俺敕令四天王将你拿住，发在阎君那里，教你万辈不得人身，方才罢休。”钟馗听了此话，不觉一阵恶心，几乎吐了一地，只得扶病而回。含、负二神道：“我们牙痒的牙痒，掭筋的掭筋，恶心的恶心，倘他杀进寺来，如何抵抗？”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走进寺来，怎生模样？但见：

一个光头，两只肥脚。一个光头，出娘胎并未束发；两只肥脚，自长大从不穿鞋。

吃饭时口开大张，真个是一座红门！晒笑处眯缝细眼，端的赛两勾新月。肚腹朝天，膨膨胀胀，足可以撑船荡桨。布袋拖地，圪圪瘩瘩，都是些烧饼干粮。正是：

任你富贵贤愚辈，竟在呵呵一笑中。

这和尚笑嘻嘻的走进门来，向众神道：“你们为何这等狼狈？”钟馗道：“禅师有所不知，如今寺前来了三个鬼与俺对敌，磙的俺三人一个牙痒，一个捺筋，一个恶心，无法胜他。”和尚道：“既如此，您随俺来，看俺制他。”一同出了寺门，和尚对他兵卒道：“叫你头目出来见我！”那鬼兵急忙去禀道：“钟馗又调了一个胖大和尚，要与三位王爷见话。”这三个鬼道：“是甚么和尚，敢来见俺说话！”遂洋洋得意，出向和尚道：“你是什么野僧，敢来与我们见阵？”这和尚并不理他，只象未曾听见的一般。他们见如此模样，拿刀便砍，拿枪便刺。这和尚笑了一笑，张开大口，囫囵的一声，竟将三个鬼咽下肚里去了。钟馗惊讶道：“禅师何以有此神通？”和尚道：“你们不知，此等人与他讲不得道理，论不的高低，只可大肚子装了就是，何必与他一般见识。”钟馗道：“虽是这等说，装在肚里，到怕有些挖渣含砾。”和尚道：“贫僧自有处治。”不多一时，见和尚出了一个大恭，竟将三个鬼当作一堆臭屎屙了。屙毕，化阵清风而去。钟馗道：“奇哉，奇哉！怎么一时就不见了？莫非佛祖来助俺么？”含冤道：“是了，是了，后殿弥勒古佛，正是这个模样。”于是一齐拜谢去了。有言二句：

三个邪魔，生前作尽千般态；

一堆臭屎，死后不值半文钱。

不知后来又有何等鬼作祟？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含司马计救赛西施 负先锋箭射涎脸鬼

诗曰：

花帘入影日正长，闲评人事费商量；
英雄既短豪梁气，冒失还疏训诫方。
不断多情绵似带，自干自面厚于墙；
剑锋不惜诛邪手，才觉青天分外光。

话说钟馗拜了弥勒古佛，回至方丈，收拾行李，就要起程。那知客再三款留，说道：“老爷到此，贫僧并无点水之情，聊备粗斋，少伸寸敬。”钟馗与二神只得坐下，等了半日才放下桌儿，又等了半日才掇上茶来，看看等至日落时候，方才上几碗素饭。急的那知客不住的往来催督。钟馗大怒道：“汝既留俺，为甚这等怠慢？”知客道：“告老爷知，就是前者所言，新来这个火头十分懒惰，每日睡至日高三丈，每夜磨至三更以后，至于走动，都是丢油撒水，竟象害痲病的一般，所以把斋饌迟了，望老爷宽恕！”钟馗道：“叫他来，俺看看，是怎的一个火头。”这知客唤了半日，那火头才慢条斯理的走将进来，众神举目观他，但见怎生的形容？

垂眉落眼，少气无神。开言处口如三绺，举步时脚有千斤。虎若前来，谅不肯大惊小怪；贼如后赶，又岂能急走忙行？心平气和，好似养成君子；手舞足蹈，真若得道天尊。正是：

出髓玉茎堪作弟，倾粮布袋可为兄。

钟馗看罢，便按剑大怒道：“汝是何方人氏？从实说来！免汝一死。”那火头不慌不忙，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念小鬼原非人类，本是冤魂。只因那年作些买卖，要赶水头，不想众人性急，都老早去了。俺起来时，已是红日半天，只得独自前行。谁料路途遥远，直走到黑，又遇着一个皮脸鬼，将俺的行李尽数夺去。正要赶他，有一条淹蛇，把我缠住，缠的俺少气无力，不觉死去。指望告诉阎君。走到阴司，阎君不曾登殿，只得权且在这寺中，图些口腹，此是实情。”这几句话说了半晌，方才说完。钟馗道：“据汝说来，莫非是温斯鬼么？”火头道：“正是。”钟馗道：“俺待要杀了你，你又无罪，待要不杀，实是恼人。”正在沉吟之际，只见一个人突然进来，也不管上下，不分南北，坐在正面，举箸就吃。众人见了俱吃一惊。看他怎生模样？

本非傲物，恰象欺人。有话便谈，那里管尊卑上下！得酒就饮，并不识揖让温恭。说话东犁又西耙，全无凭据；做事遮前不盖后，管甚周详。一任性子闯下祸，方才破胆；十分粗气弄出殃，始觉寒心。正是：

但知天下无难事，不信乾坤有细人。

你道此人是准？原来就是簿子上所记的冒失鬼。当下正坐在上面，自饮自吃。钟馗看的大怒道：“这人来的好冒失！俺将温斯鬼评处，与冒失鬼一半，冒失的评与一半温斯，也是个损多益寡之法。”含、负二神道：“主意固好，只怕评处不来。”钟馗道：“不难，不难，”提起宝剑，将两个鬼一剑一个，劈成四件，合将来依旧成了两个。你道怎么长得来？盖鬼无形，止有阴气，气与气合，自然易成。只见两个鬼，温斯的也不温斯了，冒失的也

掇（du，音多）——用双手拿。

出殃——比喻无端受害。

不胃失了，竟评成一对中行君子了。众人无不欢喜，都赞钟馗为代天造化之手。只是把寺中和尚吓的咬指，以为神人出世。二鬼拜谢而去，众僧愈加恭敬，又住了一宿。次计整动阴兵，跟定蝙蝠，别过僧人，再往前走。走够多时，只见通风老人坐在那里叹气。见钟馗众神来，大喜道：“老爷们请到寒舍献茶。”钟馗道：“老者何人？”含冤道：“此即通风老人也。前者拿捣大鬼全凭他，今日为何纳闷在此？”通风道：“一言难尽，自从拿了捣大鬼之后，只道老爷们驾行走决无相会之日，今日相逢，真乃三生有幸！”含冤道：“你不知捣大鬼又调了他两个兄弟，十分厉害，和他战了几场，不能取胜，幸遇弥勒古佛，一口吞在肚内，方才罢手，所以耽误了日期。但不知你令爱如今比从前好些么？”老人道：“说来话长，请到寒舍细讲。”

众人跟了通风走入草堂，只见上面挂着一轴亲友庆贺的寿幛，文理半通，只好下边放着一张珠红小桌，漆皮已去一半。墙边都是些囤子，门背后都放些农器。钟馗看了一会，就坐在了正面。含、负二神，坐在两旁，通风下面陪坐，其余阴兵具扎在村外。须臾吃了茶。含冤又问起他女儿之事。通风道：“自从诊视之后，一日个胜一日，看看待毙。老汉再三盘问，小女才说有个鬼缠扰。今日老爷们到此，俺居家幸甚！”钟馗道：“是何鬼魅？俺专要斩鬼。”通风道：“此鬼说来甚是厉害，小女曾问他根由，他道：‘在无耻山寡廉洞，洞中有个鬼王，叫做涎脸大王。他有四个徒弟，一个叫做齜齜鬼，专会吃人，真个有一毛不拔的本事。一个叫做仔细鬼，任贼打火烧他，总不肯舍出一文钱来。这两个好生厉害！还有一个急赖鬼，无有本事，单凭急赖。又有个绵缠鬼，就是他缠搅的小女。这四个鬼领了涎脸大王的训教，如虎添翼。这绵缠鬼将小女缠的九死一生。老汉又无儿子，只有此女，倘缠死了，俺夫妻两个何人送终！’说到伤心之处，不觉泪如雨下。钟馗道：“你女儿叫甚名字？”通风道：“叫做赛西施。只因生的有几分姿色，与西施相似，所以取此二字。但西施住在西湖苕萝村，得水之精而生。俺女儿住在这里，得山之秀而居。山水虽别，灵气却同，所以叫赛西施。老汉见他娇嫩，爱如掌上之珠。那日敝村赛社，小女出去看了看，不想被此鬼看见，就缠上了。望老爷搭救！”钟馗道：“斩鬼是俺本分，不须如此！你且起来，引我看看你女儿动静，方好行事。”通风才爬起来，引着钟馗进了卧房，将他女儿一看，果然十分标致。但见：

眉如新月，纵新月那里有这般纤细；眼如秋水，那秋水也莫有这样澄清！脸赛桃花，使桃花犹嫌色重；腰同杨柳，就杨柳还觉轻狂。只可惜生在荒村，一颗明珠暗投瓦砾！若教他长于金屋，千般粉黛难比娇娆。蹙蹙眉尖，真似捧心西子；恹恹愁态，还如出塞王嫱。便是：

王维妙手犹难画，况我拙手怎能描！

钟馗看罢，心下想道：“怪道有鬼缠他，真个的标致。”就问通风道：“那鬼甚时候来？”通风道：“到的夜深时候就来了。”钟馗道：“你且与我们拿酒来，就在你令爱外间等他。”那通风遂欣然整治去了。须臾酒至。钟馗与含、负二神，都在外间饮酒闲谈。果然更深时候，帘外一阵大风，那鬼来了。有一首诗单道此鬼的行状：

不是风流不是仙，情如深水性如绵；
若非涎脸习学久，怎得逢人歪死缠！

话说绵缠鬼跨进门来，见有人在，撒身便走。负屈随后赶来，举刀便砍。那鬼吃了一惊，闪过身子，随手将一条红丝绣带，望空一掷。说时迟，那时快！竟将负屈缠住。钟馗看见大怒道：“小小鬼头，就取弄此缠人之术！”提着宝剑，赶上前来，绵缠鬼空身无措，只得打个筋斗不见了。钟馗割断绣带，放开负屈。向通风道：“料此鬼今夜必不敢来了。”通风道：“不然，老汉也再三毁骂，他领了涎脸大王的教训，只管歪缠，并无廉耻。老爷不信，倒怕转刻就来。”话犹未了，只见绵缠鬼拿着一条活蛇，当又来缠绕。钟馗提着剑迎上前去就砍，绵缠鬼就拿着那蛇当了兵器，只管左右盘施，遮架宝剑。钟馗不提防，被他掷起死蛇，又将钟馗缠住。负屈慌忙上前砍他，他一个筋斗又不见了。负屈将死蛇割断，掷放地下，那绵缠鬼又来了。负屈只得又与他交战。如此绵缠了半月有余，或拿活蛇来活缠，或提死蛇来死缠。急的钟馗暴跳如雷。含冤道：“俺想起一条妙计来了，与其他来缠咱，咱不如缠他。”钟馗道：“他滑溜如油，怎么缠得住他？”含冤道：“不难，俺这计叫做以逸待劳之计，还得令爱使用。”通风道：“交小女怎么使用？”含冤向众家附耳低言道：“必须如此如此。”钟馗大喜道：“还是司马见识广大，皇孙、吴复生，也不过如此。”通风将此计告与妈妈，妈妈转说与赛西施。赛西施道：“羞人答答，怎么做的出来？”妈妈道：“儿呀，但得性命，那顾羞耻。”赛西施含羞应允。通风出来，请钟馗与含、负二神，藏在后面闲谈饮酒。且说绵缠鬼到晚间悄悄跑来，见洁净无人，心中暗道：“想是走了。”看房中时，灯光半明半灭，听得微微有叹息之声。遂大着胆走将进来，问西施道：“你家那鸟钟馗那里去了？”赛西施道：“因战你不过，今早走了。你一向不进房来，教奴家终夜盼望。”绵缠鬼道：“我恨不得寸步不离，只因他们在，不得进来。”遂双手搂抱，就欲求欢。赛西施道：“你且休要性急，奴家因你交欢不久，不能尽兴。如今想出一个法子，做下一条白绫带子，勒在那个根下，自然耐久。待奴取来，和你试试如何？”把个绵缠鬼喜得心花都开，亲了个嘴道：“谁知亲亲这样爱我！”赛西施遂将带子取出，绵缠鬼将裤子解开，赛西施把带儿套上，尽力一束，绵缠鬼连连道：“慢些，慢些，勒的生疼。”赛西施道：“越紧越好。”又尽力一束，打个死结。看看疼的发昏，不能动得，遂高声叫道：“我把绵缠缠住了，爷爷们快来！”钟馗等听见，便拥将来，把绵缠鬼斩了。负屈拍手大笑，含冤道：“你笑怎的？”负屈道：“我笑这通风老人，他家专会捉人根子。前者捣大鬼被他揪出根子来，这绵缠鬼又被他女儿捉住根子，怎的他父女二人这会寻根子？”通风笑道：“你不知俺一家人老实，但凡做事都要从根子上做起来。”说得众人大笑，这里通风备席，管待钟馗等不题。

且说那涎脸鬼在无耻山寡廉洞中为王。身边有一个军师，见识精详，施计妥当，人因此起他一个浑名，教做伶俐鬼。这伶俐鬼和涎脸鬼闲谈，涎脸鬼道：“连日不见绵缠鬼来走走。”伶俐鬼道：“不消讲起，他们自从得了你的涎脸法子，各人只顾各，何尝孝敬你来？那齜齜鬼到要粘你的皮去了，那仔细的不肯损他的一毛。至于急赖的无时不急赖，绵缠的无日不绵缠，他们不来是你的造化，想念他们作甚？”涎脸鬼道：“你说他们讨俺的便宜，难道我就讨不的他们的便宜？俺长上这副厚脸寻上他们去，任他齜齜仔细急赖绵缠，定要寻他些油水，今日闲暇无事，你且守管山洞，待俺就寻绵缠鬼一遭，有何不可。”伶俐鬼道：“任凭尊便。”那涎脸鬼随了他那副涎脸，出了寡廉洞，下了无耻山，前边还有一道唾沫河，过的河来，远远望见一座

破庙。庙旁盖着一座茶庵，上写着四个大字，是“施茶结缘”。这涎脸鬼看那破庙时，十分狼狈。怎见得？

穿廊倒塌，殿宇歪斜。把门小鬼半个头，他还要扬眉瞪眼。值殿判官没了脚，依然是努肚撑拳。丹墀下青蒿瞞眼，墙头上老鼠窥人。大门无匾，辨不出庙宇尊名，圣像少冠，猜不着神灵封号。香炉内满堆着梁上漏土，供桌上却少了案前花斗。多应是懒惰高僧，不男不女闲混账。辜负了喜舍檀越，东走西奔费经营。正是：

若教此庙重新盖，未必人来写疏头。

话说涎脸鬼走上茶庵，见两个闲汉，在那里捣喇。涎脸鬼就坐在凳上，施茶和尚托出三种茶来。一个问道：“你临着这座破庙，就不怕鬼么？”和尚道：“到晚来自然害怕，只是关上门不理他，就罢了。”这个又道：“你还说鬼哩，俺村里通风老头儿家，有个女儿，生的千娇百媚，教一个绵缠鬼缠上，缠的看看至死。也是他命不该绝，来了一个钟馗，领了许多兵将，专寻的斩鬼，昨晚竟把绵缠鬼斩了。”涎脸听得此言，暗吃一惊。怪道许久不见？便问那人道：“老兄此话是真么？”那人道：“俺隔壁的故事，亲眼见得，怎么不真！”这涎脸听了，忙忙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跑回山来。伶俐鬼接着道：“为何这等慌速？”涎脸鬼道：“俺闻的一桩可虑之事，回来和你商议。”伶俐鬼道：“甚么可虑之事？”涎脸鬼把那人的话述了一遍，道：“说他专寻着斩鬼。咱们都有些鬼号，万一他寻将来，如之奈何？不如我们先下手的为强。”伶俐鬼道：“不可，他是从此过路，必不久住，咱且关上洞门，躲避几日。等他过去了，咱再扬眉吐气不迟。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是兵家要诀，不可造次施行。”涎脸鬼道：“我的意思，一者与绵缠徒弟报仇，二者灭了他以绝后患，你怎么才是这样话？岂不是长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因此将伶俐鬼洋洋不睬，竟转入后洞去了。这伶俐鬼满面羞惭，叹口气道：“俺昔日投楞睁大王时，指望成些大事，见他楞哩楞睁的不足与有为，来在这里，见他脸皮甚壮，可与共事。不想又有勇无谋之辈，除了厚脸，别无可取，眼见的祸缘林木，殃及鱼池也。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我闻得风流鬼为人倜傥，俺不免弃此投彼便了。”于是收拾行李，悄悄出了寡廉洞，竟投风流鬼去了。

且说钟馗等饮酒中间，说起绵缠鬼的师父涎脸鬼来，钟馗道：“俺务必要斩他，但不知无耻山在何处？”通风道：“想必也不远，我们慢慢访问。”说话间只见那蝙蝠早已飞去。钟馗喜道：“那不是向导去了？”遂作别通风，起身与含、负二神率领阴兵，随着蝙蝠正往前走，又遇一条大河拦路，但见：

青泡遍起，白浪频翻。青泡遍起，依稀好似蘑菇；白浪频翻，仿佛犹如海蜃。峡口由于唇吻，源头出自丹田。浑波浊器不煎茗，黏水粘船难渡客。这壁厢足迹满岸，恍惚闻足踢之声；那壁厢指影盈堤，俨然睹拳摇之状。就隐士文人也定有几点唾添，还说些寡廉无耻的字样。若凡夫俗子竟舍得满团益上，犹带着陪嫁伴娘的言词。正是：

要知如此真来历，尽在攒眉切齿中。

钟馗唤土人来问。土人道：“这河名为唾沫河。从前本无此河，只因这无耻山寡廉洞出了个涎脸大王，惹得人人唾骂，唾沫积聚的多了，遂流成这道大河。河面虽阔，其实不深，老爷只管放心过去。”钟馗听了大喜，发付土人去了。过了唾沫河，前面就是无耻山，你道这山如何？但见：

不诚石垒堆满地，没羞岩高耸云天。冥耳攒蹄，挨打虎峰峦偃卧；张牙舞爪，脱水

檀越——佛教名同，寺院僧人对施舍财物者的尊称。

狼沟壑闲行。鬼眼松沿坡遍长，不清柏满麓齐栽。可惜洞纵多廉，避鬼赶夺远去；山原有耻，鬼脸不敢前来。

钟馗引着阴兵，上了无耻山，围住寡廉洞，高声叫骂。小鬼报入后洞，涎脸鬼大怒道：“俺正欲灭他，他来的凑巧。”急忙戴了一顶牛皮盔，穿了一领桦皮甲，拿一口两刃刀，走出洞来。骂道：“你这个丑鬼，将我徒弟斩了，俺正要报仇雪恨，你这样大胆，还寻上门来！”钟馗道：“俺奉旨除邪，专斩汝等，怎么不寻来？”说毕舞剑便砍，一剑正砍在他脸上，只见他毫无惊惧，并不损伤。钟馗失惊道：“好壮脸也！”涎脸鬼道：“不敢自夸，将就看得过，任你刀劈箭射靴头踢，总不在心。”负屈听得道：“主公退后，待俺使箭射他。”涎脸鬼道：“孤家站定凭你射来！”这负屈恃有百步穿杨的手段，兜满雕弓，一箭正射在他脸上。众阴兵齐声喝彩，以为就射死了，不想分毫不动，竟象不曾射着的一般。负屈大怒，又射一箭，还在他脸上，他仍然分毫不动，一连射了数十箭，他只是不动。负屈道：“昔日雷万春面带六矢而不动，人以为难，不料此人经数十箭，不惟射不透，并一箭也不带，真从古未有之脸也。”钟馗气的暴跳如雷，又上前去照脸乱砍，竟如剜肉馅的一般，剜了个不亦乐乎，那脸上不曾红得一红。钟馗见他不动，站在白泽脊梁上，就依他不怕踢的话，足足踢了一百靴头，只觉平常。钟馗也由不得笑了。问道：“你这脸端的是何处来的，这等坚硬？”涎脸鬼笑道：“若说俺这脸，却也有根有源，当日家师姜师德传俺一个唾面自干的法儿，俺想此法不过只要脸上厚为止。因此俺就造了一副铁脸，用布镶漆了，犹恐不能坚牢，又将桦皮贴了几千层，所以甚也不怕。俺这一领桦皮甲，就是贴脸剩下的桦皮做的。前日一时乏用，将脸当在当铺中，不想他铺中当下许多壮脸，辨不出那个是我的。是我眉头一蹙，计上心来，因对他说道：“你只向石头上狠剜，剜不破的就是我的。”他依俺编排，将众脸齐剜，那些脸都剜破了，惟俺这副再剜不破的。俺有如此厚脸，实是无价之宝，岂惧汝等这些寻常兵器乎？”钟馗听了，顾负屈道：“似此当如之奈何？”只得败阵回来，挂了免战牌，那涎脸鬼竟得胜回洞去了。

钟馗对含、负二神道：“如此厚脸，怎生破他？”负屈道：“俺看他本领也只有有限，只是这副厚脸难当！怎么设个法儿诱他那副厚脸到手，他不足畏矣。”含冤想了一会说道：“有个法儿，他所凭者那一副厚脸，咱也照样造上一副，比他再造的厚些。来日阵前交锋，他若肯换时，咱便得了他的厚脸。”钟馗道：“不妙，不妙，他失一副厚脸，得一副厚脸，究竟一般，有何益处？咱换将他的脸来，咱倒也成了一副涎脸了。”含冤道：“不妨，咱造这副厚脸时，内藏一副良心。既有良心，就与他相反。他肯换上时，那良心发现，自然把厚脸渐渐薄了。他既脸薄，咱却脸厚，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也。”钟馗喜得拍掌道：“妙哉计也！此惟孙悟空能之，诸葛武侯亦恐不及。”于是依这法子，造起脸来。先以铜铸为中间，以鞋底铺垫，外用牛皮缁了几层，又贴上几千层桦皮，只是少一副良心。钟馗问阴兵要，众阴兵道：“小的们知道那良心拿到阳间不中用，所以都不曾带来。只有一个阴兵，名唤潘有，他有一副良心，却也不是阴间带来的，是这边一个有良心的人，见此时使用不上，气愤不过，将良心撒在街上，被他拾来藏起，老爷只问他要便了。”钟馗叫潘有来，要良心。潘有舍不得掏出来，抵死只说莫有。众阴兵道：“他明明半路上拾起一副良心，竟要昧了，待小鬼们搜他。”于是将潘有按倒在地，浑身遍搜，从他脊背里搜出来了。钟馗将良心装入脸中，看时比涎脸更

厚一半。钟馗大喜。过了一晚，次早出阵，使阴兵前去叫骂。涎脸鬼戴了他那厚脸出来，道：“你昨日败阵去了，怎么今日又来纳命？难道还不知孤家的脸厚么？”钟馗道：“你有脸，难道俺就无脸么？”于是将脸戴上。涎脸鬼吃惊道：“怎么他今日也有一副厚脸？怪道又敢来见俺。”只得高声说道：“俺的脸你们昨日已是领教过了，你的脸俺今日也要领教领教。”钟馗道：“从不吝教，只管来领。”那涎脸鬼走上前来，两只脚丁字站定，举起两刃刀照脸砍来，只听得圪 屠一声响，火星乱奔。再砍第二刀时，那刀已卷刃了。涎脸鬼心中打算道：“这等看来，他的脸比我的更厚，俺若得了他这副脸，可以横行天下。”遂高声叫道：“你这脸道也算厚，你敢与我厮换么？”钟馗道：“怎么不敢！”涎脸鬼心中暗喜，忙将脸取下来递与钟馗，钟馗也将脸取下来递与涎脸鬼。这涎脸鬼欣喜戴上，不多一时，良心发动，看看将脸消得薄了。涎脸鬼大惊道：“怎么在他脸上见厚，到俺脸上就薄起来了？”再抹时，消得竟与纸一般相似，须臾现出一副良心，涎脸鬼不觉满面羞惭。钟馗与负屈见他通红了脸，知道是良心发动了。遂并力向前砍他。那涎脸鬼遮架不住，逃回洞中去了。他的小鬼禀道：“大王如今羞得不敢见他们了。为今之计，只有两着，或是龌龊鬼，或是仔细鬼，大王择一处投奔，养一养脸，再来与他们伎佷。或行或止，大王快些定夺！”涎脸鬼道：“罢！脸已丢了，还论甚么行止！不如俺寻个自尽好。”于是拔出刀来，启刎而死，正是：

但得良心真发动，果然有脸不如无。
要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圪（g，音鸽）。

伎佷——计较的意思。

第四回 因齷齪同心访奇士 为仔细彼此结冤家

词曰：

财如血，些儿出去疼如裂。大难何膺，但凭胡说。究竟胡说说不着，忽然两地成吴越。鹬蚌相持，渔人自悦。

话说涎脸鬼自刎而死。小鬼们见没了主人，只得四散逃走。因商议道：“我们往何处去好？”一个道：“就是适才所言，不是往齷齪鬼家去，就是往仔细鬼处。”一个道：“仔细鬼家远，我们到齷齪鬼家去罢。”于是一拥出了寡廉洞，竟都从山后走了。一个个气喘吁吁，方才到了齷齪鬼门上。忙去叩门，里边跑出一个小鬼来问道：“你们是何处来的？我家主人有病，不能相会。”众小鬼道：“你家主人有何病？莫非推托么？”那小鬼道：“我家主人害的是挟脑风。”众小鬼道：“若说别的病症我们不知，若说挟脑风却有一个好方儿立刻见效。”那小鬼道：“是何方儿，说来我听！”众小鬼道：“俺家主人当年也曾患此症，请了一个巫师来，那师巫敲动扇鼓，须臾请将柳盗跖来，将俺主人头上打了二十四棍，又教巫师灸了二十四个艾柱，登时就好了。”那小鬼道：“这是甚么缘故？”众小鬼道：“你不知道么？这叫做贼打火烧。”那小鬼道：“我只道是正经话，原来是鬼话。我问你们，端的为甚要见俺主人？”众小鬼道：“实和你说罢，如今不知那里来了钟馗一个，又有一个司马，还有一个将军，领着数百阴兵，专斩天下邪鬼。昨日将俺无耻山寡廉洞里大王灭了，俺们避难而来。一者想要与大王报仇，二者就来投靠你主人家。”那小鬼听了，慌忙飞报进来。

且说那齷齪鬼正在那里想算，如何图谋人家房屋？如何霸占人家田地？只见小鬼跑到跟前，正长正短，如此如此，禀了一会。齷齪鬼不听便罗，听了此话，脑子里一齐乱响，魂已飞于天外了。三万六千毛孔一齐流汗，二十四个牙齿捉对厮打。只得勉强扎住，吩咐小鬼道：“有这样事？但他们既来投我，我少不得要管饭，每人四十颗小米的稀粥，咸菜半根罢了。”吩咐毕，只管走来走去，心下想道：“此事还须与仔细鬼商量方妥。”又想道：“若请他来商量，未免又要费钞，不如我寻到他家里去，他自然要管待我。这叫做猪八戒上阵，倒搭一钯。”主意已定，遂走出门来，竟寻仔细鬼去了。走了几步，忽然又想起一事。你道他又想起甚么来？他想路途遥远，倘若出起恭来，可不将一包好屎丢了。不如回去叫个狗跟上，以防意外之变。于是回来，又唤了一只狗，走不多时，果然就要出恭。齷齪鬼叹道：“天下事与其失之事后，不可不虑之事前！圣人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真个出了个大恭，那狗果然吃了。未得走远，狗也出起恭来。齷齪鬼看见，气得发昏，骂道：“不中用的畜生，叫你吃上，回家去厕在家里粪上，怎么就这里要屙了？真个鼠肚鸡肠，一包粪也存不住，要你何用？”看了看待要弃下，甚是可惜，待要拿上，又无拿法。只见道旁有些草叶，忙去取来，将狗粪包了，暗带在身上。这正是成家之子惜粪如金的出处，写至此忍不住要作诗赠他。

人屙之后狗偏屙，狗吃人屙人奈何？

料想人吞吞不得，也须包裹当慢慢。

其二

齷齪之人屎偏多，自屙自吃不为过；

早知那狗不中用，宁可憋死也不屙。

按下龌龊鬼不题。且说仔细鬼，他生来禀性慳吝，情甘淡泊，其时正在家看守着财帛。听得门外有人叩门，只得走将过来，见是龌龊鬼，少不得让到里面坐下，问道：“兄长何来？”龌龊鬼道：“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一要事，特来商议。”遂将无耻山众小鬼来投的原由，说了一遍。我想来亡了性命，还是小事，倘若令兵来抢掠，你我半生所积，岂不劳而无功？仔细鬼道：“是呀，我们不然把银了打成棺材，等他来时，钻在里边，连忙埋了，岂不人财两得。就是死也落得受用。”龌龊鬼道：“这个主意错，这些财帛原是子孙的，咱们不过与他看守，若是随的去了，教他们如何过度？”仔细鬼道：“又说的是，但依你说该何如？”龌龊鬼道：“须得个万全之策才好。”两个人想来想去，总莫个好法了，看看想至半夜，把个龌龊鬼饿的口干舌焦，只是发昏，没奈何向仔细鬼道：“老弟我们饿了，我有带来的狗粪一包，请你何如？”仔细鬼道：“老兄原来还未吃饭，只是此时火已封了，怎么办？”又低头想了半日，方说道：“有昨日剩下的两个半烧饼，还有一碗死鸡熬白菜，若不见外，权且充饥何如？”龌龊鬼道：“使得。”于是托将上来，放在桌上，仔细鬼陪着也吃了一个。这龌龊鬼只得一个半烧饼到肚，连充饥也不能得够，再又不好要了。没奈何将裤带紧了一紧，又看见桌子上落下许多芝麻，待要收得吃了，恐怕仔细鬼笑话，乃眉头一蹙，计上心来，于是用指头一面在桌上画，一面说道：“我想钟馗这厮，他定要从慳吝山过来，过了慳吝山，就是抽筋河，过了抽筋河，就是敝村了。”桌子上画一道，粘得颗芝麻到手，因推润指，将芝麻吃了又画，画了又吃，须臾吃得罄尽。看时桌缝中还有几颗不能出来，又定了一计，向桌子上一拍，将那芝麻溅出来了，他又用前法吃了。仔细鬼忽然一阵心疼，不能动止，你道为何？他见芝麻落在桌上，自然是主人之物了，不想又被龌龊鬼设计吃了，所以心疼起来。龌龊鬼见他心疼，心上也有些明白，与自己得病一样，只得作谢去了。仔细鬼疼了一会，转过气来，恨道：“何尝不是来商量计策，分明是故来吃些美味，我不免明日也到他家去商议，怕他不还我的席。”于是连晚饭也都不吃了，等到天明，竟往龌龊鬼家去。这正是：

龌龊鬼捉龌龊鬼，仔细人寻仔细人。

到了龌龊鬼门首，敲响门环，只见龌龊鬼在门缝里张望。仔细鬼道：“是我来了，不必偷看。”龌龊鬼开了门道：“原来是老弟，我当是吃生米的哩。”仔细鬼道：“你老弟从来不吃生米。”龌龊鬼便接口道：“想是老弟吃了熟饭了。”因对家人说道：“你二爷吃了饭了，不必收拾，只看茶来罢。”仔细鬼暗想道：“又受了他的局了。”只得坐下，吃了一盅寡茶，说道：“老兄昨日所言钟馗之事，我想来还是须与急赖鬼商议，他还有些急智。”龌龊鬼道：“又提起他来了！他去年借了我三斗三升一合粮食，只还我三斗三升，竟欠下我一合未还，我为朋友面上，不好计较，你说他可成人么？”仔细鬼道：“可不，怎奈他问我借了二钱三分四厘五毫银子，还时竟短了我的五毫，我教他写下欠约在那里，至今不好去逼他。我们如今且做一个大量君子，搁在一边，且与他商量这件事可也。”龌龊鬼道：“你说得是。”遂连忙携手同行，不觉来在急赖鬼家门首，只见门前围着许多人。仔细鬼道：“不知他家做甚么事？倘若撞在其中，岂不要出个俸子。”龌龊鬼道：“我们问个明白，若是做甚么事，权且回去，午后再来，还要讨些剩油水吃哩。”于是访问众人，不想都是问他要债的。急赖鬼推出一面牌来，上写着“明日准还”，那些人不依，嚷个不住。龌龊鬼向前说道：“他明日准还也就罢了，为何还

这等乱嚷？”那些人道：“二位不知，他这个明日，是个活的明日，不是死明日，所以难凭。”仔细鬼笑道：“他这个明日，就如夜明珠一般，千年万载，常明起来，那里有这个底止。”龌龊鬼道：“原来如此，但列位们嚷也无益，索性等到他明日，看他如何？”那些人见说的有理，也只得去了。

他二人方才进去，见急赖鬼在那里砌墙。仔细鬼道：“外边有许多人叫骂，你还这等安心砌墙？”急赖鬼道：“二位有所不知，我如今西墙倒坏，我是拆的东墙补西墙，岂是有奈何的么？二位兄长到此何干？”龌龊鬼道：“如今有天大的桩事特来求教！”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了一遍。急赖鬼道：“我只道是甚么大事！若这桩事，有何难处？只须写一封吓蛮书去吓他；他自然不敢来了。”仔细鬼道：“怎么是吓蛮书？”急赖鬼道：“这不知道么？是当日外国要奈何唐天子，下将一封书来，写的是外国字，要写一封回他。李太白酒后，明皇着杨贵妃与他捧砚，高力士与他脱靴，他拿起笔来，一挥而就。写成一封吓蛮书，竟将那外国吓服了。如今咱也只须写一封书吓他便了。”仔细鬼道：“此计大妙，正是纸上谈兵，只是教谁来写哩？”急赖鬼道：“我也打算下了，我这里八蜡庙中，有一教学先生，文才最高，做得诗词歌赋，再莫人比得过他。那一年岁当大比，题目是风花雪月绝句四首，他不假思索，拿起笔来，就做成了。我还记得，试念与二位兄听！”

咏风那首是：

一股冲天百丈长，黄沙吹起斗难量；
任他镇宅千斤石，刮到半天打塌房。

咏花那首是：

一枝才败一枝开，谁替东君费剪裁？
花匠想从花里住，不然那讨许多来。

咏雪那首是：

轻于柳絮快如梭，可耳盈头满面；
想是玉皇请宾客，厨房连把燂天鹅。

咏月那首是：

宝镜新磨不罩纱，嫦娥端的会当家！
只愁世上灯油少，夜夜高悬不怕他。”

龌龊鬼听了道：“这个算做得好！只是‘不怕他’三字，有些不明白。”急赖鬼道：“这正是用意深远处，大凡做贼的人偷风不偷月，他最怕的是月，月偏不怕他，故意要照将起来，所以用着不怕他三字，可谓奇奇极矣。房官见了他的卷子，喜得说道：‘羽翼已成，自当破壁飞去。’因怕他飞了去，将他文字旁边抹了许多道拦住，犹恐脱颖而出，又叉上许多叉子叉住。呈在主考那边。不想主考学问浅薄，晓不得‘不怕他’三字，反说莫有出处，驳了不中，你说屈他不屈他？他因此满腹不平，又作了一首感怀诗，再念与二位兄听！”

生衙钞短忍书房，非肉非丝主不良；
命薄满腹观鹬蚌，才高塞耳听池塘。
谈诗口渴梁思蜜，话赋心漕孔念姜；
何日时来逢伯乐？一声高叫众人慌。”

龌龊鬼道：“这诗我益发不懂，还求讲一讲！”急赖鬼道：“生衙钞短忍书房者，且说待要做生意无本钱，待要住衙门又没顶手，所以忍气吞声入书房也。第二句就是因主考驳了他的卷子，他说他吟的诗当不得肉，作的赋

当不得丝。又遇主考无良，不能爱才。故云非丝非肉主不良。第三句是他见人家中了，他不能中，故愤然说道，我虽命薄，看你们鹬蚌相持到几时？第四句是说不第以来，别无生涯，只得教书，那学生们念起书来，就如蛙鸣的一般。古诗有‘青草池塘处处蛙’之句，这听池塘三字，又用得妙。第五六句便说到那教书的苦处，每日讲起书来，讲得口渴心漕，当日梁武帝被侯景困在台城饿死时，曾思蜜水止渴。论语上有‘孔了不撤姜食，’故又说起孔念姜。口渴思蜜水，心漕想鲜姜。你看他对的何等工巧！又句句是典故，岂不是好诗？至于结尾二句，益发妙绝，古今少有。当日马逢伯乐而嘶，其价倍增。他说何日来逢伯乐，遇上个明眼主考，将他中了，如今人都欺他，那时把人都吓慌了。所以说‘一声高叫众人慌’，这一首诗无个闲字，无一句闲活，蕴藉风流，特真异才。诘 奈德修而谤兴，道高而毁来，人反起他一个诨名叫做不通鬼，你说这样一个才学，何为不通的么？”仔细鬼道：“自然是大通家了，兄可快唤他来，写吓蛮书。”急赖鬼道：“你们空有几分财帛，道理全然不解。当日文王访太公，玄德请孔明，都亲身求见，岂有个唤来之理。我们必须亲去拜求方可。”齷齪鬼道：“还是老兄知理。”于是三人同出门来。

齷齪鬼与仔细鬼走着，各暗想道：听了急赖鬼多少诗词，听的耳饱，苦了自己肚皮，饿的腰不能伸，没奈何鞠着躬跟他走。转了几个弯，就是八蜡庙，上前轻轻叩门，里边走出个小童来，问了来历，进去通报。且说那不通鬼正与谄鬼讲话，小童走到身旁，低低的说了一声：“有客来访。”这不通鬼也不问是谁，就吩咐道：“请进来罢。”小童便出来说：“有请。”他三人鞠躬而入，十分谦逊，先向谄鬼致意，道：“此位先生高姓？”不通鬼道：“是敝社长谄老先生。”他三人光向谄鬼作了揖，然后与不通鬼见礼。说道：“久仰大德，未敢造次，今日面会，实慰平生。”不通鬼道：“学生草茅下土，幸接高贤，顿使蓬荜生辉。”让座已毕，不通鬼一一问了姓名，小童托上茶来，吃毕。看他书房，果然清雅！

小小院落，低低茅屋，也莫有柏，也莫有梅，也莫有竹：帘前培二枣，阶下栽双菊。

一顶书柜，不是梨木；几卷残编，颇成古籍。砚台堪作字，诗筒可装笔，存一点太古风，

装一个稀奇物，闭门违俗客，烹茶待知己。还有一桩缺欠，无钱赊酒不得。

不通鬼道：“三位先生到此，必有所论？”齷齪鬼道：“无事不敢造扰，今有一切身利害之事，特来恳教！”遂将钟馗之事，细说了一遍。不通鬼听得“斩鬼”二字，因自己也有个鬼名，未免有些动意，所以骂着和尚，满寺发热，只是且不肯露头。急赖鬼遂说出求书之意。不通鬼道：“学生才疏浅薄，只恐有负所托。”只见谄鬼大怒道：“何物钟馗？这等大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社台你将这书写得官样些，教他知道我们的才学，自然不敢正眼相看。如其不然，我们再动公呈。”不通鬼道：“众位请坐，待学生搜索枯肠。”于是左扭右捏，须髯不知拈断了多少。好几个时辰，方才写出稿来。你道写的甚么？

年家侍教生某等顿首，书奉钟馗老先生将军麾下：盖闻先王治世，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彼此不争，凡以息兵也。先生不知何所闻而来，竟将生等一概要斩。即以斩论，孟子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亦五世而斩。’生等既非君子，亦非小人，不应斩也明矣。而先生必欲斩之！先生既欲斩生等，生等独不可斩先生乎？如其见几而作，乃

诘(jù,音巨)——岂,表示反问。

属其阴兵而告之曰：‘敌人之所欲者，吾头颅也，我将去之，不亦善乎？’若犹未也，生等赫然斯怒，爰整其旅，将见弓矢斯张，干戈戚扬，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急地以战，杀人盈野。先生其奈之何！统希酌量，勿贻后悔！不宣。

众人看毕，大喜道：“还是老先生高才！说得又委婉，又刚正，他自然卷甲倒戈矣。”谄鬼道：“书词虽好，还得我亲自去番，凭三寸不烂之舌，说的他死心塌地，不敢小觑我等。”龌龊鬼等益发大喜，只得摊钱买酒，与谄鬼饯行。谄鬼饮过三杯，拿了书竟昂然而去。且说钟馗自从灭了涎脸鬼，因五月热天，且在这山中避暑。这日正与含、负二神玩赏榴花，阴兵来报道：“外边有一秀士要见。”钟馗道：“令他进来。”只见那谄鬼高视阔步，走到面前，长揖而立。钟馗已有几分不耐烦了。问道：“汝来何干？”谄鬼道：“俺闻兵乃凶器，战乃危事，所以不得已而用之。今日先生到此，未闻不得已处，竟要将名为鬼的人一概要斩，人命关天，上帝宁佑汝乎？我学生下忍坐视，故求敝友作书一封，专来奉上。倘若执迷，俺们的公呈决不免也。”说罢递上书来。

钟馗听了他的言词，已是大怒，又看他的书词，满纸胡言，竟无一笔通处。于是掷书于地，大喝一声，手起剑落。将他谄筋谄肠，一齐砍断，再不能谄了。于是率领阴兵，竟寻龌龊鬼来。正走之间，只见前面喊声震天，纷纷乱乱，有许多人厮杀。你道是谁？原来是龌龊鬼与仔细鬼因与谄鬼饯行，摊钱不均。龌龊鬼少摊了十数个，又插上几个小钱，仔细鬼受不的，所以生起气来，率领家兵厮杀。钟馗不知是谁，将远看的人叫来问时，就是他书上写的那两个。钟馗就要上前去斩。含冤道：“主公权且息怒，这叫做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待他伤了一个，便容易了。”钟馗于是扎下营寨不题。且说龌龊鬼与仔细鬼正在酣战之间，只听得一声呐喊，看时两家的兵都散了。你道为何？原来他两个平日与这些兵的口粮不足，已都有些怀恨，今又见钟馗安下营寨，料想纵有功劳，绝无赏赐，因此散了。他两个愈加气愤，只得拔出刀子来厮杀，看看两家都带重伤，两家儿子出来各拉了回去。且说龌龊鬼回到家中，料想不能得活，又恐死了累儿子买棺材。遂于夜间偷爬出来，跳在毛坑死了。正是：

生前不是干净人，死后重当龌龊鬼。

再说仔细鬼听见龌龊鬼死了，看自己也是一身重伤，料来不能独活，遂吩咐儿子道：“为父的苦扒苦挣，扒挣的这些家财，也够你过了。只是我死之后，要及时把我的这一身好肉卖了，天气炎热，若放坏了，怕人不肯出钱。”说着流下两行伤心泪来，大叫一声，呜呼哀哉了。不多一时，就悠悠的转活来。他儿子问道：“爷爷还有甚么牵计处。”仔细鬼道：“怕人家使大秤，要你仔细，不要吃了亏，就是牵计这个大事。”说毕方才放心死去了。不想他儿子果是孝顺，不肯违了父命，竟将他碎割零卖。这也叫做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了。表过不题。再说那急赖鬼与不通鬼正在那里眼望捷旌旗，耳听好消息。忽见小鬼来报道：“不好了，钟馗来了，将谄先生已杀了，龌龊爷与仔细爷都死了。我们只得各顾性命罢了。”说着就跳出去，逃得有影无踪了。不通鬼闻得这个消息，去了三魂，丧了七魄，也不顾笔砚琴书，跑到后园井边，咕咚一声，作秀才去了。只留下急赖鬼一人，急急走到家中，闭门不出。钟馗率领阴兵，将他宅舍围住，昼夜攻打。急赖鬼急了，教他儿

子也照前者讨债时挂出那等一面牌来，是将还字改成降字，是：“明日准降。”到了次日，钟馗使阴兵问他：“为何不降？”他道：“写的是明日准降。为何今日来问？”钟馗听了大怒道：“看来这厮的明日是个无底子的了。”催督阴兵尽力攻打。那急赖鬼见势头不好，只得拿一技大戟杀将出来。这边负屈出马，战够多时，只听得一声响，急赖鬼落马，众阴兵上前拿住。钟馗便要取斩。急赖鬼道：“不算，不算，这是俺的马蹶，岂是汝等之能？便斩死也不心服。岂有大丈夫乘人之危而马胜者乎？”钟馗呵呵大笑道：“也罢，俺且放你去，让你再来，谅你笼中之鸟，网中之鱼，不怕你避入离恨天去。”急赖鬼回到家中，换了一匹银鬃白马，又杀出来。钟馗与负屈相迎，急赖鬼措手不及，又被负屈活捉过来。急赖鬼又道：“岂有此理，俺只有一人，你却两个，虽然拿住，也算不得英雄。有本事的和我单战，不许夹攻。”钟馗笑道：“果然会急赖，俺就再放你去，那时捉住，又有何说？”急赖鬼又回到家中，弃了大戟，拿了一口可怜剑，又杀出来。钟馗便与他单战。那急赖鬼怎敌得过钟馗，数合之外，便就逃走。钟馗紧紧赶来，赶到没奈何河边，前无去路，急赖鬼大惊失色。正在慌乱之际，忽然绿荫之中，撑出一只没下梢的船来，急赖鬼指望渡过河去，再寻生路。不料跳得慌速，一跌跌落水中，变成个大鳖，缩了脖子，再不肯出来了。正是：

躲债无方，张口不能胡急赖，

避人有法，缩头权且作乌龟。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忘父仇偏成莫逆 求官位反失家私

诗曰：

为后攒眉日夜忧，金银惟恐不山丘；
乃翁未瞑愁儿目，孝子能忘报父仇？
博具有神财揖去，烟花无底钞空投；
早知今日冰成雪，应悔当年作马牛！

这首诗为何作起？只因人生在世，千方百计，挣下家财，后来生出不肖子孙，定要弄个罄尽。所以古人说得好：“悭吝守财，必生出败家之子。”这两句话便是从古至今，铁板不易的道理。惟有司马温公看得透彻，道：“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鹭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若人人都学司马温公做去，世上再无有齷齪仔细了。怎奈学司马温公偏少，学齷齪仔细偏多，自然那败家之子也就无数了。怎见得？原来齷齪鬼与仔细鬼一家生下一个儿子，俱与乃翁大大相反。自从父亲死后，他们就学起汉武帝来了，狭小汉家制度，诸事俱要奢华。又随了一般帮闲的朋友，非嫖即赌，登时弄得罄尽。虽然弄了许多东西，却落下两个鬼号，齷齪鬼的儿子叫做讨吃鬼。仔细鬼的儿子叫做耍碗鬼。此是大概，且容细细说来。却说钟馗见急赖鬼变了乌龟，率领阴兵，又往别处去了。这讨吃鬼打听得钟馗已去，安心乐意，在家受用。只是那居舍排设，俱不称意，反将父亲骂道：“老看财奴！空有家资，却无见识，人生在世，能活几日？何不穿他些，使他些，吃他些，弄他些，也算得世上做人一场。怎么只管俭用？今日死了，你为何不带了去，遗下这些东西累我？我也是个有才干的人，岂肯教他累住。”正在打算之际，只见媒人领着一个后生进来，那后生怎生模样打扮？但只见：

一顶帽随方就圆，两只靴遮前露后。遍体琉璃，只怕那拾碎希的针钩搭去；满身秽气，还愁这换稀粪的马杓掏来。拿不得轻，掇不得重，从小儿培植成现世的活宝；论不得文，讲不得武，到大来修炼就希罕东西。正是：

慢说海船钉子广，拔出船钉尽窟窿。

讨吃鬼问道：“这小厮是何处来的？媒人道：“闻得宅上无人使唤，专引他来使用。说起他家也是富贵人家，只因从小儿娇养，没有读书，他家父亲死后，莫人拘管，学了一身本事，又会耍牌，又会掷骰，又会饮酒，又会嫖娼，又会小唱，又会弦子，又会琵琶，至于钻狗洞、跳墙头，都是他的本事。且是性格又谦让，又极有行止。他赢下人的，绝不肯去逼迫，别人赢下他的，一是一，二是二，并不教人上门上户。因此将家私败了，人还不说个好，反送下一个浑名，叫做倒塌鬼。他如今没奈何，要投在人家使唤，问了几处，都不承揽，我闻得宅上不称那时不容闲人了，所以领来，大爷只管留下，包管要诸事称心。”讨吃鬼道：“我正要等一个人，来得正好。”于是写了一张投身文约，赏了媒人十两银子，那媒人欢天喜地去了。这讨吃鬼向倒塌鬼道：“连日暑气炎炎，那里有甚么乘凉去处才好？”倒塌鬼道：“大爷要乘凉不难，离此有十里之远，有一座快活亭，那亭子前面都是水，水里栽着莲花，堤边都是杨柳松柏，遮的这亭子上一点日色全无，且是洁净无比。坐在那上边，耳畔黄鹏巧啭，面前荷香扑鼻，风过处微波滚玉，日来时杨柳筛金，绝好的乘凉之地！大爷何不一往？”讨吃鬼道：“如此所在，自然要去，只是我一人坐在那里，也无滋味，你又是我手下人，陪我坐不得。”倒

塌鬼道：“有小人一个相知，极会趋奉，当日趋奉小人时，诸事妥当。小人赠了他一个鬼号，叫做低达鬼，大爷要人陪，小人去唤他来何如？”讨吃鬼道：“极好，你快去唤。”倒塌鬼不多时，果然唤低达来了，怎见得？

只见他满面春色，一团和气，弯着腰从不敢伸，掇着肩那能得直？未语先看人面，双目钉住大爷须眉；未言先自笑嘻嘻，张口朝着大爷之腹。身欲坐而脚象有针，脚欲行而惟恐多石。见了酒不知有命，逢着肉只愁无福，教投东不敢往西，惟取欢心；不避风又怕雨，岂敢惮劳！更有几般绝妙处，劝老爷莫带草纸，待老爷出恭毕，小人与老爷舔，恐草纸揩破屁眼。

却说这低达鬼进的门来，扑地磕下头去，讨吃鬼道：“不消行礼，请坐了罢！”那低达鬼再三谦逊，多时才坐在椅子上。讨吃鬼叫他一声，他就连忙跪下道：“大爷有何吩咐？”讨吃鬼道：“我因天气炎热，要去快活亭上乘凉，要你陪俺。今后你也不必这样过谦，只要陪得大爷受用罢了。”低达鬼连连打个恭，道：“大爷吩咐得是。”于是就整一桌席，都是山珍海味，只少龙肝凤髓，抱了两坛桑落美酒，骑了一匹高头骏马，玉勒金鞍，竟到快活亭上来了。只见亭子上边，早有一伙人在那里饮酒，你道是谁？原来是仔细鬼的儿子，耍碗鬼。同了两个知心朋友，一个叫做诓骗鬼，一个叫做丢谎鬼。那耍碗鬼自从仔细鬼死后，他的心肠与讨吃鬼一般。也是怨恨他父亲不会为人，所以也就改了当日制度，每日只是赌钱饮酒取乐，今日正在这快活亭上受用。讨吃鬼看见，恐他计不共戴灭之仇，心下踌躇，谁想他度量宽宏，不念旧恶，连忙走下亭子来，迎着讨吃鬼道：“兄长也来此作乐乎？弟久已要负荆请罪，惟恐兄长不容，今日幸遇此地，实出望外也。再不消提老狗才，只因他们反目，致令我弟兄们参商。”说罢，让到亭子上来，讨吃鬼未免也说了几句亲热套话，与众人罗圈作揖，彼此俱问了大号。

讨吃鬼与耍碗鬼彼此让席，诓骗鬼道：“据我说来，你两家合了席，岂不热闹？”低达鬼道：“妙哉，妙哉，我小子左之右之，无不宜矣。”真个两家合而并坐，讨吃鬼居右，耍碗鬼居左，诓骗鬼、丢谎鬼对陪，低达鬼打横，倒塌鬼执壶斟酒。饮酒中间，又说起先人们当日刻薄，没见天日，若是这等亭子上，不知快活了几百场了。诓骗鬼道：“如今这些说话也不消提了，放着眼前风光，何不畅怀！二位大爷只管讲他怎的？我们王十九，只吃酒。”于是满斟一杯，奉与讨吃鬼，教他行令。讨吃鬼道：“实告，酒我虽会吃，却不晓得行甚么令，你就替我行罢。”诓骗鬼又让耍碗鬼，耍碗鬼也是如此说。你道却是为何？只因他两家祖辈从不宴客，所以他二人都未见过行令。诓骗鬼心上明白，不勉强难为，遂道：“也罢，我就替大爷行起。”于是拿过骰盆来说道：“要念个风花雪月梅杨的词儿。如念错了，罚一大怀。”众人道：“念的明白些，我们好遵令。”诓骗鬼拿只骰儿说道：“对月还须自酌，春风到处皆然；东西摇曳柳丝牵，花满河阳一县。梅开香闻十里，雪花乱扑琼筵；念差道错定纠参，不罚大杯不算。”掷下去恰好掷了个么。诓骗鬼满斟一杯递与讨吃鬼，讨吃鬼道：“这是为何？”诓骗鬼道：“令是个人替行，酒要大爷自吃。”讨吃鬼吃了酒，就该耍碗鬼掷，耍碗鬼道：“爷爷呀，这坑小弟的命了！你再重说一遍！”诓骗鬼只得又念了一遍。那耍碗鬼还念错了两句，掷下了四，大家都斟上，耍碗鬼还罚了一大缸，就该诓骗鬼掷。丢谎鬼道：“你已掷过，怎么又掷？”诓骗鬼道：“此是大爷的令，我不过替大爷一行而已，我敢不遵命？”于是拿起骰来掷下去，是个六点。诓骗鬼自然明白，飞起杯来，敬了讨吃鬼一杯。丢谎鬼说道：“这是怎么说？”

诓骗鬼道：“令是雪花乱扑琼筵，所以我就乱扑起来。”那低达鬼道：“怎么扑不到我这里？只管教我想！”诓骗鬼也就赏了他一杯，转过盆来该丢谎鬼掷，丢谎鬼掷下个二，他竟满席斟起来。诓骗鬼道：“请罚一大缸。”丢谎鬼道：“我就遵命怎么罚？令是春风到处皆然，不该大家都吃么？”诓骗鬼道：“你不知道，要依点数来掷骰，二点只敬两家就是了。”丢谎鬼只得受罚。收尾该低达鬼掷，满心他要掷个六点或四点，吃杯酒儿。不想掷下三点，只得上下斟起，甚是难过。乘众人不看，竟将一壶酒嘴对嘴一气儿偷吃了。

且说大家正吃得豪爽，见红日已两沉矣。讨吃鬼道：“我们正在高兴之际，又早黄昏了，怎在得个好所在，我们可以过夜，大家乐一个通夜宵方妙？”诓骗鬼道：“这有何难？此去到柳金娘家不远，大爷们为何不往他家去？”耍碗鬼道：“柳金娘足个甚么人家？大爷们去的来不的？”诓骗鬼道：“这柳金娘有两个绝色女儿，一个取名倾人城，一个取名倾人国，俱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大爷们何不相会相会，也个枉到此一游？”讨吃鬼与耍碗鬼听得此言，不觉麻了半边身了，说迫：“为何不早说？快些去。”

于是一行人离了快活亭，望前急走，走不多远，前边一座大镇，讨吃鬼问道：“这是甚么去处？”丢谎鬼道：“此处叫做迷魂镇。”又走了几步，前面又一座大寨，耍碗鬼道：“这又是甚么去处？”诓骗鬼道：“这是烟花寨。”众人都上寨来，又见一个大坑，坑上有座独本桥，讨吃鬼问道：“这是甚么缘故？”诓骗鬼道：“这坑叫做陷人坑，这桥叫做有钱桥，总是有钱的许来瞧，无钱的不许来瞧的意思。”到了柳金娘门首，诓骗鬼引着众人进来。金娘道：“众位老爷，今日那阵风儿刮的到此？”又看见讨吃鬼与耍碗鬼：“这二位大爷面生得紧。”诓骗鬼道：“是我的新朋友，他二人俱有万贯家财，今日专来看你两位姐儿。福星来临，你怎还这等怠慢？”柳金娘听说有钱，喜的屁沟里尿流。向讨吃鬼与耍碗鬼说道：“鸨儿有眼无珠，望乞二位大爷恕罪！”便磕下头去，这讨吃鬼与耍碗鬼并没走这条路，不知规矩。只见鸨儿磕头，又有几岁年纪，讨吃鬼与耍碗鬼连忙叫了声老奶奶，还了个揖。金娘忙让到客房，只见摆设得甚是齐整，上面供奉着他的白眉神，中间放着一张方桌，八把交椅，两边铜炉古画，极其潇洒。众人依次坐下，须臾就是一果品人来泡茶。柳金娘连忙催促他两个女儿出来，果然生的美貌，但见黑参参的头儿，白浓浓的脸儿，细弯弯的眉儿，尖翘翘的脚儿，直掇掇的身子儿，上穿着藕合罗纱衫儿，下穿着雪白广纱裙儿，两个一样容貌，一般打扮，就如一对仙女临凡。朝着众人端端正正拜了两拜，把讨吃鬼与耍碗鬼喜的满心发痒，痒的无有抓处，只是目不转睛的看。手下丫头抬过八仙桌儿来，讨吃鬼与耍碗鬼依然正坐，诓骗鬼与丢谎鬼依然对坐陪席，两个姐儿打横，低达鬼占了桌儿，即时把大盘大碗掇将上来，无非是鸡鱼果品，海味肉菜之类。

众人在这里猜拳打马的吃酒，那倒塌鬼是失时之人，独自一个在厨房里与老鸨儿捣椒。丢谎鬼道：“二位贤姐何不传唱一曲与二位爷劝劝酒？”那倾人城拍着桌棱儿，唱一个黄莺儿道：

巫山梦正劳，听柴门有客敲！窗前淡整梨花貌。鸳衾暂抛，春情又挑。当筵不惜歌喉妙，缠头频解，方是少年豪。

果然词出佳人口，端的有绕梁之声，众人夸之不尽。说道：“这位贤姐这等人才，又是这样妙音，若非二位的？怎么消受得起？”于是又教倾人国

唱。倾人国便续着前腔，也唱一个道：

果是少年豪，缠头锦不住抛，千金常买佳人笑。心骚意骚魂劳梦劳，风流不许人知道，问儿曹，闲愁多少？好去上眉梢。

众人都说道：“妙妙妙！又新鲜，又切题，实难为贤姐了。”讨吃鬼道：“你们难为的他二位唱了，你们何不也唱一个回敬回敬？”诓骗鬼道：“不打紧，我有一个打枣竿儿，唱与你们听罢。”于是一面拍着手，唱道：

两冤家，我爱你的身子俏，还有你打扮的忒煞风骚。更爱你唱曲儿天然妙，一个如莺啭，一个似燕娇，听了你的声音也乖乖，委实唱的好！

把众人都笑了。轮着丢谎鬼唱，丢谎鬼道：“我不会唱，说个笑话儿罢。”说道：“弟兄两个，同做生意，哥哥拿了一千两银子，往南边买货去了。看见绝色的个姐儿，就嫖起来了，将一千银子嫖的罄尽，回不得家乡了。那姐儿念情难舍，与他立起个堂儿，将他供奉在里面，只说是个毛神。凡有嫖客来，先要磕头祭他，他兄弟见他兄多日不见回来，又拿了二百两银子去寻他。不想哥哥偏寻不着，却寻着一个姐儿，也就要嫖。姐儿道：我家有个毛神，甚是灵验，凡客来都要祭他。他兄弟依言来祭他，他见是他兄弟，连忙跳下来说道：兄弟，你拿了多少银子来嫖？他兄弟道：拿了二百两。他兄道：快回去回去，我拿了一千两银子嫖了个毛神，你拿二百两银子只好嫖成个毛球。”说完慌忙跪下道：“小人失言了。”诓骗鬼道：“大爷们不怪你，有好的只管说来！”丢谎鬼又编造了一通，把众人说的大笑。低达鬼道：“你得罪二位大爷，又把俺们都扯下水去。”丢谎鬼道：“你不要说我，且看你有什么本事与二位大爷劝酒？”低达鬼道：“我但凭二位贤姐吩咐，教我怎的，我就怎的。”倾人城说道：“我叫你学驴喊。”那低达鬼真个就喊了三声。倾人城说道：“不算不算，要跪在地下，就如驴一般大喊三声方算。”低达鬼道：“这有何难。”连忙跪下，高喊三声，把众人喜笑不住。低达鬼奉与倾人城一杯酒，又斟一杯与倾人国。倾人国说道：“你要教我吃这杯酒，除非跪下顶在头上，叫声嫡嫡亲亲的娘，说吃儿的这杯酒，我方肯吃。”低达鬼道：“死不了人。”真个头顶酒杯，跪在地下，叫道：“嫡嫡亲亲的娘，你吃儿子这杯酒！”那倾人国笑着道：“好个孝顺儿子！”于是取酒来吃了。众人道：“我们告了回避罢。”这两个败子此时也恨不得教众人散了。遂扯了诓骗鬼走到帘外，悄悄的问道：“这桩事我们都不能行，还要求你指教！”诓骗鬼道：“没甚难处，只要舍的银子就体面了。”二人领了这大教，就立起挥金如土的志气来。

当下众人都到外边客房里睡去了，只讨吃鬼携住倾人城的手，耍碗鬼携住了倾人国的手，各自进卧房去了。只见那卧房中花梨木床来于两广，描金柜出自杭州，桃红柳绿，衣架上堆满衣裳；花缎春绸，灯床顶高增褥被。梳头匣描着两湖景致，匀面镜生铸就东海螭纹。更有瓶桂花油满房香腻，还有匹红绫骏马触鼻腥臊。他二人从来不曾见这洋排设，喜的心花都开，就如刘晨、阮肇误入天台一般，又象那猪八戒到了西天极乐世界一般，便就抬脚不知高低了。丫头们进来脱靴，就赏了几锭银子，你道他们来快活亭乘凉，自然不曾带得银子，如何这等就便益。原来从快活亭起身时，已定了要嫖的主意，故使人回家去，取了百十两银来。所以适才饮酒时，丢谎鬼有那百两嫖成毛球的笑话儿，只两个姐儿见他二人出手大样，枕头上就百般奉承。若不是生死簿上不该死，险些儿连命都丢了。次日起来，众帮客都来扶头，无非鸡蛋肉丸之类罢了。转刻吃毕早饭，众人道：“我们做些甚好？”倾人城道：

“我们蹴圆罢。”讨吃鬼道：“我们不会蹴圆。”倾人国道：“我们不然投壶罢？”耍碗鬼道：“我们不晓得投壶。”众人道：“我们不如玩牌好。”这是众人做住的圈套，要套两个败子。他两个果然就认了道儿，众人把倒塌鬼也叫到跟前，要抽头儿。初时暗与他两个几张牌，渐渐使出手段来，登时就赢下他两个几百两银子。讨吃鬼道：“不玩牌了。”要掷骰。不想这骰儿，又是柳金娘灌上铅的，他两个依旧在下风头。

如此在柳金娘家住了半月有余，他两个的家私已去了一大半。那日忽然来了一位相公，跟着许多家人，原来是贾大爷的公子。诓骗鬼扯着他二人与众人都溜将出来道：“他来了，我们另扎一阵，且走罢。”二人无奈，只得回去。讨吃鬼将众人邀在他家里坐下，心中好不气恼，对耍碗鬼道：“他们做官的人家这伴势焰，我们没有前程的，难过日子，若是你我大小有个前程，这会也还在那边陪他坐里。就纵然把婊子让他，我们也不至于这等没体面往外飞逃。”耍碗鬼叹了一口气不作声。诓骗鬼乘机说道：“大爷们要前程不难，拿出几千两银来，小人效劳，替大爷们到长安去干办，休说前程，就象那公子的父亲做黄堂知府，也是个容易得。那时做了官，挣几十万银子回来，要嫖就嫖，要赌就赌，谁敢说句歪话？”耍碗鬼道：“官也这容易做么？”丢谎鬼道：“这有何难，如今朝中做宰相用事的是李林甫，他受贿赂，只要投在他门下，当下就有官。只怕大爷们舍不得银子，若是舍得，小人帮扶上诓骗哥去，只管要妥当。”一席话说的二人兴头起意，说道：“不知得用多少银子？”诓骗鬼与丢谎鬼一个眼色，丢谎鬼就不作声了。那诓骗鬼故意打算了一会，又吸溜一声，就说：“二位大爷要做官，轻可也得几千，少了不济事。”讨吃鬼扯出耍碗鬼来，背地里商量了一会，进来安住诓骗鬼与丢谎鬼，教低达鬼陪坐，他两个办银子去了。盖是想做官的心急，就要当日打发起程的意思。

且说那两个，每人都有万贯家财，只因在柳金娘家里要在婊子跟前做体面，输下的赌博账，不等回家来就着人取去，对着婊子与了众人。众人都各自送回家来，此时一家凑了五千两银子，便如倾囊儿出的。于是当面封包了银子，一面使人去雇牲口打成驮，则管待他两个吃了酒饭，千万嘱咐，打发起程去。他二人就学起做官的样子来了，走一步大摇大摆，说话时年兄长，年兄短，以为这顶纱帽就象在头上一般。不想等了三四个月，并无音信，家中没有银使，凡事渐渐萧条起来了。一日正在纳闷之间，丢谎鬼来了，恰好耍碗鬼也正在讨吃鬼家坐，二人忙问道：“端的如何？”丢谎鬼叹了口气道：“我们到了长安，恰要寻个门路，谁想不凑巧，刚刚兑着朱泚作乱，我们商议要回来再去，路上被贼盗将银子抢去。诓骗鬼也教贼杀了，惟有小人逃的性命回来，今日相见，实是在世人了。”那两个败子闻言，气得大呼小叫，口吐鲜血，跌倒在地，不省人事。丢谎鬼爬起来一溜烟走了。你说他往那里去了？原来是他做成的圈套，将银子骗的走了两程，寻了歇家，将原来的脚夫打发去了，另雇骡子改路，要往南京去，也恰有朱泚作乱的消息，他们不敢走，诓骗鬼在店内住，这丢谎鬼回来安动作具实事，端端的在这两个败子跟前丢上这等几句大谎。依旧赶上去与诓骗鬼均分了银子，往南京作生意去了。这两个败子苏醒过来，无可散气处，恰好倒塌鬼进来说：“家中没

蹴（cù，音促）圆——踢球。

泚（cǐ，音此）。

有柴米做饭，拿钱来小人去余。”讨吃鬼道：“钱在那里？只个来余不成。”倒塌鬼咕嘟了嘴说道：“莫有钱余米，难道饿死不成？”讨吃鬼正在气头之上，见他说这句言语，拿起棍来照头就打，不料一下将倒塌鬼打死了。耍碗鬼道：“正在甚么光景处，你又弄下这人命，该怎么处？”讨吃鬼呆了一会，说道：“低达鬼见我们穷了，他又往别处低达去了，他日若在时，看见便遮俺，如今只是你我弟兄二人商量个法儿才好。”耍碗鬼想道：“只说他是霍乱儿死了，与他买个扒皮棺材，装在里边埋了，他又没有人主，不过瞒过街坊邻里的耳目去就便了。”讨吃鬼道：“我那里有钱与他买棺材，只好使席子卷了罢。”耍碗鬼道：“不好，席子卷了露出头上的伤来，教人看破，反做不妙了。不如咱弟兄们抬上，丢在园井里罢。那眼枯井，教他一总倒塌去罢。人间时只说他逃走了。”于是依计而行，看官们着眼，这就是倒塌鬼的下落。

再说这两个败子，一日穷出一日，把地也卖了，家货也卖尽了，讨吃鬼刚刚落下一条顶门棒。耍碗鬼落下一个碗，二人叹道：“还是先人遗下这两件好东西，不然我们岂不失脚了。”于是讨吃鬼拿着棍，耍碗鬼抱着碗，才做起他们的本分生意来了。一日在街上讨吃，听得后面高声叫，二人回头看时，是那急赖鬼的儿子叫街鬼。讨吃鬼问道：“兄为何也做这个买卖？”叫街鬼道：“只因先父惟凭急赖，莫有挣下东西，所以遗些虚薄产业，都被我拆兑与人家了。小弟没奈何，学会这个本事，倒也清闲自在。二位是方便的，为何半年不见，也就如此了？”二人道：“个消提！”因将前事诉说一遍。道：“我们如今是患难朋友了，且又是父交子往？我们如今益发结拜了，也好彼此扶持。”说的投机，便同到土地庙里厮磕了个头，结拜成兄弟，果然恩爱异常，日则同食，夜则同宿，不象同胞弟兄们参商不象样。

那一日往大王庙中乘凉，忽有一个人慌慌张张来说道：“快躲快躲！钟馗又来了。”他三个吃了一惊道：“他已走了多日，怎么今日又来？”那人道：“你们不知道，他前去欠真山有个假鬼，本领十分利害。行事如捕风捉影，说话是漫天盖地，与钟馗大战了几百场，才被钟馗斩了。斩了假鬼回来，路上又遇着个低达鬼，不想这低达鬼不济的很，钟馗将他捉住，他就吓的满口胡招，竟将三位招出来。钟馗将他罚得与阴兵做了个吮痛舐痔的外科太医了。如今又寻将你三位来了，我是地哩鬼专来报信。”说毕去了。他三人正疑惑之际，只听得鼓角连天，已将大王庙围了。叫街鬼道：“此时如何区处？只得与他对敌。我在这里呐喊，你两个上阵。”那讨吃鬼手拿打狗棍扑上前去，钟馗大喝一声，如山塌地崩的一般。吓得讨吃鬼骨软筋麻，丢了棍往回飞跑。钟馗赶来，耍碗鬼接住，举起碗来向钟馗打去，指望照脸一碗打死。钟馗的宝剑下叮当一声响，将碗打的粉碎。耍碗鬼道：“罢了，罢了！把吃饭的家伙也丢了，还不投降，等待何时。”于是三人齐跪下哀告道：“念小的们原是好人家儿子，只因不守本分，弄得穷了，没奈何干这营生，教人起下这些鬼号。望老爷饶命！小的们不是情愿做这样鬼的。”钟馗道：“不守本分，便是匪类，要你们何用？”三人又苦苦哀告道：“这也不尽是小的们的不是，只因祖父们慳吝的慳吝，急赖的急赖，所以积造下的。老爷岂不闻慳吝爱财，必生败家之子，赖来的东西不长盛？”钟馗呵呵大笑道：“据汝等说来，倒也有理，但只是游手好闲，不是常法。”于是每人打了四十棍，以戒将来。又每人赏了一百文钱，以济穷苦。三鬼见钟老爷赏罚分明，心中感服，叩头拜谢。知过必改去了，这叫做：

费尽家货，阿翁枉作千年计；学会讨吃，有时也挣百文钱。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诓骗人反被人抠掏 丢谎鬼却教鬼偷尸

诗曰：

世事好还何日了？这个才胖，那个随来讨。总是缘人诚处少，苍天教把乾坤小。

幸有钟馗心肠好，除去好顽才觉晓，任他变化千般巧，当只一断如包老。

话说那诓骗鬼骗了讨吃鬼与耍碗鬼的万两银子，与丢谎鬼均分。还恐怕讨吃鬼与耍碗鬼不肯死心塌地，故教丢谎鬼回去，一面安动家下，一面丢上那等大谎，弄得两个讨吃的讨吃，耍碗的耍碗。他与丢谎鬼到南京竟做生意去了。不想人虽如此，天理不然，报应循环，一点不错。这诓骗鬼合了一个伙计，是十分厉害，怎见得？

头似猴腮，鼻如鹰嘴，一副脸面无血色，十个指头似钢钩。宁教我负人，莫教人负我，奇方得自曹操。逢人食其肉，还要吸其髓，妙术受于狐精。一点良心，难离阴司早已丢下，千般计较，出娘胎敢不带来？要知此物名和姓，四海皆称抠掏鬼。

这抠掏鬼与诓骗鬼做了伙计，卖得一钱，账上只落五分，不及数个月，竟将五千两本钱抠去一半。那日诓骗鬼查账，见没有许多东西，就问抠掏鬼下落。抠掏鬼信口支吾，诓骗鬼大怒，揪住抠掏鬼就打。不想那抠掏鬼有一般绝招。十个指头就如钢钩一般，将诓骗鬼先抠起皮，后去其肉，登时抠见骨头，呜呼哀哉了。保正甲长，见他抠死了诓骗鬼，齐来拿他。他轮起利爪来，抠的个个皮开，人人流血，保正不能擒他，只得到县中来禀。县尹正在堂上，保正上前禀道：“某处地方保甲，有个抠掏鬼将诓骗鬼抠死，某等拿他，他十指如钢钩，将某等抠伤，望老爷速差人去拿！稍迟恐他逃了，人命关天，带累某等不便。”县尹听了大怒。吩咐两个快手，带值日皂隶，火速拿来见我。去不多时，只见都抱头而来，县尹问道：“怎么你们这等模样？”皂隶道：“禀老爷，那抠掏鬼实是厉害，小的们奉了钧命前去捉他。他抡开利爪，逢人便伤，触人便裂，小的不能近前。还要老爷调些兵马来擒捉。”县尹摇头道：“谅你们三人如何能敌，你们这许多皂隶还未能擒，我想此物必非人类，定是甚么妖邪变化的。兵马来也无益，必须你们访一个有法力的高人来禀我，方可除的他。”皂快道：“小的们不知有法力的在何处？必须老爷出张告示，招致那有法力的自然效命了。”县尹见说的有理，真可出了一张告示。

本县正堂为除邪逐祟，以救民生事：照得光天之下，难容魑魅横行，化日之中，未许魍魉作祟。是以律有明条，巫师犹将禁止，况显为民害者也！近来本县不能正己化民，以致妖邪作祟，竟有妖邪抠掏者，具虎狼之心，持抠人一术，心如蛇毒，遇之者家败人亡。手似钢钩，当之者肉枯髓竭。若不早为拘除，势必多遭毒害。为此示仰合邑军民人等知悉，或有拿妖之术，或己不能转荐他人，或无此人而求别县。果能除害安民，本县不惜重赏，务其合力同心，不可自贻伊戚！特示。

告示展挂出来，常言道，无巧不成话，恰好地哩鬼过来。只见众人围着观看，他也挨入丛中，看时是招求法师，要除抠掏鬼的告示。他心里想道：“俺如今现知钟馗的下落，何不请他来灭了此鬼，岂不是一功？”算计定了，上前就揭告示，众人问道：“你能斩鬼么？”地哩鬼道：“我虽不能斩鬼，却能请个斩鬼的人来。”于是众人遂簇拥着地哩鬼来见县尹。县尹升堂问道：“你有何法术可以斩鬼呢？”地哩鬼道：“小人也不能斩鬼，小人知道有个斩鬼的人，他姓钟，名馗，是天子封为伏魔大神的职位，领的一个司马，一个将军，三百兵卒。老爷要除此恶鬼，料想非他不能，老爷只管差人同小人

去请可也。”县尹大喜，赏了地哩鬼五十两银子。差了两名快手，跟着地哩鬼飞也似请去了。却说钟馗打发了讨吃鬼等，其时又是中秋天气，金风瑟瑟，玉露零零，昔颜潜庵有诗为证：

金风萧瑟楚天长，人世光阴属渺茫；
田舍稻炊云白滑，山园霜熟木奴香。
雁传归信天河远，蛩诉离愁夜正长，
况是江山摇落后，闲居潘鬓渐苍苍。

钟馗领着阴兵缓缓而来，一路上听了些哀柳啼鸦，凉风惊雁，正行之际，忽有三人拦路跪下。钟馗问道：“汝等有何话说？”一个跪上前来说道：“小人是地哩鬼。”钟馗道：“俺专要斩鬼，你怎么敢来？”地哩鬼道：“小人虽名为鬼，却不害人，今日来正要恳求老爷斩鬼。”遂将县尹敦请之意禀上。钟馗甚喜。发付两个快手先回。然后教地哩鬼引路，不到县衙，竟寻捉掏鬼去了。且说那捉掏鬼得了诓骗鬼的东西，将诓骗鬼扼死，又扼了保甲快皂。知道县尹与他不肯干休，他招了许多会捉掏的小儿鬼，反上鹰鼻山去，做起大王来了。地哩鬼早已知道，引着钟馗竟到鹰鼻山下，小卒报上山来说道：“山下有钟馗领着兵将，扎住营寨，口口声声要斩大王。”捉掏鬼大怒，急速齐整，拿了一条镰银棍，冲下山来。这壁厢负屈出马，舞刃相迎，两个劈了顿饭时辰，不分胜败，捉掏鬼丢了镰银棍，弄起爪来，向负屈脸上乱扼。负屈遮架个住，败回阵来。钟馗见负屈满脸带血，问道：“怎么这等狼狈？”负屈道：“果然扼得厉害，从来没见过此等恶鬼。”钟馗大怒，提剑而出，那捉掏鬼又拿了镰银棍，迎着是一场好杀，镰银棍不离耳畔，青钢剑只在眉峰，那一个说：“俺捉掏死诓骗鬼，何干足下？”这一个道：“俺奉唐王命，令来斩妖精。”那一个说：“俺弄开十个指头，人人胆颤。”这一个道：“俺举起这口刀，个个寒心。”那一个说：“谁走了不算好汉！”这一个道：“谁胜了才算将军。”正是两家费尽平生力，试看何人立大功？

那捉掏鬼左伎右语，看看遮架不住，弃了棍，伸出爪来。钟馗知道他的厉害，晃了剑，且回本阵。那捉掏鬼又得了胜，竟去了。含冤道：“看他所恃者惟有十指，何不将涎脸鬼的脸戴上，甚是坚厚，他自然捉掏不动，斩他有何难哉？”钟馗道：“是了。”忙将脸戴上，又出阵来。那捉掏鬼也不使镰银棍，但凭十指来扼。不料此物坚厚异常，怎能动得分毫，反将他的指头扼的鲜血长流，不能施展。只得缩回手去。钟馗大喝一声，举剑照头砍来，捉掏鬼无法支持，逃回山上去了。小卒儿见他们的大王逃了，蛇无头而不行，鸟无翅而不飞，也就都四散了。捉掏鬼自料不能得生，关上寨门，点起火来自焚而死。才知他是个闭门子火烧死的人。于是地哩鬼跪下报与县尹，县尹大喜，率领百姓来迎请钟馗。钟馗不好过却，只得来至衙门。堂柱上挂着一副对联是：

百里清风回绿野，一帘明月照琴堂。

其时早已设下筵席，铺设十分齐整。县尹把盏，让钟馗坐了正席，含冤左席，负屈右席，县尹下席奉陪。捧上戏单，求钟馗择戏。钟馗择了出《关圣斩妖》。戏子扮出来，先是周小官唱一套去请黄道士来，黄道士书符念咒，念出一个妖精。那妖精竟将黄道士打去了。恰好吕纯阳老先生来，看见妖精厉害，发牌又请了关夫子、周仓拿住。县尹看到此处道：“今日大人斩鬼，

蛩（qióng，音穷）——蟋蟀。

不亚关夫子矣！”钟馗道：“大人请俺至此，也就是那吕纯阳了。”含冤道：“负将军可以算得周仓。”负屈道：“不然，不然，他将俺抠的满脸流血，只好是黄道士罢了。”满席坐的皆大笑。席终，钟馗就要辞去，县尹再三款留，说道：“下官有座小园，屈尊大人盘桓数日，也不枉下官敦请一番。”钟馗只得应允。县尹邀进园中，只见极其雅致，宾主坐定。钟馗见天然几上放着两卷诗稿，取来展玩，却是咏秋风、秋月、秋水、秋山、四景的绝句，两卷俱是这个题目，且都是一样韵脚，先将一卷从头细玩，那咏秋风的是：

金风萧瑟逗窗纱，鸟雁排空影欲斜；
今夜愁多应有梦，不知吹去到谁家？

那咏秋月的是：

清风清夜沐清光，散尽天香桂影长；
愿借仙娥消寂寞，好来窗下舞霓裳。

那咏秋水的是：

丹枫摇落晚烟多，雨后风馀细细波；
窃爱澄鲜如俊月，每临秋水忆娇娥。

那咏秋山的是：

白云飞去复飞来，霜叶如花未经开；
最喜谢安高致好，拟逢仙女到天台。

钟馗看毕道：“此卷才质虽好，口角轻狂，必放达不羁之人也。”又看那一卷，只见咏秋风的是：

秋日风寒不时纱，街头摇荡酒旗斜；
舞弓坐后情犹在，结伴还须咏到家。

那咏秋月的是：

明月逢秋分外光，天香先占一支长；
嫦娥若肯垂青睐，脱去蓝衫换紫裳。

那咏秋水的是：

原泉有本水偏多，每到秋来不起波；
孺子濯纓 夜到此，岂容盥手映嫦娥。

那咏秋山的是：

萌蘖才生人又来，秋山所以少花开；
年来王道无人讲，松柏焉能似五台。

钟馗看毕，掩口而笑道：“好个糟腐东西，令人可厌。”县尹道：“大人眼力不错，这是下官作养得两个童生，那卷轻狂些的，才思到也看得过，只是做人浮荡，每每纵情于花柳之间，全无中规中矩的气象。”钟馗道：“看他那诗，每首后二句，其人便可知矣。”县尹又道：“这一卷糟腐的为人，与那个大相反，开口就讲道学，举步但要安详。更可笑者，即出恭之际，犹必整其衣冠，虽冒雨之时，未尝乱其脚步，至于世态人情，一毫不懂，所以同社人送他两个的美号：那一个叫做风流鬼，这一个叫做遭瘟鬼。”钟馗道：“只罢了，孔子云，不得中行 而与之，”必也狂狷 乎？中行原是难得的，古今以来，能有几人？”

濯（zhuó，音浊）纓——洗涤系冠的丝带。

中行——旧谓行为合乎中道、无过与不及。

狂狷（juàn，音绢）——器量狭小而性情急躁。

正说之间，外边传鼓，送进一纸状子来，你道这状子是谁的？原来是丢谎鬼与诓骗鬼自分开银子，他也就做起生意来。买了两个小厮，一个叫做捕风，一个叫做捉影。又与他寻了两个伙计，一个是梁山泊上时迁的祖宗，生得毛手毛脚，惯会偷人，叫做偷尸鬼。一个是战国时祝驼的后代，生得伶俐齿，专一赖人，叫做急突鬼。这两个自从入了铺子，就打起顺风旗来，偷盗的偷盗，急突的急突。一日也台当起事，这偷尸鬼正将一锭银子往裤裆里塞，恰好教捕风观见，不好当面识破，只得告与主人去了。丢谎鬼尚在疑信之际。过了几日，来到铺中查验，果然没了无数东西，且有许多长支账目。丢谎鬼问急突鬼道：“东西没了大半，怎么还有许多长支账目？”急突鬼道：“长支是我使了，日后我慢慢还你的，若是不还的，只教半天里马踏死。”说罢摇着扇子，反愤愤不平去了。丢谎鬼见这等光景，待要打他，又怕象诓骗鬼那样子吃亏，前车已覆，不敢再行。只得忍气吞声，回来想道：此事只得到官，于是寻一个代书，罗了几壶好酒，又送了五钱银子，只要写得厉害，耸劳官府，那代书也不管他是虚是实，问了大概，写成状子，他就递进去。县尹同这钟馗看那状子时，上写道：

告状人丢谎鬼为明火劫财，杀人无数事：情因小人一生谨慎，并不妄为，齿积三月有馀，得银五千两。指望创业垂后，以为子孙万代之计，不料命蹇时乖，忽有偷尸鬼与急突鬼者，以狼虎之心，恃鲸吞之术，托名为伙计，实是盗贼。竟于某月某日，明火持刀，竟将家财劫去，我身必亡，数十性命，一时俱毙。似此罪恶滔天，王法安在？伏乞仁明老爷，速剪元凶，以救良善！倘蒙俯准追获，终身顶感无既矣！为此哀鸣上告。

县尹道：“这状子有些不实，既是伙计，怎么又称贼盗？岂有伙计做明火之事乎？其间必有原故。大人少坐，待下官问来。”钟馗道：“容俺在暖阁后听听何如？”县尹道：“如此最好！”于是打点升堂，唤进去丢谎鬼来问道：“你这状子可是实话么？”丢谎鬼道：“小人从来不说谎。”县尹道：“你三月有馀，怎么说齿积五千馀两银子？”丢谎鬼道：“其间有个缘故，小人别无他能，惟凭谎嘴度日。有一个耍碗鬼与小人相交，小人费了许多唇齿，整说了三个月，方才骗了他的这五千两银子到手，岂不是齿积么？”县尹听了，已是大怒，又问道：“他两个怎么明火你来？”丢谎鬼道：“他们与小人算账，算的黑了，点起灯来，岂不是明火？他们将小人的银子偷的偷，赖的赖，岂不是劫财。”县尹道：“你说杀人无数，这又有何指实？”丢谎鬼道：“他将小人的银子克去，小人势必饿死。若小人有这银子，娶下几房妻妾，生下几个儿子，儿子娶了媳妇，又生下孙子，一辈传一辈，休说数十，就是数百也未见得？今日将小人饿死，断了种子，是饿死小人一人，就如饿死无数性命一般，岂不是杀人无数么？”县尹见他满口胡说，恰要打他，钟馗从暖阁后大怒出来，手起剑落，早已发付他阴司丢谎去了。县尹见当下就斩了，未免有些惊讶。钟馗道：“大人不必惊讶，这样人杀了痛快。那偷尸鬼与急突鬼，大人也还得叫来审审，好结此案。”县尹于是抽一支签，差了两名快手，当时把偷尸鬼与急突鬼提到。钟馗与县尹他也就坐在堂上，看他审问，县尹叫上偷尸鬼来问道：“你为何偷盗丢谎鬼的银子？”偷尸鬼道：“小人并没偷，只是暗中拿些东西，不肯教他知道便了。都是他诬赖小人。”捕风、捉影上来道：“小的们原是原告手下的人，小的们亲眼见他偷，老爷不信时，他身边还带的偷上来的东西哩。”县尹令人教搜，果然搜出许多东

西。县尹大怒，向钟馗道：“此人何以发付？”钟馗道：“这偷尸鬼都是手不长进，将他双手去了，他再不能偷矣。”县尹道：“大人断的是。”遂吩咐将偷尸鬼双手剁了。又叫急突鬼来问道：“你如何急赖他的银子，从实说来！”急突鬼道：“老爷听禀，小人从来不胡赖人，只因使下些长支，小人满口应承，限三限还他，他只是不依，说小人赖他。”县尹道：“那三限？”急突鬼道：“现有立下文书在此。”于是双手奉上，县尹展开时，只见上写着“第一限是王母娘娘转生汉，若是转了时，再到第二限，第二限是天上星星看不见，若看不见了，再到第三限，第三限是河里鱼儿变成雁，若是变过时，一总不见面。”县尹拍案大怒道：“这等你还是不赖他么？”钟馗道：“此人舌头反正不一只将他的舌头割了就是。”于是也依法行了。县尹与钟馗退堂，合县百姓感戴钟馗除害安民，遂与钟馗立起祠堂来，鸠工庀材 建盖不题。

且说钟馗与县尹闲谈之际，地哩鬼又来。钟馗问道：“汝等又来何干？”地哩鬼道：“小人打探的西边有两个鬼，十分可怜，请老爷去安抚！”钟馗便辞县尹要行，县尹挽留道：“大人不必性急，过了几日从容去何妨。”钟馗道：“大人盛情，感谢不尽，俺恨不得常常聚首，朝夕领教，但天子命俺遍行天下，以斩妖邪，若只管因循，岂不怠玩朝命，旷官废职乎？”县尹道：“适才所说之鬼，不过只用安抚，何必劳大人亲往？且劳司马一行，大人在此坐镇便了。”含冤道：“大人吩咐，俺就去走一遭，主公宽心坐候可也！”于是领了一半阴兵，与地哩鬼去了。钟馗刚刚坐定，只见那蝙蝠又向东飞去，钟馗道：“奇哉！难道东边又有鬼么？”县尹道：“大人何以知之？”钟馗道：“俺这蝙蝠但是有鬼所在，他就知之。所以俺离他不得，竟是俺一员向导官。如今他向东飞去，东边必定又有鬼也。俺少不得要走一遭了。”县尹道：“此亦不必大人亲往，含司马往西边去了，再劳负将军往东边去，如何？”钟馗向负屈道：“罢了，大人吩咐，你就去去看如何？”负屈得了钩命，将那一半阴兵，领上去了。这一去有分教：

五鬼欺心，半夜三更闹舍命，

钟馗无伴，少靴没帽受迍遭。

要知端的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鸠工庀(p, 音痞)材——招集工匠，准备用具。

迍(zh n, 音谆)遭——处境困难。

第七回 对芳樽两人赏明月 献美酒五鬼闹钟馗

诗曰：

莫笑拘迂莫恃才，两般都费圣人裁；

迂儒未必扶名教，才子还能惹祸胎。

好色墙边人不知，贪杯林下鬼偏来；

请君但看钟南老，才入迷途事事乖。

且按下负屈率领阴兵往东边去的话不题。单表那风流鬼生得秉性聪明，人材潇洒，也吟得诗，也作得赋，虽不能七步成章，绝不至挠腮抓耳。且说风流倜傥，不拘小节，因此上四海知名，所以伶俐鬼离了无耻山前来投他，他一见如故，便以兄弟呼之。一日正是八月中秋，东洋大海，推出一轮明月来，清光十分可爱。风流鬼道：“今日皓月依人，我们何不请遭瘟鬼来，与他赏月？”伶俐鬼道：“赏月虽好，奈非赏月之人，只恐有负清光。”风流鬼道：“不然，我们二人对酌，似觉索然，请他来作个弄物取笑，有何不可？”于是便使一个小童请去，许多一会，方才请得来。遭瘟鬼作了揖，向风流鬼道：“小弟正乃读书，盛价去召，故不俟驾而来，不知吾兄有何见谕？”风流鬼道：“小弟见月色甚佳，故邀吾兄同来玩赏。”遭瘟鬼道：“吾兄差矣！古人囊萤映雪，尚要读书，如此明月不读书，岂不可惜乎？且是月者阴之精也，有何可玩？若月可玩，那日也可玩了。吾兄何不携一壶酒，对了红日赏玩起来。孟子云：月攘一鸡，即以为盗者，尚不负时光，况吾辈功名未就之老童生乎？”一席话说得风流鬼两耳听了，便道：“吾弟数日不见，益发糟腐至此，人生在世，花朝月夕，不可错过。古人秉烛夜游，正为此耳。兄不闻明皇上元之夜，随了罗公远步入月宫，亲见仙娥素女，舞于丹桂树下，至今传为美谈。我们虽不能如明皇，亦不可辜负了嫦娥的美意！吾兄何其拘也？”那遭瘟鬼呵呵大笑道：“这话可谓荒唐之极，而无以复加也已矣！《中庸》曰：日月星辰系焉。这个就如那水晶珠一般系在空中，那里有甚嫦娥？有甚仙女？不过有人弄笔造此无根之谈耳。所以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风流鬼道：“据汝讲来，月是系在空中的了，但不知是麻绳？是铁索？何处缚结？何处拉扯？请道其详！”遭瘟道：“兄何不通之甚也！若上天莫有缚处，那女娲氏炼石补天，却从何处补起？看起来天上定是有人物的，怎么缚系不住？”这风流鬼见他满口酸腐，又欲与他辩白，伶俐鬼捏了一把，风流鬼会得意思，不言语了。让的遭瘟鬼吃了几杯闷酒，怅怅而回，不料回到家中，不多几日，头上生了一个大疮，脓血并流，流成个深窟。请医看视。医曰：“已糟透顶，不中用了。”果然从此呜呼哀哉。此是后话，表过不题。

且说风流鬼送得遭瘟鬼走了，对伶俐鬼道：“好个腐物，倒把我的兴致灭了。”伶俐鬼道：“我说不该请他来，此人只须束之高阁，岂可与他共其风月？”风流鬼道：“我们不然，乘此月色，游于几条街巷。”只见一带粉墙，半边一座小门，半掩半开，乃是一个花园，十分幽雅，里边悄无人声。二人看得心痒，慢慢的挨进门去，垂杨之下，一湾清水，水上一座小桥，过来桥又是茶架、芍药栏、木香亭、牡丹台。绿荫深处，有一块太湖石，二人坐在石畔，对着月色，看那花枝弄影，楼阁垂阴。正在清爽之际，只听得呀一声，二人抬头看时，重墙里一座高楼。楼上窗棂开处，现出一个女子。

常言道月下看美人，愈觉娇媚，那女子似有欲言难言，欲悲不悲之状。这风流鬼看见早已一片痴心，飞上楼去了。伶俐鬼道：“观此女子情态，绝非端正者，吾兄素有天才，何不朗吟一首，打动他心。”风流鬼真个高吟道：

风微棹静月当空，石畔遥观思不穷；
想是嫦娥怜寂寞，等闲偷出广寒宫。

那女子听得有人吟诗，低头看时，见风流鬼仪容潇洒，举止飘逸，十分可爱。心中就有于飞之愿了。只因碍着伶俐鬼在旁，不好酬和他的诗句。只得微笑一声，将窗子掩住了。风流鬼已是神魂飘荡，恨不得身生两翼，飞在那女子身旁，作一块儿。伶俐鬼道：“我们回去罢，倘有人来，不当稳便。”风流鬼无奈，只得缓步而行。这一晚捶床捣枕，翻来覆去，如何睡得着。于是又作诗一首道：

寂寂庭阴落，楼台隔院斜；
夜凉风破梦，云净月移花。
魂绕巫山远，情随刻漏赊；
那堪孤雁唳，无奈到窗纱。

次日起来发寒潮热，害起那木边之目，田下之心了。伶俐鬼问道：“吾兄何以如此？想是昨夜冒风了，何不服些药，表一表汗？”风流鬼开言说：“此病非药可治，若要好时，除非昨夜那个美人充当太医……”伶俐鬼笑道：“这等说来，吾兄害相思乎？”风流鬼道：“那等一个美人，相思焉得不害？”伶俐鬼道：“吾兄此病，只怕空害了，既不知他姓名，又不知他行径，兄虽如此慕他，这段情你怎么得他知道？”风流鬼道：“我也知是无益，但心中眷恋，终不能释。如果姻缘无分，老兄索我于枯鱼之肆矣。”说罢哽哽欲哭。伶俐鬼暗想道：“这件事我若不与他周全，真个相思了他，岂不辜负爱我之意？”于是想了会，说道：“兄何不写封书，备陈委曲，弟去送与那美人，或者他怜你嫁你，也不可不知？”风流鬼道：“人说你伶俐，如何这等冒失？我们与他非亲非友，这书怎么送得，岂不惹祸？”伶俐鬼道：“我自法，必须如此如此，既不教他知我们名姓，又不提我们送书，或有意或无意，自然明白了，何至于惹祸。且昨夜我看他那光景，亦有爱你之意，此去必有好意，只管放心写起书来就是。”风流鬼大喜，道：“老弟果然伶俐，所谓名不负其实也。”于是欣然写书，展开花笺，磨起浓墨，写道：

昨夜园林步月，原因潇洒襟怀，敢曰广寒宫里，遽睹嫦娥面乎？不意美人怜我，既垂青眼，复蒙一笑，何德何能，爱我至此？天耶？人耶？亦姻缘之素定耶？窃自蒙盼以来，量减杯中，魂消脸际，恨填心上，愁锁眉端。无心于耨史耕经，有意于吟风弄月。云气重重，尽化成胸中郁结，风声飒飒，都变作口内长吁。然昨夜之怜我者，皆今日之害我者也？吁嗟乎！天台花好，阮郎无计可拔，巫峡云深，宋玉有情空赋。神之耗矣，伤如之何？伏祈垂念微躯，急救薄命，西厢月下，少分妙趣于张郎；银汉桥边，熟睹芳姿于织女。专望回音，慰我渴念！不宣。外并前诗奉上，以希玉音！

风流鬼将书与诗写就，付与伶俐鬼。伶俐鬼买了许多翠花，扮成货郎，依着旧路，走到花园门首。摇着“唤娇娘”东蹴至西，西蹴至东，蹴来蹴去，蹴的美人上楼来了。使梅香叫进园中，要买翠花。伶俐鬼不胜之喜，梅香道：“有好大翠，拿一对来，俺小姐要买。”伶俐鬼道：“有，有，有！”便将那封书包了一对翠花，递与梅香。梅香拿上楼来，他小姐展开包儿，见是一

幅有字花笺，细细一看，却是一封情书，后附着那首绝句，情知是昨夜那人了。这女子本来有意，又见书中写得字字含情，言言滴泪，如何不动心？于是向梅香道：“我忽然口渴起来，你且烹茶去。”那梅香走开去了，这楼上文房四宝，俱排设得便宜，遂忙取一幅花笺，写成回音，又依韵和诗一首在后面。刚刚写完，梅香捧茶来了。那女子忙将原书藏起，将回书包了翠花，使梅香送与货郎道：“花样不好，再有好的拿来。”伶俐鬼接住一看，见掉了包儿，知是回书，因说道：“花样原也不好，待有了好的，只管与小姐送来就是。”于是挎着货箱，欣欣而回，进得门来，便高声道：“吾兄恭喜了！”风流鬼正在愁闷，听得“恭喜”二字，精神先长了一半，忙问道：“想是有些意思了？”伶俐鬼笑着将回书取出来，道：“这算不得恭喜么？”二人展开看时，上写着：

妾寂守香闺，一任春色年年，久不着看花眼矣。不意天台之户未扃，使我刘郎直入，楼头一盼，遂认夙世姻缘。承谕云云，知君之念妾深也。明月有意而入窗，谁其隔之者？白云无心而出岫，风则引之矣。既蒙婚姻之爱，愿定山海之盟。家君酷爱才华，郎君善寻机巧！果能绣户相通绮户，自尔书楼可接收楼。幸勿谓“儿家门户童重锁，春色缘何入得来”也。谨复。外依原韵奉和，并求斧正！

闺情浓欲本来空，偶会园林计转穷；
但愿天上收薄雾，嫦娥方出广寒宫。

二人看他书中之言，无非是要乃翁心顺，风流鬼得移寓园中，就好相会的意思。风流鬼道：“知他乃翁姓甚名谁？如何得他欢喜？”伶俐鬼道：“这有何难？去他那花园左右一问，便知园主，自是他乃翁无疑。他书中说酷爱才华，自然不是遭瘟鬼那样闭门不出的死货，定是个问柳寻花、游山玩景的高人。我们打听他往何处游赏，便好去亲近他，凭吾兄这般才华，愁他不爱？”风流鬼道：“全仗老弟周全，愚兄不敢忘德。”伶俐鬼出去不多时，来回覆道：“访着了。这花园就是乡绅尹进家的，那女子就是他小姐。但不知他何日出门？何处去游赏？待我去打听，有信便来报信。”不想事偏凑巧，刚刚隔的一天，伶俐鬼来报信道：“那尹乡绅今日要到城外东园赏菊，那东园在个僻静所在，地方虽则狼狽，菊花却开茂盛了。兄速装带了笔砚书箱，我扮作书童，先到那里假作读书等他。”于是二人先到东园来了，果然那尹进傍晚时候，骑着一头黑驴，跟着一个小童，挑着一个手盒，携着一瓶美酒，走入园来。见风流鬼拿着一本书读，人物生的风流俊爽，那尹进已是有些欢喜。遂举手道：“老兄在此读书么？此处虽有菊花，地方狼狽。”风流鬼道：“聊以避俗而已。”那尹进拣一块干净地方坐下，一双眼只顾看风流鬼，伶俐鬼拿出一把扇子来，向风流鬼道：“求相公替小人画画。”风流鬼道：“你要画甚么？”伶俐鬼道：“就画菊花罢。”风流鬼展开扇子，几笔写成，递与伶俐鬼了。尹进道：“借来看看。”伶俐鬼连忙奉过去。尹进接在手中，见画得老干扶疏，不比寻常匠作，满心欢喜道：“王维不能及也！”伶俐鬼又拿过来向风流鬼道：“相公既已画了，再题上首诗才好。”风流鬼恃着才华，不慌不忙，将扇子那面写起。尹进见运笔飞舞，又不假思索，便走过来接看，高声念道：

群芳落后灿奇葩，潇洒疑同处士家；
自画自题还自赏，时将青眼对黄花。

喜得那尹进满口称赞道：“王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今古称之，谁不谓当世又有此一人也！”于是问了姓名，便邀在一处，饮酒中间，尹进道：“老夫有一小园，颇觉清雅，足下不弃，早晚移来那边读书，老夫也得朝夕领教。”风流鬼连忙起来打恭道：“谬蒙先生错爱，但恐搅扰不便。”尹进道：“说那里话，我们就是文墨相知了，何消见外！”风流鬼谢了坐下。尹进又问了些古今事迹，见风流鬼对答如流，喜之不胜。须臾夕阳在山，各自散回本家。尹进又叮嘱移来之话，先骑驴去了。然后风流鬼与伶俐鬼欢喜而回。次日早起，打扮的靴帽光鲜，写了一个晚生帖子，竟到园中来。尹进接着大喜，就安在三间亭子上，做了书房。这风流鬼何尝有心读书，每日只在墙边走来走去，一日走在太湖石畔，拾得一条汗巾，抖开看时，上边写得绝句一首：

自从消瘦小蛮腰，盼得人来慰寂寥；

今夜月明堪一会，莫教秋水涨蓝桥！

风流鬼如拾得活宝一般，连忙藏在袖中。眼巴巴盼望金乌西坠，玉兔东升，看看到了黄昏时候，宿鸟惊飞，花枝弄影，绿荫深处，那女子冉冉而来，风流鬼远远望见，喜之不胜，正欲上前相迎，谁想好事多磨，忽有一个皂隶闯入园来，道：“相公果然在此，老爷有要紧话讲，立等请去。”那女子见有人来，闪入角门去了。风流鬼对皂隶道：“我身上有些不快，明日早去罢。”皂隶道：“使不得，老爷吩咐定要请去相公，我不敢空回。”风流鬼无奈，只得随着皂隶见县尹。县尹道：“有一位钟大人，见了你的诗稿，心中喜悦，今日要与你相会相会。可随我到花园中来。”

风流鬼到了园中，拜过钟馗，县尹命他侧坐了，钟馗见他举止飘逸，却也喜欢，只因他那鬼名载在簿子上，未免喜中不足，倒也还没有个就斩他的心。县尹立起身来，对风流鬼说道：“你陪钟大人坐，我有桩公事去办办就来。”说毕话，就去了。钟馗与风流鬼谈论些诗文，风流鬼虽然心不在焉，也只得勉强对答。钟馗又言及他诗稿道：“足下才情虽好，只是还带些轻薄气象，犹非诗人忠厚和平之旨。”如今欲求面赐一章，不知肯不吝金玉否？”风流鬼道：“老大人吩咐，敢不应命！但不知何以为题？”钟馗想了一想道：“就以俺这部胡须为题罢。”那风流鬼满肚牢骚，便就借此发泄，随口吟一律道：

君须何以这般奇？不象胡羊却象谁？

雨过当胸抛玉露，风来满面舞花枝。

要分高下权尊发，若论浓多岂让眉？

拳到腮边通不怕，戏他遮定两傍皮。

钟馗听了大怒道：“小小畜生，焉敢出言讥俺！”提起剑来就要诛他，那风流鬼冉冉而退，钟馗随后赶来，赶到牡丹花下，忽然不见。钟馗左右追寻，并无踪影，惊讶道：“难道钻入地中去了？若然则真一鬼也。”于是令人去掘，果然掘出一付棺材来。棺上题着“未央生之柩”五字。钟馗道：“怪道他举止轻狂，原来是此所化，这里叹息不题。县尹闻之亦骇为异事。”

且说伶俐鬼听着风流鬼死了，大哭一场，说道：“我向日见楞睁大王无能，涎脸鬼不济，故来投他，以为得所托耳。不料他又被钟馗逼死，我当替他报仇才是。”于是就做起那延揽英雄的事业来。一二日内就招得四个鬼来，一个叫做轻薄鬼，生得体态轻狂，言语不实，最好掇乖卖俏；一个叫做撩桥鬼，极能沿墙走壁，上树爬山，就如猿猴一般；一个叫做浇虚鬼，一个叫

做滴料鬼，也都是撩蜂踢蝎，吹起捏塌之辈，连自己共凑成五个。伶俐鬼问他四个道：“你们知道扼掏鬼与丢谎鬼死的缘故么？”众鬼道：“只因他两个扼掏丢谎，所以被钟馗斩了。”伶俐鬼摇头道：“不然不然，皆因他们尊号上有那个鬼字，所以钟馗才来斩他。这钟馗是专一寻着斩鬼的，我们不幸也都是这个鬼号，岂不都在他斩伐之例么？”浇虚鬼大惊道：“如此我们何不逃之夭夭？”伶俐鬼道：“可不，我们若这等闻风而逃，岂不惹人笑话？我打听他那含司马、负将军都不在他身旁，县尹今日又与尹乡绅家吊孝去了，吊了孝还要去城外去，有甚查验的事体，一二更方可回来。钟馗独自一人闷坐，我们扮成县中衙役去鬼混他一场，有何不可？”撩桥鬼问道：“尹乡绅家有何丧事？县尹去吊？”伶俐鬼道：“你不知道，只因敝友风流鬼与他小姐有约，他小姐听说敝友死于县衙，他也就抑郁而死了。所以县尹去吊。”浇虚鬼道：“那钟馗我们与其鬼混他，只不如将他杀了，永绝后患。”伶俐鬼道：“使不得！我们杀了他，他那含司马、负将军回来，怎肯干休？我们只宜用酒灌醉他，偷剑的偷剑，脱靴的脱靴，弄的他精脚不能走路，空手不能杀人，岂不妙哉。”于是买了一坛美酒，五个人俱扮成衙役，竟到园中来。钟馗正在松树下独坐，见他们进来，问道：“你们何干？”伶俐鬼道：“小的们见者爷闷坐，沽得一杯水酒，与老爷解闷。”钟馗道：“这等生受你们了。”于是将酒用荷叶大杯奉上，唱的唱，舞的舞，笑的笑，跳的跳，把个钟馗劝的酩酊大醉。伶俐鬼道：“将靴子脱了，凉凉脚何如？”钟馗伸出脚来，浇虚鬼与伶俐鬼一人一只，脱得去了。滴料鬼偷了宝剑，轻薄鬼偷了笏板，撩桥鬼爬上松树，手扳着树枝，伸下足来，将沙帽夹去，藏了。弄的个钟馗脱中，露顶，赤脚，袒怀，甚是不成模样。所以至今传下个五鬼闹钟馗的故事。

浇虚鬼与伶俐鬼一人拿着靴一只，往外正走，恰好负屈领兵回来。浇虚鬼见了吓得屁滚尿流，就要逃走。毕竟伶俐鬼有见识，说道：“莫慌跟我来。”于是故迎着负屈走。负屈认得是钟馗歪皂靴，大喝道：“这是钟老爷的靴，你们拿得往那里去？”伶俐鬼不慌不忙说道：“蒙钟老爷诛了扼掏鬼与地方除害，百姓们顶感不过，如今与钟老爷建起祠堂，恐钟老爷早晚要行，着小入脱靴供奉，以留遗爱。”负屈听了想道：“言虽有据，事属可疑。”说道：“你们且不要走，随我到园中见过钟老爷，然后再走。”浇虚鬼闻言，大惊失色，伶俐鬼正欲支吾，浇虚鬼已是慌忙逃走。负屈大怒，令阴兵齐锁住，牵进园中去。只见滴料鬼拿着那口宝剑，左五右六的乱舞，负屈喝了一声，那滴料鬼丢下就跑。负屈赶上一刀斩了，唬得那轻薄鬼举着笏板，只管叩头乞命。负屈手起刀落，也就挥为两段。及至走到钟馗面前，却是酩酊大醉，跣足蓬头，不省人事。负屈大怒，将浇虚鬼刳为两段，伶俐鬼摘及心肝，方才与钟馗穿上靴，扣上带，只是不见软翅纱帽。正在四下搜索之际，却好含冤也来了，问其所以，负屈说了详细。道：“只是纱帽不知何处去了？”含冤周围一看道：“要寻纱帽，多分在松树上边。”撩桥鬼正在叶密的所在藏着，听得此言，便就打颤起来，将树枝乱摇得响。负屈看时，撩桥鬼戴着纱帽，在树上打颤哩。负屈手挽雕弓，一箭射将下来，撩桥鬼死于非命。取纱帽与钟馗戴上，方才酒醒，二神将适间光景就说了。钟馗未免赧颜，这正是：

后花园中，五小鬼戏弄科头汉，长松下，二使者整理赤脚人。

要知含、负二神诉说东西两边斩鬼的事务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悟空庵懒诛白眼鬼 烟花寨智请白眉神

词曰：

多愁多害，寸心无奈，求天助水或成渠，靠人扶讲难吸海。家贫须奈，家负须奈，你若是赌胜争强惹祸招灾，终久有安排。少不得再整诛邪手，重施灭鬼才。

话说含、负二神，诛了五鬼，扶醒钟馗，其时县尹方回衙内，询知其详，又问二神前去斩鬼之事。含冤道：“承大人与主公之命，到了西边，原来是个心病鬼，他因偶过大华山，见层岩峭壁，高插云天，山下有华阴庙宇并许多居民。他动了一点过虑之心，恐山塌下来压坏居民庙宇。终日愁眉不展，面带忧容，看看病人骨髓。小神也不用人参、官桂、附子、良姜，只与他一服‘宽心丸’，也就好了。”钟馗道：“如此怎么耽延许多日期？”含冤道：“小神治好他，便急急回来，路上又逢着一个，这个鬼益发可怜，住着半间草庵，并无家伙在内。头上戴着开花帽，身上穿着玲珑衣，家无隔宿之粮，灶无半星之火。更可怪者，到一家一家就穷，走一处一处就败。因此人都唤他做穷胎鬼。那些粗亲俗友，都不理他，甚是可怜。”钟馗道：“如此破败人家，也就该杀了。”含冤道：“杀不得，他虽如此，相交的却是一般高人，伯夷、叔齐、颜子、范丹，皆与他称为莫逆。惟有钱神可恶，终年价不肯见他。因此他做篇《祭钱》文，小神爱他做得好，抄稿儿在此。”遂取出来与钟馗、县尹看，上写道：

呜呼，钱兮！君其爱我耶？何终年未睹其面耶？君其畏我耶？何偶一见而辄去耶？我知之矣，盖予赋性恬淡、致行孤洁，无狠毒之心，无奔波之脚，无媚世之奴颜，无骗人之长略。因致子之无由，故交予之不屑。况尔形虽圆，其性甚坚，尔心虽方，其党甚纤，安肯仙仙倪倪，俯首降心，以从我耶？呜呼钱兮！君子不来，我其如何？寒则待之而衣，饥则待之而食，亲友待子而交游，负欠待子而补足。子既不屑以下文予，予又安得不仙仙倪倪，俯首降心以招子乎？闻君爱饮者白醪，爱啖者鸡卵，今则有酒盈樽，有肴在豆。爰裁短文，以祭之曰：维我钱神，内方外圆，象天地之形体，铸帝王之宝号。非富贵而不栖，非勤俭而不到。羡文皇之贵朽珍重故来，嗟武帝之藏空侈情便耗。爱子之势，爵禄可致。须动而谄者，近则非子而谁？足举而伺者，侯门岂我而致？然则君之为用大矣哉！今者予实维难，披诚切诉。致阮籍之白眼，对子垂青，使嵇康之做骨，逢君不怒，韞椟而藏，愿求贮于千年，用之则行，期相逢于异日。我欲常常而见，子其源源而来！惟鉴此日之殷勤，莫计从前之疏忽！须臾祭毕，倦而偃，外有黄衣人揖予而言曰：“子果改弦而易辙，吾且引类而呼朋矣。但子仁义尚存，廉耻未去，无致我之术奈何？”予爽然悟，豁然醒，念仁义之难忘，知廉耻之必现。起视其醪，醪尚盈樽，再视其卵，卵犹在豆。予将醉饱以乐天，君唯唯而后退。

钟馗对县尹道：“果然做得好！”遂问含冤道：“此人你又以何法治他？”含冤道：“小人欲与他请医人，医他这穷彻骨的病症。奈如今庸医多，明医少，还是小神量其病势，察其浮沉，与了他两剂‘元宝汤’，也就好了。”钟馗大喜道：“‘元宝汤’奇方也！世医那里晓得？”又问负屈道：“他治的如此，你斩的何如？”负屈道：“小神所斩之鬼；与司马所治之鬼，大不相同。这东边鬼名为急急鬼。”钟馗道：“名色便奇，你且说他本事如何？”

纤（y，音迂）——弯曲，曲折。

韞椟（yùndù 音运毒）——包含在匣子中。

醪（láo，音劳）——酒酿。

负屈道：“那日小神领兵前去，还未安营下寨，他就杀来，只得与他交战，战了一日，未分胜负，各归营垒，少停一刻，不戴盔，不穿甲，点起火把，又来夜战，俺二人就如张翼德与马超一般，杀了半夜。他见杀不过俺，竟急得一头撞死了。”钟馗道：“怎么这等性急，真所谓急急鬼也。”负屈道：“这个还不算奇，又有一个甚是异样，俺自阅人以来，见够千千万万，从未见他那等个异眼。他黑眼也就够了，又跟上两个伴当，一个叫做死大汉，一个叫做不惜人，都是一般绝顶黑的。”钟馗道：“这想来必定就是簿子上所载的黑眼鬼了。你怎么斩他来？”负屈道：“小神见他黑眼异常，脸也掉不过去了。这怎么斩得他？所以领兵回来。”钟馗变色道：“岂有此理！昔日孙叔敖见两头蛇，犹恐伤人，还要斩而埋之，况此等鬼惹得人人黑眼，个个低头，汝何竟轻轻放过？”说得个负屈满面通红。钟馗道：“罢了，俺明日去。”次日起早，点起阴兵，辞了县尹，县尹与百姓直送到十里之外，方才回去。

这钟馗往东浩荡而来，远远望见一座小庵，钟馗问道：“那是甚么所在？”负屈道：“叫做悟空庵，小神前日曾里边住过。”含冤道：“悟空庵想是取色即是空的意思了。”须臾到了庵前，钟馗下了白泽，进去观看，果然好一座庵！有诗为证。

红尘飞不到，钟磬杂弥陀；
古柏奇丹鹤，苍松挂碧萝。
人来惊犬吠，客至遣鹦哥；
曲径通幽处，深藏女色多！

原来这庵中住持，就是色中饿鬼。若论他的本领，倒也跳得墙头，钻得狗洞，嫖得娼妇，耍得破鞋。正所谓舟车并至，水陆齐行，不分前后，不论南北者也。钟馗见他举止轻狂，就知道不是正经和尚，只是一心在黑眼鬼身上，且不暇理论他。就在庵中宿了一晚，次日整动阴兵，要与黑眼鬼厮杀。那黑眼鬼亦领兵来应战，戴一顶乌油盔，穿一领乌油甲，拿一柄黑漆锤，骑着一只挨打虎。左有死大汉，右有不惜人。钟馗看了他一眼，回顾对负屈道：“我错怪你了，此人真个黑眼异常，我也不待看他。”负屈道：“小神试与他战上几合，看何如？”于是手提宝剑，冲过阵来，那边不惜人出马，两个战未三合，负屈终是不待见他，拨马而回。他只道负屈败了，随后赶来，负屈按了宝刀，拉满雕弓，回身一箭，正中咽喉，死于马下。黑眼鬼见不惜人死了，心中大怒，便要出马。死大汉道：“主公息怒，看看区区去杀。”黑眼鬼道：“你怎么称起区区来了？”死大汉道：“我干大模样儿，岂不是个‘区区’！”说毕，拿一根酸枣棍，步出阵来，钟馗舞剑相迎，只一合，将死大汉当腰一剑，砍为两截。正是：

踏在阵前八尺高，跌倒尘埃两截长。

钟馗杀了死大汉，方欲回阵，后边一声高叫：“黑眼鬼来了！”钟馗回头一看，黑眼鬼且不论五官不正，四体歪斜，只那一副性情，也与个人个别。人说好他偏说歹，人说长他偏说短。遇着斯文人，他故意显些粗疏，遇着豪侠人，他故意装些萎靡。且本不通文，偏要满口书袋，本未贸易，偏要假充经纪。正所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自以为士居之矣。钟馗本不待理他，无奈勉强交接，战了一合，钟馗道：“俺委实嫌你眼黑，不战了，饶去罢。”那黑眼鬼听说嫌他黑眼，他随时使出神通，将身缩小，竟往钟馗眼里直钻，竟钻入去了。疼得钟馗满眼泪。负屈看见大怒，要使剑往出刺他。含冤道：

“古人云：投鼠忌器，剜他恐伤主公眼睛，我们只得恳他便了。”于是跪在地下，祝赞道：“黑眼鬼，黑眼鬼，再不敢与你赌胜争强，再不敢与你冲横施为，但愿你不来理俺，俺也再不敢惹你。任你交锋对垒，还买只公鸡谢你。”祝赞得黑眼鬼满心欢喜，一个筋斗出去了。钟馗揩了眼泪，说：“此黑眼怎生是好？还须司马想一妙计制他！”含冤想了一会道：“行兵须要天时地利，人和倒用不着，只是要讲天时。”钟馗道：“天时怎么讲？”含冤道：“天时不过是相生相克的道理。他既叫做黑眼鬼，我们须以白制黑，以眉压眼，以神伏鬼方可。由此论来，须得一位白眉神降他才好。只不知这白眉神是何职分？何处居住？”钟馗道：“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这白眉神想是马良了。”含冤道：“也还未必，是主公须出一号令，教阴兵们暗暗四下访问，自有下落。”于是号令阴兵不题。

且说那低达鬼自从钟馗罚了他与阴兵们吮疽舔痔，时刻不敢离，这日一个阴兵正起了痔疮，叫低达鬼来舔，低达鬼只得与他舔，正舔得有滋味，只见一个阴兵说道：“老爷有令，教我们访白眉神住处，这倒是个难题。”低达鬼问道：“访得白眉神何干？”阴兵道：“不知访得怎甚？只是要得甚速，且说访着了还有赏。”那低达鬼道：“这话是真么？”阴兵道：“现今有令，怎么不真？”低达鬼心中想道：“我举出白眉神来，他说有赏，或者因我有功劳，放我出来升我一级，做我个内科太医，不又情高些？”主意定了，遂对阴兵道：“这白眉神我知道他的住处，你引我见了钟老爷说个详细好去寻他。”那阴兵连忙引低达鬼到庵前，进去禀道：“低达鬼知道白眉神下落，现在庵外伺候。”钟馗听见大喜，叫进去问道：“你果然知道白眉神么？”低达鬼道：“小人知道。”钟馗又问道：“他是何等出身？”低达鬼道：“他的出身，小人未查问，只是小人当日跟着讨吃鬼在柳金娘家里，我见他供奉着一尊神道，眉是白的，小人问是何神道？他说是他祖师白眉神。因此小人知道在柳金娘家住。”钟馗道：“既这等，你就引着司马去请，但他不过是供着一尊像，却怎么个请法？怎么个用法？”含冤道：“既有供像，必有灵气，苟有灵气，自能运动。待小神到那边问明来历，作一篇祭文请他，请他那灵气来，自然中用。”于是引了数十个阴兵，低达鬼引路竟往烟花寨去了。其时又是初冬时候，但见：

黄菊残枝，白眉舒蕊，森森孤松当道，青青瘦竹迎人。板桥边流水作成冰，山头上树枝尽脱叶。

正行之际，飞飞扬扬，飘下一天大雪。怎见得？

初如柳絮，继如鹅毛，扑面迎人，人眼花昏，满道堆积，马蹄滑溜。楼台殿宇，犹如银粉装成，草木山川，尽是玉尘铺就。富贵家红炉暖阁，频斟美酒冲寒，贫穷汉少米无粮，呼怨苍天凛烈。寒儒读麟经，不用张灯，韵士煮雀舌，何须汲水。正是：

纷纷鳞甲满空飞，想是天边玉龙斗。

含冤道：“如此大雪，我们不论庵观寺院，借杯茶吃避避寒冷才好。”低达鬼四下一看，满眼迷离，那里看得出庵观寺院来？只得往前又走，走够半里之遥，方是一座小小庙宇。阴兵上前叩门，里边走出一个道人来。阴兵道：“师父，我们是过路的人，因天气寒冷，我们主人要借杯茶吃。”那道人睁圆怪眼。大怒骂道：“你走路也要有个眼睛，我这里又非茶酒肆，我又不是你们的奴才庄客，怎么问我要起茶来？老爷是你们应行的不成？”这含冤终是个斯文出身，听见他骂有些没趣。笑道：“无茶就罢了，何必发怒？”那道人越见人软，他越硬起来了。一跳一丈的怪骂，旁边看的人有些不忿，

对含冤说道：“客官你不知他脾胃，他叫做发贱鬼。只知轻不知重，只管打起来，他就软了。”含冤此时也忍不住怒气，便令阴兵将他缚在柱上，足踢手打，他果然软，连忙赔告道：“老爷饶了小人！休说是杯茶，就是饭也有，只管着小伺候就是。若伺候不好，再打不迟。”含冤笑道：“真所谓发贱鬼也！”遂吩咐解放下来。那发贱鬼连忙叩头谢了，请到居中，先是松萝好茶，茶毕，又是香油面茶，细面薄饼，曲尽殷勤之态。含冤只得扰了他起身，他还送出十里之外方回。自此微知轻重，稍不发贱，这也是含冤教训之一功，按下不题。

且说柳金娘，自从接了贾知府的儿子，只说是呆头公子，肯撒漫使钱。不想怪吝异常，嫖了半月有余，只赏了两匹小绸，三两银子。柳金娘倒又想起讨吃鬼与耍碗鬼起来。后来听得他俩穷了，方才不想。这一日正在门上闲望，恰好低达鬼走来，柳金娘问道：“你一向在何处，面也不见见儿？”低达鬼道：“有一位钟老爷，我一向跟着他，他教我引一位司马爷来请你家白眉神，我先来报你知道，你要小心伺候，不可怠慢！”话犹未了，含冤已到门首，下马进去，坐在庭中。柳金娘过来叩头，含冤道：“你家有白眉神么？”柳金娘道：“上边供奉的就是白眉神。”含冤扬起幔子看，果然一尊神像，两道白眉。含冤又问道：“这尊神是何出身，在生时姓甚名谁？”柳金娘道：“小妇人也不知其详，只听得当日老亡八说是柳盗跖。”含冤点点头，发付柳金娘去了。一面吩咐阴兵购办祭品，一面做起祭文来，到次日清晨，陈设品味，即读祭文道：

维神春秋豪杰，周末英雄。不王不帝，非伯非公。以和圣而为弟，挟大贤而为兄。习成武艺，不乐斯文。当山临潼斗宝，敢来劫路行凶，诸侯闻之而胆落，众将见之而心惊。孔仲尼不能教化，秦穆公任你峥嵘，子胥之钢鞭颇畏，秋胡之巧舌难伸。暴横之世，千载为神，生前不甘淡泊，死后享受无穷。多见些油头粉面，饱看些绿袄红裙；老亡八杂剧挟目，小娘子连像钻心。广吃些粉汤烧饼，熟听些胡拍弦争。兹者有事以干，所望听我而显灵！尔作当年冯妇，我作昔日陈臻。黑眼鬼狂猖难制，白眉神本领素逞。伏惟速施豪杰之气！渐离花柳之中。果其如响而应，尚其来格以歆！

刚刚祝毕，那白眉神竟跳下来道：“司马请我何干！”含冤道：“就是适间祝文中所言之黑眼鬼，敢劳足下诛之！”白眉神道：“俺放只受用之地，不在此潇洒，又岂肯做那车冯妇耶？不去不去。”含冤仰天大笑，往外就走。白眉神扯住道：“司马何所闻而来？又何所见而去？”含冤道：“俺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白眉神道：“愿司马教我！”含冤道：“闻将军之名，如雷灌耳，今见将军，不过花柳中人，哺啜中人耳。不足有为，是以去也。”原来这白眉神受不得人激，暴跳起来道：“你敢量俺不能诛黑眼鬼么？”含冤道：“但不为耳，非不能也。”白眉神于是整动盔铠，提了宝刀，与含冤并马而来。进了悟空庵。钟馗降阶相迎，说道：“有劳大驾！”彼此谦让坐定，白眉神问道：“那黑眼鬼怎生模样？”钟馗道：“难以形容，将军到阵前便见。”于是白眉神骑了马，钟馗骑了白泽，并立阵前，使阴兵骂战。那黑眼鬼骑只挨打虎出来。白眉神看了看道：“如此而已，何足为奇。”钟馗道：“如此黑眼，将军犹以为平常耶？”白眉神道：“俺在娼妇门中，见那些乌龟们享礼，舞草鞭吹胡须，搽红抹黑。姐儿们俊的还好，那些丑的也要噉嘴上抹了胭脂，疤痕上盖了铅粉，把脚上穿了花靴。扭腰挨胯，备极丑

态。偏是那般子弟们偏要喜他。打他以为亲，骂他以为爱。离别之时，还要三行鼻涕两行泪，以拿犁捉耙的品材，学才子佳人的模样。这些黑眼鬼俺看得稀熟，何况他区区一鬼乎？”钟馗道：“将军不嫌他黑眼，便容易诛了。”白眉神舞刀出马，黑眼鬼举锤相迎，战了数合，黑眼鬼气力不加，只得弃了锤，跳下挨打虎来，将身一缩，往白眉神眼里直钻。不想白眉神的眼是白皤皤两只磁眼，钻不进去。其挨打虎已被负屈打死。黑眼鬼无法，提了锤逃回洞去了。手下兵卒，各自逃散。白眉神领阴兵取些柴草，将洞口烧起来，那股烟咕嘟嘟冒入洞中去，黑眼鬼存身不得，跳将出来，此时黑眼已变成个红眼鬼了。白眉神将脖项上用麻绳套定，交与阴兵看守。与钟馗回至庵中，排起庆贺筵席，钟馗问道：“将军不杀黑眼鬼，留他何用？”白眉神道：“俺自春秋以来，至于今日，娟妇人家，家家钦敬，大小奉祀，竟如祖宗一般。俺无以为报，如今将此黑眼鬼捉去与他作手下人，也算得俺一分人情。”钟馗道：“将军在春秋时，何等英雄，为何不树功立名，封妻荫子？反受此娼妇供奉，岂不有玷将军乎？”白眉神道：“和尚无儿孝子多，那些粉头水蛋，就是俺的儿女，每日享他们的供献，受用无比。何必巴巴结结为子孙作牛马乎？”钟馗道：“如此说来，将军竟男盗女娼乎。”白眉神变色道：“是何言也？”于是起身牵了黑眼鬼，交与亡八家捞毛去了。这正是：

黑眼鬼从新得所，白眉神到底甘心。

要知后事如何，再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喜好色潜移三地 爱贪杯谬引神仙

词曰：

劝你莫贪花，贪花骨髓灭！劝你莫恋酒，恋酒肠胃裂！肠枯髓竭奈如何？哀哉无计

躲阎罗！我今悟得长生诀，特请钟馗斩二魔。

话说白眉神牵得黑眼鬼去了。钟馗见蝙蝠不动，也就且停在庵中。含冤看些六韬、三略，负屈演些弓马刀枪。钟馗无事，在庵中各处随喜，看那些白衣大士，送子张仙，游到殿后，见一座小门，用锁锁着。钟馗力大。取那锁时，应手而落。于是推开门进去，曲曲折折，竟走够半里之遥，方是一个小院，三间禅室，甚是清雅。揭起帘子，正面一张金漆条桌，铜炉内焚降香，瓶里插着稀稀的几枝梅花，清香扑鼻。东边一座衣架，上搭着袈裟。西边一座藤床，上挂着纱幔。墙上一轴雪景山水画。钟馗正观看间，那雪景画轴忽然张起，伸出一个妇人头来，见了钟馗又缩进去了。钟馗心里已是明白，掀开画轴，一个小小洞门，往里看时，又是一座房屋，里边积聚数个妇人。钟馗道：“我已识破，还不出来等甚！”那些妇人见钟馗威风凛凛，先已胆落，那里还敢躲避，都出来跪下。钟馗问道：“你们在此何干？”那些妇人战战兢兢，不敢回答，一个胆大些的，跪上前来，说道：“小妇人们俱是这庵中和尚收揽，也有竟作佃户的，名为佃户，实嫁和尚。也有烧香施舍的，名虽行善，实图欢乐。也有饥寒所迫的，名虽周济，实来还账。也有逃荒出去的，本为避难，也来混水。日积月累，所以积聚了这许多。此是实的，望爷饶命！”钟馗道：“如此那秃驴往那里去了？”那妇人道：“他将小妇人们窝藏在此，不分昼夜，轮流取乐，心犹不足，又在外边勾搭上许多私窠子，小伙儿，许久不回。丢的小妇人们七颠八倒，在此替他守节。老爷见他时，劝劝他，不可教南枝向火北枝寒！”钟馗听了大怒道：“这样一伙淫妇，要他们何用？”于是一剑一个，竟都杀了。正是：

悟得空时原是色，谁知色后又归空。

钟馗杀了众妇人，坐在床上恨道：“必须除此秃物！”正愤愤之际，地哩鬼来了，见杀死许多妇人，情知是和尚浑家。对钟馗说道：“从来说和尚是色中饿鬼，得落脚处老爷好去斩他。”说毕出了庵，穿了几街巷，见个小和尚坐在一家门首敲只木鱼诵经，地哩鬼细听时，却不是经，模模糊糊象些“俏冤家”“王大娘”之类。地哩鬼问道：“你在此化斋吃么？”那小和尚不答应。地哩鬼心中想道：那色中饿鬼定在此间，这小和尚是替他观风的了。正打论间，那小和尚去出恭，地哩鬼乘空溜进去听。

这色中饿鬼与那私窠妇人，混账了一个时辰。方才云收雨散。妇人问道：“你晚上还回庵中去么？”和尚道：“庵中住着钟馗，甚是不方便，我就在这里歇罢。”于是又饮了几杯酒，抱头交股而睡。地哩鬼听了个明白，溜将出来，此时正是黄昏时候，那小和尚只顾打困，不曾看见。地哩鬼飞走出来，报与钟馗，钟馗也不领兵，也不骑白泽，提了宝剑，跟着地哩鬼竟往那私窠妇人人家来。小和尚不肯放入，钟馗使地哩鬼用索子牵回庵中去。钟馗推那门时，却是虚掩，只得闯进去，大呼道：“秃驴贼在那里？”唬得那妇人赤条条跳下地来，不敢作声。钟馗不见和尚，因问道：“秃贼躲在何处去了？”妇人跪下道：“适才还与小妇人宿，他又想起小伙儿来，说去顽顽就来。”钟馗大喝一声，将妇人杀了。想道说他就要回来，我不免在此等着。钟馗刚刚坐下，那和尚果然来了。一面往进走，一面口中说道：“亲亲你睡着了么？”

我还有兴，与你再顽一顽。”钟馗也不作声，等他进来，举剑就吹，那色中饿鬼吃了一惊，回身就跑，钟馗紧紧赶来，正赶之间，扑咚一声，将钟馗跌倒在地。正是：

触天怒气高千丈，扑地肥躯跌一堆。

原来是醉死鬼吃醉了，睡在街上，黑地里将钟馗绊了一交。因这个空儿，那和尚竟脱身去了。钟馗起来仔细看时，是一个醉汉在此躺着，曾有个《驻云飞》儿形容得着醉汉好！

斜日歪头，一股顽涎往外流，哇的吐一口，都是慢慢肉。嗒，好一似狗吐着酥油，

难消难受，反复翻肠，不怕尘和垢。量小缘何揽大瓠？

且说醉死鬼绊倒钟馗，钟馗爬起来又要赶那和尚，却被醉死鬼一把拉住，口里喃喃呐呐的骂道：“你是甚么人，敢踢老爷这一脚？”钟馗待要杀他，是个醉汉，只得说道：“俺姓钟，待怎么？”醉死鬼说道：“你是大虫是小虫？大虫也不怕，小虫也不怕。”钟馗道：“快放手！俺要杀人。”醉死鬼道：“你要掷骰儿么？俺就一点一盅买上，任你要赶老羊、夹蛋、打罗罗、翻公、拍金、打正快、斗狗头，俺都会。”钟馗急得暴跳，他只是不放。钟馗伸起拳打他，醉死鬼道：“你不掷骰，要划拳么？”于是三呀、五呀的，喊天叫地，闹个不了。钟馗又恼又笑，只得尽力撒开，回到庵中，带过小和尚来问色中饿鬼的下落。小和尚道：“小僧委实不知，小僧原在灰葫芦山草包营楞睁大王手下，倒也言听计从，不想来了个乜斜鬼，与他气味相投，情性契合，他又嫌我这奸鬼不好，因此心怀不忿。闻得老爷到此，指望投了老爷，引兵剿除了他。我那山中大王来时，老爷正与黑眼鬼厮杀，黑眼鬼钻入眼中，老爷没法，我就起了别图之念。忽然遇着色中饿鬼他肯留我，一者想受他些产业，二者想谋他的老婆，所以与他做了徒弟。今日他便混账。我便观风，此是实情。至今他的下落，实实不知。”钟馗道：“你既托身于他，就该始终如一，奈何反面事人，其罪一也；既来投我，又迟回观望，其罪二也；及至那秃贼收你，又要谋他产业老婆，其罪三也。非奸鬼而何？”说毕一剑斩了。忽听得庵外呐喊摇旗，似有千军万马之状，阴兵报道：“一群醉汉，不计其数，竟将庵门围了，为头的自称醉死鬼，要与老爷见阵。”含冤道：“此辈无大过恶，诛之可不胜诛，待俺善劝他一番，再作定夺。”于是走出庵来，叫醉死鬼说话。那醉死鬼东倒西歪的走将过来道：“请老爷怎么？”含冤道：“你衣冠不整，廉耻不顾，沉酣于曲蘖之中，潦倒于杯葷之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乃尔不顾仪体？昔仪狄造酒，大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国且要不保，何况于身乎？譬如快斧伐枯枝，吾未见其不颠扑者。”醉死鬼哈哈大笑道：“你说俺吃酒的不是么？吾闻天有酒星，地有酒泉，人有酒缘，当日帝尧于钟，孔子百瓢，圣人何尝不饮酒？至于竹林七贤莫非饮为高么？我朝李太白、贺知章等称为饮酒中八仙。果然饮酒不好，就该人唾之骂之，为甚至今人犹称之颂之耶？如今俺虽不能称为酒仙，也甘心做个酒鬼。正是但得酒中趣，莫为醒者传。门外汉不消多说！”说毕倒在地下，或高声，或醉骂，闹个不了。含冤无法可制，只得回去，对钟馗说道：“为今之计，只有一着，须向这边太守讲了，教他出张禁止屠沽的告示。这叫三日无粮不聚兵，这伙人没了酒吃，自然散去。”钟馗道：“有理。”于是整冠束带，骑了白泽竟到府中来。知府接至堂上问道：“大人至此，有何见教。”钟馗道：“贵府醉鬼甚多，俺欲斩他，于心不忍，敢请大人出一张告示，禁止屠沽。此辈可以不除自散。”知府道：“大人吩咐，焉敢不从，

但此时方在腊底，非祈雨之候，怎好禁止屠沽？”钟馗道：“腊雪占三白，大人何妨乞雪？”知府道：“有理，大人请回，下官目下就出告示。”钟馗回至庵中，那知府将告示随即张挂出来。不及三日，这伙人莫得吃酒，各自散去，个个皆醒，只有醉死鬼犹然醉着。你道为何？原来他吃成酒脾胃了，没酒三分醉。他见众人醒了，他也起来，一步一跌，走入醉乡深处去了。这醉乡深处，你道如何？

不分贵贱，并莫尊卑。事大如天，尽数瓦解，愁深似海，一概冰消。旌旗不动酒旗摇，何须征战？酒马常猜兵马歇，若个操戈。平原督邮，应是窖前吏部，青州从事，无过落井知章。中山王少不得独推李白！酒泉郡没奈何还让刘伶。不识不知，恍若唐虞世界，如痴如梦，伊然混沌乾坤。路虽远而频来，只要三杯到肚；城不关而自入，也须两盏穿肠。

醉死鬼到了醉乡深处，只见那李青莲、崔宗之、毕吏部、贺知章，还有山涛、向秀、阮籍、阮咸、刘伶、嵇康、王戎等：或弹琴子松荫之下，或敲棋于竹林之中，或抱膝长吟，或观玩宇宙，或临水以羡鱼，或仰山而看鹤。见醉死鬼仓皇而来，众仙问道：“汝是何人？来此何干？”醉死鬼道：“小人颇能吃酒，不意醉中干犯了钟馗，所以逃遁至此。”众仙道：“你既能吃酒，便不俗了，你何不与他讲讲我们酒中的高旷，他自然另眼相觑。”醉死鬼道：“不讲还好，只因讲了一番，反令知府禁止屠沽，弄得我粮草俱无。把一伙同伴都散了，他还恶言恶语，拿着一口剑只要杀我，怎么敌他得过？”众仙大怒道：“这等可恶，我们何不与他辩论一场，教他也晓得我们做酒仙非寻常可比。”于是一齐离了醉乡深处，竟到悟空庵来。钟馗道：“列位先生，何以至此？”李青莲道：“闻足下甚贬我辈，特来辩之。”钟馗道：“俺正欲领教。”李青莲道：“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所以说：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我等花朝月夕，但以酒为事，博眼前之欢娱，消胸中之块垒。足下俗物，焉能知此中之趣哉？”钟馗道：“先生爱饮，诚高旷矣！当日安禄山之乱，先生何不以酒而退？而反为永王璘所累耶？若使无子仪、光弼，先生已作楚囚死矣。上无补于国事，下无救于身家，亦乌在其为高旷矣！”李青莲羞惭而退。毕吏部道：“你说李青莲饮酒无益，那清平调三章何尝莫非酒中来者？足下不饮酒，请问诗稿能如李青莲否？”钟馗道：“尔莫非槽前盗酒几乎？以朝庭一命官，潦倒赖为口腹之欲，趋狗盗之行，尚敢扬眉吐气向人辩论耶？”毕吏部满面通红，不敢再说。崔宗之、贺知章一齐愤然道：“毕公盗酒，正是文人韵事，尔反以为狗盗，是何见解？”钟馗大笑道：“圣人云：细行不谨，终累大德。若以盗酒为韵事，何非莫韵事乎？”崔、贺二人无言可对。山涛等齐声道：“你说饮酒败德，古今帝王相传，为甚冠婚丧祭，总不废酒？”钟馗道：“冠婚丧祭之礼，饮不过三爵。岂若尔等终日沉醉，败坏威仪？山公大节有可恕。至于公等，或居丧而饮，或荷婚而饮，缘饮而丧其身，向非祖士稚、陶士行诸公，安能救晋室之乱乎？止可算名教中罪人而已。”说得众仙个个羞颜，人人赧色，一齐都回去了。那醉死鬼那里还敢挣挫，也要跟了回去。众仙埋怨道：“我们原是酒仙，几乎被你累成酒鬼。速速急去！再休胡缠！”可怜这醉死鬼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得仰前合后，独自一个挣扎，踉踉跄跄，走够多时，恰好来到草包营地方，此处非太守所管之地，所以有酒家卖酒。这醉死鬼数日不饮，正在难为之际，闻着酒香一股，顽涎直

赧（xiá，音霞）色——脸色红中带紫。

流出口，连忙进去拣副座头坐下。酒保提上酒来，便没眉没眼吃起，也不看铺中坐的是甚么人物，三杯到肚，打点住五脏神，方才把眼一膘，只见那边坐着一个风流和尚，那和尚不住只看他。醉死鬼沉吟道：“他看我怎的？不要管他，我且吃。”又吃了一会，就要抓起糟来，恨道：“好钟馗天杀得！竟将俺困了好儿日，俺今日吃了酒，再去和他大闹一场，他就是金刚，也要剥他一块泥。”及说着又哈哈大笑道：“他教太守禁酒，他今日再禁我来？”继而又恨道：“如此佳酿，他那司马劝我休吃，难道吃了你家的么？这等可恶！你若知道了这滋味，只怕想断了你的肠子哩。”高一言，低一言，说了一会，哼哼吱吱的唱起来，你道唱的些甚么？他唱道：

酒，酒，酒！我爱你，入诗肠能添锦绣。我爱你，壮雄心气冲斗牛。我爱你，解愁烦扫清云雾。摇头轻富贵，冷眼做王侯。这样的清香，这样的清香，钟馗呀！你为甚鄙薄酒？

那和尚听得钟馗长，钟馗短，由不得走到跟前道：“老施主只管怨着钟馗怎么？”醉死鬼朦胧着眼，把和尚看了一会，说道：“老师父你不知道，前者俺吃了两钟酒，在街上正睡得好，他将俺踢了一脚，说他甚么要杀人。因此我调了些兄弟们围住悟空庵，与他讲理。他不省事，反说我们吃酒的不好，俺气忿不过，请了一班酒神仙与他辩论。他执迷不悟，终不信神佛。倒教那些酒仙们连俺也不要了。所以俺到这里自饮自唱，你问俺怎么？想是要和我赌几杯么？”和尚道：“老施主原来是我的恩人。”醉死鬼道：“俺只晓得吃酒，并不施甚么恩，怎么就是你的恩人？”和尚道：“老施主不知详细。那日钟馗赶我，看看赶上，若不是老施主绊了他一交，我已作无头鬼矣。说他要杀人，就是要杀我。亏老施主救了我性命，岂不是恩人。”醉死鬼道：“他为甚要杀你？”那和尚欲语不语，只是支吾。醉死鬼焦躁道：“要说就说个明白，何须隐讳！”那和尚道：“只得实说，不瞒老施主说，我贫僧生来带着一点杀心，见了妇人就如性命一般，因此人都叫我色中饿鬼。那日正在一个私窠子家混账，不知他怎么就知道，竟来杀我。亏我又混小官去了，回来时妇人已是杀死，他还等我。我连忙逃走，他随后赶来，不是施主绊倒他时，我这个葫芦已作成瓢了。”醉死鬼道：“该杀，该杀，一个出家人经不念，行不修，只要嫖婊子，倘若惹上歹疮，性命不保。再不然弄上一男半女，都是自己的血脉，儿子便作忘八，女儿便作了粉头，就是你出家人的阴鹭。”和尚笑道：“那里就一下能种胎？”醉死鬼道：“你说不能种胎么？你看那婊子们得娃娃，难道是自己汉子的不成？快些改了！再不可如此。”和尚笑道：“施主真正说醉话哩，人生秉性，怎么得改？施主嫌我好色，施主为甚好酒？施主能改了好酒，我也能改了好色。”醉死鬼点点头道：“这个也难改，到不如咱两个均分起来，将我的酒分与你些，将你的色分与我些，大家做了酒色兼全的人，不要这等偏枯，惹得世上笑话。”和尚道：“讲得有理。”从此二人就要齐行起来。不知酒色最是齐行不得的，齐行就要伤命，看官们着眼！

再表钟馗辩倒众酒仙，唬退醉死鬼，与含冤商议道：“如今色中饿鬼不知下落，我们何不先灭了楞睁大王，再去寻他，省得耽误工夫。”含冤道：“主公论的极是。”于是点起阴兵，一把火将悟空庵烧了，竟奔楞睁大王而去。此时腊尽春初，正时新春佳节，家家贴门对，户户挂钱章。白发老人，

无语低头思旧岁；青春小子，齐声拍手贺新年。钟馗领阴兵往前正走，见路边酒旗摇荡，对含、负二神道：“我们不免聊饮几杯，避避春寒再走。”二神领命，俱下马来，钟馗下了白泽，同入酒店，恰好色中饿鬼与醉死鬼在那里一递一盃的纵情畅饮。钟馗见了大怒道：“俺只道你逃去天外，原来还在此处乎？”手起剑落，将一个色中饿鬼打发的阿鼻地狱中念受生经去了。醉死鬼见杀了和尚，东倒西歪的说道：“阿弥陀佛，该杀，该杀！他要的人家老婆多了……”话犹未了，头已坠地，死于负屈刀下。这正是：

除去淫僧，闺中自少游庵妇；

诛了醉鬼，道旁不见躺街人。

不知楞睁大王又如何降伏？且听下回便见。

第十回 妖气净楞睁归地狱 功行满钟老上天堂

词曰：

世人皆趋巧，老实些儿才好。老实若过头，便是现世宝。活宝独有正南偏恼，设计将他害了，才显妖气尽扫，尽扫却亏谁？还是唐家钟老。钟老这个功劳不小！

且说那楞睁大王，生来朦胧，秉性痴拙，虽然威严若神，却是木雕泥塑一般。他正在灰葫芦山闷坐，面糊老贾报道：“大王祸事到了！有个钟馗领着许多兵将前来征讨。”那楞睁大王白翻翻两只眼，竟如听不着的一般，并不回答。面糊老贾又重说了一遍。他才楞楞睁睁，说道：“甚么？”面糊老贾道：“钟馗杀大王来了。”他大睁了眼，把眼睁得通红道：“我比你不知道！”又睁了一会，猛然叫：“乜斜鬼过来！”那乜斜鬼也不理他，又有顿饭时候，又大叫道：“过来！”面糊老贾问道：“大王叫谁过来？”他说道：“我教你打探钟馗！”面糊老贾得令去了。乜斜鬼方走过来，他又道：“好奇怪！怎么又有个乜斜鬼？”乜斜鬼道：“只我一个，那里还有第二个象我脊骨的哩？”他又定省一会说道：“错了，错了！”乜斜鬼道：“错了甚么？”他说：“使他打探钟馗，错使了你了。”乜斜鬼道：“我在这里，怎么又错使了我了？”他看了两眼，点点头说道：“又错了。”乜斜鬼道：“又错了甚么？”他说道：“我使你打探钟馗，错使了他了。”那乜斜鬼方领了令出去。下了灰葫芦山，出了草包营慢慢而行，只听得笙箫聒耳，十分可听。乜斜鬼道：“不要管他，我且在此看看。”于是走近前来，是一所大庄院，庭堂台榭，盖得齐整。大门外一班乐工，不住的吹打，二门外又是鼓手，庭院内锣鼓喧天，一班男戏，一班女戏，一递一出价唱。左边厢房中是和尚诵经，右边厢房中是道士念咒，席前婊子斟酒，管家下菜，灯烛辉煌，照耀如同白日。人山人海，十分热闹。主人坐在上面，穿着无数衣服，皮袄上边又是皮袄，暖耳上边又是暖耳。通穿不了，又在两旁衣架上搭着。饮的酒无味不美，吃的菜无色不精。乜斜鬼心中想道：“此必是公侯人家，不然怎的这等奢华？”因悄悄问人道：“这位老爷是甚么人家？今日做甚事，这等热闹？”那人道：“他叫做活施鬼，今日是他的生日，念寿生经。你看他这等活施，家财却是有限，今日如此受用，只怕明日就无午饭吃了。”乜斜鬼道：“原来是一味捣悬，没有实落得么？”这乜斜鬼整整看了一夜，竟忘了打探钟馗。天明，又走回来了。楞睁大王问道：“你来了么？钟馗果是何如？”乜斜鬼道：“一味捣悬，莫有实落。”楞睁大王道：“如此不足畏矣。”乜斜鬼道：“你道我说谁捣悬哩？”楞睁大王道：“不是钟馗捣悬，难道孤家捣悬不成？”乜斜鬼道：“你两个“都不捣悬，只有活施鬼肯捣悬。”楞睁大王道：“怎么叫你打探钟馗，你又扯出活施鬼来？”乜斜鬼阵了一声道：“我就忘了打探了。”于是又乜斜了半日。那楞睁大王道：“饿了。”乜斜鬼道：“饿了敢吃饭。”又站了半日方出到厨下去，先掇上一盘呆瓜菜，然后是一盘闷鹅，又是一盘羊不理杂烩。又放下一只不知匙，一双不停箸，随一盘大慢慢。楞睁大王正咬操得受用。面糊老贾来禀道：“大王快上膳，准备厮杀，钟馗已到草包营去。”楞睁大王吃饭毕，揩了嘴，问道：“钟馗厉害么？”面糊老贾道：

手执青铜古剑，头戴软翅纱帽，到处便要斩妖精，一个不教余剩。领着兵卒数百，还随司马将军，须臾碾碎草包营，不怕大王楞睁。

楞睁大王两眼大睁，说道：“乜斜鬼出阵！”面糊老贾说：“他不知哪

里去了。”楞睁大王叹道：“好鬼与伶俐鬼在时，我嫌他们不老实，如今把个乜斜鬼又走了，这却怎处？”睁了一会，少不得披贯盔甲，出来接阵。这边负屈出马，问道：“你就是楞睁大王么？”原来这楞睁大王他有一桩绝妙的本领，任你骂他，啐他。打他，杀他，总是呆了一双白眼，半声也说不出来。负屈问之再三，并不回答，负屈大怒，抡刀便砍，他分文不动。负屈大疑，不知是何伎俩，不敢动手。只得勒马回阵，报与钟馗。钟馗道：“这又奇了。”于是提着宝剑，冲出阵来，试去砍他。果然分文不动，就如木雕泥塑的一般。钟馗想道：“此人必有异术，不可轻犯，且回去再作区处。”于是带转白泽，回到阵中。对负屈道：“我想此人他那身子不怕枪，必与涎脸鬼的脸无异，必须也要想个法子治他才好。”地哩鬼走上前道：“小人去将他头上栽一尾大炮，点燃，将他挣死何如？”钟馗道：“既如此，你去试试他。”这地哩鬼拿了一尾大炮，往他头上去栽，他也只是不动。地哩鬼将药点燃，一声响就如天崩地塌之声，看时那楞睁大王，不想莫曾挣死，益发成了一个挣头了，更觉端正。含冤道：“这样人杀他也污了俺的名目，只须将他身后挖一深坑，我们暂且回去，留下地哩鬼看守。他见我们去了，他自然回去，将他陷在坑中，活埋了就完帐。于是遣阴兵在他后背挖下坑堑，上用浮土盖住，那楞睁大王只顾在那里楞着两只大眼发睁，那里知道身后的消息。钟馗安动定当，留下地哩鬼打探，拨转阴兵，望后而退。远远望见一所庄院，甚是宽大，钟馗道：“俺们就且在此驻马。”于是竟进庄来。你道这庄内住着何人？原来就是活施鬼。他庆贺生辰，果如人言，次日便没了使用。和尚、道士、鼓手、乐人、戏子、都来要钱，少不得将煖耳皮袄衣服类，一并当卖去了。只留下几件纱衣，没人要他。此时钟馗到门，没奈何穿了迎接。正是，但见：

头戴纱巾，身穿纱服：头戴纱巾，冷飕飕自然拘缩，身穿纱衣，颤巍巍勉强排摇。

轻绡遍体，乍看不类穷酸，鸡粟满身，细睹浑如病鬼。缁袍不耻，未必有子路高风！春

服既成，何曾是曾参气象！弯其腰，抱其腹，病于夏畦，流其涕，掇其肩，惟爱冬日。

钟馗问道：“如今虽然立春，天气尚寒，足下为何穿起纱衣来？”活施鬼道：“既已立春，如今何穿不得？”钟馗道：“既已穿得，如何打颤？”活施鬼道：“这样冷天，如何不打颤？”钟馗呵呵大笑，笑得活施鬼大怒起来。你道他为何大怒？只因他庆生辰，赁下这所大庄院，以便宴宾作戏。早上房主来赶他腾房，又被那些鼓手人等吵闹要钱，将这些衣服变卖了。他是好体面的人，此时穿上纱衣见人，已是赧颜，正在气恼之际，当不得钟馗这一笑。所以老羞成怒了，登时发暴起来道：“你是甚么人，敢没头面来笑话我？”一头竟撞将去，不想他用得力猛，钟馗往开一闪，撞到墙上，脑浆迸流，竟撞死了。钟馗正在惊讶之间，阴兵来禀道：“外边捉住一个奸细，候老爷发付。”钟馗道：“带进来！”几个阴兵簇拥这乜斜鬼当庭跪下。钟馗道：“你是何处来的？”乜斜鬼道：“小人是灰葫芦山草包营来的。楞睁大王昨日使小人打探钟馗，小人昨日在这里看唱，就忘了打探。今日忽然想起来，重来打探，但不知这钟馗是黑是白？在东在西？老爷们若见过时，指与小人知道！不然空回去，大王又说小人不中用。”阴兵皆笑。乜斜鬼道：“不要笑，我说的是实话。”阴兵骂道：“瞎眼贼，现在钟老爷面前跪着，还要

缁（yūn，音运）袍——以乱麻为絮的袍子。

赧（nǎn，音南 上声）——难为情的样子。

瞎说。”七斜鬼听得说是钟馗，爬起来就跑，负屈大喝一声，砍倒在地。再不七斜了。诗曰：

生前大号既七斜，死后尊称难脊骨；

料想阴间不用他，转去山中作呆鹿。

再表那楞睁大王自撞钟馗去后，他还只管站着，忘了回去。等得这地哩鬼心里发火，定了一计，就装作面糊老贾过来禀道：“大王饿了时，回去进膳罢。”楞睁大王道：“那钟馗再不来了么？”地哩鬼道：“不来了。”楞睁大王点了点头，掉转身子，大跨一步，道：“不好，不好，孤家要跌下去了。”一声响琅，落入坑陷中。地哩鬼飞报与钟馗，钟馗领兵复来，看时，见那楞睁大王在坑里边楞楞睁睁的坐着。这地哩鬼逞他梭溜，挪了一杆枪，往下便刺，谁想楞睁大王他也有一时不楞睁。竟将枪杆捉定，尽力一扯，竟将地哩鬼扯下坑去，众阴兵欲救时，已被楞睁大王坐在屁股底下，压死了。钟馗大怒，令众阴兵急急掩土。可怜这楞睁大王楞睁了半世，至此了帐。正是：

三分气在也无用，不待身亡事已休。

钟馗活埋了楞睁大王，向含、负二神道：“俺记得出阴府时，阎君付俺的鬼簿，临了一个是楞睁大王。今日既灭了他，何不将鬼簿查查看，诛了多少鬼？”含、负拿过簿子来，逐名细查，一个个或斩或抚，并无遗漏。钟馗大喜道：“这等俺的功行已满，还不班师，更待何时？”于是收了宝剑，插了笏板，鞭敲金蹬响，齐唱凯歌回。浩浩荡荡，回阴曹地府而来。正是：

斩尽妖邪剑气寒，功成回去万人欢；

阎君若问诛邪事？不比轮回一样看。

过了奈何桥，进了枉死城，把门判官认得是钟馗，迎入酆都城內，连忙上森罗殿通报。此时十殿阎君，正都在一处会议公事，听说钟馗来到，俱下殿相迎。钟馗上前行礼。阎君笑道：“屈指一年，便已诛尽，尊神何成功之速也！”钟馗道：“托大王余威，借含、负二神翼赞之功，小神何功之有？”阎君让至殿上，交拜毕，含、负二神过来参见阎君，此时相待也不同往日了。于是大排筵宴，钟馗上坐，含、负二神旁坐，十殿阎君俱主席陪坐。饮过三巡，阎君道：“尊神诛邪的功劳，请道其详！我等好仰奏天庭，以讨封爵。”钟馗将某鬼如何斩灭，某鬼如何安抚，一个个说了。又道还有几个不在簿子上的，小神见情理可恶，也就一并诛之。”阎君问道：“是那几个？”钟馗道：“如死大汉、不惜人，以及色中饿鬼所驭的那些妇人，俱非簿上有名者。”阎君道：“尊神有所不知，那死大汉是吕布所转，因他虽然勇猛，却少刚骨，所以罚他转了这等个人，以待尊神诛之，报他杀了美貌，人皆爱他，故有许多淫欲之罪，所以罪他，转成这等个人，凡今世之僧他者，皆前世之爱他为也。尊神也诛得不错。”钟馗道：“如此说来，那些妇人，想必也有些因由？”阎君道：“怎么无因由？那都是吕太后、武则天、赵飞燕、杨贵妃、虢国夫人，以及贾充妻等之类。因他们淫欲无度，所以罪他转此辈，望他受些饥寒，少改前过，不想犹然无耻，尊神虽然诛之，尚不足以尽其辜，俺还要罚他们变做母猪、母羊、母驴、母马，去也。”钟馗道：“此辈不过好淫，殿下加以如此重罪，如曹操、王莽等，我朝杨国忠、安禄山、卢杞之徒，殿下又以何法加之？”阎君道：“曹操、王莽已在阿鼻狱中，数百年间，杨国忠已

罪他变牛数次，安禄山已罪他变猪几遭。活时受无根之苦，死时还要一刀，剥皮 骨，其罪不轻。阴府自有公道，阳间不知。”含、负二神听得处的杨国忠、安禄山如此凄惨，齐声道：“善哉！善哉！我两人之恨亦消了。”钟馗又问道：“卢杞怎么样了？”阎君道：“昨日拿到，还未判断。”钟馗道：“何不牵来，小人问他一问。”阎君传下令去，十数个狰狞恶鬼，索缚而至。钟馗见了大怒道：“卢杞，你还认得我么？”卢杞抬头一看，见是钟馗，吓得战战兢兢，俯伏地下道：“向日是天子嫌君貌丑，不干卢杞之过。”钟馗益发大怒，拔出剑来，就要斩他。阎君道：“尊神若斩了他，就要便宜他了。看俺处治他。”命将卢杞下入油锅，须臾皮骨皆脱。钟馗大喜，对阎君说道：“也算阴兵们劳碌一场，将肉赏与他们吃何如？”阎君依说，众阴兵踊跃而食。阎君道：“诸恶已除，尊神斋戒沐浴，三日后随俺朝见上帝可也。”当下众神席散不题。且说玉皇上帝，一日刚设朝。天上的朝仪，与凡间王事，更不相同，怎见得？

黄龙绕柱，彩凤飞簷，左金童右玉女，盘托明珠。盈耳笙箫，丹墀下一派仙乐，满座瑞雾，宝殿上万道祥光。九曜星官，顶着冠，束着带，雍雍雅度；二十八宿，戴着盔，披着甲，凛凛威风。南天门下，四元帅东西列坐，玉虚殿中，十美女左右排班。李老君跨青牛远来朝觐，吕纯阳骑白鹤忙至山呼。还有那巨灵神，身若太山，端秉金戈来直殿。更有个老寿星，头如柳斗，斜倚竹杖看朝仪。

当日玉皇高坐，众天神朝拜已毕。玉帝道：“目今天地明朗，下界清平，南瞻部州想有真主么？”众神未及回奏，只见太白李金星俯伏金阶奏道：“朝门外十殿阎君候旨。”玉帝道：“宣来！”十殿阎君进朝，俯伏奏道：“臣等职司阴界，凡有罪恶，无不秉公裁处。奈大唐国有等似鬼非鬼、似人非人者，各任从所性，又加习染，往往有犯罪之实，无犯罪之名，王法不得而加，报应无因而显。幸有钟馗其人者，秉刚正之气，具文武之才，只因生来貌丑，以致唐廷逐他，自刎而死。唐主令他遍行天下，以斩妖邪。臣等又助阴兵三百，含、负二人。含有应酬之能，负擅万夫之勇。到处荡平魑魅屏迹，皆钟馗与含、负之功也。臣闻有功者，必蒙厚赏，伏乞陛下封荫赐爵，以昭功奖，臣等不胜悚惕待命之至！”玉帝听毕，宣三神上殿。见钟馗威风凛凛，像貌堂堂。含冤儒雅风流，负屈狼腰虎体。天颜十分喜悦，传旨十王请回，朕当赐爵。于是十殿阎君谢了恩，自退酆都城去了。钟馗等俯伏殿下，候旨。须臾太白金星高捧丹诏，当殿宣读。

玉帝诏曰：朕惟两仪既判，三才始分，天得一而成阳，地得一而成阴。人禀天地，气秉五行。詎料风土各异，习染性成。兹者南瞻部州大唐国地界，人心恶孽，尤为可悯。或浮夸而鲜实，或虚诈而不诚。或心怀慳吝，不顾子孙之悖；或任情奢侈，不惜天地之珍。或爱色以殒身，或嗜酒而亡命。王法绳之而无据，因果报之而难凭。尔钟馗秉清刚之德，存正大之心，诛邪种种之不善，厥绩确确其匪轻！可封为翊正除邪雷霆驱魔帝君。含冤有孔、孟之操，建孙、吴之略，可封为天枢文德翼圣真君。负屈擅贲、育之勇，兼逢、羿之能，可封为天枢武德贲圣真君。妖气既净，仰太阳之普照，正气长伸，皆钟子之弘功。业既高于古今，爵宜冠乎天人。钦哉！

钟馗等谢恩毕，玉帝退朝，含、负二人谢别钟馗，俱到天枢垣赴任去了。钟馗出了南天门，骑了白泽，前边两杆龙旗开道，往庙中享受香火。这庙自从斩了捉鬼，众百姓感戴，盖得金碧辉煌，光彩耀目，五间大门，七间大殿，甚是宽敞。不但钟馗享受无穷，连那蝙蝠白泽也都有血食享用。且是威灵异常，求风得风，求雨得雨，百姓们莫不虔奉。县尹呈详上司，上司奉闻

朝廷，德宗皇帝大喜，召柳公权题匾。一面石青装底，字贴真金，用黄绫包裹，遣礼部尚书杜黄裳、内侍鱼朝恩前来挂匾。其时哄动了乡村，闹动了店镇，若大若小，如男如女，都来观看。一派笙箫鼓乐，迎匾到庙，解开黄绫包，悬匾于殿上，士民争来观看，果然写得端楷，瓦盆大五个金字：

“那有这样事！”

诗曰：

花拂帘栊午梦长，醒来题笔记荒唐；
诛邪有术言为剑，灭鬼无能口代枪。
负屈逞奇俱是幻，含冤定策总非常；
只因画上钟馗好，一一描来仔细详。

平鬼传

第一回 万人县群鬼赏月

世上何尝有鬼？妖魔皆从心生；违理犯法任意行，方把人品败净。举动不合道理，交接不顺人情；摇头晃膀自称雄，那知人人厌憎！行恶虽然人怕，久后总难善终；恶贯满盈天不容，假手钟馗显圣。昔年也曾斩鬼，今日又要行凶；咬牙切齿磨剑锋，性命立刻断送。

话说大唐德宗年间，有一名甲进士，姓钟，名馗，字正南，终南山人氏。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只因相貌丑陋，未中头名，一怒之间，在金阶上头碰殿柱而死。谁想他的阴魂不散，飘飘荡荡来到幽冥地府，在阎君面前，将他致死的情由，从头至尾诉了一遍。阎君甚是叹惜。遂问钟馗道：“俺有一事奉烦，未知从否？”钟馗道：“愿闻钧旨。”阎君道：“阴间鬼魂俱系在下掌管。今阳间有一种鬼，说他是鬼，他却是人，说他是人，他却又叫做鬼。各处俱有，种类不一，甚为民害，惟万人县内更多。在下怜你才学未展，秉性正直，意欲封尔为平鬼大元帅，凡遇此鬼，除罪不至死，尚可造就者，令其改邪归正，以体上天好生之德。其余尽皆斩除。倘有恶贯满盈，罪不容死的，生擒前来，再以阴间刑法治之。俟斩尽杀绝，功成之日，自当奏知上帝，论功升赏，加官进爵，未知尊意如何？”钟馗听罢，向前谢道：“既蒙抬举，谨遵钧旨！”阎君大喜，遂交给平鬼录一本，又赐给青锋宝剑一把，追风乌锥马一匹。纱帽、圆领、牙笏、玉带，并拨给鬼卒四名。第一名大头鬼，第二名大胆鬼，第三名精细鬼，第四名伶俐鬼，随路听用。

钟馗谢恩下殿，出了幽冥地府。头换尖顶软翅乌纱，身穿墨丝蓝瓣海青蟒袍，腰系金镶玉带，手执牙笏，上了追风乌锥马。遂吩咐大头鬼头前开路，大胆鬼挑着琴剑书箱，精细鬼手提八宝引路红纱灯，伶俐鬼擎着三沿宝盖黄罗伞。分派一定，号令一声，摆开队伍，杀气腾腾，威风凛凛，直往万人县里进发。这且不表。再说这万人县在长安西北，离京有二万三千余里。这万人县城内有一没人里，里中有一踩遍街，街内有一人，姓无，名耻，字是不为。自祖上以来，并无恒产，也不货殖。全凭膂力过人，相貌魁伟，强借讹诈度日。年过四旬，娶妻应氏，所生一子，与无耻大不相同。生得身长不过三尺，居心甚短，行事也短，因此人给他起了一个混名，叫他短命鬼。无耻对应氏道：“我无门自祖上以来，俱各人物魁伟，出人头地。这个儿子如此秕微，如何能传宗接祖？倒不如没有这个儿子为妙。”故此无耻看见短命鬼就怒，诸日非骂即打，总要致他儿子于死地。应氏劝之再三，无耻终是不听。应氏无奈，一日向他丈夫说道：“杀生不如放生好，你既不喜他，我有一个表弟，姓阮，名硬，现在不修观里为僧，法名是针尖和尚。我把他送与我表弟做徒弟何如？”无耻道：“我只不要这样儿子，任凭你去发放，不必问我。”应氏遂择了个日子，将短命鬼送到不修观里去为僧了。这应氏三五年间又生一子，排行为二，颇有父风。人家给他也起了一个混名，只添了一个鬼字，叫他做无二鬼。长到十五六岁上，无耻与应氏相继而亡。无二鬼行事为人，较无耻更甚十倍。且说他怎生打扮？夏天里歪戴着草帽，斜披着小衫。冬天里袍套从不给扣，惟以蓝搭包扎腰。满城内富的不敢惹他，穷的不敢近他。他寻着谁，就是谁的晦气。偏有了个下作鬼给他做帮客，又有丧门神的儿子名鬼给他做门徒。真个是：

万人县内聚群鬼，万户千家活遭殃。

这无二鬼同下作鬼、鬼，诸日在这万人县内，东家食，西家宿，任意胡行，无所不至。一日正逢中秋佳节，无二鬼留了五位客在家，饮酒过节。一个是粗鲁鬼，一个是滑鬼，一个是赖殆鬼，一个是瞧荡鬼，一个是冒失鬼。无二鬼将这五鬼，让在风波亭上，序齿而坐。吩咐鬼预备酒肴。俟金乌西坠，玉兔东升，以便饮酒赏月。滑鬼向无二鬼道：“天气尚早，弟家有一小事，去去就来。”众鬼道：“不可失信！”滑鬼道：“不失信，暂且少陪。”滑鬼对着众鬼将手一拱，佯长出门去了。

且说滑鬼出门来，在街上，正走之间，忽然背后有人叫道：“滑哥慢走，我有话与你说！”滑鬼回头一看，却是混账鬼与讨债鬼同来。滑鬼见了，连忙就跑。滑鬼跑得快，混账鬼与讨债鬼身体肥胖赶不上。滑鬼舍命正往前跑，忽然一人正冲着滑鬼飞奔而来，与滑鬼胸膛相撞，将滑鬼咕咚撞倒在地。讨债鬼赶上一步，将滑鬼按住不放。滑鬼道：“欠你的账目，我就清楚你，你且放我起来。我看是谁撞倒我？”讨债鬼松手，滑鬼爬将起来，一看说道：“呀原来是楞二哥！未知有何要事，这等紧急？”楞睁鬼道：“昨日进城，路遇无二哥，邀我今日到他家去饮酒赏月，我恐到迟，所以误撞尊驾，得罪，得罪！”滑鬼道：“我方才也在无二哥那里，因有事回来到舍下，即刻我也就回去。”讨债鬼道：“是踩遍街住的无二哥么？”楞睁鬼道：“正是。”讨债鬼道：“平素与人讨账，无二哥略帮几句言语，那人就将账目清楚了。屡次承他盛情，我亦欲到他家去。但今日节间，有些不便。”混账鬼道：“我们买几色礼物，登门贺节，岂不两全？”楞睁鬼指着混账鬼问道：“这位兄台尊姓？说话甚是有理！”讨债鬼道：“这是舍弟，名混账鬼。”遂令混账鬼买了几色礼物。楞睁鬼将滑鬼抓住说道：“今日任有甚么紧事，不准你去。今日也不许讨账，你得随俺回去！”滑鬼不敢强去，遂同众鬼转回踩遍街来。滑鬼进门向无二鬼道：“事未得办，却给二哥又邀了几位客来。”众鬼一齐离座。只见混账鬼手里提着四个甲鱼，二三十个螃蟹，讨债鬼抱着两个西瓜。无二鬼叫鬼收了，同走到风波亭上，谦让一回，按次序坐定。滑鬼将路遇楞睁鬼被撞的事，说了一遍，俱各哄堂大笑，又叙了一回寒温。瞧荡鬼举手向众鬼道：“我们今日不期而会，恰是十位，古人有热结十弟兄，至今传为美谈。我们今日何不效法古人，也结一个异姓骨肉？不惟物以类聚，常常聚乐，倘事有不测，亦可彼此相助，不失义气。但不知此言有合公意否？”众鬼齐声赞美。无二鬼遂叫鬼制办祭物伺候。鬼出门去，到了街上，也就买了些下作物件。回家即刻排出，来了一桌据实供。却是三碗菜。头一碗是山草驴子放屁，作孽的蚂蚱；第二碗是蒜调猪毛，混账和菜；第三碗是肝花肠子一处煮，杂碎。买了半捏子没厚箔，请了一张假马子，烧了一支讹遍香，奠了三杯酒，行了一龟三狗头的礼，放了三个灭信炮，一齐发誓已毕。无二鬼年长，坐了第一把交椅，粗鲁鬼次之，楞睁鬼为三，排到末座，却是鬼最幼。鬼将供撤在风波亭上，又添了一碗鹅头烩螃蟹，一碗生炒楞头鸭子，一碗坏黄子鸭蛋，一碗清水煮瓠子，真个是：

月到中秋明似镜，酒逢知己胜同胞。

众鬼彼此猜拳行令，不觉三更有余。正饮之间，忽闻外面叩门甚急，无二鬼不觉失惊落箸。叫鬼前去探听。要知来的是谁？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烟花巷色鬼请医

话说无二鬼同众鬼饮酒中间，只闻叩门声，急遂叫 鬼去门内探听。这鬼来在门内，细声问道：“外边何人叩门？”门外答道：“我奉周老爷差来，有急密事，要见无二爷面禀的。”鬼回禀，无二鬼令开门引进来。那人来到风波亭上，向无二鬼道：“家爷命小人来面禀密事，不知可有僻静所在否？”无二鬼遂将那人引到内宅。那人将阎君命钟馗之事，附耳低言，细细说了一遍，折身就走。无二鬼亲送出门去了。无二鬼回至风波亭上，众鬼一齐问道：“此系何人？周老爷是谁？来禀何事？”无二鬼叹了一口气道：“今日众兄弟幸会，又结了生死之交，月下谈心，酒逢知己，正可作彻夜之饮。不料想竟是好事不到头，乐极悲生！”粗鲁鬼起身拍掌大喊道：“到底是为得何事？快讲，快讲！还有这些咬文嚼字哩。”无二鬼道：“那周老爷住在咱这县城北黄堂村，幼年也是我辈出身，因才情高超，趁了万贯家私，改邪归正。在阎君殿前新干了一名殿前判官。现在听用，尚未得缺。来人是他的长班，说周老爷昨日在阎君殿前站班，面见阎君将一个不第的进士，姓钟，名馗，封为平鬼大元帅，领了四名鬼将，前来平除我们。我与周老爷素日相好，叫他偷送信来，令我们躲避躲避。”楞睁鬼道：“二哥放心，料想钟馗不过是一个文字官耳，能有多大神通？”无二鬼道：“阎君又拨给他四名鬼将，如何敌挡得住？倘有不测，悔之晚矣。”噍荡鬼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难道说我们坐以待死不成！竹竿巷里有一位下作鬼哥，与我最好。他的嘴也俐，口也甜，眼也宽，心也灵，见人纯是一团和气，低头就是见识。将他请来，计议计议，包管这场祸事冰消瓦解。”无二鬼道：“愚兄也与他相好，昨日我也邀他过节，他说家中今日上供祀先，所以未到。”赖殆鬼道：“如此就差滑老七去请他来何如？”滑鬼道：“弟不能去，一者路径不熟，二来步履艰难，三来我并不认识他。”赖殆鬼道：“要紧事也是如此滑法？”无二鬼道：“不必争执，今已夜深了，明日我差 老十去罢。列位明日也要早到。”说毕，俱各垂首丧气而散。

到了次早， 鬼奉无二鬼之命，走到竹竿巷里，来在下作鬼的门首。此时门尚未开，高声叫道：“下作鬼哥在家么？”这下作鬼原是汤裱褙的徒弟。自从得了汤裱褙的传授，才学会了这个下作武艺。吃穿二字，俱是从这条下作路上来的。汤裱褙虽死，下作鬼不忘他的恩情。请了一位丹青，将汤裱褙的像貌画了一副影，又写了一个牌位，上题着“先师裱褙汤公之神主”。旁写孝徒下作鬼奉祀。请五浪神给他点了主，供在一座房内，诸日锁着门。即他妻子也不令他看见。每逢初一十五，烧香上供，磕头礼拜，求他阴灵保佑。昨日八月十五，上供之后，下作鬼夫妻二人散福赏月，多饮了几杯。夜间未免又做些下作勾当，所以日出三竿，尚然酣睡。睡梦中忽听有人门外喊叫，遂将二目一揉，扒将起来，披衣开门，往外一看，遂笑嘻嘻的说道：“我道是谁哩，老 你从何来？因何来得恁早？”鬼道：“我奉无二哥之命，特来请你，有要事相商。”下作鬼遂转身进内，对他妻子说：“无二哥着老来请我，倘有人来找，只说我往无二哥家去了。”说毕遂同 鬼出门，直往踩遍街而去，这且不表。

再说下作鬼的老婆是个溜搭鬼，善送崇下神，做巫婆。自从再蘸了下作鬼，实指望做对恩爱夫妻，不料下作鬼拿着老婆竟做了奉承人的本钱，溜搭鬼也乐得随在风流。听得 鬼声音，遂说跟了无二鬼来了，因此也就起来，

搽脂抹粉，慌成一片。原来无二鬼素日常到下作鬼家中来，与溜搭鬼眉来眼去，两下调情，下作鬼只装不知，久而久之，背着下作鬼，两人竟勾搭上了。及溜搭鬼出房，见无二鬼没来，未免淡幸。抬头见下作鬼的祖师堂门，不曾锁去。自言自语的说道：“他的这个牢门，出锁入锁，今日我可进去看看。”及至走到汤裱褙的影前，只见他缩着头，抖着膀，探着腰，笑迷糊的两只眼，伸着四寸长的一条溜滑的舌头。不觉大怒，气恨恨的把门锁了。因想道：“我那情人色鬼哥哥，想他的病今已好了。我今日无事，何不前去一叙旧好。”想罢遂将大门掖上，出门直往烟花巷而来。及至进了色鬼的大门，来到色鬼的卧房，看见色鬼面如金纸，瘦如干柴，遂问道：“色哥，你的病体好些么？”色鬼一见溜搭鬼，不觉满心欢喜，问道：“情人为何许久不来？”溜搭鬼道：“家里事多，总不得闲。”说着就在色鬼床沿上坐下。见一个年幼家童，送茶过来，年纪不过十六七岁，白面皮，尖下巴，两个眼如一池水相似。溜搭鬼接茶在手，遂问道：“这个孩子是几时来的？”色鬼道：“是前月新觅的，名叫小低搭鬼。”溜搭鬼笑道：“无怪你的病体直是不好。”色鬼道：“实因无人扶侍，并无别的事情。”溜搭鬼目触心痒，不觉屡将服去看他。小低搭鬼也用眼略瞟了两瞟，只是低着头微笑不语，溜搭鬼向色鬼道：“病体如此，也该请位郎中看看才是。”色鬼道：“此地并没位好郎中。”溜搭鬼道：“眼子市里街西头流嘴口。胡诌家对门，有一位郎中，是南方人，姓贾，号在行，外号是催命鬼。新近才来，却是一把捷径手，何不请他来看看？”色鬼听说，喜之不尽，遂差小低搭鬼牵了一匹倒头骡子，前去请催命鬼。小低搭鬼走到眼子市里问着催命鬼的门首。便叫道：“贾先生在家么？”只见催命鬼穿一领陈皮袍子，戴一顶枳壳帽子，腰系一条钩藤带子。摇摇摆摆，走将出来问道：“那家来请？”小低搭鬼道：“烟花巷里色宅来请贾先生调理病症的。”说毕，从拜盒内取出一个红帖来。上写着“年家眷弟色鬼拜”。催命鬼接帖在手，便长出一口气道：“连日不暇，今日更忙，如何能去？”小低搭鬼道：“贾先生不必推辞，今日来请你，是溜搭鬼举荐的，千万去走走才好。”催命鬼迟疑多会，将头点了两点，说道：“本情实不能去，但溜搭鬼与俺素日相好，且又是隔壁同行，今日不去，异日何以见面？忙也少不得去走这一遭。”说毕，回家取了药箱，叫小低搭鬼背着。贾在行上了倒头骡子，直往烟花巷而来，要知后事，再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贾在行误下绝命丹

话说贾在行同小低搭鬼来到烟花巷内。下了倒头骡子，进了大门。只见溜搭鬼迎出来说道：“久未相会，闻得贾先生医道大行，逐日忙迫，今日光临，不胜欢跃！”贾在行道：“多蒙荐引，感谢不尽。”二人到了客舍，吃过茶，领至色鬼房内。色鬼一见贾在行来，意欲起身施礼，贾在行急向前按止道：“开口神气散，闭目养精神。不要妄动，在下好与尊驾评脉。但牛马驴骡脉在头上，所以兽医攒角摸耳朵，人的脉在脚上，须从脚上看的。”遂一伸手抓住了色鬼的脚丫子，闭着眼低着头，沉吟了片时。撒了手，总是一言不发。溜搭鬼问道：“此病吉凶何如？”贾在行长出一口气道：“厉害！厉害！这脉如皮条一般，名为皮绳脉。那脉书上说得明白：

硬如皮绳脉来凶，症如泰山病重重；

若是疼钱不吃药，难吞阳间饼卷葱。”

色鬼道：“既请先生评脉，那有不吃药之理。”溜搭鬼道：“先生有好药只管用，药资断无不从厚的。”贾在行遂将药箱打开，取了一个小磁瓶出来，说道：“此瓶名为‘掉魂瓶’，里面盛的是‘绝命丹’。药书上说得明白。

绝命丹内只五般，牛黄狗宝一处攒；

冰片人参为细末，斗大珠子用半边。

王母取下天河水，老君房内炼成丹。

灵芝仙草作引子，吃上三服病立痊。

若问修炼多少日？手忙脚乱八百年。

这药：一治胸膈饱满，二治内热外寒，可惜你把病害错了，空有好药，用他不着。”小低搭鬼在药箱内拿出一瓶道：“这里边是甚么药呢？”贾在行接在手内道：“不可乱动，倘然弄错，性命相关。”遂用手倒出瓶中的丸药来，一看说道：“此丸名为‘九蒸八晒的疔瘡丸’。一治癣疮疥疮，脚鸡眼茨猴子，又治腰疼腿酸，劳伤失血。色爷，你若将此药用滚白水送下，稳稳的睡倒，药力行开，便能串肠过肚，滋阴降火，宁吐止血，不日即可痊愈。”小低搭鬼又插口道：“先生有痔疮药否？”贾在行道：“可是足下？”小低搭鬼道：“正是。”贾在行道：“若是酒色过度，饥饱劳碌得来，不治久则成漏。足下是因聚精养锐上得来的，不早治恐成终身之累。”小低搭鬼道：“如何成终身之累呢？”贾在行笑而不答。溜搭鬼道：“求明白赐教！”贾在行笑着向溜搭鬼耳边说道：“恐成脏头风。”溜搭鬼用手中扇子，在贾在行头上轻轻打了一下，说道：“他是真心求教，你偏有这些胡言乱语的！”贾在行此时与溜搭鬼眉来眼去，与小低搭鬼言语勾搭，久已神魂飘荡，心不在焉矣。遂手包了三包丸药，交与溜搭鬼叫他给色鬼服用。又道：“若用此药，必须忌口，还须寻一僻静所在静养才好，不然恐不效验。”说罢，色鬼遂照着小低搭鬼递了一个眼色，小低搭鬼就会意了。用一个小金漆茶盘，端了二两重的一个红封，送于贾在行面前。贾在行收过，背了药箱，去讫不题。且说溜搭鬼用滚白水将药研开，叫色鬼吃了，用被给他盖好，就要回去。色鬼道：“蒙情请了郎中来。今已服药，俟我出了汗，你日夕回家去罢。”小低搭鬼也苦苦的相留，溜搭鬼就应允了。色鬼睡熟之后，小低搭鬼虽不曾亲近女人，年已十六七岁，又常被这些好南风的戏弄。那床第上的风月，久已纯熟，溜搭鬼这日原来是寻色鬼以叙旧好，及见色鬼病重，未免淡幸。幸遇

着这个小低搭柳眉杏眼，辱红齿白，处处可人。溜搭鬼一见，早已心许。今乘色鬼睡熟，四目相视，欲火动心，遂向小低搭鬼丢个眼色，令他将大门关上。两个携手到了小低搭鬼的房内，搂抱相亲，各自解带宽衣，忽听得色鬼大喊了一声，如霹雳一般，吓得二人慌忙整衣，来到色鬼房内。只见色鬼面如紫茄，七窍流血，即刻呜呼哀哉了。溜搭鬼对小低搭鬼道：“我与色鬼虽然相好，并无亲戚。闻得他有一个亲哥，名叫酒鬼，住在杏花村里。他若来了，我却不便，不如早走为妙。”说罢就走。小低搭鬼拉住道：“可怜我幼失父母，又无家室，你去我可如何？倘蒙见怜，我跟你去，我就在你家早晚服侍你，岂不是好。”溜搭鬼道：“我固愿意，但恐怕俺家那个下作东西见了你，未必肯饶你。”小低搭鬼道：“就是一身充二役，也说不得了。”说罢，二人急忙去讫不题。及至到了第二日早晨，贾在行便道从色鬼门前经过，意欲进门看看色鬼的病势如何？及至走到色鬼房内，见色鬼已死。溜搭鬼与小低搭鬼俱无踪影，回身就走。忽见桌上有剩的丸药一包，贾在行一看，方知昨日错留了“绝命丹”。色鬼必因此丹而死。若是有人知觉，这庸医杀人的罪，稳稳的落在头上。遂急忙回到家中，背了药箱行李，逃往阴山投尖腩鬼去了。

话说色鬼，被贾在行的“绝命丹”治死，阴魂不散，飘飘缈缈，各处随风闲游。一日不修观内针尖和尚正在蒲团上打坐，忽被一阵腥血冲撞元神。针尖和尚轮指一算，知是色鬼的游魂从此经过，遂掏诀将他魂魄拘回。色鬼就在蒲团边双膝跪倒，把他屈死的原由诉说了一遍。针尖和尚知他的阳寿未尽，遂命短命鬼到三更时候，至烟花巷内将他尸首盗来。针尖和尚在葫芦内取出一粒仙丹，用露水和开，灌在色鬼的口内。不片时魂魄复体，睁眼一看，知是重生，遂向和尚谢了活命之恩。针尖和尚道：“你平生淫人妇女过多，应有此症。你如肯改悔，拜我为师，我教你些兵法武艺，可以保护你的身体，不知你意下如何？”色鬼道：“俺的欲心未静，恐怕难以学道。”针尖和尚道：“色即是空。这个色字，我们空门原是离不了的。”色鬼遂向针尖和尚拜了四拜，又和短命鬼叙了师兄师弟。短命鬼遂领了色鬼观中各处闲玩观看。色鬼问道：“此观因何名为不修观呢？”短命鬼道：“这村名为大撒村，开山师祖名唤不害。发了善念，要修一座观，一则为四方祈福之所，二则为自己栖身之地。不料想天意该成，就有一位施主，情愿将砖瓦木料等物，自己通捐送来，并不用募化众人。所以名为不修观。山门内竖了两统石碑，一碑下是一个土龟，一碑下是一个乌龟，这二龟俱是不害修的。二门内有七十五司，司中有上刀山的，有下油锅的，有变驴马禽兽的，这俱是不害修的。”二人正在观看，忽见针尖和尚命麦王童儿来唤，二人急忙走至方丈。针尖和尚吩咐道：“方才我默运元神，忽然心血来潮，轮指一算，算知我们这不修观内，不久就有大祸临门。你二人有刀剑之厄，须当准备方好。”要知观内有何祸事？他二人如何准备？再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下作鬼巧设连环计

话说针尖和尚知不修观气数将尽，钟馗不日即到。一人逃避不难，奈与短命鬼、色鬼有师徒之情，不忍恣然。令短命鬼将山门扁额除下，把不修观三字涂去，改成大放寺，仍挂在山门上。又令将前后山门紧闭，教短命鬼学了些五行土遁，教色鬼学了些兵法武艺，习成之后，针尖和尚领了麦王童儿，于半夜时候，驾起一片妖云，飞到狼牙山黑水洞修真养性去了。这且不表。再说下作鬼那日同了鬼，到了踩遍街，进了无二鬼的大门，见粗鲁鬼、懈怠鬼、瞧荡鬼、滑鬼、楞睁鬼、讨债鬼、混账鬼俱早在风波亭上，团团坐着。一见下作鬼到，一齐离座相迎，下作鬼与各鬼叙了寒温。及见讨债鬼与混账鬼，遂向无二鬼道：“这二位不得认识。”无二鬼道：“这位是讨债鬼弟，这位是混账鬼弟，素日相好，昨日也与俺拜了异姓兄弟了。”下作鬼道：“久仰，久仰！弟在家日多，出门日少，所以未得识荆。得罪，得罪！”讨债鬼与混账鬼也与他上了一会亲热。下作鬼道：“早知昨日有此胜会，无二哥既邀我，任凭有甚大事，断无不来的，可惜不知道，错过了。”说着，彼此又谦让了一会，方按长幼坐下。粗鲁鬼忽大声喊道：“我们有塌天大祸。绝不提起，只弄假谦恭，算得甚事？”无二鬼遂将阎君命钟馗平鬼，及周判官差人送信的事，细细说了一遍。下作鬼踌躇了半日道：“素日琐屑小事，弟还有些小见识，如今性命相关，事大责重，小弟一人如何敢当？”众鬼道：“不必推辞，倘钟馗来时，不惟我们束手待毙，即尊驾恐亦有未便。”下作鬼道：“既蒙众位不弃，在下就要斗胆了。但人微言轻，恐令不行，终属无益！”无二鬼遂取了一个黑碗，在阶前摔碎道：“有不遵令者，即如此碗！”下作鬼道：“我们今日共有十余位，其余凡与我们同类者，苦不尽行连成一气，惟恐寡不能敌众。”无二鬼道：“须俱纠合前来才好。”下作鬼道：“其余俱好纠合，惟有墙缝里住的那个穷鬼，有点子难说话。一贫如洗，偏要咬文嚼字，甚不随和。”讨债鬼道：“天地间没有不上竿的猴，不过是多打会子锣。这穷鬼从前我却与他甚相熟，我去寻他何如？”众鬼道：“甚好。”下作鬼又道：“还有牛角胡同住的一个累鬼，他与穷鬼是亲表兄弟，人甚骨气，且有胆略，这也是个要紧的。”混账鬼道：“小弟从前与他有些连手，待我去寻他。”众鬼大喜，二鬼遂出门分路去了。下作鬼道：“小弟从前有一家人，名叫勾死鬼，因弟家中无甚出息，去投赌钱鬼了。若是此人在此，不消三日，这万人县里鬼，皆可以齐了来。”无二鬼道：“这赌钱鬼我与他极相好，明日写封字去，借来使唤何难！”下作鬼道：“既然如此，蛇无头不行，人无位不尊，无二哥须登了王位，方好发号施令。”众鬼齐道：“有理。”遂将无二鬼拥在上面炕上坐定。下作鬼又道：“有王必有徽号，今无二哥既以炕为坛基，即号为炕头大王何如？”无二鬼甚是得意。众鬼齐道：“有王就有军师。”遂将下作鬼拥在无二鬼的左首坐定。齐道：“看军师头平耳尖，就呼军师为狗头军师罢。”下作鬼谢了众鬼。遂大声喝道：“听俺号令！”未及开言，只见讨债鬼回来了，众鬼齐道：“无二哥已正王位，须要跪下回话。”讨债鬼遂跪下禀道：“小弟到了墙缝里，进了穷鬼的大门，院内养了许多的眼前花。穷鬼正在那里栽培观玩。见了我，他拿了一个小低杌子，叫我坐下，我就把二哥邀他结义的事，说了一遍。他就把穷眼一瞪，穷牙一咬，

骂道：‘无知之徒，休要胡言乱语，我这条堂堂穷汉，岂肯和你们这些五不五，六不六，七青八黄，不堪的东西，呼兄唤弟吗？再要顺口胡放，即便裹耳之敬。’我又说目下阎君命钟馗前来，平除我们，还是随伙的好。他又说尔等罪恶滔天，俟钟馗来时，我必帮助他，将尔等斩尽杀绝，方称我意。看来那穷鬼是终不能入伙的了。”下作鬼见混账鬼也站在旁边，问道：“你寻的累鬼呢？”混账鬼也跪下禀道：“小弟到了牛角胡同问他，他邻家说他往躲庄去了，不定几时才回来。我问躲庄在于何处？旁人俱说不知道，惟累鬼自己明白。所以没寻着他。”下作鬼道：“这也由他。起列两旁，听俺吩咐！凡用兵之道，未知天时，先明地理。万人县城郭完固，南有奈河之险，奈河逛南，三十里之遥，左有蒿里山，右有望乡台，中有鬼门关。再南九十里有子母山一座，高可插天，长可塞路，这几处险要地方，我们兄弟分兵把守。处处招军买马，积草屯粮。他虽有阴兵百万，战鬼千员，其奈我何？”遂令讨债鬼、混账鬼前赴子母山镇守；又令粗鲁鬼把守鬼门关，懒怠鬼副之；冒失鬼把守望乡台，滑鬼副之；楞睁鬼把守蒿里山，噍荡鬼副之；大王与俺，亲在奈河督修战船；鬼为前部先锋，随班听用。分派已定，又吩咐讨债鬼与混账鬼道：“子母山孤立南方，最关紧要，须差妥当人远去打探，一有信息，即报大王知道！倘子母山有失，须向鬼门关奔走，俟钟馗追来，粗鲁鬼、冒失鬼、楞睁鬼等各守营寨。若攻蒿里山，山上须塞断去路，多用灰瓶滚木，从上打下。望乡台的人马即鸣锣擂鼓，击其后阵。若钟馗回兵来战，即鸣金收军，退回台内。钟馗若攻望乡台，台上多用弓箭火炮，蒿里山的人马呐喊下山，扰其后阵。若钟馗回兵来战，即鸣金退回山上。倘钟馗直攻鬼门关，则东面望乡台、西面蒿里山两处人马，齐击后阵。钟馗回兵来战，就各回营寨紧守。如此三日，钟馗人马不故自疲。然后出其不意，合兵夹攻，钟馗虽勇，一鼓可擒矣。众家兄弟们不得违令，自取咎戾！”无二鬼抚掌大笑，众鬼俱心服。从此各驻汛地，秣马厉兵，单等钟馗到来，一场鏖战。只苦了万人县里的人家。无二鬼营中，用袍甲旗帜，绸缎布匹铺内遭殃；用粮饷草料，粮食柴薪铺内遭殃。民间有骡马的，牵来做坐骑；民间有牛车的，要来拉军装。就是民间的柜箱，也要来喂牲口。真个是：

天理昭彰终有日，万鬼性命俱沉沦。

这万人县里的百姓日不聊生，怨气升天，有冤也无处去诉，这且不表。再说下作鬼在这踩遍街无二鬼家，一连住了三天，一日遂向无二鬼说道：“启禀大王，臣来此已数日了，臣妻在家甚不放心，求大王赏假数日，回家安置妥当，即来襄赞军情。”无二鬼道：“先生既为入幕之宾，如何一刻可离？此间现有洁净房舍，先生把宝眷接来，岂不彼此便宜。”下作鬼也知无二鬼不怀好意，但乐得吃些现成茶饭。下作鬼又奏道：“既蒙大王鸿恩，谨遵钧旨！”遂辞了无二鬼回奔竹竿巷来。下作鬼一路只想着到家如何夸官，如何祭祖，那知溜搭鬼与小低搭鬼从色鬼家回来，在家昼则挨肩靠膀，夜则交胫叠股，好得如胶似漆一般。及至下作鬼到家叩门，溜搭鬼闻听是他丈夫声音叩门，与小低搭鬼不觉大惊。溜搭鬼遂心生一计，如何对答，方才与下作鬼开了门。下作鬼进得门来，一见小低搭鬼，不觉大怒，顺手在门后取了一杆顶门铁枪，照着小低搭鬼的咽喉噼的就是一枪。要知小低搭鬼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唐钟馗火烧不修观

话说下作鬼见了小低搭鬼，不容分说。举枪就刺。幸小低搭鬼眼力乖滑，将头一低，下作鬼用枪过猛，那枪头直透门扇。急且不能拔出，慌得溜搭鬼向前抱住下作鬼道：“不问青红皂白，就弄枪弄刀的，难道杀了人是不偿命的吗？”下作鬼也自知过于卤莽，转脸问道：“他是何人？你缘何留他在家？细细讲来！倘有半字虚假，我如今较往常大不相同，断断不能干休。”溜搭鬼道：“他姓刘，名得柱，是我的同胞兄弟，今日早间才到咱家来的。”下作鬼道：“这就错了，娘子你姓胡，他姓刘，如何是同胞兄弟？”溜搭鬼道：“其中有个缘故，当初我母张氏，父亲胡浑，生俺姐弟二人。父亲去世，奴已五岁，这个兄弟尚在怀抱，他随娘改嫁刘姓，所以姓刘。我来你家，今已三年，若是虚假，你可见过丈人丈母吗？”下作鬼楞了半日，噗的笑了一声，说道：“内弟休怪！倒是愚姐夫的不是。”遂拉着小低搭鬼的手，让他坐下。问道：“内弟二向家任何处？因何音信不通？”小低搭鬼也就顺着溜搭鬼的话，支吾了一回。下作鬼也就不深究了。溜搭鬼问道：“你方才说你与往常大不相同，难道今日你有了甚么下作前程不成？”下作鬼遂将无二鬼为王，封他为军师，现在来接家眷，同享荣华的话，细细说了一遍。溜搭鬼听说，喜的嘴也合不上。说道：“各样俱好，就是在他家同院居住，有些不便。”下作鬼道：“不必撇清，速速收拾行李，不时就有人马轿夫来接。”溜搭鬼道：“俺兄弟亦可同去吗？”下作鬼道：“这个自然。”说着，只见从人报道：“人马轿夫已到门了。”溜搭鬼上了轿子，小低搭鬼紧紧跟随，下作鬼马上押着行李，来到无二鬼家中。无二鬼一见溜搭鬼，不胜欢喜，名为下作鬼的家眷，实为无二鬼的压寨夫人。小低搭鬼也做了无二鬼的亲随伴当。下作鬼居心大方，却也不甚拘滞。这且按下不表。

再说钟馗自从领了阎君命令，未免晓行夜宿，饥食渴饮。行了一月有余，一日在路，向大头鬼道：“吾们一路行来，过了多少城市山林，并不曾遇见一个鬼，倘然当面错过，大功何日可成？尔等须各要留心！凡有行径诡譎，踪迹可疑者，即行盘诘，不得有误！”大头鬼四人俱道：“遵令！”又走了百余里路程，忽见一人，冒冒失失而来。抬头一看，回身就跑。伶俐鬼纵步赶上，双手揪到钟馗面前禀曰：“这人行踪可疑，乞元帅盘诘施行！”钟馗问道：“你既悻悻而来，为何见了本帅又回身跑去？其中必有缘故，若不实说，定然斩首！”那人战栗禀道：“前边墨松林内，有一不修观，今改为大放寺。寺内有一短命鬼与一色鬼，这短命鬼甚是不氏远，小人方才自寺门口经过，适与短命鬼相遇，恐上了他的短当，有些害怕。所以如此慌张。”钟馗又道：“短命鬼是如何短法害人？”那人答道：“他不论人之厚薄，也不论事之大小，专以短见害人，哄人上了竿，他就抽了梯。哄人过了河，他就拆了桥。他现烧香现捏佛，烧了香毁了佛。现吃饭现支锅、吃了饭拆了锅。他生平说的是短话，做的是短事，专以短见杀人、害人、骗人、哄人、欺人、灭人，所以人叫他为短命鬼。人若撞见他，跑的慢了，就吃了他的短亏。”钟馗问明，将这人放去。率领鬼卒，直扑墨松林而来。及到墨松林内，果见一座山门，山门下站着一个人。生得短手，短胳膊，短腿，短身子。穿着短道袍，短鞋，短袜，短裤子，手中拿着一把短刀子。见了钟馗就要使他的短武艺。不料大头鬼走向前去，给他一个措手不及，拦腰挟将过来。钟馗叫他跪倒面前，手提青锋宝剑，望着他的短颈，就是一剑。钟馗力大身重，

反把自己闪倒在地。起来看时，短命鬼踪影全无。原来短命鬼与针尖和尚学了五行土遁，见缝就钻。钟馗举剑砍时，他已借地下蚁穴遁去。遁回寺内，将被耘逃遁的事，向色鬼说知。仍从后门借土遁去了。

色鬼仗着自己法术精通，将衣冠装束齐楚，托了一杆不倒金枪，来到山门以外，大声喝道：“何处邪毛外祟，敢在此间放肆！早卑前来纳命！”钟馗同大头鬼等，遍地寻找短命鬼不着，正在纳闷，忽听有人搦战。大头鬼与大胆鬼向钟馗禀道：“未将愿往擒此妖鬼！”钟馗道：“须要小心！”大头鬼、大胆鬼各执兵器，出得墨松林来，见色鬼耀武扬威，正在那里索战。大头鬼道：“早通姓名！俟俺斩了你，好勾除鬼录上的名字。”色鬼道：“俺乃针尖和尚的门人，短命鬼的师弟色鬼是也。”大头鬼听得色鬼二字，不容分说，手执银锤，直向色鬼的胸前打来。色鬼用枪拨开。锤来枪挡，枪去锤迎，战了二三十个回合，不分胜败。大胆鬼见战色鬼不下，举起蒺藜嘴，踏开大步，直奔前来助战。色鬼见势头不好，口中念念有词，一腔热血喷出，大头鬼晕倒在地。浑身血染，如红花缸内提出的一般。幸大胆鬼敌住了色鬼，精细鬼、伶俐鬼急向前，将大头鬼救回。大胆鬼抖擞精神，未及十数回合，色鬼已觉招架不住。又口中念念有词，用手在鼻上连击三拳，鼻孔内喷出两道三焦虚火。大胆鬼急转败走，被虚火炙得的须发俱已蜷曲。色鬼也不追赶，竟回大放寺去了。且说大胆鬼败回，将与色鬼如何致败情由，细细说了一遍。钟馗道：“吾等奉命而来，初次对敌，如此不利，大功何日得成？”心中甚是焦躁。伶俐鬼向前禀道：“元帅不必愁闷，俺有一计，须如此如此，色鬼定然被擒。”钟馗闻言，暗暗应许。幸而色鬼的三焦虚火，与那一腔热血，不能伤人性命。大胆鬼不过须发鬋曲，大头鬼将腥血洗去，依然精神如故。晚膳以后，到了三更时分，伶俐鬼同众鬼暗暗来到了大放寺的门前。令大头鬼把住后门，精细鬼把住前门，自同大胆鬼起阵阴风，驾起云头，进了寺内，先盗了他的不倒金枪。然后用黑狗血照定色鬼的阴魂喷去，破了他的三焦虚火。遂大声喝道：“色鬼还不起来纳命！”色鬼从睡梦中惊醒，身不及衣，足不及履，手中又无了枪，口中又喷不出三焦虚火来。没奈何从窗洞内跳出，开后门就跑。大头鬼在门外听得门响，从旁一锤打倒，又劈面一锤，脑浆崩裂，结果了色鬼的性命。大头鬼进去会同了大胆鬼等回至墨松林禀知钟馗。钟馗大喜，遂将平鬼录上色鬼的名字勾去。到天明，率领四大鬼卒，到了大放寺内，寻找余鬼。及至方丈，闻得夹皮墙内，似有妇人声音，遂向前打开，见有十余个少年妇女走出来。钟馗问道：“尔等何处人氏？在此何干？”那妇女道：“俺俱是下作鬼的表嫂子，因去年三月三，来庙烧香，被色鬼与短命鬼强留在此，求爷爷饶命！”钟馗道：“我把色鬼打死了，你们去罢。”妇女叩头谢恩，各自散去。钟馗令前后放火，顷刻将不修观烧成灰烬。钟馗道：“今灭色鬼，实伶俐将军之功，记在功劳簿上。但短命鬼不知去向，倘再获住，即行斩首。方消我恨。”言罢，遂率众又往前走，寻找短命鬼去了。

第六回 短命鬼被擒子母山

话说短命鬼从不修观后门，借土遁逃走。在地中行了一日一夜，约略去钟馗已远，突从地内钻将出来。愣了半日，心中想道：“素日我曾听人说，自我进不修观为僧之后，我母亲家中又生了一弟，混名叫无二鬼，现今长大成人，在万人县里居住。我不如前去寻他。讧奈不识路径，如何是好？”抬头往北一看，见远远的土坡下有数间草屋，傍着溪边。柳树上挑出一个酒帘儿。短命鬼料是庄村，定有人家，知道路径。遂一直奔来，路旁忽见来了一个柴夫，挑着一担山柴，短命鬼问道：“借问大哥，这里叫什么地名？”那柴夫答道：“你过来的是断肠岭，前边大树林边，是有名的断肠坡。”短命鬼问了，直望着断肠坡而来。来到坡边看时，有一株大树，四五个人搂不过来，上面都是枯藤缠着。抹过大树边有一个酒家。短命鬼进了酒店，见店内先有四五个大汉在那里吃酒。一个道：“远远望着只说来了一个小孩子，不料想却是一个三寸钉。”短命鬼道：“我不曾与你相识，因何开口就骂人？”一个立起来道：“骂你还是小事。”遂用手抓住短脖子，将短命鬼翻倒在地，用绳索将他手足捆了。那上面坐的一个大汉道：“不用两人抬他，只叫一个人用根棍子，将他手足穿了，挟上山去就是了。”果然一人用根棍子，将短命鬼挟起。任凭短命鬼怎么哭叫，谁肯放他，如打狗的一般，挟上山去。绑在将军柱上。有几个小喽罗说道：“大王方才酒醉睡熟了，且不要去报。候大王醒了，禀了大王，把这个孩子的心肝扒出来，给大王做碗醒酒汤吃，我们大家也吃块嫩肉。”短命鬼在将军柱上，足不连地，欲借土遁走也不能。约至到了三更时候，只见厅背后走出三五个喽罗来，说道：“大王起来了，把厅上的灯烛剔得明亮些。”又见那大王走出来，坐在东边交椅上，问道：“喽罗们，你们那里拿得这个小孩子来？”喽罗答道：“小的们正在咱那酒店门首巡哨，见这个小孩子独自走来，因此拿来献与大王做醒酒汤吃。”那大王道：“正好，快去请二大王来！”众喽罗去不多时，只见厅侧边走上一个人来，在西边交椅上坐下。那大王道：“喽罗们快些动手，扒出这孩子的心肝来，做两碗醒酒的酸辣汤吃。”只见一个小喽罗，端一大瓦盆水来，放在短命鬼的面前。又见一个小喽罗挽着袖子，手中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剜心尖刀。那个端水的，两手端起水来，照着短命鬼心窝子就浇。原来人的心，都是热血裹着，把这热血用凉水浇散了，然后取出心肝来时，便脆了，好吃。那喽罗浇水，直浇了短命鬼一脸，那短命鬼仰面叹了一口气道：“无二鬼我那亲兄弟呀！你怎知你哥哥死在这里？”那大王听得无二鬼三字，便喝住喽罗道：“且不要杀他，他方才说甚么鬼？”喽罗禀道：“他说无二鬼我那亲兄弟呀！你怎知你哥哥死在这里？”大王闻听此言，慌忙走过来，走至短命鬼面前，问道：“你与无二鬼有甚亲眷？”短命鬼道：“无二鬼是我的胞弟。”二大王道：“天下重名姓的无二鬼甚多，问他是在那里住的？”短命鬼道：“是在万人县没人里踩遍街住的。”大王闻言，吃了一惊，遂夺过那喽罗手中的剜心尖刀来，便把绳索割断，扶到厅上，请他坐在正中交椅上，低头便拜。短命鬼问道：“二位大王何故不杀小人？二位大王高姓大名？与舍弟有何亲戚？”那大大王道：“此处名为子母山，弟名讨债鬼。这一个是我的胞弟名叫混账鬼，皆与无二哥是结拜兄弟。今日不知是无大哥到此，以致大哥受惊，得罪，得罪！惟求大哥宽谅！但大哥既与无二哥是一母同胞，为何不同在一处居住？今尊驾却从此地经过，不知意欲何往？”短命鬼即把年幼为

僧，以致前日被钟馗擒住，又借土遁逃走，如今要赴万人县里寻找无二鬼去，不识路径的话，细细说了一遍。讨债鬼也将所以在子母山为王，积草屯粮，招军买马，全为预备钟馗的话，也细细说了一遍。一面叫喽罗摆上筵席，请短命鬼用了饭。又叫喽罗伏侍短命鬼安了歇。讨债鬼向混账鬼道：“幸而俺听得无二鬼三字，将他放下来，若是杀了他，无二哥知道了，如何是好？”混账鬼道：“就是将他杀了，无二哥如何得知？”二人说了一会，亦各自去睡了。

次日清晨起来，讨债鬼与混账鬼陪着短命鬼用了早饭。讨债鬼道：“大哥难得到此，在此多住几日，俺再差喽罗送你去，你若不去，即同愚弟兄在此协守子母山亦好。”短命鬼道：“俺兄弟虽系同胞，数十年来未曾见面，念弟心切，断难再迟。”讨债鬼道：“既如此，俺差人送大哥前去。”遂吩咐喽罗，预备行李盘费、讨债鬼二人亲送下山。又嘱咐喽罗道：“无二爷现在奈河督修战船，你将无大爷送到奈河去罢。”短命鬼一拱而别。喽罗背了包裹行李，短命鬼随后，行了数日，远远望见桅墙林立，轴轳横空，喽罗指道：“那战船就是无二爷亲自督修的，河边就是大寨。”说话间来到了辕门。喽罗与那门军都是相熟的，向前拱手道：“借重传报一声，只说王爷的亲哥，大王爷来了。”门军进内报知无二鬼。无二鬼闻报，呆了半晌，下作鬼道：“大王前日曾言及有一令兄，自幼入不修观为僧，或音闻得大王得了王位，前来相投，亦未可知？”无二鬼恍然大悟，遂吩咐有请。将短命鬼迎入中军帐内，短命鬼遂把他出家为僧的话，说了一遍。问及家事，短命鬼才知他父母相继而亡，闻言大痛。无二鬼也落下几点泪来问道：“大哥离此不得甚远，为何总不回家来看看？”短命鬼道：“起初不修观内，只有师父一人，无人照管。及至后来添了色鬼师弟，师父又回山去了，所以未得回家。”下作鬼在旁道：“大哥如今自然是闻得无二哥得了王位，所以前来。”短命鬼道：“并不知二弟在此为王。愚兄只因被钟馗无故捉去，举剑就砍，幸俺借土遁逃走。他且说务要将咱这一类鬼辈，尽行斩绝，方消他恨。大约不久就到此了。后又闻得色鬼师弟，已被他擒斩了，把不修观他也放火烧了。我因无处栖身，所以前来。”无二鬼闻听此言，心中大怒，向下作鬼道：“不料钟馗这等可恶！若待他兵临城下，阻挡就难了。不如俺先杀向前去，给他一个措手不及，杀他一个片甲不归，方知俺的厉害。”下作鬼道：“不可，倘然失利，悔之无及。不如在此等他，左有望乡台，右有蒿里山，还可彼此救应。”无二鬼那里肯听，着短命鬼看守营寨，遂带了大小三军，骑上了一只净街虎，手拿一柄皮锤。下作鬼手使一根竹竿，打着一面顺风旗。小低搭鬼骑着一个臭蛆，头前引路。鬼骑着一只鸱鸟，手使一根丧棒，督催后阵。万人县城上放了三声灭信炮，出了城门，过了奈河，迤迳而来。行了三五日，忽然劈面迎着钟馗。无二鬼抬头一看，遂勒住了净街虎，大声喝道：“来者黑头黑脸的，莫非就是钟馗？”钟馗道：“然也。”无二鬼闻听钟馗二字，并不再言，举锤就打。钟馗举剑相迎，战不数合，被钟馗回马一剑，正对无二鬼的脸砍来。谁想那无二鬼的脸，原来是磁瓦子打磨了，又用生漆漆了，至壮不过的，一幅子皮脸。一剑砍来，火星乱爆。无二鬼有件法术，名为“黑眼风”。凡和人打仗，必定先使他“黑眼风”吓人。今被钟馗砍了一剑，当下他就使起“黑眼风”来。只见无二鬼照着钟馗把眼一瞪，即刻黑风陡起，乌烟瘴气，

顷刻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且是这“黑眼风”里边有许多的恶鬼，俱带着砣款，有摇头的，有跺脚的，有毗牙的，有瞪眼的，有骑马的，有使枪刀的，有活捉人的，有迷糊人的，种种不一。滑喇喇一声风响，竟把个钟馗和四名鬼卒，刮到半悬空中，上不沾天，下不连地，飘飘摇摇，不知刮到哪里去了。要知钟馗性命如何？再听下回分解。

砣（chen，音趁 上声）款——丑样子。

第七回 五里村酒店收穷鬼

话说钟馗被无二鬼的“黑眼风”刮起，犹如驾云一般，天昏地暗，不辨东西南北。大头鬼等惟恐与钟馗失散，紧紧相随，这且不表。再说那万人县内的百姓，被这些无二鬼、下作鬼等，诸日欺诈诬骗，闹了一个翻江搅海，鸡犬不宁。你说那百姓怎样受害？下作鬼的武艺，仗着低坏邪戳。无二鬼的武艺仗着歪赖刁鰐。鬼的武艺仗着气扑人，令人万事不利。三鬼之中，惟下作鬼更甚。外面与人相交，却是极好，他肚里却藏着个令人不测的心眼子。不论亲疏厚薄，是个人他就低一低；不管轻重大小，是件事他就戳一戳。他心里不是低坏，就是戳邪。把这低坏戳邪，叫轮流换班伺候，之一字，令早晚听用。更可恨者帮着有势的欺人，有力的讹人，惹得万人县中，人人秽骂，个个切齿，他却不理之焉。所以万人县里的百姓，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是“臭鸭蛋”。言其是个坏黄子。

那万人县城南有一座山，名为磨天山，离城有百余里。那山顶上下视日月，立数星辰，其高无比。山下有一村，名为忖人村。村内有一人，此人姓能名吃亏，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叫能忍，次子名叫能让。父子三人俱是受气生理。他父子三人常受下作鬼无数的气，总是忍气吞声，直受而不辞。一日能吃亏向他两个儿子道：“咱家一家不知受了他多少气？何日是个了手？”能忍道：“屑小事情，何必较量？常言说得好，省事饶人，过后得便宜。不必理他。”能让道：“恶人自有恶必较量？常言说得好，省事饶人，过后得便宜。不必理他。”能让道：“恶人自有恶人报，即或不报，亦自不妨。全算咱前世里少欠下他的气债，今世还他何妨。”能吃亏道：“虽如此说，到底叫人心不中不快。昨日闻听人传言说，不久就有一个平鬼大元帅，姓钟名馗，来斩除他们。但不知为何至今还不见到来？或者钟馗不知他们在这万人县里？来到半路之间，又回去了，也未可知？不如我们虔备金银香烛供献上，在咱这磨天山顶上，望空祷告一番，求那位钟馗老爷，早来斩除他们，绝此大害，岂不是好。”能忍、能让俱道：“言之有理。”遂出门传了许多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各携着金银香烛供献，能吃亏在前，众人在后，拥拥挤挤，齐往磨天山而来。一路行走，人多嘴杂，这个说：下作鬼如此害人，一定是个鳖星照命。那个说：你看那鳖见了人把头缩在肚里，这下作鬼伸着头去打听事，如何是鳖星照命？这个说：不是鳖星照命，定是兔子下生，那个说：也不是，你看那兔子，嘴上是有豁的，说话不得爽利，这下作鬼能把个滚圆的葫芦，说的长出个把来，如何是兔子下生呢？又一个说：你们俱说错了，他原是个狗星临凡，你看那狗不论大小，总是谁家喂他，他就给谁家看家。这下作鬼谁家给他点子吃，便替谁家瞎，不是个狗种是甚么？众人齐道：或者，或者。

一路胡言乱语，不多时来到了磨天山顶上。一齐摆上供，焚上香，烧了金银，倒身下跪，各人把那受害的情节，诉了一遍，齐声叫苦连天。只见一股子冤气，直往上升。不料想这股子冤气，正冲着无二鬼刮钟馗的那一股子“黑眼风”。那“黑眼风”原是邪风，那冤气原是直气，以正直之气而冲邪术之风，焉有不冲散之理。故“黑眼风”被冤气冲散，将钟馗与四名鬼卒，从半悬空中掉将下来，正落在那磨天山山顶上。众人一见，吃了一惊，齐往

山下就跑。钟馗喝住道：“尔等在此何干？速速供来！免汝不死。”能吃亏有些年纪，抖了抖精神，壮着胆子，走向前跪下禀道：“俺是万人县里的子民，因无二鬼和下作鬼作践的难堪，闻得钟馗老爷要来平他，总不见到来。俺众人无奈，在此烧香上供，祷告求钟馗老爷早到，以除此一方之害。不料冲撞了尊神，只求尊神老爷饶命！”说罢，只是磕头。钟馗道：“尔等不必惊慌，俺使是平鬼的钟馗。”众人闻听是钟馗的驾到，只说众人虔诚感了来的，齐上前重复磕了头，都把那受害含冤的情由，又诉了一遍。钟馗道：“此山去万人县有几里路程？”能吃亏道：“只有百十余里，但中间尚有两座恶山，爷爷须要小心！”钟馗道：“不妨，尔等且自散去。”能吃亏和众人谢了钟馗，个个欢喜，人人念佛，俱各下山去了。钟馗率领着四名鬼卒，也下得山来。只见前边山脚下有一座酒店。钟馗道：“我们用些酒饭，再往前行。”及至进了酒店，钟馗与四名鬼卒用了酒饭。钟馗问店小二道：“这里叫甚么地名？”店小二道：“这村去磨天山有五里之遥，此处故名五里村。”钟馗正与店小二说话，忽见店外一人在前行走，后边一人拉着衣裳，寸步不离，嘴里咕咕啾啾，说了许多不中听的话。前边那人，却是一言不发。钟馗问店小二道：“这店外两人是做甚么的？”店小二道：“那前边走的是俺这村东头住的忧愁鬼的女婿，叫做穷鬼。他原在万人县城里居住。听得人说无二鬼与下作鬼邀他合伙，他执意不从。后来便骂他，又要寻事打他，他在那城里住不了，所以暂住在他丈人家。那后边的那个人，是这西北子母山上住的，那山上有一座寨，名为阎王寨，寨主名叫讨债鬼。此人是讨债鬼的兄弟，名叫混账鬼。他说穷鬼欠他的账目未清，穷鬼说久已清楚了，他不欠他的，故此混账鬼拉着他吵闹。”钟馗闻言大怒，唤大胆鬼吩咐道：“方才过去的那两个人，前边是个穷鬼，后边是个混账鬼，赶上去，将混账鬼斩了，将穷鬼带来回话。”大胆鬼手提蒺藜嚼啣，赶上前去，大声喝道：“混账鬼那走？”混账鬼见来势不善，遂从怀里摸出了一面算盘来，举起算盘，迎将前来。大胆鬼手举蒺藜嚼啣，劈面相迎。

两个战了三两个回合，那混账鬼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幸而腿脚利便，且战且跑，顷刻间，跑出了百步之外。大胆鬼也不追赶他，遂捉了穷鬼来见钟馗，禀道：“混账鬼战败逃走，捉得穷鬼当面。”钟馗抬头一看，只见那穷鬼头戴一顶愁帽，身披一领破蓑衣，手里拿着一块麻糝，心广却是体瘦。瘦的只落了一张皮，包着一把穷骨头。钟馗问道：“你叫甚么名字？”穷鬼见问，遂躬身行了一套穷礼，答道：“晚生名叫穷鬼。”钟馗听说一个鬼字，怒从心生，拔剑就砍。穷鬼慌忙跪下，磕头道：“有下情禀上，晚生本来不是穷鬼，昔日也有几亩田地，也有几间宅房。只因晚生素性迂拙，把几亩田地被他混账鬼混去了一半，又被下作鬼奉承去了一半。只落得上无片瓦，下无锥扎，没奈何，千方百计，又凑了几串铜钱，做了一个小小生意，以为养家之资。不幸又遇着鬼。这鬼更是可恶，早晚在我铺里，死没眼色，贫嘴呱舌，鬻烟吃，骗茶喝，夸他的儿子俊，说他老婆好，没上半年，了我个本利净光。我才成了个穷鬼。”钟馗道：“店小二说：‘无二鬼与下作鬼邀你合伙，你执意不从，却是为何？’”穷鬼笑道：“无二鬼与下作鬼也是该当天败，恰好叫晚生遇着尊神。若是尊神肯纳晚生之言，那无二鬼与下作鬼旦夕可破。”钟馗闻听不觉大喜。毕竟穷鬼说出甚么言语？用何方法破敌？再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溜子阵战败遇穷神

话说穷鬼对钟馗道：“俺如今虽穷，幼年也曾使枪弄棒，舞剑抡刀，十八般武艺，件件都会。就是这块麻糝，也是仙人传授的，打人于百步之外，百发百中。饿时又可充饥，只因人穷志短，彼众我寡，故此暂且躲避于此。即这混账鬼晚生非不能敌他，实是不屑与他较论。尊神如肯将俺收用，凡破无二鬼与下作鬼并鬼的法术，与往万人县里去的路径，俱各纯熟。”钟馗闻言大喜，说道：“本帅收你为‘破鬼前步先锋’，你可愿意吗？”穷鬼叩头谢恩道：“既蒙收用，冲锋破敌，死而无怨。”钟馗当下就令与四大鬼卒相见了，又吩咐店小二，拿酒饭来与穷鬼吃。这且不提。再说那混账鬼逃回子母山，把战败的情由，细细说了一遍。讨债鬼闻听，气得三尸暴跳，七窍生烟。遂升了流水大帐，聚将鼓响，众喽罗身披铠甲，手执兵刃，俱赴大帐伺候。号令一声，三声炮响，讨债鬼出了大帐，上了铜法马，手使一根逼命杖，下了子母山呐喊摇旗，杀奔五里村而来。来到村外，列开阵势，声言不寻别个，单叫穷鬼出来算账。那穷鬼此时正在店中吃饭，忽见店小二跑来说道：“不好了！今有子母山寨主，讨债鬼大王，领兵前来，声言叫穷鬼出来算账。你快快出去，不可连累我们。”穷鬼闻听此言，来到钟馗面前禀道：“小将蒙元帅收用，愿擒此毛鬼，以为进身之阶。”钟馗许诺。穷鬼又禀道：“小将的坐骑，现在丈人家中，回去取来，即便出战。”说罢，遂从店中后门出去，到了忧愁鬼家中，骑上他的瘦骨驴，手拿麻糝，来到两家阵前，与讨债鬼正撞个满怀。那讨债鬼并不问话，手举逼命杖，劈面就打。不料这穷鬼脸皮嘴巧，心机灵动，不用思索，随机应变，善于支吾，紧来紧支吾，慢来慢支吾，左来左支吾，右来右支吾，未来先支吾，不来预支吾：千方百计，支吾的个讨债鬼，汗流浹背，无计可施。卖了一个破绽，败阵就走。穷鬼不知死活，见讨债鬼败去，满心欢喜，两腿将瘦骨驴一磕，随后赶来。讨债鬼听得铁铃响亮，回首一看，见穷鬼赶来，遂将铜法马勒住，遂下了铜法马，左手执着虎头藤牌，右手提着短逼命杖，就地一滚，转瞬之间，已滚到穷鬼的面前。”穷鬼见他滚来得厉害，驳驴就跑，讨债鬼紧紧的滚来追赶，他的杖也重，力又大。这穷鬼腰里又没劲，随战随跑，穷鬼只有招架之功，并无回手之力。穷鬼正在危急之际，心生一计，用手将瘦骨驴勒住。向讨债鬼道：“你这等滚战，俺死不甘心，我摆一阵，你若破得，我即死而无怨。”讨债鬼道：“俺被你支吾怕了，倘我一退，你若脱逃，岂不便宜了你。”穷鬼道：“我虽穷岂是脱逃之辈，俟我摆就阵势，郎请尊驾进阵来打。尊驾倘打不开，若被俺擒获，也不可后悔。”讨债鬼道：“我看你摆甚么阵？”遂吩咐三军，暂将人马退后，且看穷鬼摆阵。再说这穷鬼并无人马，如何摆得成阵势倾知道穷人自有穷人的武艺。那穷鬼在五里村前地下，用鞭杆顷刻间画成了一个阵图，名为“溜子阵”。内边暗藏着七闪八躲，九跑十藏，四般妙用。周围门户生克，闪出~条盘香路来。内有无穷的变化。穷鬼将阵摆完，来到阵前，大声喊道：“讨债鬼进阵打阵！”讨债鬼闻听此言，带了几名贴身的喽罗，闯进阵来。穷鬼一见，先将七闪八躲的法儿，施展出来”。讨债鬼这根逼命杖，自东打来，他往西闪。自西打来，他往东闪，自后打来，他往前躲，自前打来，他往后躲。穷鬼只这几闪几躲，闪躲的个讨债鬼杖杖落空。战了百十回合，讨债鬼总不能取胜。此时讨债鬼十分焦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也使了一个法木，将他胸前狮头带子，略松了一松，口中念动咒语，喝声道：

“出！”只见从袍甲内吱吱有声，飞出来了一些饿皮虱子。大如飞蝗，黑白两种，直向穷鬼身边飞来。不论头面身上，见肉就叮，叮的个穷鬼其疼钻心刺骨，甚是难当。此时穷鬼闪也不能闪，躲又不能躲，跑也跑不了，藏也藏不清；又被逼命杖逼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少不得顺着那条救命的盘香路，败将下去。讨债鬼见穷鬼败走，也催动他的铜法马，随后赶将下来。穷鬼见阵内不能藏身，将瘦骨驴一领，从“溜子阵”后宰门里逃出阵来。正要舍命逃走，忽见一人面黄肌瘦，身高八尺，头戴乌纱破帽，身穿狗皮亮纱，蟒袍，足登粉底盆靴，拦住去路，大声喝道：“穷鬼还不下驴！”穷鬼道：“俺和你无冤无仇，为何挡住俺的去路，致俺于死地？”那人道：“贤契不必害怕，俺乃穷神是也。知你有难，特来相救。”穷鬼闻听此言。下驴倒身下拜道：“求尊神速速救命！那讨债鬼后边追赶下来了。”穷神道：“贤契莫慌，我自有宝贝擒他。你仍回阵去，将那讨债鬼引到此处来。”穷鬼闻言，又上了瘦骨驴，回到阵中。只见讨债鬼正在阵中，东张西望，寻穷鬼不着。遂大声喝道：“讨债鬼休走，看我擒你！”讨债鬼一见穷鬼，并不答话，举杖就打。穷鬼用麻糝隔开，又一杖打来，穷鬼回驴就跑，讨债鬼那里肯松，一直赶出后宰门来。穷神看得真切，遂从囊中，取出来了一件宝贝，名为“法网”，照着讨债鬼撒去，把一个讨债鬼罩在网中。左冲右突，总不能出来。穷鬼一麻糝，将讨债鬼打下铜法马来。穷鬼遂下了驴，用脚踏住后心，腰里抽出来一把空钱串子，将讨债鬼捆住。才要来谢穷神救命之恩，只见混账鬼又杀奔前来。穷神道：“你再将混账鬼引来，我另有法术擒他。”穷鬼闻言，仍回阵去。这穷神又从囊中取出六块骨头来，按上下四方摆定，只见那混账鬼追赶穷鬼前来。穷神一见，急将六块骨头，照着混账鬼一摇，那混账鬼一阵眼黑，跌翻在地。穷鬼上前踏住。也用空钱串子捆了。走近穷神面前，叩头谢道：“若非恩师大展神通，如何能成此大功！但不知恩师擒他，是何法宝？”穷神道：“这两件宝贝是俺一生得心应手之策，也不知救了多少穷人。头一件名为法网，又名为绝命网。第二件名为救命骰，又名为摇会。这两件宝贝，正是治讨债鬼与混账鬼的对头。他俩既入其中，如何能逃。你解他两个前去请功，异日自有好处。”说罢，遂化阵清风而去。穷鬼又望空拜谢了，将讨债鬼、混账鬼押赴酒店，来见钟馗。钟馗一见大喜，即命大头鬼将讨债鬼与混账鬼斩首。就把这两颗鬼头，挂在店外树上，号令示众。这五里村中，老传少，男传女，东传西，近传远。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都知道钟馗斩了讨债鬼、混账鬼，除此大害。齐来店内叩谢钟馗。钟馗道：“尔等素日如何受害？”内中一人道：“自从这子母山上，来了他两个在此为王，欠他少的，他偏说多。还了他的，他说账尚未清。真真受他无穷之害。”又一老人道：“俺这村中有一童谣，待念来与老爷听，老爷便知俺这附近之民，受害之大。”那老者念道：

北山揭来东山赌，个个卖了坟头土；

人若识破此中趣，气死头家喜死祖。

钟馗道：“此童谣如何讲解？”那老人道：“北山，就是子母山，这村内不肖的子孙到那里揭了钱来。东山赌，俺这东山之东，有一个赌鬼，专做头家。开赌博厂，引诱好人家儿孙在他家赌钱，不过几年，输的坟地都卖了，所以造出这个谣言来。”钟馗道：“如此说这赌钱鬼，比那讨债鬼、混账鬼为害更甚了。尔等指明去向，俺也与你们斩除了何如？”众人欢天喜地的指出地方来。有分教：飞蛾接火身倾丧，怒螫吞钩命必伤。要知赌钱鬼的性命

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桃花山收服两兄弟

话说当日金乌西坠，玉兔东升，钟馗就在五里村店内，宿了一夜。次早起来，众乡民送出村外，指明去路。穷鬼在前引路，钟馗同四大鬼卒在后，迤邐行来，不觉又是巳牌时分，远远望见前面满山遍野，一片红光。钟馗向穷鬼道：“前面不知是何地方？因何这等光景？打探明白，再往前进。并问明去赌钱鬼那里，还有多少路程？”穷鬼去不多时，回报道：“山上山下都是桃树，现在三月大气，桃花盛开，所以红光夺目，昨日乡民说道，去桃花山三十五里，便是赌钱鬼窝赌之处，想必这就是桃花山了。”钟馗道：“不料此地却有此美景！我们缓缓而行，大家观玩一番。”

钟馗和四大鬼卒，说说笑笑，不多时已离桃花山不远。穷鬼忽指着那桃树林内禀道：“看那林内有人伸头探脑，此处莫非有歹人吗？”钟馗笑道：“总有几个毛贼，谅他也不能成其大事。”说犹未了，只见前面山嘴上，锣鸣鼓响，穷鬼道：“不好了，速速快作准备！”钟馗拔出青锋宝剑，穷鬼举起麻惨，大头鬼四个亦各持兵器，一齐催马向前。只见山坡边闪出三五十个小喽罗，当先簇拥出一条大汉，高声喝道：“是何处恶鬼敢从此经过？识时的，速束手受缚，以供俺兄弟早晚食用。倘敢迟疑，定先斩首，用盐腌了，以备俺零碎受用。”钟馗闻言，抬头一看，只见那人身高丈二，膀阔三尺，金盔金甲，手使一根齐眉九节桃木棍，不象绿林中朋友。钟馗出马喝道：“看你堂堂一表人物，正该给皇家出力，为何在此落草为寇，掳将行人，是何道理？”那人并不回言，举棍就打，钟馗用剑相迎，你来我往，战了十数回合，不分胜败。穷鬼见钟馗战那人不下，看的亲切，从后一麻惨打去。那人往前拾了两拾，仍然举棍鏖战。众喽罗见主人吃亏，一齐向

前，大头鬼四人，接住厮杀，如风卷残云，顷刻将三五十个喽卒搠死一半。其余尽皆逃散。大头鬼等乘势一齐助战，那人虽勇，如何敌当得住。穷鬼瞅空，一麻惨打去，那人往左边一歪，大头鬼赶上一锤，打翻在地。钟馗道：“不要伤他性命，且将他绑起来。”大胆鬼、精细鬼将他两手绑缚，拥至钟馗面前跪倒。钟馗道：“你姓甚名谁，何方人氏？缘何在此落草？讲得明白，饶你性命！”那人叩头禀道：“俺名郁垒，胞兄神荼，祖居东海度朔山，大桃树下。因性好食鬼，每获一鬼，用苇索系之，终不能去。倘若不服，鞭以桃条。二十年来东海之鬼，被俺食尽。因于去岁，就食此山。方才鬼卒误报，说是有恶鬼经过，小人所以持兵器前来。不知尊神降临，多有冲撞，望乞饶恕！”钟馗道：“吾乃钟馗是也。奉阎君之命，封俺平鬼大元帅。往万人县斩鬼除害。尊驾素好食鬼，何不随俺前去，平鬼立功，将来好成正果。”郁垒叩头道：“愿随鞭镫。”钟馗令解其缚，正要细问，忽闻山下人喊马嘶，旗幡招展，有一二百喽罗，拥簇着一条大汉杀奔前来。钟馗合众鬼卒，各执兵器预备迎敌。郁垒上前阻道：“元帅暂息虎威，这必是胞兄神荼。听俺被擒，领喽罗杀下山来。俺去说他前来，拜见元帅。”说罢，趑身便走。不片时郁垒领那人来钟馗面前，将兵器撇下，纳头便拜道：“不知元帅驾临，多有得罪，方才听兄弟说，已蒙元帅不弃愚贱，收录麾下。元帅请上，愚兄弟情愿以弟子之礼相拜，伏乞容纳！”钟馗听罢大喜道：“如此深合愚意。”神荼二人拜了四拜，从此即以师弟相称。神荼呼众喽罗，都来磕了头，上前

搠（shuo，音硕）——刺，扎。

禀道：“请老师和众兄弟到山寨，歇息两日，再往前行。”钟馗许诺，神荼二人，与众鬼都相见了。令郁垒头前引路，神荼就伏侍钟馗上马，在旁随行。及到山顶，将钟馗让在草堂正中坐下，神荼兄弟，又行过大礼。在两旁陪侍，令小头目陪穷鬼四众，在厢厅坐了。吩咐喽罗，看酒摆筵。

钟馗细看神荼与郁垒汉仗无异，但只见神荼是银盔银甲，手使一杆浑铁点钢叉，惟面庞与郁垒不同。郁垒生得面如银盆，圆眼长须。这神荼面如生漆，两眼接耳，两眉朝天，海下一部落腮胡须，切如铁线。钟馗看罢，问道：“二位贤契性好食鬼，还是将鬼获住，择其不循理者食之，还是每获一鬼，不论贤愚，一例食之？”神荼道：“那有工夫辨他的贤愚？”钟馗道：“阳则有人，阴则有鬼，以后还该分别善恶为是！”二人同声道：“谨遵师训！”小喽罗报酒到，郁垒执壶，神荼把盏，酒过三巡。碗如黄盆，盘似锅盖，端上菜来头一盘是炮炒鬼肚，第二盘是白汤炖肥鬼头。第一碗是红烧鬼肘子，第二碗是炮腌鬼腿。末了一盘是醋溜鬼肝肠。当日直吃至半夜方散。次早起来，钟馗催趲要行，神荼道：“此离万人县不过百里，何必急急！”钟馗道：“若直赴万人县就不用从此经过了。闻得这跳花山迤东，有一赌钱鬼，也是鬼录上有名的。灭了此鬼，然后西行。”神荼道：“小徒也闻得有这个人，专引诱良家子弟来此耍赌。破家荡产，人人痛恨。更有一种下愚不移的，老死不悟，岂不可笑。老师若灭得此人，真为民间除害，人人感激。”一面吩咐喽罗，将山寨内一切细软，装载车上，又将吃剩的咸鬼肉，还有两只炮腌鬼腿，都载在车上，以备零星路菜之用。放火焚了山寨，又吩咐喽罗道：“愿随者同往，不愿者回家安业。”众喽罗磕头散去大半，有二三十个无家可归的，情愿跟随使用。下得山来，摆开队伍，呐喊摇旗，较从前大不相同。钟馗在马上甚觉得意，催动人马，往前进发。

正行之间，远远望见一只死绵羊，自南跑往北去。后有一人追赶，一只手牵着一头牛，一只手拿着一根钓鱼竿子，还攥着一把牌，摇着头，直往前跑。钟馗指道：“这必不是好人，谁替我擒来？”言犹未了。”郁垒举起桃木棍，大撒步赶上前去。那个见势不好，撒了牛，舍命就跑。跑至一家门首，推门钻进去了。郁垒赶至门首，想道：“初次奉命而来，不好空回。”也只得进门寻找。及进了门，见一厂棚，内有数十人。里三层，外三层的，拥在那里。郁垒走至跟前，众人一哄而散。只剩下土炕上一个人，还在那里蹲踞着，毡帽掩着眼，两手插在腰里，在那里做宝。旁边一人大怒道：“你是何人？敢将俺的宝局挠散，也要知道俺替死鬼不是好惹的！”郁垒道：“适才有一人，左手持竿，右手拿牌，进的门来，为何不见？”替死鬼道：“那是俺这后庄上住的名赌钱鬼张二哥。他从前门进来，就出后门去了，找他自有住处，缘何将俺的宝局挠散？”郁垒知他不是一人，不如暂且将他拿去顶缸。遂用皮绳把替死鬼，并炕上那人，一齐拴起来见钟馗。将赌钱鬼如何逃走，这个叫替死鬼和这个人，如何做宝的事，说了一遍。钟馗道：“这个名叫替死鬼。那个是甚么名字？明白供来！”那人跪倒禀道：“小人专门做宝，人都说明人不做暗事，给我起了个绰号都叫小人暗鬼。”钟馗听罢怒道：“开厂赌博，例同一罪，推去斩首。”众喽罗应了一声，将替死鬼和暗鬼绑将出去，要知二鬼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五里村斩烧一全家

话说鬼卒，将替死鬼暗鬼绑赴法场，才要开刀，大头鬼向前道：“不必斩他，且叫他吃俺一锤。”手起锤落，替死鬼脑浆迸出，又一锤，暗鬼也丧了残生。钟馗道：“此去北村不远，我们就此寻找赌钱鬼去。”行不多时，远远望见那村中，倒有三四百家烟户。但不知赌钱鬼任居所在？将及村边，村前有一道大溪，溪边一人，有三十多岁，一手拉着一人，劈面用吐沫啐着，百般辱骂，那人不敢回言，只是赔笑。钟馗一见不平，着神荼、郁垒将二人拿来。便问：所为何事，如此辱人？这人跪下禀道：“他在长不理里，耳门子后头居住，名唤喇吗鬼。头两个月里，借了小人的衣服去，至今未还，催之再三，只是不肯送来。小人今日遇见他，不好打他，只唾他两口羞辱他，使他早些还我的衣服。不知爷爷驾临，望乞宽恕饶命！”钟馗道：“这等入废时失事，甚是可恶，留在世间无用。大头鬼与我杀了。”大头鬼近前一锤，将喇吗鬼打死。唬的那个拉他的人，只是磕头求饶！钟馗道：“你有衣服肯借与人，自是好人，你只将赌钱鬼的门户指清，俺便饶你。”那人起身，唬的抖成一片的。回手指道：“过去此溪，那庄西头，两边两株大槐树，中间那座门楼里，便是赌钱鬼家。”钟馗道：“你去罢！”那人一溜烟的跑了。及至来到赌钱鬼的门首，看了看大门早已紧闭了。且说那赌钱鬼从前庄后门出来，跑到家里，先将大门关好。到内宅见了老婆，女勾死鬼，大儿顺子，次子二巧、三巧、四巧、五巧、六巧，女儿穿花，战兢兢的说道：“我自欠户家讨账回来，路过替家屯，遇着一群五六十个人。俱是鬼头怪脑，黑眉狐眼，也不知是过往神道，也不知是无主冤魂。见我就赶。幸而我跑的快，跑回家来。略再一迟慢，性命休矣。至今我心里犹如养着小鹿的一般，扑扑在这里跳哩。外门我已关了，我要到灌铅房里去藏躲，说话不可来惊唬我。”女勾死鬼道：“青天白日，有这些见神见鬼的，你去罢。”赌钱鬼遂往灌铅房里去了。这且不题。且说钟馗见赌钱鬼将大门紧闭，无可奈何。大头鬼向前禀道：“俺用锤将大门撞开，进内看了动静，出来再以便行事。”钟馗许诺，大头鬼拣了八名雄壮鬼卒，只用打了两锤，大门已开。大头鬼领着八名鬼卒，进了大门，走至客舍，一看却是静悄悄的。再往后进，见左边一屋，房门紧闭，呼么喝六，甚是闹热。将门打开，是几个少年子弟，在内掷骰赌博。吩咐鬼卒逐名绑锁而去。西侧也有一屋，却无声嚷，及至走近前去，窗洞中似有人往外张看的。及进内看时，又是一场牌局，也令鬼卒绑锁出去。大头鬼自觉有功，扬扬得意，虽落孤身一人，并不害怕，提锤又往后走。正走之间，忽听得脚下噶咚一声响亮，不料身已坠落坑中。原来赌钱鬼家有一陷人坑，从旁看去，无异平地，人若到此，坠落坑中。坑深不过丈余，愈顾突愈深，久后就成一个个无底坑。这坑却与他家的剥皮厅相近。女勾死鬼邀了几位女亲眷，正在那里碰骨牌和，忽听得坑内响亮，都手擎着纸牌，走近前来，往坑中瞧看，内中一个白发老妇，面戴眼镜，站在坑边，往下一看，大头鬼把头一晃，锤一举，大喝了一声，老妇一阵心惊，立脚不牢，扑咚也跌入坑内。大头鬼正没好气，一锤打为肉泥。众妇人一哄而散，都从后门去了。女勾死鬼遂唤他儿子、兄弟六人，各执挠钩，将大头鬼搭上坑来，绑到剥皮厅上，将衣服剥去，团团捆住，指着骂道：“你是何处邪毛外祟？敢在这里作怪？五巧、六巧，速将煮人锅烧起，好叫他受用。”大头鬼只不做声，忽见钟馗师徒三人，并穷鬼众鬼卒，一拥而至，措手不及，神荼一叉先结果

了长子大顺。次子二巧、三巧，已被桃木棍打倒。钟馗斩了女勾死鬼。精细鬼先解放了大头鬼，找衣服与他穿了。大胆鬼活擒了四巧。惟有六巧见势头不好，跳墙就跑。伶俐鬼赶上，拉住后腿，就在墙边活活摔死了。五巧跪下求饶，大头鬼过来也是一锤打死了。只是不知老赌钱鬼藏在何处。钟馗吩咐将前后门把守，鸡犬不放，严严细搜，忽听得穷鬼在后边大喊道：“在这里哩。”众鬼卒闻听，一齐来到灌铅房内将赌钱鬼扭至钟馗面前。钟馗道：“且不要杀他，找一轻轻的刑法来，打着细问。”穷鬼找了一根空钱串子，将赌钱鬼拴起来，吊在那门鼻子上，使他一把钱比子，不打他的短腿，单捣他的丁拐。打的个赌钱鬼叫苦连天，誓不敢再行局赌。钟馗那里肯依，道：“你要将煮人锅烧起，叫大头鬼受用，你自制的物件，为何便宜外人，打些油来，顷在锅内，叫他自己受用。”果然寻了半锅油，顷刻间烧的翻浆冒滚，神荼用叉将赌钱鬼挑在锅内，起初杀猫似的乱叫，不多时烹成一块灰炭。钟馗吩咐道：“他这宅舍俱从不义得来，前后给我放火。”众鬼卒一齐燃柴点草。可惜赌钱鬼的一个穿花女儿，活活的烧死在床底下。钟馗师徒人等，仍从旧路而去。这些庄乡，见赌钱鬼家火起，都说是：“天理昭彰，竟也有今日报应。”及见钟馗、神荼、郁垒，又说：“是天神天将下降。”不说乡人纷纷议论，且说钟馗师徒回至五里庄上，只见老少男女，各拿香烛纸花，念佛跪接。店小二仍让到自己店中。众乡人见了神荼兄弟，又添了许多鬼卒，俱各不敢近前。钟馗把收神荼兄弟，并斩替死鬼灭赌鬼的话，对众人说了一遍。众人更加欢喜。钟馗向大头鬼道：“把阎君给的鬼录取出，将已斩之鬼，按名勾除。”大头鬼取出鬼录，呈在桌上。钟馗用笔对众勾除色鬼、喇吗鬼、赌钱鬼，勾了，见替死鬼、暗鬼、女勾死鬼，鬼录上原有名字。钟馗也用笔勾了。着大头鬼将鬼录收好，穷鬼用手揽住，跪下双眼流泪，只是磕头。钟馗道：“穷将军何必如此？上边虽有你的名字，你既归正，自可免死，何用害怕。”穷鬼道：“小将还是小事，才见那鬼录上，有忧愁鬼三字，这是小将的岳丈，就在此庄居住，谁知也在鬼录上，将来也不免刀头之苦。求元帅看小将面上，免他一死，感恩非浅。”说罢只是磕头。钟馗道：“忧愁鬼虽在鬼录上边，本帅料他无甚过恶。你前日说坐骑寄在忧愁鬼家，所以俺听见也不深究。但不知因甚叫他忧愁鬼？”旁一老人禀道：“这个人说来却也可笑，买愁买不来，卖愁卖不出，终朝每日不是愁买，就是愁卖，两道眉毛，终年价挤在一处，从不见他分开。所以叫做忧愁鬼。”钟馗道：“这也可怜，将他唤来，替他医治医治，就好了。”穷鬼闻言，遂将忧愁鬼叫至钟馗面前。钟馗一见，吩咐道：“将这忧愁鬼给我绑了。”要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奈河关下作鬼署印

话说钟馗吩咐鬼卒，将忧愁鬼背绑起来。忧愁鬼吓了一身冷汗，只是磕头求饶。钟馗自锦囊中取出来了一粒丸药，名为“宽心丸”，叫使“大胆汤”送下。忧愁鬼恨病吃药，将“宽心丸”衔在口中，使“大胆汤”恶恨恨的咽将下去。钟馗着人架起，走了三遭，将绑松了。钟馗道：“你此时心里如何？”忧愁鬼喜笑颜开，叩头谢道：“人生在世，何必忧愁，买不来有钱在，卖不出有货在。天下没有上不去的崖，就是天塌了，还有四个大汉子撑着哩。”从此竟变成了一个大慢性，整日价皮头夯脑的，总不忧愁。这虽是“宽心丸”子的功效，却也得了“大胆汤”做引子的济。这且按下不表。

再说那无二鬼用“黑眼风”把钟馗刮去，等了半日，四下一望，渺无踪影，不觉大喜。命跟从人等敲起得胜鼓来回营。不一日回到奈河大寨，一切将卒，俱各叩头贺喜。无二鬼叫摆庆功筵席。望乡台的冒失鬼、滑鬼，蒿里山的楞睁鬼、瞧荡鬼，闻信亦各陆续到来。惟鬼门关稍远，所以只少粗鲁鬼、赖殆鬼没到。众人都叩了喜，小卒报道：“筵席齐备。”众鬼就在大寨中按长幼坐了，大吹大擂，吃将起来。饮酒中间，无二鬼指着下作鬼道：“军师叫俺不要杀上前去，若听了军师话，那得有这场功劳？只恨晚了些，若再早去三五日，岂不省下了讨债鬼、混账鬼两个兄弟的性命。”下作鬼道：“俺是谨慎小心的意思，倘然有失，众兄弟营寨甚远，并无救应，如何是好？昨日不过是侥幸成功，不足为训。”冒失鬼举杯大言道：“还便宜了那厮。若兄弟去时，只照头一棍，结果了他的性命，岂不永绝了后患。”鬼叹了一口气道：“大家已不要欢喜的过了头。钟馗被大王的‘黑眼风’刮去，料不能将他刮死，若刮往南去还好，倘然刮向北来，我们死的日子就快了。”下作鬼喝道：“偏你有这些话。”瞧荡鬼道：“若是日里来好，若是夜里来，我们就是滚汤泼老鼠，一窝都是死。”无二鬼道：“这是甚事，你也是这般打瞧荡？”冒失鬼道：“不妨，不妨，古人说的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若不来便罢，他若来时，我去挡他，难道说我们就怕了他不成。”众人说说笑笑，饮至二更方散。冒失鬼等告辞各归营寨。无二鬼向下作鬼道：“目今钟馗不知去向，我们不如把人马撤回城去，在家住着，以逸待劳，有多少便易。”下作鬼早知无二鬼意思，说道：“不可，散将容易聚将难，我们费了若干的气力，才得成此犄角之势，若是散了，如何一时聚得起来？大王若想家时，自己回去住几时，有信再来，方得两全。”无二鬼道：“军师言之有理。”一夜晚景休题。到了次早，吃了早饭，将王命旗八杆，令箭十二枝，交与下作鬼暂行掌管。兵符印信，交与下作鬼署理。无二鬼穿一身酱色卞绫海青，头戴粉红缎子扎巾，骑了一匹青骢马，小低搭鬼也骑了一匹红头骡子，搭了行李，紧紧跟随。下作鬼送出营门，无二鬼与小低搭鬼直往万人县大路而来。

此时五月昼间天气，薰蒸炎热，走了二十余里，远远望见官道旁柳荫树下，有一座三间的野饭铺。低搭鬼指着道：“我们到那边凉凉，饮饮牲口再走。”说着到了跟前，无二鬼下马进店，就在一条板凳上往外坐了。低搭鬼将马拴在树上，店小二拿水桶打了一桶水。小低搭鬼就桶内先喝了两口，饮了牲口，也在无二鬼的背后坐了。店小二向前问道：“客官还是吃酒？还是用饭？”无二鬼道：“你且将那井水舀一碗来。”店小二舀了一碗水，放在无二鬼的面前。无二鬼正然喝水，见大路上来了一人，头戴破帽，衣衫褴褛，

低着头往前走。后跟两个人，用竹筐抬着一个人，绳索绑着。抬的人道：“好热天，凉凉走。”把筐放在路旁，齐往井上喝了水，坐在簷下，摘下草帽来扇风。无二鬼问道：“你们是做甚么的？”那人答道：“是送伍二鬼的。”无二鬼闻言把眼一瞪，低搭鬼走近前道：“呔！好大胆！敢犯大王的宝号。”那人站起来道：“他是为奸情，与你何干？”两个正在争执，后又来了一人，汗流浹背，身穿蓝布短衫，头戴烟薰凉帽，走来劝住道：“不要争执，这是城内的无二爷，你们不认的。”那两人就知是城里无二鬼了。无二鬼倒背着手，走至路上，往竹筐内一看，见那人约有十六八岁年纪，黄白面皮。两截袜子，缎鞋，可身海青袖衫，左眼下拳大一块青红赤色。无二鬼问道：“这孩子，你们是为的甚么事？”伍二鬼道：“爷爷救命！小人姓伍排行第二，父亲名伍玉林。”且说他父亲伍玉林万贯家私，夫妻恩爱，年近四旬，并无子嗣。南寺烧香，北庙念佛，子孙娘娘神前许愿，到得四十五上，生了此子。十分珍爱，任他所为。所以他也不好读书，终日闲游浪荡，学了些好拳棒。惹草招风，饮酒赌博，偷香窃玉，无所不会。起初都叫他是浮浪子弟。新近才升了这个伍二鬼的名号。结交的朋友，也都是些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玉林夫妇见生这样儿子，教训不听，反成仇讎，夫妻因气相继而亡。家业也就好上来了。他却伶俐善说，向无二鬼说：“那个戴破帽的，名叫倒塌鬼，小人从他门首经过，他因借贷不遂，就说小的和他老婆通奸，将小人打了一顿，如今还要送我到县里去问罪。俗语说得好，拿贼要赃，捉奸要双，若果小人和他老婆通奸，今日他的老婆，为何不来？冤屈死小的！求爷爷救命！”无二鬼见他人物干净，又言语灵巧，遂大声喝道：“过来，给他解了绳索！”小低搭鬼和那戴凉帽的地方牛二，连忙给他解了，无二鬼仍坐在店内，小伍二鬼上前给他磕头。无二鬼道：“明是讹诈不遂，却赔上老婆，说是奸情。”这时看的人，都团团满了，倒塌鬼在人空内，低声咕嚷道：“白把老婆叫人奸了，还落了一个讹诈。”无二鬼大怒道：“就是奸了你的老婆，也不是大不了的甚事。你这厮再敢扎挣，这只手是官，这只手就是皂隶。”牛二向前拉着道：“好不识时务，还不快走！”找那抬的两个人，不知几时也早已走了。牛二和倒塌鬼见势头不好，也遂一溜烟走了。无二鬼喝散众人。问小伍二鬼道：“肚内饥否？”小伍二鬼道：“俺从昨晚没吃饭。”无二鬼见店后面有两间小屋，就拉伍二鬼到后面。无二鬼上座，叫小低搭鬼与伍二鬼两个旁座。店小二近前问道：“老爷用甚酒饭？”无二鬼道，“有甚酒肉，只管取来，还问甚么？一总算账就是了。”店小二唬的连忙去办酒饭。饭酒中间，无二鬼笑问道：“兄弟不必瞒我，那人的老婆，生的何如？你果然得了没得？”伍二鬼道：“不敢相瞒，这人不上二十三四年纪，生得长挑身子，黑鬢鬢的鬢儿，弯生生的眉儿，清冷冷的杏子眼儿，樱桃口儿，娇滴滴的声儿。从白里透出红来，粉浓浓慢长脸儿，窄星星尖笋脚儿。未从开口，就似笑的一般。无庸妆饰，自然风流。人都称他是风流鬼儿。小人费了半年工夫，才得到手，只两次就叫他捉住了。幸亏恩人相救，至死不忘。”无二鬼听了这番言语，正挠着他心中的痒处，抓耳挠腮，恨不能飞上前去，顷刻到手才好。又问伍二鬼道：“贤弟，可惜怎么样一个美人，愚兄没福，不能一见奈何？”伍二鬼寻思了半晌说道：“恩人要见此入，也不难。”遂凑到无二鬼的耳边

讎（chou，音仇）——同仇。

鬢（zhen，音枕）——头发稠而黑。

说道：“只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包管可得。”无二鬼拍案大叫道：“妙哉，妙哉！好计，好计！”不知伍二鬼说出甚么计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吊角庄风流鬼攀亲

话说无二鬼听了小伍二鬼的一番言语，急忙用罢酒饭，算还店账，出门上了马，着小伍二鬼骑了红头骡子引路。低搭鬼在后跟随。行了十多里路，到了吊角庄一家的门首。小伍二鬼下骡子指道：“此间就是了。”无二鬼下马，一直进去，见屋内桌上放着一个油灯，有一个年老的婆婆，大门里骂倒塌鬼。倒塌鬼靠着门扇，嘴里也咕咕啾啾的。那少年妇人捂着脸只是哭，无二鬼喝了一声，自到灯前一条凳上坐下。三个人都唬呆了。无二鬼指着倒塌鬼道：“方才你抬去的那小厮，俺好意替你讲和，谁知他两腿青肿，遍体鳞伤，倘有不测，人命官司难打。如今把那厮给你送回来了。”说着只见小低搭鬼搀扶着小伍二鬼，哼哼唧唧的进来了。无二鬼气忿忿的指道：“且在那边床上睡着。”倒塌鬼跪下道：“还求爷爷主张！小人是倒运的人，高抬贵手，小人就过去了。低低手小人过不去，只求爷爷做主！”风流鬼见势不好，转身就走。无二鬼用手拦住道：“讲个明白再走！”两眼不住去看那妇人，倒塌鬼也说道：“全是你惹的祸，你倒要脱干净。”风流鬼偷眼一看，见无二鬼好个魁伟人物，向前深深道个万福，说道：“是奴家一时没主意做错了，求爷爷担待担待！”只这几句娇言柔语的话，把一个无二鬼早已魂飞天外，魄升九霄，八尺身躯已酥麻了多半边。不觉回嗔作喜道：“不是哟，他年幼无知，纵有些不是，也不该将他打的这样。”老厌气鬼在旁参透机关，大着胆发话道：“俺也是有名有姓的人家，纵然成了官司，找着那亲戚，只要他承揽承揽，就没有大不了的事。”无二鬼道：“你那亲戚是谁？”厌气鬼道：“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说起来谁不知道。他在城里竹竿巷住，名唤下作鬼。是这婆娘嫡亲两姨姐夫，闻说如今做了大官，俺也是不怕人的。”无二鬼闻说，将计就计，起来施礼道：“不知就是老伯母，多有得罪。”厌气鬼却呆了。他将手把倒塌鬼扶起来说道：“下作鬼与在下八拜为交，做了军师，现在奈河镇守。下二嫂溜搭鬼现在我家同居。”厌气鬼道：“就是这媳妇子的嫡亲两姨姊妹，既是至戚，我厨房去烧茶。”无二鬼问倒塌鬼道：“尊驾请坐，光景为何这等落寞？”倒塌鬼道：“不背你老说，起初在府里开杂货店，不三五年本利亏折，将铺面倒塌了。后将地土变卖，弄些货物，赶集上店，只二三年又倒塌了。所以人都叫我是倒塌鬼。”无二鬼道：“不妨，既是至亲，明日随俺进城，也封一官半职，吃穿都在小弟身上。”风流鬼答道：“若得如此照应，J家感恩不尽，不知官人贵姓大名，说了奴好称呼。”无二鬼道：“俺姓无，绰号二鬼。”妇人道：“无怪乎，这床上的敢是一家？”无二鬼道：“音同字不同。”遂掏出五两银子来，叫倒塌鬼去买酒肉。倒塌鬼道：“这村里没有，还得往午间那个饭店里去买。”向妇人笑道：“二爷不是外人，娘子暂陪一陪，这去有好大一时耽搁。”妇人道：“你只管去，有这些话说。”倒塌鬼才出门。又转回来道：“门外两头牲口，着他们牵到东园去，叫他吃些青草也好。”小伍二鬼一骨碌扒将起来，同低搭鬼去了。无二鬼一双眼只看着那妇人，那妇人也眼里偷睃无二鬼。旋又把头低下。无二鬼道：“不敢动问，娘子青春多少？”妇人低头应道：“二十四岁了。”无二鬼道：“小俺四岁。”又问道：“你和这小伙儿，从几时认识的？”妇人笑着瞅他一眼，一面低着头弄衣裳衿儿，又一回咬着衫袖儿。无二鬼按捺不住心猿意马，走近前一手将他脖子搂过来，就要亲嘴。妇人扭头道：“被人看见，又要弄出事来了。”无二鬼道：“婆婆厨房烹茶，丈夫出去买酒肉，

这两个都是我的心腹。”一面便伸手，妇人也有些耐不住。叉开手道：“你这歪厮缠，奴的住房就在这屋后，我去去就来。”妇人头前走，无二鬼随后跟到房内，不及掌灯，就黑暗中春风一度。及整衣来到前边，刚刚厌气鬼烹了茶来，倒塌鬼也买来许多酒肉。风流鬼到厨房内收拾酒饭。无二鬼高谈阔论，及至饭罢，鸡已报晓。又给了倒塌鬼十两银子，叫他送家眷进城。无二鬼遂同小低搭鬼上牲口同行。小伍二鬼和倒塌鬼在家收拾行李。雇车辆起身。

再说无二鬼到了城边，刚开城门，进城到了踩遍街自己门首，门尚未开。门首站着个黑长汉子，手拿一封书信。见无二鬼纳头便拜。说道：“小人是赌钱鬼那边来的。只因到家病了月余，所以来迟，望乞宽恕！”无二鬼道：“你名唤勾死鬼么？”答道：“正是。”短命鬼开门，无二鬼进内，来到溜搭鬼房内。溜搭鬼方才起来，与他叙了寒温，回到风波亭上坐下。把勾死鬼唤至跟前，问道：“昨日闻得一信，说你主人赌钱鬼被钟馗全家斩戮，你知道否？”勾死鬼道：“小人在家病，了月余，一直来此，没闻此信。”无二鬼道：“想是传言之误？”短命鬼走来请安，低搭鬼乘空就往溜搭鬼屋内去了。无二鬼向勾死鬼道：“只因有一钟馗，奉阎君命令，前来斩除我们。俺预先得了这信，就现在的十人，结成生死兄弟，分兵把守。这万人县地方，究是人多鬼少，十人之外，我辈尚多一时不能齐集。知你眼也宽，也能说，务期都勾来入伙。倘有缓急，以便协力堵挡。”勾死鬼道：“这个容易，不是夸口，只消半月限期，包管尽行罗致麾下。”无二鬼听了大喜，遂叫短命鬼管待酒饭。给了他十两盘费去讫。无二鬼回到后宅，与溜搭鬼同席，离别许久，分外亲热。饮酒中间，门军来报，门首有两辆车子，女眷二人，还有两个男人。说是大王叫他来的。无二鬼吩咐低搭鬼照应，着他进来。随将前事对溜搭鬼大略说了一遍。风流鬼跟着厌气鬼已进内宅，溜搭鬼迎着道了万福。风流鬼道：“姐姐得了好处，如今不认得人了？”溜搭鬼睁一睁说道：“你可是陶家大妹子吗？”厌气鬼道：“正是。”溜搭鬼道：“有十多年没会，一时如何想得起。方才大王和我说，我只是不懂。”从新又道了万福，问了好，就进了屋内坐下。无二鬼不好同坐，往外陪倒塌鬼、伍二鬼去了。伍二鬼也带了自己的行李，还有两个箱子，无二鬼不胜欢喜，说道：“行李且放在厅上，吃了饭缓缓的安置。”无二鬼让倒塌鬼上坐，倒塌鬼再三推让，仍是无二鬼坐了首座，短命鬼等两旁陪着。酒至三巡，无二鬼就封倒塌鬼为督总管。掌收内外一切银钱，出入买卖事务。倒塌鬼就席前磕头谢恩，命他在风波亭侧三间房内，与短命鬼同住。饭后倒塌鬼将自己应用物件，搬在房内东侧，与短命鬼联床铺。西一间收银钱，中间安顿算盘账目。倒塌鬼原是买卖人出身，收拾无一而不在行。后边厌气鬼自住一处，风流鬼又是一处。用过晚膳，无二鬼却在溜搭鬼房内歇了。溜搭鬼是明来，风流鬼房中是暗去。轮流取乐，已非一日。这一日无二鬼正在溜搭鬼房内，令他坐在怀中，一递一杯饮酒嗑牙。风流鬼不知，从门前一溜过去。无二鬼赶上两手抱回，要他同在一处玩耍。起初假作扭捏，微有惭色，三杯酒落肚，本面目出现，谑浪笑语，真真挠到那极情尽致。那知乐极悲生，只见短命鬼忙忙来到跟前，急且话也说不出，无二鬼道：“所为何事，这个模样？”短命鬼喘息定了，方才说道：“下作鬼差人来说钟馗斩了替死鬼，油炸了赌钱鬼，并他的六个儿子老婆，还有一个暗鬼。目今离望乡台只有半日的路程，请大王急速起身前去！”无二鬼闻报，身子往后一仰，昏倒在地。要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冒失鬼酒里逃生

话说无二鬼闻钟馗不久即到，吓得昏倒在地。溜搭鬼、风流鬼慌成了一片，手足无措。倒塌鬼、低搭鬼、小伍二鬼听见，俱各跑来。救了半日，方得苏醒。睁了一睁眼，长出一口气道：“不料应了鬼的言语。”厌气鬼劝道：“不知是真是假，慢慢的打听明白，再从长计议。大王何必这等光景？”无二鬼起来，往前厅坐定。着短命鬼唤报子进来。无二鬼又细问了一番。吩咐道：“回去报知军师，叫他传令各营，加意防守；我这里不日就到。”报子去了，无二鬼仍回后宅，饮酒作乐。和溜搭鬼你恩我爱。和风流鬼如胶似漆，那里肯去。那下作鬼在奈河寨中，各处告急文书，如雪片相似，又催了数次，无二鬼绝不见来。又怕又急，虚火上升，不觉二目昏花。适催命鬼、贾杏林，被勾死鬼勾得到寨。用了一剂药，顷刻红肿起来。下作鬼不敢再用他的药了。只买些杭菊熏洗。一日泡了一碗滚烫烫的菊花水，在那里熏眼。忽报：“望乡台冒失鬼要见。”传令就在后堂相会。冒失鬼来到后堂，见是三间敞厅，中间放一张没棱角的圆桌子，两旁两根调角板凳，后面摆着十二幅不公屏。冒失鬼打恭，下作鬼道：“在下现有眼疾，不能还礼，请坐罢。”冒失鬼就坐在靠桌的板凳上，问道：“正在用人之际，军师如何害起眼来？”下作鬼低头熏着眼答道：“这也是为军机起见。”冒失鬼又道：“闻得钟馗离此不远，还该请大王来才是。”下作鬼道：“不要说起，请了五次，只不见来。”冒失鬼将桌子一拍说道：“这就奇了！”下作鬼正低着头熏眼，一碗滚菊花水，都溅在下作鬼脸上。下作鬼跳起来，抱着头大喊道：“杀了我了，烫死我也！”冒失鬼道：“俺来大寨，茶也没喝一杯，谁知你那水是热的？”下作鬼道：“给我滚出去。”冒失鬼走着道：“这等无用，还来作军师？还敢署印？”说着出辕门去了。

再说钟馗那日离了五里村，行了半日，见前面一带瓦房，俱是五脊六兽，扁砖到顶。宽只丈余，高不满三尺，内中往来者颇具人形。钟馗猜疑，差穷鬼打听回报。穷鬼探明回报道：“此系小庙子鬼。其风俗从不进城，也不赶集上店，为人也小。行事也小，处处好占小便宜，是最为人害的。”钟馗大怒，遂令：“神荼、郁垒率领鬼卒，团团围住，务期斩尽杀绝，不得遗漏一个。”神荼向前禀道：“祈老师息怒！现已日落西山，待等夜静时候，小徒自有擒拿之法。这样小鬼，最好食用，或用火烤，或用笼蒸，犹如奶猪一般。就是白煮，亦肥嫩异常。”钟馗许诺。到得定更以后，神荼兄弟，各取桃条一根，到庙前将门踢开，遂摸遂穿，或穿其腮帮，或穿其肋巴，两根桃条，尚未穿满，即已尽绝。零碎啖食，甚是甘美。次日早膳，一顿就用了十二三个。钟馗师徒三人，带领着众鬼卒，又往前行。只见穷鬼向前禀道：“此地去望乡台只有一里之遥，打探得有冒失鬼同滑鬼在台上把守。元帅须在此少待，商量了攻取之策，再往前进。”钟馗吩咐，就在此高阜之处，下寨安营已定，钟馗见天气尚早，独自一人，悄悄步至望乡台前，相其形势，观其路径，以便明日前来攻打。谁知此时早有细作，报知冒失鬼。冒失鬼闻得钟馗自来探听，遂骑上一头直肠子驴，手使一根青头八棍子，把台门一闪，一驴当先，就窜将出来。喊道：“吾乃冒失鬼是也。你敢自来送死？”举棍照钟馗便打，钟馗拔剑相迎，战了五七回合，冒失鬼自觉招架不住。将驴圈回，大败而逃。钟馗紧紧追赶，冒失鬼不敢仍回望乡台，直奔素常饮酒的杏花村去。将到村边，那驴一个前失，把冒失鬼掉下驴来，钟馗将及赶上，不料村

内有两个人，正在那里抱坛而饮。一见钟馗不问姓名，不问是非，跑过来一把拉住，就让酒让座，手也不松。这个说：“何必如此，所谓何事？吃三杯再讲。”那个说：“天下何为乐事，吃酒；世上谁是神仙，醉汉。请坐请坐，今日幸遇老哥，千万扰俺一盅。”两个人将钟馗拉住，拿起杯来说道：“老哥你立饮三杯。”举杯就灌，一连灌了七八杯。一个拿起壶来说道：“胡子哥哥，你也扰弟三杯。”举起杯又灌了八九杯。灌的钟馗着了急，问道：“你系何人，这等无理？”一个说：“胡子哥，你不认得兄弟么？我是酒鬼。”那个说：“我是醉鬼。”钟馗闻言大怒道：“你将我位住，叫冒失鬼逃走，即先斩了你两个，再寻冒失鬼去。”遂将酒鬼、醉鬼，按倒在地，举剑就砍。忽闻空中大叫道：“剑下留人！”钟馗抬头一看，见一人头戴青丝双翅软巾，身穿淡红云缎圆领，足登皂靴，白面长须，飘飘而来，近前拱手道：“弟是元宗年间，杨贵妃捧砚，高力士脱靴，醉答番书的李白是也。独饮不乐，求老哥免他二人一死，赐于小弟，作一酒友，早晚同饮，共取乐事，未知肯否？”钟馗答道：“不知前辈老先生降临，有失迎迓，得罪，得罪！既是老先生见爱，他二人不过好酒贪饮，情尚可原，领去何妨。”太白长揖谢了钟馗，遂带领酒鬼、醉鬼而去。正走之间，忽从酒馆内跳出一鬼，身高八尺，浑身紫肉，将太白拉住说道：“诗翁！既将酒兄、醉兄讨饶领去，俺也是个饮者，求携带，携带！”太白睁开醉眼一看，说道：“你与他二公，大不相同，他二公醉了，或是话稠，或是肝眼。你吃醉了，不是骂街，就是闯祸，你原是无二鬼的门人，如何也算酒中知己？”这鬼见李白不肯救他，就要动起粗来，钟馗远远望见，那鬼拉住李白不放。赶上前去，背后一剑，将这鬼分为两段。太白重复谢了，带酒鬼、醉鬼去吃，不题。

且说冒失鬼得了性命，一直跑了二十余里，见柳荫树下，有堆衣服，慌忙坐在上边，歇歇再跑。只听腩下一声大叫，冒失鬼起来又跑，那人赶上一把抓住，骂道：“俺好好在此睡觉，缘何坐俺这么一腩？”举手就打，冒失鬼回手招架，那人说道：“且住，你好象冒失鬼姊丈。”冒失鬼道：“哟！你不是唠叨鬼表舅吗？”唠叨鬼道：“正是。为何这般光景？”冒失鬼将战败之事，说了一遍。唠叨鬼道：“战败兵家常事，何必如此？昨日勾死鬼到来，邀俺前去入伙。不知钟馗这等可恶！吾二人到望乡台去，待我堵挡他一阵，以报姊丈战败之仇，未知意下如何？”冒失鬼大喜，情愿引道。二人愤愤的直扑望乡台来。正行之间，遇了两个败残小卒，一见冒失鬼，放声大哭，说道：“滑将军闻得将军战败，不知逃往何处去了。钟馗到来，把守台的兵卒十杀八九，小的二人从刀枪林内逃得性命，今遇将军，实属天幸！”唠叨鬼道：“望乡台已失，今又天晚，不如暂宿旅店，来日黎明，前去杀他一个措手不及。夺回望乡台，方显俺的手段。”二人宿了一宵，次日来到台前骂阵，鬼卒报入中军。钟馗上台一望，见那鬼头上无盔，身上无甲，且无坐骑，手内只拿着一柄锯。钟馗口中不言，心内想道：“从来临阵对敌，或是枪或是刀，有应手的兵刃，方能取胜成功。这鬼拿锯而来，明是轻生送死，殊觉可笑。”遂提了青锋宝剑，下台来独自临阵。那知唠叨鬼的这柄锯，是费了工夫，得了传授，祖孙父子，代代相传的一件奇宝，到得跟前，通了姓名，便使起锯来，照着钟馗头上一锯，脚上一锯，前一锯，后一锯，左一锯，右一锯，上一锯，下一锯，东一锯，西一锯，一顿好锯，锯的个钟馗头晕眼黑，净发恶心，晃了两晃，坠下马来。冒失鬼见了，只说钟馗已死，向前就要擒拿。那知钟馗心里明白，将宝剑往上一绰，正中冒失鬼的心窝，冒失鬼来的

勇猛，那剑直从脊背上透出来。唠叨鬼来救时，神荼也刚刚赶到，只听吃嗑一声，又倒了一个。要知生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粗鲁鬼梦中丧命

话说唠叨鬼见冒失鬼被刺身死，急忙来救，不料神荼赶到，照后心一叉，唠叨鬼往前一拾，把嘴还张了五六张，也呜呼哀哉。神荼扶起钟馗往望乡台而去，这且不题。且说那滑鬼见势不好，一溜烟就跑了。直跑到万人县里，见了无二鬼说道：“冒失鬼被钟馗战败，不知去向。小弟也与钟馗前后打了七八仗，互相胜负，究竟众寡不敌，望乡台被钟馗占去。小弟无奈，才跑进城来。”无二鬼只因诸日有人到来，不是说钟馗厉害，就是说被钟馗杀败。聒的耳朵都将聋了。所以听滑鬼这番言语，也不以为事。仍回后宅，着溜搭鬼、风流鬼一个弹琵琶，一个唱曲，暂且饮酒散闷。滑鬼又与倒塌鬼、小伍二鬼都叙认了。小低搭鬼、短命鬼也凑来一处闲谈。这倒塌鬼终是做过大买卖的，为人老干。向众人道：“弟有一拙见，未知众位以为何如？现在钟馗打破望乡台，与大寨相去咫尺，蛇无头不行，奈河关上屡次差人来请，大王只是不听。倘然奈河关一破，我们是燕雀处堂，死亡立至。以小弟愚见，今晚将大王请出来，总不要提起钟馗一事，只是欢乐饮酒，轮流把盏，破命相劝，俟大王大醉之后，用车偷将大王送到奈河关去，到那里和军师言明此事，大王难说又回来不成？俟灭了钟馗，然后大家长远欢聚，岂不是好。”众人齐声赞道：“好计！”到得晚间，果然把无二鬼用酒灌醉，暗暗驾车送去，抬到寨中。无二鬼饮酒过多，直至次日午间，方醒。呆了一会说道：“昨晚明明在家饮酒，今日为何却在寨中？”只见下作鬼走向前道：“大王一向安好！”无二鬼道：“莫非我是做梦吗？”下作鬼笑道：“青天白日，为何说起梦来！”无二鬼起来，前后走了一会，说道：“奇事！”下作鬼道：“果是奇事。俺在内寨议事，忽家人来报，说并无动静，于三更时分，只听一阵风响，大王已卧在寨中。只见大王酣睡，未敢惊动。大约是大王洪福齐天，大王该兴，钟馗该灭。或是黄巾力士，或是四大揭谛，将大王送来的。”说犹未了，只见门军来报说有一人骑着一只没皮虎，要见军师。下作鬼道：“命他进见。”小伍二鬼下虎进见，对着无二鬼故作惊慌之状，说道：“家中于半夜三更，忽说大王不见了。小人们那里不寻到，却在这里？”无二鬼疑是真有神助，遂高兴起来。下作鬼交还兵符印信，小校报道：“探得钟馗人马在望乡台歇了一日，今日午刻起营，要去争蒿里山哩。”无二鬼道：“再去打探！”遂向下作鬼商议道：“钟馗既知俺的厉害，将聚将鼓打起，凡营中大小将佐，都跟俺前去。一面通知蒿里山的楞睁鬼、噍荡鬼知道，杀他一个里应外合，必获全胜。”下作鬼道：“此计甚妙。”遂令寨中旧有鬼卒，俱各顶盔贯甲，勾死鬼新请来的鬼卒，亦各使枪弄刀。

无二鬼上了净街虎，率领着众鬼卒，直奔蒿里山来。行至半途，正与钟馗人马相逢。钟馗见是无二鬼出马，吩咐将人马暂退一舍之地，安营下寨。挂出免战牌去。穷鬼向前问道：“元帅并无对阵，胜负未分，为何将免战牌挂出？岂不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钟馗道：“穷将军有所不知，”遂将从前用法术，将他吹去缘由，说了一遍。穷鬼大笑道：“他的武艺，俺却尽知，有何惧哉？那阵风名为‘黑眼风’，这风却是有眼珠的，看人下菜碟。且是有前劲没后劲，刮起风来人若往后退，其风愈大，他便得一尺进一尺，得一寸进一寸。若抖抖胆迎着风往里一钻，钻到‘黑眼风’里头去，却是稀松平常。无二鬼还会打没底子筋斗，云里来雾里去，甚难捉他，元帅也要留心！”正说之间，大头鬼报道：“外有二鬼，前来讨战。”命神荼郁垒

出营迎敌，钟馗随后掠阵。来到阵前，只见一个少年人，自称为小伍二鬼。座下骑着一只没皮虎，手内拿着一杆三股子叉，一个年老的，自称为老尖腩鬼，座下骑着一匹伶俐猴，手里使着一把短锤。神荼郁垒一见，并不答话，各执兵器，杀上前去。战未数合，老尖腩鬼早被郁垒一桃木棍打下伶俐猴来，又复一棍，结果了性命。小伍二鬼一见心慌，也被神荼一叉，死于没皮虎下。无二鬼见伤了他两员大将，把眼皮一翻，又使起“黑眼风”来，照着钟馗阵里便刮，顷刻乌烟瘴气，黑风抖底，其中摇头晃膀，咬牙跺脚，五马长枪，各样款，又使将出来。那知穷鬼早把破他的方法对钟馗说了，钟馗师徒率领鬼卒，大着胆子，不往后退，直往前钻，钻将进去，果是稀松平常。无二鬼此时便没了局，害了怕，松了劲，叫了一声“不好！”就想要跑。早被钟馗赶将上去，劈头一剑，无二鬼眼力乖滑，把头往后一歪，只听噤的一声响亮，把无二鬼的左耳砍将下来。满脸流血，抱头狗窜，败将下去。钟馗随后追杀，忽从树林内钻出一鬼，骑着一头发之豹，手举一发之豹，手举一杆没星子秤，大呼道：“毋伤吾主！俺火炮将军粗鲁鬼在此。”钟馗撇了无二鬼前来迎敌。这鬼果然的粗鲁，抡起秤来，没斤没两，没轻没重，照着钟馗乱打。又听蒿里山上鸣锣击鼓，呐喊摇旗，尘头起处，又来一彪人马，神荼接住厮杀。这粗鲁鬼战了五六个回合，觉得没了后劲，圈回发之豹，不论东西南北，不顾前后左右，乱跑一回，直败回鬼门关去。

钟馗鸣金收兵，郁垒斩了咧咤鬼，神荼活擒了噍荡鬼。都来献功。噍荡鬼在钟馗的面前跪倒，说了许多乞怜讨饶的话。钟馗问道：“你和楞睁鬼在蒿里山把守，楞睁鬼为何不见？”噍荡鬼道：“楞睁鬼救了无二鬼，送往奈河去了。爷爷如肯饶了俺的狗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钟馗被他缠扰不过，说道：“给他松了绑，带至后营，赏他酒饭。”噍荡鬼饱餐了一顿，不胜感恩戴德，叩头谢恩。钟馗道：“俺欲用你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若得成功，不惟饶你性命，还可论功升赏。”噍荡鬼道：“粗鲁鬼与小的不对，素日俺一开口，他就打俺的话靶。和他同守关的赖殆鬼与小的臭味相同，小的到那里相机而动，元帅只看关内火起，只管杀人，小的自当接应。”钟馗吩咐还了他的甲马，出营门而去。钟馗叫人用战饭，马加饱草，起更之后，率领大队人马，直望鬼门关来。到得关下，正是三更。命将红灯高挑，没有半个时辰，见关内火起，关门大开。钟馗一拥而进，此时粗鲁鬼在睡梦中闻得喊杀之声，一咕噜扒起，往外就跑。不料跑的猛了，留脚不住，一头碰到南墙上，碰了个脑浆崩裂，丧命而亡。钟馗命救灭了火，噍荡鬼率领着赖殆鬼前来求见，钟馗从重赏谕。就在鬼门关安营下寨，这且不题。且说那无二鬼回到奈河大寨，满脸是血，疼痛难忍。催命鬼说道：“大王放心，俺内科虽是平常，外科却得了名人传授，不惟止疼，顷刻间包管大王的耳朵，长一个复旧如初，能大不小。”无二鬼道：“你有何法，快着，快着！”催命鬼取出一捏灵丹，照着无二鬼头上一吹，即刻长出来了一个耳朵。约有三寸多长，上尖下齐，里外有毛。无二鬼用手一摸，满心欢喜。忽听探马来报说：“噍荡鬼里应外合，赖殆鬼投降钟馗，粗鲁鬼自己碰死，尽节而亡。钟馗兵屯鬼门关了。”无二鬼向众人计议道：“今各营俱失，奈河关孤立难守，不如退回城去。或者尚可保全。”众人应允。才要拔寨起营，忽闻军禀道：“外有两个高人，前来助阵，请大王军令定夺！”要知来者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耍乖山勾兵取救

话说无二鬼正欲拔寨进城，有小校来报：“说有两个高人，前来助阵。”无二鬼令请到大寨，行礼已毕，无二鬼还礼让座。只见左边那人，身披一领败人甲，头戴一顶吃人盔，坐骑是一匹活兽，兵刃是一柄空锤。自通姓名，就叫累鬼。能争惯战，有万夫不当之勇。右边一人，两眼朝天，一鼻高顶，出口伤人，古来名将，名为轻薄鬼。下作鬼道：“现今钟馗甚是猖狂，二位若能得胜，自当重用！若败阵回来，我们进城未晚。”累鬼二人齐道：“今日正是黄道吉日，大王即将俺送过奈河，与他见个高低。”下作鬼遂着糊涂鬼撑过一只顺水船来，二人上去，糊涂鬼在后推着，横行一回，竖行一回，随风倒舵的过了奈河。下作鬼骑了一个臭蛆，无二鬼上了净街虎，楞睁鬼骑一头顺毛驴，使一根没把子的流星，头前引路。领着一群鬼兵鬼将，摆开阵势来给累鬼与轻薄鬼助威。轻薄鬼与累鬼商量了一会，轻薄鬼遂藏在门旗以内，累鬼单身独骑，跑到阵前搦战。

钟馗在中军帐内，先吩咐了嚆荡鬼带领着郁垒，叫他如此这般行事去了。然后唤穷鬼前来迎敌。穷鬼闻令，遂按了按愁帽，抖了抖蓑衣，掂了掂麻糝，单人独步来到两家阵前，对了头，却不厮杀，两个俱把兵刃放下，四只胳膊往上一伸，扣住手，彼此支了一会空架子，抱头大哭。哭了一会，穷鬼开口叫道：“累鬼表兄，我的穷是一言难尽，上无片瓦，下无锥扎，还是小事，最可恼的，四邻给我在县公衙门里打了一张报单，说我是家产尽绝了。人情来往，尽皆抛弃，亲戚朋友，皆下眼子看我。你的累强似我的穷，我的穷还不如你的累哩。”累鬼听说，也叫了一声：“穷表弟，说起人情往来，舍又舍不了，随又随不起，少不得尽力扒揭，累的我龇牙扭嘴，你说你的穷不如我的累。殊不知我的累，还不如你的穷，穷的倒直截了当。”说罢又哭将起来。穷鬼哭穷，累鬼哭累，只哭的天愁地惨，还不住声。不料大头鬼用挠钩从后面将累鬼搭住了大腿，横拖倒拽的捉过阵去。穷鬼才要回营，只见无二鬼阵内门旗开处，一鬼大喝道：“尔等不得无礼，俺轻薄鬼来也。”穷鬼看见那鬼时，却与众大不相同，只见他摇摇摆摆，两道挤眉，一对弄眼，一个嗤鼻子，一张咧嘴。骑着大马，使着金刀，直奔穷鬼而来。穷鬼抖了抖精神，劈面迎将上去，这轻薄鬼眼里却看不见穷鬼，穷鬼让他过去，暗暗的从背后一麻糝，将轻薄鬼砸下马来。轻薄鬼把眉一挤，眼一弄，鼻子一嗤，嘴一咧，就要跑。早被穷鬼抓将过来，攢了几攢，掂了几掂，竟是比较灯草还轻，空有一身暄肉，并无一点子骨头。轻薄鬼问道：“你是什么人，这等无礼？”穷鬼答道：“我是你穷爷爷。”轻薄鬼叹道：“我自幼眼里不曾见你。”穷鬼道：“我在你眼角里住了多年，你还不觉么？”轻薄鬼用两手将眼揉了揉，说道：“我这眼角里，何尝有你？”穷鬼道：“你再细揉揉看！”轻薄鬼果然用两手把眼又细揉，穷鬼趁着轻薄鬼揉眼，照头一麻糝砸去，轻薄鬼倒仰在地，又复一麻糝，结果了性命。钟馗见穷鬼得胜，号令一声，一拥杀上前来。无二鬼这边分头迎敌，两下里混杀一阵，直杀的鬼哭神号。钟馗阵内个个英勇，人人争先，大胆鬼刺死了杂毛鬼。神荼立劈了滑鬼。钟馗生擒了腌脏鬼。大胆鬼活捉了调鬼、弄鬼，俱用桃条穿了，送回后阵。伶俐鬼率盾牌手，滚过阵去，正与下作鬼相遇，把他马腿砍倒，下作鬼翻筋斗撞下马来。

鬼抡丧棒来救，被大头鬼一锤打伤左臂，幸无二鬼和楞睁鬼杀到，死救，方得出阵。不敢复战，夺船渡河而走。及钟馗人马赶到河边，只剩了糊涂鬼、

迷瞪鬼撑着船接应败残鬼卒。糊涂鬼被伶俐鬼一戟，刺中左腿、翻身落入奈河。迷瞪鬼急欲撑船逃命，用力过猛，拔不出篙来。神荼将身一纵，跳上船去，把迷瞪鬼一叉杆，打在河内。钟馗鸣金收军。就在奈河边，安营下寨。神荼人等，都来报名献功。噍荡鬼道：“惟懒怠鬼被乱军杀死，现剩了他骑的一匹懒猫子在此。”钟馗道：“甚是可惜！”这且不题。

且说无二鬼同下作鬼、楞睁鬼收聚败残人马，直奔万人县来。及到城边，见城门紧闭。门楼上高挂六颗人头，细看时男头三颗，是短命鬼、倒塌鬼、低搭鬼；女头三颗，是厌气鬼、溜搭鬼、风流鬼。无二鬼看罢，放声大哭。就欲拔剑自刎。楞睁鬼上前抱住，说道：“大王何必如此？有我三人，倘得资助，还可再图恢复。”下作鬼道：“此去城北五十里，有一枉死城，城内有一胡捣鬼。我们若投他去，免死狐悲，必然见纳。俺又闻得小尖陡鬼在耍乖山弄巧洞聚了许多人马，与大王素称世交。写书前去勾兵取救。倘钟馗赶来，内外夹攻，杀他一个片甲不归，有何不可。”无二鬼尚在犹疑未决，只见城上郁垒和噍荡鬼大喝道：“无二鬼还不下马受缚！”无二鬼方知是他二人将家着杀害，遂率残兵败将，直扑枉死城来。那胡捣鬼果然一见即行收录，下作鬼叫无二鬼削去王号，自己也不称军师，分兵两处，名为前后两部。前部以胡捣鬼为主，后部也以胡捣鬼为主。贾杏林是个斯文之人，着他写书一封，叫勾死鬼揣在怀内，跑到耍乖山，进了弄巧洞，上了荆棘寨，见了小尖陡鬼，将书呈上。小尖陡鬼拆书一看，只见上写着：

万人县没人里踩遍街狗头大王愚仁叔无二鬼顿首谨启耍乖山弄巧洞尖陡大王老仁侄
麾下：前者钟馗猖獗，阴山一战，令尊大人死于非命。今愚仁叔三战三北，现在被逼枉死
城内，闻老仁侄兵多将广，速于兴兵前来，一则报老仁侄不共戴天之仇，二则救愚仁叔旦
夕必毙之命，岂非两全。老仁侄素秉大义，谅不见阻，望速！望速！

小尖陡鬼看罢气得把尖牙一齧，说道：“不及回书，你回去说，俺就到，断不有误！”勾死鬼去后，小尖陡鬼整顿人马，即刻起程。只见他带领着万人怕、人不惹、风快、吴不精四员大将。放了三个枣核子炮，直扑枉死城而来。到了城下，安营下寨，城内无二鬼差人出城犒军，自不必说。到了次日，巳牌时分，钟馗人马也到，两边摆成阵势，营门开处，只见万人怕手擎着三尖两刃刀，人不惹使着浑钢打就的透甲尖锥。风快并吴不精俱使着筋缠铁里的皮笊篱。小尖陡鬼骑着一只小伶俐猴，使一柄小短锤，通了姓名，直扑钟馗杀来。后有许多精兵，每人手拿一根铁锭杆子，一拥齐上。那枉死城里无二鬼等，又领着无数鬼卒，钻将出来，两路夹攻，钟馗措手不及，大败而去。小尖陡鬼也不追赶，扬扬得意，同无二鬼入城，饮酒贺功去了。钟馗跑了一舍之地，见众鬼不追，遂收败残人马，扎住营寨，说道：“来到此间，不料有此大败，如何是好？”穷鬼道：“他这里兵多将广，不可力敌，只可智取。”遂在钟馗耳边说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未知如何？”钟馗大喜，遂依计而行。

且说小尖陡鬼进城参见了胡捣鬼，到无二鬼寨内大吹大擂，摆上筵宴，饮酒贺功。无二鬼举杯向小尖陡鬼道：“若非老仁侄这等英勇，如何得此大胜？可庆！可贺！”小尖陡鬼道：“这还是小事，明日擒住钟馗，请老仁叔到小侄山上走走，就知小侄训练的功夫了。”大杯小盏，上下兵将都吃了一个酩酊大醉，方告辞出城，回到本寨。将寨门闭上，也有卸甲解袍的。也有和衣而睡的，直如一窝憨猪相似。那知钟馗人等，早已偷入寨内隐藏。见众鬼睡熟，遂呐喊一声，犹如削瓜切菜一般，可怜大小鬼卒，一个不留。又放

上一把无情大火，就有未死的，也烧成一堆飞灰了。次日钟馗自为前部，神荼郁垒分为左右，穷鬼断后，又来城下搦战。门军报知城内。贾杏林道：“小将自进营来，并无寸功，今日情愿独战钟馗，方显俺的手段。倘有不测，有尖腩鬼在外，亦可救应。大王只在城头观阵便了。”无二鬼大喜，城门开处，只见贾杏林骑着一只瞎猫，使一柄两家斧，披一身杀人甲，戴一顶无人不吃盔。打着两杆望风扑影的旗，自名为催命鬼。威风凛凛的，杀出城来。钟馗见是贾杏林临阵，向神荼郁垒说道：“他若动手，咱就不好了，不如暂退为上。”贾杏林见人马退去，那里肯放，紧紧追来。钟馗阵内一声锣府，人马分为两处，让贾杏林进阵，周围一裹，将贾杏林裹在垓中。要知贾杏林的生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森罗殿缴册复命

话说钟馗把催命鬼围在阵内，东是苦海，并无去路。西有人马把守，又难冲出。钟馗着神荼郁垒轮流和他接战，战了几个回合，遂鸣金回营，埋锅造饭，料他插翅难飞。那知道海边有一岛，岛后有一峪，名为地峪。催命鬼今日上天无路，只得入地峪藏身。及到十八层之内，见有咳嗽鬼和他妻子疾病鬼在内养病。见催命鬼来只说替他医病，不胜欣幸。

且说钟馗用过战饭以后，遍营寻找，绝不见催命鬼的踪影。及到海边，听的地内有咳嗽之声，知是催命鬼在内躲藏。着挠钩手从洞内钩了一回，不见动静，穷鬼道：“何须如此？”遂寻了一堆干草枯柴，将峪内塞满，焚将起来。催命鬼自不必说，可怜咳嗽鬼夫妻二人，医生不来还可苟延性命，医生一到，就呜呼哀哉了。钟馗料催命鬼已死，领兵仍要去城下搦战，忽鬼卒报道：“此间有大字两行，启元帅知道。”钟馗上前一看，见是皮锤岛三字。旁有一行小字写道：“官怕大吏怕考，光棍最怕皮锤岛。”看罢，转瞬一字全无。钟馗道：“必是那家神圣指点于俺，无二鬼应丧在此岛之内？”遂吩咐郁垒和穷鬼道：“本帅埋伏在此，你二人前去诱敌，只许败不许胜，引无二鬼到此，俺自有擒他之法。”郁垒二人领命，到了城下，百般的辱骂，内边胡捣鬼甚是着急，屡次使人催无二鬼、下作鬼出城迎敌。无二鬼和下作鬼计议道：“我们兄弟十人，已死多半，今小尖腩鬼又为我们全军尽丧。胡捣鬼屡次来催出战，我们若怕死不出，不惟无以谢众相好于地下，恐也在此站脚不牢。”楞睁鬼道：“就是活着亦难见人。”下作鬼无奈，上了他的臭蛆，无二鬼跨上净街虎，楞睁鬼骑上顺毛驴，勾死鬼在前打着丈二大的一杆灵幡。鬼骑着鸱鸟，手执丧棒，在后督阵。放了三个起灵炮，城门一开，杀奔前来。郁垒上前迎敌，战了五六个回合，真正招架不住，虚晃一棍，败下阵来。穷鬼也随着就跑，跑了十数里地，将近赶上。郁垒恐穷鬼被擒，回头又战，战了三五个回合，折身又跑，及至到了皮锤岛。下作鬼迟疑不前。穷鬼站住大喊道：“不来不算好汉！”无二鬼将虎一纵，跳上岛去，众鬼卒紧紧跟随，赶了半里多路，就看不见郁垒穷鬼二人了。下作鬼大声喊道：“不好，中了计了！”回头一看，只见岛口已被堵绝，无二鬼道：“此地却也有山，也有岭，也有洞，也有塔，也有鸟，也有树，可惜此地不知叫甚名色？”勾死鬼道：“我昨前曾到此，却颇晓得，这山名为巴掌山，岭为抓住岭，洞名不能洞，塔叫按住塔，树是亲柏树，鸟名鸟眼鸡，那崖叫做情着崖，这岛名为皮锤岛。”无二鬼自知到了绝地，长叹一声。只见钟馗人马围了上来，无二鬼往前一跳，被三尖瓦拌倒。神荼赶上又一叉叉住。钟馗先叫将他心肝取出，然后割了首级。楞睁鬼被大头鬼打倒，复又两锤结果了性命。勾死鬼被乱军杀死。下作鬼见前边一沟，溜着沟子前进。郁垒正在沟边等候，下作鬼见他两根粗腿，抱住，手也不放。郁垒就用乱棍搠死。惟鬼气扑人，是人不能近他的。穷鬼取了一把干草来，燎散鬼气，正待要斩他，却被他父亲丧门神救了去了。钟馗大喜，取出鬼录，按名勾除。见胡捣鬼也有名字，遂率众人到

在死城来，寻找胡捣鬼，已不知去向了。只落了他妻子偷生鬼和两个跟班的，一个叫屈死鬼，一个叫眼子鬼，还有一个买办名稔缠鬼，俱皆斩讫。钟馗道：“胡捣鬼既然跑了，咱暂且在此歇马。”遂在枉死城歇了一日，钟馗驾起祥云，神荼摇身变了一支蝙蝠在头前引路，郁垒化了一把宝剑，伏在

钟馗背上，众鬼跟随，齐赴幽冥地府森罗殿，求见了阎君，将鬼录呈上。

阎君一见大喜，又将斩鬼的缘由细问了一遍，遂命摆筵庆功。饮酒中间，这钟馗把穷鬼、累鬼引到阎君面前，叫他跪下，代他禀道：“这穷鬼自投降以后，引路破敌，甚是出力。自是为人正气，绝不肯与无二鬼为伙。这累鬼亦是一见就投降的，求阎君慈悲！”阎君吩咐判官，给他生死簿上注定，每人纹银五万，良田千顷，当铺一座，捐四五百银子的一个小前程，着轮回司领他二人托生去罢。二人叩头而去。神荼从桃条上又捋下来了一个弄鬼，一个调鬼，叫他跪下。阎君问道：“这二鬼有何好处？”钟馗答道：“只有坏处，并无好处。”阎君吩咐推出斩首示众。郁垒又捋下一个鬼来，叫他跪在阎君殿前道：“这是死鬼。”阎君道：“他生平所为如何？”钟馗禀道：“他却并无恶处，只见逐日死眉不瞪眼，并无一点精神，所以叫他是死鬼。”阎君吩咐道：“把他浸在曲泉里。”原来森罗殿前有一水泉，名为曲泉。水深一丈，广有八尺，专管这泉的即名为曲泉鬼。曲泉鬼应了一声，将死鬼拉去，推在泉内。又捋下一个，叫做瞎鬼。阎君道：“他生平如何？”钟馗禀道：“他别无不好，只是虽有眼珠，并无眼色，也看不出人的喜怒，也看不见人的好歹。东西放在目前他如不见的一般。”阎君吩咐只把他两眼浸在泉内。曲泉鬼过来，提其两脚，把他的头倒侵入泉中。又带过一个邋遢鬼来。钟馗道：“这鬼终年不知净面洗手，浑身油污俱满，龌龊不堪。”阎君也令浸在泉内。又带过了一个寒碜鬼来说道：“此鬼不过其貌不扬，别无不好。”阎君也叫浸在曲泉。又带过一鬼。钟馗道：“这是齁烟吃的鬼，他专好吃烟，绝无烟具，逢人即要烟吃。逐日在烟铺外蹲踞。”阎君道：“这是小事，吩咐掌嘴。”站班的皂隶过来了两个，把他打了二十个嘴巴。齁烟鬼遂制买了烟袋，烟荷包，买了好烟，到处还席去了。又带过了腌脏鬼来。却与邋遢鬼不同，浑身上下都是猪狗屎尿。那张脸自从他娘给他洗过三朝之后，至今从没见过水。手是更不消说了，臭鱼烂虾，人人弃之如遗，他却亲之如蜜。甚至与猪狗同器而食，恬不为怪。然而却无心病。阎君命曲泉鬼给他内外收拾干净。曲泉鬼领命，把他衣服剥去，放在一条剥人凳上，用个竹炊帚，上下刷了五六水，又叫他喝了口水。把炊帚给他舒在嘴内，刷洗一番，又叫他多饮泉水，给他刷洗肠子，他却哭叫的不肯。曲泉鬼用麻绳将他捆在凳上，口内塞上一个接口，如杀猪使水的相似，灌了六七桶水，下边屎尿交流。又将肚腹给他揉了一回，然后将他放起，给他两件干净衣服穿了。遂变成了一个假清客。也养花草，也贴字画，也会吹笛唱崑曲，拿着白面扇子，逐日摇摇摆摆，居然象个斯文模样了。又带过噍荡鬼来，钟馗道：“这鬼嘴虽不好，却抄杀无二鬼的家口有功。”阎君吩咐把嘴给他治好。曲泉鬼叫他喝了一口水，他嘴里喷出来了许多的粪来。曲泉鬼给他刷洗干净，他说话再不噍荡了。就是还有点干好嘍文。曲泉鬼用钩子从泉内搭出死鬼来，变成了一个一时不闲的活鬼。瞎鬼变成了一个夜辨五色的精明鬼。寒碜鬼平头正脸，邋遢鬼变成了一个干净鬼。

重赏了大头鬼四个，阎君率领钟馗并神荼、郁垒来到南天门上，先见了南极仙翁，禀明此事。仙翁带领到吴天金阙，正值玉帝登殿，金童对对执幡幢，玉女双双捧如意。瑞云缭绕，祥光氤氲。玉帝问当驾官：有奏章者出班，无事散朝。言未毕，只见一人俯伏金阶，高擎牙笏，口称臣五殿阎罗，有本奉闻，落第进士钟馗，

氤氲（yīnyūn，音因晕）——气或光色混和动荡的样子。

臣见他为人正直，命他斩鬼除害。他率领门徒神荼、郁垒，半年之间，按册斩尽杀绝。实属有功于百姓，理合奏闻，恳恩论功封赏，睿鉴施行！遂将鬼录呈上。玉帝铺在龙案上，看了一会。旨下宣钟馗带神荼、郁垒见驾。钟馗在前，神荼、郁垒随后，跪在丹墀之下。山呼已毕，玉帝前后问了一遍，钟馗对答如流，又见神荼、郁垒，像貌非凡，龙心大悦。旨下钟馗斩鬼有功，封为翊正除邪驱魔雷霆帝君。神荼、郁垒从师平鬼，甚属可嘉。封为巡行天下驱魔使者左右门神将军。三人叩头谢恩，到殿下，又与众星官都相见了。阎君领回森罗殿，留住三日，然后临凡，各赴任所去了。至今元旦令节，家家画钟馗神像，目赌蝙蝠，手持宝剑，悬挂中堂，户户写神荼、郁垒名字，供奉大门，自此鬼魔消除，四海永清，万民安乐，共庆太平，千万斯年矣。

睿（ruì，音锐）——看得深远。

翊（yì，音艺）——辅助。

韩湘子全传

入话：

混沌 初分世界，阴阳 配合成人。黄芽 白雪 几更新，乌兔 回环不定。会见沧田变海，旋看松柏凋零。青牛白犬吠天津，转眼棋枰 相应。

第一回 雉衡山鹤儿毓秀 湘江岸香獐受谴

盖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土有九山，山有九寨，泽有九气，风有八等，水有九品。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坎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兖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济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何谓九山？会稽、泰山、王屋、首山、泰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何谓九寨？曰大汾、滹沱、荆沔、方城、穀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何谓九藪？曰楚具区、越云梦、秦阳纡、晋大陆、郑圃田、宋孟诸、齐海隅、赵钜鹿、燕昭余。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条风，东南曰景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 风，西北曰丽风，北方曰寒风。何谓六水？曰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合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共名川六百。陆径三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凡鸿水渊藪，自三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五里。有九渊，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握昆仑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树、琅玕树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瑶树在其北。一边名曰熊耳山，一边名曰雉衡山。诗云“云连熊耳峰齐秀，水山雉衡山更高”是也。真个好山，有词赋为证：

远望嵯峨，近观峩峩^八。山势嵯峨，定汪洋海翻雪浪；石形峩峩，镇蛟蜃，穴涌银涛。土龙在木火方隅，云母藏东南境界。高崖峭壁，怪壑奇峰。听不尽双凤齐鸣，看不了孤鸾独舞。雾霭霭，豹隐深山；风簌簌，虎来峻岭。瑶草奇花不谢，青松翠柏长春。仙桃红艳艳，修竹绿森森，一片云霞连树荫，两条涧水落藤根。正是：千山高耸擎天柱，万壑

混沌——天地未开辟前的浑然一体状态。

阴阳——古人认为构成宇宙万物的两种基本物质。

黄芽——道家炼丹所用铅华。亦指人的元气。

白雪——喻炼成的丹。

乌兔——古人认为日中有三足金乌，月中有玉兔，故称日月时光为乌兔。

天津——天河，即银河。

棋枰（píng，音平）——棋盘。喻人间。

毓秀——孕育灵秀之才。

（liú，音流）风——西风。

步——以脚步丈量。

息土——古代传说中一种不停生长的土壤。

修——高。

^八 尺为一寻。

峩（zú，音族）峩——险峻貌。

横冲大地痕。

那雉衡山顶上有一株大树，树上有一只白鹤，乃是稟精金火，受气阳阴，顶朱翼素，吭圆趾纤，为胎化之仙禽，羽毛之宗长也。有词赋为证：

瘦头露眼，丰毛疏肉，凤翼龟背，燕膺螯腹。鸣必戒露，止金穴而回翔；白非浴日，集兰岩而顾足。或乘轩于卫国，驭江夏之楼；或取箭于耶溪，饴潭皋之粟。长比凫胫，群非鸡鹜。侣鸾凤以遐征，薄云霄而高啄。真个是缙山王子之遗，辽东丁令之属。

白鹤儿在那雉衡山中，虽然是一个羽族，凡禽唳八公而戢寇，毛群野鸟，鸣九皋而彻天。恰因那三十三天兜率宫中太上元始天尊驾前一只仙鹤，一日飞下这山上，白鹤儿见他飞来，就便是福至心灵的一般去与他交媾了一遍。那仙鹤就把仙家的妙理、学道的真途一一泄漏与这白鹤儿。白鹤儿依了仙鹤的传授，便在山中树上朝吞日液，暮采月华，饮露含风，餐霞吸露，修行了三四百年。只是盗学无师，有翅不飞，脱不得羽壳毛躯，上不得瑶池阆苑。凑巧着这山中有一个香獐，也是百余年不死的毛团，惯会兴妖作怪，驾雾腾云。与白鹤结识，做了弟兄。逐日在江口闲游，山中玩耍。正是逍遥自在无拘束，不怕阎君不怕天也。

说话的，从头至尾要说得有原委。这阎浮大千世界生着白鹤、香獐，也不知有几亿亿万万万数，为何这只鹤，这只獐，就会成精作孽？盖因天地间有四生、六道。且说那四生，佛经上说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是也；那六道，佛说仙道、佛道、鬼道、人道、畜生道、修罗道是也。投托得胞胎好，就有好结果；投托得胞胎不好，就没好结果。这便是报应轮回、天地无私的道理。原来这白鹤、香獐，都是汉朝时两个人转世，所以今番有这般结果。怎见得是汉朝的人过了三四百年又来做神做鬼？看官仔细听着，说出家门大意，便见这本希奇的故事。

昔日汉帝朝内，有一位左丞相安抚，生下一女，四岁上母亡，将女交与乳母抚养。这女儿到得七岁，各色俱不待人指点，自然会得。一日，安丞相朝回，听见女儿房中有人弹琴品箫。安抚问：“是谁人？”丫头说：“是小姐。”安抚听了一回，走进房中，问女儿道：“老夫朝中回来，只听得汝在房中弹琴品箫，这是谁人教汝的？”小姐道：“孩儿百艺俱通，不消人教得。”安抚道：“我止生汝一人，上无哥哥，下无弟妹，汝这般天赐聪明，我就取汝叫做灵灵小姐。过了十岁，才与汝议亲招赘，定要与首相做个继室，恁你状元来说婚，我也决不与他。”乳母道：“为何不与状元，到要与首相做继室？”安抚道：“嫁与状元做结发夫妻，也要迟十年五载方才做得一品夫人；若嫁与首相做继室，进门就是一品夫人了。”乳母道：“世上的事只等你撞着，不等你算着，只怕老爷要赔了夫人又折兵。”安抚叱退乳母，以后

崒（l，音律）——高峻貌。

戒露——报告寒露将临。

乘轩——春秋时卫懿公好鹤，鹤乘大夫车而行。

遐征——远征。

王子——仙人王子乔。相传在缙山得道成仙。

丁令——即丁令威，相传为汉代辽东人，在灵虚山学道成仙，后化鹤归来。

九皋——深泽淤地。

瑶池阆苑（láng，音郎）苑——传说中的神仙境界。

阎浮——即阎浮提，泛指人世间。

有许多家来说媒，安抚只是不从。

一日，汉帝宣安抚上殿，说道：“朕有侄男，年方二十二岁，丧偶未娶。朕闻相国有一位灵灵小姐，肯与人为继室，何不嫁与侄男？”安抚道：“臣昔年有言，愿定与首相为继室，不敢嫁与皇侄。”汉帝道：“嫁与首相，怎见得胜似我皇侄？”安抚奏道：“进了首相的门，就是一品夫人；若皇侄，不知是将军是奉尉，便有许多不同。”汉帝道：“依卿所奏，朕就赐为一品夫人，何如？”安抚道：“赐称一品夫人，还是越礼犯分，终不如首相的好。”汉帝大怒，要把安抚丞相斩首市曹，以警百官。百官替他讨饶，才得放还。当下，汉帝把他削去官爵，贬在远方安置。又差当驾官宣灵灵小姐入朝相见。

却说灵灵小姐听得宣召，父亲又为他几乎性命不保，吃了一惊，乃不梳不洗，含着泪眼入朝见帝。帝命抬头，一看，果然婀娜绝世，娉婷无双。随命当驾发到山西红铜山内，嫁了一个村夫，叫做掙不动。那掙不动生得身長三尺，丑陋粗恶，三推不上肩，四推和身转，因此上，人取他一个诨名，叫做“掙不动”。这灵灵小姐，色艺双全的人，嫁了这般一个蠢物，真所谓骏马常驮痴汉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也。那灵灵小姐心怀抑郁，不上数年，得病身亡。这掙不动见灵灵小姐死了，也就悬梁缢死，一魂儿追赶灵灵小姐。

他两个三魂缥缈，七魄悠扬，一直走到阴司地府阎罗案前。只见牛头马面拦住道：“你两个是何等人？奉何人勾摄前来？怎的不与差人同来？”灵灵小姐道：“我是安抚丞相的女儿，唤做灵灵小姐。只因那月老错配姻缘，把我嫁与这掙不动力妻，故此抑郁而死，魂魄来见阎罗皇帝说一个明白。”掙不动道：“我是山西红铜山内掙不动便是。蒙汉帝旨意，把这灵灵小姐与我为妻，我百依百随，尽力奉承他，不料他还中不中意，郁闷逃走，我舍他不得，故此一路里赶来，要他回去。”牛头马面道：“你真是个掙不动的东西！你妻子如今是死的了，怎么还思量他同你转去？”那掙不动听见这话，才晓得他也是死的了，遂放声大哭起来。惊动了阎罗天子。当下，阎罗天子升殿。便问：“外边是怎么人这般哀苦？”牛头马面吓得不敢出声，判官上前，把灵灵小姐、掙不动的话奏闻一遍。阎罗天子叫他两个进来，跪在案下。他两个又把生前的苦情哭诉一遍，要阎罗天子放他回转阳世。阎罗天子道：“这是你自来投到，非是我这里差人错拿来的，要回去也不能够了。我今判汝两个转世去，又做一块，了汝两人心愿罢。”当下，阎罗天子判道：“夫者，妇之天；夫妇者，人之始。妇得所天，便宜安静以守闺门，不宜憎嫌以生衅隙。今灵灵小姐，生前怨望，已乖人道之常，死后妄陈，应堕畜生之报；幸是性灵不昧，骨气犹存，合无转世为胎，化仙禽羽虫宗长，候三百年后遇仙点化，还复成人。掙不动禀丑陋形容，赋愚痴气质，只合栖身蓬荜，养命村庄，辞婚娶于九重，置妍媸于度外；乃敢妄婚相府，眷恋红妆，致佳人抑郁而死，捐微躯追奔不舍，昏迷性地，应堕毛群，合无（转世为胎）贬为

恁（nèn，音嫩）——如此，这样。

市曹——城中大道。

掙（bó，音勃）不动——拔不动。

合无——何不。

蓬荜——柴门。喻平民百姓。

九重——天高处。指高官。

妍媸（chī，音吃）——美丑。

香獐，于三百年后与白鹤结为知识，以完宿果。”判讫，灵灵小姐与掙不动低首无言，各寻头路。这便是白鹤、香獐前生的结证。如今只说韩湘子二度韩文公的故事，且把这段因果丢下一边。

单表玉帝殿前有一个左卷帘大将军冲和子，因在蟠桃会上与云阳子争夺蟠桃，打碎玻璃玉盏，玉帝大怒，把那冲和子、云阳子都贬到下界去。一个投托在永平州昌黎县韩家的，便是冲和子，叫名韩愈；一个投托在永平州昌黎县林家的，便是云阳子，叫名林圭。原来这韩家九代积善，专诵黄庭内景仙经。韩太公生下两个儿子，大的叫做韩会，娶妻郑氏；次的就是韩愈，字退之，娶妻窦氏。他两个兄友弟恭，夫和妇顺，蔼蔼一堂之上，且是好得紧，只是都不曾养得儿子。那韩会终日忧闷，常对兄弟退之说道：“有寿无财，有财无禄，有禄无子，造化缘分不齐，惟有孤身最苦。我和你这般年纪，还没有有男女花儿，如何是好！”有诗为证：

默默常嗟叹，昏昏似失迷。

只因无子息，日夜苦难支。

退之道：“然虽如此，哥哥也不必忧虑。我家九代积善，少不得天生一个好儿郎出来，以为积善之报。难道倒做了一个没尾巴赶苍蝇的不成？这般忧也徒然，只是终日焚香礼拜，祷告天地祖宗，必定有报应了。”当下韩会依了退之言语，每日虔诚祷祝。感动得本处城隍、土地、东厨司命六神，各各上天奏闻玉帝，要降生一个孩儿与韩会。那奏章如何写的？奏云：

永平州昌黎县城隍、土地、司命六神臣某某等稽首顿首，奏闻昊天金阙至尊玉皇上帝：臣闻高皇璇极，总庶民锡福之权；大梵金尊，开群品自新之路，凡伸祈祷，无不感通。兹有昌黎县韩会、韩愈，积善根于九代，奉秘典于一生，情因无子，意切吁天。伏望证明修奉，展布祥光，鉴翼翼之丹衷，赐翩翩之令子。庶乎永沾道庇，不负诚心；饱满恩波，益坚崇奉。月轮常转，愿力无边。臣等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待命之至，谨奏以闻。

玉帝览奏，遂将金书玉诰、道法神术付与神仙钟离权、吕两个，到于下界，普度有德有行之人，上天选用；如有修行未到，还该转世为人的，便着他往韩会家投胎脱化，待日后积功累行，不昧前因，才去度他，以成正果。钟、吕二仙领了敕旨，按下云头。

一路上，钟仙问吕仙道：“为仙者，尸解升天，赴蟠桃大会，食交梨火枣，享寿万年，九玄七祖，俱登仙界。为何阎浮世境三千，大千人众，只知沉沦欲海，冥溺爱河，恣酒色猖狂，逞财势气焰，不肯抛妻弃子，脱履离家，

性地——欲海。指人的欲念。

毛群——禽兽类。

知识——相知相识。指夫妻。

宿果——往日的因缘。

璇极——至美的玉。喻皇帝。

锡福——“锡”同“赐”。赐福。

群品——各种品行的人。

— 改过自新。

令子——美异的孩子。

道庇——道法的庇护。

(yán, 音岩)——人名。

炼就九转还丹，长生不老？”吕仙道：“人生处世，如鱼在水中，本是悠悠自在，无奈纶竿坠水，香饵相投，以致吞钩上钓，受刀釜煎熬耳。几能息心火，停浊浪，固守鸿蒙，采先天种子，两手捧日月乎？”钟仙道：“五浊迷心，三途错足，拈花惹草，怨绿愁红，若不吞一粒金丹，终难脱形骸躯壳。我两人今日领旨下凡，不知那州那县得遇知音？”吕仙未及回答，忽见东南上一道白气冲彻云霄，有若虹霓之状，怎见这气的异处：

非烟非雾，似云似霞，非烟非雾，氤氲氤氲 布晴空；似云似霞，霭霭腾腾弥碧落。
凌霄彻汉，冲日遮天。两耳不闻雷，原无风雨；一天光皎洁，骤起虹霓。占气者，不辨为天子气、神仙气、妖邪气、海：蜃气；望云者，不识为帝王云、卿相云，将军云、处士云。端的这一道白的，还是气？还是云？仔细看来，团团簇簇半空中，未定其间吉与凶。
一阵仙风吹扑去，管教平地露根踪。

吕仙用手指与钟仙道：“这一股白气冲天而起，主在苍梧之间，湘江之岸，非圣非凡，当是妖邪之气，且把仙气吹一阵去。若是仙气，气影了风；若是邪气，风影了气。”于是钟仙掀起了那落腮胡须，张开了狮子大口，望着东南方上吹了一口气去。果然起一阵大风，把那冲天的白气都影住了。吕仙睁开慧眼，望那方一看，就认得是两个毛团在那里吐气。一个是香獐造孽，一个是白鹤弄喧。

不说两个仙师随风便至。且说白鹤、香獐正在那湘江岸上各自显出神通，随心游戏，忽见这一阵风吹将来，影住了白气，就知是两个神仙到来。他也不慌不忙，摇身一变，都变做全真模样，立在那江边，等候着仙师。这全真怎生打扮：

一个头顶着竹箬冠，一个头绾着阴阳髻。一个穿一领皂氅衣，腰系丝绦；一个穿一件黄布袍，围条软带；一个脚踏着多耳麻鞋，好似追风逐日的夸父，一个脚着草履，有如乘云步月的神仙。正是容颜潇洒更清奇，装束新鲜多古怪。

他两个远远地望见祖师到来，便上前稽首再拜道：“师父，俺两个是苍梧郡湘江岸修行的全真，接待师父得迟，万望恕罪！”吕师指着白鹤道：“你本是凤匹鸾俦，如何敢头尾！”又指着香獐说道：“你本是狐群狗党，如何敢隐姓埋名！”老鹤见说出他本相，低首无言，不敢答应。独这香獐向前道：“俺们委是全真，师父休得错认，将人比畜。”吕师道：“汝这谎顽皮，巧语花言，待要瞒我，将谓我剑不利乎？”只这一句话，吓得那白鹤儿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双膝跪倒在地上，道：“老师父，人身难得，盛世难逢。虽然是皮壳毛团，也是精灵变化。如今弟子骨格已全，羽毛未脱，逐日在此迎

尸解——死后化去成仙。

冥溺——沉溺。

九转还丹——道家烧炼的金丹。

纶竿——带钓鱼绳的鱼竿。

氤氲氲(y n, 音晕)氲——烟气迷濛。

碧落——天空。

彻汉——响彻天空。汉，河汉。

占气者——根据云气的形状、色泽判断吉凶的人。

望云者——望云朵变化而推断吉凶者。

弄喧——故弄玄虚。

竹箬(tuò, 音拓)冠——用新竹做成的冠。

风吸露，也不是结果，望师父垂悯弟子，舍一粒金丹，使弟子脱去羽毛，恩衔再世。”钟师听了白鹤言语，便道：“这鹤儿性灵识见，尽通人意，再世之言，成先讖矣！我们且度他去见玉帝，另作区分。这獐儿罪业山重，我这里用汝不着，饶汝去罢。汝若不依本分，妄作妄为，我自有慧锏神锋，盘空取汝。”香獐道：“师父不肯度我也罢，弟子这江边景致也不弱于三岛昆仑，我依师父守着本分，也尽过得日子。”钟师道：“怎见得湘江景致不弱于三岛昆仑？”香獐道：“不是弟子夸口说，据着弟子这苍梧江口，晨凫夕雁，泛滥其上；黛甲素鳞，潜跃其下。晴光初旭，落照斜晖；翠映霜文，陆离眩目。闲花野草，罩雾含烟；俯仰天渊，爱深鱼鸟。煞强如蓬莱弱水，苦海无边，舟楫难通，梦魂难越。”吕师道：“据汝这般说，也不见得十分强过我仙家，你夸这大口也没用。”香獐道：“弟子有诗为证：

苍梧一席景新鲜，湘水山岚饱暖眠。泛泛白鸥知落日，喃喃紫燕语晴烟。红红拂拂花含笑，绿绿芊芊草满前。若是老师来此处，也应撇却大罗天。”

吕师道：“汝这业畜十分无礼，我仙家无爱无欲，始得成真证果。汝无端造孽，有意贪私，枉自夸张，有何益处？”又暗自忖道：他不知死活，妄语矜争，我且度鹤儿上天，把这业畜贬下深潭去处，不见天日，待鹤儿成仙，才来度他去做一个守山大神，显我仙家妙用。于是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天光灼灼，黑雾朦胧，半空中闪出一员天将，立在面前。那天将怎生打扮：

头上戴着漆黑殷铁盔一顶，手中持银丝嵌钢鞭一条。皂罗袍金龙盘绕；狮蛮带玉佩高悬。脸似锅底煤般黑，唇似朱涂血样红。左站着黄巾力士，右站着黑虎大神。焰焰火轮环绕，飘飘皂盖招扬。他正是降龙伏虎赵玄坛，那怕你兴妖作孽香獐怪。

一阵风过处，那天将躬身喏道：“吾师有何法旨？”吕师道：“香獐造孽，天所不容！”那天将一手拿起钢鞭，一手拿住香獐，正欲下手，钟师道：“且饶这孽畜性命，贬他在江潭深处，永不许出头，直待鹤儿成了正果，证了仙阶，然后来度他去看守洞门。若不依本分，再作风雷，损害往来客旅，即时把他打下阴山背后。”天将依命，把那香獐一提，提到江潭中间极深极邃的一个去处，锁固住了，不放一些儿松。那香獐有威没处使，有力没处用，只得哀恳天将道：“弟子冲突仙师，罪应万死，遭此贬厄，因所甘心。但弟子原是山中走兽，食草餐花，以过日子，今沉埋水底，岂不淹死了性命，饿断了肝肠？望大神救我一救！”天将道：“仙家作用，汝所不知，饶汝性命，自然不死，怎么怕淹死饿死？汝但收心服气，见性完神，以待鹤儿救汝便了。”

阴阳髻——挽于头顶的双髻。

(x, 音洗)——曳履而行。

先讖(chèn, 音趁)——预言。

泛滥——此指泛游。

黛甲素鳞——黑壳白鳞的鱼。

陆离——色泽繁杂。

煞——甚，很。

大罗天——指道家仙境。

业畜——有前世罪孽的动物。

证果——修行圆满。

矜争——一味强争。

香獐拜道：“多谢指教，但不知鹤兄几时才来救我耳。”天将既去，香獐被锁在那个去处，果然，四边没水，只是没有得吃，不得散诞逍遥。乃依前仰伸俯缩，闭息吞精，再不敢妄肆颠狂，以招罪谴。这正是：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如今学得团鱼法，得缩头时且缩头。

毕竟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逐一分解。

第二回 脱轮回鹤童转世 谈星相钟吕埋名

叹尘世忙忙，笑浮生一似撻梭样。貂裘染，驷马昂，争名夺利不思量，妄想贪嗔薄幸狂。算英雄巨古兴亡，晨昏犹自守寒窗。总不如乘云驾雾，觅一个长生不死方。

话说吕师把香獐贬在湘江潭底，那天将叉手躬身，回话已去。钟师就在葫芦内取出一粒金丹与鹤儿吃了，那鹤儿登时脱胎换骨，化做一个青衣童子，跟着两位仙师前往永平州昌黎县。走到韩家门首，恰好韩退之迎门出来。两师见他人物轩昂，衣冠济楚，头顶上有霞光一道，身旁有捧炉童子相随，便知是左卷帘大将军冲和子，因醉夺蟠桃，贬在他家为男子。怕他不悟前因，日后毁谤玄门，唾骂佛祖。遂转身商议道：“冲和子已将四十岁了，尚不回头省悟，若再堕落火坑，贪恋繁华器境，便没有出头的日子了。他兄韩会，镇日焚香点烛，拜求子息，我和你回去奏闻玉帝，把这鹤童送与韩会为子，待他长成，我们又来度他成仙了道，然后转度冲和子复还原职，岂不两便。”两师商榷已定，遂拨转云头，带了鹤童上升天界。

不移时，来到南天门外，把领金书玉旨，巡游到苍梧县湘江岸上，点化鹤儿等事，奏了一遍。玉帝传旨，便着两师送鹤童到那永平州昌黎县韩会家投胎，托化为人，后行选用。两师奉旨，忙对鹤童说道：“我再将仙丹与汝吞在腹中，化作一个仙桃，送你到永平州昌黎县韩会妻子郑氏怀内投胎，满月之日，我二人又来看汝，与汝灵丹符水，待等十六岁，教汝成道，升入仙梯，长生不老，休得漏泄天机，有违玉旨。”鹤童泣告两师道：“弟子才脱得业躯，指望成真证果，跟着两位师父逍遥自在，谁知又要去投胎为人，受血河狼籍，尘网牵缠，弟子不情愿去了。”两师道：“玉旨已出，谁敢有违，况汝虽脱了羽毛躯壳，还不曾修炼大丹，怎么就得成正果？须正借父母精血，十月怀耽，如太上老君投托玉女怀中一般，才显得修行结果。”鹤童又道：“既是要投胎托化方得成仙，彼时在湘江岸上点化弟子的时节，两位师父何不就着弟子去托生人家，却引弟子朝参玉帝，又送弟子下凡，费这许多辛苦周折？”吕师道：“不奉玉旨，谁敢擅专。”鹤童道：“弟子有诗一首，献上师父。”诗云：

湘江岸上遇师尊，度我飞升见帝君。

今既脱离毛与壳，如何下土复为人。

吕师道：“我也有诗一首，汝谨听着。”诗云：

鹤童不必苦淹留，且向韩家转一筹。

异日功成朝玉阙，苍梧江水也东流。

鹤童听两师吩咐已毕，只得吞下一粒金丹，化做一颗仙桃。两师捧拿在手，腾步逍遥，直到韩家，恰好是三更时候，两师就遣睡魔神托一梦与韩会妻子郑氏。那郑氏梦见太阳东出，宝镜高悬，一只仙鹤口衔着一颗仙桃，飞将下来，堕在他怀里。旁边闪出一个青巾布袍的道人，肩上负着一口宝剑，口中

灼烁——闪动。

啮（r，音惹）——应对。

撻（cu n，音蹿）梭——即穿梭。形容时光流逝之快。

贪嗔（ch n，首抻）——贪婪。

镇日——整日。

子息——子女后代。

高叫道：“韩会妻郑氏听者，吾乃两口先生，奉玉帝敕旨，送这仙桃与汝为子。吾有一言嘱汝，汝牢记取。”嘱云：

郑氏抬头听我言，从来仙语不虚传。

送儿与汝承昭穆，他日来风上九天。

郑氏梦中惊觉，不胜欢喜，便蹴醒韩会，与他说道：“妾身一更无寤，二更辗转反侧，三更时分方才瞌眼睡去，就做一梦。梦见太阳东出，宝镜高悬，一只仙鹤口衔一颗仙桃飞将下来，坠在怀里，又有青巾布袍背剑的道人嘱咐云云，你道这梦希奇也不希奇？”韩会喜道：“我夜来得的梦也与你一般的。今年四十二岁，未有子息，想是神天鉴察尔我隐衷，不该绝代，降生一个儿子接续家门香火也不见得。据梦中太阳东照，主生贵子，仙鹤衔着仙桃，一定是天庭降下好人临凡。这两口先生必然天上神仙，故此嘱咐得明白。我如今且和你满炷炉香，拜谢了天地，且看日后若何。”郑氏道：“相公说得有理。”连忙披衣起来，梳洗端正，同韩会两个燃宝炬，薰名香，朝天拜了八拜。到了天明，韩会将夜来梦兆一对退之说了一遍。退之欢喜道：“若据这个梦兆，嫂嫂必定生一个好儿子接续韩门香火，端的不枉了九代积善，三世好贤。”有诗为证，诗云：

积善人家庆有余，祸因恶积岂为虚。

韩门九代阴功茂，天赐婴儿到草庐。

话不絮烦，不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幸喜阴鹭门高，捻指间，郑氏生下一子。那子生得两耳垂肩，双手过膝，面如傅粉，唇若涂朱，端的是好一个孩儿。匆匆喜气，满屋充闾，百眷诸亲戚来作贺。这正是天上麒麟原有种，人间最喜蚌生珠也。不料这孩儿从生下来到满月，日夜只是啼哭不住声。韩会见了这个光景，转添忧闷，与郑氏商议道：“这孩儿生相不凡，久后必是好的，只是这般啼哭，合着相书上一句，说‘小儿夜啼，没爷没妻’。多应是你我命中招他不得的缘故，不如把他过继与亲眷人家，做个干儿子，待他养得成人，才收拾回来，有何不可？”郑氏道：“前日不养得儿子，朝夕拜祷天地祖宗，怕绝了后代。如今幸得天地保佑，祖宗积德，生下这一点儿，且是好了。不想日夜啼哭，算来也是养不长的了，空受这十月怀胎的苦楚。若是把他过继与别人家，后来也被人骂他是三姓家奴，不如送与叔叔做了儿子，倒是好的，只怕婶婶要不欢喜。”正说话间，只听得街坊上有人拍着渔鼓，唱着道情，经过他家门首。那孩儿听得渔鼓声响，就住了口不啼哭；不听得渔鼓声，就哭将起来，忒煞作怪。看官，且说那敲渔鼓唱的是怎么说话，孩子就肯听他不啼哭？原来那敲渔鼓的道人就是吕祖师，唱的是一阕《桂枝香》，正提醒着鹤儿宿世之事，故此孩子惕然警醒，住了哭，听他《桂枝香》云：

不移时——不一会。

淹留——停留，耽搁。

昭穆——此指家族的传承。

蹴（cù，音促）醒——踢醒。

无寤——无眠。

隐衷——深藏的心愿。

薰（ruò，音弱）——点燃。

阴鹭（zhì，音制）——阴德。

鹤童觉悟，师来看顾。一自去年送汝到昌黎，至今日，又离丹府。汝不要啼哭，汝不要啼突，听咱吩咐，目今安否？暂拘束，久已后升腾紫霄，名镌洞府。

鹤儿宁耐，暂居天外。叹循环暑往寒来，捻指间，光阴二载。想韩门小孩，想韩门小孩，非常气概，端的栋梁才。本是大罗天上客，思凡下玉街。

韩会见孩儿住了哭听敲渔鼓，便对郑氏说道：“这孩儿想是喜欢渔鼓听的，可唤那敲渔鼓的人进来，敲一回渔鼓引逗他一会，待我问他，或者他有药止得孩儿啼哭也不见得。”郑氏便叫张千道：“汝去看那敲渔鼓的，叫他进来。”张千连忙跑到街上，叫道：“敲渔鼓的道人转来，我家相公请你说话。”道人道：“莫不是韩大相公么？”张千道：“你未卜先知，就是神仙一般。”道人道：“我比神仙也差不多些儿。”便跟着张千，摇摇摆摆走进门来，向韩会稽首道：“相公何事呼唤小道？”韩会道：“我止得一个孩儿，从生下至今，已弥月多了，只是啼哭不止，正在忧闷，不想方才听得渔鼓声响，他就住了声，恰像听得一般，故此请师父进来敲一番渔鼓，唱一个道情，引逗他一时欢喜。”道人道：“要止儿啼，有恁难处，抱公子出来与我一看，包得他不哭了。”韩会道：“若得如此，自当重重酬谢。”郑氏在屏风后面，抱孩儿递将出来，韩会接在手中，递与道人道：“这个便是学生的孩儿。”道人用手摩他的顶门说道：“汝不要哭，汝不要哭，一十六年，无荣无辱。终南相寻，功行满足。上升帝都，下摯九族。”那孩儿闻言，恰像似快活的一般，就不哭了。韩会道：“师父高姓大名？仙乡何处？”吕师道：“贫道弃家修行，人人唤我是两口先生，就是我的姓名了，却没有家乡住处。”郑氏在屏风背后，轻轻地对韩会说道：“梦中说两口先生送来的儿子，如今这师父说是两口先生，莫不就是梦中的神仙？”韩会道：“云游方外的人惯会假名托姓，那里信得他的说话。”道人笑道：“姓名虽一，人品不同，相公怎么小觑人？”韩会道：“是学生有罪了。”又道：“孩儿喜得不哭，就烦师父替我孩儿取一个小名，何如？”道人道：“阅阅名家取恁么小名，就起一个学名也罢。”韩会谢道：“若取学名更好。”道人道：“我从湘江路上走来，见那烟水滔滔，东流西转，万年不断，最是长久。如今令郎取名韩湘，小名叫做湘子，愿他易长易养，无难无灾。异日荣华富贵，如湘水之汪洋；寿命康宁，似湘流之不断。”韩会道：“多谢指教，请坐素斋。”那道人把袍袖一展，化道金光而去，留下一个渔鼓，直逼逼矗在地上。韩会去拽那渔鼓的时节，那里拽得起来。郑氏近前去拽，也拽不动。叫人去摇，也摇不动。三五个人去拔，一发拔不起，就如生根的一般。郑氏道：“这个道人一定是一位神仙，怪你我不识得他，故此留下这个渔鼓，做个证验。眼见得当面错过神仙了，快请叔叔来看便知端的。”韩会忙着人去请退之。

退之来到。郑氏道：“请叔叔来非为别事，只因你侄儿啼哭不止，巧巧的有一个道人，打着渔鼓歌唱而来，孩儿听见就不哭了。你哥哥请他进来打渔鼓唱道情，引逗孩儿欢喜。那道人说孩儿必成大器，在孩儿面前说了几句话，又替孩儿取学名叫做韩湘。你哥哥留他吃斋，他拂袖化一道金光而去，留下这个渔鼓在此。你哥哥拿他不动，许多人也拽不起来，特请叔叔看个明

道情——鼓词的一种，本为道士曲。

忒煞——太，过于。

端的——果然，实在。

方外——超脱世俗。

白。”退之闻言，近前轻轻一扯，那渔鼓恰似浮萍无蒂，退草无根，扯了起来。地面上有“纯阳子”三个大字，莹然如玉一般。退之道：“这是吕洞宾下降，哥嫂肉眼自不识他。正是神仙不肯分明说，留与凡人仔细搜也。”于是大家香焚宝鼎，烟薰银台，望空遥谢。

荏苒一载，湘子碎盘伊迩，韩会不胜欢喜。但湘子自从见那道人之后，一似痴呆懵懂，泥塑木雕的一般，也不啼哭，也不笑话。俗话说得好，只是买得他一个不开口。一日三餐把与他便吃，不把与他，他也不讨，外边虽是这般浑沌，心里恰像是明白的，大家都叫他做“哑小官”。郑氏也无如之奈。倏忽三周四岁，全没一些儿挣扎。韩会思量：“湘子这般年纪尚不会说得半句言语，枉惹旁人耻笑，岂不是命里无儿莫强求，强求虽有更添忧。当年忙道无儿子，撒下千千万万愁，”这韩会十分不快活，日夜忧愁，染成一病而亡。退之哭泣尽礼，置办棺木，大殓已毕，安葬在祖茔之下。

一日，吩咐张千道：“大相公死了，止得这一点骨血，指望他成人长大，娶妻生子，接续韩门香火，谁知养到三周，尚然不会说话，莫非哑了，人家养着哑子也是徒然。汝等去街坊上看那好算命的先生寻一个来，待我把他八字推算一推算，若日后度得一个种儿，也好做坟前祭扫的人。”退之吩咐已完，那吕师在云端听见这话，便按下云头，化做一个算命先生，在那牌楼坊街上走来走去，高叫：“算命！算命！”这先生如何打扮：

折叠巾歪前露后，青布袍左偏右皱。两只眼光碌碌望着青天，一双手急簌簌摇着算

盘。口中叫：命讲胎元，识得根源，若有一命不准，甘罚二钱。

那张千连忙请他到家里，见了退之。退之道：“先生高姓？家何方？”吕师道：“学生唤做开口灵，江湖上走了多年，极算得最好命。遇见太子就算得他是帝王子孙，遇见神仙就算得他是老君苗裔，遇见夫人就算得他丈夫是宰相、公卿，遇见和尚就算定他是华盖坐命。”退之道：“依先生这般说起来，算命也是多事了。”吕师道：“说便这般说，八个字还有许多玄妙。不知相公有何见教？”退之说道：“我有一个侄儿，劳先生推算，若还算不准，先罚先生二钱。”吕师道：“从早晨出来尚不曾发利市，相公若要罚钱，请先称了命金，待学生算不准时好做罚钱。”退之道：“这般浑话，免劳下顾。”吕师道：“请说八字来。”退之道：“建中元年二月初一日午时。”吕师道：“庚申年己卯月辛酉日甲午时。庚申乃白猿居蟠桃之位，己卯乃玉兔归蓬岛之乡，辛酉为金鸡入太阳宫畔，甲午为青驾飞玉殿之旁。这八个字不是凡胎俗骨，主有三朝天子分，七辈状元才，不出二十岁必定名登紫府，姓列瑶池，九族成真，全家证圣。若肯读书，官居极品，只是少寿。目下正行墓库运，主其人昏蒙暗哑，如弃物一般，到了七八岁，脱运交运，自然超群出类。”退之道：“他如今像哑子一般，读书料不能够了。若说学仙，世上只有天仙、地仙、神仙、鬼仙，最下一等名曰顽仙，那里有个哑仙？”吕师道：“他面目清奇，形容古朴，心地十分透明，性质更觉聪明，一日开口说出话来，凭着颜回、子贡重生，也只如是。”

觑（qù，音去）——看，瞧。

阀阅名家——有功勋的世家。

啐（zuì，音醉）盘——旧俗，让周岁小儿抓盘中纸笔刀箭等物，以测其未来志向。亦称抓周。

懵（m ng，音猛）懂——无知。

华盖坐命——谓交好运。

两个谈论正大，那钟师父又化作一个相面的先生，按落云头，在韩家门首高叫道：“我鉴形辨貌，能识黄埃中天子；察言观色，善知白屋里公卿。饶他是仙子降凡尘，我也晓得他前因后果去来今。”只见张千听了这一篇大话，又忙忙地跑进来对退之说道：“相公，这算命的不为奇了，外边又有一个相面的，说得自家是康举还魂，许负再世，何不请他进来，一发把公子相一相？”吕师晓得是钟师临凡，便道：“相公说学生算命不准，且请这相面的进来，看他说话与学生相合也不相合？”退之依言，便吩咐张千去请。张千请得那相面先生到于厅上，与算命先生东西坐下。退之便指着湘子道：“请先生把这孩子相一相。”相面的先生定睛一看，便道：“两耳垂肩，紫雾盘绕；双手过膝，金光显现；天仓丰满，地角端圆；神清气朗，骨格坚全，若非天子门前客，定作蓬莱三岛仙。这公子不是愚痴俗子，顽蠢凡人。”吕师道：“星相两家行术不同，每每各谈己见。今日我两人言语相同，岂不是公子生成的八字，长成的骨头。”钟师又道：“相公也请端坐，待学生也把相公细看一相何如？”退之道：“学生正欲请教。”钟师把退之中帙耸一耸起，道：“天庭高阔，地角方圆，金木肩高，土星丰厚。颧骨插天，掌威权于万里；日月角起，全忠孝于一门。五岳拱朝，名标黄甲；浮犀贯顶，一生少病。鹤行龟息，局是天仙；露骨露神，终招险祸。以贫道论之：龙虎难分别，鸾凤要失群。风霜八千里，接引有呆人。”退之道：“多谢先生指教，只是这几句恁么意思？”钟师道：“这四句诗是相公一生结果，后有应验。”退之道：“我侄儿湘子四岁还不会说话，就如哑子一般，如何是好？”两师道：“要公子说话，有何难哉。贫道有一丸药在此，送与相公，待明日五更时分，相公把无根净水与公子吞下肚去，他就会说话了。”退之欢喜不胜，接了这丸药，叫张千取白金二两，封作两封，送与两位先生。两师笑了一声，分文不受，附着湘子耳边嘱咐几句。嘱云：

鹤童不用苦忧心，须情前因与后因。

丹药驱除魔障净，管教指日上蓬瀛。

嘱罢，扬长出门去了。退之着人追赶之时，杳然不知去向，但见祥云缭绕空中，瑞鹤飞鸣云外。退之自思：“这两个或是神仙也不见得，只待五鼓时分，侄儿吃了丸药便见应验如何。但他说我黄甲标名，官居台阁，不知应在几年上，过了明日，收拾盘缠赴京科举，又作理会。”正是：

时来风送滕黄阁，运退雷轰荐福碑。

有日蛟龙得云雨，春风得意锦衣归。

毕竟退之上京去否，且听下回分解。

利市——挣钱。

颜回——孔子贤弟子之一，好学，安贫乐道，在孔门中以德行著称。

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卫国人，孔子贤弟子之一。

白屋——不绘图彩的屋子。代指平民。

许负——西汉初年的占卜家，大侠郭解的外祖父。

临凡——即下凡，到人间。

天仓——天灵盖。

地角——下巴。

第三回 虎榜 上韩愈题名 洞房中湘子合卺

富贵枝头露，功名水上沤。腰金衣紫马笼头，鼻索拴来不久。射中屏间雀，丝牵幔

后红。洞房花烛喜相逢，傀儡搬毕木偶。

话说退之到得五更天气，忙忙取了无根净水，调那丹药与湘子吃。湘子吃得下去，腹如雷鸣，喉如开锁，不一时间吐出了许多顽涎秽物，便开口叫声：“叔父。”退之满心欢喜，道：“谢天谢地，这药果有神功。”及至郑氏、窦氏走来问他时，他依先不开口了。退之道：“你们俱不要絮聒，他既开口，自然会说，快去收拾行李，我且上京求取功名。倘得一官半职回来，也替祖宗争光，了我半生读书辛苦。”当下退之辞别了家中大小，一路上餐风宿水，戴月披星，到京科举。不期名落孙山，羞回故里，只得在京东奔西趁，摇尾乞怜。

那知湘子在家依然不开口说话，郑氏也没法处置，巴不得他年纪长大，娶了媳妇，度一个种儿，以续韩门香火。看看湘子到了七岁，郑氏一病身亡，虽亏窦氏竭力殓殮，湘子泪泣亦如成人。窦氏在郑氏灵柩前拜祝道：“伯伯、姆姆在生为人，死后为神，韩家只得一点骨血，不知为何暗哑？料来不是祖先之不积德，皆因你我隐行有亏，以致如此，望伯伯、姆姆在天之灵保佑韩湘聪明天赐，智慧日增，悔脱灾除，关消煞解，庶乎箕裘有绍，世泽长新。”拜罢，又哭。至夜，窦氏恍惚见郑氏说道：“孩儿韩湘今日虽不会说话，到了十四岁时他自然会说。我们一家大小，日后都靠他一人提拔，姆姆且请宽心。”窦氏惊觉，乃是南柯一梦，自思：“姆姆死后英灵若此不昧，湘子决非凡人，且慢慢抚养，看他成人，又作道理。”不题。

却说退之淹滞在京，囊空裘敝，又接得嫂嫂郑氏讣音，也不能够回家，心中无限焦愁。没奈何捱得过了三科，喜得中了乡贡进士，鹿鸣宴过，星夜回家。刚刚到了自家门首，撞见哑儿湘子。此时湘子恰好十四岁了，迎着退之道：“叔父恭喜，叔父恭喜。”退之见他说话作揖彬彬有礼，就携着他手同进屋里。窦氏出来迎接。相见已毕，退之便问道：“侄儿是几时说话的？”窦氏道：“自相公出门至今，何曾见他开口。就是姆姆死了，也只见他泪流满面，何曾闻得哭声。”退之道：“适才见我就说叔父恭喜，岂不是会说话的？不肖幸登虎榜，侄儿又喜能言，可谓家门集庆。只是哥嫂早亡，不曾见我登科，看得湘子成人，良为苦耳！”窦氏道：“相公且省烦恼。”湘子从旁插嘴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退之道：“汝不会说话，一向不教汝读书，为何倒记得圣经贤传？”湘子道：“侄儿自从那日吃了道士的丸药，就晓得乾坤消长，日月盈亏，世代兴衰，古今成败，那圣经贤传总来是口角浮辞，帝典王谟，也不是胸中实际。九州四海，具在目前，福地洞天，依稀

黄甲——古代科举考试，甲科进士名单用黄纸，故名。

蓬瀛(yíng, 音赢)——仙境。

虎榜——进士榜。

合卺(jǐn, 音紧)——卺是瓢。把一个匏瓜剖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拿一个，用来饮酒，是旧时成婚时的一种仪式。此指结婚。

水上沤——水泡。

煞解——灾祸消解。

箕裘有绍——继承父业。

南柯一梦——指梦境。

膝下。据侄儿愚见，为人在世，还该超凌三界外，平地作神仙。”退之道：“知识有限，学问无穷，汝这一篇话是自满自足，不务上进的了，如何是好？必须请一位好先生教汝勤读诗书，才得功名成就。”湘子道：“侄儿有诗一首呈上叔父。”诗云：

不读诗书不慕名，一心向道乐山林。

有朝学得神仙术，始信灵丹自有真。

退之道：“这诗是谁人教汝做的？”湘子道：“固当面试，奈何情人？”退之道：“汝既如此聪明，怎么说不要读书？那读书的身上穿的紫袍金带，口中吃的是炮凤烹龙，手执着象牙筒，足着皂朝靴，出入有高车驷马，寢息有舞女歌姬。喝一声，黄河水倒流三尺；笑一声，上苑花烂漫满林。真个是我贵我荣君莫羨，十年前是一书生也。”湘子道：“我书倒要读，只是我前生不曾栽种得腰金衣紫的身躯，嚼凤烹龙的唇舌，乘车跨马的精神，倚翠偎红的手段，只好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谈经折露枝。我有小词，叔父请听。词名《上小楼》：

我爱的是山水清幽，我爱的是柴门谨闭；我爱的小小曲曲，悄悄静静茅庵底；我爱的喜孜孜仗数杯，如痴如醉；我爱的日三竿，鼾眠未起。”

退之道：“你说的话不僧不俗，不文不武，都是些诌词 吃语，岂是个成器的人。”湘子道：“叔父听我道来。”

〔那吒令〕我若做大人，佩金鱼 挂紫袍；若做客人，秦庄妄有亲；我若读三史 书，也须学车胤；我若做个道人，步霞卧云。这三人惟道独尊。

〔鹊踏枝〕我只待住山林，整丝纶，为道人，草舍茅庵过几春。巨富的大厦高门，居官的位尊台鼎，都不如草履青巾。

退之道：“小小孩童，本是聪明伶俐，为何甘心做这沿门求乞的勾当？”湘子道：“叔父！你将我做神童看，只恁般小灭人。我将那神童只当儿曹认，大成儒也只当庸人论。富家郎岂是我韩湘子伦。你说道前遮后拥做高官，只怕着一朝马死黄金尽。”退之道：“任汝说来说去，说得天花乱坠我也不听，只是要汝读书，改换门闾，光显父母，我方心满意足。”湘子道：“叔父不必忧疑，若要改换门闾，光显父母，有何难处。”退之道：“汝肯向上，才是韩门有幸。学士林圭同我赴京时节，一路上说有女芦英，年方及笄，许汝为妻。目下择个吉日良时，娶过门来，成其夫妇，接续后嗣，我才放心。”湘子道：“谨依叔父严命。”当下退之就叫张千去对阴阳先生说道：“我相公要与大叔完亲，劳先生择一个续世益后不将 的吉日。”张千领命，走去对

鹿鸣宴——“宴”通“宴”。科举考试后州县长官宴请主考官及中榜者的宴会。

帝典王谟——泛指古代典籍。

倩人——请教他人。

槿——木槿。树名。

诌（bi，音必）词——偏颇的话。

金鱼——唐代三品以上官吏佩的鲤鱼形金符。代指官位。

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

车胤（yìn，音印）——晋人。幼时刻苦勤读，家贫无灯，曾用袋装萤火虫照明读书。

台鼎——指三公、宰辅。

小灭人——小看人。

门闾——此指家族的地位。

那阴阳先生说了。

那先生姓元名自虚，号若有，向年是一个游手游食研光的人，头上戴着一顶六楞帽子。一日走在外县去，被一个戴方巾的相公差辱了一场，他忿气不过，道：“九流三教都好戴顶方巾，我就不如你，也好戴一顶匾巾，如何就欺负我？”当时便学好起来，买了几本星相地理、选择日子的书，逐日在家中去看，又寻得一本《历朝纲鉴》，也在家中朝夕念诵。把这几本书都记熟了，便在人前之乎也者，说起天话，掉起文袋儿来，夸奖得自家无书不读，无事不晓，通达古今，谄练世故。只是时运不济，不曾做得秀才，中得举人、进士，其实是个三脚猫儿，一件也是不到家的。谁知那昌黎县城里城外这些有钱有势的主子，都是肚子里雪白，文理不通的，平日只仗着这些钱势去吓唬人，一时见元自虚说出了这许多才干，便被他惊倒了，骗得滴溜儿团团转，那一个不称赞元自虚是个才子，人间少二，世上无双。自虚便戴起一顶方巾，穿件时样衣服，门前贴下一个招牌，写道：“阴阳元若有在此，得遇仙传，与人择日合婚，夫荣妻贵，兼精地理，催官救贫。”因此上昌黎县里大小人家都来寻他合婚、下葬。那有时运的，便婚也合得成，葬也下得吉；那没时运的，不知吃他坑了多少，只是人上再也不埋怨着他。也有送酒米的，也有送银钱的，也有送布帛的，也有送柴炭的，也有送什物家伙的，也有送书画册页的，至于饮食肴馔，时常有人送来与他。一个光拳头精臂膊的人，平空的挣了一份家计，也是他时来福凑，运限顺利的缘故。

其日，张千一径来寻着他，与他说了。元自虚便道：“既蒙你相公吩咐，我拣一个登云步月、附凤攀龙的上好日子送到你相公家里，只要相公重重谢我。”张千道：“你只要拣得好，我回去对相公说，一定不轻薄你。”元自虚道：“张大哥，凡你百撺掇一声，我扣除一个加二谢你。”张千应允，作别去了。

元自虚走进屋里，欢喜道：“韩退之是一个知趣识宝的人，不比那白丁，今日来照顾我择一个日子，须用心替他拣个上好吉日送去，极少也有三五两刮他的，只是我口里虽然说得，却不晓得旺相孤虚，时日变换，如何是好？且把家中有的历书都搬出来，仔细对他一个好日子送去，也不枉了名头。”这元自虚果然搬出许多通书摊在桌子上，毕竟是那几样书：

一部是《通书捷径》，一部是《选择类篇》，一部是《九天嫁娶图》，一部是《六合婚姻历》。《阴阳图》、《遁甲局》，列后摊前；《婚娶经》、《黄籍科》，遮左沓右。翻一翻，各家主意不同；看一看，诸书见解各别。这先生虽然去堆垛翻腾，却合不出一个不将续世。

元自虚翻来覆去，看不出一个好日子来，只得叹一口气道：“这二月十三日虽是个神仙日，犯着孤鸾寡宿，却合得周堂，且写去与韩家，但凭他自作主张罢。”乃忙忙的拿一个南京双红帖子，写道：“甲申年，乙卯月，丙辰日，戊子时。天喜临门，贵星照户，玉堂金马，紫微福德，都合聚在这一日。若公子毕姻之后，定为鸣珂佩玉摆曜，上凤阁龙楼，积宝堆金，赛过铜山珠海，几十年内也凑不着这个日子。”当下送去。退之看了，满心欢喜，连忙取三两银子送与元自虚。元自虚接银到手，欢天喜地的回家去，于中称出六

及笄(j, 音基)——笄是古代束发用的簪子。古代女子已订婚者十五岁即以笄束发，以示成人。

不将——风水先生选择的吉日。

白丁——目不识丁的文盲。

钱头谢了张千，张千也快活得了不得。

退之又叫张千来，吩咐他去打点聘礼羹果，和窦氏商议置办钗环缎匹，接那许媒人来到林学士家，说要下盒做亲。林学士并不推辞，到了吉日，请到诸亲百眷，开盒看礼，怎见得那礼的齐整处：

扎结鬓花都是犀珠宝石，金花五蕊响丁当；镶嵌钗钗尽皆白珩 赤瑕 ；碧玉鸦青光闪烁；簪头龙夭矫环面，凤翱翔玉树玲珑。宝冠喷焰，金鱼吸浪，翠叶迎风。十六羹，十六果，盘中色色锦攒，百尺缎，千两银，盒内般般花簇。前捐着金鼓旗，鼓吹热闹，高擎着黄罗伞，罗列风光。真个是，锦攒花簇锦添花，天合地成天对地。

林学士看了这许多礼物，无限快乐，赏了来使，回了吉帖；一面打点嫁妆首饰，把芦英小姐嫁到韩家，与湘子成亲。那芦英生得如何：

眼横秋水，眉尽远山。眼横秋水，犹如水月观音；眉尽远山，好似汉宫毛女。身穿着挑描刺绣百花衣，脚 着飞舞盘旋双凤履。湘裙款蹙 ，罗袜低垂，彩袖踟蹰，霓裳潇洒。果然是姿容娇艳，有沉鱼落雁之容；德性温柔，有举案齐眉 之德。

退之娶得芦英小姐进门，喜悦不胜。喜的是湘子 夔 有托，韩门胤嗣 可期，料他一点修行念头，从此如石沉水。谁知道华堂席散，花烛归房，芦英卸下浓妆，面壁而坐，湘子衣带不解，隐几 而眠，两个全没一些情况，过得一夜。荏苒三朝满月，芦英也照例回门，不在话下。

一日，窦氏与湘子说道：“芦英小姐回去许多日子，汝也该去看望他一遭，才是个道理。”湘子道：“芦英、湘子各自一体，既非比目鱼，又非连理树，我去看他有何益处？”窦氏道：“夫夫妇归，人道之常；一唱一随，人情之至。况鸳鸯交颈而眠，鹣鹣 比翼而飞，畜生尚有夫妇之情，何以人而不如鸟乎？”湘子道：“婶娘，你只晓得畜生有交颈比翼之爱，恰不晓得光阴迅速，驹隙 抛梭，无常到来，不能躲避的苦。且听侄儿道来：

养鹅鸭群来群往，做 捉对成双，为人怎学众生样？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追来，不怕你罗肚牵肠。少不得收声放气，两下分张。看将来，好一似水上浮沤草上霜，空落得回头望。

窦氏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怎么怕得。汝父母早亡，我罗裙搂抱，抚养得汝成人长大，与汝娶了妻子，只指望汝多男多福，接续韩门香火，做坟前拜扫之人，怎么今日说出这般话来，可不痛杀我也！”湘子道：“婶娘不消烦恼，侄儿一从尊命便了。”窦氏道：“汝若依从我的说话，就是孝顺孩儿，保汝早登黄甲，封妻荫子，也不枉了伯伯姆姆生你一场；若不听我的言语，你就去修行辨道，也是忤逆子了，只怕天上没有一个忤逆神仙。从古说得好：

鸣珂——马脖颈上的玉饰。

摆擘（yì，音异）——烛火通明。

白珩（héng，音横）——白色玉石。

赤瑕——红色玉石。

款蹙（cù，音促）——徐缓貌。

举案齐眉——夫妻和睦恩爱。东汉孟光给丈夫梁鸿端饭时，总把端饭的盘子举得高高的。后人用以形容夫妻相敬。

夔——《诗经》有《采 》、《采夔》二篇。后用以借指能遵祭礼之仪或妇职。

胤嗣——后代。

隐几——靠着几案。

孝顺还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

若能孝悌兼忠信，何须天上步瑶池。

毕竟不知湘子肯去看芦英小姐也不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洒金桥钟吕现形 睡虎山韩湘学道

蓬莱三岛是吾家，一任那尘世里喧哗。因缘漏泄，万里烟霞，翠竹影瑶草奇葩。霎

时间，浑无牵挂，俺洞府自有那白鹿衔花。

话说当日窦氏把湘子说了一番，湘子只得依从窦氏说话，去探望芦英一次。

倏忽间过了数月，退之上京会试，高登金榜，初授观察推官，迁四川监察御使，不二年间，历升刑部侍郎，接了窦氏、湘子、芦英，一同在长安居住。一日朝罢归来，路从洒金桥经过，见桥东坐着一个道人，生的豹头暴眼，虎背龙腰，紫膛色面皮，落腮须胡子，头挽着阴阳二髻，身穿一领皂纱袍，持一管镗铁笛，约摸来力能扛鼎，赛过子胥；气可断侨，度越翼德。桥西坐着一个道人，生的眉清目秀，两鬓刀裁，面如傅粉，唇若涂朱，头戴一顶九阳巾，身穿一件黄氅衣，约摸来是兴大汉的子房，扶炎刘的诸葛。退之神耐心醉，思量这两位必是异人，遂近前问道：“坐在桥尔那位先生何方人氏？住居那里？因恁出家修道？”那道人答道：“老夫与大人同辈不同朝。”退之道：“怎的叫做同辈不同朝？”那道人道：“大人是唐朝刑部侍郎，老大是汉朝一员大将，总兵戎要路，坐帅府衙门，岂不是同辈不同朝？”退之道：“既与王家出力，辟土开疆，只合河山带砺，与国同休，为恁么弃家修行，装束这般模样？”道人道：“大人有所不知，因我王损害三贤，只得深藏远避。”退之道：“害那三贤？”道人道：“三齐王韩信，大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这三贤闲卧马鞍桥，渴饮刀头血，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九里山赶田横入海，在乌江渡逼项羽身亡，帮汉高祖夺了楚秦天下，后来死得不如猪狗。因此贫道弃了官职，奔上终南山，埋名隐姓：跟东华帝君学道，得证仙阶，老夫乃汉之钟离权也，原是河间府任邱县人。”退之又道：“桥西坐着那一位先生是那方人氏？住居那里？可与钟离先生是一辈不是？”那道人道：“贫道乃本朝士子，祖贯是河中府夏县人也，生来颇读几行书，文章冠世，志气轩昂，曾与李子英同往东京赴试，前到邯郸十里黄花铺垂杨树，得遇钟离师父，度我三遭四起，不肯回心。他把那芦席一片化作一座地狱，内有十大阎君，把我一灵真性摄在葫芦内，我梦醒回来，方才晓得为官者不到头，为富者不长久，于是弃儒修行，得成正果，我便是两口先生也。”有诗为证，诗云：

朝游碧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

鹈（jī n，音兼）鹈——一种似鳧的水鸟。

驹隙——喻时光迅速如马过小隙。

镗（bā n，音宾）铁笛——精炼的铁制成的笛子。

子胥——即伍子胥。

翼德——三国时刘备手下大将张飞，字翼德。

傅粉——涂粉。

子房——西汉开国功臣张良。

诸葛——指诸葛亮。

同休——同享福乐。休，吉庆，欢乐。

韩信——西汉初人。助刘邦夺天下有功，先封齐王，后封楚王，后贬为淮阴侯。终因功高震主被诛杀。

彭越——刘邦手下一员勇将，后以谋反罪被杀。

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

退之道：“据二位先生这般说话，真是文欺孔孟，武过孙吴，一文一武，也所罕见。学生家下三辈好道，七辈好贤，愿邀先生到舍奉款素斋，不知尊意若何？”钟师道：“既蒙大人错爱，贫道自当造府参拜，何敢叨斋。”退之挽着吕师手道：“学生与两位先生同步到舍何如？”吕师道：“大人是当路宰官，贫道是山野鄙夫，逐队步趋，有失观瞻，请大人先行，贫道随后便至。”退之道：“先生不可失信。”吕师道：“大人尊前，岂敢诳语。”

退之果然先到家中，顷刻间两师也到。退之下阶迎接，坐下吃茶。忽见湘子当面走过，望着两师作揖。钟师道：“此位何人？应得妨父克母。”退之道：“这是小儿。”钟师道：“若是公子，贫道人失言了。”退之道：“是学生侄儿，叫做韩湘子，三岁上没了先兄，七岁上没了先嫂，如今是学生抚养。”吕师道：“此子有三朝天子分，七辈状元才，若不全家食天禄，定应九族尽升天，何患不荣华富贵乎！”钟师道：“只是一件，此子目下运行墓库，作事多有颠倒，直交十六岁方才得脱，须请一位好师傅提撕，警觉他一番，庶不致错走路头耳。”退之道：“愚意正欲如此，只是未得其人。请问二位先生，何以谓之天？”钟师道：“牛两角、马四蹄谓之谓天。”又问：“何以谓之人？”吕师道：“穿牛鼻、络马腹谓之谓人。不以人灭天，不以故灭命，不以欲害真，谨守而弗失，是谓合其真。”钟师道：“既蒙大人下问，贫道亦有一言请教。”退之道：“愿闻。”钟师道：“天地人谓之三才，何以天地历元会而不变，这等长久？人生天地间，含阴抱阳，修性立命，为何有寿若彭铿，夭若颜回？又有一等殇子，这般寿夭不齐，却是何故？”退之沉吟半晌，默无一答。吕师道：“人人可以与天地齐寿，人自不悟耳。”退之道：“舜禹相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不知人心可无乎？”吕师道：“剑阁路虽险，夜行人更多。”退之道：“道心可有乎？”吕师道：“金屑虽珍贵，着眼亦为病。”退之道：“吾其以无心有心乎？”钟师道：“曾被雪霜苦，杨花落也惊。”退之道：“吾其以有心无心乎？”钟师道：“不劳悬占镜，天晓自鸡鸣。”退之道：“所谓有心尽非乎？”吕师道：“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退之道：“所谓无心独妙乎？”钟师道：“曙色未分人尽望，及乎天晓也寻常。”退之见两师大有议论，尽可教训湘子，便道：“学生家中有座睡虎山，山内盖一座九宫八卦团瓢，尽自清闲潇洒，意欲屈留两位先生在于团瓢之内，一位教舍侄习文，一位教舍侄习武。若得舍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学生心愿毕矣，不知尊意若何？”两师道：“贫道俱是山野村夫，胸中实无经济才略，荷蒙大人俯赐甄收，敢不用心教训公子。只是大人要始终如一，不可听信谗言，见罪贫道。”退之待了两师的素斋，便叫张千、李万领两位先生到团瓢内去，又吩咐湘子勤紧学习，以图荣显祖宗，不在话下。

且说钟、吕两师同湘子到于团瓢之内，过了一日，也不开口教湘子习文，

英布——西汉初年功臣，后被刘邦以谋反罪诛杀。

马鞍桥——即马鞍。

提撕——提醒。

彭铿——传说中人物。相传为颡项帝玄孙陆终氏的第三子。姓箴，因封于彭城，其道可祖，故又称彭祖。据说其寿长达八百岁。

也不教湘子习武，两个只是闭兑，垂帘，跏趺静坐。湘子见两师光景，又不敢问，只得又过一日。看看到第三日，只见钟师吹起铁笛，吕师唱起道情，道：

叹水火两无情，欲火煎熬损自身。还须着意多勤慎。阴阳自生，筑基炼神，降龙伏

虎，休狂奔。养其身，调神息气，内外两无侵，内外两无侵。

唱罢道情，才叫湘子道：“韩公子，你近前来，我且问汝。”湘子鞠躬，立在两师面前。钟师道：“令叔大人请我二人教训公子，我二人敢不尽心！只是不知公子愿学长生二字，愿学功名二字？”湘子道：“敢问师父，功名二字如何结果？”钟师道：“教汝经书坟典，韬略阴符，上可以保国安民，下可以勘凶定乱。逢时遇主，博得一官半职，坐着高堂大厦，出入有轻裘肥马，平白地显祖荣宗，封妻荫子，万人喝采，这便是功名。但是无常一促，万事皆空，到头来终无结果。”湘子道：“如何是长生二字？”吕师道：“传汝筑基炼己功夫，周天火候秘诀，吐浊纳清，餐霞服气，白日升天，赴蟠桃大会，发白再黑，齿落更生，日月同居，长生不老，这便是长生的结证。两样作用如霄壤之隔，公子心下愿学那一样？”湘子道：“弟子愿学长生。”两师道：“这个工夫不比文艺，卤莽不得，断续不得，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也。”有诗为证：

堪叹凡人问我家，蟠桃云雾霭烟霞。

眉藏火候非轻说，手种金莲不自夸。

三尺焦桐为活计，一壶美酒作生涯。

骑龙远远游三岛，夜静无人玩月华。

两师叫湘子道：“徒弟，如今是怎么时候了？”湘子道：“师父，鼓打一更了。”两师道：“仙有数等，汝愿学那一等？”湘子道：“秀才岁考，便有一、二、三、四、五、六等的分别，做神仙怎么也有等数？”钟师道：“不是这个等第之等，仙有天、地、人、神、鬼五样不同。”湘子道：“愿闻其详。”钟师道：“阴神至灵而无形者，鬼仙也；处世无疾而不老者，人仙也；不饥不渴，寒暑不侵，遨游三岛，长生不死者，地仙也；飞空走雾，出幽入冥，倏在倏亡，变幻莫测者，神仙也；形神俱妙，与道合真，步日月而无影，入金石而无碍，变化多端，隐显难执，或者或少，至圣至神，鬼神莫能知，蓍龟莫能测者，天仙也。”吕师道：“绝嗜欲，修胎息，颐神入定，脱壳投胎，托阴阳化生而不坏者，可为下品鬼仙；受正一符篆，上清三洞妙法，及剑术尸解而得道者，可为中品人仙、地仙；炼先天真一之气，修金丹大药，

殇（shāng，音伤）子——未成年而死。

甄收——鉴别接受。

闭兑——“兑”原指孔穴。这里指关门。

跏趺——盘腿而坐，脚背放在股上，是修行者的一种坐法。

筑基——道家炼内丹时先排除欲念，安神止息，称筑基。

降龙伏虎——指排除欲念。

周天——炼内丹时，周身调养气息。

吐浊纳清——吐出浊气，吸入新鲜气息。

蓍龟——两种古代占卦方法。蓍用草，龟用牛骨龟甲。

颐神入定——全神贯注，意念高度集中。

符篆——道教写有图案线条的纸符，据说能驱祸。

汞龙升，铅虎降，凝结黍米之珠，则为上品神汕、天仙。”湘子道：“弟子尝闻古语云：学仙须是学天仙，唯有金丹最的端。望师父把那金丹大道传授与弟子。”两师道：“汝既愿学天仙，汝的志向是好的了，只怕汝鹵莽灭裂，中道而废，枉费了我们普度的心机，绝了后来修真门路。”湘子道：“师父若肯指教，弟子岂敢懈弛。”两师道：“居，吾语汝，汝须牢记，不可泄漏。”湘子拱立而听。两师唱道：

〔五更转〕一更里端坐，慢慢调龙虎，润转三关，透入泥丸路。龙盘金鼎，虎咽黄庭户。得些功夫，等闲休诉，等闲休诉。

二更里，二点敲，阴阳真气妙。上下三关，莫教错了。婴儿姹女得黄婆，自然匹配了，自然匹配了。

三更里，月明正把乾坤照。产药根苗，只在西南边。铅遇癸生，急采方为妙。海底龙蛇，自然来相盘绕，自然来相盘绕。

四更里更妙，坎离要颠倒。晨昏火候合天枢，子在胞中，万丈霞光照。位产玄珠，此法真奇奥，此法真奇奥。

五更里天晓，笼内金鸡叫。有个芒童拍手呵呵笑，喂饱牛儿快活睡一觉。行满功成，自有丹书诏，自有丹书诏。”

湘子听了，牢记在心。两师道：“湘子，我们把长生秘诀传授与汝了，只怕汝叔父知道，轻慢我二人。”湘子道：“弟子自有主张，不必多虑。”一连教导了两三夜，到第四夜时，两师又打着渔鼓，拍着筒板，唱一同教湘子。词名《梧桐树》：

一更里，调神气，心猿意马拴系。莫学闲游戏，闲游戏。昏昏默默炼胎息，开却天门地户闭。果然通玄理，通玄理。

二更里，传宇宙，一道灵光渐通透。龙虎初交媾，初交媾。提防三关莫要走，莫要走。

三更里。一阳动，金鼎将来玉鼎共。炼就真铅汞，戊已配元红。鼎内金花畔，金花畔。

四更里，月当空，玉镜高悬处处同。照见海东红，隔山取水闹哄哄，闹哄哄。

五更里，云收彻，灵圭弄新月。处处琼花结，琼花结。火候抽添按时节，氤氲降红雪。莫把天机泄，天机泄。

到得天晓，两师对湘子说道：“我们连日教汝修炼，汝须用心勤习。汝叔父今日必然要赶我们出去了。”湘子道：“任凭叔父责罚，弟子决无悔心。只是帅父去了，教弟子倚靠着那个？”两师道：“这是理势使然，谚云：‘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何况师徒乎！汝只坚心立志，我们自来度汝。”说犹未了，退之着人来唤湘子并当值的去，问湘子道：“汝这几日习读得文武经书，亦谙熟否？”湘子道：“侄儿不敢隐瞒叔父，两位师父教

上清三洞——道教中最高仙境。

金丹——即内丹。一种精神凝聚现象。

三关——炼丹运气时，由下腹通向头部必须经过的三道关口，即尾闾穴、夹背关、玉枕关。

—头的代称。

—在下丹田之上。

—指腹部丹田处。

黄婆——意念。

侄儿的是一部大道《黄庭经》，不读恁么文武经书。”退之佛然不悦，再问当值的道：“大叔与这两位先生连日所习何事？所讲何书？”当值的道：“两个道人教大叔一更打坐，二更飞升，三更四更只是打渔鼓唱道情。”退之听了，一时心头火起，紫涨了面皮，便拿竹片打湘子，道：“汝爹爹弃世，托我看汝，教汝读书，只指望汝成人长大，光显祖宗，谁”知汝这般痴呆，要学修行结果，玷辱门闾，怎不气杀我也？”湘子道：“是叔父请这两个师父教我的，不是侄儿自己生发出来的，如何打我？”窦氏在旁再三劝道：“他爹娘早丧，孤苦伶仃，虽是我们恩养成人，也须索三思教训，不要惹旁人议论。”湘子哭道：“赖叔婶养育成人，今后再不敢违严命了。”退之道：“夫人既劝我，我且不打这畜生，汝快进去勤攻书史，休学那出家的勾当。”一面叫当值的：“快去唤那两个道人来，赶他出去，绝了这根苗，不怕湘子不学好。”

果然，当值的去叫两师道：“先生，老爷有请！”钟师道：“纯阳子，那冲和子迷昧前因，来请我和你，要赶出门。我们且去见他，看他有恁话说。”两师随了当值的走到退之跟前，稽首道：“韩大人，贫道见礼。”退之怒喝道：“谁与你这般人见礼个见礼！你两个可是有些儿人气的么？”两师道：“大人请我们两人训诲公子，岂不晓得尊师重傅的，却为何不以礼相待？”退之道：“我的你两人教侄儿习文演武，以图进取，你如何终日教他打渔鼓唱道情？岂不是贼夫人之子！那道情可足好人唱的？”两师道：“大人，贫道何曾教他唱道情来？”退之道：“我侄儿已是招承，汝两人如何还白赖？快快出门去吧，休得在此胡缠！”两师道：“我出家人是随缘的，有缘则住，无缘则去，何须发恼！”便向里面叫道：“韩湘子，我们今日去了，汝以后若要寻我们时，可到万里外终南山来，我们在那里等你。”湘子跑出来道：“师父，快不要去，只在这里教训弟子。你若去了，弟子来寻时就难得见了。”两师道：“汝叔父既赶我们出门，有何面目再在汝家里！”湘子道：“弟子情愿跟了师父同去。”退之一手扯住湘子，叫：“张千、李万，把这两个野道人推出去！”两师道：“大人在上，贫道唱一首小词答谢大人错爱，便出门了。”词名《沾美酒》带《清江引》：

想为官有甚好，看富贵似波涛，不如俺色空清净破衲袄。掩柴扉静悄，也不恋雌鸡
叫。紫罗袍，煞强如傀儡棚中喧闹，荣华的似瑞雪汤浇。闲伴着仙童采药苗，闷把瑶琴操。
操的是古调，鹤鸣九皋，一任旁人笑。

退之道：“快出去！我也懒得听这般说话。”两师唱：

有一日削禄祸难逃，蓝关雪拥长途道，那时方晓。

唱罢，拂袖而去。诗云：

大袖遮三界，遨游遍九天。

腐儒无眼力，不识大罗仙。

退之见两师去了，便把湘子领在书房中，关锁他在一间房里，吩咐当值的小心看守，不许放他出来胡行乱走。正是：

埋怨当初二道人，绮言绮语哄儿身。

如今斩草除根净，撇下黄庭内景经。

那湘子被锁在房中，并没怨畅意思，只是勤苦修炼，坐唱道情。有《黄莺儿》为证：

慢慢自沉吟，下深功，受苦辛，经行日夜眠不稳。要见本来那人，把心猿紧索，三关运转，透入《黄庭经》。炼真精，刀圭不用，天理自相生。

忽见那牛奔，鼻撩天，吼一阵，摇摇摆摆擒不定。拽住了那绳，休教乱行，往来日夜跟随紧。牧牛人，丹田界，管取稻花生。

这湘子虽然昼夜勤修，毕竟不知后来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砍芙蓉暗讽芦英 候城门众讥湘子

白发萧萧两鬓边，青山绿水总依然。人生何异南柯梦，捻指光阴十八年。十八年，

景物鲜，旗檀紫竹民尘凡。且将龙女擎珠出，鹤驭盘旋下九天。

不说退之锁闭着湘子，且表夫人窦氏思量：“伯伯在日，朝夕拜祷天地，求得这个侄儿湘子，不料生下来整日啼哭，费尽了心神，幸而养得长成，替他娶了林学士的女儿芦英，今已三年，并没男女花儿，岂不是韩门该绝。常闻犀牛望月，角内生祥；蚌蛤含珠，朝阳游戏。芦英这般不生长，如何是好？”心生一计，唤梅香请芦英出来，问道：“阶下那一枝是什么树？”芦英道：“婆婆，是一枝芙蓉树。”窦氏道：“叫梅香拿刀来，砍了这枝树。”芦英道：“婆婆，莫要砍他，留下与媳妇早晚看看罢。”窦氏道：“我只见他开花，不见他给子，要他何用？”芦英道：“婆婆，花与人相似，人生总是花，雄花不结子，雄笋不抽芽。”窦氏道：“媳妇，我说与你听：石上栽芙蓉，很基入土中，好花不结子，枉费我儿功。”芦英道：“一片良田地，懒牛夜不耕；春时不下种，苗从何处生？”窦氏道：“原来如此。梅香，快请大叔来，待我问他。”梅香道：“老爷关锁大叔在书房内，那个敢放他出来。”窦氏便把钥匙递与梅香，叫他去请湘子。湘子道：“夫人叫我，有何事故？”梅香道：“夫人与小姐在堂上絮絮叨叨，不知说些什么话，叫我来请大叔去会问。”湘子只得近前相见。窦氏道：“侄儿，我娶芦英小姐为汝为妻，只指望生男育女，接续香火。今已三载，并不生育，我心中好不忧闷。适间问他，他说汝居室情疏，恩爱间阔，这是何故？”湘子道：“婶娘不必问我，我有诗一首，念与婶娘听。”诗云：

惜精惜气养元神，养得精神养自身。

炉中炼就大丹药，不与人间度子孙。

窦氏听见湘子说出这话，便哭道：“我儿差矣！自古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汝年纪小小的，妻子又少艾，如何不思想接续祖宗香火，说出这等绝情绝义的话？伯伯姆姆死在九泉也不瞑目了。”湘子道：“佛言人系于妻子，七宝舍宅之，其患有甚于牢狱。牢狱有散逸之文，妻子无合魂之理。情欲所爱，投泥自溺。人能透得此关，即出尘世，是以侄儿与芦英相敬如宾，望婶娘恕罪。”芦英道：“这事羞人答答的，说他怎么。”一溜烟跑入房中去了。窦氏扯住了湘子，再三再四劝谕他。湘子道：“婶娘，你那里晓得，生死事大，非同小可，古人有言说得好：

三个鱼儿一个头，同心合胆水中游。

愚人不识鱼儿意，不是冤家不聚头。”

窦氏与湘子正在那里絮絮，恰好退之朝中回来看见了，便道：“夫人，在此说些什么？”窦氏道：“我在此劝湘子读书。”退之道：“湘子是我锁在书房内的，那个放他出来？”窦氏道：“老身取钥匙放出来的。”退之道：“湘子过来，我且问汝，汝这几日所读何书？所作何事？”湘子道：“仲由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退之提起竹片把湘

铅——指元气。

坎离——坎指气，离指神。

玄珠——即内丹。

抽添——道教修炼功夫。真气上升为抽，入脑为添。

子就打，道：“汝这痴呆蠢子！也曾晓得孔子说：‘是故恶夫佞者’么？”湘子道：“孔子问礼于老聃，老聃便是仙人的宗祖，道侣的班头，孔子也不曾说御人以口给，叔父怎的就把一个佞字儿加我？”退之道：“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便是老聃之教，老聃也何曾文过饰非？汝既要学道修真，须索要读书明理，为何丢了黄金玃绿砖？我只打死汝这不才畜生便了！提竹片乱打湘子一顿。湘子叫道：“婶娘救我一救，叔父打得我太重了。”窦氏跪下劝道：“相公，你哥嫂临终之时再三嘱咐相公爱护湘子，今日这般打他，晓得的说是相公教训这不肖子，不晓得的只说相公负了哥嫂嘱咐，不看管他，望相公且饶湘子这一次。”退之哭道：“夫人，人家养得儿子，指望成人，求取功名，改换门闾，我家止有这不肖之子，又不肯读书习上，反学那云游乞丐营生，耽误青春。呜呼老矣，是谁之愆？谚云：‘桑条从小，大来不直’，怎么教我不打这畜生！”窦氏道：“韩家只有这一点骨血，恨只恨当初错留那两个道人，把他哄坏了。”退之道：“我留那道人，只指望他习文学武，做一个文武全才替朝廷出力，与韩门争气。谁知这道人哄他出家，误了他终身。如今再休提起这话，只是紧紧的教训他，自然回心转意了。”窦氏道：“相公且省烦恼，待老身慢慢劝他学好就是。”退之方才放手。

湘子回到书房中，闷闷不乐，坐在那里调神运气。两个当值的近前道：“大叔不要愁烦，我们寻些怎么替大叔解闷何如？”湘子道：“世上有什么东西解得闷？”当值的道：“插牌、斗草、打双陆、下象棋、绰纸牌、斗六张、掷骰子、蹴气球，都是解得闷。”湘子道：“这些博戏都要耗散精神，消费时日，我不喜欢去弄他。”一个道：“吃酒可以解得闷。”一个道：“果是酒好，快些拿来，待大叔吃几碗，把那愁都赶了去。”湘子道：“怎见得饮酒可以解闷？”这一个道：“酒是仪狄所造，好者甘香清冽，称为青州从事；恶者浑浊淡酸，号为鬲上督邮。春时有翠叶红花，可以赏心乐事；夏时有凉亭水阁，可以避暑乘阴；秋时有菊蕊桂香，可以手掇鼻嗅；冬时有深山霁雪，可以逸性陶情。趁着四时的景物鲜妍，携樽挈榼，邀二三知己友人，吆三喝五，掷绿推红，履舄杂遝，觥筹交错，那时节百虑俱捐，万愁都卸。这才是：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远山横黛蘸秋波，不饮旁人笑我。”湘子道：“酒能迷真乱性，惹祸招灾，故大禹恶旨酒而却仪狄，只有那骚人狂客，借意忘情，取他做扫愁帚，钓诗钩。我却不欢喜吃他。”一个道：“天有酒星，地有酒泉，圣贤有酒德。尧舜千钟，仲尼百瓢，子路嗑嗑，也须百榼。李白贪杯而得道，刘伶爱饮以成仙。从古至今，不要说圣贤君子与他周旋不舍，就是天上吕神仙，也三醉岳阳人不识。从来没有一个是断除不吃的，大叔为何说他这许多不好？”湘子道：“你们那里晓得这酒的不好，古来有

怫然——不悦貌。

炉——内丹家以人体为鼎炉，以炼气化神。

丹药——即炼成的内丹。

少艾——年轻漂亮。艾：漂亮，好看。

仲由——孔子弟子，字子路。

老聃——即老子，又称李耳。为道家创始人，被道教尊为始祖。

愆（qi n，音千）——过失。

仪狄——相传夏禹时发明酿酒的人。

鬲（lì，音丽）——古代炊具。

诗为证，我且念与你们听着。诗云：

仪狄当时造祸根，迷真乱性不堪闻。

醉时胆大包天外，惹祸招灾果是真。”

一个道：“大叔，酒既解不得闷，我们领大叔到秦楼楚馆之中，邀几个知心帮闲的朋友，烹龙凤，拆白道绿，低唱浅斟，偎红倚翠，直到那日上三竿，犹自鸾颠凤倒；蝶恋蜂狂，一点灵犀沁心透骨。真个可解闷也。”湘子道：

“若说起色，一发是陷人坑了，如何解得愁闷？古来也有诗为证：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叫君骨髓枯。

古人又有诗专说这酒色财气四样的不好，我也念与你们听。诗云：

酒色财气四堵墙，多少迷人里面藏。

若有世人跳得出，便是神仙不老方。”

当值的道：“依大叔这般说，人都在愁城中过日子了，怎么得一日快活？”

湘子道：“果然人是在愁城中过日子的，有〔山坡羊〕为证，你们听着：

想人生空忙了一世，攒家财都成何济？看看年老，渐渐把你容颜退。亲的是你儿，

热的是你女，有朝一日无常来到，那一个把你轮回替？伤悲！不回头，待几时！伤悲！叶

落归根在那里？”

当值的道：“大叔小小年纪，那里去学得这许多说话来？可不辜负了老爷夫人抚养的思念。”湘子道：“你们且安心去睡。不要在此絮叨。”当值的唯唯而退，背地里商议道：“老爷吩咐我们仔细看守大叔，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可托大误事。”一个道：“我和你假睡在门外，听他说些怎么言语，若是他走了出来，就一把捉住了他，通报老爷便是。”这个道：“说得有理，大家小心仔细。”湘子在房中暗忖：“叔父如此严谨，终久误我修行大事。我算起来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只得捱到二更天气，脱了靴帽衣袍，挽起阴阳双髻，穿上一领布衣，悄悄地走到窦氏房门外，拜辞道：“我韩湘自幼蒙婶娘恩养成人，未曾报答，今日不孝抛撇了婶娘，不知何年月日，再得相见？”又到芦英房前说道：“小姐，我虽与你做了三年亲，却是同床不同枕，同席不同衾，有名无实，误你一生。今朝别你修行去，两下分离不要悲。”湘子拜辞已罢，听见谯楼上鼓打三更，欲要往前门走，无奈前门紧闭，只得留诗一首，爬墙而走。诗云：

懒读诗书怕做官，日高兀自抱琴眠。

今朝跳出迷魂阵，始信壶中别有天。

到得天明，两个当值的不见了湘子，抱着他的巾靴衣服，在那里假哭。退之走来，问道：“汝两个为何在此啼哭？大叔如今在那里？”一个道：“老爷，不好说得，怪哉，怪哉！虾蟆生出翅来，昨宵稳稳的藏在房里，不知几时轻轻飞出月台？”一个道：“稀有，稀有！网巾圈儿会走，昨宵端端正正挂在壁头，今朝光光秃秃剩得头一个刷帚。”退之道：“汝这两个狗才！我怎样吩咐汝来！汝放大叔走了出去，倒在此支吾搪塞，想是汝得了贼道人的钱财，故此放大叔跟他去了。我只把汝这两个狗才送到官去，查问大叔下落。”两个道：“老爷息怒，大叔既逃走出去，我们替了大叔罢。”退之道：

掇（quó，音挪）——揉搓。

榼（k，音科）——古代盛酒器。

履舄（xì，音细）——鞋。

“大叔怎么替做得？”当值的道：“老爷没有公子，小的们原是老爷义男，老爷另眼相看，抬举小的们起来，就是大叔一般了。”退之道：“这狗才害疯了！”当值的道：“我不疯，婴儿姪女总无功，一个侄儿容不得，如何做得主翁？”退之闻言，放声大哭道：“湘子，你抛家弃产往那里去了？我五十四岁无男无女，一旦阎君来召，鬼使来催，谁人在我眼前披麻祭扫？岂不痛杀我也！”有诗为证：

两边鬓发似银条，半边枯树怕风摇。

家有黄金千万两，堂前无子总徒劳。

窦氏、芦英听得退之哭响，连忙走出来，看见退之哭倒在地上，窦氏慌忙扶起道：“相公为何如此？”退之道：“湘子出家去了。”窦氏道：“是真是假？”退之道：“这巾靴衣服不是他的？脱下在此，爬墙去了。”芦英哭道：“他与媳妇虽是恩爱情竦，却是相敬如宾，从来没有一些儿言语，谚云：‘女人无夫身无主，’他如今去修行，教媳妇举眼看何人？”窦氏道：“媳妇且自奈烦。”芦英哭回绣房去了。退之道：“夫人，侄儿负我和你抚养之恩也不必说，只是我看见他的衣服东西，心中便要凄惨，可点火来把这些东西烧了罢。”窦氏道：“烧了却也可惜，不如赏与当值的罢。”退之依言，就赏了张千、李万，差他们到各府州县，城里城外、关津渡口、街坊市井、丛杂去处、山林寺观、幽僻所在，遍贴招帖，寻访湘子。

那招帖如何写：

刑部侍郎韩，为缉访事：照得本府原籍永平府昌黎县，不幸今月今日五更时分，有公子韩湘子越墙走出，寻访道师，头挽阴阳丫髻，身穿茶褐衲衣，手敲渔鼓昌清词，脚踏芒鞋多耳。不论军民人等收留，酬谢青趺；沿途报信到吾庐，百两白金不误。右招帖谕众通知。

招帖虽然各处分贴，毕竟湘子没有踪迹，退之郁闷，不在话下。

且说湘子离了书房，爬过墙头，黑地里奔到城门边。城门还不曾开，那许多做买做卖的经纪，都挨挤在城门口，等候开门。有说家中事务长短的，有说官府贪廉的，有计较生意希图赚钱的，有谈论别人家是非的，也有互答唱山歌的，也有单唱戈阳腔曲子的，纷纷攘攘，唧唧啾啾，好不热闹。只有湘子宁心定性，坐在石块上，再不做声。内中有一个人，手提着一盏小灯笼儿，在那里走来走去，看见湘子不做声不做气，便叫道：“师父，从古来说得好：‘朝臣待漏五更寒，铁甲将军夜渡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我们为着这几分利己，没奈何早起晏眠，你出家人吃着十方，穿着十方，既不贪图名利，又没有荣辱得丧，这般时候正好在梅花帐内，软草茵中，长伸淌脚，安稳睡一觉，何苦也这般早起来等开门？”湘子未及开言，内中一个人道：“朋友，你那里晓得这道人的心事？他是冲州撞府，街坊上说真方、卖假药，惯会油嘴骗钱的花子，假装这般模样。据我说起来，他心里有做不得贼，挖不得壁洞的苦，你这朋友怎么把那山中的高僧来比他？”又一个道：“呆朋友，道路各别，养家一般，你我为利己，难道这小师父是个神仙？他早起晏眠，不过也只为利己心重，如何说他做不得贼挖不得壁

刘伶——西晋人，竹林七贤之一。性嗜酒，被后世尊为酒神。

吕神仙——即吕洞宾。八仙之一。

唯唯——唯唯诺诺，顺从貌。

衾（qīn，音钦）——被子。

洞？”一个道：“他或者是牢狱中重犯囚徒，爬墙上屋，逃走出来的，装做这般模样，恐怕开口露出马脚来，故此夹着这张嘴。”一个道：“他这般小小年纪，想是不学好，被父母打骂一场，气苦不过；或者功名上没缘，羞耻不过；或者是妻子被人搭上了，忿气不过，没奈何装做这忍辱的模样也不见得。”一个道：“列位老兄，赵钱孙李，各人心里，何苦说人道人，替人耽忧。《千字文》上说得好：‘罔谈彼短，靡恃己长。’又有诗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开了门，大家跑之夭夭，没要紧在这里讨舌头的便宜。”众人道：“这位老兄说得极是。”大家拍手拍脚笑了一场。湘子目瞪口呆，犹如聋哑的一般，不敢回答一句。说犹未了，管城的来开了门，各人抢先跑去了，只剩下湘子一个，寻思道：“我如今是巨鱼脱网，困鸟离笼，此时不去，更待何时！”他口唱道情，趱行前去。词名《桂枝香》：

至今日，便离城，访仙家，做好人。看你为官为宦，图些甚？辞别了六亲，跳出了火坑，把酒色财气都休论，两离分。华堂精舍都不爱，我爱卧松阴。

天清月皎，白云弄巧。脱离了业海波涛，不顾家中老小，把家缘弃了，把家缘弃了。径往山中学道，日勤劳，但得成功就，飞升上九霄。毕竟不知湘子此去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谯（qiáo，音瞧）——鼓楼。

情竦（sòng，音怱）——感情疏远。

第六回 弃家缘湘子修行 化美女初试湘子

撇却家园浪荡游，常将冷眼看公候。

文章盖世终归土，武略超群尽白头。

冷饭一杯辞野庙，闲愁万古泣新秋。

身披破衲蒲团坐，得休休处且休休。

话说韩湘子在路行了两日，少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只是不晓得终南山在那州那县那个地方。原来钟、吕两师已是看见湘子越墙逃出，要到终南山寻他，两师恐怕他心里一时翻悔，不能够登真证果，乃按落云头，唤出当坊土地，吩咐道：“吾奉玉帝敕旨，临凡度化韩湘。那韩湘也肯随我修行，故弃了家缘，去了眷族，径来访寻我们。只怕立志不坚，难成正果，汝可一路上变化多般，试他三番四转。他若果有真心学道，不为色欲摇动，利害蛊惑，我便一力度他；他若贪恋懊悔，便降天雷，打下阴山背后，永不超生。”那土地老儿躬身喏道：“谨遵仙师法旨。”两师吩咐山神土地已毕，依先回终南山去。

土地老儿立起身来，用手一指，化成一所房屋，门前店面三间，一边摆列着时新果品、鲜腊鸡鹅、海错山珍、荤素下饭；一边摆列着麻姑酒、三白酒、真一酒、香雪酒，新醅宿酝，扑鼻撩人。那店柜中间坐着一个及笄女子，生得不长不短，不瘦不肥，眉横春柳，眼漾秋波，两只手柔纤嫩白，一双脚巧小尖弯，穿着的虽没有异锦奇绡，却也淡妆雅致，惊心乱目。真是越国西施重生在苧罗村里，汉朝飞燕再来引射鸟情人。进到里面，有雕阑画栋，绮阁疏窗，绣幕朱帘，彩屏花褥，壁上挂几幅名人诗画，案上摆几件古玩珍奇，纵然赛不过王恺、石崇，也不让陶朱、猗顿。有一个老头儿，青巾布袍，傍着一根过头的拄杖儿，坐在门口曝背。

湘子一路行来，走到他的门首，便向前稽首道：“老公公，小道动问一声，终南山从那一条路上去？”老头儿摇头颤颤的道：“小师父，你问终南山的路作何用？”湘子道：“小道从昌黎县来，要到那里去寻两位师父。”老头儿摇手道：“去不得，去不得！”湘子道：“怎么去不得？”老头儿道：“此去终南山有十万八千九百八十五里陆路，还有三千里水路不算。一路上，倾岑阻径、回岩绝谷、石壁千寻、嵯峨磊落、蟠溪万仞、滢回澎湃。行者攀缘，牵援绳索。那山中又有鬼怪魔王，毒蛇猛兽，妖禽恶鸟，阰隘吞噬。便是神仙过去，也要手软筋麻，动弹不得。你这个小小的道童儿，不够他一餐饱，如何去得？”湘子道：“老公公偌大年纪，不说些老实话教道后生家，却只把这没正经的话来吓人，难道我就听你的说话，半途而废不成？”老

弋阳腔——戏曲声腔之一，起源于江西弋阳县。

晏眠——晚睡。

茵——褥子。

靡——不。

趱（z n，音赞）——快走。

衲（nà，音呐）——和尚穿的衣服。

新醅（p i，音胚）——此指新酒。

宿酝——此指陈酒。

王恺（k i，音凯）——西晋人。其姐嫁与司马昭。历任高官，生活极其奢侈，曾与石崇斗富。

头儿笑道：“小师父说话呆了，我偌大年纪，眼睛里不知见了多少。耳朵里也不知听了多少，岂不晓得终南山这条路难走。你说我话不老实，倒是我说的不是了。”湘子道：“不是怪老公公说，只是我道心坚定，不怕那万水千山，也不怕那蛇虎妖怪，只怕世上没有一个终南山，若有这个终南山，就有两位师父了，岂有去不得的道理。”老头儿道：“既如此说，我也不阻挡你，但是天色晚了，且在我家中权宿一宵，明日早行何如？”湘子道：“蒙老公公吩咐，敢不遵命。”便立住了脚，驮着衣包，走进他店中去。那老头儿仍旧坐在店门外椅子上，不走进来。

湘子进得店门，眼也不抬起来，脚趑趄只往里头走。谁知店里那个女子从柜身子边摇摆出来，手里捧着一杯香喷喷的浓茶。口里叫道：“官人来路辛苦，且请吃茶。”湘子接茶到手。那女子便把他的手捏上一下，道：“官人，哪房安歇？”湘子道：“我出家人但得一席之地就够过夜了，那里管什么房。”女子又低低悄悄叫一声道：“官人，我家有三等房，云游仙长，过往士夫在上房宿，腰缠十万、买卖经商在中房宿；肩挑步担、日趁日吃的在下房安置。”其声音嘹亮尖巧，恰似啾啾莺声花外啭，钻心透髓惹人狂也。湘子道：“娘子，宅上虽有几等房，我不好繁华，只在下房歇罢。”女子怒道：“我是一个处女，并不曾嫁丈夫，如何叫我做娘子？”湘子道：“称谓之间，一时错见，是我得罪，姐姐勿怪！”女子嚷道：“你和我素不相识，又非一家，怎么叫我做姐姐？”湘子道：“你未曾嫁人，我差呼你为娘子，所以叫姐姐，那里在相识与不相识。”女子变了脸道：“出家人不识高低，不生眼色，我只听得中人叫做姐姐，我是好人家处女，难道叫不得一声姑娘、小姐，叫我做姐姐？”湘子道：“姑娘，是贫道不是了。”女子道：“奴家也是父精母血十月怀胎养大的，又不是那瓦窑里烧出来的，你如今才叫我做姑娘，连我也惹得烟人气了。”湘子道：“这个姑娘忒也难说话，难为人。”女子带笑扯住湘子道：“你这等一个标致小师父，一定是富贵人家儿女，如何到下房去歇？依奴家说，也不要到上房中房去，奴家那堂屋里面，极是幽雅干净的所在，你独自一个在那里宿一宵倒好。”湘子道：“小道托钵度时，随缘过日，身边没有半文，只在下房随人打铺，明早就行。”女子道：“堂房间壁就是奴家的卧房，从来没人走得到那里的，奴家如今发一点布施心，不要官人一分银子，瞒着老祖公领官人安歇何如？”湘子道：“小道出家人，足不踏人内室，事不瞒心昧己，如何敢到姑娘房前？”女子道：“我有一句心腹实话要对你说，你须依我。”湘子道：“但说不妨。”女子道：“奴家今年十五岁，上无兄与姐，又无弟与妹，只得这个老祖公，九十多岁了，耳无闻，目不见，家中枉挣下这百万贯资财，却没有一个人承管。奴家日逐在此招接往来客商，再没有一个像官人这般少年标致的。奴今对老祖公说过，情愿倒赔妆奁，赘你在家做一个当家把计的主人公，这正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不是无缘对面不相逢也，不知你心下肯否？”湘子面红耳热，半晌应不出来。女子道：“小师父，你休装腔做势，从来出家人见了妇人就如蚂蝗叮血，只管望里面钻的。奴家这般一个黄花女儿，情愿赘你，你为何不应一声？你莫不是家中还有父母尊长，恐怕惹下不告而娶的罪么？古来大舜也不告而娶，你料来不是个大舜，便有这些不是，父母也不责备你，官府也不计较，你纵有怎么官司口舌，奴家拚着几百两银子，包得官府不难为着你，你忧他则甚？”湘子怒道：“我只说你是个好人家儿女，原来是没廉耻不识羞的淫贱！我叔父是刑部尚书，岳父是翰林学士，娇妻是千金小姐，我

都抛弃了来出家，那里看得上你这样不要脸的东西！”女子道：“世界上只有馊门的，没有馊门的，你这等一个游手游食走千家踏万户的野道人，我倒好意不争嫌你，贴些家私赘你为婿，你反骂我没廉耻淫贱，你岂不是没福？”湘子道：“我的清福享用不了，那里希罕你的腌臢臭钱！”女子道：“清不清，享不享，都不在我，我只问你，如今要官休？要私休？”湘子道：“恁么官休私休？”女子道：“奴家如今扯着你走，若要官休，奴就叫喊起来，说你出家人强奸良家子女，待地方上送你到官，把你打上几十荆条，枷示儿处市井，追了度牒，钉回原籍，这便是官休。若肯入赘在奴家，与奴成其夫妇，官人便做了梁鸿，奴家便学了孟光，一句闲言不提，这便是私休。”湘子道：“小道今日出来，就是鼎镬在前，刀锯在后，虎狼在左，波涛在右，我也只守着本来性命，初生面目，那怕官休私不休，私休官不休！”女子便一手扯住湘子道：“爷爷快来，道人要强奸我！”

那老头儿拄了拐杖儿，颠头簸脑走进来道：“孙儿，怎么说？”吓得湘子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口里说道：“韩湘前世少你一命，今朝情愿抵还，但凭老公公怎么处治我便了。”老头儿道：“小官儿，你真呆了，你这般小小年纪，正该在人家做个女婿，承管一分家私，生男育女，接上祖先后代，性命又不是盐换来的，为何只说要死？”女子道：“爷爷，他见我独自一个，就搂住我亲嘴，摸我的腰里，因我叫喊起来，假说要死诈我，真比强盗又狠三分。”老头儿道：“我只说你为何要死，若是你看得我孙女儿中意，我便把他招赘你做了孙女婿，承管门前生意，养我老儿过世就是了，何消寻死觅活。”湘子道：“老公公，我离了家远走出来时，就把性命丢在脑后了，如何说不消死得？”老头儿道：“寻死的有几等：上欠官钱，下欠私债，追逼拷打的过不得，衣不遮身，食不充口，饥寒穷苦的当不得；三病四痛，不死不活眠在床上，爬起探倒忍不得；作恶造罪，脚镣手肘，吃苦磨折受不得，方才去寻条死路。若是人家有美貌女子，铜斗儿家私，赘你为婿，肯不肯凭你心里，何消得死？”湘子道：“我一心只愿出家修行，再不要提起入赘的话。”老头儿道：“要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我少年时节，也曾遇着两个游方的道人，卖弄得自家有掀天揭地的神通，搅海翻江的手段。葫芦内倒一倒，放出瑞气千条，蝇拂上拉一拉，撮下金丹万颗。见我生得清秀标致，便哄我说修行好。我见他这许多光景，思量不是天上神仙，也是蓬莱三岛的道侣，若跟得他去修行，煞强似做红尘中俗子，白屋里愚夫，便背了父母跟他去求长生。谁知两个贼道都是些障眼法儿哄骗人的例子，哄我跟他去。一路里，便把我日当宜，其夜当妻，穿州过县，不知走了多少去处，弄得我上不上，落不落，不尴不尬，没一些儿结果。我算来不是腔了，只得弃了他走回家来。我爹娘只生得我一个儿，那日不见了我在家，好不啼哭，满到处贴招子寻我，求签买卦，不知费了多少。一时间见我回家，好不欢天喜地，犹

石崇——西晋人，曾任荆州刺史。于河阳置金谷园，奢靡成风。

陶朱——即范蠡。佐越王灭吴后弃官至陶，称朱公，以经商致富。

猗（yī，音一）顿——春秋鲁人。以经营畜牧及盐业成为豪富。

磊落——石块堆积貌。

漾（yíng，音营）回——水流回旋。

馊（gūi，音盖）——依靠。此通“盖”，覆盖之义。

——毡的俗字。

如拾得一件宝贝的一般。我爹娘背地里商议道：这孩子跟了贼道人走出去许多时节，一定被道人拐做小官，弄得不要了，他心里岂不晓得女色事情，若再不替他讨个老婆，倘或这孩子又被人弄了去，这次再不要指望他回来了。连忙的寻媒婆来，与我说亲行聘，讨了房下，生得一个儿子。巴年巴月，巴得儿子长成，娶得媳妇，刚刚生得这个孙女儿，三岁上我儿子患病身死，媳妇改嫁别人去了。我两口千难万难，才养得孙女儿大，房下又在前年辞世，剩下这许多家当，并没有一个房族来承继，故此要赘一个女婿在家里。如今小官儿思量出家修行，想是遇着几个游方的道人，哄动心了，你何苦做这样事情？不如依我孙女儿说，赘在我家里，接续这支血脉，承当这般家私，岂不两便？”湘子道：“老人家说的话都颠倒了，空教你这人活这一把年纪。我如今只是出店去罢。”女子又作娇声道：“官人！此时已是黄昏，一路上豺狼虎豹，蛇蝎妖魔，横冲直撞，不知有多少，你出我的门，也枉送了性命。就不肯入赘，权在下房歇一宵，到天明起身何如？”湘子道：“蛇伤虎咬，前生分定，好死横死，总是一死，不劳你多管。”老头儿道：“小官人说话一发痴了。你就是要出家去寻师父，也须留着性命，才讨得个长生，若此时先死了，那里见得出家的长生不死？我有个比方说与你听。”湘子道：“老人家有恁么比方？”老头儿说道：“话有一句，我老人家吃盐比你吃酱也多些，我看书上说，汉武帝闻得君山洞中有仙酒数斗，得吃者便长生不死，乃斋戒七日，觅得此酒。东方朔道：‘臣识此酒，愿先尝之。’将酒一饮而尽。武帝大怒，要杀东方朔。东方朔道：‘臣吃的是不死仙酒，今日陛下杀臣，是促死酒了，陛下要他也没用处；若果是仙酒，陛下杀臣，臣亦不死。’武帝笑而释之。可见留得方朔性命，才是不死的仙酒。小官人指望长生，先投死路，也是自捉死了，出恁么家？修恁么行？”湘子道：“随你千言万语，我只是立意要走，不听！不听！”那女了大怒道：“野道人这般不识人知重，老祖公苦苦把言语对他说，是把热气呵在壁上了，快拿条索子来，把他吊在后边梁上，饿死这贼道，料没有亲人来替他讨命。”老头儿道：“他既不知好歹，吊他也没要紧，只是赶他出门，由他自送性命罢了！”女子依言，便把湘子一推，推出门外，口中念道：

十指纤纤来递茶，金盆拥着牡丹花。

痴人不识花王意，辜负临轩莫叹嗟。

湘子出得店门，不胜欢喜，连忙答道：

你说你貌美如花，我看犹如烂冬瓜。

花貌也无千日好，烂瓜撒下不堪嗟。

毕竟湘子此去性命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虎蛇拦路试韩湘 妖魔遁形避真火

莫笑荆棘丛，荆棘生芝兰。除却荆棘刺，芝兰掌上看。芝兰近有香，荆棘远勾裳。

庭阶植芝兰，荆棘置道旁。

话说湘子被那女子推了出门，正值星月无光，不辨路径，只得凝神定息，坐在一株大树底下，等候亮光。不想那女子在家中埋怨老头儿道：“这般一个标致小师哥儿，料是受苦不过的，待我把他吊在后头梁上，他自然赘在我家了，生生的被老祖公赶了他去。倘或路上遇着虎狼，不可咬杀了他，那里再寻得这样一个标致的小官人来？”一会儿又咒诅湘子道：“这个小贼道不看人在眼里，十分轻慢，人得紧，想他是空桑里生出来的，不然也是江流儿初尚淌来生的，今夜出了我的门，不被虎咬，定被蛇伤，又要吃猪拖狗嚼的，只是辜负了我这一点热心肠。”一会儿又叫道：“你这般一个标致人，心里岂不聪明，为何硬着肚肠。一些儿也没转变？难道是柳下惠重生，封陟再世？”一会儿又叫老头儿道：“祖公公做你不着，快点了火把去寻那小官人转来，不要枉送了他性命。”一会儿又道：“你老人家眼昏耳聋，黑地里没寻他处，料他也去不远，我虽然鞋弓袜小，待我自去邀他回来。”这几段娇声细语软款的话儿，被那顺风儿一句句都吹到湘子的耳朵里，只指望打动湘子。谁知湘子这一点修行的念头如金如石，一毫也感不动，听了这些声音言语，越发不奈烦了，便顾不得天气昏黑，脚步高低，一径往前乱走。走不上三五十步，只闻得风声泣树，水响潺潺，侏鬼高呼，山魈后应，没奈何强跑了二三里路程。远远的望见前面亮烁烁两盏灯，一阵大风随着那两盏灯吼地而起，这灯光直望湘子面前射将来，并不因风摇动。湘子口中自念道：“我师父有灵有感，见我黑地摸天走不得路，故远远送两盏灯来照我了。”念诵未已，那灯看看移到跟前，止离半箭之地，原来不是两盏灯，是猛虎的两只眼睛光。那虎见了湘子，便发起威势来，怎见得那虎的威势怕人：

头低尾翘，口中吼吼似雷鸣；腰矗爪爬，地下纷纷起泥土。满身上斑斑点点丝毛，硬比钢针；遍口中截截齐齐牙齿，森排剑戟。山中狐兔闻其声，隐迹潜踪；坞内獐狗嗅其气，藏形匿影。这真是金睛白额兽中王，不让那玄豹黄狮青色吼。

湘子不看见是虎，还说是明晃晃两盏灯笼，远远的望见是老虎的眼睛，不觉惊倒在地上，一些儿也动弹不得。

那只老虎在湘子身边左盘右旋，闻了又闻，嗅了又嗅，却像不吃伏肉的模样，忽地里用只爪把湘子拨一个转身。那湘子方才魂复附体，如梦初醒一般，战兢兢爬起身来，道：“我师父常说有降龙伏虎的手段，我今日弃了家计，万里寻师，难道舍身在老虎口里，死得不明白不成？”当下挣扎向前，叱道：“虎是山中百兽之长，算来也通些人性。我韩湘抛弃父母坟茔，妻孥恩爱，找寻师父，原是舍得身躯，丢得性命的主子，不是那贪生怕死的云游道人！汝今撑开威势，装出头颅，终不然我怕你不成！我又不做那割肉喂鹰、舍身喂虎的老佛，就是我胆怯心惊，被汝这畜生吓杀了，我的师父也不肯饶汝，我也少不得到阎罗殿前告汝，难道平白地就等汝吃了我！”那只虎听了

腌臢——肮脏。

枷示——犯人戴枷示众。

度牒——僧尼出家，由官府发给的凭证。

鼎镬（huò，音获）——古代大锅。此种残酷的刑具。

湘子这一篇话，恰像知言识语的一般，把头摇一摇，尾巴翘一翘，望山那边一溜烟跑去了。湘子此时才明心见性，还却本来面目。正是：

莫道无神却有神，举头三尺有神明。

若还少有差池念，猛虎横吞活不成。

湘子见猛虎去了，不免趑行几步，只见腾云冠峰，高霞翼岭，岫壑冲深，含烟罩雾，天色渐渐明朗起来。正欲赶上前去，寻个人家化些斋饭吃了再走，忽然间火光灼烁，云雾晦冥，分明是一条大路，恰是周围无客往，四望少人行。湘子定睛仔细看时，见一条毒蟒，约有庭柱般粗细，七八丈长短，横躺在地上，拦住了湘子的去路。怎见得毒蟒的凶猛，行人不敢近前，有赋为证：

满身鳞甲，似赤龙出现山岗；遍体毫光，如野火延烧岭麓。昂头吐舌势凶顽，钻南落北；凹眼曝腮形丑恶，游东过西。尾未有钩，中之则折；鳞中有足，逢人便伤。料不是白龙鱼服，网罟豫且；亦不比酒影弓形，忧添楚客。斯时也，韩湘子不学得孙叔敖，埋瘞两头，功高阴鹭，也须学汉沛公剑诛当道，鼎定三秦。

这蛇望着湘子，喷出一口毒气，湘子望后扑地便倒，正在惊惶，不料那蛇望草丛中游去了。看官，且说这蛇这虎既来赶扑湘子，为何不吃了他，便隐隐寂寂的去了？只因湘子背了叔婶，丢了妻孥，万里跋涉，修行辨道，钟、吕两师怕他道心不坚，人心陡发，难以脱化凡躯，超升天界，故此化这蛇虎来惊吓他，看他生退悔心不生。湘子既无退悔的心，虎蛇自然不敢伤他。

当下钟、吕两师慧眼看见湘子不贪女色，不畏蛇虎，不怕辛苦勤劬，真是玄门弟子，意欲度他，还恐他魔障未除，孽根未净，又吩咐一行鬼判：“在黄沙树下试他一试，待他吐出三昧真火，方许放他过来见我。他若畏缩退避，便把他射在阴司地府，永不翻身。”鬼判领旨，前去黄沙树下，拦着往来的路头。这鬼判怎般模样：

头角狰狞，面目凶恶。头角狰狞，恰似蛟龙离土窟；面目凶恶，犹如瘞瘵立庙门。

身躯黧染又加红，个个獠牙青脸；手足露筋还见骨，双双赤发钩拳。远望着，顶天席地胜金刚；近看时，横阔扁圆如簸斗。若不是追魂摄魄地府无常，也应是铁脚铜头取经行者。

湘子一见鬼判拦着路口，便忖道：“我万里寻师，辛勤跋涉，只指望得见师父以慰夙心，谁知一路来遭这许多障碍。不是师父不来救我，只是我道心不坚，所以不得见我师父，我且上前喝问是怎么妖魔，再作计较。”当下湘子挺一挺身子，整一整衣襟，向前喝道：“汝是何方妖怪？恁处邪魔？敢来拦挡我的去路！”鬼判应道：“咱是凛凛威雄，正直无私之帅将；堂堂猛烈，公平有道之神君。占据一方，庙食千载，专啖生人肝胆，血肉身躯。汝小小

东方朔——西汉武帝时人。曾任太中大夫。因言语诙谐滑稽，被武帝视为弄臣。后代方士又附会为神仙。
轻慢——轻视慢待。

柳下惠——春秋时鲁国贤大夫。原名展禽，因食邑柳下，谥惠，故名。

侏（ch ōng，音昌）鬼——古时迷信者所言被老虎咬死、又助虎食人的鬼。

山魈（xi ō，音削）——山中一种形似猴子的动物。古时视为山怪。

差池——差错。

冠峰——云压山峰如冠状。

白龙鱼服——白龙化鱼。

豫且——传说中射中白龙的渔者。

孙叔敖——春秋时代楚国令尹。

剑诛与道——相传刘邦初起兵时，道遇大蛇，以剑斩之。

道童不够咱家一饱，来此何干？”湘子道：“世间只有天帝，神仙、城隍、社令，顺时风雨，保护下民，那有称为神者纵性贪饕，恣情口腹？据汝说来，不过是妖精鬼怪，假托神灵，妄啖生民，擅干天宪！我韩湘子不辞辛苦，万里寻师，性命脱于蛇虎口中，那怕汝这邪妖拦挡去路！”那鬼判听他言语，便张起欲焰，煽动情烟，把一个天遮得昏濛濛，伸手不见掌；一条大路黑漫漫，似有铜墙铁壁阻挡住的一般。烟焰中间现出许多奇形异状、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怪物，正不知有几千几百，一齐嘻嘻哈哈直进到湘子跟前。湘子到此地位，犹如鸡堕厕中，万蛆攒簇；膾落地上，千蚁丛扛。颤笃速心忙意乱，似狗丧家；还喜得性定神清，如龙蜇穴。当下直截截立着身子，略不退缩；赤裸裸吐出真火，冲着妖魔。怎见得是真火：

无炉无灶，自丹田透出重楼；没焰没烟，奔泥丸光摇银海。不用硫黄发烛，红的的直射斗牛墟；何烦鼓鞴风箱，赤腾腾遥冲霄汉里。当着的头焦额烂，化作飞灰；近着的手慌脚忙，藏无踪迹。正是：灵台有种，何须乞自邻家；绛府滋生，不让咸阳当日。

湘子吐出那三尺三寸真火，真个把那许多鬼判冲得无影无形，不知逃躲在何方去了。湘子才把心来放下，道：“我若不亏师父传授秘诀，口吐真火，冲散邪魔，岂不被他一伙挤落阴山背后。”于是大踏步往前又走。不觉过得几日，平安无事。远远望见前面有一座高山，怎见得那山高处？

苍崖翠岭，千寻矗耸接层霄；赤岸青峰。万仞崔巍连上界。巔顶上，松柏森罗；腰凹里，草芝蕃殖。飞禽有玄鹤，青鸾，黄鹂，练雀；走兽有黑熊，苍鹿，玄豹，灰獐。放鹰逐犬，冬天猎户满张罗；觅静寻幽，随月道人常驻足。真是神仙洞府，蓬岛梯航。

湘子见了这座山，便道：“前面高山，一定是终南山了，两位师父必然住在那里。不免奔上山去，寻见师父，方才心满意足。”正是：

得道何愁仙路远，文高那怕状元迟。

湘子进步上山，口里说道：“怎么走了这许多路，还不见一些影子？不知师父住在那一个山头？”恰好抬起头来，隐隐的树木丛中，露出一个金字匾额。湘子道：“那个去处断然是师父的道院了。”急抓攀藤附葛，大踏步走。但见层松饰岩，列柏绮望；方岭云回，奇峰霞举，孤标秀出，罩络群山。遥见石室之中，有一仙人坐石床上，凝矚不转，恰不见有金字匾额的神仙洞府。湘子左顾右盼，又不见有一条去路，不觉心里焦躁，仰天叫道：“师父！韩湘今日走到这个去处，还不得见师父一面，是韩湘道念不坚，师父不肯来接引我耳。我韩湘这一点修行的念头除死方休，不如就这里寻个自尽，把魂灵去见师父罢。”说犹未了，只听得远远地吹笛响，定睛看时，一个牧童骑着一匹青牛在树丛里过。湘子叫道：“牧童哥，你到这边来，我问你一个消息。”牧童答道：“那边都是尘罗欲网。你是怎么人？踏在这里面还不转头。我是识得这条蔑的，决不踏着这个箍。”湘子哀恳道：“牧童哥，没奈何引我一条活路，待我脱离了网罗，自当重重谢你。”牧童道：“既然如此，我

玄门——此指道教。

三昧——清除杂念。

吓(chè, 音车)嚇(zhè, 音蔗)——厉鬼。

夙心——往日心愿。

啖(dàn, 音淡)——吃。

贪饕(tāo, 音涛)——贪吃。

膾(shàn, 音掬)——肉。

这青牛到认得路头，待我牵到你那边，同你骑在牛背上，慢慢领你出活路罢。”湘子道：“哥，你不要哄我。”那牧童果然骑了牛，直冲过湘子这边来，叫湘子爬上牛背，坐在他的前头，呜呜的吹着笛儿，往前便走。那笛儿吹出来的却是一首诗。诗云：

牛儿呼吼发颠狂，鼻内穿绳要酌量。

若是些儿松放了，尘迷欲障走元阳。

湘子听了笛声，不觉心内有感，便问道：“牧童哥，这笛儿是谁人教你吹的？”牧童道：“是我师父教我的。”湘子道：“你师父是谁？”牧童道：“我师父是天上神仙，不是凡夫俗子。”湘子道：“莫不是钟离师父么？”牧童道：“若说那钟离，他是个贪财尚气杀人不转眼的魔头，不是神仙，不是神仙！”湘子又道：“莫不是吕洞宾师父么？”牧童笑道：“那吕道人三醉岳阳楼，私戏白牡丹，鼎州卖假墨，浔阳卖敝梳，一派都是障眼法儿哄人，一发不是神仙了。”湘子叱道：“你这童儿有眼不识泰山，趁口胡说！我那钟、吕两师父是天仙的领袖，神圣的班头，你不曾认得他便罢，怎敢谤毁他！”牧童道：“我在这山中，那一日一时不见几个神仙，希罕这两个鸟道人！我老实对你说，若要见我的师父时，却也有许多艰难。你若只要寻钟、吕两个道人，远不千里，近在目前，我引你去就是。”湘子道：“哥，我只要见钟、吕师父，烦你指引一指引。”牧童拽着那牛的鼻索儿向东就走，这湘子如梦里醒来一般。正是：

分明指与平川路，提起天罗地网人。

毕竟不知湘子走到哪里，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菩萨显灵升上界 韩湘凝定守丹炉

牟尼 西来佛子，老君 东上英贤。算来佛老总陈言，不怕东摇西煽。神定玉炉凝定，

心忙丹灶茫然。总来菩萨且登天，那怕凡人一转。

话说韩湘子与那牧童骑在青牛背上，走上山去。一路里见了些重阜 修岩，云垂烟接；青崖点黛，赭石呈红。又到一座风山，有穴如轮，冷气萧瑟冲飏。湘子觉得坐身不定，那牧童全然不怕，在那青牛背上，有若鹰隼迎风，鸮展翼一般，招摇快乐。转过东北行二十里，见一菩萨，珠冠垂映，相貌端严，在于贝多树下，敷吉祥草，东向而坐。湘子心念：“仙佛二教，虽有不同，其源则一，我若得果证金仙，菩萨当有灵验。”念已，石壁上即有佛现形，青螺攒髻，满月金容，长三四丈许。复行十五步，有青雀五百飞来，绕菩萨三匝而去。顷之，诸天幢幡 接引菩萨上升天界。湘子暗念：“是佛显灵，我必得道成仙。”牧童道：“五行三界内，惟道独称尊，这菩萨是释迦文佛，昔日我太上老君骑青牛出函关，度化他入中国来，才有此灵异。”湘子道：“你缘何认得他？”牧童道：“庄严虽别，心境皆同，这菩萨与我师父常常往来，故此我认得他。”湘子道：“你既认得他，怎的不跟了他上天？”牧童笑道：“我跟他去，那个领你去见师父？”湘子道：“这正是因渔父引，怎得见波涛。”说话之间，又过了几个山头，牧童道：“韩湘，这便是祖师的洞府，仙圣的瑶坛，你怎的还不奔上前去，倒这般从容自在？莫不起一点怠慢心么？”湘子道：“韩湘怎敢怠慢。”牧童道：“你既有信心，便须勇猛精进。”湘子依命，跨下牛背，燕跃鹤踊，前奔几里，才到一个去处。只见岩层岫衍，涧曲崖深，翠柏荫峰，青松夹岸，素湍委练，苍树分绮，飞鸟翔禽，鸣声相和。那两扇洞门，半开半掩，一个小道童站在那里。湘子连忙近前喏道：“师兄拜揖。”道童答礼，道：“你莫不是苍梧郡湘江岸口的鹤童么？”湘子道：“我叫做韩湘，不是恁么鹤童。”道童道：“既不是鹤童，我师父不许相见，请别处去罢。”湘子便在门外叫起撞天屈来，道：“我万里寻师，得到这里，你怎的这般奚落我？”牧童劝道：“哥，你便与他通报一声，但凭师父见不见就是，何苦执滞，不通些疏？”道童道：“哥这般说，我便进去报来，若是师父不许你进见，你只索就走，不要在此做赖皮。”湘子唯唯而立，不敢多言。

道童进去，替他禀报钟、吕两师。两师道：“韩湘便是鹤童，那有两个，着他进来。”湘子进到里面，朝着两师拜了八拜，跪倒地上道：“师父，你丢得韩湘好苦！韩湘受尽了百难千磨，方才到得这里投见师父，望师父慈悲弟子则个。”钟师道：“韩湘你来迟了，我这里用汝不着。”湘子道：“师父临行吩咐弟子说，若要见我，可到万里外终南山来，故此弟子抛闪身家，

斗牛——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和牛宿。

灵台——谓心。

绛府——神话中仙人居住的宫府。

孤标——孤高的山峰。

凝瞩——凝目注视。

牟尼——即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

老君——即太上老君，道教所奉鼻祖之一。

重阜——重叠的山峦。

越墙逃走，来寻师父，怎么今日说出用不着弟子的话来？”钟师道：“我原叫你快来寻我，汝如今来得迟，我另度了别人，所以用汝不着。”湘子道：“弟子背了叔婶，不知路径，从那万死一生中间，脱得这条性命出来，故此来迟了些，望师父方便，救度弟子，真是覆载洪恩。”钟师叫吕师道：“我用韩湘不着，你收他做徒弟罢。”吕师道：“师父且不留他，吕如何敢收。”湘子见两个师父你推我让不留他，他便哭告道：“师父既不肯收留弟子，是弟子前世里不曾栽种得，所以该受这般苦楚，说也是徒然，弟子情愿撞石而死，以表白弟子一点诚心也，羞回故乡去见江东父老。”吕师见湘子这般哀苦，便跪告钟师道：“韩湘既尔坚心，师父将就留他看守茅庵，也不枉他这场跋涉。”钟师道：“然虽如此，韩湘且近前来，听我吩咐。”韩湘跪在案前，钟师道：“我这终南山从来是仕宦的捷径，有一等妆高的，便隐在此山中，足迹不入城市，不至公门，以博名高。当道的大人敬仰他如景星庆云。其实他营营逐逐，终日在那里算计着城市中的名利。兜揽得公事去讲的时节，再不说是亲戚朋友来央浼他，又不说出自己得些钱钞，以供酒资，以助放生，祈祝胜会；只说我耳朵里闻得有这件事，心中为他抱不平，素性又憨直，不能隐默，故此敢写这书，为这件事表暴一个明白，那当道的大人看了他的书，便说某老先生颇有澹台灭明之风，他的话句句是真实的，就依他问了。他便暗暗地称心足意，得了谢礼，置买田产，起造房屋。人只说他是好人。这便是如今世上做乡官，把持衙门，嘱托官府的路头。有一等巧宦的，见自己做官有些犯了周折，将次要挂入弹章，他便预先弃了印绶，一道烟跑回家来，躲在这终南山中，说道：我无意于功名，随人弹劾，我只是不做官了。那惠文柱后见他弃了官去，弹章上便不写他的名字。过得一年半载，见人士冷落了，不提他，他却钻谋营干，依先起官去做。见人只卖弄说：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逼人来。这便是昏夜乞哀，骄人白日的路头。故此，这终南山比不得那蓬莱三岛境界清宁。汝既到此地位，我替汝把那名利关牢拴固锁，任汝横冲直撞，荣享一生罢。”湘子道：“怎么叫做蓬莱三岛？”钟师道：“蓬莱方丈在海中央，东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上广，故曰：昆仑。山有铜柱，其高入天，所谓天柱。围三千里，圆周如削，下有回屋，为仙人九府治所。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右翼，覆东王公，左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之东王公也。故柱铭曰：‘昆仑铜柱，其高入云，圆周如削，肤体美焉。’其鸟铭曰：‘有鸟希有，绿赤煌煌，不鸣不食，东覆东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东，登之、自通，阴阳相须，惟会益工。’上有金玉琉璃之宫，锦云瞩目，朱霞九光，三天司命所治处。群仙不欲升天者，皆往来此地。”湘子道：“弟子把现成富贵都抛弃如浮云一般，只求师父领弟子到那蓬莱三岛上头，做一个散仙，也是师父莫大的恩，决不学那妆高巧宦的愚人，以图荣享，为子孙作马牛。”钟师道：“汝心既坚，我当尽心教汝。”口唱《桂枝香》道：

天明月皎，修真学道。今朝领到山中，传汝真经玄妙。汝把无明灭了，无明灭了。

飏（bi o，音镖）——狂风。

敷——铺。

幢幡——佛教所用旗子仪仗之类。

素湍委练——白色急流与曲折的溪水。

抛闪——抛弃。

戒言除笑行颠倒，把门牢。五岳朝天日，金丹火内烧。

吕师亦点动渔鼓，口唱一词：

心明意皎，工夫不小。只因你宿世根缘，遇着长生正道。把三尸 降倒，三尸降倒。

形神俱妙且逍遥。慢饮长春酒，方知滋味高。

湘子低头便拜道：“弟子有缘，得遇师父，亦唱一词：

师明法皎，拈香祝告。若得见性明心，才显恩师传教。喜穹苍知道，穹苍知道。心

中情表是今朝，乾坤互换，离坎 卦中交。”

湘子唱罢，钟师道：“湘子，你晓得那九还七返大道玄机么？”湘子道：“弟子愚昧，望师指点。”钟师道：“金丹者先天一气交结而成，为母为君，故谓之铅虎。己之真气，后天地而生，为子为臣，故谓之汞龙。殊不知二物虽有异名，而乾坤为二物之体，阴阳为二物之根，龙虎为二物之象，男女为二物之形，铅汞为二物之真，彼我为二物之分，精气为二物之用，玄牝为二物之门。先天混元真一之气，实产于二物之内。汞龙、铅虎，交合神室之中，结成圣胎，神化无方。世人见闻不广，不辨龙虎二物，若井蛙籥，蠡测管窥，安能证无上九极，成太液金丹。”吕师道：“丹诀云：神功运火非终且。又云：晨昏火候合天枢。火为二弦之气，运为作用之符。子时为六阳之首，故曰晨，午时为六阴之首，故曰昏。晨则屯卦 直事，进火 之候；昏则蒙卦 直事，退符 之候。一口两卦直事，始于屯蒙，终于既未，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一月计六十卦，一卦六爻，并乾坤坎离四卦，计三百八十四爻，以应一年及闰余之数。乾之初九，起于坤之初六。乾之策，三十有六，六爻计二百一十有六。坤之初六，起于乾之初九。坤之策二十有四，六爻计一百四十有四。总而计之，三百六十，应周天之数。日月行度，交合升降，个出卦爻之内。月行速，一月一周天；日行迟，一年一周天。天枢者，斗极也。一昼夜一周天，而一月一移。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是也。故曰月月常加戌，时时见破军。上士至人，知日月盈亏，明阴阳上下，行子午 符火。日有昼夜数，月应时加减，然后暗合大道，得成大丹。”湘子道：“蒙师父指教，弟子不敢有忘。”钟师道：“我们暂上天去，汝且静坐在这里温养丹炉，待过了九日，我们又来看汝。”便引湘子到一个所在，室屋精洁，非常人所居，采云遥覆其脊，鸾鹤飞翔其上。正堂有丹炉一座，高广径寸，紫焰发光，灼烁窗户。玉女数人环炉而坐，青龙白虎分据前后。吕师取一蒲团放于堂内西壁，命湘子向东而坐，谨视丹灶，莫教走泄。两师吩咐已毕，闭门腾空而去。湘子细视室中，空空洞洞，再无他物，才知此般至宝家家有，不必深山守静孤。彼托为高远者，渺茫无涯；妄加作用者，执着有迹。于是闭兑垂帘，

景星庆云——象征吉祥的星辰云彩。

营营逐逐——追逐名利。

央浼——挽留。

澹台灭明——孔子弟子，以貌丑不为孔子所重，退而修行，后名闻诸侯。

无明——愚暗，缺乏真知。

三尸——道家认为在人体里兴风作浪的作祟之神，共三个，故称。

离坎——本指《易经》中离卦、坎卦。比喻人体内元气、元神。亦称外丹为铅汞。

鷓（yàn，音晏）——雀类小鸟。

蠡（lí，音离）测——喻以浅见揣测。

无上九极——极高境地。

盘膝坐定。不及一时，忽有旌旗戈甲，万乘千骑，遍满崖谷，呵叱声惊天动地。内一人，身長丈余，满身金甲，光芒射人，带领亲卫甲士数百人，拔剑张弓，推门直入，怒声如雷，左右竦剑前逼湘子。湘子视之，漠然不动。金甲者指挥攫拿，拗怒而去。

俄而猛虎、毒龙、狻猊、狮子、蝮蛇、恶蝎，万有千余，哮吼纷拿，争前搏噬，或跳跃过其头上，或盘据其肩，有顷而散。

既而雷电晦冥，大雨滂注，火轮走掣，飚驭盘旋。须臾庭际水深丈余，其势若山川崩破，淹没座卜。瞠目不开，未顷而止，又有牛头狱卒，马面鬼王，枪戟刀叉，四面环绕，抬一大镬，置湘子前，中有沸油百斛，欲取湘子置之镬中。已而执湘子妻芦英小姐，摔于阶下，鞭捶流血，射砍煮烧。芦英苦不可忍，泣告湘子曰：“妾与郎君恩爱情疏，非妾之罪，是君修行学道，以妾为陋拙耳。今为鬼卒所执，不胜其苦，不敢望郎君匍匐代乞，能不一言以相救乎？人孰无情，君乃无情若是！”雨泪庭中，且咒且骂。

倏而芦英不见，鬼卒散逸，见十殿阎君，森坐室中，牵系百十罪囚，跪于庭际，湘子父韩会，母郑氏皆跪其中。但闻阎君指挥吩咐，熔铜化铁，碓捣磔磨，使囚倍受惨苦，号泣之声无远不届。

未几，天色皎洁，星辰朗然，诸般奇怪，寂不见形。突有一人，自头至足，皆是破烂恶疮，脓水臭秽不可近，强挨至湘子蒲团上头卧倒，要湘子抚摩拂拭，略略停手，便叫喊狂跌，诈死卖命。湘子只得为之抚摩，其脓水浸淫，沾惹手指，叱湘子吮舔干净，方再摩拂。

湘子正在那里服侍这个臭人，忽见吕师携一个美貌女子近前，叱退臭人道：“尔是何妖？敢来侮弄我仙家弟子？”臭人惶惧，爬沙遁去。吕师指美女谓湘子道：“此女就是白牡丹之流，我若不得白牡丹采补抽添，也不得成仙入道。今汝功行将成，必须得一个补益先天，方得成九转还丹，登瑶台紫府，我故此送这个女子来与你，你好为之，不要使钟师父知道，怪我私心度你。”湘子笑道：“弟子心坚金石，念不磷缁，师父也该鉴察愚衷，怎么把白牡丹、黑牡丹的话头来哄弄我？”吕师道：“轩辕黄帝，采阴补阳，鼎湖上升，群臣皆从。钱铿娶妻五十三人，生子八十一个，寿至八百，逍遥蓬岛。自古以来成仙的谁不用着美貌女子补益元阳。况丹经云：‘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又云：‘生我之门死我户，几个惺惺几个误。’正说女子之阴是真玄牝，只要那学道的人洗心全神，晓得三峰直义，五字秘诀，自然撒手过黄河也。我且把三峰讲与汝听。女子口鼻舌为上峰，舌下两窍内属心，通小肠经，故心生肝，肺生唾，唾出为液，采取之时啞定女子舌尖，搅他舌底，则玉泉涌出华池，津液满口，吸采口内，取他鼻内清气，送下丹田，灌溉五脏，名曰上莲花峰。女子两乳为中峰，交媾之时，以我手撚他两乳头，乳得摩擦，则身痒痒，乳窍开通，内有真气，属三焦胆中之药，乳汁流出，咽之，名曰中莲花峰。女子阴窍为下峰，灵龟入鼎，先须缓缓入步，候女子情动，阴窍开张，津液流出，用两手紧抱女子，缩肋提腰，吸取精髓，名曰下莲花峰。

屯卦——震下坎上。象征一阳生于下。内丹家以晨旦为体内阳气初生时。

进火——从丹田引气上升。

蒙卦——喻阳气由盛转微貌。

退符——引气下行。

子午——干支记时。

那五字秘诀：乃存吸闭抽缩也。一曰存。存者，定其气也。以心想泥丸宫，存夹脊双关；咽一二口气，存想周天，自然气定，体交而神不交也。二曰吸。吸者，交接之时想玉茎为气之管，以我口、鼻、玉茎吸他精气，运至夹脊，透至泥丸宫也。三曰闭。闭者，乃是紧闭人门。人门通天关，天关通命门，若天关不闭，则元神走失。如龟伏气，百无一失。四曰抽。抽者，缓缓进步，不深不躁，接取精气。五曰缩。缩者，交接之时，缩肋提腰，缩令上行，不令顺下。诀曰：言存便吸，既吸便闭，既闭便抽，既抽便缩。五字不是一时俱用，在人先后作用，随其紧慢行之，自然长生久视，日月同庚。”湘子听了这些说话，面红耳赤，大声叱道：“你是什么方阴怪？敢假装我师父形象来说这旁门外道，蛊惑世人！”只这一声呵叱，如雷震天庭，炮响空谷，钟、吕两师从空而下，就不见了那个吕师、美女。两师道：“湘子历试不回，大丹成矣。”便开炉视鼎，只见蟾朗星辉，帘帟晃耀，珠成黍米，灿烂金花。果然是出世奇珍，万镒黄金无处觅；身中异宝，连城白璧也难夸。当下两师捧置丹台之上，方寸盘中，令湘子遥空礼谢，然后吸入鼻中，升泥丸顶上。他那一股真气自下元气海中涌将起来，像风浪一般，与此丹翕然相合，方显得凡胎俗骨，一朝改换更移，浊气尘根，今日消磨变化。正是：

学仙须是学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然。

二物会时情性合，五行全处虎龙蟠。

本因戊己为媒聘，遂使夫妻镇合欢。

只候功成朝北阙，九霄光里驾祥鸾。

毕竟不知后来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韩湘子名登紫府 两牧童眼识神仙

混迹尘寰百二秋，芝田 种子喜全收。
光生银海天无际，气敛华池水逆流。
金鼎漫藏龙虎 象，玉壶分别汞铅 头。
丹成指日归蓬岛，始信人间别有丘。

话说湘子既得脱化凡胎，超出世界，在那山中逍遥自在，无拘无束。一日，钟、吕两师领了湘子去邀游海外，遍踏名山，参谒那历代仙真，蓬莱道侣。朝游碧落，暮下沧桑；浪迹烟霞，忘形宇宙。潜踪于大地之山，寓目于壶中之景。正是：神游紫府瑶池内，名在丹台石室中也。

忽一日，玉帝升坐龙霄宝殿，钟不撞自鸣，鼓不打自响，聚集上八洞天仙，中八洞神仙，下八洞地仙，并无数散仙，各班齐列，同赴蟠桃大会。钟、吕两师也与湘子同出洞天，先去朝参玉帝，然后到瑶池赴蟠桃大会。谁知把南天门的神将，远远见湘子到来。便将金锁锁住了天门，不放进去。众仙道：“湘子，玉帝怪我等来迟，吩咐把天门锁住，不容进去，如之奈何？”湘子道：“众师请过一边，待弟子用手指开天门，同众师进去。”钟师道：“汝有这般手段么？”湘子乃禹步 上前，将先天真气一口吹去，吹落了天门金锁。众仙齐登金殿。但见：

瑶天高邈，玉陛森严，帝王端居，后妃肅列。两下里星辰成行逐队，一望地仙子落后参前。琼英缭绕，瑶台上彩结飘扬；瑞靄氤氲，宝阁内香烟沾惹。凤鸾形缥缈，金玉影浮沉。上排着八宝紫电墩，都披着九凤丹霞被；中列着几层青玉案，却堆着千花碧甸盆。席上有凤髓龙肝，猩唇熊掌；壶内有珍珠琥珀，紫醴香醪。果然是珍羞百味，般般出自天厨；异果佳肴，色色来从阆苑。

玉帝传旨问道：“来者是何等样人，敢闯进我天门之内？”钟师道：“臣等是上八洞神仙，来赴蟠桃大会。”玉帝开金口露银牙，问道：“上八洞只有七个神仙，今有八个，这一个是谁？”钟师道：“臣弟子韩湘。”玉帝道：“卿与吕师领旨下凡，度得几人成道？救得几处生灵？”钟师奏道：“臣与吕 奉旨到凡间去，见洪州蛟螭 为患，拥水漂泊生灵，吕 飞剑斩之。西粤蛇妖兴云驾雾，吞啖下民，损伤禾稼，臣运神摄伏，幸获清宁。前往永州昌黎县，度得韩湘一人，今来见驾。”玉帝问湘子道：“朕闻一子登仙，九族升天；若不升天，众仙妄言。卿既登仙，为何不度脱了卿家九族，同来见朕。”湘子道：“臣蒙钟、吕两师殷勤点化，屡试心坚，方得成真证果。臣家九族，不蒙恩旨，未得仙师指点，如何便得离脱凡尘，朝参陛下。”钟师奏道：“左卷帘大将军冲和子，因三月三日在蟠桃会上与云阳子醉夺蟠桃，打碎玻璃玉盏，冲犯元始天尊圣驾，贬在下方韩家为男子，名叫韩愈，这便是韩湘的叔

捩（zuó，音昨）——揪。

碓（wèi，音魏）——石磨。

磷缁——喻因环境而起变化。

鼎湖——传说黄帝铸鼎升天处。

钱铿——即彭祖，古之长寿者。

紫府——道家仙界。

芝田——原指仙人种芝草的地方。此指道家精华。

龙虎——喻元气元神。

父。云阳子贬在下方林家为男子，叫名林圭。如今罪限将满，合还旧职，只是无人前去度他。”玉帝道：“钟离权既前知五百年之事，后知五百年之事，晓得冲和子罪限将完，何不前去度他成仙了道，证果朝元？”钟师道：“臣与吕化作道人，三番五次去点化他，只因他现在朝中为官，贪恋酒色财气，不肯回心，所以只度得韩湘一人。这韩湘就是昔年苍梧郡湘江边的鹤童，蒙旨着他去与韩会为子，喜得元神不散，性地明朗，是以臣与吕度他来朝参圣驾。”玉帝问湘子道：“卿既在家修行，卿叔韩愈怎么不随卿一同修行？”湘子奏道：“臣叔父韩愈尝言：‘孔子之道，如日中天，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而天下之人，不入于老，则入千佛。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人此出彼，孰从而正之？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其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故不肯同臣修行。臣于半夜三更越墙逃走，寻见钟、吕两师，方才得成正果。”玉帝道：“韩愈虽然不肯修行，卿可下凡度他复职。”湘子奏道：“臣有此心久矣，奈无金旨，不敢擅离洞府。”玉帝道：“朕赐卿三道金书，上管三十三天，中管人间善恶，下管地府冥司，即便前去。”湘子道：“臣去不得。”玉帝道：“朕赐卿金书，如何说去不得？”湘子道：“臣无阴阳变化之神通，正一斩馘之术法，是以去不得。”玉帝道：“朕赐卿头挽按日月的风魔丫髻，身穿紫罗八卦仙衣；缩地花篮，内有不谢之花、长春之果；冲天渔鼓，两头按阴阳二气；两个降龙伏虎的筒子。卿可即行。”湘子道：“臣去不得，臣叔父韩愈是当朝大臣，出入在驾前驾后，臣无职事，难以度他。”玉帝道：“封卿为开元演法大阐教化普济仙，卿作速前去。”湘子道：“臣还去不得。”玉帝道：“卿左推右阻，只是说去不得，想是卿不肯去度冲和子么？”湘子道：“臣怎敢违旨不度叔父，只是官府走动百役跟随，神仙走动万灵拥护，臣单身独自，如何去得？”玉帝道：“朕敕马、赵二将在卿左右，听卿调遣。”湘子谢恩领旨，即便参拜王母娘娘，俯伏奏道：“娘娘千岁，臣上八洞神仙韩湘，领玉帝金书宝贝，前往昌黎度臣叔父左卷帘大将军冲和子韩愈成仙了道，特启娘娘讨些职事。”王母道：“我赐卿三面金牌，第一面金牌，纠察三十三天一十八重地狱善恶生死；第二面金牌，钤管四海龙王、三十六员天将随身听用；第三面金牌，掌理风云雷雨、各府州县城隍社令、十殿阎罗天子。卿须用心前去，不得停留。”湘子拜谢毕，随众仙宴罢蟠桃，即便收云揽雾，两袖腾空，降下尘凡。湘子暗道：“我不怕千人看，只怕一人瞧，倘或有人识得我是神仙，惊动了一郡人民，泄漏天机，我便难度叔父了。”当下收了神仙相貌，摇身一变，变做一个面黄肌瘦、丑恶不堪的道人，在那垂杨树下，盘膝打坐。只见两个牧童，一个叫做张歪头，一个叫做李直腿，正在那青草地上放牛，远远的望见前面一道火光冲天的亮起来，那张歪头道：“李家哥，前面这阵亮光，想是藏神出现，我和你造化到了。”李直腿道：“不是藏神出现。”张歪头道：“莫不是鬼火。”李直腿道：“哥，也不是

汞铅——原为炼丹所用原料。内丹家以之喻人的阴阳两气。

禹步——跛行。此指道士作法的一种步法。

肱（lú，音卢）列——排列。

鬼火，比如大清早晨红红闪闪的光，是日轮初从扶桑推起来，照映得大地光芒的烁，这叫做晨光。晚间青青荧荧，光在地上移来移去，倏远倏近，才是鬼火。午间有光，黄黄灿灿，直透天庭，便是神仙的瑞气。如今这光黄亮灿烂，直透在天庭之上，恰好是晌午时分，一定有一位神仙在那个去处。”张歪头道：“哥既认得真，我和你竟去寻着他，跟他去求仙访道，岂不是好？”李直腿道：“有理，有理！”两个便将牛丢下在这边，你搀着我的手，我搀着你的手，拽开步上前看时，果然是一个道人，盘膝脚坐在那垂杨树下。这道人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一顶参朝洞府的青纱包巾，脑后坠着老龙睛磨就赛日月双圈，上垂着两条按阴阳二气绿罗飘带。身穿一领嵌七星、丽北斗八卦紫绶衣。腰系一条九龙须攒织就双穗吕公绦。脚着登山走海、蹉云雾入搭鞋。手拿定晷日迎风傲松枝一腔渔鼓。看形象，却便是游手游食的道人；论装束，真是个吸露餐霞的仙侣。

两个牧童近前稽首道：“神仙老爷拜揖。”湘子道：“你怎么认得我是神仙？”张歪头道：“远远望见师父头上霞光万道，瑞霭千重，因此识得师父是位神仙。”湘子暗笑道：“我叔父读诗书，中科第，也认不得钟、吕两位师父是神仙，这小小牧童到认得我是神仙，真是异事。”便叫牧童道：“我在终南山来，走得饥渴，我那花篮内有金丝玉钵盂一个，你拿往涧下舀些水来我吃，我把真心度你。”李直腿叫张歪头道：“张家哥，我去舀水，你在这里看着神仙，不要放他走了。”张歪头道：“这个使得，你只要来快些便是。”果然立着看守湘子，眼也不转，头也不回。湘子思量道：“他虽然认着我，我且把地上土灰搽在脸上，变做一个老儿，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看他还认得也不认得。”便捉着张歪头的空，改了仙容，变成老相。这老儿怎生模样：

戴一顶烂唐巾，左偏右折；穿一领破布袄，千补百纳。前拴羊皮，后挂毡片；东漏脊梁，西见胯骨。腰系一条朽烂草绳，又断又接；脚踏一双多耳麻鞋，少帮没底。面似鸡皮，眼如胶葛；鼻涕郎多，馋唾喷出。笑杀那彭祖八百年高，到不如陈抟千金一忽。

李直腿舀得水来，不见了神仙，只见一个半死半活的老儿坐在那树下，便捶胸跌脚，埋怨张歪头道：“费了许多辛苦，取得水来，不见了神仙，把与那个吃好？”张歪头道：“我站在这里头也不动一动，不知被什么人把这个老儿来换了我们的神仙去，如今把水来与这老儿吃了，也是我和你一件阴鹭。”李直腿气忿忿的道：“宁可倾坏了，把与他吃，当得怎么数？”张歪头道：“你不读书来，敬老慈幼，五霸载在盟书，把这一盂水与老儿吃，也是我们一点热心肠，何苦倾坏了？”李直腿道：“神仙便被人换了，这个钵盂也值几分银子，我和你打破了分好？总卖了分好？”张歪头道：“哥，不要说那分的话，神仙的东西难得到手的，我们拿回去一家轮一日，藏在那里做个镇家宝罢。”湘子见他两个在那里议论，便叫道：“牧童你眼错了，我不是神仙，那里又有个神仙？”牧童回言骂道：“少打你这老柴头，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老而不死是为贼，怎么神仙？”湘子道：“牧童，凡人

香醪（láo，音牢）——醇美的酒。

蛟螭（ch，音吃）——蛟龙。螭为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

火于秦——指秦始皇焚书，毁灭文化之举。

馘（guó，音国）——古代战争中割掉敌人左耳以计数献功。

钤（qián，音前）——印章。

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你怎见得我老人家就不是神仙？我且问你，你们要寻那神仙做怎么用？”牧童道：“我们情愿跟他去修行，做个逍遥快活的人。”湘子道：“方才那个道人也是我的徒弟，你们肯跟我出家修行，我就度你们成仙。两个牧童拍手笑道：“你自己性命也是风中之烛，朝不保暮的光景，倒思量度我们两个，岂不是折福的话？”湘子道：“黄梅落地擂三擂，青梅落地扑地碎。我老便老，亏得修行早，修行若不早，今日更烦恼，你怎敢欺侮我老人家？”两个牧童道：“你老人家不要絮烦，且请回去安耽坐一坐，待我们过了二三十岁外头，便来跟你去出家。”湘子道：“这般年纪不肯修行，更待几时？只怕没我老儿的年纪，岂不错过好光阴？”两个低头叹气道：“我们真是晦气，一位神仙老爷不见了，倒吃这老头儿在此歪厮缠。”

湘子趁他两个眼错，依然变做先前模样，坐着不动。李直腿低头一看，拍手叫道：“哥，这不是神仙来了，只是那个老头儿不知又被什么人调了包儿去？”张歪头悄悄他说道：“哥，你不晓得神仙变化之术，神仙看得我们有些仙风道骨，故此变化来试我和你的心，你刚才不该骂这老儿。”李直腿便鞠躬尽礼，捧着水递与湘子道：“神仙受人滴水之恩，必有涌泉之报，我取水与你吃了，不知你怎么度我？”湘子道：“我度你同去出家。”张歪头道：“出家有怎么好？还是保护我做一个官的好。”湘子道：“官倒要与你做，只是你们头蓬蓬不像戴乌纱帽，腰款款系不得黄金带；赤裸裸一双脚踏不得皂朝靴，黑漆漆两只手捧不得象牙筒。只好在软草茵中，黄牛背上，横眠直躺，穿东落西，挽着那牛鼻子，唱那无腔曲。一朝阎君来唤鬼来招，两眼瞪空伸直腰，怎么思量要做官？”张歪头道：“神仙老爷说得是，我情愿跟老爷去出家。”湘子道：“你且不要忙，那边树下又是一个神仙来了。”两个回头望时，湘子化一阵清风，隐形而去。张歪头跌脚叫道：“哥，这

个不是神仙，是个白日鬼。”李直腿道：“怎见得是白日鬼？”张歪头道：“若是神仙决不说谎，只有那白日鬼弄着自己空头，趁着别人眼错，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味的哄人，哄杀人不偿命哩。”李直腿道：“我们捣了半日鬼，只好依旧去看牛。”正是：

山有根兮水有源，从来老实是神仙。

只因不肯分明说，误却众生万万千。

毕竟湘子隐在哪里，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自夸诩龟鹭罹灾 唱道情韩湘动众

得逍遥处且逍遥，不学人间两路跑。

赶得东时西已失，未曾南向北先抛。

庄生、曳尾轻人爵，列子 乘风重草茅。

祸福总缘时下彩，世情争似道情高。

不说湘子隐形在绿杨树下。且说那绿杨树正靠着湘江岸口，正是湘子前世做白鹤的时节，同那个香獐游戏的所在。那香獐被吕师贬谪在深潭底下，已经一十八载，终日眼气吞精，指望一个出头日子，又不见鹤童来度他。正在没法，只见岸口有霞光霭气，晓得是神仙经过，便伸头探脑，作起波浪，叫做：“弟子今日有缘，凑遇大仙经过，望慈悲方便，救拔则个。”湘子听见声音，明晓得是香獐叫他，故意大声问道：“汝是怎么妖怪？敢在深水下面兴风作浪，阻我仙轶？”香獐道：“我是一个香獐，十八年前曾与鹤兄结为伴侣，终日在此闲游戏耍。忽然一日，有钟、吕两位神仙在此经过，度化鹤兄去做青衣童子，怪我言语冲突了他，把我贬在这潭水底下。待鹤兄成仙了道，果证飞升，才来度我。我悬悬望眼，再不见鹤兄到来。今日幸遇大仙，实是三生有幸，万望救度弟子，脱离毛畜，超出爱河，再不敢作歹为非，自贻伊戚。”湘子暗想：“玉帝不曾有旨着我度他，师父又不曾吩咐我放他，我如何敢自作自是。”便道：“我今日奉旨下凡，来得急了，不曾带得金丹，教我把怎么度你？只有交梨、红枣在此，权且与汝二枚。那鹤童已成仙了，不久就来度汝，汝且安心宁耐，不要躁急，又取罪累。”言罢，把红枣、交梨丢下水去。那香獐接得在手，三咽下腹，顿觉境地清凉，五内宁谧，点头称谢，风恬浪静。湘子遂敛那祥光，依旧坐在那绿杨树下。

话不絮烦。却说那江潭中间，有一个金线绿毛龟在深凹之处，养活已经百十余年，只是不曾生得腋翅，飞不上天，向来跟着香獐、白鹤做个小妖儿。自从香獐遭贬，鹤童托胎去后，他便逐日在这潭口晒衣游玩，遇着人来，连忙缩了下去，人也拿他不着。这一日虽值天时炎热，气宇觉得清朗，龟儿恰好浮在水面上，伸出头来，四下里一望，见湘子坐在绿杨树下，他也不认得是旧日主人家，只说是渔翁来捉他的，连忙缩了头，浮浮沉沉的不动。

正是：

背负一团瓢，蹄攒四马腰。

风云难际遇，衣晒在江皋。

那龟儿在水里浮来淌去，就是一块浮石一般。湘子欲待点化，怕他不醒头，正在犹豫之际，忽有一只鹭鸶望空飞来，这鹭鸶也是历了百十个春秋，经了百十番寒暑，江潭内的鱼儿、虾儿，也不知被他吃了多多少少，这时正飞来寻鱼虾儿吃，见绿沉沉的一块漾在水面上，他只说是一块石头，茸茸的绿草儿生满在上面，一径展翅停下来，站在他背上吃水。这龟儿觉得背上有些沉重，只道是水蛇儿游来歪厮缠他，便昂起头来一看，见是只白鹭鸶，心中不

搭（w ng，音翁）鞋——一种带筒的鞋。

唐巾——一种进土巾。

胶葛——原指错杂，此形容眼睛混浊不清貌。

陈抟（tuán，音团）——北宋道士，著书言导养及炼丹之事。

厮缠——纠缠不休。

忿，大声喝道：“你是何物？敢大胆立在我背上？”那白鹭鸶吃了一惊，道：“清平世界，朗荡乾坤，你是何物，敢来作人言？”绿毛龟道：“我是一个金线绿毛龟，在此多年，无生无死。你是那里来的泼鸟，敢吐人言，明来欺我？”白鹭鸶道：“我生长在华岳山中，展翅在瑶池碧落，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汝这般齷齪东西，虽能见梦于楚元王，而不免七十二钻之苦，只合藏头缩颈，曳尾泥涂！谁许汝浮沉碧浪，荡漾清波，口作人声，惊人忤物？”绿毛龟道：“倮虫三百六十，人为之长；羽虫三百六十，凤为之长；鳞虫三百六十，龙为之长；介虫三百六十，我为之长。汝虽然翔汉冲霄，不过是羽虫之末，有恁么手段，敢胡说漫天大活？”鹭鸶道：“世上只有鹦鹉能言，鸬鹚念佛，再不曾见乌龟说话。”龟道：“石言于晋，无情之物且然，况我有灵心，何足为异？”鹭鸶道：“我莫笑你短，你莫说我长，今日结为兄弟何如？”龟道：“各将本身胜处说来，说得过的便是哥。”鹭鸶道：我占先了。

遍体白翎，洒洒扬扬，不让千年朱顶鹤。

绿毛龟道：

满身金线，闪烁烁，何殊百岁紫衣鼈。

白鹭鸶道：

我立水窥鱼，影落寒潭成璞玉。

绿毛龟道：

我朝阳向日，壳留池畔赛含珠。

</PGN0187.TXT/PGN>白鹭鸶道：

我举翼傍红霞，锦绣窝中添个太真仙子。

绿毛龟道：

我挺身浮绿水，藻萍深处现出碧眼胡儿。

白鹭鸶道：

我顶有丛丝，谩说江边濯锦。

绿毛龟道：

我胸怀八卦，岂非心上经纶。

白鹭鸶道：

我若吞一粒金丹，指日丹丘羽化。

绿毛龟道：

我若得八仙救度，须臾度脱尘寰。

白鹭鸶道：

我立在清水潭边，清白羽毛堪入画。

庄生——庄周，先秦哲学家，道家创始人之一。

人爵——官位。《庄子·秋水》载庄子拒绝楚威王邀请，自称宁做曳尾于泥中的乌龟，而不肯做官。

列子——列御寇，郑国人。《庄子》中将列子描绘成御风而行的人。

则个——我。

伊戚——悲伤。

朗荡——明朗开阔。

集——落下。

倮（lǚ，音裸）虫——身无羽毛鳞甲的动物。

鸬（qú，音渠）鹚（yú，音玉）——即八哥。

绿毛龟道：

我趴在绿杨树下，绿莎甲冑更惊人。

两物正在那里角口，不曾见得高下。不想一个猎户一步步挨将近来，见白鹭立在那里伸头展翅，就像与人说话的一般，他便兜起金丝弓，搭上狼牙箭，把那白鹭一箭就射倒了。这正是：

左手开弓右手推，穿杨百步有神威。

虽然不中南山虎，白鹭翻身一命亏。

那绿毛龟见白鹭被箭射倒，正叹息间，谁知一个渔翁撑着一只小船，荡在深潭岸口。绿毛龟见船势来得汹涌，连忙伸开四足望水深处就走。那渔翁看见他走，也不慌不忙，便把铁叉照着龟头叉将去。那龟被铁叉一下，就叉开了圆壳，流出许多鲜血来。真个是：

一把铜叉丈二长，锋尖锐利 胜神枪。

眼明手快无空放，乌龟今日见阎王。

不一时两个畜生都死于猎户、渔翁之手。湘子才现出形来，叹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信非虚语。”叹息未完，想得起来道：“我领了玉帝敕旨，离却金殿去朝参过王母娘娘，就该去辞别两个师父，如何竟自下凡，也不对师父说一声，这是我有罪了。”连忙腾云驾雾，赶到洞府，叫清风、明月禀知钟、吕两师。两师道：“湘子领旨去度冲和子，有恁事又转来？”湘子跪告道：“弟子奉玉帝敕旨，领了宝贝金书，又蒙王母娘娘赐弟子金牌三面，前往永平州昌黎县度化叔父韩愈，登真了道，证果朝元，特来拜辞师父，望师父指教一二。”两师道：“他现做高官，享大禄，如何便肯弃舍修行？汝须要多方点化，不负玉帝差遣才好。”湘子道：“叔父若不回心，弟子作何区处？”两师道：“汝三度他不回心时，缴还金旨便了。”湘子道：“谨遵严命。”正是：

古洞闲云已闭关，香风缥缈遍尘寰。

神仙岂肯临凡世，为度文公 走一番。

湘子下得山来，将头上九云巾捺在花篮里面，头挽阴阳二髻，身上穿的九宫八卦跨龙袍，变作粗布道袍。把些尘土捺在脸上，变作一个面皮黄瘦、骨格伶仃、风魔道人的模样，手拿着渔鼓、简板，一路上唱着道情。且说那道情是何等样说话？有《浪淘沙》为证：

贫道下山来，少米无柴。手拿渔鼓上长街，化得钱来沽美酒，自饮自筛。

渔鼓响声频，非假非真。不求微利与鸿名，一任狂风吹野草，落尽清英。

湘子打动渔鼓，拍起简板，口唱道情，呵呵大笑。那街坊上人不论老的、小的、男子、妇人，都哄拢来听他唱。见湘子唱得好听，便叫道：“疯道人，你这曲儿是那里学来的？再唱一个与我们听。”湘子道：“俗话说得好，宁可折本，不可饿损。小道一路里唱将来，不曾化得一文钱，买碗面吃，如今肚中饿了，没力气唱不出来。列位施主化些斋粮与小道吃饱了，另唱一个好的与列位听何如？”众人齐声道：“酒也有，斋也有，只要你唱得好，管取你今朝一个饱罢。”那湘子便打着渔鼓、简板，口中唱道：

鼋(yuán, 音元)——鳖。

太真仙子——指杨贵妃。相传其死后成仙。

碧眼胡儿——指北方某些游牧民族。

指日——形容时间短促。

〔遍地锦〕十岁孩童正好修，元阳不漏可全周。金丹一粒真玄妙，身心清净步瀛洲。

二十以上娶浑家，活鬼同眠不怕他。只怕金鼎走丹砂，撞倒玲珑七宝塔。
三十以上火焰缠，却似蚕儿茧内眠。浑身上下丝缠定，不铺芦席不铺毡。
四十年来男女多，精神耗散损中和。思量若是从前苦，急急修来也没窠。
五十以上老来休，少年不肯早回头。直待元阳都耗散，恰似芝麻烤尽油。
六十以上老干巴，孙男孙女眼前花。那怕个个活一百，皂角揉残一把渣。
七十以上顷刻慌，妻儿似虎我如羊。若有喜来同欢喜，若有忧愁只自当。

一个老儿七十七，再过四年八十一。耳聋眼瞎没人扶，苦在人间有何益？

众人听罢，个个夸奖说好。也有递果饼与他吃的，也有递酒肴与他吃的，也有出铜钱银子与他，说道：“风师父，你拿去自买些吃。”也有递尺布，寸丝、麻鞋、草履之类，说道：“与师父结个缘。”湘子一一都接了，只吃几个果子，其余酒肴并铜钱、银子、布丝、鞋子之类，随手又散与市上乞丐。众人便向前劝道：“这些物件，是我们布施与你的，如何就与了乞丐？莫不是嫌我们不好，不识人知重么？”湘子道：“贫道出家人，全靠施主们喜舍，怎敢憎嫌多寡轻重？只是从古至今，酒色财气这四个字是人近不得的东西，贫道怎敢饮酒受财，以生余事？”便又点动渔鼓，唱一套《玉交枝》道：

贪杯无厌，每日价泛流霞潋，子云 嘲谑防微渐。托鹞夷彩笔拈，季鹰好饮豪兴添，
忆莼鲈 只为葡萄醪，倒玉山恁般瑕玷。又不是周晏相沾，槽腌着葛仙翁，曲埋着张孝廉。
恣狂情谁与砑？英雄尽你夸，富贵饶他占。则这黄垆畔有祸殃，玉缸边多危险。酒呵！播
声名天下嫌。

么待谁来挂念？早则是桃腮杏脸，巫山洛甫皆虚艳。把西子比无盐。那里有佳人将
四德兼？为龙釐 衾枕是干戈渐，锦片似江山着敌敛。可曾悔恋子穠纤？碎鸾钗，闲宝奁，
这风情怎强谗？眼见坠楼人，犹把临春占。笑男儿，自着鞭；叹青娥，藏刀剑。色呵！
播声名天下嫌。

么富豪的偏俭，奢华的无过是聚敛。王戎、郭况心无厌，拥金穴，握牙签，可知道
分金鲍叔 廉？煞强如牢把铜山占。晋和峤也多褒贬，恰便是朱方聚歼。有齿的焚身，多
财的要谦。斗量珠，树系缣ⁱ，刑伤为美妹、杀伐因求剑。空有那万贯钱，到底来亡沟堑。
财呵！播声名天下嫌。

么英雄气焰，貔虎般不能收敛。夷门燕市皆为僭。空偃僊ⁱⁱ，在威严。探丸厉刃掀紫
髯，笑谈落得填沟堑。尽淋漓，一腔丹慊，惹旁人血泪横沾。冷觑王侯暖，守兵铃，发

羽化——成仙。

铎（xi n，音鲜）利——锋利。

了道——得道。

朝元——朝见天皇。

文公——即韩愈。

元阳——即元气，阳气。

浑家——妻子的俗称。

流霞——酒名。

ⁱàn，音练）潋——水光波动貌。

— 西汉哲学家、文学家扬雄。子云是字。

季鹰——西晋人张翰，因思念家乡的莼鲈而弃官归隐。

冲冠，雄猛添。惊惶博浪椎^h，寂寞乌江剑。恁忘了？泡影与河山，算相争都无覆。气呵！
播声名天下嫌。到不如我道人呵！

[醉乡奉]打渔鼓高歌兴添，采灵芝快乐无厌。大叫高呼，前这后掩。腾云驾雾，
霎时间游遍九天。一任旁人笑我颠。

众人听罢，尽皆喝采道：“这道人虽然有些害疯，恰是博古通今，知文达理，不比那街坊上弄嘴头哄骗人的野路货。”那递酒与湘子的道：“师父，你若不吃我的酒，难为我买来这片心。况且酒是人间之禄，神仙祖代传留下的，就是刘伶、阮籍^一因之而得道成仙。享天祭地，也用着太羹玄酒。师父今日便吃几杯，也不为害。”湘子被他劝不过，只得吃上几杯，不觉醺醺佯醉，倒在地上。众人见他醉了，便问道：“疯道人，你家在哪里？安身何处？这般醉倒，谁人扶你回去？”内中有一个人道：“这个道人倒也有趣，我们问他一个的确，做个手轿儿抬了他去罢。”湘子见众人唧唧啾啾的碎话，便踉踉跄跄，立起身来，呵呵大笑，唱《浪淘沙》道：

酒醉眼难开，倒在长街。人人笑我不哈咳。动问先生居何处？家住蓬莱。

众人见他唱，一齐拍手笑道：“师父道情虽是唱得好，你想是苏州人么？”湘子道：“我是水平州昌黎县人，不是苏州。”众人道：“原来是本地人，怎的不老实，慢说空心话。”湘子道：“列位施主在此，贫道不打诳语不瞒天，句句说的是实话，为何说我空心？”转身就走。人人都道：“你看这疯子！”一下里跟着他跑去。正是：

世上肉眼欠分明，当面神仙认不真。

虎隐深山君莫问，安排牙爪便惊人。

毕竟不知湘子走到那里去，且听下回分解。第十一回 湘子假形传信息
石狮点化变成金

贫者衣中珠，本自圆明好。

不会自寻求，却数他人宝。

数他宝，终无益，只是教君空费力。

争如认取自家珠，价值黄金千万镒。

不说湘子走去。且说长安街上有一个淌老儿，家中也有几贯钱钞，只因不做生意，坐吃箱空，把这几贯钱钞都用尽了。没奈何，穷算计，攒凑些本钱，要开一个冷酒店。拣着这月这日这时，挂起招牌，开张店面。恰好湘子拍着渔鼓筒板唱将来：

日月转东西，叹人生百岁稀，总不如我头挽一个双丫髻，身穿领布衣，脚穿双草履。

许由瓢^一是俺随身计，待何如，云游海岛，谁似俺犹夷。

湘子唱到淌老儿门首，见店面上挂着花红，晓得是新开酒店。便近前一步道：“不化无缘化有缘，莫把神仙当等闲。老施主，今日新开酒店，小道化一壶酒，发个利市。”那淌老儿见湘子走来，连忙的回转了头，只做眼睛

^h ún, 音淳) 鲈——一种水草和鲈鱼。

巫山洛甫——美女的代称。

一 古代丑女。

龙釐(lí 音厘)——又作“龙釐”。尤的涎沫。喻祸国的女子。

强谗(zh n, 音粘)——胡说妄语。

鲍叔——春秋时齐国人。为人廉洁公正。

看不见，耳朵不听见，不理他。湘子见淌老儿这个模样，又走近前一步，敲着渔鼓唱道：

老公公，我看你两鬓白如绵，你今日开了酒店，只为要赚些钱，因此上，老少们不得安然。俺化你一壶香醪饮，保佑你买酒的闹喧喧。你若是肯欣然，俺替你做一个利市仙，包得你一本儿增出一倍钱。

那淌老儿道：“我今日才做好日，开得这店，你这道人就走将来要化酒吃，难道我开的店是布施店不成？”湘子道：“有本生利，我出家人怎敢要老人家布施？只是今日是个吉日，你老人家也该舍一壶酒，做利市钱。”淌老儿道：“你这样人忒不知趣，我开下店，还不曾卖一分银子，怎么叫我把一壶酒舍与你做利市？”湘子道：“和合来，利市来，把钱来。你一毛不拔，也叫你做个人？”淌老儿道：“我老人家苦苦凑得本钱，做好日开这酒店，卖一壶酒恰像卖我身上的血一般，好笑你这师父，蛮力骨碌要我布施！”湘子道：“不是贫道硬要你老人家布施，只因你老人家新开店，酒毕竟是好的，贫道也讨一个出门利市耳。”那淌老儿吃湘子缠不过，低着头想了一会，就颤巍巍拿起一个酒盏儿，兜了大半盏酒，递与湘子，道：“师父，我舍这一盏血与你吃，你吃了快些去，省得又惹人来缠我。”湘子道：“你家酒果然好，我吃这盏就醉，若吃不醉，就是你的酒淡了。说恁么人来缠不缠。”淌老儿道：“我白白地舍与你吃，你倒来揭跳我。你这样人也来出家，请燥！”湘子拍手大笑，唱道：

堪叹那人心不足，朝朝暮暮，只把愁眉蹙。凡夫怎识大罗仙，胡言乱语多诋触。笑

你年高犹自不修行，开张酒店空劳碌，人心待足何时足！

唱罢便走了去。那淌老儿道：“你看这人好不达时务，我刚刚开得店，你就来布施，我连忙布施你一盏酒，还不足意，倒说我轻薄他。我若是一滴不破慳^h，倒是没得说。”旁边人说道：“淌老官，你快快不要言三语四。这道人也并非好人，你既舍与他，落得做一个囫囵人情。”淌老儿道：“列位请坐。我淌某今庚七十三岁了，这般的道人不知见了若干若万，那里希罕他这一个人。比如我家对门韩尚书老爷家里一位公子，好端端的在馆里读书，平空地两个道人说是终南山上的神仙，把他公子一拐就拐了去，经今许多年代没有寻处。那韩老爷、韩夫人好不烦恼得紧，终日着人缉访，再没一些儿踪影。今日不是我老淌捏得主意定时，也要被这道人骗坏了。”旁边人道：“然虽如此，只这一盏酒怎么骗得你老人家？”一递一句说了一遍。

湘子也不管他，一径走到退之门前。正值婢娘窦氏坐在房中打盹。湘子慧眼观见窦氏未醒，便遣睡魔神托一梦与窦氏。待窦氏醒来，着人寻他，他才乘机去点化他。那窦氏果然梦见湘子立在面前，叫他一声，他惊醒转来，心中好生不快。唤芦英出来商议，要着人去寻湘子。芦英道：“这是婆婆心思意想，所以有这个梦，叫人那里去寻他？”窦氏又叫韩清道：“我儿，你哥哥湘子方才在这里，叫我一声就不见了，你快去寻他来见我！”韩清道：“哥哥出家许多年，知他在那里地方，叫我去寻得他着？”正说话间，那湘子坐在街上，把渔鼓筒板敲拍一番。窦氏隐隐听见，便道：“韩清，这不是

缣(ji n, 音间)——一种丝织品。

夷门——城东门。

^hán, 音憾)慳(zhòu, 音咒)——折磨。

丹慳(qi n, 音浅)——诚心。

敲渔鼓响，怎他说没处寻你哥哥！”韩猜道：“是一个道童坐在门外马曼石上打渔鼓唱道情，簇拥着无数人在那里听。那里是哥哥。”窦氏道：“你去叫他进来，待我问他，或者晓得你哥哥的消息也不见得。”韩清连忙走到门外，看见这许多人挨挨挤挤，伸头探脑，侧耳踮脚，人架着人在那里听。便说道：“你这伙人也忒没要紧，生意不去做，倒在这里听唱道情。他靠着唱道情抄化过日子，难道你们也靠得这道情过日子不成？”这许多人见韩清这般说，打了一声号子，都四散跑了去，只剩下湘子坐在石头上。韩清便走近面前，叫道：“道童，我夫人叫你进来，和你说话！”湘子只是坐着不应他。韩清骂道：“贼道童，好生无礼！我是韩尚书府里相公，好意叫你，你怎敢大胆坐着不起身？”湘子忖道：“我当初在富阳馆中读书，叔父见我自抱书包，怕人笑话，讨得张家孩子张清，改名韩清，跟我读书。想因我出家修行，叔婶没有亲生子，抬举他像儿子一般。如何就叫起韩相公来，岂不好笑。待他再来叫我，我把青淄泥撒他一脸，看他如何说话。”只见韩清又说起那着水官话，搬起那富阳吠声，嚷道：“你这贼道，真个可恶！若再不起身，叫手下打你这贼狗骨头！”湘子道：“我出家人又不上门布施你的钱钞，又不拦路冲撞着你；你怎么就骂我，平白地又要打我？”手拿青泥一把，照脸撒将去。

韩清气忿忿跑进家里，叫人去打他。窦氏看见他变了脸乱跑，便叫住他道：“我使你去叫那打渔鼓的道人，你怎的做出这一副嘴脸来？”韩清只得立住脚，回复道：“孩儿去叫那贼囚，他身也不立起来，倒拿把青淄泥撒我一身。我如今叫人去拿他进来，吊在这里，打他一个下马威，才消得我这口气。”窦氏道：“必定是你倚家主势，打那道童，道童才敢将泥撒汝。汝快快进去，不要生事，惹得老爷不欢喜。”韩清只得依言走了进去。窦氏唤叫张千道：“门外那敲渔鼓的道童，你好好地叫他来见我，不要大呼小叫，吓坏了他。”张千果然去叫湘子道：“小师父，我府中夫人请你进来唱个道情，散一散闷。你须小心上前，不可撒野放肆。”湘子便跟了他进来见窦氏，道：“老夫人，小道稽首。”窦氏道：“童儿，你是几岁上出家的？如今有多少年纪了？”湘子道：“小道是十六岁出家，也历过几遍寒暑，恰忘记了年庚岁月。”窦氏道：“出家的囊无宿钱，瓮无宿米，东趁西讨，有恁么好处？你小小年纪，便抛撇了父母妻小，做这般勾当。”湘子道：“夫人有所不知，小道有诗一首，敢念与夫人听者。”诗云：

钵千家吃，孤身万里游。

为求生死路，乞化度春秋。

窦氏道：“千家饭有米麦生熟不均，烂湿干燥各别，吃在口中，有恁么好处？少年孤身一个，东不着庵堂，西不着寺观，飘荡似浮云孤鹤一般，饱一餐，饥一日，有恁么好快活？想起当初一时间差了念头，抛撇了家属，走了出家，就像我湘子一般行径，只怕如今也悔之晚矣！”湘子道：“小道并无悔心。只为着要度两位恩养的父母，故此暂离山洞，到这里走一遭。”窦氏道：“你从那一山来的？”湘子道：“小道是从终南山来的。”窦氏问

博浪椎——秦末张良曾与力士在博派沙处用铁椎狙击秦始皇。

乌江剑——项羽兵败逃至乌江，因无颜见江东父老，以剑自刎。

阮籍——西晋人，竹林七贤之一，性嗜酒，每日大醉。

哈(hái, 音孩)咳——出声。

张千道：“天下有几个终南山？”张千答道：“十五道三百五十八州府，只有一个终南山。”窦氏又问湘子道：“你那山到我这里有多少路程？”湘子道：“陆路有十万八千七百八十五里，还有三千里水路不算。”窦氏道：“你走几时才到这里？”湘子道：“不瞒夫人说，小道今早已时在山上辞别了师父，午时就到长安。”窦氏笑道：“先生这般说，莫不是驾云来的？”湘子道：“云便不会驾，略略沾些雾露儿，故此来得快。”窦氏道：“先生既腾云跨雾，往来霄汉之间，这一定是一位神仙了。”湘子道：“我头顶泰山，脚踏大地，手托日月，腰搦青天，四壁上没有遮拦，徒然怕无端漏泄。筑基炼己，功行满三千；降龙伏虎，不让大罗仙。”窦氏道：“先生上姓？”湘子道：“姓卓名韦。”窦氏道：“先生，你既是从终南山来，我要问你一个消息。”湘子道：“夫人问什么消息？”窦氏道：“数年前，有两个道人将我侄儿拐上终南山去，至今没有信息。不知他生死存亡，朝夕悬挂，所以要问先生一声。”湘子道：“夫人侄儿叫怎么名字？”窦氏道：“名唤韩湘，小字湘子。”湘子道：“山上是有两个湘子，只不知那一位是夫人的侄儿。”窦氏道：“他两个约有多少年纪？”湘子道：“大湘子是海东敖来国长眉李大仙的徒弟，约有一千多岁了。”窦氏笑道：“先生错说了，大湘子敢只有一百岁。”湘子道：“小湘子是永平州昌黎县人氏，山上钟离师父、两口先生的徒弟，还不满三十岁。”窦氏道：“据先生所言，小湘子是我的侄儿了。可怜！可怜！我侄儿几时才得回来？”湘子道：“我听得他说不回来了。”窦氏道：“他身上衣服何如？日逐吃些怎么物事？”湘子道：“那湘子效二皇圣父，身穿草衣，日餐树叶，苦捱时光，像小道一般模样。”窦氏哭道：“湘子儿，你在他乡外郡，受这般凄凉苦楚，只你自家知道，你叔父腰金衣紫，那一日不想着你来！”湘子道：“夫人不必啼哭，小道几乎忘了，今早小道起身时节，小湘子曾央我寄有一封家信在此。”窦氏道：“谢天谢地，有了信息，就好着人去寻他了。先生，我侄儿书信如今在那里？拿来我看，重重酬谢先生。”湘子假向腰间摸了一摸，道：“咳！小道因今日起得早了些，在那聚仙石上打个盹，倒失落了小湘子的家书，如何是好！”窦氏道：“我侄儿千难万难，寄个家信，如何把来失落了？这可是受人之托，终人之事的。”湘子想一想，道：“书信虽故失落，小湘子写的时节，我曾见来，还记得在此，小道便念一遍与夫人听罢。”窦氏道：“书是怎么样写的？你快念来，省得我心里像半空中吊桶，不上不落。”湘子道：“他写的是《画眉序》一首，夫人听小道念来：

儿封母拆书，霜毫未染泪如珠。幼年间，遭不幸，父母双徂。多亏叔婶抚遗孤，养育我二八青春富。虽然娶妻房林氏芦英，抛撇了去出家修行不顾。算将来六载有余，炼丹砂碧天洞府。谨附书拜覆，婶娘万勿空忧虑，万勿空忧虑！”

窦氏听念书中说话，号啕大哭。正是：

世上万般哀苦事，无过死别与生离。
今朝忽闻湘子信，高堂老母愈悲啼。

许由瓢——此指所拿化缘用瓢。许由，传说中尧时隐士。

犹夷——逍遥，无拘束。

蛮力骨碌——谓十分蛮横。

蹙（cù，音促）——皱眉头。

破慳（qiān，音千）——不吝啬。

这湘子见窦氏号啕大哭，便打动渔鼓筒板，唱一个《浪淘沙》道：

贫道乍离乡，受尽了恹惶；抛妻恩爱撇爹娘，万两黄金都不爱，去躲无常。

窦氏道：“我看先生身上衣服也没一件好的，甚是苦恼，没要紧去出家。”

湘子又唱道：

身穿破衣裳，百纳千行；手中持钵到门旁。上告夫人慈悲我，乞化斋粮，乞化斋粮。

曹溪水茫茫，上至明堂；胎元十日体生香。身外有身真人现，怕甚无常，怕甚无常。

窦氏见说，呵呵笑道：“这般一个艰难道人要化斋粮度日，兀自说嘴夸能。自古以来有生必有死，就是佛也不免要涅槃，老君也不免要尸解，你怎么躲得那‘无常’二字？”湘子道：“偏有小道躲得‘无常’。”窦氏道：“孔圣留下仁义礼智信，老君留下金木水火土，佛家留下生老病死苦。你且把佛家那五个字唱一个与我听。”湘子轻敲渔鼓，缓拍筒板，唱《浪淘沙》道：

生我离娘胎，铁树花开，移干就湿在娘怀。不是神天来庇佑，怎得成孩？

窦氏道：“人生在世，老来如何？”湘子唱道：

白发鬓边催，渐渐猥衰，腰驼背曲步难移，耳聋不听人言语，眼怕风吹。

窦氏道：“老来得病如何？”湘子唱道：

得病卧牙床，疼痛郎当，妻儿大小尽掠惶。晓夜不眠连叫苦，拜祷医王。

窦氏道：“死去如何？”湘子唱道：

人死好孤恻，撇下夫妻，头南脚北手东西，万两黄金将不去，身埋土泥。

窦氏道：“死去受苦如何？”湘子唱道：

死去见阎王，痛苦彷徨，两行珠泪落胸膛。上告阎王慈悲我，放我还乡。”

又：瓜子土中埋，长出花来，红根绿叶紫花开。花儿受尽千般苦，苦有谁哀？

窦氏道：“卓先生，那浮世上光阴，你道如何？”湘子道：“浮世上急急忙忙，争名夺利，皆为着一身衣食计，儿女火坑，牵缠逼迫，何日得个了期！古语云：‘百岁光阴若火烁，一生身世水泡浮。’寻思起来，人有万顷良田，日食一升米；房屋千间，夜眠七尺地。何苦把方寸来瞞昧天地，不肯修行，就是那夫妻子母恩爱也有散场的时节。徒然巴巴急急，替人作马牛，有何益哉！”窦氏道：“卓先生，我侄儿不肯回来，我如今助你些盘缠，劳你捎一个信儿与他，叫他早早归家，以免我们悬望。你肯捎去否？”湘子道：“书信替夫人捎去，盘缠小道却用不着。”窦氏道：“你衣不遮身，食不充口，拿些盘缠去，也省得一路上抄化，为何用不着？”湘子道：“小道有诗一首，呈上夫人。”诗云：

不事王侯不种田，日高犹自抱琴眠。

起来旋点黄金用，不使人间作孽钱。

窦氏道：“怎么叫做作孽钱？”湘子道：“官吏钱，都在那滥刑枉问棒头上打来的；僧道钱，都是哄那十方施主三宝面上骗来的；经纪担头钱，都是那抠心挖髓 算计得来的；新鲜腌腊行里钱，都是那戕生好杀害物性命换来的；赌坊、 衍 人家钱，都是那没廉耻、没礼义拐来的。这都叫作孽钱。小道那里用不着。”窦氏怒道：“我好意要助你盘缠，你倒说出这许多唠叨

今庚——今年年龄。

清淄泥——黑泥。

水官话——拿腔作调，造作的官话。官话，通行的语言。

呔（t i，音太<上声>）——方言。说话带外地口音。

稽（q i，音启）首——低首致礼。

浑话来。”湘子又吟诗一首道：

怕做公婆懒下船，饥时讨饭饱时眠。

风雪雨雪都堪卖，石化金银土化钱。

窦氏怒道：“风雷雨雪都是天上神物，如何随你变卖？石头泥土，乃至贱东西，如何可点化作金银？张千，可赶这野道童出门去！”张千禀道：“夫人息怒，那卓先生说会点石成金，夫人何不叫他点些看看。若点不成时，送到五城兵马司，问他游手骗财，惑世诬民，大大的罪名，他也甘心瞑服。”窦氏道：“也说得是。”便叫湘子道：“先生，你既说会点金，可把石头点些与我看？”湘子道：“夫人快着人取石头来，小道自有点化。”窦氏叫张千：“去睡虎山前取几块大石头来！”张千便叫众人同去。众人道：“哥，你叫我们何处去？”张千道：“那道童说会得点石成金，夫人叫我去拾些石块来与他点。你们都去拾些来，待他点成了，讨回家去也是好的。”众人听说，恨不得挑一担来。热烘烘一阵都望睡虎山前跑去。

湘子暗道：“婶娘叫人去取石头，我不放些手段出来，他也不信我是神仙。且吹一口气去，把那山前山后的石块都遮藏不见，看他如何处置。”当下，湘子显出神通，把气向睡虎山一口吹去，果然大小石头一块也没有了。张千同众人满山前后去寻一遍，要鸡蛋大石子也没一块，惊得呆了。道：“这山上石头被谁人都搬了去？若不是神偷鬼运，定然是这道童点化不来，故弄些法术遮藏过了。”只得回复窦氏道：“各处寻转，没有一块石头。”窦氏道：“山边既没有石头，可叫人夫去抬那石狮子来。”湘子道：“不消人夫去抬狮子，只用阳犀手帕一条，净水一碗，夫人焚香下拜，小道叫那石狮子自家走来。”窦氏就叫张千快取手帕、净水、香炉。张千忙取来时，湘子将阳犀手帕盖在狮子身上，窦氏拜跪上香。湘子用仙气一口吹去，那石狮子就如活的一般，望里面跳将进来，这狮子如何模样：

头上毛旋螺卷起，眼眶内露出金睛。遍身毛片似铜针，五爪攥拿不定，牙齿森排剑

戟，舌尖风卷残云。山中虎豹尽心惊，只怕普贤拴定。

窦氏见狮子跳跃进来，惊得坐身不定。湘子叱道：“畜生住脚！不要惊动贵人。”狮子就住了脚，依然是一个守门的石狮子，没有些儿活动。窦氏道：“我虽是个女流，也晓得些道理。你既要点石为金，必须用些药物。快快说来，我好着人置办。”湘子道：“点石成金非容易，只要夫人着眼观。”那湘子仍用阳犀手帕盖在狮子身上，向葫芦内倾出一粒金丹，将来放在狮子口内，含水一口，向他一喷，口中念念有词，把右手一指，喝道：“西山白虎正猖狂，东海青龙势莫当。两手捉来临死斗，化成一块紫金霜。畜生不变，更待何时！”猛然间，天昏地暗，有一箇时辰。只见霞光掩映，瑞气缤纷。揭起手帕看时，变做一个金狮子。有《西江月》为证：

本是深山顽石，良工雕琢成形。峻峭气象貌狰狞，镇守门庭寂静。今日有缘有幸，

皮毛色变黄金。功君莫笑巧妆成，世情翻掌变，总是这般情。

窦氏看了，道：“真是金狮子。”张千禀道：“狮子外面见得是金，里面端只是石头。夫人不要信他！”窦氏叫湘子道：“卓先生，这金是假的。”湘子道：“夫人凿一块看，便见真假。”窦氏便叫张千：“取锤凿来，看是金是石。若是金，方信这先生是神仙。”张千连忙拿锤凿，把狮子凿下一只脚爪。打一看时，里面比外边更紫黄三分。吓得张千目瞪口呆，倒退三步。

窦氏道：“果有这般奇事。”张千跪禀窦氏道：“这神灿变得好金狮子，夫人赏他些酒饭吃也好。”窦氏便叫厨下安排一桌斋来与卓先生吃。张千抬桌面去摆在书房里，才来请湘子。湘子本待不去吃他的，晓得张千、李万要偷他葫芦内仙丹，不好说破他，只得随他到书房里坐下。他两个站在一壁厢。湘子道：“这许多酒肴，我吃不了，两位长官不憎嫌贫道，同坐吃一杯，何如？”张千道：“我也吃不多的。”李万道：“贫穷富贵，都是八字所生。先生是位神仙，我们有缘得遇，再添些酒，陪奉先生一醉。”湘子道：“我也量浅，三五杯就醉了。”他两人果然又拿些酒，对着湘子，你一杯、我一盏，吃了个不亦乐乎。

湘子略吃几杯，假推沉醉，故意倒在地上，鼾睡如雷。那张千就手去解他那葫芦。李万道：“葫芦没了，他醒来时，左右寻着我两人，少不得要还他。不如偷他些丹药，拿来点些金子用，倒是便益。”张千依了李万的话，在葫芦内倾出一丸药来，上得手时，变做一块火，张千丢也丢不及。李万不肯信，也去倾出一丸来，只见一条花蛇盘住手掌，惊得他两个魂飞魄散，丢在地上。那蛇与火依然向葫芦口钻进去了。恰好湘子醒来，假问道：“长官，你们为何在此喧闹？”张千道：“师父睡了，我们不曾去回复得夫人，怕夫人见责，故在此计较。”湘子便同往谢窦氏。

窦氏道：“我门前还有一个石狮子，先生索性也点成金子，待我相公回来，献与朝廷，讨一个官与你做。”湘子见说，微微笑道：“官有恁么好？小道不要他做。有诗在此：

为官不甚高，纸绳作系绦。
干时空好看，下水不坚牢。”

窦氏道：“这野道人甚不中抬举！你怎敢句句伤我？我也回你一首诗。诗云：

为官身显达，功名四海扬。
你是枯杨树，岂能作栋梁？”

湘子道：“杨树虽枯，逢春便发。贫道再献诗一首，夫人听取。”诗云：

杨树虽然死，还堪作栋梁。
为官运限到，败落势难当。

窦氏听了大怒，便叫张千赶他出去。湘子暗道：“婶娘偌大年纪，还不知死活，贪心不止，如何是好？我今日且去，再作理会。”正是：

酒逢知己千盅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毕竟不知湘子还来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退之祈雪上南坛 龙王躬身听号令

黄芽白雪不难寻，达者须凭德行深。

四象 五行 全藉土，三元 八卦岂离壬。

炼成灵质人难识，消尽阴魔鬼不侵。

欲向人间留秘诀，未逢一个是知音。

不说湘子出门去了，且表唐宪宗皇帝登极以来，田禾丰熟，万民安堵。不料这二年旱魃为灾，雨雪不下，井底无水，树梢生烟，百姓俱不聊生。乃传旨谕诸大臣道：“朕即位四年，禾生两穗，麦秀双歧。二年以来，朕躬不德，上天示警，以致树木焦枯，井泉干涸，野无青草，户绝炊烟。尔文武百官，谁人肯领我旨，去南坛祈求雨雪？若在半月之内，祈得雨雪下来，官上加官，职上加职；若求不下来，是天绝朕命，情愿搭起柴棚，身自焚死，以谢下民，以答天谴。”退之道：“臣韩愈愿领旨到南坛祈雪。若祈不雪来，臣甘自焚，以谢陛下。”林学士道：“臣林圭愿领旨监坛。若韩愈祈不雪来，臣甘同焚，以报陛下。”宪宗见说，龙颜大喜：“二卿用心前去，以副朕怀。”退之与林圭两个出得朝门，便叫张千吩咐长安县整备五方旗帜，点拨执事人员，俱在南坛伺候；一应官民人户，各各焚香点烛，向空祈祷。张千吩咐已毕。

那湘子在云端内听见这个言语，便道：“原来叔父与岳父要往南坛祈求雨雪。这般天气，如何得有雪下来，我明日就到那里去度他一番，再作计较。”又道凡夫肉眼不识神仙妙用，即便改变形容，脱换衣服，把花篮悬在手腕上，渔鼓筒子拿在手中，一路里唱着道情到南坛去。远远望见五凤楼前彩旗高挂，香案端严；户户门前供奉龙王牌位，小缸满贮清水，四围插下柳枝、树叶、香花；灯烛摆列停当。街坊上老的、小的都在那里仰天而告。湘子便走近前，假意的高叫道：“列位贤良，贫道稽首。你众人摆着香案，莫不是迎接我大罗仙么？”众人抬头，看见湘子面黄肌瘦，丑陋不堪，便道：“小道童，快休说这般大话！你也晓得一句非言，折尽平生之福么？如今天气亢旱，民不得生，皇上差韩老爷、林老爷上坛祈求雨雪，故此摆列香案，祷告天地。”用手一指，道：“兀的不是韩老爷来也！”湘子闪在一边看时，那退之朝衣象简，端端肃肃坐在马上，前面头踏一对对呵喝而来，十分齐整。那林学士也是朝衣象简，恭恭敬敬，迤迤随后。湘子看了一会，乃走上酒楼，沽一壶

两口先生——两口为吕，指吕洞宾。

腰金衣紫——唐朝官制，三品以上服紫，佩金符。

霜毫——白色未染墨的毛笔。

徂（cú，音促<阳平>）——同“殂”，死去。

无常——佛家谓世间一切事物不能久住，都处于生死成灭之中。

涅槃——佛家语，指圆寂，死亡。

猥衰——衰老。

颡（sǎng，音嗓）——脑门，额头。

（háng，音航）衍（yuàn，音院）——妓院。

峻（léng，音棱）嶒（céng，音层）——高峻突兀貌。

四象——指四方。

五行——古代以金木水火土为五行。

美酒，自斟自饮，自唱自歌。他唱的是一阕《雁儿落》：

看青山绿水沉，见松柏常依旧。石崇万贯财，彭祖千年寿；究竟来归何有！我每日
常安乐，朝朝得自由，快活无愁，万事皆成就。舒展那自由，饮数杯长生不老酒。

湘子饮酒中间笑道：“叔父，叔父，你是个凡人，如何祈得雪来？却不枉费朝廷钱粮，百姓辛苦。我且过几日去代他祈一天雪，显出手段与他看，才好度他。”

果然这韩退之同林学士在南坛上虔诚祈祷，昼夜加修，荏苒已过十有二日，不要说雪，就是云，天上也没有一点半片。退之忧闷倍增，林圭焦烦愈甚。没法处置，只得张挂榜文，通行晓谕。那榜如何写的？但见：

刑部尚书韩

翰林学士林

为祈祷事：照得天时亢旱，泉水焦枯；土著居民，旅游商贾，俱各逃生，
不安故业。见今祈祷，无法感通。为此榜示：不论仕宦军民、行商坐贾、
云游僧道、居士山人，真有德行法术，会祈雨雪者，当率文武百官，礼
请登坛。如果应验，奏闻给赏。

右榜谕众知悉

榜文张挂方完，东门外有一个老儿，姓王名福，立在榜边，看得明白，转身回去。恰好湘子抱着渔鼓，歌唱而来。简板上写着“出卖瑞雪”。这王福走得眼花缭乱，抬头看见湘子的简板，便扯住湘子道：“师父，你有雪卖？卖些与我。”湘子道：“你真要买？兑下银钱，我便叫他飞下来卖与你。”王福道：“你这道人，想是疯颠了。这般大旱，皇帝命百官在南坛祈祷了十多日，还不能够一点雪来，你敢说叫他飞下来卖与我，岂不是疯颠的说话！”湘子道：“我倒不疯，风云雪月都在我两袖中。只怕那官儿祈不下雪，唐皇发怒不相容。”王福道：“既有如此手段，便到南坛祈一天大雪。待韩老爷奏准，朝廷敕封你做个国师，起造一所道院与你居住，岂不是一场富贵。”湘子道：“我不要封做国师，起造道院，只要韩老爷千万两黄金，一百斜明珠，便替他祈一天大雪。”王福道：“师父，瓶儿罐儿也是有耳朵的，那韩老爷一清如水，那里得有这许多金珠送你！”湘子道：“他既然清廉没有钱，我便做个舍手传名的事，只要他率领百官，一步一拜，请我登坛，包得扬手是风，合手是雪。”王福道：“韩老爷奉皇上圣旨，为万姓，便一步一拜，他也是肯的。只怕师父没有这般手段。”湘子道：“手段倒有，只是没人去对韩老爷说，叫他一步一拜来请我。”王福道：“师父，你是那里来的？姓恁名谁？说得明白，我好去报与韩老爷知道。”湘子道：“我是终南山来的，唤做卓韦道人。”王福道：“终南山离我京师有多少路程？”湘子道：“十万里多些儿路程。”王福道：“师父一路里抄化将来，也走了几个月日？”湘子道：“我早来早到，晚来晚到，那消几个月日。”王福道：“我只听得人说，世上有乘云驾雾的仙人，眼睛实不曾见。师父这般小小年纪，难道会得驾云？”湘子道：“我云不会驾，只是足下生云。”王福道：“师父休要取笑，我老人家吃盐比你吃酱还多，你怎么把那没巴臂的话来哄我？”湘子道：“我从小儿老实，再不会说一句谎的。”王福便乃吩咐街坊上众人道：“列位上下，仔细看着这位师父，安排些好酒好食款住他，不要放他走了。”

藉土——凭借于土。五行以土为首。

三元——古代以六十甲子配九宫，上、中、下三甲子为三元。

待老拙跑去报与韩老爷知道，便来请他。”街坊人众道：“老尊长请自便，只要走快些，不要逢人说话、着处生根才好。”王福吩咐已罢，拽开脚就跑，一径跑到南坛门处。正是：

一心忙似箭，两脚走如飞。

王福跑得面红气喘，立脚不牢，一堆儿蹲在地上。那南坛外把门的职官，见王福这般模样，便拦住他问道：“老头儿，急急忙忙跑到这里，要见那一位老爷，告恁么状？这两日各位老爷斋戒，一应词讼都不准理。你空跑这一个用直了。”王福喘吁吁的答应道：“我也不告状，我也没有词。只因朝廷洪福齐天，文武百官造化，这方黎庶灾星该退，感动得上天降下终南山一位道童，头挽双丫髻，身穿粗布衣，手持渔鼓，简板上写着‘卖雪’，年纪不上二三十岁，他说上坛之时，扬手是风，合手是雪。小老儿不敢隐藏，特特跑来禀过众位老爷，快去请他来做法师。”把门官问道：“你老头儿叫做恁么名字？”王福道：“小老儿叫名王福。”把门官便领了王福，直到厅阶下面，跪着禀道：“上老爷，方才张挂榜文，这老儿来说长安街市上有一个道童，简板上写着‘出卖风云雨雪’，老儿问他果有手段没有，那道童说：‘请我上坛，包得就有雪下’，故此这老儿来见老爷。”退之听说，十分欢喜，便问王福道：“道童如今在那里？”王福上前应道：“是小老儿留在家中。”退之就叫锦衣卫官同一员旗牌官去请湘子。

他两个同王福出了南坛，来到东门外，看见有百十余人围定着湘子。他两个分开众人，打一看时，吃了一吓，扯扯王福道：“南坛中见有许多法官，一个神充气壮、道行高强的还没有手段法术祈得雪来，这般一个道童，性命也活不久长的，那里有恁么手段！你保举他？”湘子听见锦衣官的说话，便呵呵笑道：“官长休得小觑人，那坛中枉有许多法官，把与小道做徒孙也用他不着。”锦衣官转口道：“众位老爷着我二人来请先生上坛祈雪，救济万民，望先生早行动些，以免悬望。”湘子道：“既来请我，我岂不去？官长请先行，我随后便至。”锦衣官道：“这是脱身之计了。”开口未完，湘子化阵清风就不见了。锦衣官惊得面如土色，一把扭住王福道：“老官人，不是我得罪，来说是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今日这场祸事，你自去见韩老爷分说，我们不替你担这干系。”王福合口不来，只得跟他两个同走。一路上，如牵羊入市，一步不要一步，扯扯拽拽，才到南坛。

不想湘子先坐在大门上。锦衣官看见湘子坐在那里，便指与王福道：“那坐的不是道童？真好古怪。”王福把手揩一揩眼睛，近前一步道：“师父从那里先走了来？把老拙魂灵都吓得不在身上。”湘子道：“老官人不必耽忧。我出家人走动如风，那里比得你们摇摆。我说一是一，决无虚言。官长放这老官人先回去罢。”锦衣官依言，便放了王福的手。那王福如脱网的鱼、高笼的鸟，不顾着脚步高低，性命死活，一径跑了回去，不在话下。

湘子问锦衣官道：“官长，这三座门为何一高二低，侧首又开这扇小门？”旗牌官道：“中间那座高的是龙凤门，皇帝御驾来才从此门进去，一年只开得一次；两边低的是文武百官走的甲门。”湘子道：“官长，我今日从那一门进去？”旗牌官道：“师父，三座门都不是你走的。我领你从侧首小门里

壬——天干第九位。

安堵——安宁。

进去。”湘子道：“我出家人左肩青龙，右肩白虎，前有朱雀，后有玄武，岂可从小门里走动？你开中门，我才进去。”锦衣官大惊失色，道：“礼部尚书专管辖天下僧道的也走不得中门，你不过是一个方士道童，谁敢开中门放你进去？”湘子道：“僧道也有贵贱，岂可繁华一例看？若不开中门，我便走了回去，那个敢阻挡得我住！”锦衣官暗道：“手段不知若何，且是要四司六局，待他祈不得雪来，然后去奈何他，不怕他走上天去。”当下吩咐旗牌官道：“你们仔细看着他！我进去禀过老爷又处。”那锦衣官到里面禀道：“终南山道童已请在门外，只是胆大得紧，小官不敢说。”退之道：“他怎么样胆大？说来我听。”锦衣官道：“他到得门首，便立住了脚，问：‘这三座门为何中间高，两边低，旁边又开这扇小门儿？’小官说：‘中间是上位爷爷行走的，故此高；两边是文武东西各位老爷出入的，故此比中间略略低些；这扇小门乃是杂色人往来的。如今师父要从小门里进去，见各位老爷。’那道童说：‘开了中门，我才进去上坛。’若不开中门，他决不进来。叫老爷另请别人祈雪。小官不敢擅便，但凭列位老爷上裁。”退之听说，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喝叫左右：“去拿那道童进来！着实打他四十大棍，追他度牒，解还原籍去。”林学士拱手说道：“韩大人不必发恼。那道童敢出大言，必有大用，如今正是要紧用人时节，何必琐琐与他计较？俗语说得好：‘杀私牛，卖私酒，不犯出来是高手。’学生与亲家奉着圣旨，为着万民，今日私开禁门，请他进来祈得一天好雪，就是皇上见罪，也自甘心，况且文武官员都在这里看见的，又不瞒了那一个，谁人敢在上位面前道个不字？但若皇上知道见罪，都是学生承当。”退之依了林学士言语，叫张千：“去揭下封皮，开了中门，放那道童进来。”

张千走到门外，去请湘子。看见湘子十分丑陋，不像一个神仙，便道：“先生，一来今日用人之际，二来你的造化到了，众老爷特特开了中门，等你爬进去。”湘子道：“我又不是乌龟，怎么说爬进去？”张千道：“先生年纪小，身材短，这中门门槛高得紧，怕先生跨不过去，故此说个‘爬’字，休要见罪。”湘子道：“长官，贫道住在山中，多见树木，少见人烟，那得福分在禁门内出入！烦长官去请众位老爷出来，接我一接。”张千道：“出家人吃一巴二，肯开中门许你出入，已是过分了；又思量要各位老爷出来迎接，岂不是自讨死吃！”湘子笑道：“你老爷来求我，不是我来求见，若迎接我进门祈下雪来，也是你老爷的造化，怎么说我自寻死路？”张千只得又到厅前，禀退之道：“那道童无福走大门，要众位老爷去接引他进来。”退之又大怒道：“恁么野道童敢装出这许多模样，快把铁链去锁押他来见我！”林学士道：“韩亲家不消动气。禁门且开了让他走，我和你接他一接，也不过是为国为民，那里便打落了我们的纱帽翼翅？岂不知汉时韩信不过是胯上辱夫，高祖筑坛拜他为将，然后逼得项羽乌江自刎，田横海岛身亡，成就了汉

旱魃（bá，音拔）——旱神。指旱灾。

双岐——双穗。

副——合乎。

非言——冒犯的话。

亢旱——大旱。

象简——象牙所制手板，朝官所执。明以前，一至五品执象简。

朝三百余年基业。那道童虽比不得韩信，我们也须学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礼贤如渴的意思才妙。今日便屈抑这一遭儿，有何妨害？”退之听言，只得与林学士同走出坛门外头，去迎接湘子。两边厢排列着百十员文武官僚，丹墀内齐站着千余辈法师僧道。旗牌官跑上前，叫湘子道：“师父好造化，韩老爷出来接你。你快快起身接上前去。”湘子全然不理，直待退之与众官走近面前，他才起身说道：“列位大人，贫道稽首。”林学士并众官各还他一礼。退之只做不见，不还他礼。湘子指着丹墀下问道：“这许多僧道在此何干？”林学士道：“这都是祈雪的法官，先生休轻觑他们。”湘子鼓掌笑道：“这群人睡卧也不知颠倒，饮食也不知饥饱，怎么也来祈雪？”林学士道：“因这伙人祈不下雪来，故此启请先生上坛。”湘子道：“大人几时要雪？”林学士道：“圣上限在半月之内要雪，学生们祈祷也是十三日了，只在明日下雪便好。”退之道：“玄门有二十四样祈祷，你是那一门法术？”湘子道：“贫道是五雷天心正法。”退之道：“要备办那几行物件？”湘子道：“大人，贫道只用新桌子十张，黄旗十把，执旗童子十人，瓦瓮十个，芦席十条，摆列坛前听用；再用猪头一个、酒一坛，馒头十个，待贫道登坛取用。”退之道：“一坛神将，怎么用个猪头祭他？”湘子道：“大人休管，祭得祭不得，只要雪下便罢。”退之道：“若求得雪来，我奏准朝廷，另排筵宴，重封官职，决不慢你。”湘子道：“贫道久住山林，只吃惯黄齏淡饭，吃不得御宴糟食；只晓得擎拳叩讯，不晓得谄媚足恭。”退之怒而又笑道：“这道童只说些伤时言语。”便留湘子在坛内斋房歇息。

到得次日，诸色物件俱已齐备。果然退之与林学士率领百官，礼请登坛。湘子吩咐：“把桌子按五方摆下，每方两张，桌子叠做高的，上面放一只瓦瓮，下面也放一只瓦瓮，瓮中满贮清水，把芦席盖在上头。”两个道童，各按方色执定旗号，立在桌子旁边，听候湘子行持法事。那湘子行行然走上坛去，把两袖卷起，将酒满饮一怀，又将猪头、大馒头扯碎了，虎食狼吞吃一个罄尽。众官僚及僧道法官人等只说湘子自家吃了，谁知他暗里赏了天将。湘子开口道：“贫道酒醉食饱了，要新席子一条、枕头一个、大被一床，待贫道稳睡一觉起来，与大人祈雪。”退之道：“列位大人请看，这道童只有骗酒食的手段，那里会得求雪！”林学士道：“亲家且不要忙，只问他几时有雪就是。”退之便问道：“先生睡了，几时得有雪下来？”湘子道：“巳时起风，午时有雪，直下三尺三寸才住。”退之道：“既然如此，请先生隐睡。”大家暗笑不止。

那知湘子不是要睡，乃是睡功祈祷。睡在席上，鼾声如雷，汗出如雨，阳神直到南天门外。把门天将问道：“韩神仙，你去度冲和子，度到哪里了？”湘子道：“早哩，早哩，还不曾有影哩。”天将道：“你此来有何事故？”湘子道：“有件紧急公文，要见玉帝哩。”天将乃引湘子直上龙霄宝殿，朝参玉帝。湘子把退之南坛祈雪的事备奏一遍。玉帝忙传旨意，宣四海龙王、

疯颠——疯相。

痼（dù ng，音洞）（gu n，音观）——疾苦。原指病痛。

老拙——自称谦词。

用（lù，音路）直——原为地名。此指空跑远路。

青龙——原为东方星宿名。后代指东方。此指道教所信奉的东方之神。

白虎——原为二十八宿中西方七宿的合称。此指道教所奉西方之神。

雨师、风伯都随着湘子，要扬手是风，合手是雪，不得违误。湘子便领了众神，同到南坛听候指使，不在话下。

且说退之一行官宰并许多法师，只等巳时起风，午时下雪。看看日已傍午，湘子犹然鼾睡，不见风起，大家叮叮 ， 吩吩叨叨，都在那里说笑。那些法官道：“我们自幼学习五雷天心正法，还求不得一点雪来。他这模样，又不见书符念咒，红皎皎这轮日头，须得寻一个大鹏金翅鸟来遮住了他，不然纵是神仙，也不能够午时下雪！”说笑中间，忽然湘子醒来，立在坛上，叫退之道：“韩大人可同众人退在廊下向西北方跪着，等候东海龙王送雪来。”退之道：“从古以来，彤云布，朔风旋，方才像下雪的光景，这般日色皎洁，玉宇清明，风也没有一阵，如何能够有雪？”湘子道：“大人你说没风，要风打恁么紧！”便在西首童子手中拽一把旗来，向西北角一招，叫道：“西海龙王敖英，怎的不起风？”叫声未罢，以见半空中彤云靄靄，一气飕飕，东南云长，树枝剪剪摇头，西北雾生，尘土纷纷扑面。那西海龙王敖英躬身喏道：“韩神仙，这不是风？”刮喇喇一阵卷将过来，真好大风。排律为证：

刮刮走埃尘，飕飕过树林。海翻银浪阔，山滚石头沉。骏马嘶长道，兰房坠绣针。

飞鸢落双翻，池水逆游鳞。黄叶蟠空舞，青山扫见根。泥神吹倚壁，金殿响悬铃。行路难回首，疏帘挂不成。这般风作雪，那怕不缤纷。

又诗云：

一阵西风万叶飘，园林树木折枝腰。

上方刮倒娑婆树，下方吹倒赵州桥。

风过处，湘子问道：“列位大人，这风是那里来的？”退之道：“圣上的洪福，天地的灵感，众人的造化，方才有这阵风。”湘子笑道：“早是未曾下雪，就把我的功劳先涂抹了。”林学士道：“日将过午，有风无雪，如之奈何！”湘子又在东首童子手中拽一把青旗，向东南角上招贴，叫道：“东海龙王敖闰，怎的不送雪来？”只见那青旗展处，白茫茫，蝴蝶群飞，扑簌簌，鹅毛乱洒。东海龙王近前喏道：“韩神仙，这不是雪？”果然好一场大雪。有赋为证：

柳絮漫漫，梨花片片。四下里乱扇鹅翎，一地里碎剪冰纨。投林鸟迷离，满目瑶瑶；出洞蛟错认，五湖窄浅。玉碾就，白玉楼台，银妆成银丝亭阁。压得梅花不放，稍埋了多少无名草。收狮子，势雄豪，叠弥勒，开口笑，果然是，日月无光冷气生，撒开铅汞盖红尘。寒江冻合渔舟道，掩上柴扉撇却春。

诗云：

片片舞悠悠，空中落未休。马嘶轻粉地，车碾白泥沟。公子高楼赏，经商旅邸忧。光摇银海日，冻合使人愁。

朱雀——二十八宿中南方七宿的合称。此指道教所奉南方之神。

玄武——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的合称。指北方之神。

琐琐——琐碎貌。

禁门——皇宫之门。

三吐哺——三次吐出口中的饭。据说周公为接待贤才，一顿饭要停下三次。

丹墀(chí,音迟)——宫廷中台阶。

黄齏(j,音击)淡饭——指粗劣的饭食。

扪讯——问讯。

足恭——媚态。

那雪下够有半日，就像下几日的一般，堆山积海，塞井填河。众人见了，无不欢天喜地，顶戴湘子。湘子道：“雪有三尺三寸，尽够用了。”林学士便叫张千取尺来量一量，看有多少。张千笑对湘子道：“师父，量得少了，你须没了功劳。”果然张千拿一条尺来，望高处插下去，分毫也不多；望低处插下去，巧巧的分毫也不少。都是三尺三寸。众官道：“这雪是那个祈来的？”退之道：“是皇上德荫，众姓虔心，感得上苍降这大雪。”湘子道：“这雪是贫道呼唤龙王送来的，怎的不带挈贫道说一声？”退之道：“龙王在那里？眼前就掉这般大谎！”湘子道：“龙王现在空中，大人不信，我唤他现出真身，与众位一看，只怕惊了列位大人。”退之道：“有恁么惊！若龙王不现出身子来，我把你送上柴棚，活活烧死你，以杜左道妖术，惑世诬民！”湘子便把黄旗望空中一招，喝道：“四海龙王，速现真身，毋得迟误！”喝声未绝，只见半空中四个龙王齐斩斩盘旋飞舞，两旁虾精蟹将蟹师鱼侯不计其数。城内城外的百姓，老老小小，没一个不看见，惊得乱窜，呐起喊来。把这文武百官吓得痴呆懵懂，脚也移不动一步。湘子笑道：“韩大人，这是龙王不是？”林学士道：“龙王这般模样，倘或作起风波，岂不害了百姓？先生是上界大仙，怎与凡人斗气，快请龙王退去罢！”湘子依言，又把黄旗一摇，喝声道：“去！”只见一天光皎洁，万里静风烟。退之自觉惭愧，便叫张千取十匹大布送与湘子。湘子道：“贫道用他不着，请大人留下凑赏守边将士。”退之道：“拿去做件衣服遮身，煞强如吊着羊皮树叶。”湘子道：“贫道衣破人不破，饥时吃饭饱时做，少柴无米不忧煎，宽袍大袖倒难过。”退之道：“你既不要布，待我奏闻朝廷，重加旌赏。”湘子道：“我也不图施赏，只要大人弃官，跟我修行学道，心愿足矣。”退之大怒，叫人拿他来打。湘子道：“不消打贫道。大人不肯修行也罢，只怕他日大人遇着的雪比今日还大哩！须牢记取，后日是大人寿辰，贫道当来相贺，万勿见拒。”退之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也不做生辰，你也免劳下顾。”湘子拍手呵呵，踏着大雪而去，不在话下。正是：

今朝祈下漫天雪，显得君臣福寿齐。

毕竟不知湘子去庆生日否，且听下回分解。

罄（qìng，音庆）尽——完全吃完。

叮叮（dīng，音冬）——即丁丁冬冬，像声词。

第十三回 驾祥云宪宗顶礼 论全真湘子吟诗

不识玄中颠倒颠，争知火里好栽莲。
牵将白虎归家养，产个明珠似月圆。
漫守药炉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
群阴剥尽月成熟，跳出凡笼寿万年。

话说退之与林圭回朝复命，湘子也到。退之奏道：“上叨陛下洪福，下赖众官诚意，请得终南山一位全真，祈下三尺三寸瑞雪。但见雪满山林，泉流川泽，沟浍皆盈，草木复茂，百姓们无不欢娱歌舞，尽祝皇图万万年。全真见在朝外候宣，正是：

圣天子独把朝纲，诸宰官共成燮理。

宪宗大喜，道：“全真既在这里，可宣来见朕，朕有旌赏。”当驾官忙传圣旨。不一时，湘子宣到。他也不高呼，也不拜跪，直立在金銮殿上，不行君臣之礼。宪宗怒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为天下之主，上自卿相臣僚，下至苍黎黔赤，见朕者无不高呼拜跪。汝不过一游方道人，生养在王土之内，何敢如此无礼！”湘子道：“贫道身住阆苑蓬莱，不居王土；口吸日月精华，不餐火食。不求闻达，不恋利名，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者，贫道也。陛下为何要贫道高呼拜祝，行人间俗礼乎？”宪宗道：“汝在天坛祈雪，庵观栖身，而今站立金銮殿上，难说不居王土。”湘子道：“不要贫道立在地上，有何难哉！”举手一招，一朵彩云捧住湘子，腾空而起。湘子叫道：“请问官家，贫道是王臣不是？”宪宗见湘子起在云中说话，惊得面如土色。走下龙床，招湘子道：“师请前来，朕愿为师弟子。”退之奏道：“自古至今，那里得有神仙？秦皇、汉武，被除福、李少君愚弄了一生，终无所益。这个全真不过是些小法术，惑世欺民，料不是真神仙，陛下以师礼相待，岂不长他志气，灭己威风？”宪宗道：“这般大旱，万物焦枯，他祈下一天大雪，朕言含讽，他腾身立在虚空，不是神仙，如何有这般手段？”退之道：“久旱雨雪，天道之常。这全真想是晓得天时，乘机凑会，凑着巧耳。若腾云驾雾，乃是旁门邪术，障眼瞒人，取猪狗秽血一喷，这全真登时坠下，粉骨碎身矣，有恁奇处。”宪宗道：“卿且暂退，朕自处分。”退之羞惭满面，忿忿出朝。那湘子方才立下地来，道：“贫道暂回荒山，异日再来参见。”宪宗道：“秦皇、汉武竭财尽力，不得一见神仙，朕今有缘，得师下降，忍不出一言以教朕耶？”湘子道：“陛下富贵已极，欲求何事？”宪宗道：“朕求长生不死。”湘子道：“长生不死，乃清闲无事

彤云——红色云层。

朔风——北风。

飐（s u，音搜）飐——风紧吹貌。

刮喇喇——风声。

兰房——闺房。

招贴——即招展。

迷离——迷乱。

瑶瑶——洁白色。

虔心——诚心。

杜——恨绝。

的人抛弃家缘，割舍恩爱，躲在那深山穷谷之中，朝修暮炼，吐故纳新，方得长生不老。陛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自有正心诚意之学，足以裨益斯民，保护龙体，岂可求长生之道，置万几千丛脞乎！”宪宗道：“朕躬多病，药饵罔功，求师一粒金丹，苏朕宿恙。”湘子道：“陛下日逐逐于爱河欲海，疲神耗精，乃欲借单根树皮以求补益，譬如以囊贮金，日以铁易之，久而金尽铁存，空无用矣；乃欲点铁成金，岂易易哉！”宪宗道：“师言诚有理，朕请从事，惟师教之。”湘子道：“贫道山野顽民，不能绳愆纠缪，补阙拾遗。自今以后，陛下惟清心寡欲，养气存神，当有异人来自西土，保圣躬于万祀，绵国祚于亿年也。”宪宗道：“其人苦何？”湘子道：“其人虽死，其骨犹存，宝其骨而什袭藏之，自有灵异。”言毕辞去。宪宗苦挽不住，自叹无缘。正是：

有缘千里神仙会，无缘对面不能留。

不说湘子辞了出朝。且说退之过得数日，正当寿旦。那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二台官、六科给事、二十四太监，并大小官员，齐来庆寿。有《驻云飞》为证：

寿旦开筵，寿果盘中色色鲜。寿篆金炉现，寿酒霞杯艳。嗻，五福寿为先。寿绵绵，寿比罔陵，寿算真悠远。惟愿取，寿比南山不老仙。

寿霭盘旋，寿烛高烧照寿筵。寿星南极现，寿桃西池献。嗻，寿雀舞蹁跹，寿万年。寿比乔松，不怕风霜剪。惟愿取，寿比蓬莱不老仙。

寿祝南山，万寿无疆福禄全。寿花枝枝艳，寿词声声羨。嗻，海屋寿筹添，寿无边。寿日周流，岁岁年年转。惟愿取，寿比东方不老仙。

寿酒重添，寿客缤纷列绮筵。寿比灵椿健，寿看沧桑变。嗻，得寿喜逢年，寿弥坚。

寿考惟祺，蟠际真无限。惟愿取，寿比昆仑不老仙。

这一日，退之请众官在厅上饮酒。虽无奇珍异果，适口充肠，却也品竹调丝，赏心悦目。当下吩咐张千、李万，同着一千人役，把守大门、二门，不许放一个闲人来搅筵席。湘子在空中听见，既按下云头，执渔鼓筒板，一径来到退之门前，望里面就走。张千拦住道：“我老爷好打的是佛门弟子，好骂的是老氏师徒。喜得今日寿筵，百官在堂上饮酒，不曾见你，不然也索受一顿打骂了。你快去了倒是好的。”湘子道：“你老爷为何怪这两样人？”张千道：“老爷先年也是好道的，只因数年前有终南山来的两个野道人把老爷侄儿拐了去，因此上老爷闭了玄门，再不信这两样人了。”湘子笑道：“我贫道不是老、佛之徒，乃是辟佛家的宗祖，距老氏的元魁，只因读书没了

火——炼丹用炉火。内丹指呼吸运气。

白虎——指炼丹用铅。

明珠——指炼成丹药。

凡笼——如笼子般受束缚的世俗社会。

沟洫（kuài，音快）——小河流。

燮理——协调治理。

嵩呼——祝颂帝王，高呼万岁。

黔赤——指平民百姓。

龙床——皇帝座位。

遭会——利用机会。

丛脞（cuò，音挫 上声）——琐碎。

滋味，过不得日子，胡乱打几拍渔鼓，唱几阙道情，装做道人形状。今日既是你老爷寿辰，劳长官替我禀一声，待我化些酒饭充饥，也是长官的阴骘。”李万道：“放你进去不打紧，只是连累我吃打没要紧。”湘子道：“你说终南山那个卓韦道人要求见，决不累你就是。”张千道：“李家哥，这道童从终南山来的，认得公子也不见得。我和你今日不替他禀一声，倘或老爷入朝出朝时节，他拦马头告将来，那时老爷查起今日是谁管门，我和你倒有罪了。不如进去禀过老爷，见不见但凭老爷自做主张，何如？”李万道：“哥说得是，”张千便慢慢地走在筵前，捉空儿禀退之道：“外面有一个道童，说是终南山来的，要见老爷。”退之道：“莫不是那祈雪的卓韦道人？若是他，不要放他进来。”张千道：“面貌语言敢不是那祈雪的。”退之道：“是不是且休理论，只是我早上吩咐你们，谨管门户，不许放一个闲人来搅酒席，你怎么又替这道童来禀我？该着实打才是！姑饶你这初次。”张千呆着胆，低低又禀道：“老爷吩咐，张千怎敢乱禀？但自古说‘五行三界内，惟道独称尊’，今日是老爷寿辰，这道人从远方来求见，明明说老爷独称尊了。”退之听说，便起身拱手道：“列位少坐，学生去打发了一个道童就来奉陪。”

张千飞星跑到大门首，道：“老爷出来了。”又扯扯湘子道：“我耽了无数干系，替你禀得一声，那板子滴溜溜在我身上滚过去，若不是我会得说，几乎被你拖累了。如今老爷出来，你须索小心答应。倘有些东西赏你，也要三七分均派，不要独吃自屙！”说话未完，众人见退之出来。大家闪在两边，齐齐摆着，倒把湘子推落背后。湘子暗道：“可怜，可怜，人离乡贱，物离乡贵，我昔年在府里时，谁人不怕我？今日竟把我推在他们背后。”只见退之开口叫道：“终南山道童在哪里？”只这一声，众人便把湘子一推，推得脚不踮地，推到退之面前。退之看见湘子，就认得是祈雪的道童，便道：“你家住何处？为何从终南山来？”湘子道：“我家住北斗星宫下闲戏南天白玉楼。昔年跟着师父在终南山修行，故此从那里来。”退之笑道：“这道童年纪虽小，却会说大话，想我湘子流落在外，也是这般模样。”湘子早知其意，便道：“大人，公子身上衣服还不如贫道哩。”退之道：“我且问你，修行的人，百年身后无一子送终，有恁么好处你去学他？”湘子道：“人家养了那不长进的儿女为非作歹，垫他人的嘴唇，揭祖父的顶皮，倒不如我修行的无挂碍。况且亲的是儿，热的是女，有朝一日无常到，那一个把你轮回替。”退之道：“据我看起来，还是在家理世事的长久，那见修行得久长？”湘子道：“大人，日月如梭，光阴似箭，青春不再，白发盈头，你可晓得老健春寒秋后热，半夜明灯天晓月，枝头露水板桥霜，水上浮沓山顶雪，都是不长久的么？”退之道：“汝且立在门外，我说一言与你听。你若答应得来，便有酒饭与你吃；若答应不来，急急就去，不要在此胡缠。”湘子道：“愿闻！愿闻！”退之道：“相府问全真，来此有何因？”湘子道：“能卜天边月，会点水底灯。”退之道：“石上无尘怎下稍？”湘子道：“浑身铁 几千条。”退之道：“炉中有火常不灭？”湘子道：“扳倒大河往下浇。”退之悄悄吩咐张千道：“你头上可戴两根草，去二门上，坐在木头上，看他如何说。”张千依命，头戴两根草，坐在门栓上不动。湘子看了，往里面就走。李万扯

罔功——无功。

绳愆纠缪——改正过错。

万祀——万代。

住道：“你到哪里去？”湘子道：“韩大人请我吃茶。”退之只得笑了一声，转到席上坐下。湘子随了进来，立在阶前。吟诗道：

茅庵一座盖山前，脱却金枷玉锁缠。

蒲洒林泉真自在，一轮明月杖头悬。

吟罢，执着渔鼓，唱一阕《黄莺儿》：

明月杖头悬，论清闲，谁似俺。苍松翠柏常为伴。看岩前野猿，听枝头杜鹃，青山

绿水真堪羨。向林泉，心无挂念；山涧下，自留连。

唱罢道情，向前叩讯道：“列位大人，贫道稽首。”林学士慌忙出席还礼。退之道：“亲家，有那一位宰官公子来与学士上寿，劳列位大人出席迎接？”林学士道：“与这道人见礼。”退之道：“亲家有失观瞻了。”叫左右：“将金钟满斟在此，但有举荐道人者，先饮三杯！”林学士道：“亲家今日有三喜，列位大人知否？”退之道：“学生有那三喜？”林学士道：“这般大旱，百姓惊惶，亲家在南坛祈了瑞雪三尺三寸，圣上大悦，升为礼部尚书，岂不是一喜？”退之道：“这是天子洪福，众大人虔心所致，韩愈何功之有。”林学士道：“亲家今日寿辰，除圣上一人外，其余亲王国戚、五府六部、九卿四相、三法司、六科、十三道、五城执事、十八学士、二十四监，都来与大人上寿，乃二喜也。”退之道：“蒙列位大人错爱，韩愈感谢不尽。”林学士又道：“列位大人祝寿才罢，影墙上便有一位神仙唱一声‘明月杖头悬’，走将下来，岂非三喜？”退之道：“古来王母蟠桃，八仙庆寿；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一个道人说什么神仙不神仙！”林学士道：“亲家久叩玄关，可解得‘明月杖头悬’么？”退之道：“学生不晓得。”林学士道：“明者，日月并行，昼夜不息；杖者，乡老拄的拐杖，和尚拄的禅杖，老子拄的仙仗；悬者，挂也。昔日老子将‘明月’二字摘将下来，悬挂在那仙杖上头，骑青牛出函谷关，东度大圣成仙，西度胡人成佛，南答孔子问礼，方才引出历代的的神仙。学生有诗夸扬他的好处。”诗云：

明月杖头悬，逍遥出洞天。青鸾飞宛转，白鹤舞蹁跹。

酒泛金杯艳，花开玉树鲜。祝公多福寿，不让古钱铿。

退之道：“林亲家忒过誉了。”湘子又近前一步，向退之退：“韩大人稽首。贫道敬来庆寿。”退之道：“你做出家人也不达时务，不识进退？因汝前日祈下瑞雪，我特奏闻今上，讨旌赏与汝，汝再三不要，今日酒席之间，都是天子门前客，皇王驾下臣，那里所在容得汝这出家人？汝难道不晓得天下的道士、和尚都要在礼部关给度牒么？我说汝听：

山中蒿草蓬蓬发，淡饭黄齏活苦杀。

饶你神仙做道人，也应伏着礼部辖。”

湘子道：“韩大人休要夸口，虽然天下的僧道都伏礼部管辖。贫道恰是王母筵前客，玉皇殿内臣，人爵不如天爵贵，大人如何管得贫道着？贫道也有诗一首，试念与大人听：

唐朝天子坐金銮，鹭序鸳班两下编。

五行僧道伏官管，凡夫焉敢管神仙。”

退之道：“从来神仙非同小可，有三朝天子分，七辈状元才，眉目清秀，两

国祚（zuò，音坐）——国运。

什袭——把物品层层包起来。

寿篆——祝寿时点起的香烟。

耳垂肩，神王气全，精完体胖，才是神仙。汝这等面黄肌瘦，丑陋不堪，不过是一个没度牒的云游道人，怎敢说这等大话？”湘子道：“贫道还有几句大话说与大人听：转背乾坤窄，睁睛日月昏。手心天柱列，脚底海波平。山岳为牙齿，苔芹是发根。恒河沙作食，毛孔现星辰。抬头只一看，少有这般人。”退之道：“这都是那讨饭教化头的话，我懒得听他。”湘子道：“蒙大人叫贫道是教化头，只是贫道当这三个字不起。”退之道：“教化头三个字有什么恁好处？说当不起。”湘子道：“只有太上老君在初三皇时化身为万法天师，中三皇时号盘古先生，伏羲时号郁华子，神农时号大成子，轩辕时号广成子，少皞时号随应子，颛顼时号赤精子，帝喾时号录图子。尧时号务成子，舜时号尹寿子，禹时号真行子，汤时号锡则子，汤甲时分神化气，寄胎于玄妙玉女八十一年，方诞于楚之苦县濂乡曲仁里李树下，遂指李为姓，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武王时为守藏吏，迁柱下史；昭王时过函谷关，度关令尹喜，后降于蜀青羊肆，会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时复还中夏。平王时复出关，开化苏邻诸王。复还中夏。灵王二十一年，孔子生，敬王十七年，孔子问道于老君，退有犹龙之叹。烈王时过秦，秦献公问以历数，遂出散关。赧王时飞升昆仑。秦时降峡河之滨，号河上丈人，授道安期主。道尊德贵，代代不休，才是教化头。小道身居浊世，口出浊言，与这些凡胎俗骨周旋，怎敢当教化头之称？”退之道：“古人之词寡，躁人之词多，中心漓者，其词枝。汝明明是一个花嘴贫子，快些去罢！”湘子道：“古圣先贤也曾化饭，怎么叫贫道不化斋粮？”退之道：“几曾见圣贤化饭来？”湘子道：“仲尼领了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贤人，周流天下，在陈绝粮，难道那个时节，圣贤不去化饭吃？”退之道：“我再问你，天地间何为道？何为人？”湘子道：“包罗天地之谓道，体在虚空之谓人。若说起人之一字，普天盖地，也无一个。”退之道：“列位大人，这道童是个疯子。”湘子道：“我不疯。”退之道：“满席间朝官宰执，若干人在这里，汝既不疯，怎么说无一个人？”湘子道：“人虽然有，都是假人。”退之怒道：“我们是假，那个是真？”湘子道：“只有贫道是个真人。”退之道：“真假在那里分别？”湘子道：“我来无影，去无踪，散成气，聚成形。抱金石而无碍，与天地同休。石烂海枯，权当顷刻；阎君鬼判，拜伏下风。岂不是真人？若说众人，一口气为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纵是身荣家富客，那个能人会接头？岂不是假人！”这一篇话，说得众官无言可答。退之又问道：“何为全真？”湘子道：“精气不耗，阳神不散，补得丹田，开得胃尸，一生无病，千岁长春，这便是全；冬不炉，夏不扇，寒暑不能侵，水火不能害，这便是真。”退之道：“鸟之飞，鱼之潜，以为有心乎，无心乎？”湘子道：“有心则劳，必堕矣，沉矣；无心则忘，亦必堕矣，沉矣。有心无心之间，是谓天机之动。不动不足以谓机；机之自动者，天也，万物皆动乎机，忘乎机；而各任其天。”退之道：

寿霭——瑞祥的烟气。

寿筹——寿命。

灵椿——传说中一种长寿的灵木。

辟——批判。

老氏——指老子。

屙（，音饿<阳平>）——拉，大便。

铁（zū n，音纂）——器物上轴，手柄一类铁器。

“这道童年纪虽小，倒会说几句话。”林学士道：“先生此一来为何？”湘子道：“来与韩大人庆寿，众大人化斋。”退之道：“汝既来化斋，怎么见列位老爷头也不磕一个儿？”湘子道：“贫道因昨日大醉回去得迟了，赶不上南天门，又赶不到蓬莱三岛，又赶不上桃源洞，到得陕西华山朝阳沟，洞门又闭了，清风、明月两闲人不放我进去，连忙又走到武当山投碧霞洞，半路上遇见碧霞元君命驾他出，只得又走回南天门，在七星石上盹睡片时。走得辛苦，折了腰，因此磕头不得，大人休罪。”退之道：“风道童，你会吟诗么？”湘子道：“幼年间也曾读书，吟得几句。”退之道：“汝把仙家的事吟来我听。”湘子吟道：

桑田变海海成田，这话教人信未然。

驾雾腾云那计日，餐霞服气不知年。

月移花影来窗外，风引松声到枕边。

长剑舞罢烹茗试，新诗吟罢抱琴眠。

林学士道：“韩亲家，这诗倒也有致。叫他再唱一曲道情，打发斋与他罢。”湘子把渔鼓筒板轻敲缓拍，唱道：

韩大人不必焦燥，看看的无常来到。我吃的是黄齏淡饭，胜似珍肴；你纵有万贯家财，难倚靠。想石崇富豪、邓通钱高，临死来也归空了。总不如我闷把瑶琴操，弹一曲鹤鸣九皋，无荣无辱无烦恼。逍遥慢把渔鼓敲，访渔樵，为故交。

又诗云：

袞袞公侯着紫袍，高车驷马逞英豪。

常收俸禄千钟粟，未除民害半分毫。

满斟美酒黎民血，细切肥羊百姓膏。

为官不与民方便，枉受朝廷爵禄高。

退之怒道：“这风道童说的话句句不中听，张千，可把他叉出门外，再不许放他入来！”湘子道：“我虽是风魔道人，唱个道情，也劝得列位大人的酒，如何要叉我出去？”那张千、李万，不由他分说，连推三推，推出门外。正是：

酒逢知己千钟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毕竟不知湘子去否，且听下回分解。

玄关——玄妙的理论。

旌赏——赏赐。

鹭序鸳班——形容上朝时百官排列的队形。

第十四回 闯华筵 湘子谈天 养元阳退之不悟

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稀。

东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

戊己自居生数五，三家相见结婴儿。

婴儿是一含真气，十月胎圆入圣机。

湘子被张千推了出门，影身往里面就走，又立在筵前。退之道：“我打发你出去了，如何又走进来？我且问你，世上有三样道人，你是那一样？”湘子道：“大人，我是五湖四海云水道人。”退之道：“常时来的道人，我问他‘云水’二字，都讲不出来，你且把这二字讲来我听。”湘子道：“大人先讲，贫道后说。”退之道：“我说天上的黄云、黑云、青云、白云、红云、祥云，就是云。”湘子道：“这都是浊云。”退之道：“我说天上下的雨水、地上有的井泉水、五湖水、溪涧水、四海水，便是水。”湘子道：“大人说的云都是浊云，水也是浊水。”退之道：“你讲云水来我听。”湘子道：“我这云水，出在海东敖来国，有一个白猿，收在石匣中，吹一口仙气出来，我将肉身坐在那上边，一时间东风刮得西边去，北风吹得往南行，心似白云常自在，意如流水任西东。”退之道：“天下水皆东流，如何说西流？”湘子道：“孽水只东流，我这仙水可以东流，亦可以西流。”退之道：“云散水枯，归在何处？”湘子道：“云散月当空，水枯珠自现。”退之道：“你闲游海上，淘得几句说话在肚里？我也不问你了，你快些去罢！”湘子道：“贫道为化斋充饥而来，与列位大人说了这一日，却不曾得些斋饭，怎么就打发贫道去？”退之道：“张千，取一碗冷饭赏他！”湘子道：“蹴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呼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大人不舍得斋便罢，怎么说个赏字？”林学士道：“这是韩大人不是了。”张千叫湘子道：“先生，饭在此，快些吃了去罢，不要只管胡缠！”湘子道：“既蒙赐饭，再赐一葫芦酒何如？”退之道：“酒乃出家人所戒。既与汝饭，又思量要酒，岂不是贪得无厌？”湘子道：“不瞒大人说，我师父在碧霞洞修炼，化些酒与师父止渴。”退之道：“张千，再与他些酒。”湘子道：“既然有酒，再化桌面一张。”林学士道：“韩亲家，便把一张桌面与那道人。”退之叫张千、李万抬桌面与湘子。湘子道：“长官，烦你再说一声，既有了桌面，没有一个立着吃的道理，须与一个坐儿。”张千禀退之道：“风道人说了有了桌面，还少一个坐儿。”退之道：“你去拿金钉马凳来，看他坐也不坐。”张千便取马凳，递与湘子。湘子道：“贫道只求一把交椅，不要这凳。”退之叫张千道：“你取那虎皮交椅与他，看他敢不敢坐。”张千连忙掇了张交椅，放在湘子背后。湘子见是虎皮交椅，晓得是退之公座上坐的，就挺身坐在上面。拍动渔鼓，唱一个道情道：

袖头 胜罗袍，腰间金带不如我草绦。我在蒲团上拍手呵呵笑，大人早朝，丹墀拜倒。双丫髻胜似乌纱帽，我逍遥清闲快活，终日乐滔滔。

少皞（hào，音号）——传说中上古帝王。

颛（zhuān，音砖）顼（xū，音须）——传说中五帝之一。

帝喾（kù，音库）——传说中五帝之一。

柱下史——掌管纠察，为周秦时官名。相传老子曾任此职。

犹龙——孔子曾称赞老子似龙般变化莫测。

退之道：“汝上不拜君王，下不养父母，游手游食之徒，飘零浪荡之子，穿一领破衲衣，遮前遮不得后，掩东掩不得西，怎敢这般无状？”湘子道：“大人休笑我这件衲袄，我有个《古衲歌》，唱与列位大人听：

这衲头，不中看，不是纱罗不是绢，不是绫绉不是缎。冬天穿上暖如绵，夏天穿着如搨扇。也不染，也不练，不用红花不用靛，功到自然成一变。线脚八万四千行，补丁六百七十片。不拆洗，不替换，不怕风吹雪扑面，烧不焦，浸不烂，不怕刀枪不怕箭。严霜骤雨总一般，风寒暑湿皆方便。乾三连，坤六断，九宫八卦随身转，曾与天地成功千。阴是里，阳是面，中间星辰朗朗排，外头世界无边岸。舒里直，横里宽，穿在身上宝样看。不在州，不在县，一切经商不敢贩。披一边，挂一片，内中自有真人现。也曾穿到广寒宫，也曾穿赴蟠桃宴。休笑吾穿破衲头，飞升直上龙霄殿。”

退之道：“风道人，众人人牵羊担酒与我上寿，你穿了这件破衲头，只管在此胡诌，是何道理？”湘子道：“牵羊担酒希什么罕！我自有仙羊、仙鹤可以上寿。只要那一位大人肯弃了功名，跟我出家的，我就唤那仙羊、仙鹤下来。”林学士道：“三百六十位大人在此，你要度那一位出家？”湘子道：“大人，贫道要度那坐主席的大人出家。”退之道：“自家一身尚且如此凄凉，敢说度人出家的话。张千，快叉他出去！”湘子拍手大笑，口唱《折桂令》，出门去了。

想人生不得十全，便十全，嗟叹难言。一年四季，少吃无穿。享富贵，先亡命短，有一等，受贫穷，松柏齐年。暗想当初，多少英贤，仔细思量，万事由天。

正是：

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

到得次日，退之重排筵席，请百官饮宴。不想湘子又走来道：“列位大人稽首。”退之道：“昨日被汝搅了一日，众大人都不欢喜，为何今日又来？”湘子道：“来度大人出家。”退之说：“我官居二品，立在一人之下，坐在万人之上，与汝玄门大不相同，怎么只管说那度我的话？”湘子道：“我仙家有许多好处，大人若不信时，有诗为证？诗云：

青山云水窟，此地是吾家，午夜流丹液，凌晨咀绛霞。琴弹碧玉调，炉炼白丹砂。金鼎存金虎，芝田养白鸦。一瓢藏世界，三尺斩妖邪。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有人能学我，同去看仙葩。”

退之道：“这道人只会说大话，何曾见一些几手段？”湘子道：“不是没有手段，你若坚心跟我出家，自然有仙鹤、仙羊来与大人庆寿。”退之道：“汝果有仙鹤、仙羊，我情愿跟你出家。”湘子道：“大人若朝天立一个誓愿，我就叫仙鹤、仙羊下来。”退之指天立誓道：“我若不肯跟汝出家，三尺雪下死，七尺雪内亡。”湘子暗道：“叔父，叔父，今日立誓，只怕你后悔晚矣！”便仰面叫道：“天神将帅，四直功曹，快去兰关山下勾销明白！”退之道：“我誓愿已立，又不见你怎么仙羊、仙鹤，明明是弄檀头。”湘子

天机——造化的奥秘。

机——智慧。

服气——吸收新鲜空气。为道教修炼方法之一。

邓通——西汉文帝时受宠爱的内臣，曾自铸钱，富超王侯。后失宠穷饿而死。

袞袞——众多。

华筵(yán, 音延)——盛大豪华的宴会。

蹴尔——践踏你。语出《孟子·告子》。

道：“快取一个捧盘来。”退之叫人拿雕红盘一个，递与湘子。湘子接在手内，就吐了一盘，腌腌臢臢，放在地下。众官都掩面道：“好腌臢！道童一些规矩也没有。”退之大怒，叫张千连盘拿去丢坏了，李万赶道童出门，再不许放他进来！喝声未绝，旁边闪出一只犬，把盘中吐的吃得干干净净。湘子捶胸跌脚，赶打大时，那犬就地打一个滚，化成一只仙鹤，腾空而起。湘子道：“这不是仙鹤？”众官向退之拱手道：“大人，学生们曾闻古圣说，仙人的金丹，人吃了成仙，鸡吃了变凤，狗吃了变鹤。却不曾听得说犬吃了道人吐的东西也会变鹤。如今这犬变仙鹤，道童岂不是神仙？”退之道：“这都是邪术，有恁么希罕。”便叫湘子道：“道童，这鹤飞上天，那辨真假？汝依先叫他下来，与列位大人一看，才见汝手段？”湘子听这说话，把手向空一招，道：“仙鹤，快些下来，同度韩大人出家。”只见那鹤盘空鸣舞，落下地来。众官见了，笑道：“果有这等异事，真是神仙。”退之道：“这等仙鹤，学生睡虎山前也有一二十对，何足为奇。”湘子道：“大人的仙鹤就有一千对也换不得我这仙鹤身上一根毛。”退之道：“怎见得你的仙鹤好处？”湘子道：“我这仙鹤有些本事。”退之道：“鹤的本事，不过是蹁跹飞舞，嘹彻九皋，那有十分本事？”湘子道：“鸣舞有恁希罕，我这鹤知觉运动尽通人性，诗词歌赋无不通晓，随大人吟咐他，他都会做出来与大人看。”退之道：“若会得做诗歌，我便算他是仙鹤。”湘子道：“说便是这般说，匾毛畜生怎么会吟诗作赋？”退之道：“方才说凭我吩咐他，都会得做，如今又说不会得，一味的胡遮乱掩，诳语欺人！吾谁欺，欺天乎？”湘子道：“大人且莫忙，试叫他一声，吩咐他一遍，看他肯答应否？”退之道：“仙鹤，道童说你你会得说话，我今出一对与你，若对得来，我就信这道童是个神仙，你若对不来，我便把这道童拿下，问他一个欺诳的罪名！”只见那仙鹤两脚挺立，双眼圆睁，看着退之，把头颠三颠，既当三拜，垂翅展颈，嘹嘹亮亮的应道：“请大人出对。”众官见鹤口吐人言，吓得魂不附体，都暗暗埋怨退之。退之道：“鸟翼长随风，可谓众禽之长。”那鹤望着退之答道：“狐威不假虎，难为百兽之尊。”众官无不喝彩。退之又道：“你吟诗一首与我听。”仙鹤道：“我吟一诗一歌，请大人听，诗云：

白鹤飞来下九天，数声嘹亮出祥烟。

日月不催人己老，争如访道学神仙。

又歌云：

你既为官兮，尚不知人事；你既为人兮，反不如畜类；埋名隐姓兮，免遭凶祸。

大人，岂不闻张良弃职归山去，范蠡游湖是见机。你今若不回头早，只怕征鞍雨湿，蓝关，路迷，进退苦无依！”退之道：“你特来与我庆寿，再不见你说一句生不老，安富尊荣的话，只把那不吉利的山歌唱出来，正气是匾毛畜生，不识一毫世故。”湘子道：“仙鹤之言，日后自有证验。为何倒说是不吉利？”退之道：“为人在世，眼下尚且顾不得，说恁么日前日后？”湘子道：“仲尼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大人的心，只是见小。”退之道：“我的话也不是见小，只是世间那里有个早得知？你今日说话不中

衲头——指出家人穿的衣服。

罗袍——绸制外袍。指官服。

草绦（tāo，音滔）——草编的带子。此指草腰带。

靛（diàn，音电）——青蓝色染料。

听，我也不计较，你快些去罢！”湘子道：“大人肯跟我出家，小道就去；若不肯跟我，小道决不出去。”退之听了这句话，怒喝手下：“叉他出去，再有放他进来的，决打四十！”湘子便使出一个定身法来，那伙人把湘子推的推，扯的扯，莫想动得一步，退之道：“道童，你怎么把那定身法来欺我？”湘子道：“大人，贫道只会驾雾腾云，不会使定身法。”退之道：“你既会驾雾腾云，因何来我府中化斋？”湘子打动渔鼓，唱一词道：

〔上小楼〕我今日单来度你，你快撇了家缘家计。我和你挽手挨肩，抵足谈玄理，

再休执迷。速抽身，躲是非，隐姓埋名一地里，在首阳山，寿与天齐。

退之道：“五行自有生成造化，寿夭修短，俱从受生时定下来的。你不是神仙，怎得寿与天齐？”湘子道：“我不是神仙，世上更有谁是神仙？”退之道：“你既是神仙，才说有仙鹤、仙羊，怎么只见有鹤，不见有羊？”湘子道：“仙羊一来，就要走了，不要看得这般容易。”退之道：“羊也不曾见，先说他会走？”湘子道：“列位大人谨守元阳，待贫道唤他出来。”便用手招道：“仙羊，快快走下来！”说声未罢，只见一只羊骨禄禄从那轱辘夹脊转过双关，跑上泥丸，直下十二重楼，踏着丹台，往那丹田气海之中一溜烟跑将出来。众官见了，都道：“这羊红头赤尾，白蹄青背，花花绿绿，果是一只好羊。你原养在何处，叫得一声就来？”湘子道：“这羊是从小养熟的，远不千里，近在目前。”退之道：“出家人养鹤养鹿，是本等的事，羊岂是出家人养的？”湘子道：“养鹤养鹿，不过是闲游嬉耍，供一时之玩好；羊乃先天种子，龙虎根基，若养得他完全，就发白返黑，齿落更生，长生不死，正是出家人该养的。”退之道：“我府中也养得有羊，因时喂饱，随心宰杀，只用其粪壅田壅地，并不听见说有这许多好处。”湘子道：“大人府中养的是外羊，吃野草，饮泥浆，只好供口腹之欲；贫道养的是内羊，饥食无心草，渴饮玉池浆，收藏圈子里，不放出山场，非同容易养的。”退之道：“这羊要多少钱？卖与我吧。”湘子道：“昔日汉武帝要买这只羊，肯出连城七十二座，还不够羊一半价钱。大人不过是一位尚书，莫说买我这只羊，就是一根羊毛，也买不起哩！”退之道：“一只羊重得多少斤两，敢笑我没力量买他？”湘子道：“大人有了羊，也不会得养他。”退之道：“你说一个养的方法，我照依你养就是了。”湘子道：“我家有个养羊歌，说与大人听。歌云：

养羊之法甚简易，也不拴，也不系。饥食无心草上花，渴饮涧下长流水。羊饱任颠狂，不放闲游戏，一般头角共毛皮，偏能参透人间意，不野走，也不睡，左右团团不出市。呼得来，唤得去，用之不用弃不去。我若卖时无人买，拿着黄金无处觅。高打墙，独自睡，女娘如狼心也醉。吃尽羊羔不口酸，吞却元阳没滋味。人不惺，畜倒会，那个识得其中意。我今学得任逍遥，你们不会参同契。鬓边白发几千茎，阎王排到拘将去。饶君法术果通神，泄了气时成何济。”

湘子歌罢，说道：“列位大人，这是养羊之法，须牢记取。”

乾三连——乾为八卦之一，卦象为三，故称“三连”，即三道横杠相连。

坤六断——坤卦象为三，故称。

广寒宫——指月宫。

咀（j，音举）——咀嚼。

仙葩（p，音趴）——仙境里的美丽花朵。

弄榷头——卖弄不实之词。

林学士道：“先生，此羊有怎么本事？”湘子道：“也曾作歌吟诗。”退之道：“你叫羊作歌来我听。”湘子用手指道：“羊不作歌，等待几时？”那羊把身子抖一抖，头儿仰一仰，口吐歌云：

堪叹世人不养羊，争气贪财道我强。酒色太过神气散，百病临身不提防；腰疼痛，泪眼汪，咳嗽不止卧牙床。请师巫，唤五郎，许斋许醮许猪羊。求神拜佛俱无效，针灸浑身尽是疮。不省悟，怨上苍，寻思日夜怕无常。早知弄巧翻成拙，何不当初学养羊。要养羊，费思量，拜明师，求妙方，养羊精气补肾堂。羊饱颠狂防走失，昼夜不睡看守羊。紧扎篱，高筑墙，有狼有虎要提防。若还被狼拖羊去，一场辛苦枉劳张。不惺惺，倒呆装，色心引在鬼门乡。因甚少年君子头白了，损了丹田走了阳。有人解得养羊法，便是长生不死方。

仙羊作歌已罢，众官道：“韩大人，道童若不是神仙，如何这羊会说话？”退之道：“这羊说的都是道童的话，众大人不要听他。”湘子上前把袍袖一拂，羊与鹤俱不见了。退之道：“众大人，你看他这一件破衲衣袖，把羊与鹤都遮蔽得没踪影，岂不是障眼法儿？”林学士问道：“先生，羊在哪里去了？”湘子道：“羊被狼来咬了去。”退之道：“我们明明白白坐在这厅堂上，几曾见有狼来？”湘子道：“厅后坐着那两个穿红袍的，恰不是狼？”退之怒道：“一个是老夫人，一个是我侄儿媳妇芦英小姐，怎说是狼？这道童眼也花了，还说是神仙！”湘子道：“正是狼，大人有所不知。”便弹动渔鼓，唱道情道：

〔山坡羊〕将羊儿长收在圈儿里，休惹得狼来戏。饱了怕颠狂，颠狂防走失。问大人，知不知这消息？谁省得你养的婴儿姍女，尽都是你元阳气。吁嗟！亡精又败髓。伤悲！粉骷髅是追命的鬼，粉骷髅是追命的鬼！

〔清江引〕将羊儿养在丹田里；休教狼偷去。你恋美娇娃，损你真元气。这样玄言说与你，这样玄言说与你！

将羊儿养在圈儿里，休等狼驮去。财是杀人刀，色是偷羊鬼。问大人，这消息可曾知未？这消息可曾知未？

江儿里海儿里都是这水，那讨一块闲白地，走又走不得，行又行不去。劝大人，寻一个稳便处，寻一个稳便处。

走遍了天下知音少，料有几个通玄妙？买的无处寻，卖的没人要。因此上，把好光阴虚度了。

又有绝句一首：

三角田儿在下方，朝耕暮耨不提防。

有朝一日元阳走，髓竭精枯一命亡。

退之听了，怒发如火。唤左右：“把他叉将出去！”那张千、李万便把湘子推出大门外，紧守着二门。湘子忖道：“叔父不听良言，如何是好？”正是：

不肯修行不学仙，任君万语复千言。

忽然鬼使来催促，两脚踏空两手拳。

毕竟湘子还来度退之否，且听下回分解。

腌腌臢臢——肮脏不堪。

唳（lì 音利）——鹤、雁等高声鸣叫。

第十五回 显神通地上鼾眠 假道童筵前畅饮

人生南北如歧路，世事悠悠等风絮。造化小儿无定据。翻来复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

伊周 事业何须慕，不学渊明 便归去。坎止流行 随所寓。玉堂金马，竹篱茅舍，总是无心处。

话说湘子收了仙鹤、仙羊，出得门去，思量不曾度得退之，难以缴旨，只得又转到门首叫道：“长官开门，开门！”张千、李万大家拦住道：“老爷吩咐，放你进去，要打我们二十板。你怎么不怕没意思，只管来缠？若不看出家人面上，我们先打你一顿，又送你到兵马司问罪。”湘子道：“长官休啰唆，古人说，僧来看佛面，怎么就说个打？我也不怕你打。我有句话与列位商议，列位休得执拗。”李万道：“老爷不肯跟你修行，你想是要度我们哩。不是轻薄说，宁可一世没饭吃，没衣穿，冻死饿死，也情愿死在家里，决不肯跟你去修行，免开尊口。”张千道：“你就肯送我们门上钱，要我放你进去，我也决不放的，不消商议得。”湘子道：“我也不来度你们，也没门上钱送你们，只是你老爷吩咐说，放我进去就打你们，我思量起来，放我进去，倒未必打你们；不放我进去，你两个决然吃打二十板。”张千道：“我不放你进去，为何打得我着？不信，不信！”李万道：“我又不是三岁半的小孩子，被你倒跌法弄得动的，不信，不信！”湘子道：“你敢说三声不信么？”张千道：“莫说三声，就是三百声待何如？”湘子道：“既然如此，你说，你说！”众人齐声说道：“不放，不放，断然不放！”

湘子就显出神通，把袍袖一展，一交跌在地上，头枕着渔鼓，鼾睡不动，那元神却一径走到筵前，道：“列位大人在上，小道又来了。”退之一见湘子，怒发冲冠，心头火发，道：“你从哪里进来的？”湘子道：“从大门首进来的。”退之道：“张千、李万都在哪里？”湘子道：“贫道已去远了，他两个说，大人要与我说话。故此又转来。”退之道：“你且去耳房坐着，我另有处。”湘子依言，坐在厢房里面，弹拍渔鼓。只见退之叫张千、李万问道：“那道童去了不曾？”张千道：“那道童醉了走不动，睡在门外地上。”退之道：“你矗起驴耳朵听，那打渔鼓的是恁么人？”张千道：“小的不晓得是恁么人。”退之喝道：“你这狗才，恁般可恶！一个道童放了进来，还说他睡倒在外面上，眼睁睁当面说谎，每人各打二十！”两边皂甲 呐一声喊，拖的拖，拽的拽，把张千、李万拖翻在地上。他两个苦苦告道：“现今一个道人睡在外面上，老爷如不信时，请众位老爷一看，便见明白，不要屈打了小的。”众官道：“这两个虽然可恶，道人恰有些古怪，真不要错打了他。”

退之便同众官走出门去看，果然有一个道人睡在地上，鼾声如雷，里

皋（gō，音高）——深远的水泽地。

蓝关——关名。在陕西蓝田县东南，即秦之崤关。

首阳山——山名，在今山西永济县南，又名首山。相传伯夷叔齐饿死此处。

元阳——即阳气。

夹脊——身体穴位名，在脊背处。

参同契——又名“周易参同契”，相传为东汉人魏伯阳作。以周易、黄老、炉火相参同，借周易爻象附会道家炼丹修养之说，被奉为“丹经之祖”。

面耳房内又有一个道人在那里打渔鼓，唱道情。众官都道：“人虽有两个，面庞衣服恰是一般，明明是分身显化的神仙，韩大人不可怠慢他。”退之便对这道人说道：“你这出神的术法不为奇特，只好去哄别人，怎么来哄我？我一把火把你那躯壳先烧化了，看你元神归于何处？”说犹未了，只见那厢房内的道人走将出来，地上睡的道人醒将起来，两个合拢身来，端只一个道人，那里去寻两个？

众官见了这个光景，人人倒身下拜，说：“我等今日幸遇神仙，万望救度。”退之连忙扯住众官说：“列位休得眼花撩乱，落了拐子的圈套。”湘子道：“韩大人，我也不是拐子，我和你沾亲带肉，不忍你堕落火坑，所以苦苦来度你。我魂归地府，魄散九霄，一点元神常存不坏，你那凡火如何烧得我着？”退之道：“你明明是游方野道，我与你有怎么亲？”湘子道：“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故乡水。山水尚有相逢日，人生何地不相逢？怎么就说出绝情绝义的话来？”林学士道：“韩大人几次要责罚你，众位再三劝饶了。你既是神仙，何不高飞远举，使人闻名不得见面。为恁的苦苦来打搅他家的酒席，蒿恼我等众宾，是何缘故？”湘子道：“贫道在山中闻韩大人九代积善，三世好贤，府中有好馒头，特此来化些上山，与师父充饥。”退之道：“早说要化馒头，你便尽力拿了些去，何必言三语四，叫出这许多把戏来。”便叫张千去厨房中取几分馒头，打发他去。

张千领湘子到厨房内，说道：“馒头凭你要几分，恰把恁么家伙来盛了去？”湘子道：“我有花篮在此。”张千道：“这小小花篮，盛得几个馒头，我布施你一分银子，雇一个脚夫来挑一担去何如？”湘子道：“我那里吃得有数，只装满这花篮也够了。”张千就把馒头抬一笼来，凭湘子去装。湘子使出一个除法，装了一笼又一笼，不多时，把他那三百五十六分馒头尽数装在花篮里面，还装这花篮不满。张千见没了馒头，惊得上唇合不拢下唇，慌忙把手扭住湘子，叫喊起来。湘子把袍袖一展，足踏花篮，腾空而起，空中飞下一张纸来。

张千仰天叫道：“你这道人忒也欺心，把花篮装了我家这许多馒头，也不去谢谢老爷，倒丢下一纸状子，待要告谁？难道我再赔一个花篮与你不成？”湘子便立下地来，道：“我和你同去见老爷。”张千又扯住了湘子叫屈。退之问道：“你为何扯住道人这般喊嚷？”湘子道：“他全不遵大人吩咐，反扯住贫道叫喊。贫道倒也罢了，只是韩大人辖伏不得两个手下人，如何去管辖朝廷大事？”张千将纸递上退之，禀道：“老爷吩咐赏那道人几分馒头，那道人把三百五十六分馒头都装在小花篮内，那花篮还不曾满，倒写状子要告小的们，故此小的扭他来见老爷说个明白。”退之接到手看时，乃是一首诗，单道花篮的妙处。诗云：

一根竹竿破成蔑，巧匠编来实奇绝。

外形矮小里边宽，装却乾坤和日月。

退之看罢诗句，便道：“你这道人着实无礼，我那三百五十六分馒头要请众位大人吃的，好意赏你几分，你怎么弄出那除法来将我这许多馒头都骗了去？”湘子道：“大人不要小器，馒头都在花篮里，若不舍得，依先拿出来还了大人。”退之道：“这一点点花篮儿如何盛得我三百五十六分馒头？”

拘——押。

何济——有何帮助。

张千道：“外看虽然小，里面犹如枯井一般深的。”湘子道：“大人休小觑这篮儿，有《浪淘沙》为证：

小小一花篮，长在桃源。玉皇殿前一根紫竹竿，王母破篋三年整，鲁班编了整十年。

这花篮，有根源，乾坤天地都装尽，也只一篮。”

退之道：“你卖弄杀花篮的好处，也不过是障眼法儿，我决不信。”湘子道：“大人信不信由你，只是贫道再问你化些好酒。”退之道：“我已赏了你酒与桌面，如何又说化酒？”湘子道：“不瞒大人说，我师父在山中煎熬万灵丹，缺少好酒，故此再求化些。”退之道：“万灵丹我也晓得煎，不知你用多少酒？”湘子道：“只这一葫芦就够了。”退之道：“一葫芦有得多少，如何够煎万灵丹？”湘子道：“大人不要小看了这个葫芦，有诗为证。诗云：

小小葫芦三寸高，蓬莱山下长根苗。

装尽五湖四海水，不满葫芦半截腰。”

退之道：“你不要多说。张千，快把酒装与他去。”张千道：“师父，你的竹筒在那里，拿过这边来，把酒与你。”湘子道：“竹筒上绷了你的皮，做渔鼓了，只有个葫芦在此。”张千道：“有心开口抄化一场，索性拿件大家伙来，我多装几壶与你。这个小葫芦能盛得多少，也累一个布施的名头。”湘子道：“我要不多，只盛满这葫芦罢。”张千把酒装了十数缸，这葫芦只是不满，便道：“又古怪了，怎的还不见满？”湘子道：“再装几缸一定就满了。”他便打起渔鼓，拍着筒板，唱道：

小小一葫芦，中间细，两头粗。费尽了九转工夫，堪比着那洞庭湖。你们休笑我这

葫芦小，装得你海涸江枯。

张千稟退之道：“小的有事禀上老爷，这道人又用那装馒头的法儿来装酒，酒都装完了，尚不曾满得他的葫芦。”退之道：“道童，有来有去，才是神仙；有去无来，不成大道。你这般法儿只好弄一遭，如何又把我的酒也骗了去？”湘子道：“大人不消忙得，但凭抬几只空缸来，我一壶壶还与大人，若少一滴，愿赔一缸。抬几个竹箩来，还大人三百六十五分馒头，若少一个，愿赔一百。何如？”果然张千抬了空缸、竹箩放在厅前。只见湘子卷拳勒袖，轻轻的把葫芦拿来，恰像没酒的一般，望缸内只一倾，倾了一缸又一缸，满满倾了十数缸，一滴也不少，那葫芦里头还有酒，正不知这许多酒装在葫芦内那一搭儿所在。众官见了，人人喝采，个个称强。退之只是不信，道：“总来是些茅山邪法，只好哄弄呆人，岂有神仙肯贪饕酒食，卖弄神通的理？”湘子听得退之这等言语，便又显起神通，从花篮里摸出三百五十六分馒头，一个也不少。众官齐声道：“这般手段，真是人间少有，世上无双。”赞叹不已。

一霎间，湘子又把酒与馒头依先收在葫芦、花篮内，暗差天神、天将，押到蓝关山下交付土地收贮，等待来年与退之在路上充饥御寒。当下手拍云阳板，唱一阙《上小楼》：

人道我贪花恋酒，酒内把玄关参透。花里遇神仙，酒中得道自古传留。炼丹砂，九

转回阳身不漏。只管悟长生，与天齐寿。

醮（jiào，音叫）——道教祭神的仪式。

姹（chà，音差）——小女，美女。内丹家指元阴之气。

伊周——指商朝开国功臣伊尹与西周周公旦。代指开国元勋、执掌权柄、治理有方的宰辅。

渊明——陶渊明，东晋大诗人，曾三仕三隐，最后弃官归田。

退之道：“你这人只是夸口，我承列位大人盛情，也要识论些国家大事，你连连来此缠扰，不当稳便，也不是你出家人与人方便的念头。”叫手下：“快与我叉他出去！”湘子道：“不消叉得，再斟几杯酒与贫道吃了，就再也不来搅大人。”退之笑道：“你有多少酒量？”湘子道：“只管贫道一醉，不要论量大小。”退之道：“你吃得一百大杯么？”湘子道：“五十双半醉。”退之道：“据你这般说，酒量也是好的了。如今三百五十六位大人在此，每人赐汝一杯，汝先从我面前吃起。”湘子道：“谨遵严命。”退之叫人斟上酒来。湘子刚刚吃得三杯；便沉醉如泥，跌倒在地上。退之道：“列位大人，看这道人吃得三杯酒就醉得这般模样，只是大言不惭，那里是恁么神仙？张千、李万，可抬他出去，丢在大门外头，不要理他。”张千、李万用尽平生气力，一些儿也抬不动。退之看了，恼怒得紧，喝叫：“多着几十人，把这野道倒拖出去！”张千果然唤过两班皂甲来拖湘子。这湘子倒也不像个醉倒的，就像生铜生铁铸就的一般，一发拖不动了。退之怒道：“你这些狗才，都是没用的。且由他睡着，待他醒来不许他开口。竟自叉他出去。”张千众人喏喏而退。

谁知湘子睡过半个时辰，一骨碌爬起来道：“大人，贫道酒量何如？”退之道：“吃得三杯就醉倒不起来，还说恁么酒量？”湘子道：“贫道酒量原不济，不能奉陪列位大人。贫道有一个师弟，果是不辞干日醉，酩酊太平时，请他来陪奉一杯何如？”退之道：“他是恁么人出身？如今在那里？”湘子道：“出身在窑里，藏身在府里，吃酒在肚里，醉死在路里。大人若许相见，贫道招他便来。”退之道：“汝去招他来。”湘子道：“贫道站在这里叫他，自然来。”

当下湘子弄出那仙家的妙用，把手向空中一招，叫道：“师弟快来。”只见一朵祥云捧着一人坠地。那人怎生打扮，有《西江月》为证：

黑魇魇的面孔，光溜溜的眼睛。锐头阔口巨灵形，露齿结喉相应。巾戴九阳一顶，

腰缠穗带双振。脸红眼眨醉翁形，李白、刘伶堪并。

这道人立在阶前，朝着众官唱个喏道：“列位大人稽首。”退之道：“师兄说汝会饮酒，汝实实吃得多少？”道人道：“大宾在座，司酒在旁，揖让雍容，衣冠济楚，席不暇暖，汗沾浹背，小道可饮二三升。知己友朋，呼卢掷雉，红裙执罍，玉手擎杯，一曲清讴，当筵妙舞，自旦至暮，可饮二三斗。宴至更深，酒阑客散，主人送客，独留小道，引坐密室，灯烛交辉，裙袂连帷，履舄杂沓，玉体贴于怀抱，粉面偎于酥胸，主人兴浓不知小道，小道酣极忘却主人，袒裼裸裎，颠狂无忌，斯时也，小道可饥二石。”退之道：“出家人怎说那淳于髡狂夫的话，可恼，可恼！我这里用汝不着，汝快去罢。”

坎止流行——随境遇而或退或进。

啰唆——啰嗦。

元神——此指湘子的魂灵化身。

皂甲——听差人的首领。

蒿恼——麻烦，打扰。

辖伏——制服。

篾（miè，音灭）——劈成薄片的竹皮。

抄化——零星募求财物。

那一搭儿——那一边。

林学士道：“我也不与汝讲闲话，只顾尽量吃酒与我们看，若吃得多，才见汝师兄荐举的光景；若吃不多，连汝师兄一体治罪。”道人道：“大人若是这般说，可取酒来，待小道吃。”退之便叫张千、李万打了两三坛好酒放在他面前。他一壶不了又是一壶，一壶不了又是一壶，一连吃了十数壶，方才咀嚼些儿果品，把腰伸一伸道：“好酒！”吃不上一个时辰，把这三坛酒吃得罄尽，觉道有些醉容。退之对林学士道：“亲家，这酒量才好。”林学士道：“汝像是醉了，还吃得么？”道人道：“但凭大人拿来，小道再吃。”退之又叫张千、李万抬一大坛来。这道人也不用壶，不用碗，将口布着坛口，只情吃，一霎时又吃尽了，一交跌在地上，动也不动。湘子道：“师弟醉了，睡在地上不成礼体。韩大人有被借一条盖覆着他，待他酒醒好同回去。”退之叫取条被盖了这道人，便对湘子说道：“汝弄了许多榷，都是假的，只这吃酒的人是真本事，我不计较汝了，疾忙回去，不可再来。若再来时，我当以王法治汝。”湘子道：“王法只治得那要做官的人，贫道不贪名利，不恋红尘，不管那兔走乌飞，那怕这索缚枷拷。”退之道：“若再胡言，我斋戒沐浴，作一道表章奏闻玉帝，把汝这贪饕酒食，惑世诬民的贼道，直配在阴山背后，永堕轮回。”湘子暗笑道：“只说我会说大话，夸大口，原来叔父也会弄虚头说空话。玉皇大帝只有我去见得他，你这凡胎俗骨，怎么上得表文到他案下。这般大帽儿的话不要说吓我不动，连鬼也吓不动一个的。”正是：

从头彻尾话多般，话说多般也枉然。

伶俐尽从痴蠢悟，因何伶俐不成仙？

毕竟不知湘子后来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入阴司查勘生死 召仙女庆祝生辰

真幻真真亦幻，幻真真幻非真。

本来面目无真幻，一笑红尘有幻真。

且说湘子先前饮得三杯酒，睡倒在地上，人人都说他酒醉跌倒了，恰不知道湘子出了阳神，径往阴司地府去。看官，且说湘子为何这等时候，忙忙地去见阎罗天了，有恁事故？只因玉帝敕旨，着他去度韩退之成真复职，他见退之禀性迂疏，立心戆直，贪恋着高官大禄，不肯回头，恐怕一时间无常迅速，有误差遣，因此上一径到阴司阎君殿上，查看退之还有几年阳寿，几时官禄，待他命断禄绝的时节，狠去度他，庶不枉费心机，这正是：

钦承朝命出南天，直往阴司地府前。

查勘韩公生死案，度他了道证金仙。

当下湘子那一点元神来到鬼门关上，三十六员天将前遮后拥，七十二位功曹、社令沿路趋迎。白鹤双双，青鸾对对；幢幡旌节，缭绕缤纷，只见毫光现处，照彻了黑暗酆都；神气氤氲，冲破了刀山地狱。吓得那牛头马面胆战心惊，鬼卒阴官手忙脚乱。地藏佛忘拿了九环锡杖，谛听神空撒下两耳聪灵。打扫的不见了笤帚，殿宇堆尘；焚香的消煞了沉檀，金炉冷淡；左判官倒捧善恶簿，寿夭难分；右判官横执铁笔管，死生未定。当下牛头击鼓，马面撞钟，聚集那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阎罗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转轮王、十殿阎罗天子，齐来迎接湘子。只是一个个衣冠不整，礼度仓惶，装哑推聋，蹑足附耳，都不知上八洞神仙下降阴司有何事故。

那湘子展开袍袖，摆 逍遥，手捧金牌，口宣玉旨，对阎君道：“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人间一昼夜，阴司十二年。我无事不来冥府，劈破幽局，开通地府，止因玉帝差我度化叔父韩退之成仙了道，证果朝元，我度化几次，叔父略不回心，倔强犹昔。我恐怕行年犯煞，禄马归空，一旦鬼使来催，枉费辛勤跋涉，因此上，径来查勘俺叔父还该几年阳寿官禄？以便下手度他。”那阎罗天子听言才罢，便唤鬼判：“快把报应轮回簿拿来，待神仙亲自查勘。”左判官忙忙将簿呈上湘子。湘子接到在手，展开看时，第一张是晋公裴度，第二张是皇甫铸，第三张是李晟。第四张上面写着：“永平州昌黎县韩愈，三岁而孤。后登进士第，为宣城观察推官，迁监察御史，贬山阳令，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初，擢知国子博士，分司朵都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复为博士；改比部郎中，史官修撰，辅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改太子右庶子为淮西行军司马，迁刑部侍郎，转兵部侍

茅山邪法——指道教法术。茅山在江苏句容县，相传汉人茅盈与其弟茅固、茅衷得道于此。

严命——郑重、尊严的命令。

黑魃(x, 音需)魃——黑暗貌。

钺(chòu, 音冲<去声>)头——斧状头。

巨灵——古代传说中劈开华山的河神。相传其体魄巨大。

眼(dìng, 音定)——此指眼神迷乱。

堪并——可以相提并论。

济楚——衣着整洁。

袒裼(x, 音锡)裸裎(chéng, 音成)——脱衣露体。

郎，升礼部尚书，上表切谏佛骨，贬为潮州刺史，一路上豺狼当道，雪拥马头，饥寒迫身，几陨性命；得改袁州刺史，召拜国子祭酒，复为京兆尹，吏部侍郎。”湘子看完道：“原来叔父还有这许多官禄，所以不肯回心。我如今把他官禄一笔勾销，除去他的名字，省得善恶簿中轮回展转，生死帐上解厄延年。”正是：

阎王殿上除名字，紫府瑶池列姓名。

那右判官慌忙捧笔，饱搦浓墨，递与湘子。湘子即便把退之这一张尽行涂抹了。揭到第五张，恰好是学士林圭的终身结果。湘子道：“岳父是云阳子转世，叔父复了原职，岳父也要归天回位，索性一笔涂抹了，免得又走一遭。”那十殿阎君齐齐拱手问道：“六道轮回，天有神而地有鬼；五行变化，生有死而死有生。因阴阳以分男女，合聚散而别彭殇，故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小圣谨守成案，不敢变易。今福仙不行关会，一概涂抹，只怕上帝得知，见罪小圣。”湘子道：“俺叔父韩退之是卷帘大将军冲和子，学士林圭是云阳子，俱因醉夺蟠桃，打碎玻璃玉盏，冲犯太清圣驾，贬谪下凡，不是那俗骨尘躯，经着轮回，魂销魄散，如今谪限将满，合还本位。玉帝怕他迷昧前因，堕落轮回恶趣，差俺下来度他二人，故此先除名字，省得追魂摄魄，勾扰滋烦。”那十殿阎罗天子各各躬身下礼道：“小圣有所不知，故尔唐突，幸得神仙明诏，心胸豁然。”当下随着湘子，送出阴司。这许多牛头鬼卒、马面判官，青脸獠牙，靛身红发，都齐斩斩摆列两行，匍匐跪送。湘子捧着渔鼓，拥着祥光，离了阴司，复来阳世，假装酒醒转来的光景，但凡人不识得耳。

却说湘子问退之讨被，盖了那小道人，复与退之说了半晌，又上前一步道：“韩大人，有酒再化几杯与贫道吃。”退之道：“汝方才吃得三杯就跌倒在地上，那小道人睡至此时还不曾醒，又化怎么酒？”湘子道：“贫道不是酒醉跌倒，乃是到阴司地府阎罗天子案前去看一位大人的官禄寿数，故此睡着了。那陪酒的师弟，贫道适与大人说话的时节，已辞去多时了，怎么大人说他还不醒？”退之道：“好胡说！汝师弟若酒醒去了，那被下盖的是什么人？”湘子道：“大人揭起被来一看便见端的。”退之叫张千把那被揭起看时，不见那吃酒的道人，只见一只大缸盖在被底下，满贮着一缸好酒，倒吃了一惊，走上前禀退之道：“道人不见了，只有一只缸，满满盛着好酒。”退之道：“我只说这吃酒的人是真酒量，原来也是障眼法儿。”便开口叫湘子道：“野道人，我且问汝，汝到阴司去查那一位大人的官禄寿数？”湘子道：“列位大人中一位。”退之道：“在席有三百五十六位朝官，是张是李，索性说个明白，日后也显得汝的言语真实。若这般含糊鹘突，谁人肯信汝的说话？”湘子道：“单查礼部尚书韩大人的官禄寿数。”退之道：“你查我做恁？”湘子道：“我要度大人修行，恐怕大人阳寿不久，故此到阴司去查勘一个明白。”退之道：“我今庚五十七岁了，你查得我还有几十年阳寿？几十年官禄？若说不着，一定要处置你这大言不惭妖言惑众的贼道了。”湘子道：“大人莫怪贫道口直，你若要做官，明年决遭贬谪。寿算只有一年多些；若肯跟我修行，可与日月同庚，后天不老。”退之道：“我自幼年到今日，算命、相脸的不知见过了多少，那一个不说我官居一品，独掌朝纲，寿

淳衣髡(kūn, 音昆)——战国齐人，以博学、滑稽、善辩著称。

功曹——官名，掌管考察记录功劳。

社令——土地之神。

活百年，康宁矍铄。汝怎敢如此胡说！”湘子道：“延寿命虽然难算，恰也要大人自去延，若不修行，便是自投罗网了。”退之道：“你不过是一个游方道人，既不是活无常在世，又不曾死去还魂，那里得见阴间的生死簿子？”湘子道：“贫道身卧阶前，神游地府，那鬼门关上阎君、鬼判、狱卒、阴兵，那一个不来迎接？我坐在森罗殿上，取生死簿从头一查，见大人名字在那簿子上，注庚五十七岁，五十八岁丧黄泉，字字行行，看得真实。若说那死去还魂的，自家救死且不暇，那得功夫去查别人？”退之道：“这话分明是活见鬼，我不信，我不信！”湘子道：“大人不信也由你，只怕明年要见贫道时没处寻了。”退之怒发如雷，喝叫张千推湘子出去。

湘子出门一步，又转到门首叫道：“长官，我要进去见你老爷，说一句紧要的话。”张千道：“你这道人脸忒涎了，莫说老爷要恼，连我们也厌烦了，快些去倒是好的。”湘子道：“你们怎么也厌烦我？这叫做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了。”张千道：“圣人说得好：‘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你又不是双盲瞎子，看了老爷这般发怒，赶打你出门，你只该识俏去了罢，只管在此油嘴创舌讨没趣吃，也没要紧。”湘子道：“我是笋壳脸，剥了一层又一层，极吃得没意思的。你只做个囫圇人情，放我进去对老爷说一句话，就回去了。”李万道：“你要骂就骂我一场，要打就打我一顿，若要我放你进去，实是使不得。你就是做我的爷和娘，只要挣饭养得你，也不替你吃这许多没趣。”湘子见他们这般说，便用仙气一口吹到张千、李万的脸上去，他两个如醉如梦，昏昏沉沉睡着了。

湘子闪进里面，打起渔鼓。退之道：“这野道人又来搅我，真是可恶！”叫手下：“拿他去打四十板，枷号在门首，以警这些游方僧道！”手下人一齐动手来拿湘子。湘子不慌不忙，把仙气一口吹在林学士看马的王小二身上，那王小二就变作湘子模样站在那里。退之看见这些人乱窜，便喝道：“你这一干人眼睛都花了，明明一个道人站在那厢，不去拿他，倒在这里胡诌乱扯！”手下人见退之发怒，便一下子把王小二拿将过来，揪在地上，用竹片打他，却看不见湘子。这王小二被揪住了打，发狠的喊叫道：“我是林老爷家的王小二，为何打我？”林学士道：“叫的是学生小仆，不知亲家何事打他？就是小仆触犯了亲家，也须与学生说明，打他才是。俗云：‘打狗看主面’。为何这般没体面，就把小仆乱打？”退之道：“亲家勿罪，方才叫人打那贼道人，如何敢打尊使王小二！想是贼道人用寄杖法，寄在尊使身上。”林学士道：“贼道这般可恶，如今在那里？待我拿来打一顿还他。”湘子挺身道：“贫道在此。”林学士喝道：“汝来搅扰韩大人的酒筵，故此韩大人要打汝。汝受不得这样羞辱，吃不得这样苦楚，只合急急去了，才是出家人的行径，为怎么苦苦在此缠扰，倒把我的人来替你打？”湘子道：“大人勿罪，这是金蝉脱壳，仙家的妙用。尊使该受这几下官棒，贫道才敢借他替打，与他消除灾难。”林学士道：“王小二没有过犯，白白的受这顿打，还说替他消除灾难。我算汝的灾难目下断难躲过，何不先替自家消除一消除？”王小二道：

酆（fēng，音丰）都——指阴间地狱。

沉檀——沉香与檀香。

踱（duò，音舵）——踱步。

扃（jiōng，音窘）——门户。

犯煞——碰上倒楣事。

“我和你都是父娘皮肉，打也是疼的。你慷他人之慨，风自己之流，不要忒爽神过火。”退之道：“这样奸顽贼道，不要与他闲说，只是赶他出去，大家才得安静。…湘子道：“俺偏生不去。”退之道：“汝不肯去，待要怎么！”湘子道：“大人肯跟贫道出家，贫道就去了。”退之道：“肯出家不肯出家，凭着人心里，汝十分强劝，谁肯听汝？”湘子道：“不是贫道不识进退，强劝大人，只是这回错过，万劫难逢，贫道不好去缴金旨，大人从此便堕轮回。去而复来，皆贫道不得已的心。”退之道：“缴恁么金旨？堕恁么轮回？这些话忒惹厌了。我且问汝，从我生辰至今日，也是四五日了，汝逐日来搅扰我筵席，今朝也说是仙家，明朝也说是仙家，但见汝说这许多不吉利的言语，再不见汝拿出一件仙家的奇异物件来与我上寿，岂不可羞？”湘子道：“大人说得有理，我有一幅仙画献于大人，愿大人万寿无疆！”退之道：“我家有无数好画，少也值百十两一幅，怎见得汝的画就是仙画？”湘子道：“大人虽然有许多好画，都是死的。贫道这一幅画恰是活的，要长就长，要短就短，人物都是叫得下来的，只怕大人府中没有俺这样一幅。”退之道：“如今在那里？有多少长短？快拿来挂在中间，与列位大人赏鉴一赏鉴。”湘子道：“直有丈二，横有八尺，恰好挂在大人这间厅上。”退之道：“张千，取画又来，将那道人的画儿挂起我看。”

张千拿了画叉，道：“先生，画儿在那里？”湘子道：“在我袖中，待我取出来。”张千道：“你说直有丈二，横有八尺，如今说藏在袖中，可不道手长衣袖短。”湘子道：“长官休得取笑，我拿出来便见分晓。”那湘子从从容容在袖子里面抽出一幅画儿，递与张千。张千接过手中，用画叉挂将起来。果然直长丈二，横阔八尺，上面画着许多美女，一个个就像活的一般，好不动人。有诗为证：

斜倚雕栏拂翠翘，名花倾国惜妖娆。

娥眉扫月横双黛，云鬓堆鸦压二乔。

洛浦瑶姬留王佩，凤台仙子赠琼箫。

写真纵有僧繇笔，隔断巫山去路遥。

退之道：“画倒也好。”林学士道：“你既来庆寿，怎么不画些寿意？单单画这许多美人，莫不是把韩大人比做石季伦么？”湘子道：“韩大人正色立朝，直己行道，怎比那铜臭愚犬，守钱贱虏。我因韩大人寿日，特到终南山碧霞洞碧霞真人那里，借这八洞仙姬来与他庆寿。”退之道：“美人画得好，不过是传神得法，图绘入神，恁么碧霞洞的仙姬？”湘子道：“贫道一心要度大人出家，故借仙姬来与列位大人递酒。”退之道：“汝叫得下来，我才信是仙姬。”湘子道：“这个有何难哉！”用手向画儿一指，叫声：“仙妹，下来劝列位大人的酒。”那画儿上美女果然走下两个。怎见得仙女的美处？

金钗斜亸，掩映乌云；翠袖巧裁，轻笼瑞雪。樱桃口，浅晕微红；春笋手，轻舒

搏（bó，音博）。

晟（shèng，音胜）。

搯（tiàn，音添<去声>）——用毛笔蘸墨在砚台上弄均匀。

彭殇——指寿夭。彭，彭祖；殇，短命儿。

矍（jué，音决）铄——老而勇健。

森罗殿——阎王所在阴间殿宇。

嫩白。纤腰袅娜，绿罗裙微露金莲；素体轻盈，红袖袄偏宜玉腕。脸堆三月桃花，眉扫初春杨柳，香肌曲簌瑶台月，翠鬓笼松楚岫云。

这两个仙姬近前道：“列位大人万福。”众官看了，真个是姿色国色，绝世无双，便道：“韩大人，这不是月殿嫦娥，定是蓬莱仙子。道人若不是真神仙，如何请得他下来？”湘子打动渔鼓，叫道：“仙妹唱一个《步步娇》，奉列位大人一杯。”仙女唱道：

苦海茫茫深万丈，今古皆沦丧，英雄没主张。特驾慈航，稳载尔离风浪。今日里若不悟无常，凡鱼终堕青丝网。

[新水令]你若肯一朝挥手谢君王，脱朝衣，把布袍儿穿上，早离了金銮殿，即便到水云乡。两袖飘扬，两袖飘扬，觅一个长生不死方。

两个唱毕，忽然隐形去了，那画儿上就不见了两个。湘子又用手招画儿上仙姬道：“仙妹，再请两位下来。”只见袅袅娜娜，摇摇摆摆，又走下两个来。有诗为证。

八幅罗裙三寸鞋，妖娆体态是仙胎。

九天玉女临凡世，为度文公去复来。

仙女缓步上前，道了万福。湘子便拍动云阳筒板，叫道：“仙妹，列位大人在此庆寿饮酒，你唱一阙《寄生草》何如？”仙女捧上一杯酒，递上韩退之，口中唱道：

叹富贵风中烛，想浮名水上泡。劝你把包中换了乌纱帽，袖衣渔鼓祥云罩。仙家妙境谁能到？只这个五湖四海恣游遨，煞强如王家一品花封诰。

[煞尾]风急浪花浮，鼠啮枯藤倒，便从此撒手回头犹欠早，莫等到席冷筵残人散了，一沉苦海中，永劫难捞。但灵消难认皮毛，鬼窟。翻身知几遭？平生意气豪，只争一些儿不到。这时节，那里寻贵王公官品高？

湘子道：“仙妹唱完，请归洞府，再请两位来祝寿筵。”霎时间就不见了这两个仙姬。另有两个舞向筵前。众官抬头看时，比先前来的更觉得娉婷娇媚。怎见得他的娉婷娇媚？但见：

蓬松云髻，插一枝碧玉簪儿；袅娜纤腰，系六幅绛绡裙子。素白单衫笼雪体，淡黄软袜衬弓鞋，娥眉紧蹙，惺惺凤眼赛明珠；粉面低垂，细细香肌欺瑞雪。若非月窟嫦娥女，也是湘皇洛浦妃。

这仙姬回旋飞舞，口中唱道：

叹人生空自忙，不觉的两鬓霜。你便积下米千担，攒黄金万万两，晓夜在思量，费心肠。恨不得比石崇家私样，王恺富豪强，孟尝君食客成行。总之一身难卧两张床，一日难餐一斗粮。有一日大限临在你头上，那一个亲的儿，热的女，替得你无常？有钱难买不死方，有钱难买不无常。你就有李老君的丹，释迦佛的相，孔夫子的文章，周公八卦阴阳，

涎——脸皮厚。

瞽（g，音鼓）——盲人。

揪（qìn，音沁）——用手按住。

爽神——谓得意。

翠翘——妇女头上所插戴的翠鸟尾状头饰。

倾国——指女子有绝色容貌。

双黛——双眉。

洛浦瑶姬——即洛水女神。

卢医 扁鹊仙方，他也一个个身亡。世间人谁敢和阎王强，假如你做了梁王，置买下田庄，留与儿郎；或生下不成才破家子，出头来一扫儿光。花开时三月天，家家在荒郊外挂纸钱。百般挑列在坟前。孝子泪涟涟，亡人几曾沾？你如今有得吃，有得穿，速回头去学仙，过几年得自然。若还不肯抽身早，免不得北邙山里稳稳眠。

退之道：“换来换去，总是这两个女子，没什么奇异；说来说去，只说我为官的不好，也不十分新鲜。今后再有说着做官不好的，就先打嘴巴十下，连那道童也不饶他。”仙姬道：“大人何须发恼，我有个《黄莺儿》唱与大人听：

劝大人莫猖狂，烈烈轰轰总一场。吉凶祸福从天降，站立在朝堂，谁人敢相抗。那

个高官得久长？细推详，君王怒发，遣成在他方。”

退之喝道：“我正直当朝，清廉律己，有恁么罪过，遣戍得我？连这些女子也胡言乱语了，左右，快与我叉他出去，不许在此絮烦！”湘子道：“大人息怒，又有一个仙姬来劝酒了。”

〔混江龙〕位冠群僚，官居极品身荣耀。果然是清廉律己，正色当朝。殿上待君悬玉带，家中宴客续兰膏。自恃雄豪，名扬八表，从古官高祸亦高。船行险处难回棹。只恐怕一封朝奏，夕贬不相饶。

退之大怒，叫左右：“把这女子拿下，送到法司问他一个捏造妖言、侮慢官长的罪名。”湘子道：“大人既做过刑部侍郎，难道不晓得女子有罪，罪坐夫男？这女子不过是说官高必险的意思，又不曾唐突了大人，他又没有夫男在这里，如何送他到法司拟罪？且请息怒，又有一个仙姬来了，大人试听他唱一个《皂罗袍》何如？”林学士道：“亲家不必性躁，他这伙人是笼中鸟，釜中鱼，要拿就拿住的，怕他走在何方去。且听这个女子唱些恁么来？”湘子拍响渔鼓，仙姬唱道：

软弱的安闲自在，刚强的惹祸招灾。闲争好斗是非来，闭口藏身无害。安然守分，愁眉展开。光阴有限，青春不来，功名得意终须耐。

林学士道：“这一曲唱得好，再饮一杯。”退之道：“这女子劝人凡百忍耐，倒也有理。你再唱一曲，我重重赏你。”仙姬道：“六月披裘不是拾遗，浪子千金不易，宁甘曳尾泥涂。咱在阆苑寄楼，蓬莱暂住，既无利心困扰，亦无妄念牵缠，大人怎么说个重赏来？”湘子拍动渔鼓，仙姬又唱道：

劝大人且从容，春花能有几时红？堆金积玉成何用？叹金谷石崇，笑南阳卧龙，今来古往都成梦。细研穷，归湖范蠡，他到得安荣。

退之道：“这般言语，总是那野道人一派传来的，可恶，可恶！我这里一句也听不、得，快叉他出去！”

退之说得一声叉出去，那张千、李万许多人蜂拥也似赶来叉仙女。这仙女化一阵清风，又不见了。壁上刚刚剩得一幅白纸，不见一个仙姬，也不见

凤台仙子——即秦穆公之女弄玉。在凤台与萧史乘鹤归去。

斜嬾（du，音躲）——斜垂的发髻。

乌云——黑发。

瑞雪——喻白色肌肤。

慈航——佛道称济世救人，使人脱离苦海。

青丝网——喻永堕轮回。

水云乡——谓天上仙境。

有诗歌、山水，犹如裱褙铺里做的祭轴一般挂在那里。激得退之三尸神暴跳，五脏气冲霄，恶狠狠的道：“这贼道明明欺侮下官，做出这般不吉利的模样，可恨！可恼！”这正是：

甜言送客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毕竟不知退之恼怒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啮（shì，音试）——咬。

娉婷——体态优美多姿。

第十七回 韩湘子神通显化 林芦英恩爱牵缠

变幻神通不可当，牵缠恩爱最难防。

心猿意马牢拴定，一任东风上下狂。

话说退之发怒，喝湘子道：“你这羊、鹤、女子，都是那撮弄幻术，不足为奇。你先前说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如今一发做出来与我看，我便信你是个仙人。”湘子道：“逡巡酒、顷刻花是开天地阴阳之橐籥，夺鬼神造化之权衡，不是容易得见的。若大人肯随我出家，我就卖弄出来与列位大人看。”退之道：“不要多言，做得出来才见手段。”湘子就问张千讨了一个空壶，口中念道：

一尊佳酝试新开，不是庖牺置造来。

琥珀光浮香味好，莫辞沉醉饮三杯。

念罢，喝声道：“疾！”只观那空壶内便有酒满将起来。湘子叫道：“列位大人看酒。”众官见了，无不惊讶。湘子捧着酒壶，从首席起，直斟到退之主席方止，共有三百五十六杯，都是这一把壶内斟出来，竟不晓得这壶能得几多大？却盛得这许多酒。众官各各吃了一杯，都道：“好酒！”只有退之不肯吃，道：“这酒不过在我家里撮出来的，有恁么好歹？”林学士道：“亲家不要错认了，此酒乃天边甘露，紫府琼浆，比府上酒大不相同。”

退之叫湘子道：“你一发把那顷刻花开出来与列位大人看，才见你真实本事。”湘子道：“先朝则天皇后不过是一位篡窃的后主，他吟诗到上苑，也催得百花烂熳，何况我仙家运化机于掌内，夺天巧于眼前，有何难处？只是大人看了花，心中不要添烦恼就是了。”退之道：“看眼前花，见眼前景，有恁么烦恼？”湘子便指着阶前石砌上，口中念道：

一朵鲜花顷刻开，不须泥土苦栽培。

神仙自有玄微妙，却向蓬瀛布种来。

念声才罢，只见石砌上长出几枝绿叶，中间透出一干心，心上黄丛丛、鲜滴滴开着一朵金莲花。众官都喝采道：“果然足顷刻花。”

大家近前一看，那花瓣上有两行金字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退之看了这两句诗，便问道：“这一联是恁么话头？为何写在花瓣上？”湘子道：“这是大人日后的结果，不必问他。贫道只劝大人早早随我出家，免得他年懊悔。”退之大怒道：“泼道无知，恁么逡巡酒、顷刻花，不过是障眼法儿拐钱钞的例子。张千，快把猪狗秽血浇在他身上，拿下去着实拷打一番，省得他又行奇杖的法儿！”众官劝道：“大人且消息怒，这道童年纪小，不知法度，如今且取了他的供状，然后问罪不迟。”

退之喝叫：“张千、李万！押这泼道取供状来，务要供称：‘擅入衙门，搅扰筵席，搬演戏术，拐带人口。’待我照律解发他回原籍去。”湘子道：“要供就供，快取纸笔来我写，何消押得？”退之道：“怕汝不供招明白，

绛绡——红色绸缎。

卢医——古代良医，即扁鹊，因家在卢国，故名。

玉带——玉饰的腰带。唐代三品以上官吏佩金玉带。

兰膏——泽兰炼成的灯油。

八表——八方之外。

拾遗——官名，掌监察进谏。

走了上天不成！”湘子道：“我家住在南天门内。”林学士道：“韩亲家，你须寻一个会上天的解子，才递解得他起身。”退之道：“陕西华山有个南天门，泰安神州有个南天门，襄阳武当山有个南天门，泰州齐云崖也有个南天门。这道人想在齐云崖南天门，那里是天上的南天门？”林学士道：“汝住在南天门内是何向？扉东过西，上南落北？”湘子道：“紧在龙霄太极殿旁。”学士道：“玉皇住的才称龙霄太极殿。道人，汝那里有寒暑么？”湘子道：“我那里无寒无暑，常有五色祥光，神灵聚会，仙鹤盘旋，青鸾飞舞，猿猴献果，麋鹿衔花，岂若凡间烟尘陡乱，浊气熏蒸。”退之道：“风道人，你说这闲话也没用，快写供状来。”湘子接了纸笔，供道：

供状人列仙子，年甲不书。我生居天地，长在篷壶，赖三光祐其生，托五气全其体。蒙老君传流道法，参悟玄真。跨鸾鹤日游蓬岛，腾云雾暮宿仙亭，尊南极东华为主，与北斗西母为邻。丹砂炼就，救苦济人。今已临凡，提撕聋聩。我本是大罗天上开元演法、大阐教化普济仙卿，休猜做凡胎俗骨远方募化吃菜事魔挂塔全真。所供是实。

湘子供完，张千递与退之。退之看了道：“我只要明白供说姓恁名准，祖居在那里，父母叫恁么名字，有无弟兄叔伯，原先作何生理，几年上出家，这才叫做供状。汝如今只管东扯西拽，糊糊涂涂说这虚头的话，终不然饶了汝不成！”湘子打动渔鼓，唱道：

家住半山坡，水为邻，山伴我。山前山后无人过，不纳税粮正课，也没有渔樵庚和。

认衣穿着似风魔，共那虎豹豺狼作伙。

退之道：“先前供状，卖弄自家是天神一辈，上圣同俦。如今又说与野鬼为群，山精作伴，这一派胡言吃语，想是熟极了。”喝叫：“张千、李万，若再不明白供写，先把铁链锁了他的脖子，铁肘、铁镣拴了他的手足，再把夹棍夹他起来，不怕他不招明白！”湘子听见这话，不觉满眼流下泪来。退之喝道：“汝既怕夹打，眼中流泪，何不说了老实的话？若只管东支西吾，便是眼睛流出血来也没人慈悲你。”湘子道：“贫道不是怕大人夹打啼哭，因大人要贫道实落的供状，贫道一时间想起父母来，故此泪出痛肠。”退之道：“汝不学长进，牵爷娘拽头皮，哭也迟了。”湘子道：“我注在水平州鸾州城昌黎县。”退之道：“在城内那一方？”湘子道：“东门里，十字街，坐南朝北，鼓楼靠西地力。”退之道：“何等样人家出身？”湘子道：“俺家九代积善，三世好贤，叔父是礼部尚书。”退之道：“汝叔父是何名字？那朝代上做尚书？如今家里还有恁么人？”湘子道：“叔父韩愈，字退之。婶娘窦氏，曾封二品夫人。”

林学士道：“据道人的供招，是今侄公子了。”众官十分欢喜，拱手道：“韩大人，恭喜公子今日回来。”退之羞惭满面，道：“舍侄眉清目秀，那

溷（hùn，音浑）扰——侵扰。

南阳卧龙——指诸葛亮。

裱（biào，音表）铺——裱字画的店铺。

祭轴——祭奠用挂轴。

逡（qūn，音群）巡酒——倾刻之间所酿成的酒。

倾刻花——立时开放的花。

橐（tuó，音驼）龠（yuè，音月）——古代冶炼时鼓风吹火的装备。

庖（páo，音咆）牺——指厨师、酿酒人。

里是这般憔悴黧黑，不象人的模样，这道人不过是探听得学生思念舍侄，故假托姓名来哄酒食耳，岂有是舍侄之理？”便又问道：“汝姓韩，叫甚名字？”湘子道：“学名韩湘，字清夫。三岁上没爷，七岁上没娘，亏得叔婶抚育长成。九岁攻书，十二岁学道，十五岁娶林学士千金小姐芦英为妻。这便是我的实供了。”林学士哭道：“汝正是我的女婿韩湘子了。”退之道：“亲家不要心忙，错认别人做了女婿，惹人背地笑耻。依愚见首来，这道人想是与舍侄云水相逢，舍侄将家中事体告诉了他，他记在心里，特地来家下骗些东西。”林学士哭道：“若不是令侄，说话中间不免露出马脚来，如何这般详细得紧？”退之又问湘子道：“汝这一篇话好像我侄儿与汝说的。”湘子道：“韩湘子与贫道一同下山，在路上告诉贫道这些话，叫贫道先来与大人上寿，他迟几日才回来。”退之道：“据汝说终南山到我这里有十万多里路程，汝知我侄儿是驾船来的？还是乘车、跨马来的？”湘子道：“苦恼，苦恼！出家人十方施主，就是囤下的仓粮；两脚奔波，就是驰驿的头口，那得银子去雇趁船车马匹？我两个手挽着手儿走来的。”退之哭道：“我那儿！你生长在阔阔人家，出入有轻车、肥马，何曾受这般跋涉，吃这般苦楚，可不痛杀我也！”林学士道：“令侄既是回来，就着人同这道童去寻着他，收拾他便了，何必又添烦恼？”退之又问道：“我侄儿如今在那里？为什么不同来见我？”湘子道：“他现在东门外头，因身上褴褛得紧，未〔便〕见大人之面。”退之便叫左右：“快取一副好衣服来，同这道童去请公子换了回来。”湘子暗道：“叔父不认得我仙风道骨，我且暂去，明日现出原身与他相见，多少是好。”转身对退之道：“大人不必着人去请，待贫道去唤他来便了。”说罢竟扬长出门而去。

退之忙叫张千施从所之。恰好转得一个弯，连道人踪影都不见了，跑回来禀复退之。林学士道：“明明是仙人下降，韩亲家只管把他当做凡人，真是有限不识泰山。依学生愚见，莫非令侄已成了仙，特特化形来试探我们也不见得？”退之道：“亲家，不可信有，不可信无，且待他再来，义着眼看个下落。”这正是：一别家乡数载余，忽然闻信暂疏眉。

混浊不分鲢共鲤，水清方见两般鱼。

当日酒筵散罢，退之愈觉忧闷无聊，焦烦一夜。到得次日清晨，窦氏吩咐张千道：“公子去了多年不曾回家，昨日那道人领公子回来，添得老爷焦闷，没做理会。你快去站在门前等候，公子来时竟扯了他进来；若只见那道人，也扯住他问一个的确，不可有误。”张千领命不题。

且表湘子因退之不肯认他，他便摇身一变，现出昔日形容，走到自家门首。恰好张千在那里瞻望，看见湘子走来，一手扯进门里，叫道：“老爷！夫人！公子回来了！”有诗为证：

十八容颜依旧胎，唇红齿白鬓新裁。

且教叔婶重相见，觉得眉头不展开。

退之与窦氏听见说湘子回来，真个是喜从天降，三脚两步跑将出来，扯住他衣服，不住的汪汪泪落，道：“我儿，你一向在那里？抛得我夫妻两个

上苑——指皇家园林。

供状——即供词。

解子——押解犯人的差役。

扉——门扇。

举眼无人，好不凄楚，你身上怎的这般褴褛，教我看了越发心酸。”湘子道：“叔父、婶娘，且省烦恼，听侄儿道来：

我身穿纳袄度春秋。”

退之道：“吃些恁么物件？”湘子道：

我旋砍山柴带叶收，黄精野菜和根煮，无酱无盐饱即休。

退之道：“这般食用，有恁快活？”湘子道：

笙箫不奏，冷暖自由。石铛内清泉常沸，瓦甌中玄酒时浮。这滋味，无非无是我甘受。

窦氏叫芦英道：“媳妇，你丈夫回来了，快扯住他，不要放他又去了。”芦英依言来扯湘子，湘子就闪过那边。芦英赶到那边扯他，湘子又闪过这边，只是扯他不着。芦英道：“婆婆，媳妇扯他不着，怎生是好？”窦氏道：“你且住，有我自留仙。”

退之道：“我且问你，你一向在那里安身？”湘子唱道：

我住在终南佳境，山水可怡情。闹来时，漫将仙鹤引；得意处，好把《黄庭》竟。

参玄谈道，了悟无生，长春自在心缘净。

退之道：“汝在那里与何人往来？”湘子道：

汉钟离开坛阐教，吕洞字传法授道。我呵，参透玄机微妙，登仙侣，脱尘器，心散诞，意逍遥。

退之道：“看你这般模样，也不像个神仙，随你卖弄得锦上添花；我只是不信。”湘子又道：

虽不得神仙位，且躲些闲是非。困来时，一觉鼾鼾睡。布衣袍，且把麻绦系。草庵中，饮几杯瓮头清，总是个今朝有酒今朝醉。

退之道：“汝在那山中、怎比得俺做官的快乐？”湘子唱道：

漫说为官好，争如学道高，无忧无辱无烦恼。山中景致人知少，四时不谢花长在，一任双九频跳。寿与天齐，喜得长生不老。

窦氏道：“你去了这几时，可思想我抚养深恩及妻子被窝中情爱么？”湘子道：

婶母恩非小，你儿行常自焦，扯干就湿真难报。枕边恩爱从来少。婶娘，你可劝叔父呵！休官弃职早修行，免得纷纷雪拥蓝关道。

退之道：“恁么蓝关、白关，伍子肯也曾走过了照关。”湘子道：“照关到容易过，只怕蓝关有些难过。叔父你听我道来：

我看那弃职张良，归湖范蠡，跳出虎狼郡，再不列朝班里。爱看着，翠巍巍千丈岭头松，绿滔滔万顷长江水。他只为着七国争雄，孙庞斗智；商鼎中移，夷齐饿死。

紧在——即紧靠。

年甲——年龄。

蓬壶——即蓬莱，仙人所居。

玄真——玄妙的真谛，指道教。

聋聩（kuì，音溃）——不明道家玄理的人。

同侪（chái，音仇）——同辈。

黧（lí，音黎）黑——非常黑。

头口——牲口。

褴（lán，音蓝）褛（lǚ，音吕）——衣裳破旧。

疏眉——展眉。因高兴而使紧皱的眉头松开。

又只怕指鹿为马，呼凤作鸡。财广伤身，官高害己。因此上葫芦提不辨是非，醉如泥，省问红尘事。假便有黄金堆，北斗齐，也难买生死期。“轮回吃紧的，鸡儿飞，兔儿，催，此时眼睫不相随。白发古来稀，到头空自悔！”

退之见说，心中大怒，就骂道：“汝这没爷娘没人收管的忤逆种，去了这许久回来。再不说一两句好言语，只在我跟前胡说乱道，成何规矩！我做了官要治天下百姓，一个侄儿也不能整顿，如何去治国平天下！我若不看哥嫂面上，就一顿打死了你这畜生！满顶绝了后代，也省得被人笑耻。”湘子暗笑道：“我已成仙，你怎么打得我死。”

窦氏叫韩清：“快去吩咐张千摆列筵席，待哥哥换了衣服，出来饮酒。”湘子道：“叔父寿辰，侄儿不曾拜祝得，如今有些薄礼与叔父把盏上寿。”退之道：“三百五十六位朝官都来与我庆寿，只因汝不在家，我心中十分不快活，汝如今回来我就欢喜了，那里要你的礼物。”湘子道：“侄儿已叫人去取，就来了。”退之道：“礼物在那里？谁人去取？”湘子道：“在碧天洞里。”退之道：“我生日那一位朝官、亲戚不送礼来，那一件事物没有？只是我不肯收，那个希罕你的东两？你说这般没对会的话来哄谁？”湘子道：“侄儿岂敢谎言，已差仙童清风、明月到碧天洞蟠桃会上借桌面四十张，来与叔父上寿。只待香尽，仙童就来了，快着人去请列位朝官来赴筵席。”退之道：“我不信。”湘子道：“香尽仙童不来，我也没有面目见得朝官。”退之遂叫张千一边取香来点，一面去请林学士等许多官员。

不一时，众官齐到。退之上前相见，说及湘子相邀之事。俱各暗暗而笑，依次坐下。退之一连起身几次，看那点的香，见香渐渐尽来，便道：“侄儿，香将尽了，仙童还不见来，岂不虚邀了列位大人？”湘子仰天一看，道：“请叔父和众大人迎接仙童。”退之与众官立得起身，但见两个仙童从空直至筵前，果然描不成画不就生成的神仙体段。退之问道：“道童，那花蓝内是怎么回事？”仙童道：“与大人上寿的桌面。”退之道：“这一点点花蓝儿盛得多少东西？也不够我一个人吃，倒教我去请这许多大人。”仙童道：“我花蓝内是天上珍肴，瑶池玉液，不是人间的滋味。列位大人得到口尝一尝，也是无量的福了，指望要吃多少。”

当下清风便在花蓝内一件件搬出来，明月便一件件摆列在桌子上，虽没有蚊唇、龙脯，熊掌、驼蹄，恰都是目不见，耳不闻的奇品。退之道：“侄儿，这般东西只好在山里受用，如何摆在我的厅上？到觉得冷淡没趣？”湘子道：“叔父，要山有甚难处，侄儿就将前面影墙上画一座山，同列位大人上山一游何如？”退之道：“影墙上原画着一个麒麟，若再画些山水，怕污坏了我的影墙。”湘子道：“待侄儿叫麒麟走了下来，然后去画山水。”退之道：“水墨颜色画的麒麟有形无气，怎么叫得下来？”湘子道：“口说无凭，做出便见，请众大人仔细着眼。”说声才罢，湘子又大喝一声道：“畜生还不下来，等待几时！”只听得一声响，如天崩地塌一般，那麒麟跳下墙来，奔出门外，站着不动。湘子就拿一把芭帚在手，向影墙上乱扫将去。但

石铛(chēng,音撑)——石锅。

瓦甌(ōu,音欧)——瓦制煮饭罐。

怡情——娱悦情性。

《黄庭》——道经名，讲道家养生修炼之道。

无生——无生无灭的仙境。

见青山绿水，翠柏苍松，麋鹿盘旋，凤鸾飞舞；悬崖瀑布，匹练横施；诸石绮分，气暖若露。明明是一堵影墙，却变作真山真水。众官看了，喜之不尽。怎见得这山的奇异处，有《一枝花》为证：

山林中山鸟飞，山顶上山鸡叫，满山川尽都是芭蕉。绿荫荫高松、古柏，红灿灿山果、山桃；明晃晃落下些青鸾、翠鹤，鸟燕、皂雕。我只见，山鸡儿一来一往，山猢猻倚定青梢。神龙行处，霹雳东闪；虎离窝，摆尾伸腰。只听得山寺里钟声不断，山观里法鼓忙敲；山和尚议论些经文佛法，山道士贪恋着清高。又见一个打柴的樵夫，手执着大斧呵呵笑，笑着的是巅顶高峰峦巧。忽抬气，见那酒望子摇，酒店里村姑俏。唤山童，急急忙忙沽入酒瓢，同吃一个饱。

湘子道：“列位大人，这山好么？”林学士道：“果然一座好山，若引我们同到山上游玩一番，才显得仙家的妙用。”湘子道：“要上山去有何难哉！”便一手招着众官，叫退之道：“贫道先行，列位大人同叔父都上山去走一遭。”众官雀跃鹄踊，都随上山，冉冉要从独木桥上过去。只见崩浪千寻，悬流万丈，鸣如巨雷，白如雪练，蹶足其上，魂惊魄依。林学士道：“韩亲家，脚下须要仔细。”退之听了，不敢前进。湘子道：“叔父，眼前就是蓬莱三岛，不肯上去，岂不可惜？”退之道：“明明白白一堵影墙，却弄这些法术来魔诈，我等被你哄了上去，一个脚踢跌将下来，不死也要做残疾了，我怎么把性命丢在这个去处？湘子见说，把手一推，退之和众官端然都站在厅上，影墙内依旧还是一个麒麟，仙童、湘子都不知何处去了？正是：

分明咫尺神仙路，无奈凡人不肯行。

毕竟后来湘子回来否，且听下回分解。

散诞——恬淡安适。

昭关——即昭关。地名，在安徽含山县北，为春秋时吴楚之界。伍子胥从楚国逃往吴国时路过此关。

虎狼郡——喻黑暗混乱的政局。

朝班——指官府。

第十八回 唐宪宗敬迎佛骨 韩退之直谏 受贬

日月穿扳驾步高，时光劈面斩人刀。
清风明月朝朝有，烟瘴缠身日日熬。
苦海无边难到岸，慈航有路枉心劳。
你强我弱俱休论，不免阎王簿上销。

话说湘子与仙童都不见了，也没有恁么桌面、山水，众官相推埋怨道：“神仙立在面前也不认得，生这眼睛何用？到不如瞎了，心里还有些明白。”退之道：“舍侄一定还来，列位大人不必心焦。”

道犹未了，只见湘子义立在面前叫道：“叔父，侄儿又来了。”退之道：“汝既回来，须改过自新，读书学好，做那显祖荣宗、封妻荫子的勾当，不要说我面上好看，就是列位大人面上也好看。你快快去换了衣服出来。”湘子道：“侄儿回来祝寿，叔父又憎嫌我的桌面，不肯吃，我如今再取一个仙桃与叔父上寿何如？”退之道：“恁么仙桃不仙桃，我也不要他吃。”林学士道：“既有仙桃，便多取几个带挈我们都尝一尝，也是你的好处，不枉了一场相与。”湘子道：“仙桃岂是容易得吃的。我那山上西北方有一株仙桃，实大如斗，硃砂斑点的，人吃了成仙。东南方有一株仙桃，实大如升，马吃了成龙。西南方上有一株仙桃，实大如茶盅，犬吃了化成仙鹤。若没有夙缘，不要说吃，就是影儿也不能够得见。”林学士道：“我们有缘与你相会，难道桃子倒没缘得吃？你只是慳吝不舍得，单把这些言语来搪塞。”湘子笑了一声，道：“既是大人见教，待贫道叫仙童取来，不拘多少，列位大人分吃就是了。”林学士道：“只要到口，谁敢争多嫌少？”

湘子就仰天叫道：“清风、明月，快些取仙桃下来！”叫声未罢，只见两个仙童各捧一盘桃子，从空降下，递与湘子。湘子接桃在手，便捧着两颗，五体投地，拜祝退之道：“侄儿无物奉祝叔婶眉寿，愿叔婶遐龄不老，鹤算绵长。再愿叔父早早回头，弃职休官，随我修行辨道。”又捧着余桃献上林学士并众官道：“愿大人收心敛迹，及时解绶辞朝。众大人保重前程，尽忠报国。”

退之道：“我儿，你既取仙桃庆寿，心已尽了，趁早丢下渔鼓筒板，换了冠服，陪侍列位大人吃酒，再不要提起‘出家’二字了。”湘子拍动渔鼓唱道：

叔父你怎不愁？

退之道：“我身穿绫锦，日食珍馐，居住有画栋雕梁，出入有高车骏马，要愁那一件？”

我只怕灾祸临身，逆鳞触犯难收。一心为国，谁知反做冤仇。我劝你早回头，寻一

孙庞——指孙臆、庞涓。

商鼎——指商代政权。

夷齐——指伯夷、叔齐。

鸡儿——喻太阳。

兔儿——喻月亮。

体段——身段。

匹练——喻如白色绸带般清澈的溪水。

皂雕——一种黑色鹰。

个云霞朋友。

林学士道：“你去了许久，今日回来，好生劝令叔饮一杯酒，才见你叔侄至情，不要只管把言语去恼他。”湘子又唱道：

前世里曾修，今世里酬，怕只怕名缰利锁难丢。倒不如张良弃职，跟着赤松子去游，

汉高皇要害何能够？

退之道：“你这些话忒惹厌，且听我道来：

〔寄生草〕你休得再胡言，劝修行徒枉然。俺官居礼部身荣显，俺君臣相得人争羨；

俺簪纓奕世家声远，俺朝朝优券上金銮。谁肯呵弃功名，忍饥寒去学仙？”

湘子道：“叔父你说便这般说，只怕君下一朝不相得起来，有些跌蹄，没人救你。”退之道：“畜生！汝说话全不知机毅，明明像风颠一般，蓬莱山上那里有风颠的神仙？汝依先去罢，不要在这里搅得大家不清静！”湘子道：“叔父，侄儿再三劝你，不肯回心，反发恼起来，想是怪侄儿叨了你酒饭，我把酒饭仍旧吐还你罢。”说声未了，便吐出一钵盂酒饭来，递与退之道：“还你的酒饭。”退之掩鼻道：“这样腌臢话，你便少说些。”

谁知芦英小姐与窦氏夫人都站在屏风后面，看见湘子这般呆景，思量：“我的丈夫真个是仙人也未可知？”连忙赶上前来，拿起钵盂要吃，被窦氏就手夺来，倾在地上，道：“这样腌臢东西，亏你要举口吃下些。”只见家中一个白猫跑来，都舔吃了，登时化成一只白凤凰，腾空飞起。芦英埋怨道，“婆婆，你看这猫吃了吐的酒食，就变作风凰，丈夫岂不是神仙？分明错过了。”窦氏也惊骇道：“真个错了！真个错了！”退之道：“从古以来不知多少人被这些术法捉弄了，夫人不要信他。”湘子见退之坚意不听，便望空一指，道：“叔父你看，仙驾来了。”退之抬头看时，半空中列着几队仙童、仙女，手执幢幡宝盖，各各驾一朵祥云自天而下。湘子便端坐在祥云里面，冉冉升天，杳无踪迹。退之口占一词道：

乔才堪怒，把浮言前来诱吾。世间那有长生路，谁人能得到清都？金人仙掌擎晓

露，汉武帝皇终不悟。到如今传为话谱，到如今传为话谱。

那湘子足踏祥云，直至终南山，叩见钟、吕两师。两师道：“湘子，你去度韩退之，度到那里了？”湘子倒身下拜，道：“师父，惭愧，弟子下凡度化叔父，已经五次六番，他只是不肯回心转意，如之奈何？”两师道：“你把怎么神通显与他看？”湘子把自从领旨下凡，到南坛祈雪，与见宪宗，闯华筵以后许多神通变化，一一说了一遍。

两师听罢言语，便同湘子直上三天门下，启奏玉帝道：“臣弟子韩湘湘旨下凡，去度卷帘大将军冲和子翰愈。这韩愈贪恋荣华，执迷不省，伏候另裁。”玉帝闻奏大怒，便着天曹诸宰检点簿籍。天曹奉旨，查勘得水平州昌

山观——山间道观。

法鼓——诵经时敲的鼓。

佛骨——相传释但牟尼死后，留下四颗牙齿，称佛牙，亦称佛骨，佛舍利。

直谏——臣对君直言劝谏。

慳（qi n，音铅）吝——小气。

眉寿——颂祝同，长寿之意。

遐龄——高龄。

鹤算——古人以鹤为长寿之鸟，故称长春为鹤算。

解绶——绶为系官印的丝带。解绶指辞官退隐。

黎县韩愈，原是殿前卷帘大将军，因与云阳子醉夺幡桃，打碎玻璃玉盏，滴到下方，投胎转世，六十一岁上该受百障千磨，方得回位。玉帝对湘子道：“韩愈滴限未滿，卿再下去化他，不得迟誤。”湘子奏道：“宪宗好僧不好道，韩愈好道不好僧。臣与蓝采和变化两个番僧，把臣云阳板变作牟尼佛骨，同去朝中进上宪宗皇帝，待叔父韩愈表谏宪宗，那时宪宗龙颜大怒，将叔父贬黜潮州为刺史，臣在秦岭路上教他马死人亡，然后度他，方才得他转头。”玉帝准奏，便着蓝采和同搬子前去。

当下湘子与蓝采和离了南天门，摇身一变，变作番僧模样。一个是：

身披佛宝锦袈裟，头戴毗卢帽 顶斜。耳坠金环光闪烁，手持锡杖上中华。胸藏一点神光妙，脚 鞋状貌奢。好似阿罗来降世，诚如活佛到人家。

一个是：

戴着顶左弄绒锦帽，穿着件襍襍 线毛衣。两耳垂肩长，黑色双睛圆大亮如银。手中捧着金丝盒，只念番经字不真。虽然是个神仙变，俨是西方路上哈嘛僧。

二僧来到金亭驿馆，馆使迎接坐下，问道：“两位从何方来？有何进贡？”二僧说了一荡胡言，馆使一毫不省。旁边转出通使，把二僧的言语译过一遍。馆使才晓得他是来进佛骨番僧，便对他说道：“今日已晚，两位暂在馆中宿歇，明早即当启奏。”连忙吩咐摆斋款待不题。

湘子暗与采和计议道：“看人上这般光景，若不显些神通，未必动得百姓。不如今夜先托一梦与宪宗皇帝，待来早宪宗登殿宣诸臣圆梦的时节，我们撞去见驾，庶乎于事有济。”采和道：“此论极妙。”当下湘子便遣睡魔神到宫中去托梦。恰好宪宗睡到子时前后，梦见仓廩粮米散布田中，旁有金甲神人，左手持弓，右手搭上两箭，望宪宗射来，正中金冠之上。

宪宗惊得醒来，一身冷汗。次日早朝，宣众官上殿，说道：“朕夜来得其一梦，梦见仓廩 粮米散布田中，旁有一金甲神人，站在殿前，手持一张弓、两枝箭，射中朕的金冠，不知主何吉凶？”学士林圭执简当胸，跪在丹墀下面奏道：“此梦大吉，主有番国进贡异人之兆。”宪宗道：“卿细细解来，待朕自详。”林学士道：“米在田中，是个番字；一人持弓、两枝箭，是个佛字。番为外国之人，佛为异域之宝。陛下此梦，主今日有番人进贡奇物。”说犹未了，只见两个番僧手持着金丝大匣，上嵌着一颗绀色 宝珠，匣内盛着牟尼佛骨，周围簇拥着霞光万道，瑞气千条，一径闯入五凤楼前，高声叫道：“大唐皇帝听者：佛在西方，未来东土，因悯南瞻部州四大众生，贪杀淫邪，诳欺凶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重三光，不惜五谷，造下无边罪孽，酿成宿世愆尤，故于太宗皇帝贞观十三年差观世音菩萨点化金蝉长老上西天雷音寺拜佛求经，超度亡魂，提撕聋聩。然经文启发者有限，佛力裨益者无穷。今有雷音寺世尊归天留下指骨一节，重九斤六两，在凤翔寺。相传三十年一

逆鳞——倒生的鳞片。古代以君主为龙，因称触怒君主为逆鳞。

云霞朋友——指信奉道教者。

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史记》载张良欲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

簪纓——古代官吏的冠饰，指显贵人家。

笏（hù，音户）——古代上朝时手中所执手板、有事书于上，以防遗忘。

金銮（luán，音栾）——皇宫。

呵弃——抛弃。

乔才——骂人话，即无赖，恶棍之意。

开，开则岁丰人安。贫僧特特赍来奉献，要使天下有知血属咸敬重如来，广修善果，庶保国祚绵长，皇图巩固。”黄门官闻得两个番僧说话，连忙转奏宪宗。又见那金亭驿馆使前来启奏。宪宗皇帝闻奏，便道：“昔年那求雪的仙人曾说必有异人来自西土，保朕躬于万祀，绵国祚于亿年，今日果应其言。”即时宣召番僧入见。

番僧手捧佛骨，直立在金銮殿下。宪宗皇帝看见空中祥光缭绕，瑞气盘旋，喜之不胜，就立起身来，走下御座，接捧佛骨，供养在龙凤案上，倒身下拜。即命光禄寺备办素斋，款待这两个番僧。说不尽咸酸苦辣香甜滋味尽调和，珍异精佳清美肴都摆列，虽是人间御膳，胜似天上仙厨。

两僧斋罢，稽首辞朝。宪宗钦赐黄金千两，白壁十双，锦绣千纯，明珠一斛。两僧拂袖长往，分毫不受。宪宗愈加敬重，要将那佛骨留在禁中。二月，乃颁告天下，历送诸寺，着人人念佛，户户斋僧，有谤毁不敬者，以大逆不道论。忙得那在朝官宰，贵戚皇亲，以至庶民妇女，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顶臂供养者，无不向天顶礼，称扬佛号。

独行礼部尚书韩愈，不肯拜佛，倡言说：“身居大位，职掌风化，佛乃西方寂灭之教，骨乃西方朽秽之物，有何凭验知是佛指？清明世界，遭此欺愚，心实不忿？”乃具表奏闻宪宗皇帝。奏曰：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尔，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颡顛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誉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会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迫，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

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才识不逮，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

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既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行之，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昇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

清都——天帝居处。

不省——不醒，不悟。

番僧——外国僧人。

毗卢帽——僧帽。

毯（pǐ，音普）毳（lǐ，音鲁）——藏语音译，谓毛毯。

哈嘛僧——即喇嘛僧。

一毫不省——一点不懂。

仓廩（áo，音熬）——粮仓。

紺（gàn，音干）——青紫色。

愆（qiān，音牵）尤——罪过。

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误，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尠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面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色后世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几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心任激切，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

自战国之世，老庄与儒者争衡，更相是非，至汉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晋宋以来，日以繁盛，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论难空有，独愈恶其盗财惑众，故力排之。

表奏，宪宗大怒道：“韩愈这厮唐突朝廷，欺毁贤圣，着实可恶！着锦衣卫官校绑至云阳市曹斩首示众，有来谏者，与愈一体施行。”两边闪出二三十名刽子手，把退之剥去朝衣、朝冠，捆绑起来，押赴市曹。只见旗帜漫空，刀枪耀日，前遮后拥，何止千百余人。吓得退之魂飞天外，魄散九霄，仰面叫道：“天那！我韩愈忠心报国，一死何难？只是我侄儿湘子不曾还乡，我难逃不孝之罪耳。”看看来到市曹，不见有一人上前保奏。

毕竟不知退之性命若何，请听下回分解。正是：

阎王注定三更死，定不留人到五更。

青龙共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贲(j, 音基)——拿东西赠予他人。

有知血属——有智慧者，指人。

纯——指一段丝绵布帛。

斛——量器名。

第十九回 贬潮阳退之赴任 渡爱河湘子撑船

睽 彼东门禽，伤弦恶曲木。金滕 功不刊，流言枉布毒。拔木偃秋禾，皇天恩最渥，
成主 开金滕，恻然 心感服。公旦 事既显，切莫闲置啄。

不说退之押赴市曹，且说两班文武崔群、林圭等一齐卸下乌纱、象简，脱下金带、紫袍，叩头奏道：“愈言抵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全忠，安能及此，愿陛下少赐宽假，以来谏诤。”宪宗道：“愈言朕奉佛太过，情犹可容，至言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天促，何乖刺耶？愈，人臣，狂言敢尔，断不可赦！”于是中外骇惧，戚里诸贵，亦为愈言。宪宗乃准奏，姑免愈死，着贬谪极恶烟瘴远方，永不许叙用。班中闪出一位吏部尚书，执简奏道：“现今广东潮州，有一鳄鱼为患，民不聊生，正缺一员刺史，推选此地者，无不哭泣告改，何不将韩愈降补这个地方？”宪宗问道：“此郡既有妖鱼，想是烟瘴地面了，但不知离京师有多少路程？往返也得几个月日？”吏部尚书奏道：“八千里遥远，极快也得五个月才到得那里。”宪宗道：“既然如此，着韩愈单人独马，星夜前去，钦限三个月内到任。如过限一日，改发边卫充军；过限二日，就于本地方斩首示众；过限三日，全家尽行诛戮。”退之得放回来，谢恩出朝，掩面大哭。正是：

不信神仙语，灾殃今日来。

一朝墙壁倒，压坏栋梁材。

退之忙忙到得家中，对窦氏道：“我因谏迎佛骨，触怒龙颜，几乎身首异处。亏得满朝大臣一力保奏，留得这条性命，贬为潮州刺史，钦限一人一马，即日起程，三月之内到任。如违钦限一月，发边远充军；二日，就于本管地方处斩；三日，全家抄没。算来八千里路，会飞也得三四个月，教我如何是好？”窦氏闻言，捶胸大哭，连忙收拾行李，吩咐张千、李万，跟随退之起身。退之当时吩咐窦氏：“好生着管媳妇声英，拘束义儿韩清。内外出入，俱要小心，不得惹是招非，以罹 罪谴。”泪出痛肠，难分难舍，只听得门外马嘶人哄，慌得张千跑出去看时，乃是百官来与退之送行。百官原要到十里氏亭饯别的，因宪宗有旨，凡是官员 出郭送韩愈的即降二级，故此百官止来退之家中作别。退之见了这个光景，更咖悲痛，各各洒泪而别。独林学士送到长亭，说道：“人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亲家今日虽受了贬滴的苦，日后清名，谁不敬仰？但收心前去，指日圣上需怒 回颜，决然取复旧职。”退之道：“多谢亲家费心，另图报效。”正是：

江山风物自伤情，南北东西为利名。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夷狄——对少数民族，境外民族的鄙称。

促——寿命短促。

牲牢——祭祀用品。

凤翔——今陕西凤翔县。

御楼——临楼，登楼。

舁（yú，音鱼）——抬。

大内——皇宫。

业次——所从事行业。

桃莉（liè，音列）——桃木与扫帚。

当下退之一行三人要赶上前驿去处，以图安歇，谁知冷落凄凉，不比前日有词为证：

进步前行，一盏高灯远远明，四下人寂静，主仆三人奔。

莫不是寺观茅庵酒肆与茶亭？只怕冷淡凄凉，没个人儿问。

不提退之赶路。且表韩湘子与蓝采和见退之洒泪，不忍分别，林学士独到十里长亭把酒饯送，便拍手呵呵唱道：

叹文公，不识俺仙家妙用，妄自尊豪雄，山岳难摇动。朝堂内夸尔尊，众官僚俱供奉。权倾中外，谁不顺从？岂知佛骨表犯了重瞳，绑云阳 几乎命终。幸保奏敕贬潮阳，一路苦无穷，如今方显俺仙家妙用。

湘子见退之一路里愁眉不展，面带忧容，十分憔悴，比昔日在朝时节大不相同，便对蓝采和道：“仙兄，我和你驾起云来，先往蓝关道上，等俺叔父前来何如？”蓝采和道：“依我愚见，再去请钟、吕师父来铺排一个机关，才好下手度他。”湘子道：“仙兄所言有理，就劳仙兄往洞府去走一遭，弟子在蓝关道上相候。”采和依言而去。湘子唱道：“叔父！

我度你非同容易，你为何苦苦执迷？空教我费尽心机，你毫不解意，只得变番僧，

藏机度你。再若是不回头，光阴有几？阎王勾，悔之晚矣！”

湘子唱道情才罢，只见蓝采和同钟、吕两师来到。湘子上前施礼，告两师道：“我叔父已往潮阳，正在路上。若不降些风雪，惊以虎狼，使我叔父备尝苦楚，则道心不坚。今欲吩咐值日功曹唤巽二起风，滕六作雪，一月之间，倏大倏小，不得暂止。弟子与蓝师两个，或化作艸子撑驾渡船；或化作渔父涧下钓鱼；或化作樵夫山头斫树；或化作田父带笠荷锄；或化作牧童横眠牛背；再化一美女庄招赘叔父受些绷吊之苦。一路上各显神通，多方变化。若再不回心，须命蓝关土地差千里眼、顺风耳，化为猛虎，把张千、李万先驮至山中修行，止留叔父一人一骑走上蓝关，就于蓝关近便去处化出一间草庵，与他栖止，待马死人孤，然后度他，不知仙师以为可否？”两师道：“作用甚当。”正是：

双跨青鸾下玉阶，瑶天相送白云垓。

神仙岂肯临凡世，为度文公去复来。

湘子与众仙商榷已定，依计而行。湘子便乃画地成河，阻着退之的去路，把云阳简板化作一只船，撑在对河树阴底下歇着，等待退之前来，把几句言语打动他。那河有恁险处，有诗为证：

洪水滔滔一派波，流沙漠漠漾金梭。如江烟浪掀天起，似海风涛卷地拖。游戏蚊虻

冲窟出，翻腾鼉鳖转身多。莫言小艇难摇桨，纵有龙舟怎得过？

退之一路上对张千说道：“我们离家的时节恰像天气还热，如今竟像深秋光景，红叶黄花，金风乍起，好不凄凉。真个是：石路荒凉接野蒿，西风

恳悃（kǔn，音捆）——真心诚意。

睇（juàn，音眷）——深情地看。

金滕（téng，音腾）——《尚书》篇名。周武王病重，周公向三王祈祷，愿以自己代替。史官记其言，置于金绳绑住的匣子中，管蔡散布流言，谓周公想夺权，成王开匣得祝文，才知周公的忠心，执书而位，迎周公归都。

渥——周洽。

成主——周成王，武王之子，周公之侄。

恧（nǐ，音女<去声>）然——惭愧。

吹马利如刀。谁怜千里飘零客，冷露寒霜逼二毛。”张千道：“老爷，你一身去国甘辛苦，千里投荒莫叹嗟。自恨当初忠劝主，谁知今日受波查？”正在愁叹，恰好过着一个地方，那门楼额上题着“黄华驻馆”。退之道：“这是驿地了，我们且进去歇宿一宵，明日再行。”谁知那驿丞再三不容，道：“新奉圣旨，单言不许留你在驿中宿歇，如有容留者以违旨论。”退之听了，垂下泪来，道：“我已离京远了，有准人知道？”驿丞道：“若要不知，除非莫为。我实是官卑职小，怕长官知道。”退之正要发怒，忽见李万来禀道：“老爷，前面不知是恁么地方，有一条大河阻住去路，四下里空荡荡，没有一只渡船，怎么过得去？”退之抬头一望，叹道：“果然是分大河，风浪这般汹涌，怎生得渡到那边？”便问驿丞道：“你既不肯容我安歇，有渡船寻一只送我过河也罢。”驿丞道：“渡船那里得有，你识得水性，就下水过去。”退之听了这些言语，好不恼怒得紧，吩咐张千道：“这等一个去处，难道渡船也没有一只？你们快去寻着地方总甲，问他一个明白，雇一只来送我过去，不可迟滞。”李万道：“一望不见人烟，只有这个驿馆，便有几个驿夫，都伏着驿丞管辖，只听他的指挥，叫我那里去寻居民总甲？莫不是我们错走了路，走到天尽头了？”退之道：“胡说！我们起身不过四十余日，怎么就走到天尽头？快快去寻船，不要耽误了时日。”那张千扯了李万便去寻船，寻过东，寻过西，不见一个人影；寻上南，寻落北，不见一叶扁舟。寻了半晌，转身回复退之。不料那个驿工装个肚痛，走了进去，再不出来。

退之独自一个冷清清坐在驿厅上。张千只得又跑去寻船，恰好一个艍公驾着一只小船，远远地顺流头荡将下来。张千使用手一指，叫李万道：“哥，好了，这不是有船来了？”李万瞅着眼道：“在那里？”张千道：“兀的那黑影儿动的不是一只船？”李万道：“望着像一个老鸦展翅，那里是船？就是船，不过是顺水淌术的，没人在上面摇橹也用不着。”张千道：“你说那展翅的正是一个人。”两个争论未决，看看船到面前。李万道：“你好眼力，真个是一只船，一个人摇着橹，我先去回复老爷，你等船来留住了他的，要他送过河去。”

李万去不多时，只见船将到岸，张千立在岸上叫道：“撑船的来渡我们一渡。”艍公道：“不渡，不渡！”张千道：“艍子，你渡我们过去，多与你些渡钱。”艍公道：“我船小渡不得。”张千道：“我们不多几个人，将就渡一渡过河，你不要作难。”艍公道：“那马上远远来的是恁么人？要我渡他？”张千道：“那一位就是怖老爷。”艍公道：“如今才交秋天，怎么就做韩老爷？”张千道：“艍子，你不曾读书过？”艍公道：“书也曾读几行。”张千道：“既读过书，怎的不晓得韩字？《百家姓》上说：‘蒋、沈、韩、杨。’我老爷是姓韩的韩字，不是你那寒字。你说的寒字，是《千字文》上‘寒来暑往，的寒字。”艍公道：“寒与热我也分清理白这许多不得，但那个人气昂昂坐在马上，像是个有势耀的人一般，我怎么去渡得他？”张千道：“我老爷做人极好，再不使势耀的，你若渡了他，他重重赏你渡钱。”艍公道：“从古说上门的好买，上门的好卖。你老爷既做人好，为何不坐在朝中讨快活，却来这河边寻我去渡他？”

两个人正对答问，只见退之一骑马，李万一肩行李，都到面前。张千向前禀道：“艍子说船小，渡不得我们。”退之便下了马，走近岸口，叫道：

“艄公，你渡我过河，我决不轻慢你。”艄公道：“老大人，我这船儿就似做官的一般，正好修时不肯修，如今破漏在中流，思量要补无人补，那得明人渡出头？”退之道：“闲话休讲，将就渡我一渡。”艄公道：“老大人，你看这个河的模样，除是神仙才度得你，我若度你，你也不信。”退之道：“那里能够有神仙来？”艄公道：“神仙到有，只是大人倚着那做官的势耀，在家中不肯理他，他如今再也不来度你了。”张千道：“我实实对你说，你若渡，便渡我们过去；若不肯渡，我老爷行牌去叫起地方人夫，把你这只船儿拔了上岸，再不许你在这里赚钱生理，”艄公听说，便把脚踏开船道：“这般说话又来使势了，我不渡！我不渡？”李万道：“艄子哥！你不要着恼，我家哥是这般取笑说，你怎的就认起真来？”艄公道：“请问大人，为恁事要到河那边去？”退之道：“我奉公干 要去。”艄公道：“做人不要学那雉鸡，乖躲头不躲脚。我只怕你马行窄路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说得退之面皮红涨，半晌无言。张千道：“艄子哥，时光有限，我们过河还要去寻客店，你只管把这闲话来说。正经是坐的人不知立的苦，快渡我们去罢！”艄公道：“我的船小，只好渡人，却渡不得马。”李万道：“这马是我老爷脚力须用，同渡过去，宁可多与你些渡钱。”艄公道：“风浪大得紧，实是船小，同渡不得，我做两次渡何如？”张千道：“你说那都是自在话，渡得我们过去，转来再渡马，可不户亮光光上了，教我们到那里去寻旅店？”艄公道：“老兄，我未晚先忧日落，何不在家里坐着？我到不怕月上，只怕风雪来得紧，摇不得船才是苦事。”张千道：“这个天气风雪“断然没有，只是你摇快些才好。”艄公道：“既如此说，你们一齐下船来，只要小心仔细些，不要做顺水推船没下梢。”

退之人马同到船中，退之坐在中舱，马在一舱，张千、李万并行李共占一舱，恰也不觉得船小。那艄公慢慢地摇着橹，唱着歌道：

乱石滩头驾小航，急流溪畔柳阴长。歌欵乃，濯 沧浪。不怕东风上下狂。

烟波深处任优游：南北东西到即休。功业恨，利名愁，从来不上钓鱼钩。”

退之听他唱罢歌，便问道：“艄子，你家住那里？”艄公道：“我家住在碧云霄斗牛宫中。”退之道：“碧云霄斗牛宫乃是神仙的居址，怎么有你的住处？”艄公道：“我比神仙也差个多。”退之道：“既做神仙，为何又撑着小船图赚钱？”艄公道：

我爱着清闲，驾着只小船，把五湖四海都游遍，那里去图钱？

退之道：“你曾读书也不曾？”艄公道：“我也曾悬梁刺股，映雪囊萤，坐想伊、吕，梦思周、孔。”退之道：“你既用了苦功读书，也曾中举做官么？”艄公道：“我也曾插官花，饮御筵，执象简，拜金銮。”退之道：“好没来由，既登黄甲，做了官，在那里衙门？”艄公道：“初授监察御

置啄——闲言碎语，无端猜疑。

罹（lí，音离）——遭遇。

霁（jì，音季）怒——息怒。

重瞳——相传舜重瞳，代指皇帝。

云阳——因佛骨为云阳板所变，故代指谏迎佛骨事。

勾——勾命。

巽（xùn，音训）——巽为八卦之一，卦象征木与风，后指巽二为风神。

滕六——雪神名。

史，升授考功司郎。”退之道：“后来若何？”艄公道：“历升刑部侍郎，因南坛祈雪有功，转升礼部尚书。”退之道：“既做了尚书，为何弃职在此撑驾小船？”艄公道：“只因朝谏皇王迎佛骨、云阳斩首苦无边；亏得百官来相救，夕贬潮阳路八千。”退之低首忖道：“这艄子言语，一句句都说在我身上，就是神仙一般。”艄公道：“大人，你思忖着谁来？”退之道：“找思忖侄儿韩湘子。”艄公道：“我见一个韩湘子，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已作尘中饿殍，倒不晓得是大人的犹子。”退之哭道：“如今死在那里？”艄公道：“死便不死，活也不活，不死不活，好似啮缺。”退之道：“啮缺是古得道的，依你这般说，我侄儿也得道了，为何衣不遮身，食不充口？”艄公道：“古人说：‘饱暖思淫欲，饥寒起道心’。若湘子衣食周全，便又思量做官了，怎肯弃官修行？”退之道：“那轻狂的人才肯去修行，若学好的人决不肯修行。”艄公道：

休得笑轻狂，切记美女庄；

过得美女庄，才算翰林郎。

说话之间，不觉来到彼岸。退之一行人马，但跳起船。张千便去慎袋内摸钱，数与艄公时，艄公、渡船俱不见了，也没有怎么阔大的河，汹涌的水，端端是一块平洋大路。愧得退之面如土色，捉身不定道：“怪哉！怪哉！”李万道：“老爷不必惊疑，这是上天监察老爷忠良被滴，故化这艄公渡船来试老爷耳。”正是：

湛湛青天莫怨尤，忠心为国更何求？

举头就有神明在，只要愚人自醒头。

退之叹息一会，只得上了马，趲行几里，不觉来到山林幽僻处，前无村落，后无宿店，四下里旷旷荡荡，没有一些人烟。正在胆怯心寒，忽然乌云陡作，卷起一阵大风，吹得他一行人满身寒籁籁，遍体冷清清，口畔头摇，唇青面白，各各捉脚不往。退之道：“自离长安以来，一路好不焦劳辛苦，受怕担惊，谁知今计到这广莫之野，又遇这一阵大风，岂不凄钱。”张千道：“头光艄公说月到未必有，只怕风雪来。如今风已来了，又没有安身之处，如何是好？”退之道：“且带住了马，待我作一篇《风赋》，以消愁闷。”赋曰：

冷冷飏飏，无形无影；呜呜吼吼，有力有声。簸土扬尘，摧林折木；收云卷雾，透户穿窗。一轮红日荡无光，万点明星皆陡暗。须臾间，乾坤罩合，顷刻时，宇宙遮漫。震撼斗牛宫，八大金刚身侧立；刮倒应真殿，五百罗汉眼难开。煽得飞禽惧怕，收毛敛翅，蹲身缩颈树丛藏；吹得走兽仓皇，摆尾摇头，战胆·凉心山下躲。飘飘荡荡，三江精怪撞船翻；喇喇呼呼，五岳凶神冲树倒。刮倒东洋海水水晶宫展，西华山玛瑙殿摇。响吟吟，赵州石桥两断；怒轰轰；雷音宝阁齐塌。只见补陀山白鸚鵡、红莲台摆摇不稳；菩萨院青毛狮、白赖象滚动难拴。走石飞沙，神号鬼哭；天昏地暗，月黑星沉。千年古塔黑悠悠，震动如雷；万里江山昏邓邓，迷离无主。正不知二郎因恁生嗔怒，使尽翻江搅海威？

退之作赋才罢，张千道：“老爷，风倒息了，又有雪丝下来，教人怎生走路？”退之道：“风既住了，料来需也不大，我们快趲上前寻个人家安歇，又作计较。”张千道：“影也不见一个，那得有人家安歇？”李万道：“好苦！好

垓（g i，音该）——极远之地。

二毛——黑白斑驳的花白头发。

公干——公务。

苦！前日大叔回家时也曾说来，今日不见他来救我们一救。”张千道：“大叔再三劝老爷弃了官职，老爷不肯信他，他如何肯来这里救我们？”

说话之际，不觉又走了几里路程，不料那雪越发大了。李万道：“雪大得紧，我们且在前面竹林中躲一会儿再走。”退之道：“这个去处，如何说得太平的话？就是躲也不为了当，不如快走，寻得一个店家，耽待几日，等晴了走的才是。”张千道：“人便硬着肚肠，闹闹得去，马又没料得吃，这般寒冷，如何肯走？”一头说，一头走，当不得那雪拦头拦脑扑将下来，满脖子项里都是雪。退之正在愁闷无聊，只见李万指道：“前面林子中间有一股烟气冲起，恰像有一村人家一般，我们快赶前去讨一夜安耽，明日又好走路。”退之依言，狠把马进欠一鞭，那马答嗤嗤乱走。

不知果然有人家否，且听下回分解。这正是：

堪叹凡夫不肯修，不知消息不知休。

若将三百年来算，白了先主几转头。

第二十回 美女庄渔樵点化 雪山里牧子醒迷

御气餐霞 伴老君，服形厌世出苍垠。

五行颠倒成金鼎，三景皈依凌紫氛。

焦尾 漫调仙侣曲，锦囊应有王虚文。

相期脱却尘寰去，紫府琼宫生绛云。

话说那树丛里去处叫做三山庄地方，前后三百里广阔，也有四五百家人家住着，家家有几个女子，共有七八百个女子，因此唤为三美女庄，看官，且说为何这一个地方就有这许多女子？只因韩退之不肯弃职修行，蓝采和特久这个去处化出这一所庄屋，铺排出一个酒店，叫明月、清风变作美女，待退之进去躲雪，就把美女局去试他的心。

果然，退之和张千、李万挡风冒雪赶到这庄门前，见有一个酒店，不胜欢喜，慌忙下了马，附着张千的耳朵说道：“进店家去，不要说我是礼部尚书韩老爷，只说是到潮洲去寻伙计算帐的客人。”张千颠头应了，挑着行李前走。退之随后跟进店中，拣一副座头坐下。那过卖就来问道：“客官用酒不用酒？”退之道：“这般冷天，怎的不吃酒？先把上好的酒漩 热些拿来我吃，然后做饭。”过卖道：“酒有上好的，烫也烫得热，只是吃了要醉人。”退之边：“吃酒不醉，如同活埋。若是淡酒吃了不醉的，也没人来买了。”过卖道：“古来说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因此上不劝客官吃酒。”退之道：“你这里是怎么地方？”过卖道：“唤做三山美女庄。”退之道：“美男破老，美女破舌，从古所戒，为何取这样一个地名？”过卖道：“小孩儿没娘，说起话长，我这三四百人家只会养娜儿，再不养一个孩子。这许多娜儿俱各长成，未曾出嫁，因此唤做三山美女庄。比如我店主人有个女儿，名唤明月仙，今庚三十八岁了，算命的说，目下该有一个贵人来娶他做二夫人。还不知贵人几时临门？若再挫一年就是三十九岁，可不白头了。明月仙有一个妹子，名唤清风仙，今年也是三十一岁。算命的说，他那八个字中稳隐的有三个贵子。店主人也思量把与人做小奶奶，图日后生得儿子，好享福。”

退之再欲问他，准知张千听得不耐烦，大声叫过卖道：“你这人不来烫酒伏侍，只管闲谈白话，不像个做生意的人！”那过卖听见张于叫他，忙忙转身来搬酒荷，摆在桌子上面，把一只碗，斟一碗热酒，放在退之面前。退之拿起便吃，刚刚吃得一碗，只见店卫边走出一个人来，看了退之，瞅了一眼，道：“我家明月仙夜来梦见一体半老贵人，头戴幞头，身穿朝服，手执象简，到他房中同拜花烛。你们在门前支撑生意，须要着眼看看，贵人不要错过了。”说罢，依先走进里面去。过卖笑道：“你看，我主人家这般雪天，

濯（zhúo，音浊）——洗。

悬梁刺股——战国时东周洛阳人苏秦游说失败，归乡时受家人冷落，故下决心 揣摩古书，刻苦学习。晚上为防止疲倦，悬梁铁推以刺股，一年后果然游说成功名动天下。

映雪囊萤——晋人车胤家贫无灯，使用袋装萤火虫以照明读书。

伊、吕——伊尹与吕尚。吕尚即姜子牙。

周、孔——周公与孔子。

黄甲——科举甲科进士及第者名单用黄纸书，故名。

饿殍（pǐo，音瞞）——饿死者的尸体。

犹子——兄弟之子。

寒冷得了不得，还睡不醒，做春梦哩。”退之听了他说话，心中就如抓痒一般，欲言不言。过卖近前问道：“老客官从那里地方来？如今要到潮阳有何事干？”退之道：“我与一个伙计台本生理，他久不回来，如今去寻他算帐。”过卖道：“算帐，算帐，横风打戗，若肯混帐，到是了当。”道犹未了，几见对面朱楼画阁之上一个美貌女子，倚着栏杆，手卷珠帘，唱道：

闻说功臣拜祷，南坛瑞雪纷。普救黎民困，枯搞禾苗润。今得宰相到来临，自古道

贵人难近。敛社会一羞，免不得相恭敬。

退之听得声音似莺啭乔林，忙忙抬头看时，不觉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左回右顾，注目凝睛。那女子秋波斜溜，眉黛偷颦，屡屡送情，遥遥寄意。退之看了一会，便叫道：“再镞热酒来。”过卖捧壶当面。退之问道：“你主人家姓恁名谁？”过卖道：“我店主人老爹叫做贾似真。”退之道：“这三四百人家共有几姓？”过卖道：“都是贾。”退之又道：“那朱栏画阁上面还是主人家的卧楼？是客楼？”过卖道：“主人卧房直在后面第七层房子内，这楼上是主人女儿明月仙的卧楼。”退之道：“天色将晚了，雪又大得紧，不知前途有好客店安歇么？”过卖道：“这般雪天，前途客店又远，去不得了，我这店中极好安歇，但凭老客自裁。”退之道：“既然如此，你打扫一间洁静房屋，待我安歇一宵，明早便行。”过卖道：“房子、床铺，件件干净的，不消打扫得，就是这明月仙楼下，极是清洁幽雅，任从客官安置。”退之道：“楼下倒好。”便叫张千、李万搬了行李，跟着过卖，走礼楼下看时，果然精致得紧。退之心中暗喜，掇了一张椅子，傍着栏杆坐着。

坐不多时，只听得咿门响，里面走出一个人来，正是那姓贾的主人。退之便立起身来迎他。那贾似真敛气躬身，近前喏道：“相公请见礼了。”退之还一个揖，道：“老夫经纪营生，偶从贵处经过，借宿一宵，主人翁何为这股称呼。贾似真道：“小女明月仙夜梦贵人与他同拜花烛，候至此时，不见有他客到来，止有相公三位借我家安歇，正应小女的梦了，岂不是有缘千里能相会？在下情愿把两个小女都嫁与相公，以成吉梦。”退之听得这一句，恰便似抓着痒处一般，便悄悄问张千道：“我正没有公子，若娶了这个二夫人，生下一男半女，也是韩门后代。但不知他是头婚？是二婚？”张千道：“老爷既要生儿子，管他头婚二婚，熟罐子偏会养儿子。”李万道：“据小人主见，又不足这般说。”退之暗道：“你主意是怎么样光景？”李万道：“这般大雪，我们付将计就什，老爷赘在他家住时，落得嚼他的饭食，睡他家娘子，等他天晴，我们一溜烟走去到任，若得恩赐回乡，老爷也不要驰驿，依先打这条路转来。倘或二夫人生得公子，稳定带他回家，也管不得老夫人吃醋捻酸；若不曾生得公子，老爷只哄他说我到家就着人来取你，且把这件事瞒过老夫人，省得耳根闹吵。不知老爷主意若阿？”退之低头想一想，道：“李万说得甚有理。”即转身上前，对贾似真说道：“实不相瞒，我是朝中

啮缺——古人名。相传为许由的老师。

阐（zhèng，音政）（chuài，音踹）——挣扎。

御气餐霞——道家两种修炼之术。御气为调节呼吸，餐霞为服食日霞。

老君——俗称老子为老君，亦称太上老君。唐高宗乾封元年上老子尊称曰玄元皇帝，武则天时改称老君。

苍垠——此指人间。

焦尾——指焦尾琴，琴名。东汉蔡邕用烧过的桐木制成，其音绝佳。

礼部尚书，姓韩，因谏迎佛骨，被贬到潮州为刺史，今庚五十多岁，正应着令爱 梦见的半老贵人。只是我夫人尚在，令爱就是嫁我，只好做二夫人，须要与令爱说过。”贾似真道：“算命的算定小女目下有贵人娶做二夫人，又与梦相符合、莫说做二夫人，就是铺床叠被做通房也是情愿的，何须讲过。”退之见他应允，一似孩儿吃糖，贫子拾宝，满脸堆下笑来。

当下，贾似真叫丫环：“快请两位小姐出来，趁此吉日，与韩贵人成亲。”不移时，叮当珮响，蘸郁香飘，四个丫环，一个叫做标致，一个叫做致标，一个叫做希奇，一个叫做奇希，他四个簇拥着明月仙、清风仙出来拜见退之。退之就与他拜了花烛，同归罗帐。只见楼上摆下酒果一桌，这酒不知是真是假？看官听说，这酒原来就是退之寿诞那一日摆与湘子吃的那一张桌面，其时湘子差天将运在这里，今日摆将出来，试退之记得不记得，只见明月仙手捧金杯，满斟绿蚁，递与退之，道：

酒泛羊羔，大雪纷纷日未消。喜得有缘相会，凤友驾交。鸾交来，同欢笑。请宽袍，
今宵恩爱，百岁乐滔滔。

退之接酒饮了。清风仙又斟一怀酒，递上退之，唱道：

玉斝香醪，且喜新知是故交。只愿青丝绾结，白首同调。切莫半路相抛。请宽袍，
怜新弃旧，风雨打花朝。

退之接酒在手，问道：“二位新人，这两个大丫环曾有丈夫么？”明月仙道：“妾身姊妹今日才得伏事贵人，如何丫环得有丈夫？”退之道：“他们既不曾有丈夫，趁着今日良宵，将标致配与张千，致标配与李万，也是春风一度。”明月仙道：“谨依贵人严命。”

当下，退之叫张千、卡万道：“两位夫人把标致、致标配与汝二人为夫妇，汝两个可磕头谢了夫人。”张千扯一扯退之，低声说道：“老爷，

你只见佳人娇样，全不想这些人都是凡人骨相。我记得那撑船的曾说：过得美女庄，才是翰林郎。看今朝景象，明白是装成榜样。倘被他骗了行囊，化作清风飘荡，那时节，就是神仙也难主张。”

退之道：“你不要多言；这是我的老运通。”张千道：“不要说老运，只怕要倒运。”退之大喝道：“我做了朝廷大臣，不知见过多少奇异古怪的事，今日这件小事儿，倒要你多口饶舌！本待赶妆回去，大夫人只说我不能容人，且饶你这一次！”喝得张千喏喏连声而退。

当下，明月仙敛衽上前道：“大人不责细人之过，且请息怒。”那标致、致标捧着中靴衣服，递与退之脱换。退之忙忙地把身上衣服巾靴脱了下来，转过希奇、奇希接去；一面穿上新鲜巾服，一面吩咐张千、李万，俱出外厢伺候。明月仙、清风仙携着退之手吟道：

说我家穷家不穷，安眠自在过秋冬。
虽然无总田和产，薄薄家私赛邓通。

退之左顾右盼，答道：

斝（xià n，音渲）——温酒器。

过卖——即伙计。

娜儿——指女孩。

幞（pú，音扑）头——包头软巾。

打诨（qiáng，音枪）——言语冒犯。

乔林——高大的树林。

笑我身穷道不穷，皇恩迁转在秋冬。

虽然半百非羊少，管取生儿老运通。

明月仙笑道：“玉女八十岁而怀老聃，妾止三十八岁，妹子止得三十一岁，正好生育，先请安眠，姊妹俱来陪侍。”

退之正要脱衣上床，不想那衣带收得紧紧的，就像有人拽着索头一般，看看地悬空吊将起来，睁眼再看时，一个人影儿也不见有，慌得退之叫喊如雷。张千道：“这般时节，老爷正好做新郎，为何叫喊起来？想这两个夫人兜搭的了。”李万道：“不是夫人兜搭，只怕是那话儿事发。”两个定睛只一看时，那里有怎么房屋？怎么美女？只见退之高高的吊在松树上，树梢头挂着一幅白纸，上有诗四句。诗云：

笑杀痴迷老相儒，贪官恋色苦踟蹰。

而今绷吊松梢上，何不朝中再上书？

张千连忙上前解放退之下来。退之羞惭满面，看了这诗，更增惶愧。正在没法，忽听得歌声隐隐，四下里一望，原来是一个樵夫，挑着一担柴，踏着雪，唱着歌而来。歌声渐近，退之听时，乃是四句山歌。歌云：

执斧樵柴早出月，山妻叮嘱最堪听。

朝来雨过山头滑，莫在山颠险处行。

退之听罢，不觉腮边两泪交流，叫张千道：“那打柴的不过是个愚夫，妻子不过是个愚妇，他也晓得险处当避。占云：‘高官必险’。我到不知回避，致有今日的苦，是不如这个愚夫愚妇了。”

正说话间，樵夫已到面前，张千便问道：“我老爷为国为民，受这般磨折，你住在这深山穷谷之中，必然是廩有余粮，机有余布，俗话说：‘有得穿有得吃的人，决不是灶下无柴，瓮中无米，有一餐没一餐的主子，’为何冲寒冒露，也来打柴？”樵夫道：“我们四季斫柴都是有浑名的。”退之道：“判下山柴随时砍伐，有怎么浑名？”樵夫道：“老大人你不要只逞自己聪明，笑我樵夫愚蠢。我们春天砍柴叫做初得地，夏天砍柴叫做望前行，秋天砍柴叫做正好修，冬天砍柴叫做寒退枝。”退之听了“寒退枝”三字，暗暗忖量道：“好古怪，这樵夫说话句句含着讥讽，又说我的表字，明明是个暗里藏阍。”张千道：“樵哥，樵哥，你不要之乎也者在鲁班面前掉花斧，我借问你一声，要往潮州地方，从那一条路上去才有人家好安歇？”樵夫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东西南北四边都有人家，随分择一家安歇就是，何消问我。”张千喝道：“只因四下里不见人影，我们要拣近便路儿走，故此问你一声，你满口胡柴，是何道理？况我老爷是朝中官宰，因贬谪潮阳，在此经过，遇着这天大雪，问你一条走路，又不是低三下四的人，你如何这油嘴骗舌！若是在长安的性儿，就乱棒打你一顿，还要枷示在十字街头！”

秋波——眼传媚波。

偷颦（pín，音贫）——偷送眼波。

啾——像声词，开门声。

吉梦——好梦。

令爱——尊称对方的女儿。

罗帐——纱罗制成的床帐。

羊羔——酒名，味道淳美。

玉斝（ji，音假）——玉制酒器。

退之道：“张千，你不要闹嚷，你牵住了马，待我自问他一个下落。”

退之便近前一把扯住樵夫，说道：“我韩愈在朝时也曾兴利除害，为国忧民，南坛祈雪，拯济万方，今日在这里受苦，竟没个人来救我。”樵夫道：“老大人说是在朝官宰，这等时节，怎的不在那红楼暖阁中间烹羔煮酒，炆炭偎香，拥着燕姬赵女，掷绿推红，却来此处奔驰，也甚没要紧？”退之道：“只因皇帝贬我到潮州为刺史，行至此处，迷踪失径，不能前去，望老兄指教往那一方去是潮州的大路，有人家可以借宿得？”樵夫道：“老大人原来是一个老士，路儿还不晓得。潮州的路径，我说与你听：前去潮州崎岖难走，险怪难行。”退之道：“上命严紧，势不由己，就是难走，我也决然要去的，只求你说一声，此去还有多少路程？”樵夫道：“路到只得三二千里了，恰是人烟稀少，有许多去不得的事哩，且听我慢慢说来：

老士不要忙，听我细分讲。前面黄土峡，便是颠险处。脚踏陂底崖，手攀葛藤附。

手要攀得牢，脚要踏得住。若还失了脚，送你残生去。转过一山头，一步难一步。妖精鬼怪多，填塞往来路。”

退之道：“怎见得都是精怪？”樵夫道：

玄豹为御史，黑熊为知府；魍魉为通判，魍魉为都护；豹狼掌县事，猛虎管巡捕；

獐鹿做吏卒，兔鹿是黎庶；狮羊开张店，买卖人肉铺。

退之道：“这一班走兽怎么会得做官？会得做买卖？你说我也不信。”樵夫道：

多年老猴精，腌腊是主顾。你问他相识，他知潮阳路。若要知吉凶，神庙签不误。

连求三个下，教你心惊怖。秦岭主仆分，马死蓝关渡。那时不自由，生死从天付。我是山

中人，不识土途路。你要到潮阳，涧下问渔父。

退之闻说此话，吓得遍体酥麻，手足也动不得，扯住樵夫道：“樵哥，你老实与我说，打那一条路去好？不要只把言语来恐吓我。”樵夫道：“你不听我说话，我说也是徒然。那东涧下有一渔父，他是惯走江湖，穿城过市做买卖的，颇晓得路头，你自去问他便了。”

退之回头看东涧时，这樵夫连影子也没有了。慌得退之叫张千道：“樵夫那里去了？”张千、李万道：“大家都在这里，不曾看见他从那一条路去。”退之道：“我正问着他，他哄我转头看东涧，就不见了，岂不是对鬼说了半日话？”张千道：“老爷不要管他，大家赶路要紧。”退之道：“且不要忙，那东涧下果然有个渔父在那里钓鱼，待我再去问他一声，走也不迟。”

退之便一步步捱到涧边，叫道：“渔翁哥，此去潮州还有多少路程？”渔父道：“要到潮州，早哩，早哩！”退之道：“我听得说旱路上不好走，不知水路去可得平安无事否？”渔父道：“水路到也去得，但那愚人睡着还未醒哩。”退之道：“你就是渔人，现在面前说话，怎么说还未醒来？”渔父道：“我不是渔人，眼跟前倒有一个愚人在这哩。”退之道：“渔翁你高姓？今庚多少高了？高居在那厢？”渔父道：“名高、年高、居高都要招灾惹祸。我隐姓埋名，巢居穴处，不计甲子，不怕风波，不过是个海上钓鳌

花朝——旧俗以农历二月十五日为百花生日，号花朝节。

邓通——西汉文帝宠臣，家资富有。

索头——绳索。

兜搭——勾搭，套近乎。

廩（lǐn，音凛）——储粮之处。

客，难比朝中名利臣。”退之道：“你这般养高，到也是了，只是少些见识。”渔父道：“我是非不理，宠辱不惊，钓得鱼儿换一壶美酒，吃得醺醺醉倒，斜枕船头，卧看夕阳西下，好不快活，少恁么见识？”退之道：“岂不闻夜静水寒鱼不饵，满船空载月明归。如今这般天气，江河俱冻合了，你却在此钓鱼，岂不是少些见识？”渔父道：“你说的是那水寒鱼不饵早回头的高鱼，我钓的是那迎风吸浪，摆尾摇头，吞了钓脱不得的寒鱼。”退之对张千道：“好古怪，先前那樵夫说我的表字，如今这个渔翁又说我的表字，真是古怪！”张千道：“恁么古怪，不过是趁口胡柴。待小人把他打上一顿，他自然不敢油嘴了。”渔父听见张千要打他，掩口大笑，过涧那边去就不见了。

退之道：“不好了！不好了！这渔父又是一个鬼？”张千道：“鬼在那里？”李万道：“眼的三个人，捣了半日的鬼。”张千道：“世上有五佯鬼，不知他是那一样？”李万道：“怎见得鬼有五佯？”张千道：“见人说的话一味是甜言美语，哄得人花扑扑的喜欢他，恰不识得他是绵里针，腹里剑，笑里刀，这便叫做柔鬼；有一等行动生硬，说话装憨，心里指望这人的东西，却不肯说一句善求的话，只把自家的门面装得紧紧的，不怕这人不送东西与他，这便叫做厉鬼；有一等见了人的东西就思量要，却没本事去要他的，见他与了别人，心中便起妒忌，不怯气他，这便叫做怨鬼；有一等思量要人这一件物事，到把那一件说将来，团团圈圈，做了一个大局面，等那个人不知不觉堕在他的圈套中间，把这件物事送与他，就如天上起的一般，暗地里撮了人的物事，这便叫做垢鬼；有一等指东话西，借南影北，代人嘱托公事，说合婚姻，保卖田产，过继男女的；这便叫做白日鬼。看起这个渔父、樵夫，大约是个白日鬼。”退之道：“我见了鬼，多分要死了。”张千道：“白日鬼是人人晓得的，那里会捉杀人。”李万道：“老爷不必猜疑，小的算来，还是湘子大叔变化渔父、樵夫来点化老爷，那里是鬼。”

果然这樵夫是湘子化的，这渔父是蓝采和化的，两个三言两语，把退之讥讽了一场，退之只是不悟，到被李万猜着了。张千道：“胡猜乱猜都是没有用的，且赶上前路寻觅店家，安歇一宵，明日又好走路。”退之道：“张千，你且带住了马，待我把雪作赋一篇，以抒情况。”赋云：

雪者，雨露之精英，丰年之祥瑞。一片呼为鹅毛，二片呼为凤耳，三片为攒，四片为聚，五片为天花，六片为六出。气有升有降，飏飏冷冷布乾坤；味有重有轻，蔼蔼和和长禾稼。资清以化，乘气以霏；值象能鲜，即洁成素；天工剪水，宇宙飞绵。品之有四美焉：落地无声，静也；沾衣不染，洁也；高下平铺，白也；洞窗辉映，明也。透帘穿户，密洒歌楼，鸳鸯瓦半似妆银；漫屋填沟，乱飘僧舍，翡翠楼全如曳练。装成狮子势雄豪，攒簇梨花金刀添冷；剪碎齐纨形灿烂，堆成柳絮罗绮生寒。想樵夫山径迷踪路，料渔翁罢钓归南浦。路绝行人，客无伴侣。见孤村，招沽酒旗；听孤雁，人无书度。乱纷纷白鸳群飞，扑簌簌素鹏展翅。一山玉砌，游子魂迷；万户粉封，行人腹断。畏寒贫士祝天公少下三分，玩景王孙愿滕六平添几尺。宜长松，宜修行，又宜怪石峻赠；宜巧石，宜老梅，偏宜深山窈窕，正是尽道丰年瑞，丰年瑞若何？长安有贫者，宜瑞不宜多。

退之赋罢，笔冻手僵，寒色可掬。张千道：“老爷，雪越发下得大了，怎生

斫一砍。

浑名——俗称，别名。

暗里藏阍(jī,音揪)——此指暗藏讥讽。

掉花斧——意谓卖弄。

是好？”退之道：“风扫地，雪为灯，啣雪吞毡古有人。我既学不得袁安高卧雪，岂辞千里路难行。”张千道：“老爷，你当时不听人言语，恋着功名不肯休。今朝雪拥前无路，鸦噪泉鸣在上头。”退之默默无言，凄惶趑路，不想那风越狂，雪越大，腹中饥饿，身体疲劳，因下马，同一行人躲着雪，口占《山坡羊》一首：

路迢迢，蓝关不到；恨悠悠，饥寒难保。白茫茫，马不能前；步迟迟，进退多颠倒。

梦魂消，些辞 难远招，终年结果真难料。命蹇 时乖，忠心天表。萧条满荒山，雪乱飘林皋，苦迎眸鸦叫号。

退之吟罢，不胜伤感，又上马行。行过数里，到一个山凹去处，却有好几条去路，不知从那一条去是潮阳大路？正在那里没做理会处，只见一个牧童东张西望，在那里寻牛。退之要问他一声，恐怕又吃他一场没意思，只得心生一计，叫牧童道：“童儿，童儿，你寻些恁么？”牧童道：“我不见了一只牛，在此找寻。”退之道：“你从那里来，就不见了？”牧童道：“我从长安跟着这牛儿来，他一路上头也不回，不知怎的，到来个所在，越地里便不见了。”退之道：“我到看见一只牛在一个所在，只是不知是你的牛也不是？你若肯指引我往潮州去路头，我便领你去寻着那只牛。”牧童拍手笑道：“你休哄我，我的牛相貌清奇，形容古怪，乃是一只异样的牛，你如何认得他？”退之道：“你的牛不过是四蹄双角，细尾巨头，鼻孔穿绳，眼眶戴罩，有恁么异样？”牧童道：“世上的牛有许多名色，怎么比得我的牛。我一一说与你听：背上三洛不转头，崛头崛脑是强牛；偻头束尾不推磨，卧倒地上是懒牛；竖起尾巴常放屁，垃圾腌臢是臭牛；打下荆条全不怕，横行直撞是蛮牛；遍身生疮脊背烂，肉消腿软是瘟牛；踏着尾巴头不动，不死不活是呆牛，身拖犁耙去锄田，走了不住是痴牛；有钱万贯不会使，咬姜呷醋苦啾啾，守财俚吝招人怪，绰号原来是村牛；头戴吴江沿口帽，装腔做势去蹴球，要学子弟风流样，到底称呼是贼牛。我的牛儿润泽乌青无比赛，不是人间一样牛，今朝若还寻不见，主人鞭朴实堪愁。”退之道：“当年老子出函谷关，指引尹喜 度脱如来 的时节，曾骑着青牛，你又不是仙童，如何说寻青牛？”牧童笑道：“我虽不是仙童，却也不是等闲的人，你何不弃了官职，跟我修行，不到潮州去也罢！”退之道：“我侄儿韩湘子三番五次劝我出家，我也不情愿跟他，今日如何肯跟你这童子。”牧童道：“若说那韩湘子，我也认得他，他是上八洞神仙。你不跟我去修行，是你没福了。”退之听见牧童说认得湘子，便道：“牧童哥，我正要见湘子一面，他如今在那里？劳你替我说一声，叫他快来救我。若再淹留几日不来，我定死在这深山旷野了。”牧童道：“老大人，你说话全不知事，亏你在朝中做官。”退之道：“我不知那一件事？”牧童道：“要我对韩神仙说，叫他来见你，就是不知事了。”退之道：“牧童哥，你不知道，我一来有王命在身，二来湘子是我的侄儿，三来我曾抚养湘子成人长大，四来湘子曾许来蓝关救我，故此劳你寻他。”

胡柴——胡说。

魑(ch , 音吃)魅——山神、鬼怪。

魍(w ng, 音往)魉(li ng, 音两)——传说中的山中精怪。

黎庶——百姓。

巢居——以巢为室，指隐居。

甲子——指年龄。

牧童道：“那为仙的脱了名缰利锁，丢了父母妻儿，再没有一件挂在他心上，那里有功夫来记挂你这叔父。”退之道：“他既不有来，我宁死也不去寻他了。”牧童道：“既是如此，请大人尊便，莫误了钦限。”退之道：“牧童哥，你生长在这里，晓得这里是恁么地方？”牧童用手一指道：“前面那树林中有一座大石碑，碑上写着几行字，你自去看个明白，就晓得地名了。”退之便勒了马，上前一看，只见碑上写着“蓝关秦岭”四个大字，便叹息道：“当初湘子来家时说我要到此地受苦，我一些也不信他，谁知今日果遭这场凶祸，又不见他来救我，如何是好？”张千道：“似这等大雪天气，老爷为着朝廷钦限，没奈何来到这个去处，大叔就做了仙人，也不肯来这里讨苦吃。”李万道：“老爷且休埋怨，前面林子深处必有人家，我们且趲行几步，寻得店家安歇，又作道理。”

久旱祈甘雨，他乡望故知。

得他来救我，是我运通时。

毕竟不知林子里有人家没有，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问吉凶庙中求卜 解饥渴茅屋栖身

渺渺秦关百二重，车尘马迹各西东。

悬崖高阁参天柏，古道禅房化石松。

半壁虺虺笼晓日，一池萍藻漾清风。

茅庵独坐无人问，惟有斜阳映地红。

不说退之一行人马冒雪赶路。且说蓝采和对湘子说道：“仙弟，你看韩退之一连十日路绝人烟，身无宁处，他略不回心转意，懊悔当初，真是铁石般坚的性子。但这十分寒冷，倘或冻饿坏他，岂不反误大事？我和你去岗岭上吩咐土地化一间庙宇，暂且与他安身躲雪，有何不可？”湘子道：“仙兄之言有理。”即时唤出山神、土地，吩咐他道：“俺叔父韩退之原是卷帘大将，谪降尘凡。玉帝有旨着俺去度他，已经屡次，尚不回心，今日这般风雪，在那秦岭蓝关路上，冻馁之极。你可往双叉路口，化一座庙宇与他躲避一时。他若求签问兆，连赐下下，不可有误。”山神、土地领了湘子的话，果然在那双叉路口化出一座庙宇。这庙的光景若何？

矮矮三间殿屋，低低两下厢房，周围黄土半摊墙，门扇东歪西放。中塑土公土母，

旁边鬼判施张。往来过客苦难当，问兆求签混帐。

退之与张千、李万冒风雪走了半日，苦不可言，忽见前面有一座庙堂，张千便道：“老爷，前头喜得有个庙堂，我们且进去略躲片时。若有庙祝在内，叫他安排些热汤、热水，吃一口儿也好。”退之道：“既有庙堂，我们且走到里边权宿一宵，明早赶早又走。”李万连忙上前，带住了马。退之下得马来，走到庙前，抬头一看，见牌额上写着“土谷神祠”。退之便叹道：“既有土地庙，便该有人家附近了，怎的走来这许多路，不见有一家烟火？”当下一行人马走进庙里。退之向前躬身喏道：“土地公公，你正直无私为神。我尽忠报国遭贬潮阳，一路上风餐露宿，饥寒难禁。今日雪拥马头，上前不得，只得权借庙中安歇一宵。望神灵庇祐，风雪早霁，仕路亨通，得赐回乡，夫妻聚首。”张千道：“香案有一签筒，定是往来的人在此求签，老爷也求一签，卜此去吉凶何如？”退之依言，撮土为香，对神祝告道：“明神在上，我韩愈贬谪潮阳，一路里受了许多磨折，今到蓝关秦岭，不知离潮阳还有多少路程？若是此去吉多凶少，愿神灵赐一个上上的签；若是凶多吉少，愿赐一个下下的签。”捧着签筒摇了半日，求得一个下签。连求三签，都是下下。退之看了道：“可怜，可怜！我连求三个下签，想是我命合休于此。”只见张千、李万在那庙后边去，寻见一个庙祝。这庙祝龙钟钟，拄着一条拐杖儿，走将出来，摇头战战的向着退之大笑。退之道：“你有恁么好笑？我们奔驰了许多路，肚中饥饿，可做些饭与我们充饥，重重谢你。”庙祝道：“我老人家夜里睡不着，清早爬不起，走得起来，已是已牌过了，摸摸索索煮得一餐，只好做一日吃。你们若肚饥，有米在此，自家去煮，倒得落肚快些。”退之道：“你有火种，拿一个与我们。”庙祝道：“你像个读书的人，怎不晓得石中有火？”退之便叫张千道：“老道人说得有理，你去拿一块石头来取火做饭。”张千道：“小的只晓得钻燧取火，这石头如何取得火出？”退之道：“你去拿来，我自有的。”张千连忙去扒开雪，取一块石头，递与退

之。那庙祝便向袖中取出铁击子、淬火纸筒。退之接过在手，左敲右敲，那里有一个火垦爆出。庙祝看见敲不出火，便近前来，接过石头击子，战抖抖的敲了两三下，就红焰焰出火来。张千喜欢不尽，连忙接过手中，去寻厨灶。只见房歪壁倒，灶塌锅破，盆钵也没有一件，叹了一口气，扯了庙祝说道：“你老人家想是个不吃食服气的东西。”这庙祝推聋装哑说道：“我不得地的时节，也不东奔西谒，摇尾乞怜；那得地的时节，也肯知足知止，急流勇退，那里得有气淘？”退之道：“这老道人言语分明是讥诮下官。”张千道：“老人家吃了隔夜螺螄，古颠古倒来缠话，老爷不必介怀。”便和李万两个去寻了许多石块，搭下一个地灶，攀些树枝，烧起火来。又去行囊内取出随身带的小铜锅，装了一锅雪，架在地灶上，谁知那雪消化来不上一碗水，一连化了几锅雪，方才够做饭，直侮到天晚，才吃得一餐。

那庙祝走进后边去，再也不走出来。大家没处存身，张千道：“庙里又没有洁静客房，干净床帐，老爷若不憎嫌，到后边同这庙祝睡一夜也罢。”李万道：“老爷且慢些进去，待小的先去看看这庙祝的房，然后又做计较。”张千道：“你说得有理。”李万便跑到后边一看，只见一领草荐铺在地上，庙祝和衣倒在上头，也没有被盖，那里有恁么床帐。李万回身就走，口里喃喃道：“不是老爷不进来，原来这庙祝是这般齐整的床帐。”一五一十对退之说了一遍。退之道：“这地方前不爬村，后不着店，庙祝又是老年待尽的人，度得日子过也是好了，教他那里去布施床帐来睡？只是我的命苦，贬到这个地方。”张千道：“老爷不要烦恼，据这般风雪天气，又亏得有这个古庙堂等我们安歇，若没有这庙堂时，我们一发苦了。”大家说了一回，只得在神柜前团聚做一堆。

那退之长吁短叹，一夜不曾合眼，眼巴巴到得天明，开眼一看，大家都聚在一株老松下，一匹马也立在那里不动，四面空荡荡都是雪，幸喜得不落在他们身上，并不见有恁么庙宇，恁么老庙祝，惊得目瞪口呆，慌忙叫张千、李万道：“你两个怎的还睡着？”李万魂梦中用手擦一擦眼睛，道：“起来了。”张千抬起身一看，也吃一个大惊，道：“这老道人是积贼！”退之道：“怎么，他是积贼？”张千道：“若不是积贼恐怕我们查出他根脚来，怎的连庙宇也拆了去？”李万道：“料这一个老道人也拆不得这般干净，毕竟还有几个木作来帮他。我们为何这般睡得着，连斧头、锯子声也不听得一些儿？”李万道：“我们是行路辛苦的，又白碌了这一黄昏，故此睡着了。”退之道：“你两个都是乱猜，难道拆卸房子，瓦片木屑，也收拾得这般干净？这还是上天怜悯我忠义被谪，饥寒待毙，故遣山神、土地点化这间庙堂，与我权宿一宵，你们休得说那混话。”张千就拴扣马匹，

李万便挑担行李，赶上前路。正是：

忆昔当年富贵时，岂知今日受孤栖。潮阳路远何时到，回首长安云树迷。

退之一行人马，走得不上三五里程途，陡然寒风又作，雪片扑面而来。张千道：“老爷，雪又大了，怎生是好？”退之哀哀的啼哭道：“湘子！湘子！你虽不念我夫妻抚育深恩，也索念我是你爹的同胞兄弟，怎么到这般苦楚时节，还不来救我一救？”李万道：“大叔不知死在那州、那县、那个地

多分——多半。

招沽——招卖。

袁安——东汉人，为人守正谨严，为乡里所敬重。官至楚郡太守。

方，连骨殖也不知有人收拾没人收拾，老爷如今在这里叫他，他就是神仙，也听不见，叫他怎的？”

原来湘子正在云端里跟着退之，听见退之哀苦叫他，他便变做一个田夫模样，驮着一把锄头，从前面走将过来。退之看见这个田夫；便暗忖道：“这般旷野雪天，如何得有种田的，莫不是一个鬼？前日被那樵夫、渔父两个活鬼混了一日，我如今且念些《易经》去压伏他，看他怕也不怕？”一地里寻思，一地里便念乾、元、亨、利、贞几遍。湘子听见退之念诵《易经》，暗暗笑道：“鬼是纯阴之物，被《周易》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两句说破了他的来踪去迹，故此怕《易经》。我是纯阳之体，从《周易》上悟出参同大道，那怕恁般乾、元、亨、利、贞，且由他念诵，莫先说破了机关。”退之一口气念了许多乾、元、亨、利、贞，见这田夫端端正正立在面前不动，便又暗忖道：“前日的樵夫、渔父是鬼也不见得，今日这个田夫的的确确是人了。”便又近前施礼道：“借问老哥一声，此去潮阳还有多少路？”田夫答道：

田夫只晓耕田事，不知高岭几多峰。也不知峰头有多少树和水。也不知岭脚有多少柏和松，也不知瀑布流泉从那里来，从那里去，也不知僧尼道士打恁么鼓，撞恁么钟。饶

你锦衣跨骏马，饶你玉辔仗千钟，饶你财多过北斗，饶你心高气吐虹，到头来终久不如农。

那田夫说完了几句，不瞅不睬，径自去了。退之要赶上前去拽住了他，又恐怕他不分皂白，言三语四，反讨一场没趣；欲待不去赶他，心中又与决不下。张千道：“此时此际老爷还不赶路，等待何时？”退之道：“我心里思量还要问田夫，讨一个明白。”李万道：“要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这田夫只会在山里种田，何曾出去穿州过县，问水寻山，老爷苦挤挤去问他恁的？”退之见张千、李万絮叨叨，只得把马加上一鞭，望前而去，眼中却扑簌簌流下泪来。这正是：胸中无限伤心事，尽在汪汪两泪中。

一行三口儿又奔了十数里，指望寻个店家安歇，不料远远地跳出两只猛虎来，真好怕人。

深山雾隐，皮毛赛玄豹 丰标；大地风生，牙爪共青狮斗利。高岩才发啸，昂头摇尾震山川；绝壑漫迎风，怒目睁眉惊樵牧。任你卞庄再世，受饥寒难逞英雄；假饶冯妇重生，遭冻馁怎施拳棒？今日退之遇着呵，这才叫做屋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又值打头风。魂灵不赴森罗殿，也应飞上半空中。

张千转身就跑道：“老爷，不好了，前面有两只猛虎赶来了！”退之闻言，一骨碌在马上跌将下来，晕倒地上，没一丝儿气息。那两只虎奔进近前，把张千、李万一口儿都咬了去，单单只剩下一个退之。这才是：命如五鼓衔山月，身似三更油尽灯。

话分两头，且说湘子既教山神化猛虎来驮了张千、李万去，惊得退之晕在地上不苏醒，蓝采和便道：“仙弟，你叔父只剩得只身昏晕不醒，你可速去救他醒来，省得他把真性都迷乱了。”湘子道：“仙兄，我叔父还不心死，

梟（xi o，音消）——即猫头鹰。

些辞——指楚辞体诗歌，因句尾常有“些”字，故称。

命蹇（ji n，音俭）——命运不顺。

尹喜——人名，周时关令。相传老子西游至函谷关，尹喜强留，老子授《道德经》五千言而去。

如来——即如来佛。

钦限——皇帝所定期限。

思量去潮州做官，待我作一阵冷风吹醒他来，又去前路化一间茅屋，把花篮盛着他昔日与我的馒头、好酒，放在屋里与他充饥烫寒。再过一日，把马一发收去魂魄死了，绝了他的脚力，然后去点化他。”蓝采和道：“如此却好。”果然退之惊得晕死半晌，被一阵冷风吹得浑身冰冷，才苏醒闹闹起来，定睛一看，不见了张千、李万，只剩得这匹马，七七遮遮立在那里不动。不觉两泪交流，叹了一口气道：“我韩愈尽忠尽孝，为国为民，只指望名标青史，死有余芳，谁知佛骨一表，弄得家破人亡，夫妻拆散。来时还有三个人，今日把两个葬于猛虎腹中，到前路去只我一个，若再撞见虎时，性命决难逃躲。想我自作自受，应该命断禄绝在这个地方，不如早早寻个自尽，倘或有人怜悯是无主孤魂，掘个坑儿埋葬了我，也得个囫囵尸首，煞强如被老虎咬嚼得粉骨碎身。”左思右算，走到前面树林茂处，解下腰绦，要悬挂而死。谁知退之不该缢死，绦儿挂得上去，又跌了下来。退之拣得一椴粗壮的树枝，说道：“这椴儿决挂得牢了。”及至挂上绦儿，连树椴儿也折了下来。退之道：“我想是不该绳上死，该在刀下亡，故此圣上要把我在云阳市上斩首，亏了林亲家并众官力救，得贬潮阳，今日终七终八不免这条路。”连忙向行囊上解下佩刀，要自刎时，那刀有如生了根在鞘内的一般，左拔也拔不出来，右拽也拽不出来，急得退之叫道：“天那！我韩愈到了这个田地，求生不得生，要死不得死，留我韩愈一个也是徒然的了。”叫声未绝，只闻得远远地渔鼓敲响，退之道：“好了，好了！我侄儿湘子来救我了。”举头四下里只一看，只见蝶翅鹅毛，好不上下刮得紧，那里见有湘子侄儿？那里有恁么渔鼓筒板？

退之急得欲奔无路，举眼无人，忙忙去解纆绳，对马说道：“马，我骑坐你这几时，没一日离了你，我千死万死终须是死，我今与你分离，你再不要恋着我了。你若不该死，快快依着来的路头，一径回到长安，省得被虎咬坏了。”一头对马说，两行眼泪汪汪的流下来，哽哽咽咽，气都出不来了。只听得渔鼓又敲响，退之听了一会，道：“这敲渔鼓的分明是我侄儿湘子，怎的只闻其声，不见其形？昔日他曾说到蓝关道上救我，今日怎么还不来？教我受这般凄凉苦楚。”便仰面朝天，不绝口的叫了湘子几声，那得有一个人应他？

他正在恹惶没法，忽然听得渔鼓又响，只见一个道童，头上挽着双丫髻，身上穿件缁布单衣，手里拿着渔鼓，肩上驮着花篮，冒着雪走将来，那大片的雪没有一片沾着他的身上，越显得唇红齿白，仙家的模样，口唱道情，是一阕〔寄生草〕，又是一阕〔山坡羊〕。

〔寄生草〕家住在深山旷野，又无东邻西舍。只见些山水幽清，禽鸟飞鸣，麋鹿狂奔。到晚来，人烟稀，鸟声静，冷冷清清。做伴的是，树梢头残月晓星。

〔山坡羊〕想当初，有驷马高车，为恁么到蓝关险地？今日英雄在何处？只怕要马倦人亡矣！心惨凄，夫妻两处飞，更添那雪积。雪积如银砌，回首家乡一路迷。伤悲！此际艰难，谁替你孤恹？早早回头也是迟。

退之看见这道童体貌清标，形容卓异，言词慷慨，音调激扬，便向着他拜倒在地上，道：“神仙救我！神仙救我！”道童忙用手扯住退之，道：“你是何等样人？来到这个没人烟的所在，有恁么贵干？”退之道：“我是在朝的礼部尚书韩愈。”道童道：“既是在朝的大人，出入有高牙大纛，后拥前呼。

虺(hu，音悔)虺——原指龙，此处喻盘曲的松树。

这样雪天，何不在红楼暖阁，烹羊煮酒，浅斟低唱，以展豪兴？却为恁单人独马，在此走路？”退之道：“我韩愈也是会快活的，只因侄儿湘子劝我修行，我不肯依他，今日在此受这般磨难，教我望前看不见招商客店，望后不见张千、李万，单单剩下我孤身，左难右难，因此上要寻一条自尽的路头。幸遇着仙兄来，借问仙兄，此去潮阳还有多少路程？”道童用手一指道：“前面就是蓝关城了。”

退之抬头看时，这道童化一阵清风，又不见了。退之忖道：“想是我该死在这里，所以老天降下仙童指引我的路头，不免趑行几步，寻个安歇店家，又作道理。”偏生雪又大得紧，那匹马冻得寒凛凛的倒在地上，不肯立起来。退之道：“我因得罪于朝廷该受此苦，马，马！你得何罪，也同我在此处受这般饥寒？”只得慢慢地扶起马来，整理鞍辔，上马而行。只是马已冻坏，行走不得，一步一颠，几乎把退之跌下马来。退之此时也有八九分信湘子是神仙，做官的心也有八九分灰了。

走不上半里多路，望见一间茅屋在那山边，便自言自语道：“那间屋不是茶坊、酒肆，一定是个出家人修行的所在，我且前去，权躲灾难，却不是好。”连忙带了马到得茅屋门前，只见两扇门关得紧紧的，并没有人声气息。退之道：“好古怪，怎的有房子却没有一个人在外头？想是睡着了，或是有病卧在床上起来不得；或是出外抄化不曾回来，或是寻师访友，或是踏雪寻梅，或被虎狼伤死，或遭魑魅迷魂也不见得。”又自道：“虽然是这样说，只是深山去处，不是一人住的，少不得也合几个道伴看守房屋，难道没有一个人在屋里不成？”退之把马拴住了，推开门看时，门里并无一个人，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摆在那里。桌子上放着花篮一个，花篮内盛着许多馒头，热气腾腾，就像新落蒸笼的一般。篮旁一个葫芦，盛着一葫芦热酒。退之正当饥渴时节，拿起馒头就吃，刚刚咬得一口，猛然想道：“这馒头好像我生日那一日蒸的一般模样。”仔细看时，果然是厨子赵小乙蒸的馒头，那日赏与那黄瘦道人，用障眼法儿把我席上三百五十六分馒头都装在花篮里面，如何到在这里？为何还是这般热的？真是古怪！又道：“那道人原说我有蓝关雪拥之灾，故此收了我三百五十六分馒头。待我如今把花篮里的馒头细细数看，若是三百五十六分，不消说了；或多或少，不拘定三百五十六分之数，必然是出家人别处化来的馒头，天教他放在茅屋里济我的饥渴。”当下退之将手去花篮内摸出一个，又是一个，摸去摸来，整整的摸出三百五十六分来，一分也不少，一分也不多，乃叹一口气道：“我有眼何曾识好人，谁知那黄瘦道人真是个神仙，真有仙术。且胡乱吃几个馒头充饥，吃些酒解渴。”退之吃得一个馒头，吸得一口酒下肚子去，便觉得神清气爽，身上也轻松和暖了好些。又自想道：“马与我同受饥寒，又没草料吃，不免也把馒头喂他几个。”只见那马垂头落颈，眼中泪出，一些也不肯吃。退之看了，好些伤感，道：“张千、李万被虎咬了去，我只靠这匹马做个伴儿，倘若有些跷蹊，教我怎生区处！”一边摸着这马，一边叹息，不觉天色昏沉，看看晚了，只得在茅庵中权坐一宵。正是：

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铁击子——用作打火用。

淬（cuì，音脆）火纸筒——引火用纸。

介怀——在意。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坐茅庵退之自叹 驱鳄鱼天将施功

十二时中风雨恶，悔却从前一念错。坎离 互换体中交，纯阴剥尽纯阳乐。纯阳乐，不萧索，乾乾夕阳如胎鹤。回头拾取水中金，胜似潮州去驱鳄。

话说退之在那茅屋内，既没个床帷衾褥可以安息，又没灯火亮光人影儿相伴，冷清清独自一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得把门来拴得紧紧的，坐在椅子上打盹。思量要睡一觉，无奈心儿里凄惨惶惶，耳朵里东吟西震，免不得爬起眠倒，那里合眼睡得一刻？因口占《清江引》一词，以消长夜。

一更里，昏昏睡不成，对影成孤另。我意秉忠贞，谁想成画饼，只落得腮边两泪零。

二更里，不由人不泪珠抛，雪拥蓝关道。回首望长安，路远无消耗，想初话儿莫错了。

三更里，又刮狂风雪，门外有鬼说：马儿命难逃，孤身何处歇？想韩愈前生多罪业。

四更里，鸡叫天未晓，听猛虎沿山叫。三魂七魄荡悠悠，生死真难保。设计出羊肠，只得把神仙告。

五更里，金鸡声三唱，不觉东方亮。忙起整衣裳，要到蓝关上，怎当那风雪儿把身躯葬。

退之一夜要睡不得睡，嗟叹到天明，正要整理鞍辔上马前行，看那马时，已直僵僵死在地上。退之见这马四脚挺直，两眼无光，不觉跌脚捶胸，放声大哭，道：“记得昔日在长安起身时节，一行共有四个，一路上虽然冷落，还不孤恹。不想张千、李万被老虎咬了去，我只得朝朝暮暮与马相依。走遍了崎岖险路，踏遍了厚雪层冰，饥无料喂，寒无草眠。还指望赶到潮阳做一日官，博得恩宥 还乡，我与马依旧在长安街上驰骋。怎知今日马死荒郊，我留茅舍，这都是前生分定，我也不怨，只是教我怎生走得到潮阳？”那时苦痛不已，便将心事作诗一首，写在茅庵壁上。诗云：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本为圣朝除弊政，肯将衰朽惜残年。

退之苦吟四句，还未有后四句，因思向日那金莲花瓣上有诗一联，正应着今日的事，乃续吟云：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退之正欲凑完后韵，不料笔冻紧了写不得，只得放下了笔。那时节才晓得自家的性命如同雪里的灯，炉上的雪，一心一意指望见湘子一面，以求拔救性命。只是独自一个在茅庵中不为结局，便又向前走去。

谁知走不过半里之程，又有一只猛虎拦住路头。退之叫道：“我今番死了！湘子侄儿如何还不来救我？”只见半空中立下一个人来，叱虎道：“孽畜，不得伤人！好生回上。”那虎就像是人家养熟的猫儿、狗儿一般，俯首帖耳，咆哮而去。退之看见，就狠叫道：“救苦救难大罗仙，救我一救！我情愿跟你去修行，再不思量做官了。”湘子道：“叔父，叔父，我不是怎么大罗仙，乃是你侄儿韩湘来看你，你怎的不认得我了？”退之抱住湘子，号陶大哭，道：“懊悔当初不听汝的言语。整整在路上受了许多苦，汝如何早不来救我？”因把一路里的事情细组告诉湘子一遍，又道：“我方才在茅庵中题一首诗，以表我的苦衷，因笔冻坏了，只做得六句，如今喜得见汝，我

骨殖——尸骨。

参同——相合为一。

续成了这诗。”湘子道：“叔父的诗是那几联？”退之道：“我念与汝听。”诗云：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本为圣朝除弊政，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葬江边。

湘子道：“叔父不须絮烦，侄儿都知道了。请问叔父，如今还去到任做官，还是别图勾当？”退之摇手道：“感天地、祖宗护佑，死里逃生，一心去修行办道，寻一个收成结果，再不思量那做官的勾当了。”口占《驻马唱》一词，以告湘子。

我痛改前非，再不去为官惹是非。撇却了金章紫绶、象简乌靴、锦绣朝衣。想君恩

友谊若灰飞，花情酒债俱抛弃。脱却藩篱，一心只望清修善地。

湘子道：“叔父，你既回心向道，一意修行，自然超升仙界。只是这山里没有师父，教那个传与你丹头妙诀？”退之道：“闻道先乎吾者，吾之师也。汝既已成仙，我就拜汝为师，何消又寻别个师父？”湘子道：“父子不传心，叔侄难授道，这个断然使不得。”退之道：“侄儿这般说话，又是嫌我轻师慢道，心不志诚了。我若有一点悔心，永堕阿鼻地狱！”湘子道：“侄儿蒙叔父恩养成人，岂不知叔父的心事，何须立誓。只是违了朝廷钦限，又要连累家属，怎生是好？”退之道：“我一心只要修行，顾不得他们了。”湘子道：“虽然如此说，叔父的清名直节著闻一世，岂可因今日遭贬，便改变了初心。侄儿思量起来，叔父还是去到任做官，缴完了朝廷钦限，然后去修行，才是道理。”退之道：“我单身独自去也枉然，倘或前途又遇见老虎，岂不是断送了性命？”湘子道：“果然叔父一个人到任也不济事，不如侄儿同叔父去做官，了些公务事情，留下好名儿在那里，我便把先天尸解妙法换了叔父形骸，只说叔父中风，死在公署；我另脱化一身，回到长安，上本报死，求复叔父封诰，仍旧同叔父寻师访道。上不违朝廷的钦命，下可完叔父为官的美名，中可得长生不死的妙诀，却不是好？”退之听罢，不胜欢喜道：“但凭汝作用，我只依汝便是了。”恰才整顿上路，湘子也不驾云踏雾，跟着退之一般的餐风宿雨，冒冷耽寒。

一连走了两日，远远望见一座城楼，湘子道：“前面已是潮阳郡了，他那里定有人夫来迎接，叔父可冠带起来，好接见他们。”退之依言，穿了冠带，坐在那十里长亭之下。果然有一个探事人，青衣小帽，近前问道：“你们是那里官长？有恁事来到这里？”湘子道：“我老爷是礼部尚书，姓韩，因佛骨一表，触犯龙颜，贬在本府为刺史，今日前来到任。”探事人道：“这般说是本府太爷了，且请少坐，待小人去报与官吏得知，出来迎接上任。”

那探事人说了这几句话，没命的跑进城去，报与客官知道。不一时间，就有许多职官并乡里耆老、师生人等，备了些彩旗，飞也似拥出城来，迎接退之，各各参谒礼毕，退之吩咐道：“今朝上吉，我就要到任，一应须知册籍、禁约、条例，俱要齐备，不得违误。”官吏连声喏喏而退。当下退

玄豹——黑豹。

丰标——丰神韵致。

卞庄——即卞庄子，鲁国大夫，食邑于卞，谥庄。以勇敢著称。

冯妇——晋国人，敢手搏猛虎。

之坐了四人官轿，皂甲人役，鼓乐旗帐，簇拥进城，在官衙驻扎。次早升堂画卯，谒庙行香，盘算库藏，点闸狱囚。各样事务已毕，便张挂告示，晓谕军民人等，凡有地方大利当兴，极弊当革，许一一陈，以便振刷。凡有贪官污吏，鱼肉小民；大户土豪，凌轹百姓；及含冤负屈，抱枉无伸者，许细细具告，以便施行。

张挂得二日，只见许多百姓，老老少少，一齐拥入公堂，跪在地下禀道：“老爷新任，小的们也不敢多言，有一个歌儿，乃是向来传下的，今日念与老爷听，凭老爷自作个主见。”退之道：“歌儿是怎么样的？念来我听。”百姓们道：

潮州原在海崖边，潮去潮回去复连。

风土古来官不久，鳄鱼为害自年年。

退之道：“潮去潮回自有汛候，说他做恁？若说为官，则做一日官，管一日事。俗语说，做一日长老撞一日钟，怎说那不长久的话？”众百姓道：“歌语流传，小的们也不晓得怎么样起，只是古来有那‘五日京兆’，便是不长久的榜样。”退之道：“不消闲说，你们且把那鳄鱼为害的事情备细说一番我听。”众百姓答道：“我这地方近着大海，数年前头海内淌一个大鱼来，这鱼身子有几十丈长，朝暮随海水出入，海水泛涨起来，就淹坏了民间田地。他那尾巴也有几丈长，起初看见牛、羊、马畜在岸上，他便把那尾巴卷下水去吞吃了。落后来看见人，他也把尾巴卷人去吃，因此人怕他得紧，叫他做鳄鱼。这几年间，竟不知被他吃了多少人畜，如今十室九空，伶仃贫苦。往来的大爷都无法可治。老爷必先除此害，以救万民。”退之道：“那鳄鱼形状若何？”众百姓道：“龙头狮口，虎尾蛇身，游泳海中，身占数里，不论人、畜，一口横吞。”退之道：“汝等暂退，我有处治。”众百姓纷纷队队走出了衙门。

退之正要散堂回衙，只见一人蓬头大哭，叫苦连天，进来告状。退之道：“你告恁么状？且不要啼哭，慢慢说上来。”那人道：“小的姓刘，名可，告为人命事。”退之道：“死的是汝恁么人？凶身姓恁名谁？现今住在何处地方？”刘可道：“小的每日在秦乔口钓鱼，家中止有一个母亲，日日送饭来与小的吃。昨日等过午时，不见母亲送饭，小的等不过了，只得沿河接到家去。不知被恁人把小的母亲打死了，丢下河内，只留得一双鞋子在岸上，真个是有屈无处伸，望老爷可怜作主。”退之道：“这等是没头人命了，你快去补一纸状子来，我好差人查访凶身，偿汝母亲的命。”刘可磕一个头道：“青天老爷，小的不会写字，只好口禀。”退之道：“没有状词，我怎么好去拿人。你既不会写，可明白说来，我着书吏替汝誊写。”刘可道：

告状人刘可，告为人命事：今月今日，有母张氏，被人打死抛弃，骸骨无存，止存

绣鞋一双可证。伏乞严缉凶人，究问致死根因，抵偿母命。急切上告。

刘可口中念诵，退之叫值当书吏替他一句句写了，打发刘可出去。自家回到衙内，暗忖道：“百姓们都说鳄鱼惯吞人食畜，为害不小，莫不这刘可的母亲也是鳄鱼咬下河里去？只不知为何到脱得这两只鞋子在岸上？”便叫湘子近前，把刘可的话与湘子说了一遍。那湘子慧眼早已知道这件事情，正要等退之回衙计较，除去这害。恰好退之叫他，他便对退之说道：“鳄鱼为

一阙（què，音确）——一曲，一段。

豪兴——豪健的兴致。

害已久，从来府官谨避他，只候得升迁，离了这个地方就是福了，谁人顾去驱逐他？所以养成这个祸患。叔父明日出堂，可写下一道檄文祭告天地。待侄儿遣马、赵二将，把檄文纳在鳄鱼口中，驱逐鳄鱼下了大海，锢禁住他，不许再为民害。然后表白出刘可母亲致死缘由，才见叔父忠照天地，信及豚鱼，使这阖郡士民建祠尸祝，岂不美哉！”

退之依了湘子说话，次早出堂，即便取下榜纸，研墨挥毫，作《祭鳄鱼文》云：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泽，网绳擗刃，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淮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

今天子嗣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况禹迹所掩，维扬之近地，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悍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鸡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抗拒，争为长雄。刺史虽弩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忸怩怩，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耶？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

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微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徒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退之作檄文已毕，遣军事衙推秦济赍捧到河边，投下水去。

原来那鳄鱼自从来到潮州河内，每日出来游衍，遇着民畜的影儿，他便乘着水势把尾巴卷到岸上，将民畜一溜风卷下水去吞吃了。以此人人都怕得紧，没人敢走到那里去。鳄鱼没得吃，又迎风簸浪，拥水腾波，把城里城外住的人都淹得不死不活，没一个安身之地。这秦济领了退之的檄文，思量要去，恐怕撞见鳄鱼发起威来，被他卷下肚子；要不去时，又怕新官新府法令严明，先受了杖责，削夺了职衔。左思右算，越趲没法，不得已大着胆，硬着肚肠，带几个人，拿了祭物，跑到河边。恰好那鳄鱼仰着头，开着大口，在那里观望。

看官，且说鳄鱼每日到河边便掀天揭地，作怪逞凶，今日为何这般敛气呆观，停眸不动？原来是韩湘子差遣马、赵二将，暗中制缚定他，只等秦济把檄文投他口中，便驱他下了海去。那秦济那里知道这样事情，只说鳄鱼遇着人便吃的，远远望见鳄鱼昂头开口，先吓得手足都酥了，动不得，满身寒籁籁，一堆儿抖倒在地上。抖了一个多时辰，再睁眼看时，那鳄鱼端然是这个模样，一些儿威势都没了。他思量道：“鳄鱼从来凶狂待甚，怎么今日韩老爷教我来下檄文，他便身子呆瞪瞪不动一动，岂不是古怪？”正在那里算

忖——想。

区处——处置、安排。

坎离——坎喻气，离喻神。

恩宥(yòu，音又)——宽大，恩典。

阿鼻地狱——佛教八热地狱之一。阿鼻，梵语音译，意为“无有间断”，即苦无间断，身无间断。

计，只见天上一时间昏霾 阴暗，轰雷掣电，大雨倾盆的落将下来。那潮水就像有人推的一般，高高的涌将起来，一点儿也不淌到岸上。秦济没奈何，大着胆，冒着雨，把那檄文向鳄鱼头上只一丢，巧巧的丢在那鳄鱼口里。那鳄鱼衔了檄文，便低着头，闭着口，悠然而逝，好似有恁么神驱鬼遣的一般，一溜烟的去了。

秦济眼花乌暗，不得知鳄鱼已是去了，且趁着势头把猪羊祭品教，一下子都推落水去，没命的转身便跑，跑得到府中时节，退之还坐在厅上。他喘吁吁的禀复道：“猪羊檄文，檄文猪羊。”退之道：“你是着惊的光景了，且停歇一会，定了喘息，慢慢地说来。”秦济呆了半晌，说道：“猪、羊、檄文，都被鳄鱼吞下肚了，小官的性命直从那七层宝塔顶上滴溜溜儿滚将下来，留得这口气在此。”退之道：“那鳄鱼还在也不在？”秦济答道：“还在，还在。”又道：“他吞了檄文，便游衍去了。”退之道：“他既吞檄文，自然徒下海去，汝怎么还说在那里？”秦济又思量半晌，答道：“小官险被他惊坏了，所以答应差错。”方才把他去下檄文，看见鳄鱼的模样，细细说了一遍。退之道：“是亏你了。”叫库中取元宝一锭，赏劳秦济；吩咐秦济且回家安歇一宵，明日早来衙门前伺候差遣。秦济辞谢去了。

退之回衙，与湘子说知秦济的事情。湘子道：“叔父明早升堂，须写一张告示，晓谕地方军民人等，以见叔父化乃豚鱼之政。”

到得次日，退之果然写了告示，着秦济去各处张挂。那告示如何样写的，他道：

潮州府刺史韩，为公务事照得：本府初莅 兹土，存心为国为民，有利必兴，有害必革，一夫失所，若已推而纳之沟中。乃有鳄鱼为害甚久，前官不行驱逐，遂令民不聊生。本府目击刘可之母遭鳄吞害，深用悯悼，遂发檄文，遣军事衙推秦济投鳄口中，驱鳄下海。幸苍天悯尔百姓横遭吞噬，皇王仁恩远布，感动蠢灵，不费张弓只矢，不劳步卒马兵，一日之间，顿除夙害。本府喜而不寐，为此晓谕汝等，自今以后，各安生理，无摇神于妖孽，惑志于横亡，以取罪戾。所有告人，刘可虽痛母横亡，陈词控诉，亦且安心委命，以尽孝思，毋再攀害平人，以滋烦扰。特示。

告示挂完，满郡黎民挨肩叠背，诵读一遍，无不赞叹，说道：“若非本府太爷神明，我辈十死其九，谁与理任伸冤？今日得这般帖息，真万代恩也。”正是：

一念精诚答上苍，鳄鱼今日已消亡。

潮阳自此民安乐，青史千年姓字香。

毕竟不知后来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封诰——即死后皇帝赐给封号，以示荣耀。

耆老——受尊敬的老人。

彩——彩色旗子。

画卯——签到。

第二十三回 苦修行退之觉悟 甘守节林氏坚贞

暑往寒来春复秋，总知天地一虚舟。虽然堕落埃尘里，自有蓬壶在那头。

花上露，水中沤，人生能得几时留？

去来影里光阴速，生死乡中不自由。

秦济张挂告示之后，那潮州士民人人仰德，个个兴歌，奉若神明，亲如父母。便有几个乡绅士子为头，敛集金银钱钞，启建生祠，塑立牌位，香花俎豆，罗列供养。每逢朔望，四民云集，交欢颂美。就是那外府州县过客旅商，见者无不赞叹称扬，志心顶礼。退之谦让，遑不敢当，乃改为潮州书院，中塑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牌位，将自己牌位移置后堂，再立颜、曾、思、孟四配牌位，与自己共成五个。每月朔望，聚集士子于此，讲明经传，以发先儒所未发。这也不必絮烦。

且说湘子一日正在蒲团上打坐，只见值日功曹来报说道：“皇王觉悟退之直言遭贬，有旨改移袁州内地。”湘子听罢，不觉心惊，暗道：“叔父道心未坚，心犹在，若见圣上觉悟前非，便思量去做官了，如何肯跟我修行？必须这般这般，才得成真了道。”便促步向前，对退之道：“侄儿前日与叔父说过的，到了潮州，缴了钦限，留下好名儿在这地方，然后将先天尸解法术脱换叔父形骸，诈说得病身亡，报与圣上知道，复了官职封诰，才去修行。今日有了生祠，得了这般美声，正好回首去也。”退之道：“但凭汝作用，我岂有二心。”

当下湘子便取竹杖一根，脱换做退之身子，卧在床上，用一条布盖覆停当了。又令马、赵二将护送退之先到秦岭地方，伺候他到，同去修行，各各准备俱完，才在衙署举起哀声，遣人通知合郡官员，申达上司，奏闻宪宗皇帝。合郡大小官员俱来吊慰，湘子一一酬答，并不露出一些马脚。当下收拾起程。众百姓道：“可怜，可怜，这等一个神明的老爷，怎么就死了？何不留他寿长些，在这里替我们兴利除害，救济救济我们？真是皇天没眼睛。”一个道：“俗语说得好：‘好人不在世，恶人磨世’。”尊这个老爷，魅急死了，我们穷百姓那得个出头的日子？”内中有一个叫做张寡嘴说道：“这个鳄鱼讨报，不然怎么这般死得快？”一个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老爷虽然死了，却没有床席债，正是善得善报。”又一个道：“你们说的都不是。依我说起来，还是这鳄鱼吃得人多，恶贯满了，玉皇大帝要驱除他，特特差这个神仙降下凡间来收伏他。所以他收了鳄鱼，就瞑身回话去了。”又有一个道：“我这潮州百姓该有灾难，天使生出这恶物来，吞嚼民畜不计其数。如今百姓灾难该满，皇帝便升出这个好官来驱逐了鳄鱼，一城安堵。我看来总是一个劫数，那里是怎么轮回报应，善恶分明？”一个秀才道：“老兄劫数之说，虽是有理，但韩老师佛骨一表，敢于批鳞捋须，那怕鳄鱼不垂首丧气，潜踪匿迹？总是邪不胜正，那怪物自然远避。若说起报应轮回，则

凌轹（shuò，音硕）——欺压。

阖（hé，音合）郡——全郡。

衙推——衙门推官，专掌一郡刑狱。

维扬——扬州的别称。

伧（cāng，音心）伧——胆小畏惧貌。

趑（zī，音子）趑（jī，音居）——犹犹豫豫，徘徊不前。

看他佛骨一谏，至今生气犹存。”当下士民人等，各各痛哭一场，如丧考妣。真所谓：惟有感恩并积恨，千年万载不成尘也。

其时湘子一面表文回京报死，一面收拾起程，各处吊奠赙仪，毫不肯收。俱收贮库内，替百姓完纳了税粮，申报上司，不烦征索。那潮阳百姓，无论老少男妇，俱来执佛慰灵，挽车远送。湘子一一抚惜安慰，打发回去。

行了三四日，方才脱离了该管地方，人烟稀少，湘子便腾云驾雾，赶到蓝关秦岭，与退之相会。退之称谢湘子不尽。湘子叫退之道：“侄儿送叔父到了这个地面，须索与叔父分首，各自走路了。”退之道：“难得你救我，到了今日，怎么说分首的话来？”湘子道：“我前次奉玉旨来度叔父，叔父再三不肯回心，我只得缴还玉旨，后来在那万死一生的田地，救得叔父性命，已是得罪于玉帝了，如今怎敢再度叔父？”退之道：“侄儿若不度我，我就饿死在这个地方也没人收我尸骸。”湘子道：“叔父埋名隐姓，依先回到长安，与婣娘团聚，便是快活，何须说死？”退之道：“我到这般地位，若再不回心转意修行，是畜类不如了。孔子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湘子道：“叔父既如此说，此去东南上有一座山，名唤卓韦山，山下有一洞，名唤卓韦洞；洞内有一个真人，叫做沐目真人，与侄儿是同心合胆，共一胞胎的契友。如今写一封书送叔父到他那里，教他留叔父在庵中传授大丹妙诀，便不枉叔父这一场辛苦了。”退之道：“倘若他不肯收留我时，教我投奔何处去好？”湘子道：“他与侄儿形体虽二，气脉同根，他见了书自然留你。”退之道：“前面这等深山，若有虎狼出来，教我如何躲避？”湘子道：“如遇见虎狼拦住走路，叔父就将我的书顶在头上，虎狼自然退去。”退之道：“峰高岭峻，树木丛深，一些路径也没有，教我怎么走得？”湘子道：“叔父慢慢的走过这重山，就有大路好走了。”退之接了柬帖，放在怀中，一手扯住湘子，再要问他时，湘子道：“叔父，正东上又有一个仙人来了。”退之回头一看，湘子化作一阵清风，先到卓韦山，做沐目真人去了。

退之不见了湘子，只得依他言语，一步步攀藤附葛，走过几个山头，转过几重岭脚，才见有一条大路，不想上路有半里远近，忽然跳出一只猛虎，咆哮而来。退之惊得倒退不迭，记得起，忙把湘子那封书望他丢去。这虎见了湘子书礼，便摇尾低头，一溜烟望林子中间跑去了。退之拾起书道：“原来我侄儿有这等手段，真是神仙，真是神仙！”随即挣扎向前，趱行几步，远远望见一座高山，林壑清奇，山峰叠翠，苍苍松柏齐天，两两鸥鳧浴日。只见退之登高临深，肌肤战栗，涉危履险，命若重生。方才上得那座山顶，果然有一个茅庵，额上写着“卓韦精舍”四个大字，四面青山拥护，花木锦攒，真好一个去处。只是两扇门关得紧紧重重，里面有人吟诗道：

超凡静养蓬莱岛，香风不动松花老。

仙童采药未归来，白云满地无人扫。

吟罢，又闻得唱道情云：

〔雁儿落〕下一局不死棋，谈一回长生计，食一丸不老丹，养一日真元气，听一会野猿啼，悟一会参同契。有一时驾祥云游遍了五湖溪，谁识得神仙趣？得清闲，是便宜。叹七十古来稀，笑浮名在那里？

昏霾（mái，音埋）——昏暗貌。

掣电——闪电划空。

游衍——游走。

〔山坡羊〕想人生，光阴能有几？不思量把火坑脱离。每日价劳劳碌碌，没来由争名夺利。无一刻握牙筹 不算计。把元阳一旦都虚费，直待无常，心中方已。总不如趁早修行，修行为第一。

退之听丢，轻轻的把门叩了两下，里面只当听不得。退之又叩两下，里面才问道：“敲门的是恁么人？到这里有恁事故？”退之道：“我是韩愈，是师父的相识。”里面答道：“我这里修行办道，无荣无辱没是非的去处，何曾有你这个相识？”退之道：“我来与师父做徒弟。”里面道：“你是触犯龙颜遭贬黜的杰士，我这里不是你安身之处。”退之暗忖道：“他静养在这深山深处，怎么就晓得是遭贬谪的官，真真是仙人。”便又叩门道：“弟子不远万里而来，师父若不开门留我，我就撞死师父面前，却不损了师父的阴鹭？”里面道：“你再且说是恁么人指引你来的？”退之道：“是师父的道友、我的侄儿韩湘子教我来见师父。”里面道：“若是韩湘子指引你来，岂没有一个柬帖儿与我？”退之道：“湘子有书在此。”里面道：“既然有书，开门放他进来。”

只见一个道童开那门时，咿 响处，有如鸾凤和鸣。庵内洁净精莹，赛着天宫琼室。中间坐着一位真人，鸿衣羽裳，箬冠 草履，绀发童颜，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旁边立着的道童也自清雅，没半点儿俗气。退之朝着他拜倒地下，道：“师父，救弟子一救。”真人道：“韩湘子叫你来我这里有什么事故？”退之道：“我侄儿说父子不传心，叔侄难授道，教弟子来求师父传些至道妙诀。弟子情愿在师父庵中砍柴汲水，伏侍辛勤，只望师父慈悲方便。”真人道：“你在朝中为官，吃的是羊羔美酒，行动有千百人跟随；我这山中只有淡饭黄齏，孤形只影，好不冷落，只怕你吃不得这般冷落，受不得这等凄凉。”退之道：“弟子也受得凄凉，吃得冷淡，不必师父挂念。”真人道：“既如此说，小童，引他去庵后暂住，每日着他往前山殿上扫地焚香。”退之道：“感谢师父收留。”当下小童领退之到厨房内吃点心。退之跟到厨房，小童递一碗饭与退之吃，退之吃了一口，十分苦涩难当，只得勉强吃了下去。正是：

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

参透玄微妙，淡中滋味长。

不说退之在卓韦庵中焚香扫地。且说窦氏与芦英小姐正在家中思念退之，别后杳无鱼雁，一路上天气寒冷，辛苦劳碌，不知几时才到潮阳上任？要叫人去报房里问一个消息。只见韩清眼泪汪汪走将进来，说道：“奶奶、嫂嫂知否？今日潮州差人进表，说老爷患病死在潮阳公署了。”窦氏、芦英闻得此报，哭做一堆。门外林学士也到，说道：“亲家果然死了，只是死者不可复生，哭也无益，老夫人且省烦恼，保重贵体，打点设灵奔丧，迎柩安葬之事，才是正经。”窦氏哭道：“那来文内说是恁么病死的？”林学士道：“有司奏说：他郡中旧有鳄鱼为患，涌风作浪，吞噬生民，前边来的太守并无法治。韩大人到任几日，祭天驱逐鳄鱼，那鳄鱼便潜踪敛迹，远往海外，一郡太平，万民乐业，潮阳百姓建立生祠，供养颂祀。不料一夕无病而终，想是归天去了。”窦氏道：“我只指望他恩宥还乡，白头偕老，谁知一旦相

莅（lì，音立）——临。

虚舟——虚幻不实之地。

埃尘——喻俗世。

抛。我家并无以次人丁，祖宗香火俱断绝了，这苦怎好？如今算来，老身也多应不久人世，令爱这般青春，耽误他也是枉然，不如趁老身在日，亲家早早寻一个好人家，嫁了令爱，到是两便。”林学士道：“老夫人怎说这话？老夫也没主意，只凭小女心下就是。”芦英哭道：“婆婆再不要心焦意恼，公公虽然去世，我爹爹现在为官，家中料不少吃少穿，奴家情愿伏侍婆婆过世，以报抚养湘子大恩，再休题那改嫁的说话。若是爹爹不与奴家做主，奴家就撞阶先死，以表素心。”窦氏道：“媳妇，你见识差矣！你青春年少，无男无女，你守着谁来？当初公公在日，还指望寻你丈夫回来，生得一男半女，以接后代，养你过世。如今公公死在他乡，湘子绝无音信，老身又朝不保暮，你苦守也是没用的。不如趁我在这里，劳者亲家寻一头好人家，也了落你一生。料来韩清也不是养你过世的人，日后有不相安，反被他人耻笑，你怎不细细思量？”芦英道：“婆婆年老，说的话都颠倒了，奴家随着婆婆，有怎么过不得日子？况再过几年，奴家身子也半截入泥了，怎么去改嫁？”窦氏道：“小小年纪，为何说半截入泥的话？”芦英道：“婆婆不消多虑，婆婆在一日，奴家随婆婆一日；婆婆百年之后，奴回娘家守制就是，断不贻累公婆。”林学士道：“小女之言极是有理，请老夫人安心经理正事，待学生奏过朝廷，复了亲家官诰，讨了老夫人禄米，膳养终身，又作计较。”窦氏道：“多谢亲家费心，九原感戴。”林学士起身作别去了。

窦氏唤韩清在家中立竿招魂，设座安灵，七七做，八八敲，随时遇节，一些礼文不缺。只是心中思念退之，便提起湘子，整日夜有许多不快活。一日，唤韩清道：“老爷归天去后，你镇日坐在家中，再不理论外边事务，是何道理？”韩清道：“奶奶吩咐孩儿，孩儿不敢不去做；奶奶不曾吩咐，孩儿怎敢胡行，以招罪谴。”窦氏道：“老爷死的不消说了，你哥哥湘子须不曾死，你怎的不去街坊上打听一个真消息。”韩清道：“孩儿也常去打听，就是林亲家也着人各处访问，只是没人晓得哥哥在那里，因此上不敢惊动奶奶。”窦氏道：“你也不消远去打听，只站在自家门首，看那南来北往，穿东过西的人，有那面庞生得古怪，衣服妆裹希奇的，一定是云游方外，广有相识的人了，你便扯住他，问他一声儿，也不亏了你。”

韩清忿忿的依窦氏吩咐，果然出去站在门前，看有那希奇古怪的人，就要问他。偏生只见那做买做卖、经纪挑担、医卜筮相、婆婆妈妈走动，再没有一个希奇古怪的人走将来。立了多时，正待转身进去，才见两个道人，身上穿着破碎袖袄，手执渔鼓、筒板，慢慢地摇摆将来。原来一个是蓝采和化身，一个是韩湘子化身，他两个口中唱个《不是路》道：

欢笑淘淘，暂驾祥云下玉霄。遍游海岛。看樽中有酒，盒内堆肴，忒逍遥。且到长

安市步一遭，度那人功行非小。

韩清暗忖：“这两个道人形容古怪，装束希奇，断然是游方的人，待我叫他来问哥哥的消息，定有一个下落。”便开口叫道：“道人，这里来。”那两个道：“你叫我做怎么？”韩清道：“我夫人要问你说话。”

两个便跟着韩清走到厅上，参见了窦氏。窦氏道：“你两人从哪里来？在那里住？”蓝采和道：“在南天门住，从终南山来。”窦氏道：“昔年有两个道人说是终南山来的，骗了我侄儿湘子去修行，至今不见回来。后来我老爷寿日，又有一个道人也说是终南山来的，逐日在我府中弄上许多障眼法

儿，只是哄我老爷不动。后我老爷佛骨一表，触怒龙颜，贬去潮阳地方，他再不来了，你两个又说从终南山来，怎的终南山上藏得这许多人，莫不又是假的？”湘子道：“前边来的或者是假，若论贫道两人，实实的从那里来，并不打一句诳语。”窦氏道：“依我看起来，那终南山到不是怀道宗玄之士、练精饵食之夫栖托的去处，到是一个箠骗拐子的渊藪了。”采和道：“夫人，休错认人，那终南山是一个静嚣喧去处，涤尘俗方隅，若不是夙有道骨仙风的，那虎豹豺狼也不许他踏上山路，怎么夫人说出这落地狱的话来？”窦氏道：“不是我不信神仙，只是我被那假神仙哄坏了，汝是走方的人，岂不晓得俗语说得好，一年吃蛇咬，三年怕烂草？”湘子道：“信与不信随老夫人，请问容颜为何这般憔悴，头发都雪白了？想是老相公去世，心中不十分快活的缘故。”窦氏道：“老身亏了朝廷大恩，林亲家保奏，岁给禄米养膳，倒也没怎么不快活。只是我湘子侄儿一去不回，日夜想念着他，故此精神减短，头发都白了。”湘子暗道：“原来婶母这般记挂我，我怎的不报他的恩。”便又道：“老夫人虽然为着湘子不回来病得伶仃瘦怯，湘子却不知道，全不纪念老夫人。贫道幸得与湘子同一法门，替湘子医好了老夫人，省他一番罪过何如？”窦氏道：“有怎么药医得我好？”湘子道：“方从海上传来，药在龙宫炼就，吃下去包得衰容复壮，发白返黑。”窦氏道：“果有海上奇方，灵丹妙药，当以百金奉酬。”

当下，湘子便在葫芦内倾出一丸还少丹，递与窦氏。窦氏接丹吞下，登时精神强健，返老还童，满身上没有一些病痛，窦氏不胜欢喜，叫梅香取银子谢那两个道人。湘子道：“贫道不要酬谢，只要老夫人跟贫道去修行。”窦氏道：“老爷在日，曾有一个道人来度他出家，老爷只是不信，你今日要度我，我也只是不信。”湘子道：“老夫人还记得那一个道人的模样否？”窦氏道：“模样倒不记得了。”湘子道：“不瞒老夫人说，昔年来的就是贫道。”窦氏道：“这些游方的人专会得趁口胡柴，极是可恶。汝且说昔年把怎么物件来与我老爷上寿？说得对，我就信汝是神仙。”一个道：“当年老相公同林学士在南坛祈雪，是贫道卖雪与他，他才得升礼部尚书兼管刑部。奏准宫里免朝五日。庆寿之时，贫道曾献仙羊、仙鹤、仙女，仙家桌面四十张，又造逡巡酒，顷刻花，花瓣上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句，夫人曾记得否？”窦氏道：“这些我都记得，只是老爷不信。”湘子道：“老相公虽然不信，后来被贬潮阳，要见我不能够，好生懊悔。”窦氏道：“那个见他懊悔来？汝说的都是死无对证的话，我也不信。”一个道：“夫人若不信，只怕日后懊悔又是迟了。”窦氏道：“汝怎么又说这不吉利的话？我且问汝，祖家原在何方郡县？父母是何等样人？因何走上终南山去学道？那终南山有多少广阔？山上有多少修行的人？内中有一个韩湘子否？汝一一从头老实说来，若有半句遮头盖脚，我拿你送到林天官府中，以官法治汝。”一个道：“我家住在昌黎县，鼓楼巷西，坐北朝南是祖居。父名韩会，母亲郑氏，叔父韩愈，婶娘窦氏。幼年间没了父母，是我那叔婶抚养长大。娶妻林氏，叫做芦英小姐。我叔父被贬去潮阳，路途上受了万般苦楚，我已度他成真了道，做了大罗仙。今日特来度你。”窦氏道：“既然是我侄儿，

生祠——为活着的人立祠堂。

魑（x，音需）急——急促。

批鳞捋须——指拂逆皇帝之意。

怎的是这般模样？”湘子道：“仙凡各别，体段不同。”窦氏道：“既是湘子，可现原身出来我看。”湘子道：“要现原身，有何难处？只怕婶娘执迷不悟耳！”正是：

几回翘首望儿还，骨肉参差各一方。

峰岭雪消方见路，云横苍树却遮山。

当下湘子摇身一变，果然还了旧日形容，不是那云游道人的模样。窦氏一手扯住他，道：“我儿，你一向在那里？今日方才回来。你叔父过了世，家中好不凄楚，教我日夜想你。今既回来，是万千的喜了，依先整顿门风规矩，做一个好人，再不要说那出家的话！”湘子道：“侄儿今日同吕师父回来，要度一个有缘分的人出家，怎肯恋着家中繁华世界，做那没结果出的营生。”采和道：“仙弟，你如今且在家中过几时，待我往南天门去走一遭，转来同你回终南山去。”窦氏道：“我儿，原来师兄也教你只在家中，不要往别处去，怎的师兄说话也不听？”湘子听罢，便与采和作别，又道：“侄儿多年不回来，不知那睡虎山团瓢还依旧好的否？如今且去看一看。”窦氏道：“韩清，你同哥哥到那里看来。”

韩清便领湘子到那睡虎山九宫八卦团瓢里面。原来退之弃世以后，韩清把那走路都改过了，转弯抹角，弯弯兜兜走了一会，才到得那里。湘子抬头一看，只见路径虽差，房廊依旧，几榻上堆满了灰尘，案上许多书籍都乱纷纷叠着，一些也不整理。那山前山后的好果木焦枯了一半，只有地上草长得蒙蒙茸茸，便有人躲在里头也不见影子。湘子暗道：“叔父做官时节，那一日不着人来这里打扫灰尘，拔除柴草，叔父去得这几时，就把一个花锦世界弄做这般光景。我那婶娘图享荣华，也是虚了。”便对韩清说道：“你自进去，我只在这里安歇。”韩清道：“哥哥一向不回来，今日还该到嫂嫂房中去过夜，怎的冷清清独自一个人在这里安歇？”湘子道：“我自有主见，你不要管我。”韩清依言，走到窦氏房中，把湘子要在团瓢内安歇的话说了一遍。窦氏忙叫厨下人打点酒肴，搬到团瓢内与湘子吃，又吩咐韩清道：“待哥哥吃了酒，扯他进嫂嫂房中安歇。”芦英道：“婆婆，不可扯他进来。当初公公在日，那一个道人也说是湘子，来家混了两日，依旧去了，到底不曾有一个下落。今日这个道人知他是真是假，就扯他进来？”窦氏道：“媳妇言之有理，如今世上人术法的多得紧，不可不信，不可全信。韩清，你快去陪他过夜，且到明日又作计较。”韩清依先到团瓢内来陪湘子，不在话下。这正是：

情知不是伴，今日且相随。

毕竟后来不知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归故里韩湘显化 射莺哥窦氏执迷

茫茫苦海，兢兢 风波。算将来俱是贪嗔撒网，淫毒张罗。几能够，翻身跳出是非窝？

讨一个清闲自在，不老婆婆。

湘子在那团瓢内到得三更时分，一阵清风吹将来，湘子就不见了。看官，且说这个时候，湘子到那里去？原来湘子去见了钟师父，同去参朝玉帝，奏道：“叔父韩愈，荷蒙玄造，已得回心。尚有婢娘窦氏与林氏芦英，执迷不悟，难以度脱点化，伏候圣裁。”金童传旨道：“窦氏原系上界圣姥，因在蟠桃会上盗折葵花，谪下凡间受苦；芦英原是凌霄殿玉女，因玄帝驱遣天将收伏群魔，天门未闭，芦英往下窥探，故此贬到凡间，孤眠独宿，以警思凡。韩湘可同吕、蓝采和，再去度化一遭，共成正果。”湘子只得谢恩，前去参见西王母。西王母道：“冲和子喜得觉悟前因，回位有日。只是圣姥、玉女尚在迷途，谁人再去度他？”湘子道：“玉帝遣臣韩湘子同吕、蓝采和前去度他，望娘娘指教。”西王母道：“他二人久堕尘寰，一心贪恋着荣华富贵，韩湘须索往补陀山观音大士处借些仙物变化，才好打动他。”湘子道：“观音大士是释家之尊，与我玄门不相吻合，他如何肯把仙物借与我们？”西王母道：“观世音乃治世之尊，救人之祖，他那里分一个彼我。”湘子道：“谨尊仙旨。”辞了王母娘娘，出了瑶台紫府，三个驾起云头到南海，见了观音，借了莺哥，仍望长安而去。正是：

才离金阙游南海，又到长安市上眠。

此事表过不题。且说次日清早，韩清忙忙进来报道：“事不关心，关心者乱。哥哥在团瓢内一更无事，二更悄然，恰好三更时分，只见皓月当空，一阵清风吹将来，哥哥就不见了。”芦英道：“有这等异事，一定是神仙下降，不是湘子回来。”窦氏道：“若是神仙，做事毕竟有着落，不是这般撮空，断然是游手游食的道人，做障眼法儿来哄骗财帛。我算他今日必定再来，只是立定主意，不要信他。不要说吕洞宾来，就的的确确是湘子回来，我和你既与他没缘分，只不认他便了。”芦英道：“婆婆主见极是。”

说犹未了，只听得那壁厢渔鼓又敲响。窦氏道：“韩清，你快去叫我的孩儿来。”韩清道：“方才说道人都是障眼法儿，只不认他，怎的又转了念头？”窦氏道：“不是我一时间就说两样话，只是我听得敲渔鼓响，就想着湘子，心酸起来。你快去寻他进来，我有话和他说。”韩清道：“就是昨日那个道人，坐在门前敲响。”窦氏道：“想来还是湘子，你叫他来，待我问他。”韩清便走到大门外，叫那道人。那道人跟了他进来，见窦氏道：“婢娘稽首。”窦氏道：“我儿，你见了我，只该行家中礼体，怎的也说个稽首？”湘子道：“身居蓬岛三山外，不在周官礼乐中。”窦氏道：“你为恁么只打渔鼓？”湘子道：“因世上人顽皮不转头，只得把那顽皮绷在竹筒上，叫做愚鼓。有一等聪明的人，闻着鼓声便惕然醒悟；有一等痴蠢的人，任你千敲万敲，敲破了这顽皮，他也只不回头转意。因此上时时敲两下，唱道情，提撕那愚迷昏聩的人跳出尘嚣世界。”窦氏道：“我儿，你昨日在团瓢内安宿，

考妣（b，音比）——考为父，妣为母。

赙（fù，音付）仪——送给丧家的财物。

契友——密友。

牙筹——算账用具。

怎的半夜里去了。直至今时才来？”湘子道：“我到南天门与钟师父说些话，故此才来。”窦氏道：“这里到南天门有几多路？”湘子道：“一去有十万八千里。”窦氏道：“既有许多里数，怎的你半夜里去了，又转得来？”湘子道：“侄儿见了钟师父，又到南海补陀山观音大士那里走一遭来的。”窦氏道：“这里到南海补陀山有几多路程？”湘子道：“南海补陀山却近得多了。”窦氏道：“有几里？”湘子道：“只得八万四千七百余里。”窦氏道：“两处往回，就会飞也得一年，你怎么这等来得快？”湘子道：“我腾云驾雾，不比世人在地上往来。”芦英道：“你这些虚头话，少说些倒好。”湘子道：“我领了玉皇金旨，特来度化你们出家，怎么说我虚头？”芦英道：“公公在日，今日也说是神仙来度大人出家，明日也说是神仙来度大人出家，后来表奏君王，怒贬潮阳，再不见神仙一面。”湘子道：“当初我劝叔父出家，叔父再三不信，直到那蓝关道上马死人孤，虎狼当道，才哭哭啼啼叫我救他。若不亏我的时节，叔父的骸骨也不知到那里去了？如今现在大罗仙宫为冲和子，好不逍遥自在。”窦氏道：“你叔父死在潮阳公署，地方官现有表文奏过皇上，那一个不知道的？你又乱说度他做冲和子，在天宫快活。”湘子道：“叔父身死，是仙家尸解妙法，那里是真死。”芦英道：“这话又是没会问的，凭你说也不信。”窦氏道：“昔年有许多仙物来度你叔父，你叔父还不肯信，你今日把何物来度我们？”湘子道：“仙羊、仙鹤、仙酒、仙桃都是婶娘看见过的，我不拿来度你们，特地到观音大士那里借得白莺哥来与婶娘看。”窦氏道：“红嘴绿莺哥，会得念诗、念佛，我这里到有，白莺哥却不曾见，如今在那里？”湘子把手一招，只见一只白莺哥飞到窦氏面前，有诗为证：

雪里藏身雪里飞，雪衣娘子 胜金衣。

声声雪里呼般若，为是慈门 立雪归。

窦氏道：“这莺哥有甚奇处？”湘子道：“他会飞、会唱，能舞、能歌。”窦氏道：“你叫莺歌唱来我听。”湘子道：“莺哥，还不唱歌，更待几时？”莺哥飞舞盘旋，口中唱道：

〔驻马听〕莺儿最多，百千之中难学我。我从南海飞来，劝你回心，你还贪着笑歌。

怕只怕，无常来到，任你珠玑万解，难逃躲。不回头，要受磨。纵你是好汉英雄，也要学

韩愈秦川受饥饿。

窦氏道：“一片胡言，休要睬他。”叫手下取弓箭来，把莺哥射死了。湘子道：“婶娘不信也由你，只恐怕到那磨折时节，悔之晚矣！”窦氏道：“古云：‘官高必险，伴虎而眠’。你叔父在朝为官，所以遭逢险难。我女流之辈，并不出外生事，亏了朝廷月给俸米，荣享自在，有恁么折磨？说恁么懊悔？”湘子道：“禄尽马倒之时，连侄儿也不来了。”窦氏道：“你到那里去？”湘子道：“婶娘，你不醒得，侄儿依旧往终南山去。”窦氏道：“你既不肯在家，随你往那里去，莫在此间说长道短，煽惑人心。”湘子道：“侄儿再三劝婶娘，婶娘只是不回心，也枉费这许多心机，我且去休，又作理会。”说毕，扬长出门而去。正是：

今朝不信神仙话，悔后思前见我难。

箝（tuò，音唾）冠——竹皮冠。

鱼雁——指书信，音讯。

罪谴——似罪过遭上天报应。

韩清道：“明明是一个道人，变做哥哥模样，来搅这两日，如今又去了，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窦氏道：“休得多言，且由他自去。”芦英道：“婆婆主见极是，休和他分清理白。”当即各自归房。古诗为证：

别郎容易见郎难，怨夫香闺指倦弹。

十二楼台春寂寂，水晶帘箔怯春寒。

不说窦氏、芦英归房去了。且说湘子转身去见洞宾，道：“师父，韩湘稽首。”洞宾道：“汝度得窦氏若何？”湘子道：“弟子去度婶娘，又不回心，如何区处？”洞宾道：“汝将恁么东西去点化他？”湘子道：“弟子在南海补陀山观音大士那里借白莺哥去点化他，他只是恋着荣华，不顾生死。”洞宾道：“窦氏与芦英明日在菊花亭上饮宴，我和汝邀蓝仙同去度他一遭，且看何如。”湘子道：“多谢师父。”

当下，三位神仙收云揽雾，下降尘凡，现出阳身，来到长安市上。只见两个老人家在一所高楼上，靠着窗儿下象棋。因一着差下了，一个要悔，一个不肯悔，两个就争得面红脸胀，还不肯休歇。这两个老人家一个姓沃，是长安街上暴发财主沃对苍的老祖公；一个姓权，是长安街上有名头的权云峰的亲父。他两个在那楼上争这着棋子，湘子便对吕师道：“师父，那两个老人家为得一着棋子，两下都不服输，怎教那争名夺利的人肯说一句输棋的话，师父去与他和解了何如？”吕师举眼一观，便道：“那两个老儿倒有几分骨格，太清宫中尽用得他两个着，我且点化他，也不枉了下来一番。”

当下三个道人齐齐到楼上，高叫道：“老施主，你们着的是恁么棋？”一个老儿答应道：“棋是没得布施的，你问我做恁？”洞宾道：“贫道不是来讨布施，贫道的弟子手谈 极高，一向因出家撒下多时不敢着。今日看见两位老施主对局，不觉故态复萌，特地来请教一局。”一个老儿道：“我们为要悔一着棋，白筋都争胀了，师父若肯来与我下一盘，只不许悔一着。”洞宾道：“为那一着棋，两位老施主相争？”一个老儿道：“我起这着马吃他那着车，他不看见，另起了一着马，这着车被我吃了，只消再下一着，他稳定是输的，故此他要悔。”湘子道：“老施主便白吃了这着车，也只得一个和局，怎见得就是老施主赢？”这个老儿道：“你来着，你来着！若是着得做和局，我就输一钱银子与三位买斋 吃。”湘子道：“着成和局，贫道也不要老施主银子买斋，只要老施主替我驮了这葫芦，掬 了这花篮，跟贫道做一个徒弟何如？”一个老儿道：“你也不怕罪过，想小小年纪，倒要我老人家做徒弟，可不折杀了你？”湘子道：“彭祖寿年八百岁，还要让我坐了，他才敢坐。老施主不过七八十岁，那里便算得年纪高大？”一个老儿道：“年纪大小我也不与你争，你若果然着成和局，我情愿做徒弟伏侍你。”湘子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老施主不要临期改变。”老儿道：“人口说人话，不是畜牲口吐人言，如何有改变？”湘子就让老儿吃了这个车，一着对一着，着了十数着，到底只是一个和局。老儿道：“你三位想是神仙，我情愿做徒弟跟随师父。”那老儿也说：“到你跟得神仙，难道我就跟不得神仙？如今你掬了花篮，我驮了葫芦，一齐出家去。”说罢，两个老儿跟了吕师、蓝仙、韩湘子，一径来到韩家门楼里面，坐着敲渔鼓，唱道情，哄动了街坊上许多

怀道宗玄——虔诚信奉道教。

练精饵食——道家修炼之功。练精即炼内丹，饵食即餐霞服日。

箠骗拐子——即骗子。

人。

那韩家管门的看见沃老儿驮着葫芦，便扯扯他说：“你老太公逐日着棋吃酒，无样的快活，今日为何替游方道人驮葫芦？莫不是作白想要子。俗话说：‘少不颠狂老不板’，你老太公真会得快活？”旁边一个人扯住权老儿问道：“你是城中有名的财主翁，为何不放尊重些，捐了花篮跟着游方的道人走？想是子孙不孝顺，老人家气风了，故此装这个模样？”权老儿道：“我不疯，我跟着神仙走，有恁么不快活？”旁人笑道：“神仙，神仙，只是丢了黄金璫绿砖。”街上人听了这些话，打号子笑了一声。那沃老儿、权老儿由他自笑，只当不听见。

韩家管门的去禀窦氏道：“外面有三个道人，年纪虽不多，到拐了这大街上沃对苍的老祖公，权云峰的爷老子做徒弟，替他驮了花篮、葫芦，在夫人门楼里面敲渔鼓、唱道情，哄得人挨挤不开，赶又赶他不去。”窦氏道：“唤那三个道人进来，待我问他唱的恁么道情。”管门的依命，叫三个道人道：“你们不要唱了，夫人请你进来说话。”三个起身，跟着管门的就走，沃老儿、权老儿也随了进来。恰好窦氏与芦英都坐在菊花亭上，三个道人近前稽首。窦氏还个礼，便问道：“三位从何处来？”洞宾道：“不瞒夫人说，从大罗天上八景宫中来。”窦氏对芦英道：“这道人说起又是神仙。”洞宾道：“贫道不是神仙，是云水道人。”窦氏道：“三位是同姓么？”洞宾道：“贫道是两口先生，这是蓝采和，那是韩湘子。”窦氏道：“我家有个韩湘子，被两个道人骗了去，至今还没下落。”洞宾道：“这个韩湘子就是夫人的侄儿。”窦氏道：“面庞一些也不象。前日有一个道人来说是我的侄儿，在我家混了两日才去，你怎么又说这个是韩湘子？就真是湘子，我也不认他了。”洞宾道：“既是夫人侄儿，为何不肯认他？”窦氏道：“你三人来此做恁么？”洞宾道：“来度夫人出家。”窦氏道：“度我出家？手中拿的是恁么东西？”洞宾道：“是一幅仙画。”窦氏叫当值的叉起来看，便道：“不过是幅山水，有什么奇处，说是仙画？我那前厅后堂许多名人画片，都懒得看他。”采和道：“夫人懒看山水，画上改换了青鸟、白鹤，请看一看。”窦氏道：“怪哉，怪哉！这画真变过了，只是青鸟、白鹤图我也不看他。”

洞宾又把手一招，不见了青鸟、白鹤，却变做烂柯仙子，道：“老夫人，昔日王子去求仙，炼就丹成入九天，到得山中方七日，回来世上已千年。门前白石分金井，洞口青芝布玉田。可惜古今人易老，且随片月下长川。这个图难道不好？”窦氏道：“我只是不看。”洞宾道：“我唤那烂柯子下来劝夫人出家，夫人信也不信？”窦氏道：“烂柯子到如今已是几百年了，你从那里去叫得他来？”洞宾道：“从这画儿上叫他下来。”便大声叫道：“王质下来劝韩夫人出家。”叫声未已，只见那烂柯子婆婆娑娑从画儿上走将下来，唬得窦氏、芦英面如土色，哑口无言。洞宾叱道：“王质跪下，休得惊了圣母。”窦氏挣扎说道：“明明三个人弄障眼法儿，那里是恁么烂柯子？韩清，快赶他出去，不许他在此搅扰！”王质唱一阕〔山坡羊〕道：

老夫人，不须焦躁，看看的无常来到。你纵有万贯家财，到临终没有下梢。谁似我无荣无辱也，散诞逍遥没烦恼。听告：不如弃了繁华好。苦恼！恋尘寰，怎得长生不老？

唬唬（xi，音戏）——恐惧貌。

玄造——道家造化。

撮空——弄虚做假，无中生有。

窦氏道：“半句虚言，折尽平生之福，少说些倒好。”洞宾道：“王质且回洞府，待我唤金童、玉女下来，劝夫人出家。”王质依旧上画儿去了，只见金童、玉女立在窦氏面前。洞宾道：“仙弟、仙妹，取出仙果、仙酒，唱一个小词儿，劝老夫人。”那金童、玉女齐声唱《醉翁子》道：

劝夫人，得休便好休，荣华水上沤。虽然月享千钟粟，何不抽身早转头？早转头，免心忧。若是不知进退，直等待洪水漂流，母子南北实堪愁。路逢猛虎难行走。劝你修时你不修，那时懊悔，空把神仙叩。

唱罢，洞宾道：“仙弟、仙妹，且回洞府。”窦氏道：“你三人苦苦劝我出家，我是一个妇人，难道没个熟事的引路，就跟了你这面生道人走不成？”洞宾道：“老夫人说得极是，若果然肯出家，我叫湘子来引路。”窦氏道：“湘子在那里？”洞宾道：“只在眼前。”窦氏道：“你叫得他来，我情愿出家。”洞宾用手一指道：“仙弟，为何还不现出原身来？”只这一指，那道人就是湘子模样，一毫儿也不差。窦氏道：“你这障眼法儿如何哄得我动？”湘子道：“我再度一个人跟姑娘出家何如？”窦氏道：“度那一个？”湘子便在自己腋胳肢底下擦出一堆黑泥垢，把些涕唾和一和，搓成弹子大一丸，擎在掌中，叫道：“有缘的来吃我这丸仙药，我就度他成仙。”那沃老儿赶上前拿了，一口吞下肚子，就有云捧着沃老儿的脚跟，起在半空。那权老儿道：“师父，我两人一同跟师父来，怎的不把一丸药儿度我？”洞宾也向自己腋胳肢底下擦出泥垢来，搓成一丸，递与权老儿。权老儿接过手吃了，也有云捧着他的脚下。蓝采和又擦一丸黑泥，叫道：“有缘的早来，不要错过了。”只见勒罗里钻出一个小丫头，叫做金莲，原在芦英房中伏侍的，也是他的造化到了，抢着这丸药便吃，刚刚咽得下去。就有祥云簇拥着他，与沃老儿、权老儿一般样，离地丈许，金莲高叫道：“奶奶、小姐勿罪，奴家幸遇仙师，离脱火坑，不得再伏侍了。”说罢，一阵风把他三人都送入云眼里不见了。

芦英上前道：“婆婆，这道人若不是神仙，金莲和两个老儿如何得白日升天？”窦氏道：“这都是妖邪法术，不要信他。我记得你公公在日，常说一个山中有个云台观，观中有百十员道士，每每有五色彩云弥漫山谷，就是天上来迎仙人了。那观中道士有不愿住世者，便沐浴更衣，步入五色云头，那云气霎时消散，道士便不见了。如此数年，一人传两，两人传三，凡要登仙者，预先斋沐，来到云台观中等候云起，以图飞升。一日，有一个游方道人从山下经过，见大众俱向空中顶礼，不顾尊卑上下，问知其故，乃说道：‘若成仙如此容易，天下也没许多所在安放这许多仙人了。’当下即驻足观中，用心着意体察起云的时日。过得数日，正坐在大殿上与姓王的法师谈玄，忽见值殿的香公报道：‘山上彩云起了。’王法师即刻归房，烧汤沐浴，更换新衣，那一股云气就遮满了他的房门外头，王法师冉冉踏上云头，云气便渐渐消散。游方道人看见此等景象，便道：‘这是毒妖喷气成云，可惜无知道侣，久死非命。’便乃捏诀禹步，呵叱风雷，只见霹雳交加，雨电闪烁，顿时方止，那五彩祥云一些儿也没踪影。道人扯了观中道侣，探访其事。过得一个山头，见那王法师卧倒山腰，连忙着人扶回观中。再进几步，有一毒蛇震死山谷，约有斗来粗细，十数丈长短，穴中骷髅骸骨堆积如山，道士簪冠斗量车载，不计其数。才知前后登仙之人，皆被毒气吞啖也。今日这个云

气，得知是真是假？倘或这三个道人是妖怪变来的也不见得。世上那得神仙出现，媳妇不要错了见识，落那人圈套。”芦英道：“婆婆说得有理，媳妇也只是不信。”洞宾道：“语在言前，怎的又变了卦？”

湘子见窦氏不肯认他，便道：“婶娘你年纪有了，叔父没了，家中又没一个嫡亲骨肉接续后代，你何苦恋着家缘，不肯回头转念？”窦氏道：“你叔父虽死，朝廷还月给俸米与我，呼奴使婢，总来照旧，有那一件不足意处，丢了去出家？”洞宾道：“老夫人目下虽然荣享，只怕时乖运蹇，败落一齐来，自有不足意处了。贫道有诗一首，老夫人试听。诗云：

命蹇时乖莫叹嗟，长安景致不堪夸。

漂流祖业无投奔，始信当初见识差。”

窦氏道：“这些不吉利的话，再说者打拐棒二十。”湘子道：“婶娘既怕说不吉利的话，何不同我去出家？”窦氏道：“祖宗不积不世，生下汝来，那里是我的侄儿？快快去罢！若只管在此胡缠，申一纸文书到礼部衙门，奏过朝廷，把天下的名山道院、胜境玄关，尽行扫除，教汝这伙人生无驻足之场，死无葬身之地！”洞宾笑道：“湘子、采和，我们急急去罢，莫连累着别人，惹天下人唾骂。”采和道：“这般执迷，走也枉然。”三个便飘然出门去了。正是：

分明咫尺神仙路，无奈痴人不转头。

毕竟后来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吕纯阳崔家托梦 张二妈韩府求亲

世事纷如梦，黄粱梦未醒。梦中先说梦，梦醒，总非真。有梦还归梦，有因梦不成。

有无俱属梦，春梦一番新。

话说洞宾三个出了韩家门去，一路上沉吟不决。湘子道：“师父，师兄，我婶娘既不回心，不如我们缴了金旨，再作道理。”采和道：“师弟差矣！玉帝着俺三人同来度脱他们超凡入圣，他们不肯回心，只合另作计较去点化他。倘若缴旨之时，玉帝震怒，不当稳便。”洞宾道：“我在云头观见长安城内尚书崔群之子崔世存，先娶胡侍郎女儿为妻室，近日亡逝，将欲再娶，不免托一梦与崔尚书，叫他去求林芦英与世存续弦。窦氏必定不允，待崔尚书怒奏朝廷，削除他的俸禄，逐回原籍居住。我和你去吩咐东海龙玉，着他兴风作浪，漂没了韩氏的房屋、田产，使窦氏母子、婆媳拍手成空，那时才好下手度他。”湘子道：“师父之言极妙，就烦师父前往崔家托梦，蓝师往终南山回复钟师父，韩湘自往东海龙王处走一遭便了。”当下三仙分头去讫，话不絮烦。

已说尚书崔群，果然夜间得其一梦，醒来便对夫人说道：“半夜时分，我梦见一位神仙，青巾黄服，肩负宝剑一口，自称是两口先生，说孩儿世存该娶林尚书女儿芦英为续弦媳妇。我想林圭家中再无以次女儿，止有一个大女儿叫做芦英小姐，昔年嫁与韩退之的侄儿韩湘。虽是韩湘弃家修行，一向不曾回来，韩退之死在潮阳任所，那芦英恰是有夫妇人，我这样人家怎么好娶一个再醮妇人做媳妇？况且韩退之是我旧同僚，我今日去娶他的寡妇，也觉得体面不像，惹人谈论。”夫人道：“相公差矣！神仙来托梦与相公，一定这芦英该是孩儿的姻缘。一向我闻得人说：韩家虽娶芦英过门，那韩湘子与他同床不同枕，同席不同衾，芦英还是未破身的处子，那里是再醮妇人？若得娶过门来，正是一段好姻缘，有何人敢在后边谈论？”崔尚书听见夫人这般说话，便叫当值的去唤一个官媒婆来，吩咐他去韩、林二家议亲。

当值的果然去叫一个媒婆。这媒婆姓张，排行第二，住在忠清巷里，人人都叫他做张二妈，一生惯会做媒说合，利口如刀，哄骗得男家上钩，不怕女家脱钩，趁势儿遇着那不修帷箔的人家，他就挨身勾引，做个马不六，故此家家认得他，真个是开口赛随何，摇唇欺陆贾。这张二妈跟了当值的来到崔府中，恰好崔尚书入朝不在，便直到内房参见夫人，说道：“今日已牌时分，黄御史老爷要下盒到郭附马府里，小媒婆好不忙得紧，不知夫人呼唤有何事故？”崔夫人道：“我要你做头媒。”张二妈道：“别的媒小媒婆都做得，若是老爷要娶小奶奶，如今时年熟得紧，卖小母猪的极少，媒婆恰是没寻人处。”夫人笑道：“这婆子倒会说几句话。不是老爷要讨小阿妈，是我公子断了弦，要娶一个门当户对人家的女儿来续弦。”张二妈道：“这个有，这个有。京兆尹柳公绰老爷有一位小姐，生得如花似玉；户部尚书李鄜，有二位小姐，大的十八岁，小的十六岁，无样的俏丽标致；户部侍郎皇

般若——原为佛家语，智慧之意。

慈门——指道门，道教。

手谈——指下棋。

买斋——即买饭。

掬（qián，音前）——用肩扛。

甫鐔也有一个小姐，年纪只得十四岁，诸色事务俱晓得；史馆修撰李翱的小姐是十九岁，写得一笔好字，弹得一手好琴，一向选择女婿，不曾有中得他意的，故此不曾吃茶。若是说公子续弦，他一定肯的，婆子就去说了，来回复夫人。”崔夫人道：“这几家都不要去说。”张二妈道：“这几家正与夫人门厮当，户厮对的，不要去说，叫婆子那里去做媒？”崔夫人道：“我老爷夜里梦见一个神仙，说韩尚书的侄儿媳妇，原是林尚书的芦英小姐，天缘该与我公子续弦，故此要你去见林学士说一声，再去见韩夫人说一个下落，我就行礼到韩家去，即日要娶他过门。”张二妈笑道：“夫人，这话说得跷蹊古怪，那芦英小姐原是婆子搀扶过韩府中的，他是有丈夫的二婚头，又是尚书的媳妇，如何一时肯改嫁？婆子去说也是话柄了。”崔夫人道：“我岂不晓得林小姐是有丈夫的，但是神仙梦中吩咐如此如此，一定一说就成。况韩尚书死已多时，韩湘子弃家不理，我老爷的势要，谁敢下从？”张二妈道：“夫人虽故如此说，那韩夫人极是个执板偏拗的人，婆子怎敢到他跟前道个不字，讨他的没趣吃。”崔夫人听了张二妈的言语，便大怒道：“这老猪狗，着实可恶！你怕韩夫人，不怕我。我已把你送到兵马司墩锁在那里，另叫别人去做媒，待说成了亲事，用二百斤重枷，枷号你一个月，看你怕我不怕我！”只这几句话，唬得张二妈目瞪口呆，眼泪汪汪的求告崔夫人道：“夫人，不消发恼，婆子就去，婆子就去。”崔夫人道：“既如此，且饶你这一次，快快去说了，回来复我。”有诗为证：

嘱咐官媒去说亲，料应此事必然成。

若是洞房花烛夜，始信神仙不误人。

张二妈别了崔夫人，一路上没做理会，只得心问口，口问心，自家计较道：“我如今先去见林老爷讨个示下，再去见韩夫人。若是林老爷肯应允，不怕韩夫人不从了。”计较停当，一径望林府中走去。不料对面走一个媒婆来，叫做江五妈，原是陈家的小阿妈，陈家讨了三四年，不见有孕，陈奶奶陪了嫁资，白白地把他嫁与江卖婆做媳妇。江卖婆见他人物出众，言语伶俐，就带了他出来各乡士夫家走走，因此上也学做媒婆。这一口，劈头撞见张二妈指手画脚的自计较，就晓得他寻一头媒要去做了，偏不撞破他，打从人家房廊下走了去，回身跟着张二妈一步步的走。张二妈又走了八九家门面，忽地拍拍手道：“我差了，我差了！这几时听见说小卖婆江五嫂常常在韩府中走动，我不如去寻了他同去说，还有几分稳当，怎的到忘记了这个色头。”江五嫂听见他这说话，便赶上前，把手蒙了张二妈的眼睛，道：“妈妈何往？”张二妈扭头捏脑说道：“你是那个？”江五嫂道：“我是李三官。”张二妈道：“小鸭黄儿，怎的来取笑我？”江五嫂放了手笑道：“妈妈，你认认李三官看。”张二妈回头看见是江五嫂，便道：“五嫂，你也来取笑，我正有一事和你计较，你却来得正好。”江五嫂道：“妈妈是老把势，那个不让你的？我是雏儿，有恁么好计较？”张二妈道：“这个倒也不然，我是过时的

搵（g，音格）——吴方言，抱，拿。

烂柯仙子——相传晋人王质入山伐木，见童子数人边下棋边唱歌，便放下斧子听歌。童子给王质一枚枣，含之不饥。不久，王质欲归，起视斧头，斧柄已烂。归家方知亲人皆逝，世上已过几十年矣。后人遂将王质称为烂柯仙人。柯，斧柄。

下梢——结果，终结。

捏诀——念口诀。

人，说也不强，道也不好；五嫂正是时人儿，我还要靠你吃饭哩。”江五嫂道：“妈妈不要奚落人，凡事带挈一带挈，就是妈妈盛情了。”张二妈笑道：“人生得波俏，说的话更十分波俏，岂不是我见犹怜，何况老奴！”江五嫂道：“妈妈放尊重些，不要惹人笑话。”

当下，张二妈扯了江五嫂到一条撒尿巷内，布着耳朵说话。看官，且说明明一条大街，井井几条小巷，怎么这条巷偏生叫做撒尿巷？盖为大街上人千人万的往来，那小小巷儿往来的人少，只有那小便急的才抽身到那巷内解一解，以此上叫做撒尿巷。张二妈虽故老成，江五嫂却是后生人物，怎的不到别处说话，却拣这不斯文的所在立了说话？只为张二妈吃了崔夫人一场没意思，恐怕别人听见不像模样，没人知重他，故此扯江五嫂在这里悄悄他说。这正是：

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

若要明明说，恐惊天上人。

那张二妈与江五嫂说了半日，江五嫂道：“这件事只怕成不得，去说也是枉然。”张二妈道：“老身全仗五嫂作成，宁可媒钱四六分，分五嫂多得些就是。”

当下，张二妈与江五嫂两个，一径来到林尚书府里，恰好林尚书在厅阶上看花，见了便问道：“你两个来我这里做恁？”张二妈道：“老爷在上，婆子说也好笑。”林尚书道：“有恁么好笑？”江五嫂道：“崔尚书老爷着我们两个来老爷府上求亲。”林尚书道：“真也好笑，我一位公子，是五嫂做媒娶了媳妇；一位小姐，是二妈搀扶了嫁与韩尚书侄儿，再无以次人丁，又不曾有孙男、孙女，叫你们来与那一个议亲？”张二妈道：“正是这般好笑。”林尚书道：“你们既晓得，只该就回复他，怎么又来说？”江五嫂道：“笑便好笑，苍蝇不叮没缝的鸭子，说出来恰也有些根因，以此上只得同张二妈来见老爷。”林尚书道：“你且说有那一件根因？”江五嫂、张二妈齐声说道：“崔公子原娶的是胡侍郎小姐，近日胡小姐去世，崔老爷要替公子续弦。还不曾说出，忽地里梦见一位神仙，青巾黄袍，背负宝剑，自称两口先生，对崔老爷说：‘老爷的芦英小姐该是他的续弦媳妇。’崔老爷醒来对崔夫人说：‘芦英小姐先年嫁了韩退之的侄儿，是有丈夫的，为何我做这般一个梦？若此梦不真，不该这般明白得紧；若此梦果真，难道神仙不晓得过去的事？’崔夫人说：‘韩公子一向与芦英小姐同床不同枕，同席不同衾，小姐还是黄花女儿。韩公子又丢了他去修行，多年不回来，小姐只当守寡一般，如此青春，终非结果。’是以叫婆子们来求老爷，他议的亲就是这位小姐。”林尚书听见这话，木呆了半晌，道：“虽然韩老爷弃世，公子一向不回来，还有韩夫人在堂，我也做不得主。你只管去见韩夫人，他若肯时，我一定遵崔老爷的命了。”江五嫂得了这话，便道：“小姐在韩家一日，老爷要记念一日，若是嫁了崔公子，老爷也得放下一条肚肠。这件事虽故是韩夫人在堂，他不过是女流之辈，还须老爷做主，撻掇一声，强如婆子们说十声。”林尚书道：“嫁了的女儿，卖了的田，怎么还由得我做主？你们且去说看，我若见时，一定撻掇。”张二妈道：“我们就到韩家去，改日来见夫人罢。”林尚书道：“韩夫人若有口风应允，你们见我夫人也不迟。”

张二妈、江五嫂欢天喜地一径走出门，便往韩退之府中去。两个人说说

道道，转湾抹角，走不多时，恰到韩家门首，望里面就走。韩家管门的老廖问道：“张二妈，恁么风吹得你到我府里来？”张二妈道：“特地来做媒。”管门的道：“张二妈想是风了，府中有那个要说亲，你们走来做媒？”张二妈道：“我不风，你家亲娘没有亲老公。”管门的笑道：“二妈说话一发呆了，我家大亲娘是大公子的对头，怎的说没有亲老公？”张二妈道：“对头虽然有，恰是孤眠独宿，枕冷衾寒在那里。”管门的道：“这是大公子丢了他去修行，难道好重婚再醮不成？不要说我小姐，你这婆子忒不晓得世事。”张二妈道：“你休多管，我见老夫人自有话说。”一直往里面径走，江五嫂拽住张二妈，悄悄说道：“进门来就是这个醋炭，我们不要说罢。”张二妈摇摇头说道：“若要利市，先说遁时，那里做得隔夜忧？”江五嫂只得跟着张二妈去见韩夫人。

恰好韩夫人和芦英小姐坐在那里下别棋，管不得挨驼顶擦，说不得死活高低，两下里不过遣兴陶情而已。张二妈、江五嫂近前厮叫，礼毕，韩夫人便道：“二妈贵人，今日甚风吹来，踏着贱地？”张二妈道：“夫人休要取笑，老身这边那边不得脱身，心中虽故常常记挂，只是不得工夫来候老夫人。今日趁这一刻空闲，特特和江五嫂来走走，老夫人又嘲笑我，教老身无容身之地了。”韩夫人道：“二妈不要说乖话，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怎肯今日白白的来看我？”江五嫂笑了一声，说道：“老夫人真是个活神仙，二妈原有句要紧说话，要对夫人说，因此上拉了婆子同来。”韩夫人道：“我说的果然不差，但凭二妈见教就是。”张二妈道：“我两人特来与夫人贺喜。”韩夫人道：“自从老爷过了世，家中无限的冷落，有恁么喜可贺？”江五嫂道：“我们是喜虫儿，若没喜，再不来的。借大一个府中，那一日没有红鸾天喜照着，怎的说那没喜的话？”韩夫人道：“鹁鸽子只望旺处飞，你两个今日来我这里，是鹁鸽错飞了。”江五嫂道：“老夫人晓得鹁鸽子口中说些恁么？”韩夫人道：“我不是公冶长能辨鸟语，又不是葛介卢识得驴鸣，那里晓得鹁鸽的说话？”江五嫂道：“鹁鸽口口声声说道：‘哈打骨都，哈打骨都’。”韩夫人笑道：“五嫂说话越发波俏了。”

张二妈又夹七夹八说了一回，笑了一回，才放下脸儿对韩夫人说道：“婆子在府中走动多年，原不敢说一句闲话，夫人是晓得婆子的，今日领了崔尚书老爷崔夫人严命，没奈何来见夫人。”韩夫人道：“崔家有恁么说话？”张二妈道：“着婆子来议亲。”韩夫人笑道：“老身到要嫁人，只是没人肯讨我。”张二妈拍拍手道：“前日有一个一百二十岁的黄花小官，要在城中娶一个同年的黄花女儿，说十分没有我同年的，便是六七十岁的女儿也罢。据夫人这般说，婆子先做了这头媒。”江五嫂嘻嘻的笑道：“正经话不说，只在夫人跟前油嘴。”张二妈道：“是婆子得罪了。崔公子近日断了弦，许多尚书、侍郎的小姐都在那里议亲。崔老爷约定明日竭诚去卜一卜，然后定那一家，不想夜里梦见一位神仙说，林小姐是他公子的继室，着婆子去林府中求亲。林尚书并无以次小姐，算来只有芦英小姐青年守寡，没有结局，少不得要嫁人，故此着婆子来见夫人。”韩夫人道：“你们曾见林老爷么？”

再醮(jiào,音叫)——再嫁。醮,古代结婚时用酒祭神的礼。

不修帷箔——指家庭生活淫乱者。

马不六——本作“马伯六”，指男女私情的牵线人。

随何——西汉人，善于言辞，曾为刘邦说服淮南王英布叛楚归汉。官至护军中。尉。

张二妈道：“见过了林老爷，才敢来见夫人。”韩夫人道：“林老爷怎么样说？”张二妈道：“林老爷说：‘这话极有理，我就去见韩夫人撺掇成事。’”韩夫人听了这话，霎时间紫涨了面皮，骂道：“江家小淫妇不知世事不必说了，你这老猪狗，老淫妇，在我府中走动多年，我十分抬举着你，怎敢欺我老爷死了，就说出这般伤风败俗的话！我这样人家，可有再醮的媳妇么？就是林老爷也枉做了一世的官，全不顾纲常伦理，一味头只晓得奉承人。你思量看看，你女儿嫁了一家，又嫁得一家么？”千淫妇，万淫妇，骂得张二妈、江五嫂两个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开了上唇，合不得下唇。

韩夫人骂声未已，只见芦英又近前道：“你这个两个忒不是人，我夫人怎么样看待你们，你们一些好歹也不得知，只怕那有官势有钱财的，略不思量思量天理人心两个字，也亏了你们叫做人！”又道：“婆婆不消发恼，公公在日，凡事顺理行将去，尚然被人欺侮。那崔群罔法专权，倚官托势，欺压同僚，强图婚姻，难道天不报应不成？”韩夫人道：“今日本该把你这婆子打下一顿，送到林府中羞辱他一场，只是没了林老爷的体面，我且饶你这一次，再不许假传他人的说话来哄我了。”那张二妈、江五嫂羞惭满面，举步难移，只得忍耻包羞，出门去了。

张二妈便拉着江五嫂回到崔府中回话，江五嫂再三不肯，中途分路而去，张二妈只得独自一个到崔家去。不料崔尚书与夫人两个专等张二妈的回复，一见张二妈走到，便问道：“亲事若何？”张二妈睁开两眼，竖起双眉，恶狠狠的答道：“没来由，没要紧，教婆子去吃这许多没意思，受这许多抢白气，还要问若何若何！”崔尚书道：“你这婆子说话大是可恶，怪不得夫人前日要难为你。你既来回复我，一句正经话也不说起，只把这胡言乱语来搪塞我。我且问你，你几时去见林老爷、韩夫人的？他们怎的样说话回你来，你做出这般不快活的样子？”张二妈方才定气低声说道：“婆子去见林老爷，林老爷满口应承，并无阻挡；只是韩夫人骂婆子许多不必说，把老爷、公子都骂得不成人。说崔公子要娶芦英小姐续弦，真叫做癞虾蟆躲在阴沟洞里，指望天鹅肉吃。他还说要奏过官里，把老爷也贬出远郡为民，不得还乡，才消他这口气哩。”崔尚书怒道：“朝中唯我独尊，那一个官员敢违拗我的说话？他不过是韩愈的妻子，怎敢说这样大话！他既要奏我，待我明日先奏过朝廷，削除了他的月俸，赶逐他回原籍；再吩咐地方官儿诬捏他几件不公不法的事情，抄没了他的家私、田产，使他婆媳两个有路难走，有国难投，方显得我威权势力。这正是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为强，后下手为殃。”崔夫人道：“韩夫人虽然不是，从古来说：‘寄物则少，寄言则多。’凡事有自听为真，岂可偏听媒婆之言，伤了同僚意气。”崔尚书道：“韩愈也是个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是一个矜目不分的人，故此夫人也不识时务，这话句句是有的，怎么教我忍耐得？”崔夫人道：“我儿子一世没老婆，也讨一个在先了，何必定要讨林芦英做媳妇？张二妈，你且去罢。”崔尚书道：“我明日不奏逐他，也不姓崔了！”有诗为证：

一封文表奏重瞳，见说韩门造业洪。

做成鸾凤青丝网，织就鸳鸯碧玉笼。

毕竟不知后来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崔尚书假公报怨 两渔翁并坐垂纶

石室砢砢 接紫霄，仓崖滴乳湿僧樵。

蒲团静坐无余事，遥看天台起异标。

不说张二妈出门去了。且说韩湘子辞别了吕师父，一径到东海龙王那里。只见那许多鳖相公、鼉枢密、虬参从、蛟大夫，一个个躬身下礼；鲤元帅、提督、鲭太尉、蟹都司，齐斩斩俯伏趋迎。旁边转出许多鱣把总、鼉先锋、虾兵鲋卒，簇拥着龙子龙孙，慌忙出宫迎接，近前禀道：“敢问上界神仙，何事下临水府？”湘子道：“你们有所不知。”便问：“龙王敖广在那里？”龙子龙孙齐声答道：“奉旨往桂林象郡行雨未回。”湘子道：“我奉玉帝旨意，到长安城里度化窦氏、芦英，谁知他们眷恋荣华，不肯随我修行。因此奏过玉帝，着吕师父托梦与崔尚书，叫他奏闻宪宗皇帝，赶逐韩氏一家，仍回昌黎居住。又恐怕他们仍前迷恋，不转念头，再着龙王兴风作浪，卷海扬波，把他那昌黎县厅堂、房屋、田地、山荡，俱行漂没，不许存留一件，以动他怀土心肠。待他两处俱空，进退无路，然后下手度他。其余民居、官舍、山田、地荡，俱不得损坏分毫，以招罪谴。”龙子龙孙答道：“玉旨既出，谁敢有违，待父亲敖广回来处分复命。”

湘子便出了水晶宫，踏着云头来会吕师、蓝采和，一路里迎将前去。果然这一夜里老龙王率领龙子龙孙，张开那电目，竖起那朱髻，显出那翻江搅海的雄威，倏忽间风雨晦冥，雷电交作，烟云陡乱，洪水横流，犹如地裂天塌，山崩川溃，把韩家那鼓楼前内房屋、厅堂、牌坊、基址、南北庄田、仓库，洗卷扫荡，不留一星。可惜那许多草木禾苗，都不知无影无形，着落何所？这昌黎县居民人等，清早起来，见了这个光景，都道：“自古说桑田变海，海变桑田，我们今朝才晓得实有是事。”一个跑到朝天桥上一看，道：“这水就像天上安排几副闸板的一般，只沉没得韩愈一家，忒煞作怪。”众人齐声说道：“想是韩愈阴鹭不好，所以天降这水灾淌坏他的产业。”内中一个道：“他做官极是好的，阴鹭没恁么不好，想是那佛骨一表，冲激了佛菩萨，佛菩萨怪得他紧，故此显出神通，把他的家资、田产、房屋、牌坊，都漂坏了，以见佛菩萨的手段。我和你如今只是念佛，靠佛天过日子才是。”一个道：“广东鳄鱼好端端一个窠巢，被韩愈做一道檄文，平空的赶了去，鳄鱼来报冤，故此发这般大水，把他的基址化为万丈深坑，想是鳄鱼躲在水底下也不见得。”一个道：“我和你又不是神仙，那里晓得冥冥中的事情，各人回去，自顾自的到好。”正是：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这许多人叹息一回，各自散去不题。

且说崔尚书听见张二妈说了这许多话，咬牙切齿，恨入骨髓，思量了一夜，到得次早，忙忙写表奏上宪宗皇帝，单说韩夫人一家不该在京居住，仍享俸禄的意思。表云：

势要——权势。

兵马司——官署名，封建时代主管京师治安的机构，始建于元朝。

示下——暗示，口风。

把势——老于此道者。

时人儿——时兴，当时的人。

户部尚书崔群，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臣闻官有常员，仕无世禄，自非开基创业之功臣，难荷金书铁券之宠锡。窃见已故潮州刺史韩愈，居朝无回天返日之鸿勋，临民无悍患御灾之大绩，狂触天颜，谪死远郡。其侄韩湘，违背圣教，栖息玄门！弃父母之丘垅，时祭无人；抛妻子之情缘，居家无纪。其子韩清，以螟蛉之弱质，续螟蛉之箕裘，书史不攻，荡费肆意。诚哉，三纲不整，五伦不齐，有玷官箴，大伤风化者也！乃陛下给以月俸，享以世禄，是以贪墨之夫，徼名清白；狡顽之辈，藉口忠贞。倘有勋劳为国，政绩为民，章章表著者，不识陛下将何以待之？伏乞严诛心之法，肃斧钺之诛，将韩愈妻窦氏削除月给俸禄，韩清发充边远卫军，其房屋改作先贤祠宇，金帛粟米，稍卫边储，不许暗行夹带。庶百僚知警，众职畏法也。臣不胜慙惶，激切待命之至。

宪宗览奏，龙颜大悦，道：“崔群真辅弼之臣，凡有益于国家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韩清一家无功受禄，枉费钱粮，该发边远充军，刻日启行到伍，不许稽迟！”崔群见宪宗传下旨意，无限欢喜。这正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有诗为证：

三人成市虎，曾母惧踰墙。冤女霜飞惨，荆卿虹吐芒。铄金销骨易，蝇玷白圭伤。谗说殄行日，悲哀贾洛阳。

当下满朝文武见宪宗降下这一道旨意，各各面面相觑，不敢出言。只见班部中闪出一员官，执简当阶，俯伏丹墀，奏道：

吏部尚书臣林圭，诚惶诚恐，稽首顿首。窃惟周公元圣，而四国之谤，乃致上疑于其君；曾参大贤，而三至之言，不免疑惑于其母。是岂成王之不明，曾母之不亲哉？凡以口能铄金，毁能销骨也。陛下抚御区宇，明并日月，恩同父母。詎图怙冒之中，岂无屈抑？覆盆之下，复有沉冤。臣林圭敢为陛下陈之。谨按原任礼部尚书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一生忠鯁，概世忠贞。祈雪，诚格于神明；驱鳄，泽施于奕世。止因佛骨一表，忤触天颜，遭谪远方，病死公署。诚哉，天丧斯文，以致士民失望。犹幸盖棺论定，忠义得伸，蒙陛下追念旧勋，恩赐祭葬，封谥昌黎郡伯，月给禄米，以恤其家。不惟韩愈衔结于九泉，即大小臣工皆仰颂圣德，谓陛下不负韩愈也。今有崔群，因求婚不遂，心怀妒嫉，效合沙射影之虫，兴无理不根之谤，妄奏愈生无补于朝廷，死犹叨乎禄养，

醋炭——此指吃醋的人，酸滑滑的人。

遁（dùn，音顿）时——即循时，抓住时机。

别棋——别扭的棋。

公冶长——孔子弟子，齐人。相传其懂鸟语。

重瞳——指皇帝。

砢（kǎ，音空）砢（lóng，音龙）——岩石隆起貌。

——即鳊，鱼名。

鲚（qīng，音青）——鱼名，即鲈鱼。

齐斩斩——整齐貌。

鮑（bó，音舶）——鱼名，一种淡水鱼。

铁券——指帝王赐给功臣代代享受某种特权的铁契。

宠锡——即宠赐。

临民——治理人民。

天颜——皇帝的威严。

时祭——按时节祭祀。

螟蛉——养子的代称。

箕裘——指继承父业。

理宜削爵问罪。陛下误听，竟赐允行。臣圭闻之，不脸惊愕；举朝文武，无不嗟叹。皆谓陛下践祚以来，敬大臣，体群臣，曾未有若崔群一言，处韩愈至此极也！岂尧天舜日之中，可容此昼晡之鬼乎！伏乞陛下收回成命，暂特意将愈妻窦氏放归田里，伊子韩清免其差操，侍母终年。则生衔恩，臣圭幸甚！满朝文武幸甚！不胜激切奏闻待命之至。

宪宗依准林圭奏章，着韩清同母窦氏人等俱回昌黎闲住；所有金帛米谷，锦衣卫官查验明白，收贮封锁，给赐守边将士，不许夹带分毫，如有夹带不明，三罪俱罚。有诗为证：

君王准奏放归田，故里安居乐事闲。

不料天公生巧计，漂流家业不能全。

此事表过不题。

却说窦氏坐在家中，忽地心惊肉颤，神思不安，鸦鹊成群飞鸣鼓噪，忙叫芦英道：“媳妇，我夜梦不祥，今日精神恍惚，这许多鸦鹊喧闹振吟，不知主何吉凶？”芦英道：“婆婆思念公公，以致如此。古云：‘鹊噪未为吉，鸦鸣岂是凶。人间凶与吉，不在鸟音中。’吉人自有天相，不必多疑。”道言未了，只听得锣鸣鼓响，人马喧嘶，忙出看时，一位锦衣卫官当厅站立，左右列着一班侍从人役，一似凶神恶煞，勒袖擅拳。惊得窦氏、芦英面如土色，目睁口呆，竟不知为恁因由，犯何罪过，家中大小都躲得没影。韩清只得走将出来，跪在当厅，请问来历。那锦衣卫官道：“奉圣旨：着韩清带领窦氏人等，速回昌黎居住，免其入队差操；所有家资财物，俱查验封锁，以听犒赏边兵，不许侵动分毫；其房屋一所，工部官估看明白，改作先贤祠堂，着增装塑像，四时祭享。”说罢，锦衣卫官转身去了。

窦氏跌脚捶胸，哭得昏倒在地，却不晓得崔群听了张二妈的言语，暗地中伤他们。只见尚书林圭来到，芦英小姐上前扯住他的袖子，又哭倒在他怀里。林圭道：“我女不要十分苦了，如今还是万分侥幸，若依圣上初然间的旨意，你婆媳们性命也活不成。”韩夫人听见林尚书这般说话，才挣扎向前，问道：“不瞒老亲家说，家下因先夫辞世，只好这等守分待时，不知皇上听了那一个谗臣的言语，把老身凌辱到这样田地？可不在了先夫一世忠良。”林圭道：“老夫人还不知就里，这是户部尚书崔群奏准朝廷，要将老夫人全家滴贬塞外充军，以报老夫人不应允小女续弦之仇。是老夫担了挟海的干系，冒死保奏，才得圣上怜悯，准你们回原籍居住，这也是万千之喜。”韩夫人道：“崔群老贼！你欺心图谋人家儿女，到不说自己不是，反在暗地里诬陷我们，明明是欺天了，只怕举头三尺有神明，天也不肯轻轻的饶放你。我只要寿长些，少不得也报应在我眼睛里。”芦英道：“君王一怒，人头落地，若不亏我爹爹的时节，一发不好了，婆婆如今且休烦恼。”

当下，窦氏吩咐韩清急急收拾起身。韩清便雇了船、车、马匹，辞别了林尚书，领了窦氏、芦英，同回昌黎县去。一路上，十里长亭，五里短亭，看了那岸边杨柳，听了那林外鸣鸠，觉得比昔日进长安的光景大不相同，就添了许多凄惨。真个是：野花不种年年发，烦恼无根日日生，有诗为证：

兴亡成败事无凭，花柳春风逞世情。

无限无情山共水，只堪图画不堪行。

贪墨——贪时好贿。

徼（yō，音腰）——即邀名，求得虚假的名声。

边储——边军储备用品。

韩清一行人众，在路上行了几日，恰好是春未夏初，浓阴叶绿，天气乍热，景物撩人。芦英叫窦氏道：“婆婆，我们离了长安，不觉许多日子，双亲年老，不得再见一面，怎生是好？”韩夫人道：“走了许久日子，还不得一个便人寄封书与亲家作谢候安，若要会面之时，除是南柯梦里。我和你且到了家中，又作计较。”

婆媳两个正在絮烦，原来湘子和蓝采和隐形跟着他，听见他两个说话，知道他尚不回心转意，便乃变做两个渔翁模样，坐在柳荫之下，朝着他们的来路钓鱼。韩夫人远远望见他俩个钓鱼，就叫韩清道：“你看那两个钓鱼的，比着我们好不快活。”韩清道：“他在那里钓鱼，总是为利，若钓得有鱼，便快活；若钓得没鱼，就有许多烦恼，那里见得他快活？”韩夫人道：“你去看他有鱼也没有，若有鱼，我们买他几尾，做碗汤吃。”韩清便叫道：“渔翁，渔翁，篮里有鱼卖几尾与我们。”一个摇摇手，念四句诗道：

不愿千金万户侯，生涯随分在扁舟。

身闲数顷烟波阔，一饮茅柴醉便休。

韩清道：“你又不是骚人墨客，我问你买鱼，到不回复有鱼没鱼，且吟起诗来，忒也好笑。”便又叫那一个渔翁道：“渔翁，渔翁，有鱼卖几尾与我。”那渔翁也不回复有无，吟诗四句：

万顷烟波一钓丝，深山树密白云居。

得鱼沽酒茅亭下，尘事纷纷总不知。

韩清笑道：“你两个不是渔翁，倒是清客。”渔翁道：“曳长裾于王门，足将进而趋，口将言而噤，做出那许多摇尾乞怜的态度，才叫做清客。我们是非不理，宠辱不惊，清闲自在快活的人，怎么把那清客来哄我？诗云：

不谒朱门得自由，五湖烟景任遨游。

只愁酒醉颠狂发，推倒天宫白玉楼。”

韩清听了两个渔翁的诗，忙忙走到夫人面前，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备细说了一遍。韩夫人道：“据这般说起来，两个渔翁也不是低三下四的人了，待老身自去问他，看他怎的回复？”当下，韩夫人近前问道：“渔翁，你两个钓鱼，只该各自一处钓才是，为何同在这一个去处？岂不闻：两两游鱼似水沤，迎风吸浪不回头。莫教渔父双垂钓，此处无鱼别下钩。”那渔翁也不答应，只低着头念道：

绿柳疏荫摆渡头，持竿欲上钓鱼舟。

身闲名利无关锁，醉饱优游笑五侯。

韩夫人听了道：“好个‘身闲名利无关锁，醉饱优游笑五侯。’这渔翁比我们就快活得多了。”又近前一步，叫这一个渔翁道：“渔翁，你家住在那里？为何两个在一处钓鱼？”这渔翁回转头来念道：

渴饮清泉醉便休，四时风月任优游。

玉堂金马成何用？石室云山万古秋。

渔翁念罢这诗，倏忽问两个都不见了。韩夫人忙呼道：“韩清，你见那两个渔翁从那里去了？”韩清道：“大家都在这里，不曾看见他去。”韩夫

曾母——曾参之母。相传有三人告曾参杀人，其母初不信，后转惧，最后投杼翻墙而走。

荆卿——指战国著名刺客荆轲。

贾洛阳——指西汉文帝时人贾谊，为洛阳人，年少才高，遭人谗毁，郁郁而终。

怙（hù，音户）冒——恃权造假。

人号天拍地哭道：“势败奴欺主，时衰鬼弄人。老身今日见鬼了，如何是好？”芦英道：“婆婆，你且耐烦，青天白日，那得有鬼？这两个多应是神仙变化来的，我们赶上前去，再作理会。”

果然，一行人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又过了几处州县，几个日子。看看将到昌黎县地方，韩清道：“此间离昌黎不远，孩儿先赶进城去，叫庄客、佃户把家中厅堂、楼屋，各处都打扫洁净，然后来接母亲、嫂嫂回去。”韩夫人道：“此言极是有理，你快快趲行，不要耽搁了。”

当下，韩清便雇了马匹，带了一个从人，飞也似赶向前去。转弯抹角，穿东过西，赶了一日，才赶得进昌黎县城，一径走到朝天桥上，天色已是昏濛濛了。韩清带住了马，只一望时，不见了自家房子，着实吃了一惊，道：“难道这里不是朝天桥，怎的望不见我家房子？”又道：“莫不是我眼睛花了，连房子也看不见？”又道：“莫不是雾气漫漫，遮得我眼睛不看见？”心忙意乱，勒马进得鼓楼巷时，只见白茫茫一泓清水，那里有一间厅堂，半椽楼房？更没有半堵上墙，一条石块。慌得韩清满身寒粟起，一阵热麻胡，只得跳下马来，吩咐从人看着。自己寻到巷口住的老邻舍钱心字家中，问道：“钱老官在家么？我要借问一声说话。”钱心字道：“是那个寻我？钱老爹也叫不得一声，叫我做钱老官？”韩清道：“我是韩尚书的二公子。”钱心字道：“韩家只有一个侄儿叫做韩湘，一向去修行，不曾回来，几年上又养得你这二公子？”韩清道：“老爷养我的时节，难道遣人先通报你不成？别个假装得，韩尚书是你老邻舍，难道好假装做他的公子？你走出来认一认就是，何必唠叨盘问。”钱心字果然穿了巾服，一步步走将出来，灯光下看见是韩清，便道：“原来是张二官，你一向跟韩老爷在长安，是几时回来的？这早晚来见我，有怎么话说？想是韩老爷死了，奶奶容你不得，赶了你出来，我恰不敢留你，招奶奶的怪。”只这几句话，气得韩清面红脸胀，半晌做声不得，心里暗暗说道：“早是不带了跟随的进他屋里，这老狗骨头一味的噙口开，若跟随的在面前听见了，可不羞死人。”钱心字见韩清不做声，便又道：“我几年不见，二官人一发长得齐整，不像昔年模样，真个是居移气，养移体。”韩清睁眼看一看，廊下见没有一个人，便道：“钱老官，我老实对你说，我者爷因侄儿弃家修行不回来，自家没有亲生的儿子，把我抬举起来做个二公子。以前和我一起的人都没有了，如今跟着的都是后边讨的，人人叫我是二相公，再没有一个晓得我是张二官的，就是老夫人也口口声声叫我做儿子，芦英小姐也叫我做叔叔，你老官人再不要提起前话了。”钱心字道：“我老人家一些也不得知，只说二官人还是张二官，真真得罪了。”连忙捧茶出来与韩清吃。韩清方才问起房屋的事，钱心字把三月内风雷扫荡的事，细细说了一遍。

韩清大哭一场，别了钱心字，一溜风赶到路上，接着韩夫人与芦英小姐，说道：“母亲、嫂嫂，不好了，不好了！”韩夫人惊道：“亏得林亲家救护，今日得还故土，又有怎么不好？”韩清道：“孩儿赶到鼓楼巷，没寻自家房子处，惊得目瞪口呆，只得访问邻居，都说道是三月十一日洪水汹涌，把我家房子、田地俱漂没了，只剩得白茫茫一个深潭。”韩夫人道：“这场水也坏了多少人家？”韩清道：“单单只坏得我们一家，别家俱安然无事。”芦英道：“这才叫做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们如今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怎生是好？”韩夫人便道：“这场冤苦都是崔群老贼害我们的，难道龙、天没眼睛？”韩清道：“母亲、嫂嫂记得否？昔日菊花亭上曾有那个道人道：‘命

蹇时乖莫叹嗟，长安景致不堪夸。漂流祖业无投奔，始信当初见识差。’母亲不肯信他，谁知今日句句都应了。”韩夫人道：“真个是了，只因那道人假装湘子的模子，故此我不理他。若是湘子真回来，我也情愿跟他去出家了。”芦英道：“天色将晚，明日又作区处。谚云：‘天无绝人之路，’除了死法，又有活法，婆婆且省烦恼。”

这一日，韩夫人与芦英又在舟中过了一夜。次日清早，韩清安排早饭吃了，同一个从人到城里租了一所房子，把带来的东西权且搬上去，安顿停当，才接韩夫人、芦英去居住。韩夫人进到房子，放声大哭。芦英从旁再三劝解，韩夫人方才住声。不想吕师同蓝采和、韩湘子在云头上看见韩夫人这般哀苦，便笑道：“他一家儿安安稳稳在长安居住，不因玉旨着俺度他，他怎肯到这个去处来？”湘子道：“待弟子托一个梦与他，看他醒悟否？”吕师道：“快快去来，莫再耽误。”湘子当下走到韩夫人房中，见韩夫人盹睡未醒，便向他耳根叫道：“姑娘，姑娘，我是湘子，特来看你。你说在长安住着大厦高堂，享着大俸厚禄，如今长安城在那里？你缘何还不省悟？早早出家，免受折挫。”韩夫人惊醒来说道：“方才瞌眼睡去，就见湘子立在面前，言三语四来讥诮我，及至着眼看他时，他又不见了，教我怎生是好？”有《清江引》为证：

一更里，汪汪珠泪抛，离别了长安道。回首望家山，路远无消耗。想当初，把话几错听了。

二更里，呼呼怪风起，刮得我肝肠挤。两眼望空瞧，魂灵上纸桥。告苍天，把囊儿将就了。

三更里，梦儿还不醒，见湘子形和影。说我不思量，途中滋味长。这是我，不回头惹祸殃。

四更里，看苍天尚未晓，忽然见湘子到。规模总一般，衣服都破了。一声声埋怨我，回头不早。

五更里，见湘子来救咱，他说话全不哑。醒来不见他，拍手空嗟呀。只怨崔群，不辨真和假。

五更已过，天色渐明，芦英上前问道：“婆婆，为恁事絮絮叨叨，一夜不睡？”韩夫人道：“我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空地，没奈何租屋栖身，已是不胜苦楚。谁知瞌得眼去，湘子就立在面前说长道短，我开眼看时，端然不见他面，故此一夜不曾得睡。”芦英道：“事到头来不自由，树欲止时风不休，婆婆只索耐烦，不要苦苦心焦，有伤贵体。”韩夫人道：“我也晓得焦烦无益，争奈和针吞却线，刺人肠肚挂人心。”韩清道：“母亲、嫂嫂，凡事须从长计较，古语说：‘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又云：‘借别人的老婆，拿不牢，熅不热。’我们如今借住在这里，终久不是个了结，还须另图一个安身去处，才好做些生理，以过日子。若只这般混帐，一日一日难过了。岂不闻：家有一千两，日用银二钱，若还无出息，不过十三年。”韩夫人道：“随你主意，我们有恁么大见识。”韩清道：“依孩儿愚见，且去那沙滩上搭起几间竹篱茅舍，将就栖身，也强如住别人的房屋，日夜忧出那租钱。”韩夫人道：“这也说得是。”韩清便计较去发木头，买砖瓦，搭起一座厂屋，择日兴工，不在话下。这正是：

屈抑——冤屈。

— 覆置倒扣的盆。喻黑暗笼罩。

一家星散实堪伤，骨肉相抛各断肠。
信是不堪回首处，思乡难望白云乡。
毕竟不知后来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卓韦庵主仆重逢 养牛儿文公悟道

为买东平酒一卮，迩来相会话仙机。
壶天有路容人到，凡骨无缘化鹤飞。
莫道烟霞愁缥缈，好将家国认希夷。
可怜寂寞空归去，休向红尘说是非。

小说韩清重整房屋，再展门庭。且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韩文公在那卓韦山上做一个粗使出力的道人，逐日价早起晏眠，烧香点烛，开闭门户，扫拂埃尘，搬东过西，相呼接应，没一样不是他当值。只是不曾到山上去砍柴斫草，运水填泥。他也没有一点怨心，就是真人常常责罚他，他也只是欢喜。作《清江引》一首，以乐心情。

布袍宽袖谁能够，说恁么金章和紫绶。吃的是淡饭并黄齏；受用的青山共绿水。看人生名和利，犹如水上沤。

荏苒将及一年有余。忽一日，真人叫文公到面前，吩咐道：“明日有几个道友来看我，厨下没了柴，你也去打些柴来凑用。”文公道：“弟子敢不遵命。但不知师父叫弟子到那里地方去打柴？”真人道：“也不远，离此西南上去五里多些，有一个园，是本山的花园，你竟去打柴就是。”文公依命，收拾扁担斧头绳索，拴缚端正，辞了真人，望西南上便走。

走不上一里路，大雪纷纷落将下来。文公道：“每日不出庵门，天是晴好的；今日差我打柴，偏生又遇着大雪。韩愈这等命苦！蓝关上受了那许多大雪的苦，还当不得数，今日又添个找零。”说罢正走，忽见一个柴门，写着“卓韦山花园”。文公便推开了柴门，进到花园内。只见那园中红拂拂花枝斗艳，绿荫荫叶影参差，真个是仙家世界，别一乾坤。看了一回，雪已住了。文公笑道：“这花虽然开得好看，只怕大风起来，摆得花英堕地。”果然不多时节，东南上一片乌云遮得魑暗，四下里乱腾腾扇起狂风，把那许多好花都吹得东零西落。文公叹道：“这花就像我韩愈一般。昔日在朝做官，就如花开得好；一霎时吹得零落，就如我今日受苦。”口唱出坠了道：

我看你这花，花开时人看好，千红万紫逞娇娆，蝶恋蜂攒难画描。花我只怕风来括，雨又飘，把你花来零落了。

文公唱罢这词，还要再看花一会，恐怕真人说他懒惰，只得收拾一担干柴，忙忙的挑出园门。肩头上压得十分沉重，不觉泪如泉涌。说道：“苍天，苍天，怎教韩愈受这般苦楚磨折！”说声未了，只见一只虎奔下山来，把文公一抓，文公惊得洋洋死去，似醒不醒，听得湘子敲渔鼓，高叫道：“叔父，侄儿在此。快些醒来！”文公才醒转来。扯住湘子，哭告道：“从你指引我来见师父，已经一载有余不曾出门，今日叫我打柴，被虎抓倒在此，若不是你来时，险些儿被虎吃了。”湘子道：“叔父不必啼哭。这葫芦内有热酒，且吃些荡寒。”文公道：“若吃了酒，怎的回去见得师父？”湘子见文公不肯吃酒，便道：“既不吃酒，且挑了柴回去。再迟两日，侄儿又来望你。”

忠鯁（g ng，音耿）——忠诚耿直。

奕世——一代接一代。

践祚——登位。

锦衣卫——明官署名，初为皇宫禁卫军，后权力渐重，职军事诏狱等事。

挟海——喻罪责重大。

文公道：“你若来见师父，只求你荐言一声，要师父待我与众不同，我就快活了。”湘子道：“我若不来，一定寄一封书与真人。”文公道：“千万不要忘记了！”湘子道：“只看天上有仙鹤含着书来，就是侄儿寄书来与真人。”当下文公别了湘子，挑柴往卓韦洞交卸。一路里叹道：

泪涟涟，为官为宦受皇宣，如今倒做了山樵汉。担儿苦难言，猛虎儿又来前，争些儿魂赴森罗殿。幸侄儿回归，且低头去告大罗仙。

文公挑柴来到洞门，只见洞门紧闭，便放下柴担，大叫：“师父开门！”童子道：“师父不许开门，说你是朝中宰相，怎么不知高低？”文公道：“师父叫弟子去打柴，因挑不起来，迟了些，望师父恕罪。”真人道：“我只叫你去打柴，为何在园内叹息那风花？”文公听了这一句，吓得冷汗淋身，暗忖：“隔着这五里路，怎么就晓得我叹风花？”只得禀道：“弟子进园，见无数花开得红红白白，艳丽惊心，不想被一阵风吹落在地，因此上做一词儿，叹息几声。”真人又道：“你在路上与韩湘子说些恁么？”文公又吃一惊，暗忖：“若不是天仙，如何这样事都先晓得？”又跪下禀道：“途中遇见老虎，亏得侄儿湘子来救了性命。侄儿吩咐弟子用心伏侍师父，再无别言。”真人道：“既然如此，童儿且开门放他进来。”文公进得门，就把柴挑到厨下交卸。只听得真人叫道：“韩愈，你是朝中臣宰，心挂两头，我再三苦劝的好言语，你只当做耳边风，一些也不省悟。你依旧回朝去做官罢！”文公告道：“弟子初到此间，不知东西南北，全仗师父提携，开恩释罪。”真人道：“我也不怪你，只是庵中少面用，你今晚拿两担麦去，连夜磨了，明早交面还我。”文公道：“师父，磨子在那里？”真人叫道：“童儿引他去看磨子。”文公仔细看了一回，转来禀真人道：“师父，不是弟子躲懒，只是弟子年纪六十四岁，血气衰败，一人推不动这副磨子；况且一夜有得多少工夫，教弟子独自一个，如何磨得完两担麦子？”真人不答应他一声，只叫清风、明月道：“你两个快去催趲韩愈磨面来交，不许你私做人情，违我庵中规矩！”清风、明月便催促文公到了磨房。文公道：“师兄在上，弟子年老，气力不加，如何这一夜磨得两担麦子？望师兄帮助一二。”清风、明月道：“我们也肯舍力帮你磨麦，只是师父的堂规严厉得紧，吩咐我们来催趲你做工夫，不许懒惰，我们如何敢帮你挨磨？”文公听了他两个的话，只得苦苦自挨。捱到天明，刚刚磨得八斗。同清风、明月来见真人，禀道：“告师父，得知韩愈气力不加，一夜磨得八斗，望师父饶恕。”真人道：“我且将就你这一次。”文公叩首拜谢了真人，仍回磨房中去磨麦子，并没一点怨悔嗔怒之心。

一日，磨完麦子，挑到真人跟前，交割明白。清闲无事，便趲身到后山闲步。忽然见一伙人，挑了许多柴来到庵中交卸。文公问道：“你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挑柴的道：“我们都是沐目真人庵中的道人，逐日价去山上砍柴斫草，供给庵中用的。”文公道：“你们不怕这般辛皆？”挑柴的道：“由你使尽千般计较，万种机谋，也躲不得‘无常’二字，我们随了沐目大仙出家，便不怕‘无常’了，这辛苦是分内应得做的，只怕大仙不肯收留的苦。”

长裾(j, 音居)——衣服长长的前襟。

嗫嚅——欲言又止貌。

朱门——红色大门，代指富贵人家。

玉堂金马——代指富贵之家。

文公道：“你这伙人倒也见得是。我枉做了读书人，倒不如你们的见识。”内中有两个又说道：“你老人家的面庞就像我那韩老爷一般。”文公道：“那个韩老爷？”两个齐声道：“就是礼部尚书韩愈老爷。”文公道：“你怎么认得他？他在朝中做官，好不昂昂威势，怎的肯到这所在？”那两个道：“韩老爷佛骨一表，龙颜大怒，贬到潮州去做刺史。迢迢八千里路，我两个跟到半路里，不知受了多少苦楚，不料撞着两只猛虎跳将出来，把我两人一口一个，驮来去在这卓韦山上，逃得这两条残生性命，在此扫柴斫草，岂不是亏了沐目真人，脱得这‘无常’二字！”文公道：“你敢是张千、李万么？”李万道：“我便是李万，他是张千。你莫不是韩老爷么？”文公道：“这个去处，出家都是道人了，怎么还叫我做老爷。”李万道：“依你说，果然是韩老爷了。”张千道：“我两个亏了真人，得活在这里。那韩老爷不知冻死在蓝关上那一个地方，怎么能够在这里？”文公道：“我实是韩尚书，不是冒认。”张千道：“如今世上冒名托姓趁口认的好不多得紧。我也难信你，你且说怎么不到潮州，倒来这卓韦山上？”文公道：“只因不听侄儿韩湘子的说话，我在那蓝关上受了多多少少的亏苦，性命就如那风里灯炉上雪，亏侄儿领我来投拜沐目真人，做个徒弟，故此情愿在这里焚香点烛，扫地烹茶。”张千道：“且说公子韩湘为何去修行？说得对才信你是韩老爷。”文公道：“我哥哥韩会、嫂嫂郑氏，止生得湘子一人。湘子三岁还不会说话，直到我中举回来，湘子方才说得话出；及至养得成人长大，他一心一意要出家修行，不旨读书；娶得林小姐芦英为妻，他又同床不共枕，同席不同衾；我一日在那洒金桥边遇见两个道人，说自家经天纬地，会武能文，我请他两个回家教训湘子，因此湘子逃去修行，许久不回来，教我无日不记挂，到处贴招子，访问他的下落。我那一年在南坛祈雪时，曾有一个道人说是湘子，替我登坛祈下一天大雪；我做生日的时节，也曾有一个道人说是湘子，来度我出家。三番五次，我只是不信，他径自去了。我直到蓝关道上，才知侄儿湘子真是仙人，那两个道人真是汉钟离、吕纯阳。说得对也不对？”张千听罢，哭道：“我两人正是张千、李万。老爷怎的一些也不认得我们？”文公不觉也堕下泪来。三个人正在那里悲悲切切，诉说衷肠，只见沐目真人近前喝道：“悲欢离合，尘俗火坑，我这里百虑都捐，万念尽下，你三人怎的还摆脱不开，做出这许多儿女子的情态？”文公把前后根因说了一遍，沐目真人道：“这都是前生业障，今世罪根。既到了我这个去处，一切付之乌有，再休提起了。”文公道：“谨遵师命。”从此以后，文公又得张千、李万做个道伴儿，更觉得有说有道。

不想过得两日，真人忽然叫道：“韩愈，有一只仙鹤衔着书来，你快取来我看。”文公忙取书递与真人。真人看了书，便道：“你侄儿湘子书来，说你年纪高大，做不得那重生活。你快快洗净身子，且去养这一只牛。”文公见那只牛，前鬃一丈，后腿八尺，狰狞凶恶，如同猛虎一般。便上前禀道：“师父，这只牛一发难管了。”真人道：“我有几句话吩咐你，你可记取：

[雁儿落]我也曾，遇明师传妙诀，指与我天边月。月圆时玉蕊生，月缺时金花谢。

三五按时节，老嫩自分别。送入黄婆舍，休教轻漏泄。这是我的诀。你看灵龟吸尽金乌血，下一个烈决，做一个长生不老客。

又：有一个铁牛儿扶过江，有一个泥马儿山中放，有一个石狮子咬注绳，怎的枯井

里翻波浪，有一个泥土地念文章，木罗汉诵《金刚》，画美女能歌唱。有一个纸门神会舞枪，眼见的蛇吞象。非是俺谎家住在南洋，信不信二三更显太阳。”

文公道：“师父吩咐的，弟子都记得了。只是这牛儿性发颠狂，弟子怎么样才降伏得他倒？”真人道：“喂草时，要按着子午卯酉，不要错过了时辰。我再与你一把慧剑，牛若颠狂不伏你拘管的时节，你就把这剑砍下他的头来，他自然不妄动了。”文公依命，把牛儿拴在房内，照依子午卯酉四个时辰，喂放水草，不敢有一日怠慢懈弛。算将来已经三载有余，那牛儿服服帖帖，再不狂颠。

一日，真人叫道：“韩愈，今日厨下无柴，你再去打一担来。我另有话说。”文公道：“前次在花园内打的，如今往那里去打？”策真人道：“从西北方去，有一座山，名叫青龙山。这边是卓韦山地方，那边另属他人管，不可过去打柴。若差打了他人的柴，惹动着五脏六腑一齐发作起来，任你是四头八臂、七嘴八舌，也赶这一伙邪气不退。我决不来救你了。”文公道：“弟子怎敢惹动邪人，激恼师父。”当下，拿了扁担斧绳，便往前去。

走不了二、三里山头，忽见三个老叟坐在石崖上着棋。文公心中暗忖道：“这三位老人家这般会快活，我到了这老年，反在山中做樵夫，恰不是：

老来勤紧夜来忙，一点精诚靠上苍。

若得神仙提掇起，始知今日免无常。”

忖罢，便走上前，站在崖边，看老叟下棋。一个老叟见文公站着，便问道：“你是樵夫，不去打柴，站在这里何干？莫不是也晓得着棋？”文公道：“棋子虽晓得下，只是不着。语云：‘棋以不着为高’。”一个老叟道：“你说话下像个樵夫，也不是我个中人物。”文公道：“三位师父听禀，韩愈是朝中礼部尚书，只因多言，破贬在蓝关秦岭，路上受了万千苦楚。亏侄儿湘子领我到卓韦山中，投拜沐目真人为师学道。今日奉师命来到青龙山上打柴，因看见三位师父在此着棋，识得是神仙下降，特站在这里求师父度化弟子。”三位老叟齐声问道：“你在真人那里几时了？”文公道：“已经三遍寒暑了。”一个老叟又问道：“在山上许多时，真人曾与你说什么话，讲什么道来？”文公道：“初到山上时，着我烧香扫地；后来叫我打柴看牛；今日又叫我出来打柴。一个字也不曾传授与我。”一个老叟道：“真人既不肯传道与你，你另寻一个去处安身才是，若再耽搁几年，一发年纪高大，如何得成正果？”文公道：“今日幸得遇着二位老师父，望乞尽心指点，韩愈死下忘恩。”三个老叟道：“沐目真人是我们道友，常常在那里聚会，你既是他的徒弟，我们怎忍得不教你一番。你且听我道来：

[罗江怨]春天百草生，满眼皆生意。正好去游方，却坐在团瓢内。静里闹喧除，指望成真易。谁知道，缘惶分浅人难会。

夏天渐渐炎，心在清凉地。弃了子共妻，去住茅庵里。寻几个道心人，把天地时蟠际，鸾飞鹤舞上瑶池，眼见鸳鸯妙趣。

秋天日渐凉，出家人闲游荡。走够了数十年，才遇着明师讲。传与俺内外丹，心地里朗朗。不觉的三年阳神降。

冬天雪乱飞，出家人心自知。寒暑不相犯，神鬼不相欺。困来时曲肱枕之，饥来时枣果支持。涧泉常解渴，此是妙玄机。”

爐（w，音乌）——用热东西捂热。

迩来——近来。

文公听罢，道：“这四时景致，乃是仙家受用的，韩愈凡人，焉得见此景致。”一个老叟道：“韩尚书，沐目真人来了。”文公回头看时，三位老叟化阵清风而去。

文公道：“三位老仙分明指点我，我有眼无珠，又错过了。”只得打担柴，离了青龙山，一肩挑回洞府。叫师父开门，真人叫童儿开了门，放他进来。文公将柴挑到厨房中交卸明白。正要回房，只见真人叫道：“韩愈，你去青龙山打柴，撞见恁么人？”文公道：“见三位老叟在那石崖上下棋。弟子从旁看他，他问弟子姓甚名谁，从哪里来。弟子说：‘我是卓韦真人徒弟，从卓韦山上来。’那二位老叟说是师父的道友。”真人道：“你曾问他些说话么？”文公道：“弟子问他黄芽是何物？他说是天地之根本，人身之精气。又教弟子行功运用，按子午卯酉，内藏八卦，外合九畴。弟子不识其中玄妙，望师父明明指示。”真人道：

[一枝花]先明天地机，后把阴阳辨。有天先有母，无母亦无天，这是俺道教根源。

把周天从头数，将乾坤颠倒安。采后天筑基，炼己夺先天。谁后谁先，咸圣为仙。离中虚，坎中满，离中乏物，求坎還元。青龙白虎相争战，见枝圆。存乎口诀得圣手，妙在心传。逆成丹龙吞虎髓，顺成人虎夺龙涎。提防着，心前露刃青锋剑；怕的是，急水风波难住船。感只感，黄婆勾引；候只候，少女开莲。此事难言。五千日后心坚算，三十时辰暗里搬。胎元沐浴，面壁九年，才做了阆苑蓬莱云外仙。

文公道：“先天后天，黄芽白雪，龙虎铅汞，弟子已知一、二，还有那太液还丹、九转七返的妙用，求师父明白开示。”真人道：“你学道工夫已有八九，还有三字口诀我今传授与你，自然开悟。”文公道：“那三字诀？望师父明白指教。”真人道：“一曰诚，一曰默，一曰柔。以诚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用诚以愚，用默以讷，用柔以拙。”文公听见一个“拙”字，忽然领略，如钥匙凑言锁簧，木人转着捩子，好不惺松透彻。告真人道：“弟子心下惧已醒悟了。”真人道：“汝既醒悟，更有何难？”便取仙酒过来，满斟三爵，递与文公。文公接上手中，低头再拜，一饮而尽，便觉得脏腑澄清，精神完固。真人又唱一阙《沽美酒》道：

传与汝进道功休暂辍，说与汝修真路要烈诀。得守元阳休漏泄。我与汝，天边月，月圆时金花自结，月缺时红铅又卸。任姹女婴儿欢悦，看白雪黄芽茁，我呵，把工夫下着剔尘垢，做一个蓬莱仙客。

文公得了真人口诀，又饮了仙酒，遂日夜提龙捉虎，养汞存铅。果然二气相交，三花聚顶，龙蟠门户，虎绕药炉。闪闪电光，生身育物。刹那间开了房门，看那养的牛儿。只见那牛儿暴叫如雷，颠狂不止。文公喝道：“大胆

壶天——道家所称仙境。

希夷——无声为希，无色为夷，指虚寂微妙之境。

晏眠——晚睡。

当值——值班。

荐言——进言。

皇宣——皇帝宣抚。

山樵汉——打柴人。

趯（xué，音学）——回身。

业障——罪孽。

蟠（pán，音盘）际——充塞天地之间，无所不在。

畜生，怎敢无礼？”便将真人所付慧剑执在手中。牛儿见文公执剑在手，横着角，睁着眼，一头向文公撞将去。文公将剑望牛头上砍下一刀，头随剑落，忽腾腾一股白气冲上天门，惊动玉帝。玉帝慧眼观见卓韦山白气冲天，便差金童、玉女，宣召钟、吕诸仙来迎韩愈。此是后话。

且说文公砍下牛头，便回身禀真人道：“牛儿颠狂呼吼，弟子挥剑擅断其头，是弟子有罪了。”真人道：

牛儿一向在尘凡，痴蠢愚迷笑等闲。

今日脱身云外去，行人谁敢再加鞭。

文公道：“依师父这般说来，牛儿也成仙了。”真人道：“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一变至道，有恁么成不仙来？”当下，文公顿悟出“卓韦”二字是个“韩”字，“沐目”二字是个“湘”字。又细看真人一双道眼，碧绿方瞳，气湘子无二。便向前抱住真人，说道：“你原来就是湘子，不是恁么沐目真人。我苦不亏你再三点化，我已堕于鬼录矣，那得有今日！”湘子道：“我果然是侄儿湘子，恐怕叔父信心不坚，故此把韩字拆做卓韦二字，湘字拆做沐目二字。虽然诳了叔父，幸喜今日道果圆成。且把往日超度点化之事试说一番，叔父听者：

[浪淘沙]那日下天门，骑鹤飞临，登坛祈雪雪纷纷。指石为金多变化，要度你回心。

两度庆生辰，顷刻花生，这巡酒满贺长春。仙篮仙果神通大，要度你回心。

佛骨献明君，贬你潮城，渔樵耕牧话平生。狼虎纵横伤人命。要度你回心。

茅屋暂安身，马死难行，卓韦山上见真人。屈指算来十二度，才得你回心。”

湘子唱罢，道：“侄儿点化叔父，已经十二度了，今日方成正果。侄儿再送一只仙鹤来，与叔父骑了上天。”文公举首称谢道：

为恋高官一念差，谁知生死事交加。

而今散诞逍遥乐，始信韩湘要出家。

毕竟湘子送仙鹤来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墨尿山樵夫指路 麻姑庵婆媳修行

百岁年来不自由，看他身世若浮沤。
金丹疑注千秋貌，仙鹤空成万古愁。
也有蛟龙曾失水，敢教鸾凤下妆楼。
逍遥散诞无拘束，几度高山看水流。

话说韩湘子向空招下一只白鹤来，文公骑上鹤背，冉冉直上三天门下，见了钟、吕列仙。有诗为证：

白云堆里鹤飞来，接引文公上玉阶。
瑞霭徘徊仙乐奏，群仙济济上瑶台。

钟师道：“久闻尚书出家，今日得成正果。”文公道：“前话休提，弟子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当下，群仙捧着金旨大丹，接引文公去朝见玉帝。玉帝传旨问道：“韩愈，今日来此，可知前因为何谪降下土？”文公沉吟半晌，即时醒悟道：“徽臣原是殿前卷帘大将冲和子，因蟠桃会上醉夺蟠桃，打碎玻璃玉盏，贬谪下方，一向恋职贪官，悠悠尘世，幸得侄儿韩湘领瑶天敕命，尽报本丹，忱救臣脱了天罗地网，今日重得复见至尊，伏望天恩赦臣死罪。”又有天、地、人三曹诸仙，保举文公复居卷帘旧职，玉帝准奏，即封韩愈为玉境散仙，仍居卷帘旧职。群仙与文公谢恩而退，不在话下。有诗为证：

服气餐霞是道原，遨游一任洞中天。
紫芝瑶草无边景，返老还童又少年。

文公已列仙班，前赴瑶池胜会，不必再说。

且说韩清择日在那沙滩上搭起几间厂屋，虽不成大厦高堂，恰也好遮风蔽雨。正要搬移韩夫人并一行家眷前往住扎，忽然间，天昏地黑，雷火交加，把那几间厂屋烧得罄尽，连家伙什物也不曾搬得一件出来。这才是：

衰草经霜打，残花着雨摧。漏船冲天浪，破屋遇风摧。折足逢高岭，羝羊苦角羸。
时乖和运蹇，存福一声雷。

当下，一行人众见了这般光景，各各号天叫地，痛哭一场。正在悲切之际，忽然渔鼓声频，歌音嘹亮，远远看听，韩夫人定睛一看时，见一个道人叫唱而来。

[黄莺儿]日月转东西，叹人生百岁稀，如何栖息玄门里？头梳双髻，身穿布衣，芒鞋渔鼓随身计。笑嘻嘻，云游海岛，看破世人痴。

看官且说这道人是那里来的？原来这道人是吕洞宾化来指引他们。因此上，当他们悲切的时节，拍鼓唱歌，待他们自家醒悟。当下，韩夫人见了吕师，便叫道：“师父救我一救！”吕师道：“教我怎么样救你？”韩夫人道：“我们好端端在长安城住，被崔群老贼赶逐起身，害得我们上无一椽之屋，下无半亩之地，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如何是好？”吕师道：“前面山上不过一里之程，有一个女师庵，极是洁净宽敞，你们且去，可惜他庵中

肱（gōng，音工）——手臂。

九畴——传说禹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

离中虚——离卦卦象为三，故称。

坎中满——坎卦卦象为三，故谓。

青龙白虎——人体内阴阳两气。

将就住几时。”韩夫人道：“多谢师父指教，只是素手难去见他。”吕师道：“出家人以慈悲为主，方便为门，把十方的东西养十方善信，何忧素手难去见他！”说罢，吕师回身去了。韩夫人便叫韩清引路，同着芦英人众，一步步捱过沙滩，到前面山上去。

走了半日，只见些密树丛林，柴窠草径，风鸣叶战，鸟噪枝繁，再不见有恁么女师庵。韩夫人虽是心下忐忑，免不得趲向前途。又叫韩清道：“那道人说只有一里多路，怎的走了这半日，还望不见一些儿影响？”韩清道：“奶奶不必心焦，且走上前，一定有个庵儿在那里。”不料又走了几里，只见四围都是高山大壑，陡壁深崖，不要说没有庵儿，连走路都没了。惊得韩夫人魂不附体，忙叫韩清：“我们快快依旧路走了回去，又作计较。”韩清转身走时，四下里都是刀山剑树，箭竹枪林，遮得密重重的，连先时来的路头也不见了。一行人悲啼痛哭，僻地呼天，正不知为恁的昏天黑地，走到这个山窟窿里来。芦英道：“婆婆，这分明是陷人坑了。我和你往前无路，退后无门，终不然死在这里不成？且撮土为香，大家祷告天地，倘或不该死数，自有救星来救我们。”韩夫人依了芦英说话，正在那里叩头祷告，忽然听得叮叮当当砍柴声响，韩清道：“奶奶，好了，那壁厢有砍柴的声，定是有人家的了。待孩儿问他一声，央他领我们出大路去。”韩夫人道：“若是有人，快去问他，不要耽搁了。”说话之间，只见一个樵夫，正在那山凹里砍柴。韩清便叫道：“借问老兄一声，这山叫做恁么山？怎的进得来，出不去？劳老兄指引我们出去，我重重谢你！”那樵夫放下斧头，用手指道：“我这里叫做墨尿山墨尿谷，只有墨尿人才踏着这墨尿路，你们极会算计的，为何也走进墨尿谷里来？”韩清道：“我们一时间差了见识，听信那贼道人的说话，因此上走进这山里。”樵夫道：“你们住在长安时节，就差了见识，怎的说今日听了这道人的言语，见识才差？”韩清听得樵夫说在长安便差了见识，暗忖这樵夫定是个仙人，连忙跪下道：“望神仙指引我们一条出路。”那樵夫指道：“东南上有两个神仙，坐在那石崖上头，你们快打那里去，就有路了。”韩清抬头看时，那樵夫拿了斧头，一溜风跑过高山去了。正是：

当初不信神仙语，今日方知悔是迟。

当下，韩清只得领了家眷，望着东南上走时，果然有人行路径，并没有树木交叉阻塞拦挡，放心到得前路。远远望见炊烟冲起，风袅盘旋，似有人家一般，及到其间，四下里都是茂林修竹，并没有草舍绳枢，只见两个道人坐在那石崖顶上，面前一个三脚鼎炉，红焰焰火光透出。韩夫人叫韩清道：“坐的那两个道人莫不是仙人？你可去求他度脱我和你的灾难。”韩清连忙走近崖边，高声叫道：“神仙爷爷救我们一救！”原来两个道人，一个是蓝采和，一个是韩湘子。先前吕洞宾化做樵夫，指引韩夫人、芦英来此见他两个，故此他两个坐在这石崖上等他们。其时湘子见韩清来叫他，便答应道：“我两个是山野道人，不是恁么神仙，方才在山下化得些斋粮，正在此做饭充饥，你若要饭吃，我便分些救你；若不要饭吃，请自尊便，早回去罢！”韩清道：“我们走了这一日，饭也是要吃的，只是分了与我们，两位师父不够吃。师父何不度我一家脱离了苦难，强如分斋饭与我们。”采和道：“萤火虫自照还不亮。怎么度得你？你趁早回去的好。”韩清道：“苦恼！苦恼！”

枝——指内丹。

捱（liè，音列）子——一种带转动装置的机关。

那长安城中、昌黎县里，身也没安处了，教我们回那里去？”湘子道：“长安有高堂大厦；俸禄千钟，昌黎有南北庄田，瓜园菜圃，怎的不去受享？说恁么结果的话！”韩夫人道：“我一家到了今日，只求师父救我。”湘子道：“当初曾有人劝你们出家，你说申一纸文书，到于礼部衙门，把天下的名山道院、胜境仙居尽行扫除，不留一个，有说那出家话的，先打拐棒二十一下，也不饶他。你今日到这个地位，为何不申一角文书到礼部去，差些人夫轿马，明晃晃从大路上回去？倒在这里问野道人，我们野道人有恁么势耀，济得恁事？”韩夫人告道：“愚夫愚妇肉眼凡胎，不识神仙，只望师父救我们革命。”韩清道：“师父若不度我，我就取手帕挂在树上，自缢身死，少不得地方上总甲里长也来拿住师父抵命。”采和道：“我们出家人朝游碧海，暮宿苍梧，顷刻间飞行了几千万里，怕恁么人拿得我住。”韩夫人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师父怎么不肯发一点慈心救度我们？”湘子道：“且不要闲说、只问你们今日是真心出家，还是假意？”韩夫人道：“今日死心塌地真要出家。”芦英在旁说道：“婆婆，昔日有湘子来到家里，你还不肯修行；今日又没有湘子，我和你两个妇人人家，怎的好跟着两个师父去修行？”采和道：“这话极说得有理，只怕你们不肯真心出家；若是肯真心出家，要见湘子，有何难哉！”韩清道：“师父，我哥哥实是在那里地方，你引我们去寻了他，也是师父的阴鹭。”湘子道：“我与湘子只是萍水相逢，知他在那里安身？好领你们去见得他。”韩夫人道：“我真真实实肯修行了，师父再不要把障眼法儿来撮弄我们。”采和道：“我两个是惯弄障眼法儿的，你们快去投别人做师父，莫在此胡缠乱搅。”韩清道：“师父是两位神仙，为何只说勒措人的话？我们被人哄得多了，故此今日信你不过。”韩夫人道：“假和真一时间也辨不出来，只有湘子在我面前，我就信得过了。”采和道：“仙弟，他们既是这般说，你可现出原身，看他们认得你否？”湘子用手一指，叫韩夫人道：“湘子在那边来了。”韩夫人与芦英、韩清回身看时，不见有韩湘子，掉转头来，只见湘子立在面前，叫道：“姑娘，我当初劝你出家，你说叔父虽然去世，我吃的是朝廷俸禄，住的是华屋高房，每日有珍惜百味、美酒肥羊，穿着有绫罗锦绣，铺着有蓝笋象床，东庄头粟红贯朽，西庄头米烂陈仓，跟着出家有恁么好处！怎么今日倒思量出家起来？”韩夫人道：“侄儿，前话休提。你只念找抚育深恩，救我一救！”芦英道：“许旌阳《宗教录》说得好：‘忠则不欺，孝则不悖。’你既做了神仙，怎的不知孝道？”湘子道：“你怎见得我不知孝道？”芦英道：“公公教训你，婆婆抚育你，公婆恩德是一样的，你既度公公成了仙，今日不肯度婆婆出家，岂不是不知孝道？”湘子道：“既如此说，我只度了婆婆，你依旧回家去罢。”芦英道：“家舍俱无，教我回那里去？”湘子道：“回崔家去。”芦英道：“那个崔家？”湘子道：“崔群尚书家里。”芦英道：“我若肯到崔群家里，今日下受这苦楚了。”湘子道：“既不到崔家，仍回林学十家里去。”芦英道：“我也不回林家。”湘子道：“你既不肯回去，终不然立在这山里不成？”芦英道：“古来说得好：嫁鸡逐鸡飞，嫁犬逐犬走。昔日嫁了你，跟你在家里；你既做仙人，我就是仙人的老婆了。不跟你走，教我回那里去？”湘子道：

爵——酒杯。

金花——内丹。

龙、虎——喻阴阳元气。

“我奉玉旨度一个度两，只好度得婶娘，怎的又好度你？”芦英道：“许旌阳上升之时，连鸡犬也带了上天；王老登天时节，空中犹闻打麦声。你做了神仙，为何不肯带挈妻子？”湘子道：“那些人物都是仙籍有名的，所以度得去；你是个仙籍无名的俗女，我怎么好度你？”芦英道：“夫妇，人伦之一。神仙都是尽伦理的人，你五伦都没了，如何该做神仙？”湘子道：“你说也徒然，我只是不度你。”采和道：“仙弟，林小姐讲起道学来了，你须是度他；若不度他，如今世上讲道学的都没用了。”湘子道：“仙兄不要吃这道学先生惊坏了。那林小姐是雌道学，没奈何把这五伦来说。若是椎道学，他就放起刁来，把那五伦且搁起，倒说出一个六轮来，教你头脚也摸不着！”采和道：“道学那里论什么雌雄，只要讲得过的就是真道学，我们你云外人，不要说雌与雄，只肴‘道学’二字分上，度了他，才显得世上讲道学的也有些便益。”

湘子笑了一声，道：“婶娘、小姐，今日虽然度了你们，你们还是凡胎俗骨，怎么到得紫府，上得瑶池？须光到麻姑庵中修炼几年，把这凡胎脱卸，俗骨改移，才得成了真道，证果朝元。”韩夫人道：“麻姑庵在于何处地方？离此有多少路程？我婆媳两个鞋弓袜小，又不认得路头，如何到得那里？”湘子道：“麻姑庵在江西南昌府地方，去此有八千余里，一路上也尤猛兽毒虫，也无强人劫贼，不过走三五个月日就到的。只要婶娘与小姐坚心定志，不惹出事来，一路里就安耽了。”芦英道：“我心非石不可转也，有怎得惹出事来？只是在路上这三五个月日，教我婆媳两个那得饭食充饥，店房安歇？若是沿门去抄化，随寓便栖身，倘或遇着那轻狂公子、颠荡书生，一时间丑驴变熊，作恶逞凶，教我两人寻谁救应？还是师父们怜悯我婆媳孤孀无倚，学道心坚，就此处指出一条大路，煞强如麻姑庵里去修行了。”湘子道：“你说八千里路远难行，我要去时，不消一个时辰就好到了。只是要你认得我是真湘子，方才去得。”韩夫人道：“你怎的又说这一句话？我们若是道念不坚，今日也不愿出家了。”湘子见他两人心坚意定，便把袍袖一展，霎时间，两朵黄云轻飘飘的飞将下来。湘子喝住了那两朵云，有如生根荷叶、涌地金莲，双双的堆在地上。湘子便教韩夫人与芦英各自坐在一朵云上头，喝声“疾去！”那两朵云冉冉腾空，渺渺荡荡，一径去了。正是：

从空伸出拿云手，提起天罗地网人。

韩清眼睁睁看见韩夫人与芦英小姐乘云去了，单留下他一个立在那石崖边，不尴不尬，没做理会，急忙放声大哭，不想连两个道人也不见了，竟不知是真是假。这韩清捶胸跌脚，哭了一场，又拍拍手笑道：“世上的事真是奇异，真是好笑。我那夫人、小姐，明明的立在这里说话，猛然间天上落下两片云来，把夫人、小姐就拐了去，连那两个道人也无踪无影不见了，只剩得一个我，倘或连我也拐了去，岂不是吾丧我？我算计起来，这两个贼道人一定是鼯鼯天子、蚌鳖将军，把我小姐骗去，做个烟花寨主，夫人做个老神君子。岂不是奇异好笑！只是教我一个上南没头，落北没脚，如何是好？”正在自言自语、自说自道，陡然间，唿喇喇一声，惊得韩清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定睛看时，那石崖划开一条大裂，洪水澎澎湃湃直奔将出来。韩清慌忙逃命之时，那水已涌至脚边，几乎立身不住。虽过两个山头，爬上一枝大

汞、铅——喻元气、元神。

道原一道家之源。

树，打下一望，正不知那水从那里来的，这般滔滔滚滚。在树上说道：“古人有忧天崩地坠，缺陷成河的，又有人笑他忧得太早；今日这个水势，明明是天翻地覆，劫数难逃。谁知我这小小年纪，遭此厄难！起初我还说奶奶、小姐乘云上天，是被道人拐骗了，如今他们和我总是一般，连道人也在天翻地覆的数内。”又看了一回，说道：“水只满在那边，只那一方人受害，我这里料然无事。但我跳下树去，走到那里好？倘或满天下都吃水淹坏了，单单只剩得我一个，教谁人伏侍我？谁人去耕田种地养活我？我也是活不成的。”又一回，道：“老爷、奶奶在日，虽把我当做儿子，也时常没要紧凌贱我一场，就是那钱心字老狗骨头，前日也揭挑我的短，今日这般大水，只留我一个，岂不快活？”又一回道：“这般水满得紧，各处山上的猛虎毒虫都安身不牢，跑将出来，我爬下树去，倘或撞着他，倒把这五星三葬送了。”又一回道：“我躲在这树上，幸得不落雨，若落雨下来，我又不是鸟窠禅师，怎么躲得过？”又一回道：“我在这树上，饥又没得吃，渴又没得饮，若捱过三两日，可不饥做干鳖？”千算万计，没做理会，只得且爬下树来。正是：

青龙共白虎共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毕竟韩清后来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人熊驮韩清过岭 仙子传夔氏玄机

人人本有长生药，自只迷徒 枉弃抛。
甘露 降时天地合，萌芽生处坎离交。
井蛙应谓无龙窟，篱 争如有凤巢。
丹熟自然金满屋，何须寻草学烧茅。

不说韩清爬下树来。且说林圭尚书在长安居住，因韩夫人与芦英小姐被崔群奏了宪宗皇帝，赶回原籍，一向不得见芦英一面，心中甚是记念。一日，正遣人往昌黎县去探听芦英消息，忽见走报人来到府中，禀说：“昌黎县韩家房屋庄所，俱被洪水漂没成河，一椽寸土无存。韩夫人连栖身之处俱没了，好不苦楚凄凉。”林尚书闻了这报，不觉眼中流泪，说道：“韩亲家做人鲠直，历仕忠贞，只指望荫子荫孙，流芳百世，住居绵远，丘垅 高封。谁知佛骨一表，遂至人离家散，身死他方。家中又遭水漂波荡，这正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谁人有背后眼睛，看得后头见？我如今只管恋着官职，也是徒然。”当下移本 辞官，要回昌黎县去。喜得宪宗皇帝准他辞本，着他驰驿还乡。那林圭辞了不受，飘然长往。有同一阕为证：

黄花儿遍地生，见人家半启扃。只听得马啼儿 砑踏砑踏的穿花径，听哀猿数声。过荒郊几村，又见那两两三三牧童儿，骑犊花间映。数邮亭，长亭短亭，不觉的泪珠如雨，分外伤情。

林尚书在路上行了几日，倍增惨切。转觉得世情冷暖，人面高低。常常思付湘子，只是不得见面。恰好一日行到闸河去处，见那闸上人纷纷攘攘，往往来来，都是为名为利的。只有一个道童，头发蓬松，衣衫蓝缕，右肩上背着葫芦一枝，花篮一个，右手中擎着渔鼓一腔，筒子一副，朝着林尚书的面前唱一阕道：

你不学陶彭泽 懒折腰，你不学泛五湖范蠡高，你不学张子房 跟着赤松子，你不学严子陵七里滩垂钓，你不学陆龟蒙 笔床茶灶，又不学东陵侯 把名利抛，怎如得我布袍上系麻绦，把渔鼓儿敲。

林尚书听了一会，便道：“昔年韩退之生日，有道人来劝他出家，他执定主意，只是不听，致有今日之祸。我如今弃职归家，也不过为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光阴迅速，生死难知。这道童唱的道情，倒句句打着下官身上。莫不是有些来历的人？且唤他来，问他一个端的。”当下，林尚书开口叫道：“唱

折足——挫伤脚足。

羸（léi，音雷）——病弱。

荐福——得福。

芒鞋——即草鞋。

方便——佛家语，谓因人施教，使之领悟佛的真义。

善信——善男信女。指信徒。

蓝笋——指竹席。

贯——串钱的线。

悖（bèi，音背）——违拗。

许旌阳——晋人许逊，曾做过旌阳令，故称。后因乱弃官东归，相传其于东晋太康二年举家四十二口人，拔宅飞升仙去，道家称为许真君。

孤孀（shu ng，音双）——无夫寡居的妇女。

道情的道童，走上船来，有话问你。”那往来的人见林尚书自己呼唤那道童，竟不知为恁缘故，皮踏皮拥做一堆，拦在面前。那道童听得叫他，就把两只手架着人的肩头撞将出来，上前道：“大人，小道稽首。”林尚书还了半礼。那些看的人，并旁边跟从服侍的人，都指手划脚，努嘴弄舌，道：“一路上行来，院道府县也不知有多少，再三求见还不肯轻意见他，这个腌臢道童有恁么好处，倒自己开口叫他，又还他半礼，真是古怪蹊跷的事。”那林尚书虽听得众人唧唧噻噻，只做不听见。便叫：“道童请坐。”那道童一些儿也不逊让，竟挺身向南坐下。林尚书问道：“家住在何方？因恁事出家修行？”道童唱道：

我家住终南，有屋三间，盖的瓦便是青天。四下里无墙无壁又没遮拦。万象森罗为拱斗，两轮日月架在双肩。睡卧时，翻身局蹐，怕触倒了不周山。不漏数千年，也是前缘，一朝功行满三千，前来度有缘。

林尚书道：“师父既是神仙，我情愿拜你为师。”道童道：“要小道度你也不难，只怕心不坚强，神不守舍，枉费我心机。”林尚书道：“我弃轩冕如上苴，金银若泥沙；视形骸为臭腐，妻子为委蜕。一心修道，再没他肠。”道童道：“既然如此，此间不是说话之处，你且跟我上来。”当下，林尚书便跟了道童，分开人众，乱跑而去。家中人慌忙赶上，扯他之时，他拔出剑来，挥断衣袂，一径去了。这许多看的人都说林尚书遇仙而去。

看官，且说这道童是怎么样人？林尚书为何就肯跟了他去？原来这道童是韩湘子，只为着林尚书原是云阳子降凡，冲和子既已复职，云阳子也该回位。因此上湘子扮做道童来点化他。这林尚书一见湘子模样，认得他是个仙人，就不顾家眷，跟他到了卓韦山上卓韦洞中。林尚书朝着湘子拜了八拜，道：“弟子林圭，得遇师父，望师父指教。”湘子道：“南北宗源在翻卦象，晨昏火候要合天枢，二釜牢封，流珠厮配，情调性合，虎踞龙蟠。《参同契》曰：‘离气纳营卫，坎乃不用聪，兑合不以谈，希言顺洪濛。’又《丹诀》曰：‘金翁本是东家子，送在西邻寄体生；认得唤来归舍养，配将姹女作亲情。’你晓得么？”林尚书道：“弟子愚迷，再求点化。”湘子唱道：

玄关一窍，先天始交，金木两相邀。阴汞能飞走，阳铅会伏调。收拾住，顽猿劣马，不放半分毫。将心如止水，情同九霄。坚牢，温养握固烹熬，看取宝珠光耀。

林尚书道：“蒙师指教，弟子顿悟前因。敢不佩服？”唱一阕道：

金丸玄妙，蒙师传教。但得个启发愚迷，敢惮劬劳。爱仙家岁月，金阙清高。香消

迷徒——迷乱本性之人。

甘露——古人认为饮下可以长寿的露水。

丘垅——指坟墓。

移本——指上书。

启扇——开门。

蓝缕——衣衫破烂。

筒子——竹板，唱歌时打拍用。

陶彭泽——即陶渊明。曾任彭泽令，不久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隐。

张子房——即西汉初年开国功臣张良。

陆龟蒙——唐朝末年人，文学家，落拓不仕，放游江湖之间。

东陵侯——即秦末人邵平，原为秦东陵侯，秦灭后为民，种瓜长安城东以谋生。

宝篆，烟散九霄，从今散诞得逍遥。

湘子道：“你既领悟，便须勇猛精进，不可一念懈弛。若稍坐弛，复堕鬼趣。”林尚书道：“圭虽不敏，焉敢自暴自弃。”从此以后，林尚书在卓韦洞中朝修暮炼，不在话下。

再说韩清那一日爬下树来，正要望南走去，只见一个人熊，满身满面都是毛披盖着，止有一双眼睛红亮亮露出来。看见韩清要走，便飞也似一般跑过来。韩清抬头一看，惊得抖做一堆，口也开不得，身子也动不得，闭着眼，蹲倒在地上。人熊见韩清的模样，晓得怕他，开口便笑，那张嘴直掀到耳朵边，一发怕人得紧。韩清只是闭着眼，不敢看他。他便伸出那熊掌来，把韩清从头到脑了又痛，捏了又捏，口中咿咿啾啾，就象说话的一般，咿啾了许多时候，韩清再不敢动一动。人熊见韩清不理他，他便把韩清一拖，拖将起来，背在肩膀上，就走过山那边去。韩清初然间怕他夹生吃了下去，惊得木呆；后来见他驮着自家，一溜烟的走，才有些苏醒转来。便哭哭啼啼，告诉他道：“人熊，人熊，你是有灵性知觉，不是那蠢然无知的畜生。我是一个没爷没娘、没亲戚朋友管顾极苦恼的人，你驮我到哪里去？莫不是又有个苦人国在那大尽头里？”这人熊一头走，一头咿咿啾啾的不住声，就像似回答他的一般。韩清见他像个晓得人事的模样，又告诉他道：“我哥哥叫做韩湘子，他是大罗天上一位神仙，我父母、嫂嫂都亏他度化去了，只有我一个他不来度化，丢得上不落，没处投奔。你若真有灵性，就驮我到湘子那里去罢！”人熊颠头簸脑，就像应他的一般，驮了韩清只顾走。逾山越涧，过岭穿林，一些儿也没碍绊。少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只是没有酒饭吃，只好吃些山果流泉，到晚来傍岩依窟，和人熊一处宿歇。一连走了十数日，远远望见一座高山，壁立千仞，巨石临危，临之者目眩魂悸，投足无所，危险万状，人鬼难行。人熊驮了韩清，梯山渡水，凡历七百余处，如履平地踏坦途，毫不差跌。韩清在他背上思忖道：“我在孤苦伶仃之际，得遇着这个人熊，自分必死，谁知他驮着我，过了这许多世界，不知他着落我在那个去处？算来前日就该死了，如今也是多活的，但凭他驮我到那里罢！”一路里忖量，又过了几处，只见一伙樵夫走将来。人熊看见樵夫，也不慌不忙，只是驮着韩清走。那伙樵夫见他驮着个人，也不来赶，只是唱着道情。韩清到了这个时节，大声叫道：“救人！救人！”一个樵夫在那人熊肩膀上扯了韩清下来，问道：“你是那里人？在那里地方遇见这畜生，被他驮了来？”韩清正要答应，内中一个樵夫歇下担，说道：“你是韩情？为何被他驮到这里？老夫人、林小姐在那里去了？”韩清道：“你是张千不是？”樵夫道：“我是千道人。”韩清道：“你是怎么千道人？倒认得我。”樵夫道：“我就是张千。”韩清道：“你昔年同李万跟老爷到潮阳，闻得在路上被老虎咬了去，怎的逃走来躲在这个山里？”张千道：“这里叫做卓韦山，山上庵儿内有一位沐目真人，是天上大罗仙子，专一在这山里救度受苦的人，我两个吃老虎衔到这里，蒙真人收留在此，砍柴斫草，躲得无常。就是老爷，也亏湘子大叔领来这里，投拜师父，讲传妙道，证果朝元。如今在大罗天上逍遥快乐。这个人熊也是沐目真人案下伏事的，他驮了你来，是你的造化到了。你快快整理衣襟，跟我们同进庵中，投拜真人，做个徒弟，传些金丹奥诀，也好得

局蹐(jí, 音极)——畏缩恐惧貌。

不周山——传说中的山名，相传共工怒触不周山。

兔无常二字。”韩清朝着～这伙樵夫唱一个喏道：“感谢指教！”又向人熊唱一个喏道：“感谢救命之恩！”当下，扬扬自得跟了他们进庵参见真人，道：“弟子韩清叩见。”真人道：“你是韩清，来此何干？”韩清再拜道：“来投师父，做个徒弟。”真人道：“你那母亲、嫂嫂在那里？”韩清道：“遇见两位神仙，度他上天去了。”真人道：“那里是恁么神仙，明明是鼇鼉天子，蚌鳖将军！”只这两句话，吓得韩清俯伏在地下，头也不敢拾起来。口中叫道：“韩清死罪死罪！”真人道：“你前日在长安时节，假装韩公子，要打那唱道情的道人，如今又在背后辱骂神仙，你这样人如何做得我的弟子？”韩清道：“弟子有眼不识泰山，望师父慈悲则个。”真人把头颠一颠，那人熊便走近案前，真人暗暗吩咐了几句，人熊依先驮了韩清就走。一径驮到长安城中五凤楼前，丢下便走。那管五凤楼的人役，看见人熊驮这人来，慌忙报与宪宗皇帝。宪宗皇帝宣韩清进去，问道：“汝是何人？住在何处？在那里遇着人熊，被他驮了来？”韩清道：“臣名韩清，父是礼部尚书韩愈。”宪宗听得一韩愈”两字，便问道：“韩愈如今在那里？”韩清道：“臣父死在潮阳公署。”宪宗道：“卿家还有何人？”韩清道：“只臣一人。”宪宗道：“卿父一生鲠直，朕每每念之。卿既是嫡枝，与卿为五经博士，以表朕旌忠¹之意。”韩清谢恩而退。当在长安重整基业，再续箕裘。表过不题。

且说湘子把两朵云送得韩夫人、林芦英到了麻姑庵，只见一个仙子坐在庵内，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女。韩夫人与芦英俯伏稽颡，恳求指教。仙子道：“学仙者，先要消除七罪，守着五戒三皈依，方得明心见性，复命归根。”韩夫人道：“怎么叫做七罪，望师明诏。”仙子道：“学仙者，先要消除七罪，守着五戒三皈依，方得明心见性，复命归根。”韩夫人道：“怎么叫做七罪，望师明诏。”仙子道：

一、为师者，将邪作正，法非真传，伪传于信心之人，其师堕于拨舌地狱，果满后，受百劫豺狼之报；

二、为师者，将正法传与非人，轻忽怠慢，不生信心，其师受铁杖地狱之报；

三、为弟子者，受师正法，不行修炼，慢法轻师，当受无间地狱之报；

四、为弟子者，受师正法，心生退悔，破斋犯戒、其罪受铁锤地狱之报；

五、为弟子者，受师正法，视正行邪，其罪受铁床地狱之报；

六、为弟子者，谤经毁典，唾骂佛祖，其罪受无手无足虫类之报；

七、为弟子者，正法不加精进，近财远道，虚糜日月，外正心邪，外明年暗，其罪

至重累及九族，皆堕地狱。

仙子说罢，韩夫人与芦英又在案前叩首道：“弟子有缘，得遇师父，再不敢口是心非，只望师父着实阐明点化。不知还有那三皈依，那五样戒？”仙子道：“皈依五戒，俱在一心，我说与你们听：

一皈依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为妙道；

一皈依经，法轮常转，昼夜不息；

一皈依师，朝暮参究，小心伏事，养正为功，莫投邪境。

一戒杀，体上帝好生之，草木虫蚁并是域中生命；

轩冕——代指官位。

¹，音居）——尘土与乱草。

委蜕——蛇的蜕皮。

- 一戒贪，修身修己，不萌觊觎之心；
- 一戒色，不好邪淫，使元气精神常固，纷华靡丽，一切皆空，不生羡慕；
- 一戒言，不妄言语，断除嬉谑；
- 一戒葷，不饮酒，不食肉，不使志乱，不萌朵颐。

此八件者，有一不依，则神呵鬼谴，大道难成。正是：

饶君使尽千般计，总是虚器妄用心。韩夫人与芦英道：“弟子件件依得。望师父慈悲，早赐点化。”仙子点动渔鼓，唱一阙《步蟾宫》道：

坎离坤兑分子午，须认取自家祖宗。地雷震动山头雨，要洗濯黄芽出土，捉得金精牢固闭。炼庚申覆生龙虎，双开夹脊过昆仑，得气力时思量我。

芦英听罢，上前道：“弟子本性愚迷，无能解脱，再求仙师指点一番。”仙子道：“精气神为一身主宰，一身为神气之府；形不得神而气不生，神不得气而精不生，神气精不得形，则不能立。炼形返归于一气，炼气复入于虚无，始得与道合真，变化无方。盖男子修仙曰炼气，女子修仙曰炼形。先积气于乳房，然后安炉立鼎，行太阴炼形之法。”又唱道：

听吾所告，仙丹匪遥，八卦布周遭。保守的婴儿壮，相从的姹女娇，请得个黄婆媒。合离坎，换中爻，向西南采取初生药苗。须调火候，火候须调，温养着汞铅丹灶。

韩夫人上前告道：“弟子年迈力衰，比不得芦英处子，望师父再指教一番。”仙子又唱道：

汞铅丹灶，能飞善消，火候最难调。便诱得心猿顺当，防着意马骄，若不把离交换坎，这乾坤怎交？若误一分毫，工夫虚渺。还须着意，着意烹熬，才显出金丹玄妙。

仙子唱罢，道：“你两人如今醒悟了么？”芦英道：“弟子再求点化。”仙子又道：

仙家至高，修真最豪。千岁宴蟠桃。金破须金补，泥坯用上包。参不透得这些消息，总是话虚器。便存神运气，身心枉劳。金销石炼，石铄金烧。空被那众仙讥笑。

韩夫人与芦英当下大悟，便叩首道：

性非聪慧，不识得玄妙理，幸尊师启愚。指与我，进道机，参透了先天一气。出生死，把凡胎脱离。这消息，几人知，天空海阔，飞跃任鸢鱼。

仙子道：“既尔领悟，万勿懈弛。我暂往海外蓬莱，回来领你们去朝参西王母娘娘。”说毕，腾空而去。韩夫人婆媳两个，得了仙子的秘密玄言，奥深妙道，晓得了周大火候，运用抽添，把那朱里汞留存，金鼎水中银，先下玉池流，得满身中金光灿烂，黍米珠圆，只是没有点化丹头，还不得飞升天界。

倏忽已经二载，一夕月明如昼，星宿森罗，万籁无声，百缘不动。韩夫人与芦英步出中庭，仰天拜道：“师父去经许久，如何再不回来？”拜犹未罢，只见湘子、吕师按落云头，立在面前了。韩夫人道：“师父，你怎的许久不来？我两人那日儿不悬望你。”吕师道：“观汝容颜改换，相貌希奇，大丹已是成了；只有那九还七返的工夫，尚未满足。”湘子道：“工夫虽未

天枢——自然规律。

一指内丹家所说乾宫、坤宫，一在头，一在腹。

一窍——指丹田。

金木——喻阴阳两气。

顽猿劣马——喻人的杂念欲望。

温养——用温和之火炼养金丹。

宝珠——喻内丹。

满足，师父肯把那炼就的还丹慈悲喜舍，自然指日飞升。”吕师道：“大丹人手为难，只怕他们还没有这福分。”湘子道：“此般至宝家家有，只要时人着眼看；大发慈悲，同登道岸。”当下，吕师便把葫芦一倾，恰好倾出两粒红、三粒白丹，拿在掌中。湘子道：“师父方才说一粒也是难得的，如今倾出两红三白，不识怎的取用？”吕师道：“两红三白，取用各有不同。”湘子道：“红白既分仙机秘密，弟子有所不知，愿师指授。”吕师唱道：

仙家最高，仙兴最豪，仙关一诀真玄妙。眼见蓬嬴远，丹成路不遥。白云封洞，弱水沉毛；轻身飞渡赴蟠桃。满斟仙酒仗，光焰自凌霄。

湘子道：“弟子多言，师慈幸勿见罪。”毕竟不知这红白二丹怎么分别，且听下回分解。

正是：

煎铅炼汞不为真，服气餐霞总是心。

九祖超登金阙上，遨游自在羨长春。

第三十回 香獐幸脱离水厄 韩林齐证圣超凡

德行修逾八百，阴功积满三千。均齐物我，与亲冤，始合神仙本愿。虎兕刀兵不害，
无常大宅难牵。宝符降后去朝天，稳驾鸾车凤辇。

话说吕师擎丹在手，高叫湘子道：“仙弟，韩愈既复卷帘旧职，龚氏、芦英又已离凡，你功行将满，还少了一件。”湘子道：“师父，弟子还少那一件？”吕师道：“苍梧岸中还有一个伴儿，在那深潭之下，不曾去度，你终是缺典。”韩夫人道：“芦英便是师父的伴儿，已在此了；怎的又有一个伴儿，在恁么深潭底下？”湘子道：“这是我前世的因由，要在今生结证。”韩夫人道：“师父试说一番，弟子们拱听。”湘子道：“鼓不打不响，钟不撞不鸣。试说前因，无劳洗耳。”当下，湘子开口说道：“我前生是雒衡山上一只白鹤，因吸取日精月华，活得百有余岁。这山上又有一个香獐，也自修炼成了气候，常与我在苍梧郡湘江岸口逍遥游戏。也不知过了几度春秋，历了几番寒暑，巧巧的一日，我两个正在那里闲游，撞见钟、吕两位师父按落云头，到于江口。我与香獐随即腾那变化，化作两个云游道人，向前迎接。只说自家的神通广大，变幻多端，瞒得两位师父过了，谁知两师慧眼早已看出我们的本相。我便低头礼拜，求师一粒金丹，脱换毛躯羽壳；那香獐不知死活，在两师跟前兀自强辩饰非，指望掩藏本相。那钟师父犹可，吕师父便怒气腾腾，掣出宝剑道：‘你这孽畜，待要瞒谁？敢谓我剑不利乎！’只这这一声，吓得我心胆俱裂，匍匐哀求。钟师说：‘这鹤儿倒也成得个不，这獐儿我用不着，快快去罢！’香獐见钟师说出这话，他便呵呵笑道：“师父不度我也罢休，我这湘江景致赛得过你那阆苑瑶池，我尽好逍遥自在，也不愿到大罗天上，受玉皇大帝的束拘。”吕师闻言，愈加忿怒，口中便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召下黑虎玄坛赵元帅，把香獐直贬到江潭深处，牢拴固锁，不许放逸。吩咐他：‘待我成仙，才去度他，做个守山大神。’其时，钟师就于葫芦内取出一粒金丹，与我吃了，我即化作一个青衣童子，唤名鹤童，随着两师去朝玉帝。我忖是三生有幸，万劫难逢，得遇两师，今日脱换了躯壳，又谁知我父母没有儿子，终日祈天祝圣，愿求一子，以接香火。那昌黎县城隍社令奏闻玉帝，便发下敕旨，着两师先送我到韩家去投胎脱化，然后度我成仙。我再三不肯行，两师说：‘玉旨既出，谁敢有违？你且去托生，我们自来度你。’我只得依两位师父，前往托生为人，不幸父母双亡，亏叔婶抚育成人。请师父训我，我师父不教我读书，暗地里把金丹大道、秘密玄机，尽传与我，才得果证超凡，逍遥快乐。一向为度叔父、婶娘、芦英小姐，忙忙碌碌，竟忘了香獐这一节了。今日得吕师父提起，索性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事。”吕师道：“张千、李万，统一朝宗。”当下，湘子便向东南方念念有词，只见一员天将立在面前。那天将如何打扮：

头戴着罡叉盔，金光耀日；手执着缠丝枪，银色迎眸。身穿的是绿蟒紧环，腰系的
是玉绦洁白。三只眼闪闪烁烁，不容魑魅潜藏；一只脚整整齐齐，不怕妖魔冲突。算来不

劬（qú，音渠）劳——辛苦。

宝篆——指香炉。

蒲（pú，音蒲）——用手摸。

嫡枝——嫡亲正传。

旌忠——表彰忠良。

是普陀门下大金刚，恰是那华光藏前马元帅。

这马元帅躬身喏道：“复仙师，有何差遣？”湘子道：“苍梧郡湘江潭底，拘系着一个香獐，罪业已满，快去取来！”元帅领命前去，不一时间，把香獐取到，腾身别去。

那香獐看见吕师掣着仙丹，立在上头，惊得魂不附体，倒身叩首道：“弟子今朝重见天日，望师父不念旧恶，饶恕弟子则个。”吕师微笑了一声，道：“獐儿，你怎的不享用那湘江景致，来此做恁？”香獐道：“井蛙陋见，蠢测管窥，师父慈悲，三生有幸。”湘子开口叫香獐道：“汝近前来，听我吩咐！”香獐匍匐向前，低头换听。湘子道：“生身难得，仙路难通。汝虽堕落畜主道中，喜得性灵不昧，可以返本還元。我今取汝前来，做一个守山大神，管辖这一片山场洞府，享人祭赛，汝情愿么？”香獐叩首道：“弟子沉埋水底、养性潜灵，得守名山，已出望外，岂有不情愿的理。但昔年吕师父在湘江岸口曾说：“待鹤兄成仙，度我去看守洞府。今日师父取我来守山，吕师父的言语已应验了，但不知鹤兄今在那里，也曾成得仙否？怎的不见他前来度我？”湘子道：“我前生就是鹤儿，今日已成正果，做第八位神仙了。”香獐道：“师父是几时成仙的？这隔世因由，再来结果，师父试说一番。”湘子当下把前事说了一遍。香獐叩头说道：“过去现在，虽有不同，望师父动念前因，舍一粒金丹，度脱弟子去做一个仙人，也是一缘一法。”湘子道：“汝孽缘未脱，罪障未除，只好管辖山灵，享此血食；汝若从今以后皈依大道，变换肝肠，做一个清净道人，辖一方无逸世界，积功累行，德厚尊崇，到那时节，我再度汝脱却尘家，超凌仙境。”香獐道：“只求师父慈悲，弟子敢不反邪归正。”这正是：

但存心里正，何愁眼下迟。

得师顺指力，是我运通时。

这是香獐一段事情，不必多赘。

当下，吕师开口说道：“我这金丹非同容易，夺天地主宰之造化，夺太极未分之造化，夺乾坤交始之造化，夺阴阳不测之造化，夺水火既济之造化，夺五行战克之造化，夺万物生成之造化。人人具有，个个完成。只是聪明者视为空玄，愚迷者强生执着，遂致元阳走漏，兵气铁亡，我今将这两粒红丹度化窦氏、芦英，三粒白丹度化张千、李万与香獐。各各近前，听吾吩咐！”香獐又道：“吕师父说话有些古怪蹊跷。”吕师道：“恁么古怪蹊跷？”香獐道：“玄门设教，彼己一般，再无厚薄；今日师父舍大丹救人，为何分红白二样？岂不是砖儿能厚，瓦儿能薄？”吕师呵呵笑道：“砖儿瓦儿都是土坯做的，窑里烧的，本来厚薄微有区分；上清阐教，因人造就，各成其是，不容躐等，所以丹有红白之分，岂是厚薄其间！汝这畜生，摇唇鼓舌，妄肆咀唔，情更可恶。”湘子道：“师父大量，何所不容，望恕獐儿多言之罪。”吕师便把手向南一招，说声道：“来！”顷刻间，张千、李万到了，看见窦氏、芦英俱在，便问道：“夫人、小姐，如何来在此间？”韩夫人道：“你

稽颡（s ng，音噪）——叩头。颡，额头。

觊（jì，音计）觊（yú，音于）——偷看，指贪图攫取。

朵颐——指寻欢作乐之心。

黄婆——喻炼内丹运用意念。

药苗——喻初起的元阳之气。

今日好来，我便好先在这里住了。”说犹未了，退之又到，大家不胜欢喜。正是：

别时容易见时难，要见犹遮万仞山。

今日突然相遇着，喜从天降两开颜。

吕师叫韩夫人道：“汝本是圣母临凡，沾染了荣华俗境，向来迷恋，今始脱钩。吞下金丹，认取自家面目，未来现在，两境俱忘。”又叫芦英道：“凌霄玉女，颇忆前传否？”芦英道：“弟子沉迷下土，劣无知。”吕师道：“汝本凌霄玉女，因天门来闭，私窥下方，遂致沦落，喜得尘根断绝，觉悟前因，洗濯夙缘，顿消旧错，返真精干黄金之室，养真气成黍米之珠。吞下金丹，早归原位。”又叫张千、李万道：“汝两人是无福孩儿，今做了有福弟子，只因汝一心事主，百折不回，出百死十一生，无分毫之报怨，忠义可嘉，金丹各赐。”叫香獐道：“据汝当年头路，念念皆差，免汝分死，已为大幸，喜得潜修潭底，专气致柔，身心不动，魂魄受制。今将仙丹付汝，脱汝毛躯，果证为神；再须修炼，仙阶有级，福进有基。”当下，窦氏、芦英、张千、李万、香獐拜受仙丹，各各吞咽下去。正是：

坎电烹轰金水方，火发昆仑阴与阳。

二物若还和合了，自然遍体透馨香。

湘子道：“师父，他们既已吞丹脱换，则复职者该还原位，上升者引列仙班，地行者闲游蓬岛，只有弟子父亲韩会、母亲郑氏尚隔幽扃，未曾拔度，不免有终天之恨。”吕师道：“一子升仙，九族登天。汝父母自然脱离苦海，踏上莲台，只待玉旨到来，便见分晓，不必多虑。”道犹未了，只见祥云缥缈，瑞霭氤氲，鸾鹤盘旋，幢幡缭绕，半空中众仙齐到。钟师父双手擎着玉旨，叫道：“尔等众仙听宣玉旨！”旨云：

夫仙者，转造化之权衡，握乾坤之枢纽，运神功于终旦，现旭日于深潭。秉清金旺，天上之蟾，朗星辉；铅遇癸生，人间之万物可炼。象帝之先，后天不老。兹尔韩湘，天关在义，地轴维心，行颠倒之法，搬六十四卦于阴符；持逆参之功，绕二十四气于阳火。回七十二候之要津，攒归胸内；夺三千六百之正气，辐辏胎中。济人利物，德益重而鬼神钦；炼已虚心，道愈高而龙虎伏。伊叔韩愈，原系卷帘大将，贬降尘凡，今能省悟前缘，皈依大道，遵天地盈虚，精专运用；法庚申圆缺，谨成仙派。窦氏、芦英，以一念之妄萌，致罪愆之做，及幸六振之清静，无五毒之薰心，夙障既除，合还原位。湘子父韩会，母郑氏，种善根于九代，积阴德于三生，子既登真，亲宜拔度，速着豁无明沙界，登无碍天宮。云阳子林圭，植慧根于天上，弃轩冕于尘寰，阴阳既济，尸鬼消亡，水火互交，魂神卓越。张千、李万，以无缘之浊骨，投有漏之凡胎，虽斗靡丽于初生，实效忠诚于末路，潜修既尽，寿算遐增，着在卓韦山再修二纪，考核成功。獐儿悟毛壳之难终，冀长生之妙诀，守清闲于地上，享血食于峰岭，已属幸生，无容再计。但善根无尽，积累可以报成，业罪易消，更变允称返辙。若能断绝腥膻，铲削尘想，亦许纪功懋赏，引列仙班。阎浮

火候——喻呼吸。

离爻换坎——阴阳两气相交。

虚器——虚妄。

均齐——视万物同一，无差别。

物我——外物与自我。

凤辇（ni n，音碾）——凤鸟拉的车子。

拱听——拱子侍立，恭敬地聆听。

之诸尘尽断，烦恼不生；仙家之真乐非常，得大自在。尔众钦哉。毋怠，毋忽！

宣旨已罢，众仙顶礼谢恩，各归本位，韩会，郑氏，魂魄来归，英灵不昧，诸仙接引，得见。韩湘初时恸哭难当，恨生前之不聚；既而次喜无限，幸死后之重逢。有《青天歌》八阙纪其事：

真仙聚会瑶池上，仙乐和鸣鸾凤降。鸾凤双飞下紫霄，仙鹤共舞仙童唱。
仙童唱歌歌太平，尝得鹤算寿万龄。瑞霭祥光满天地，群仙会里说长生。
长生自知微妙诀，几番口开应难说。不妨泄漏这玄机，惊得虚空长吐舌。
舌端放出玉毫光，辉辉朗朗照十方，春风只在花梢上，何处园林不艳阳。
艳阳时节采灵苗，莫等中秋月色高，颠倒离男逢坎女，黄婆拍手喜相招。
相招相唤配阴阳，密雨浓云入洞房。千载灵胎生个子，倒骑白鹤上穹苍。
穹苍灏气罡风健，吹得右璇从左转。三辰万象总森罗，三界仙宫朝玉殿。
玉殿金阶列众仙，蟠桃高捧献华筵。仙酒仙花映仙果，长生不老亿千年。

当下，张千、李万再转人身，更回阳世，二纪之后，方得成真。香獐道守山灵，遇师点化，元神不散，契合无生。因此所以留传下《第八洞神仙韩湘子十二度韩文公蓝关记》。有诗以为证。诗云：

艳色即空花，浮生乃蕉谷。
良姻在佳偶，顷刻为单独。
入仕欲荣身，须臾成黜辱。
合者离之始，乐者忧所伏。
愁恨憎祇长，欢荣刹那促。
觉悟因傍喻，迷执由当局。
膏明诱暗蛾，阳焱奔痴鹿。
贪为苦聚落，爱是悲林麓。
水荡无明波，轮回死生辐。
尘应甘露洒，垢待醍醐浴。
障要智灯烧，魔须慧剑戮。
外薰性易染，内战心难龋戮。
既去诚莫追，将来幸前勸。

罡（gāng，音刚）又盃——嵌星之盃。

蠡测管窥——指所见狭小，见闻浅陋。

祭赛——指祭神的仪式。

彼己——你我。

上清——道家至高之境。指道教。

躐（liè，音猎）等——超越等级。

尘根——世俗之根，指人的各种欲望。

真气——自然元气。

黍米之珠——金丹。

蟾——指月亮，相传月上有蟾兔，故称。

